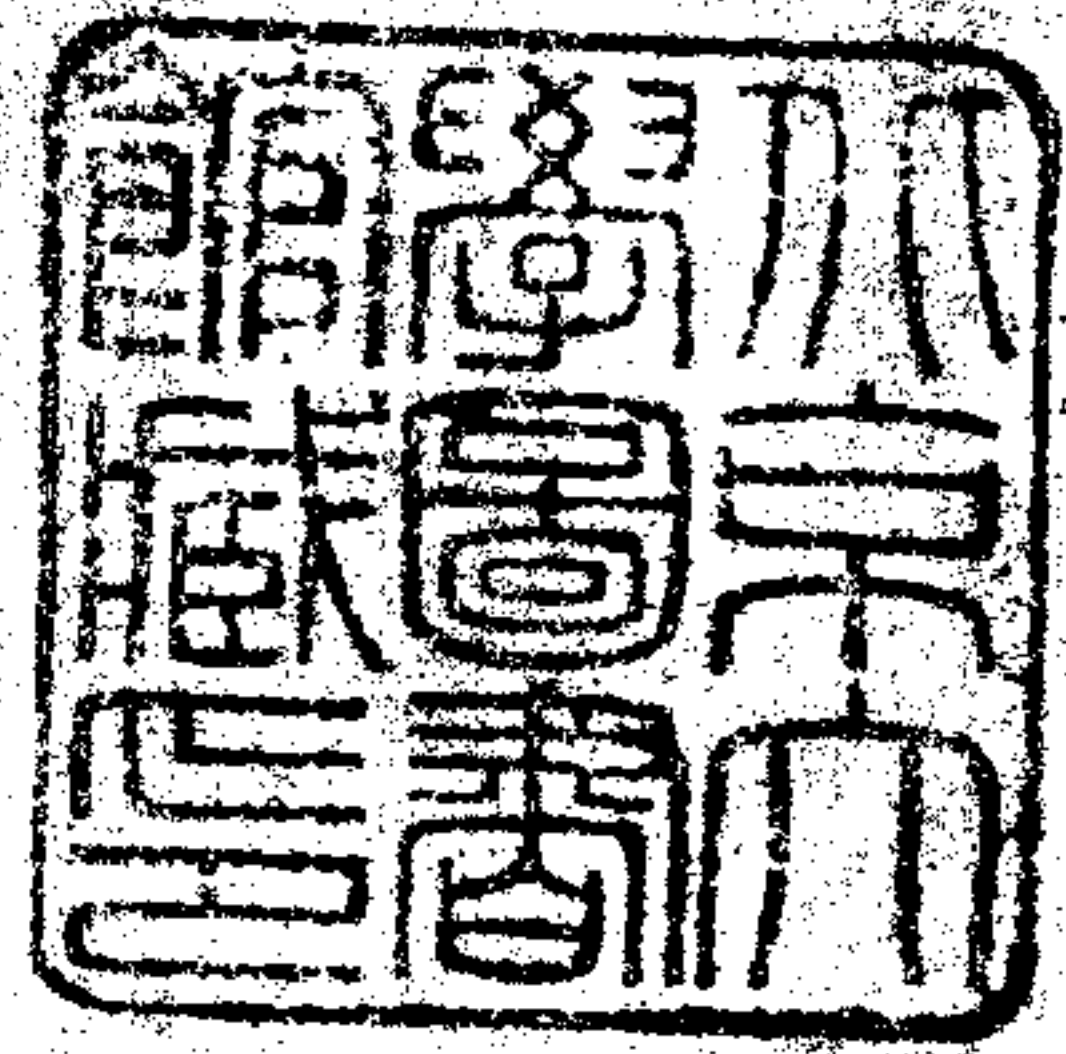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六八・子部・兵家類

讀史兵略四十六卷（卷七至卷四十六）〔清〕胡林翼撰……………一

讀史兵略續編十卷（卷一至卷五）〔清〕胡林翼撰……………六三五

讀史兵略卷之七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章帝建初元年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尙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眾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

讀史兵略卷之七

漢

當匈奴數萬之眾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恭至雒陽拜騎都尉詔悉罷戍已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賓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胡氏引謂車師前王居交河河水分流繞地故疏交河按即今土魯番城也尉頭國今那林河南河已鳴什布魯特游牧地五年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都善于賓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

讀史兵略 卷七

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胡氏曰南面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延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聞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僂小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

讀史兵略卷之七

漢

廟布大喜於天下贊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彌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按延者即焉耆猶并彌之為拘彌譯音無正字也元和元年 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賓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二年 燒當羌迷吾與弟號吾及諸種反號吾先輕入寇隴西

界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
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即
為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胡氏曰河北遼西大
護所築以招來

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胡氏曰余按西域傳靈帝
遣兵討疏勒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偽許之忠從輕騎
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眾南道遂通按損中損中訛山形

章和元年 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為其新降不欲出兵
乃募人關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育請發諸
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吾聞之徙盧落

去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兜谷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
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

讀史兵略 卷之七

三

太守張紆為校尉將萬人屯隴羌三兜谷今隴西起塔鎮
西甯

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與戰
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眾詣臨

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
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眾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

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種眾熾盛張紆不能制乘
谷在大河北湟水南大小榆

是歲班超發于窳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
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窳王議曰今兵

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窳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胡
曰班超時為將兵長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胡氏曰
史蓋西歸疏勒也

散夫也 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
八千騎於東界微于窳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馳赴莎
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
散自是威震西域

二年 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秋七月南單于上言
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共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

念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
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郡精兵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

會虜地臣兵眾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
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冀因聖帝
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哀
省察太后以示耿秉乘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

讀史兵略 卷之七

四

遇天時事遂無成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
宜可聽許乘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議欲從之尚書

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疆者為雄弱即屈服
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

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
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

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
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鈔掠及歸功聖朝實

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
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

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
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實意

以事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胡氏曰北軍五校屯騎越騎步兵也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為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氏曰匈奴破月氏月氏不得去者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眾羌大動涼州吏民命懸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闕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

讀史兵略 卷之七

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胡氏曰秦故夷人率謂中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

巖谷眾悉離散胡氏曰大小榆居頗在漢榆中今在蘭州五泉縣界按水經大小榆居頗在漢金城郡塞外河水過大小榆居頗北又東過河關縣北又東過允吾縣北又東過榆中縣北榆中縣與大小榆居頗相去甚遠杜佑說非按胡氏說是今西甯府貴德屬東撒拉土司地也和帝永元元年 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尙將之縫革為船置於箬上以度河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收其餘眾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頽歸死餘皆歛塞納質於是訓殺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塢

壁而已

實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眾皆為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夏六月實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稠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洛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觀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眾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眾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乘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遣北單于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時虜中乖亂氾諷及北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眾與

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鞞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胡氏曰關關十餘有大道西北出維鹿塞按在今河套屬格爾木倫河至美稷爾河北界也稠陽塞在勝州銀城縣按即今五原郡石門障之光祿塞也稽洛山疑在三音諾顏右旗今布根山私渠北疑海疑鄂羅克泊燕然山在三音諾顏右旗今鄂爾斯圖都蘭哈拉山西海即袁朔

權將益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三年 遣耿愛任尙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北單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眾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實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魏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

讀史兵略 卷之七

七

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四年 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大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

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偃偃歎息曰此爲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蜀郡太守聶尙代訓爲護羌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尙尙自送至塞下爲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遂反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詎復寇金城塞尙坐免

五年 護羌校尉賈友遣譯使構離諸羌誘以財貨由是解散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畱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支河曲按賜支即折支今貴德廳西南和碩特左右翼中旗地六年 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單于無由自聞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微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他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眾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賞賜亦足以威示百蠻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營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眾皆大恐安國舅

讀史兵略 卷之七

八

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單于無由自聞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微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他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眾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賞賜亦足以威示百蠻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營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眾皆大恐安國舅

骨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立師子為亭獨尸逐侯
鞮單于南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
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
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莫鞮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略
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幕北九月癸丑以光
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
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迹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尙
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
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
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
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四千餘級任尙率鮮卑烏桓要
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

讀史兵略

卷之七

九

眾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胡氏曰漢邊郡有牧師苑以養馬此
此牧師苑宜在偏關縣河外西北

九年 燒當羌迷唐率眾八千人寇隴西脅塞內諸種羌合步
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尙越騎
校尉趙世副之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尙屯狄道世屯枹
罕尙遣司馬寇肝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
洮南尙等追至高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
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大夏今河州東南狄道今為州枹罕即河
州治皆屬蘭州府洮南胡氏曰臨洮南山
十四年 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
谷左右無復羌寇險廩相曹鳳上言自建武以來西羌犯邊者
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

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為固又近塞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故
能疆大常雄諸種恃其拳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亡
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
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過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
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修故西海
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成之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後
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
乃罷按龍耆今鳳翔府汧陽縣西海郡王莽立在今青海上龍
西龍耆堆為名按在今西甯府
東張伯縣南秦隴縣西北也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
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
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

讀史兵略

卷之七

十

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原生逆亂之心而卿
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
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
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
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為超求哀
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
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帝感其言乃
徵超還八月超至雒陽拜為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以戊
己校尉任尙代為都護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
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海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
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
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

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胡氏曰爲任尙微還漢失西域張本

漢帝延平元年 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遂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主簿衛福功曹徐威皆自投赴顯俱沒於陳

詔以北地梁慄爲西域副校尉謹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謹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慄未至而尙已得解詔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城小梁慄以爲不可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十一

固乃諭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不聽慄既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民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慄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胡氏曰班超爲都護居龜茲它乾城梁慄非不健嗣然終不能定西域者徒勇而無策略也

安帝永初元年 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父來降居於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及王宏西迎段禧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郡縣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頗有散叛諸郡各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演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

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懼不能制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胡氏引續漢書曰鍾羌九千餘戶在隴今謂北諸山在鍾羌之東北銅鏡曠日人遙望之以爲兵也

二年 鄧騭使任尙及從事中郎河內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尙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眾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滇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先坐濫輸作若慮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方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擄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眾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尙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十二

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紉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報犇北之恥雪矣書奏會禁準上疏薦參太后卽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十一月辛酉詔鄧騭還師留任尙屯漢陽爲諸軍節度余按平襄章懷以爲故襄戎邑今羣昌府通渭縣

四年 謁者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郎中陳國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胡氏曰隴西安定北地皆涼州所部涼州既棄則三輔爲極邊則圍陵單外此不可二也騭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胡氏曰前書秦漢以來山西出將山東出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秦時郡自起始陽王翦漢與義渠公孫

賢傳介子成紀李廣李崇上郡趙充國狄道辛武烈士武臣多
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
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
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
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
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
飢傲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氐羌以為前鋒席
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
西關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胡氏曰是後北宮伯玉王
國圖忠馬騰韓遂之變卒
如謂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
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謂因說禹收羅涼土豪
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勤

讀史兵略 卷之七

十三

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謂議於是辟西
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由是惡
謂欲以吏濫中傷之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
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謂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謂笑曰事不
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樂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
也始到謂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
甚為君憂之謂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為
憂稜曰何以言之謂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
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
守成泉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
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閣而已胡氏曰謂欲用度外之
人以制羣盜恐郡守循
常襲故以文濫繩之
故先以此言於稜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曰據史以下

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
收得百餘人謂為養會悉其罪胡氏曰此三等入皆惡少年
負宿罪者也悉其之使入賊
開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
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綫縫其裙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
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虞謂收羅涼土豪傑之說甚
精如使守令將弁附營官
各為達材藝不拘一途不問出身破資格而用之則人有自奮
之路恥於為非而英雋既放頑梗易除上無遺賢下無沈滯勝
於誅組遠矣涼州今甘肅府
名朝歌今衛輝府淇縣西
先零羌復寇哀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為虜乘勝鋒不
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
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五年 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眾據
上邽城冬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

讀史兵略 卷之七

十四

侯杜季貢王信等將其眾據枹泉營按漢陽前漢天水郡今隴
在秦州枹泉營
在秦州西北
六年 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季貢亡從滇零
是歲滇零死子零昌立年尚少同種狼莫為其計策以季貢為
將軍別居丁奚城丁奚城胡氏以為靈州
在今甯夏府靈州
元初元年 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六所皆作塢壁設
鳴鼓以備羌寇胡氏曰自太行北至恆山限隔并冀其間多有
谷道以相通茲於衝要之地作塢壁以備羌寇
按今澤州潞
安一帶是也
二年 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雄超之子也以左馮翊司馬
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兵七千
餘人與鈞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為杜季貢所敗引退
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杜季貢率眾偽逃鈞令右扶風仲光等

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冬十月乙未光等兵敗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既失期稱病引還皆坐徵下獄鈞自殺時度遠將軍梁惟亦坐事抵罪校書郎中扶風馬融上書稱參惟智能宜有過責效詔赦參等以馬賢代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尙為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尙曰兵澁弱不攻疆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尙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羌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即

讀史兵略

卷之七

十五

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籠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龐而君增之兵儻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籠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疆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疆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疆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胡氏曰詡知賊退遇水必踏淺虜果大

犇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眾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胡氏曰此喻谷當之大散關非宏農池縣之崦山也詡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燒石窮木開漕船道余按勇士縣在蘭州府金縣東北丁奚城在甯夏府靈州西南峭谷胡氏說是今漢中府鳳縣赤亭胡以為在武都者是今階州成縣即杜詩之赤亭也六年 初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伊吾今哈密永甯元年 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於是開通西

讀史兵略

卷之七

十六

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驍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聞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通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郡善于實心瞻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

誠便尙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鄧顯廷尉慕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

讀史兵略

卷之七

十七

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晝閉之微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眾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而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鞞摩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

被其害胡氏曰謂未能如勇計出屯樓蘭西也然使盡行勇之西域也及宣帝時日逐降呼韓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實憲破北匈奴超始盡得西域今漢內困於諸羌而北匈奴游魂蒲類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

沈氏羌寇張掖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氏羌於張掖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煎等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復寇張掖殺長吏胡氏曰馬賢於時來奔命羌人輒議其後賢不思所以制之之術重以不恤軍士宜其有射姑山之敗也建光元年 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馬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結共脅將諸種寇湟中攻金城諸縣八月賢將先零種擊之戰於牧苑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

讀史兵略

卷之七

十八

寇武威賢追到鸛鳥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今武威縣東南羌戎貴種至今猶然湟中今西南府北延光二年 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瑄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

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與不營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滅土非良計也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納之於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按蒲類海今巴爾庫爾西柯泊皆在哈密北昆侖塞今安西州西南宜禾都尉所居唐之瓜州常樂縣東也胡氏曰在後部金滿城之北去交河城八十里杜佑云唐平高昌以田地城爲柳中縣按即今土魯番西不在金滿城北也三年 班勇至樓蘭以部善歸附特加三綬三綬疑當作王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十九

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復通屯田柳中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爲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時鮮卑數寇邊度遼將軍耿夔與温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擊之還使屯列衝要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怨恨大人阿族等遂反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甯死不能相隨眾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其眾亡去中郎將馬翼與胡騎追擊破之胡氏曰衝要者當敵之衝邊之要地也四年 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千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按此報仇也順帝永建元年 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

單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障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胡氏曰李賢曰黎陽求復障塞恐人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余謂移黎陽營屯中山北界不過爲南部聲援耳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眾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胡氏曰西域傳卑陸蒲類東且彌移支車師前後王是爲六國余按東且彌王在今鎮西府宜禾縣東枯梧河未詳也二年 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二十

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微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胡氏曰釋氏西四千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夏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張朗先期以徵功法所必誅則班勇非後期也漢之用刑不審厥衷勇免之後西域事去矣按六年 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三月辛亥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按屯田軍政之基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閒以逼羣羌皓坐事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尉兩河閒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做備續上移田還湟中羌意乃安兩河閒謂湟南大河北

陽嘉元年 耿暹遣烏桓戎末魔等鈔擊鮮卑大獲而還鮮卑復寇遼東屬國耿暹移屯遼東無慮城以拒之胡氏曰無慮因縣余按今錦州府廣甯縣

永和元年 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

議者皆以為可尙書令虞翻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賦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禮中樓中蠻各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

舉種反按禮中今禮州樓中今永順府桑植縣

二年 帝遣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平之進乃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秋七月二郡兵反攻其府府雖擊破

讀史兵略 卷之七

三十一

反者而蠻執轉盛按象林今越南國西境地

三年 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區憐不剋為所攻圍歲餘

兵穀不繼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

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加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

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

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關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

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眾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

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

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

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尙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

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

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

使其住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

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

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閒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

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

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尙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

泰山守宜即拜良等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

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

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

讀史兵略 卷之七

三十一

五年 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

兵圍美稜殺朔方代郡長吏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

梁並等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

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

請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

能制下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

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胡氏曰龜所施行必

免也龜坐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因獸皆知救

死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

中國之利度遣將軍馬續素有謀議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

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
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
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甯忘戰日久良騎夜合交鋒接矢
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弩乘城堅營固守
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而觀其
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抑
鞬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機
等天性虐刻多所擾發且陳傅難種羌遂反攻金城與雜種羌
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為征西將軍
以騎都尉耿叔為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
屯漢陽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且陳羌寇

讀史兵略 卷之七

二十三

武都燒隴關按大震關今鳳翔府隴州

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
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
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
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
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眾車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
烏桓寇鈔按離石今汾州府永甯州夏陽宜作定陽今離石今安府宜川縣五原今蘇爾哲河甫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為賢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漢
帝不從漢由之子也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
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
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

裁假部除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
破之臣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
肴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
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安定人
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按謂危難之世各賢其臣也

六年 征西將軍馬賢與且陳羌戰於射姑山賢軍敗賢及二
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
殺掠吏民武都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
餘人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
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縣師

讀史兵略 卷之七

三十四

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民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
徐荒饑穢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
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
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功退不
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
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
手扣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
其不意與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
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
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官尚之不
適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胡氏曰羌居安定北地上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射姑山在北地今慶陽府環縣

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甯任職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按此招降之法

漢安元年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罷遣吏民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謂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充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聞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孫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過之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行喪送到隄為負土成墳詔拜其子續為

郎中賜錢百萬按招降之法第一在引召為吏所謂拔其尤也賢於他法箱制多矣

建康元年 護羌從事馬元為諸羌所誘將羌眾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琚追擊元等斬首八百餘級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鷓陰河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而歿冲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遂衰耗詔封冲子為義陽亭侯按建威宜依章懷注作武威鷓陰

冲帝永嘉元年 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粟胡氏曰前音義曰牢價也粟給也李賢曰牢半粟食也古者名廉為牢斷割也滅割半粟而盜之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蒲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隴右復平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武才詔拜撫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胡氏曰謂立賞格錢邑邑也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三月撫等進擊眾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以餘眾燒東城縣夏五月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鄉侯拜滕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按東城今鳳陽

王將軍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與之

永壽元年 南匈奴左薁鞬臺者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東羌

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敦煌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

許人聞之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

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南

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

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甯羌豪遺奐馬二十四匹金鏐八枚奐於

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殿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為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

無不悅服威化大行按胡云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縣今平涼

殺德州米脂縣二年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

讀史兵略 卷之七

二十七

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汗山歡仇水上

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鈔緣

邊北拒丁零東御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

餘里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

膺到遼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按彈

今察哈爾左翼正紅旗南歡仇水今泰山瑯邪賊公孫舉東郭寶等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

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

韓韶為廩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廩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

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

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按廩今泰安府萊

諸城等地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

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

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為璽書當伏重刑

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郎至是詔以東方盜賊昌熾令公卿

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熲拜中郎將擊舉實等大破

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為列侯按遼東屬國都尉治

今錦州府廣寧縣延熹元年 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

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

為相蠶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材而忝鷹揚之任雖歿

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民數更寇虜室家殘破

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

空闕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

讀史兵略 卷之七

二十八

歸仁豈復與金犇寶以為民惠乎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

業臨朝聽政而未聞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

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

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

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

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

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

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

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侯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

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

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省息經用歲以

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為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

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坑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
亡去煥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
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胡悉降煥以南單
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為單于詔曰春
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大將軍冀與陳
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以
種焉為度遼將軍龜遂乞骸骨歸山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
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
七日而死種焉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
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
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焉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
入為大司農按陳龜自知無文武材而能自言賢於後
人誤國矣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斯人有焉

讀史兵略 卷之七 二十九

三年 西羌餘眾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薄校尉段熲軍類
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
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
大帥降其餘眾而還胡氏曰郡國志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
西貢云導河積石即此是也按今人以爲小積石山在蘭州府
河州西北接西甯府界即唐述山也大積石山乃導河處在玉
樹土司東今日
鳴達素齊老山
四年 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校尉段熲將湟中
義從討之胡氏曰湟中有義從
胡即小月氏胡也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功稽固
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閔歸罪於熲類
坐徵下獄輸作左校以濟南相胡閔代為校尉胡閔無威略羌
遂陸梁覆沒營鳩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
甫規上疏曰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

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諷中之
言臣素有病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
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
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自烏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
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胡氏曰李賢曰言若求
政明習兵書不如郡
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感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詔以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十一月規擊羌破
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謀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胡氏
鼠山在首陽縣沙州記曰寒嶺去太陽川三十
里有烏鼠同穴之山按在今蘭州府渭源縣西
五年 沈氏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
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
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

讀史兵略 卷之七 三十

狼藉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
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
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
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
艾縣賊攻長沙郡縣殺益陽令眾至萬餘人謁者馬睦督荊州
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冬十月武陵蠻反寇江陵南郡
太守李肅奔走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備故敢
乘閒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奈何
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
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
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為郎辛丑以太常馮緄為車
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武陵蠻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

耗軍資往往抵罪親煩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
親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親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
俱拜從事中郎十一月親軍至長沙賊聞之悉詣營乞降進擊
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荆州平定詔書賜錢
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
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

皇甫規持節為將還督鄉里既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
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
帝聖書誚讓相屬規上書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舊都懼
駭朝廷西顧臣振國威靈羌戎稽首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
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北方先事庶免
罪悔前踐州界先奏孫傳李翁張粟旋師南征又上郭閔趙熹

讀史兵略 卷之七

三十一

陳其過惡勢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
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于思復父之恥載贊馳車
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讒云臣私報諸羌難以錢貨若臣
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
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
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遠理乎自
承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胡氏曰謂鄧騭敗於費西任尚
馬賢敗於射姑山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胡氏曰李賢曰言覆
趙冲敗於陰河全便入權門余謂此言以胡氏之權門而名成
廷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余謂此言以胡氏之權門而名成
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余謂此言以胡氏之權門而名成
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
眾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
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

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
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
闕訟之會赦歸家此漢之所

七年 荆州刺史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
人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窮追數百里破其三屯
多獲珍寶陽鴻黨眾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關志尚
計殺之則不戰遁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
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並力攻之申
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出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
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
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並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
意眾咸憤踊尚敕令秣馬葺食明且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

讀史兵略 卷之七

三十一

固不復設備使士乘銳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封右
鄉侯桂陽今湖南
八年 荆州兵朱蓋等叛與桂陽賊胡蘭等復攻桂陽太守任
允棄城走賊眾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下邳陳球固守拒之
零陵下溼編木為城郡中惶恐掾史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
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立
大木為弓羽牙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此則今刻賊激流淮
車考之類
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尚
徵還京師詔以尚為中郎將率步騎二萬餘人救球發諸郡兵
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餘級復以尚為荆州刺史蒼
梧太守張敘為賊所執及任允皆徵棄市胡蘭餘黨南走蒼梧
交趾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入荆州界度尚懼為已負乃僞

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
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
可乎磐曰磐備位方伯爲尙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
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惡
吏死爲做鬼乞傳尙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眞僞尙不徵者磐
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尙到廷
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胡氏曰零陵郡武帝置朱白日郡
之北後漢移治泉陵卽今永州府也
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閒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
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落封
都鄉侯

讀史兵略

卷之七

漢

三三

讀史兵略卷之八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靈帝建甯元年 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
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
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
不時輯定欲令類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
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
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
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
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
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

讀史兵略

卷之八

漢

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
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
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爲難阻伏疾留滯脅下如不
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
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
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和十有四年用二
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
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甯無期臣庶竭焉劣
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類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
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頗眾皆
恐頗乃令軍中長鑊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
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

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馳騎於旁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日賜類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類破羌將軍彭陽即彭原在今慶陽府安化縣西南高平漢之高平逢義山宜在其東段類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秋七月類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開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類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類類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甯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蕃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

讀史兵略 卷之八

漢

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劔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汚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兩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眾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劔業矣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戡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

良田養蛇虺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胡氏引水經佚文云橋門橋山之西南赤沙阜東流入於河此水經注沮水之佚文也梅福時猶有可謂貴也梅福又言令鮮水非張掖之合黎水精極按上言洛川下言令鮮水疑度陽府安化縣之泥水也梅福又言漢武縣非唐靈州之靈武亦確靈武在靈州東南環縣西北鎮原陽山北涇陽今平涼縣西漢陽山北涇陽今平涼縣西漢陽山北涇陽今平涼縣西二年 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類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慮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類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類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類遣

讀史兵略 卷之八

漢

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段類討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則追至定涇陽諸羌散入漢陽山谷開聚屯凡亭山凡亭山既破復聚射虎谷類乃於西縣結柵以遮之以羌奔潰所趨考之射虎谷在西北西縣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北蓋東羌為類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壑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類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類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按凡亭山在蕭關縣今平涼府華亭縣西南射虎谷在今秦州西北西縣在秦州南一百二十里西和縣東北三年 徵段類還京師拜侍中類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

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所獨有功

熹平六年 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並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閒官民俱匱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

讀史兵略

卷之八

四

段熲自桓帝延熹二年擊西羌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至建甯二年始成功凡十一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眾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並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癩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愾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盛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蠱蠹之虜校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為之肝食乎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濟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耶帝不從八月遣育晏等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眾

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

光和三三年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賢曰排囊即今囊袋也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殺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陳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被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親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璇裔之弟也蒼梧今梧州府桂陽今郴州五年 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漢中程包對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

讀史兵略

卷之八

五

人勇猛善戰昔承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羌人號為神兵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人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容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筆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雖陳宛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無所叩愬故邑落相聚以畔吳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時皆降六年 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眾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

揚充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大尉楊賜時為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覬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為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

讀史兵略 卷之八

六

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爵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 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為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賊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封慎侯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

園廐馬以班軍士嵩規之兄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張角黃巾中郎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皇甫嵩朱儁合將四萬餘人共討

讀史兵略 卷之八

七

穎川嵩儁各統一軍儁與賊波才戰敗嵩進保長社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閃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陳賊驚亂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儁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朱儁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北地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穎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聞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

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議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按入關白水縣旋門坂成皋坂也次西北小平津在鞏縣西北大河渡口也又西孟津孟縣南孟津縣北大河渡口也最西函谷新關新安縣東北從陝入洛之要隘自西而南則太谷洛陽西南宜陽也洛陽東則伊洛伊水所貫一曰龍門即關塞山也又東轅轅在偃師東南之隘長社今長葛縣邵陵今鄆城縣皆屬許州地

交趾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財計盈給輒求遷代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京令東郡買琛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

讀史兵略 卷之八

八

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窺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開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買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胡氏曰言吏不敢皇甫嵩朱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備於是進封備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郡備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堊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賄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隴西董卓代之按陽翟今禹州西華今縣廣宗今廣平府威縣非今廣宗縣也

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眾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郵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按下曲陽今正定府晉州

北地先零羌及袍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鸞懼欲殺正和以免其負訪於漢陽長史敦煌蓋勳

讀史兵略 卷之八

九

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鸞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鸞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殺數萬勳諫之昌怒使勳與從事辛曾孔常別屯阿陽以拒賊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及北宮伯玉之攻金城也勳勸昌救之昌不從陳懿既死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召勳等自救辛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乎曾等懼而從之勳至冀謂諸將等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去叛羌圍校尉夏育於畜官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孤槃為羌所敗勳餘眾不及百人身被三創堅坐不動指木表曰尸我於此句就

種羌滇吾以兵扞眾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動仰
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眾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動
不肯上遂為羌所執羌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
楊雍表勳領漢陽太守按抱罕今蘭州府河州府在其西
天水郡今鞏昌秦州地阿陽今平涼府靜寧州南鞏昌今伏
羌縣南胡注引右扶風之苑師疑回遠宜在梧中聚今伏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宏為帥眾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
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
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
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
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宏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
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

讀史兵略

卷之八

十

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儁曰兵固有
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
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
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
連戰不克儁登山望之願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
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
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
自出則意散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斬
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眾復奉孫夏為帥還屯宛儁
急攻之司馬孫堅率眾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儁追至西鄂
精山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胡注引章懷注云精山
今南陽府

二年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
及黃龍左校于氏根張白騎劉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緣
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睦固苦蟪之徒
不可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
襄陶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眾奉飛燕為帥改姓張飛燕名燕
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山谷寇賊多附之部眾浸廣殆至
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
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
得舉孝廉計吏按襄陶縣今趙州南晉縣西南黑山在衛輝府
舉其部以涼州兵亂不止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

讀史兵略

卷之八

十一

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奏燮
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
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
初興使鄼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
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
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
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
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
張溫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溫
與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大破
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
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

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
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
棄車重而退温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胡圍卓於望
垣北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立橋以捕魚而潛從橋下過軍
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温以詔書召卓卓
良久乃詣温温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温曰卓不
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温曰卓素著威
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震
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
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
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
斷斬以成功者也今名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

讀史兵略

卷之八

十二

在矣温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按美陽今武功
漢順陽縣非也順陽今富平縣榆中今蘭州府金縣葵園峽疑
在渭源縣望垣縣今秦州西其北即望垣峽也所度水即渭水
四年 韓遂擁兵十餘萬涼州刺史耿鄙討之漢陽太守傅燮
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
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
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
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
從夏四月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殺鄙遂進圍漢陽城中兵
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
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燮于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
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
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心死耶聖達

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
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
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
衍說燮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甯有意為吾屬帥乎燮按劍
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耿
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寇掠三
輔按狄道州今屬蘭州
初張温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
請將之温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孫瓚將之軍到薊中烏桓以
牟粟通縣多叛還本國張純忿不得將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
張舉及烏桓大人耶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殺護烏桓校尉公
綦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眾至十餘萬屯肥如

讀史兵略

卷之八

十三

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
子避位敕公卿奉迎按肥如今永平府盧龍縣應
五年 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
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
重臣以居其任焉內欲求交阯牧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
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乃更求益州會益州刺史郗儉
賦歛煩擾謠言遠聞而耿鄙張懿皆為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
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為益州牧州任之重
自此而始
張純與耶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
與戰於屬國石門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
深入無繼反為耶力居等所圍糧盡眾潰士卒死者十五六按

氏引李賢云石門山名在營州柳城西南按今土默特右翼旗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眾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按陳倉今屬陳倉縣

六年 國眾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眾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鬪志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讀史兵略 卷之八

十四

卓者袁紹在渤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與兵為國何謂袁董馥有慚色于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秦曰非謂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闔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眾怙力將各某時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贍與齊進退也胡氏曰此數語公業東諸將情態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自虧威重也卓乃悅

讀史兵略 卷之八

十五

俄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初荆州刺史王叔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州郡舉兵討董卓叔與堅亦皆起兵叔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檄移堅說叔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承檄即勒兵襲叔叔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求資直耳叔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叔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叔窮迫刮金飲之而死堅前至南陽眾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

之胡氏曰陳壽志曰堅以牛酒誘之吳應曰堅詐疾以誘之等語零陵桂州二郡也

詔以北軍中侯劉表為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眾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蒯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眾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眾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胡氏曰蒯部在江南者長沙武陵零陵桂陽四郡也為劉表專制荆州張本按零陵今永州府桂陽郡今郴州等處宜城

讀史兵略 卷之八 十六

縣今屬襄陽府胡注所云漢壽乃前漢之索縣今常德府武陵縣東也襄陽屬今襄陽府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皋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能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

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賊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胡氏曰觀於下耳非主於賊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眾散按成皋今汜水縣滎陽今滎澤縣汴水在其北酸棗今其西武關在商州以幽州牧劉虞為太傅道路梗塞信命竟不得通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敝衣糲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胡氏曰上谷舊有鹽官鐵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溫郵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

讀史兵略 卷之八 十七

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奔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魯陽今汝州魯山縣
二年 孫堅移屯梁東為卓將徐榮所敗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為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胡氏曰陽人去魯陽百餘里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誓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堅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

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開卓敗走卻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要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

慙頗能用入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溫又使孤討先

零叛羌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

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而孫堅隨周慎行謂

慎求先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畏慎大兵不

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其言涼州或能定

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能用堅卒用敗走堅以佐軍司馬所

見略與人同固自為可但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死耳乃使諸將

布在諸縣而自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按梁縣

今汝州西陽人聚又在梁縣西澠池縣在洛陽西

陝州又在其西安定郡今鎮原縣金城今蘭州府

韓馥以袁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眾離散

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

全紹曰冀州兵強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

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辨士為陳禍福馥

迫於倉卒必肯遜讓紹然之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外託

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自河內東之

延津使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

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將軍

危之馥懼曰為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眾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諝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必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並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懼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

純治中李愿問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

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殺奈何

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

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張屯孟

津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

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

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

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閒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

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

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馥去獨耿武閔純杖刀拒之不

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

無所將御亦無官屬紹以廣平沮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

寵遇甚厚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

豐為別駕配為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穎川荀諝皆為謀主紹

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為韓馥所不禮且欲邀迎紹意

擅發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腳

讀史兵略 卷之八 漢 十八

讀史兵略 卷之八 漢 十九

紹立收漢殺之復猶憂怖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邈在坐上謂為見圖無何起至溷以書刀自殺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遊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賊于毒白繞畦固等十餘萬眾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按延津今衛輝府屬縣古大河經其北獲嘉汲縣而人於河不至朝歌惟淇水則逕朝歌耳蓋俗亦呼淇水為清水據九州春秋紹時在朝歌清水口即淇口南岸即延津下此注兩軍皆舟行大河而向朝歌清水口即淇口南岸即延津按此注兩軍皆舟行大河而向朝歌清水口即淇口南岸即延津府開州東武陽今曹州府朝城縣西四十里

讀史兵略 卷之八

二十

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按東光縣今屬河南開府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強大袁紹袁術亦自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會稽周昂為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瓚從弟越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磬河上晉數紹罪惡進兵攻紹冀州諸城多叛紹從瓚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授瓚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渤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為冀州刺史田楷為青州刺史單經為兗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鄉顧自見其耳有大志

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按陽城今河南府經注大河故瀆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分派東入般縣為般河余據賢注又曰般即爾雅九河鉤營河也其枯河在今滄州乘陵縣東南魏儀地志安德郡般縣有故般河按在今濟南府德平縣東北平原今為縣屬濟南府初袁術之得南陽也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閒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登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曲兵從竹木閒暗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堅兄子資率其士眾就袁術術復表資為豫州刺史術由是不能勝表初氏云樊城仲山佑曰今安養縣劉向曰鄧城縣漢之鄧縣古樊城也宋改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為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乃改為鄧城縣按樊城在襄陽府漢水北岸去城二里鄧又在其北峴山在城南去襄陽十里三年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鞠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橋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

讀史兵略 卷之八

二十一

謹呼動地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
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餘眾皆
走初兗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
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別救范方
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與官屬議連日
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
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胡氏曰言勢不能相及也
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為紹禽也岱從之
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胡氏曰水經大河右流東北逕鉅
城亭北又東北逕信都武強縣故城東此蓋於河濱上作橋
注又云清河東北逕界橋亭東木上有大梁謂之界橋橋上
今貝州宗城縣有古界橋城此城近枯澗水界橋當在此水上
杜佑曰界橋在貝州宗城縣東按隋宗城縣今廣平府威縣也
其北

讀史兵略 卷之八

三十一

曹操軍頓邱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
曰毒等時掠魏諸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
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
棄武陽還操遂擊固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皆大破之按頓
大名府清豐縣西南
內黃縣今屬彰德府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
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略
為資今不若畜士眾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
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
為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
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
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

才也若迎以牧州必甯生民鮑信等亦以為然乃與州吏萬潛
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不利
賊眾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開設奇晝夜會
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
信狀祭而哭焉兗州府今屬山東壽張縣今東平州西南非今壽張縣也
董卓既誅卓故部曲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
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也漢代謂蜀為叟六
月戊午引催眾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
卓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
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
待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
念太帝神拂曰為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

讀史兵略 卷之八

三十二

之遂戰而死催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雋大鴻臚周奭城門
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頌吏民死者萬餘人狼籍滿道王允扶
帝上宣平門避兵胡氏引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曰宣平門催等於城門下
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為乎催等曰董卓
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仇非敢為逆也請
事畢詣廷尉受罪催等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
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已未赦天下以李傕為揚武將軍郭汜為
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催等收司隸校尉黃琬殺之初
王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催等欲殺允恐二
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
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
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

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惟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甲子惟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命詔曰宋翼賢儒不足議大計惟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趙戩棄官收而葬之

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胡氏曰所降者青州兵操辟陳留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

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胡氏曰操

羣雄者在迎天子都許也田積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完陶董

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

讀史兵略 卷之八

漢 二十四

雄也當故結之况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楊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為操作書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惟汜見操使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汜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惟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惟汜乃厚相報答胡氏曰當是時董昭在能使也而各為操道地蓋聞其雄略故先為效用以自結也四年 呂布將士多暴橫袁紹患之布因求還雒陽紹承制以布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圖之布使人鼓箏於帳中密亡去送者夜起斫帳被皆壞明日紹聞布尚在懼閉城自守布引軍復歸張楊

節其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虞數請會瓚

讀史兵略 卷之八

漢 二十五

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敝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眾大潰虞與官屬北奔居庸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瓚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傳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虞以恩厚得眾心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眾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然有奇材虞乃備禮請以為掾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眾所指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自選家客二十騎俱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閒道至長安致命詔拜疇為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公孫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皆將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

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
 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眾成
 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恩計
 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
 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一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
 與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眾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
 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疇悉撫納令不為寇按前城
 今南苑也居山縣今宜化府延慶州宋祁所謂東連盧龍碣石
 西屬太行常山實天下之險者是也田疇所行乃由宣化大同
 州平甯武綏德延安同州諸府州而至長安故曰開道無終今
 世宜所取法要在簡要而已胡氏曰西關即
 居庸關北山即陰山按朔方郡今日河套

興平元年 時曹操使陳宮將兵圍屯東郡宮遂以其眾潛迎
 呂布為兗州牧布至張邈乃使其黨劉翽告荀彧曰呂將軍來

讀史兵略 卷之八 漢 三六

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並供其軍食眾疑惑或知邈為亂即勒兵
 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時操悉
 軍攻陶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
 謀叛者數十人眾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眾數萬來至城下或
 言與呂布同謀眾甚懼貢求見荀彧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
 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討必未定
 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
 貢見彧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程昱本東阿人或謂
 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
 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
 允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度昱至東阿東阿令頴
 川棗祗已率屬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呂布攻鄆城

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
 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
 按後漢兗州治鄆城縣今曹州府濮州魏武創業始於此濮陽
 在大名府開州時劉先主為豫州刺史郭貢亦為豫州皆私相
 署置也或與程昱共守鄆故曰一州鎮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
 惟鄆城與曹州府之范縣兗州府陽穀縣之東阿不動故曰惟
 有三城倉亭津在范縣東北去東阿六十里胡氏曰東平國當
 亢父泰山之道亢父在濟甯州西南東平治在城即濟甯州也
 云亢父之險者中原坦途而濟甯有緄
 雲承筐兩城諸山下臨南陽制故也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
 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陳司馬陳留典章
 將應募者進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胡
 日等人者立等以募 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
 人及等者謂之等人 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
 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
 倒者布眾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

讀史兵略 卷之八 漢 三七

人繞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開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
 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
 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
 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胡氏曰既自力勞軍又促軍
 也

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聞
 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
 夙成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旁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
 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既葬堅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讐之
 志胡氏曰以父堅到壽春見袁術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
 為黃祖所殺也謂策曰孤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
 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依

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廢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奸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懼之按壽春今屬州府江都縣今屬揚州府丹陽郡今屬國府城涇縣今屬南國府按術云丹陽為精兵之處唐猶有宣徽弩手之名此與昭義步兵同

二年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胡氏曰高祖取天下令蕭令寇術守河內皆以爲王業根本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胡氏引賢曰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收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

讀史兵略 卷之八

二十八

之要地也今雖殘壤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開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甄城范衛可全胡氏曰衛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先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胡氏曰徐州子弟既有父兄之讐必不操心服於操縱破其兵猶不能有其地也乃止布復從東緝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

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邱布初見備甚尊敬之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按鉅野縣今屬在其西南東齊宋白曰今金鄉縣雍邱今杞縣

初丹陽朱治嘗為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為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眾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

讀史兵略 卷之八

二十九

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諾也胡氏曰英雄相遇於草澤此意聲音笑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即開糧穀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慈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

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
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等故鄉部曲來降首
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强旬日之
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袁術表策
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
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
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眾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
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
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
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襦著袴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
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眾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胡氏引
盜亦有道無其策以張紘為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為長史常
道安能為盜哉

讀史兵略

卷之八

三十

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策
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
疏專歸美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
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胡氏曰策任張昭何足以當管仲策之斯言蓋因北方人士
書疏從而歸重耳英雄何小可易測邪按應陽今和州橫江在
和州東南當利浦其江之小浦當為今裕溪口也牛諸營今太
平府東北二十里故治村是也按即今江甯府南秣陵關梅陵注
邑六十里今宜州南陵縣有梅根鎮今甯南秣陵關梅陵注
引唐志云宜州南陵縣有梅根鎮今甯南秣陵關梅陵注
府銅陵縣回遠此皆秣陵城相近地不得至彼也梅陵今上
元縣東五十里上梅村在句容縣北曲阿縣今丹陽縣在
南秣陵縣東五十里上梅村在句容縣北曲阿縣今丹陽縣在
句容東神亭在丹陽西丹徒縣北曲阿縣今丹陽縣在
張超在雍邱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賊洪常來救吾胡氏曰張超
守請賊洪為功眾曰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使劉廙路梗因
曹委之以政紹表為東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胡
郡太守治東武陽

曰賊洪終不肯本但恐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時為東郡太守
徒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
許雍邱遂潰張超自殺操夷其三族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
與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
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
甯樂今日自還接刃乎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
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尼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
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
乎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滅
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滅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
死而名滅僕亦笑于生而無聞焉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
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疆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將吏士民謂曰

讀史兵略

卷之八

三十

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
子出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
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
食者主簿啓內廚米三升請稍以為餽粥洪歎曰何能獨甘此
耶使作薄糜徧班士眾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城陷生執洪紹
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賊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
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胡氏曰自袁安至袁隗四世安為司徒
空隗為太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
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雷為兄則洪府君亦
宜為弟同共戮力為國除害奈何擁眾觀人屠滅洪惜力劣不
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己用乃
殺之洪邑人陳容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

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甯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讀史兵略卷之九

通鑑

益陽胡林翼纂

建安元年 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諫曰白龍魚服困於豫

讀史兵略

卷之九

且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按固陵即西陵在紹興府蕭山縣錢塘江南岸查瀆在其西高遷亭當查瀆口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按兵亂以後荒田則常可為救荒之備變即以為蒔業之基二年 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討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

羽故羽雖疆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疆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

讀史兵略 卷之九

漢

二

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胡氏曰紹攻公孫瓚而操乘間東取呂布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擊劉備而紹不能襲許此其所以敗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惟韓遂馬騰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尚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泰山賊帥臧霸襲琅邪相蕭建於莒破之霸得建資實許以賂呂布而未送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布不從順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所將七百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克名陷陳營布後疎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奪其兵以與續及當攻戰則復令順將順亦終無恨意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三年 曹操圍張繡於穰會袁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眾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眾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眾破繡必矣及到安眾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整險偽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它日或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過吾歸

讀史兵略 卷之九

漢

三

師而與吾死地胡氏引兵法曰歸師勿遏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兵勢有變胡氏曰言審知其變則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因敗而為勝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按安眾縣今南陽府鎮平縣東南在鄧州之穰縣東北操還許所必由也曹操欲自擊呂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彧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眾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操

與劉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待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蹙著泗水中操遣布書為陳禍福布懼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布乃止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

讀史兵略 卷之九

漢 四

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為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胡氏曰操厚陳宮之家而之妻于可保其無能為也按彭城今徐州府下邳縣今徐州在徐州東北一百五十里泗水自沛縣逕徐州至邳州合沂水東入淮胡氏曰泗水東南流過下邳縣西沂水南流亦至下邳縣西而南入於泗水故併引二水以灌城水經注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入泗水一水運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水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張良遇黃石公處也操於此處引沂泗灌城是也

四年 袁紹備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

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胡氏曰使紹能用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疆眾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疆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壹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苟或曰紹兵雖多而濫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按胡氏引章懷太子及水經注通典諸文以

讀史兵略 卷之九

漢 五

釋官渡今開封府中牟縣北十二里也地臨汴水即今之大河揚州賊帥鄭寶欲略居民以赴江表以淮南劉曄高族名人欲劫之使唱此謀曄忠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要與歸家寶來候使者曄問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其眾數千人皆誓服推曄為主曄以其人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眾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胡氏曰謂先無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以相與耳胡氏曰天下後亂之時設有勳以袁術部曲眾多不從弟借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借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彊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寶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

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動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動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動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黃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資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動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暉將長矛五千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上韓今南康府建昌縣西南海昏即建昌縣彭澤縣今屬九江府皖城今安慶

讀史兵略

卷之九

六

府懷南縣流沂胡氏云地近西塞則今大治縣也沙羨今江夏縣
五年 曹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胡氏引孫子兵法曰凡正者當敵奇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擊其不備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

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為沮眾械繫之

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熾弗可還紹

讀史兵略

卷之九

七

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胡氏曰三軍以氣為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其死不可背之吾終不啻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

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
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按自馬縣今在漢大河
之南延津
在其西南

初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策性好
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
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
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
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閒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
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
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甯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令
上馬使出巡軍周瑜自巴邛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
昭共掌眾事巴邛今江西臨
江府峽江縣

讀史兵略

卷之九

漢

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眾而勁果不及南南軍殺少
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
紹不從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胡氏引
名曰櫓者露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櫓而行胡氏引賢曰釋
上無覆屋也乃為霹靂車胡氏引賢曰以其發石聲烈震
呼之為霹靂即今之礮車也發石以擊紹樓皆
破紹復為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操眾少糧盡與
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胡氏引賢曰致猶至也兵彧報曰
法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
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
閒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
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
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

數千乘至官渡荀攸言於操曰紹運車且暮至其將韓猛銳而
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晃與史渙邀
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
等將兵萬餘人送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絕
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
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
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心也紹不從會
攸家犯濫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攸來踧出迎之撫掌
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
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
胡氏曰據水經烏巢在陳留酸棗縣東南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
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

讀史兵略

卷之九

漢

九

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街枚縛馬口夜從閒道出人
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
益備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
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
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
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
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
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
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
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郭圖慙
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
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

之於是紹軍驚擾太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
 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眾降者操盡阮之前後所
 殺七萬餘人沮授不及紹渡為操軍所執操赦而厚遇焉授尋
 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
 曰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况眾人乎胡氏曰此光武安反側
遠若合符節按陽武舊在大河南今在大河北胡
注云烏巢在酸棗縣今延津縣也去紹軍遠矣
 九年 袁尚攻袁譚於平原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
 至洹水蘇由欲為內應謀泄出奔操操進至鄴為土山地道以
 攻之五月操毀土山地道擊圍城周回四十里胡氏曰土山
知非急攻可拔故擊圍 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
 爭利操一夜潛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
 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

讀史兵略 卷之九

十一

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研問事杖繫著馬邊胡氏曰問事李也
類問事杖也 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
 圍循表而東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
 至南圍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
 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胡氏曰不先經操營則守圍
可開矣孚之來也其定 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
計固指從章門入也 方且復出胡氏曰操知其復出非不欲嚴為之防也審孚
所以得入之由服其多智有不可得而防者 孚知
 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別數
 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
 夜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諸將欲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
 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胡氏曰從大道來則人懷救根本
則其戰可前可御人有依險自全之心無同力致命之志循山而來
之意操所以料尚者如此兵法所謂觀敵之動者也 尚果循西

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為營夜舉火以示城中
 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
 尚亦破走操復進圍之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
 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
 矣幽州方至胡氏曰謂 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
 配兄子榮為東門校尉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
 中操兵生獲之辛評家繫鄴獄辛毗馳往欲解之已悉為配所
 殺操兵縛配詣帳下毗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
 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
 日能殺生我邪有頃操引見謂配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
 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
 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遂斬之臨行刑此

讀史兵略 卷之九

十一

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
 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
 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
 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按濟南府平原縣在彭
東操由林縣之恒水進攻之鄴城在漳南岸滏水引河在趙
國馬臺西鄴城西北也滏水在鄴西舊入漳水中今定州
 十二年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
 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
 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
 備卒破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
 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
 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觀觀之計恐
 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

野千里天府之士劉璋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
 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
 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
 業可成漢室可興矣胡氏曰所謂後漢者量時審勢見畫備曰
 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
 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
 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請葛亮每至德公家獨
 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嘗謂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德
 操為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胡氏引漢晉春秋曰亮家
西二十里
號曰隆中

十三年 初巴郡甘甯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備人不習軍
 事甯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眾散并受其禍胡氏曰聚而
不用其禍必

讀史兵略

卷之九

十四

至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
 畜之孫權擊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甯善射將
 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甯如初祖都督蘇飛
 數薦甯祖不用甯遂亡奔孫權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
 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胡氏曰謂在吳
之西據上流之
形甯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圖之
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
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其破可必一破祖軍
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舉酒
屬甯曰與甯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
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胡氏曰釋名曰船狹而挾守河口
以楫闔大繼繫石為碇胡氏曰碇日落碇也中作器索上有千人以碇

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
 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襲襲身以刀
 斷兩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
 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
 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胡氏曰應劭曰沔水自江夏別至南郡華
入江之地為夏
口今漢陽縣

曹操使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
 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
 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
 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遼在長社于禁屯穎陰樂進屯陽翟三
 將任氣多共不協操使司空主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訓諭遂
 相親睦按長社今長葛縣穎陰今
許州東北陽翟今禹州

讀史兵略

卷之九

十五

九月曹操至新野劉琮舉州降以節迎操操遂進兵時劉備屯
 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官屬朱忠詣備
 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
 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
 足以解忿亦心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遺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
 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手備將其眾去過襄陽駐馬
 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備將其眾去過襄陽駐馬
 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
 而去比到當陽眾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
 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
 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
 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劉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聞將軍既

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微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眾輜重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噴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摘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于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河遇劉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按樊城在漢水為鎮南郡治荆州府江陵縣當陽長坂今當陽縣東南

讀史兵略

卷之九

十六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荆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荆州長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

友也即共定交于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為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

讀史兵略

卷之九

十七

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胡氏曰兵法百里且而趨利者蹶上將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遣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庭廛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操得荆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

如迎之魯肅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閒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

讀史兵略 卷之九 漢 十八

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孤疑夫以疲病之卒御孤疑之眾胡氏曰言新附之人心懷孤疑眾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願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精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

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選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眾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杜佑曰蒙衝以生牛皮蒙右有弩窗牙突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疾乘人之所不及非戰之船也鬪艦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擊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檣與女牆齊檣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幟旛全鼓此戰船也走舸艦上

讀史兵略 卷之九 漢 十九

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先以書遺乘鷁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胡氏曰水經注江水過鄆縣北而東流右得樊口正相對鄆縣山也孫權所改按今武昌府武昌縣即今武昌是也通鑑以為孫權所改按今武昌府武昌縣即今武昌是也

曰黃鶴山東北對夏口城亦沙羨縣治蓋齊梁之魯山城今之漢陽軍即其地所謂漢口也蓋本在江北自孫權取對岸夏口之名以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按即漢陽縣也赤壁在對岸西百三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即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船處武昌志曰曹操自江陵追劉備至巴邱遂至赤壁遇周瑜兵大敗取華容道歸赤壁山在今嘉魚縣對江北之烏林巴邱今武昌府嘉魚縣東華容則荆州府監利縣也

孫權使威武中郎將賀齊討丹陽黥賊彭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不可得攻軍住經月齊陰募輕捷士於隱險處夜以鐵戈拓山潛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令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大驚守路者皆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大破之按彭歆今縣名林歷山在祁門縣西八十里皆屬徽州府歙縣魏開其地稱險今不然者昔時老林深煙聚處皆成康莊也

讀史兵略 卷之九 漢 二十

絃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疆暴之虜三軍之眾莫不寒心雖斬將奪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婁今商城縣東北

友而別 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以助化為其將區景所殺胡氏曰據史自賈琮以前州晉志永和九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為州胡氏曰未得為交為交趾刺史建安八年張津為刺史士變為交趾太守共表立為交州牧

十六年 馬超韓遂候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其眾十萬屯據潼關曹操自將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胡氏曰在我而不在人言也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圍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眾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

讀史兵略 卷之九 漢 二十一

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坂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胡氏曰二離之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

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楊秋奔安定諸將問操曰
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
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
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
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將之
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胡氏曰兵法先為不
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
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
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請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
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
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胡氏曰當此之

讀史兵略 卷之九

二十二

時關西之兵最為精強而破於操者法制不一也潼關在宏農
華陰縣水經注曰河在關內南流潼關山因謂之潼關晉所
謂桃林之塞秦所謂陽華是也蒲阪津在蒲阪縣西河即唐
之蒲津關前書謂水至船司空入河後漢省船司空屬華陰縣
謂口之東即潼關也按潼關今潼關縣東南四里蒲阪津
在山西即蒲津關謂口今同州府華陰縣東北五十里
扶風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
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伴為
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曹操
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
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
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
疆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
西黃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
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

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為廣漢長從事
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法正至荆州陰獻
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
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荆州
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
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為水
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誦吾以忠每
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
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
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
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
卒數萬人入益州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

讀史兵略 卷之九

二十三

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
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
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龐統曰今
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
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
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
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按廣漢今潼川府遂寧縣
治江州縣即今巴縣涪今綿州彰明縣地胡氏曰巴郡治江州
墊江縣屬巴郡涪縣屬廣漢郡墊江水蓋即涪水也庾仲雍
曰江州對二水口右則涪水左則蜀水外水白水關在廣漢
白水縣劉璋置軍屯守即楊懷高沛之軍也杜佑曰梁州金牛
關漢葭萌縣地縣南有故白水關按在今保
甯府昭化縣西北昭化縣即漢葭萌縣也
十七年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劉備
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

建業呂蒙問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
上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
避敵步騎楚人不暇及水其得人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按吳晉六朝皆都江甯府城北隅其地即今臺城是也北臨
赤烏年傳載也秣陵縣治在其南六十里今秣陵縣亦遺城廢
矣舒桐諸山水匯為巢湖尾闕入江處今日裕溪河河東屬
今巢縣有濡須山西屬今無為州有七寶山河流南山開大石
塢塢形如偃月日濡須塢立關其上日東關帶以長隄日東關其
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
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
高沛璋之名將各杖疆兵據守關頭胡氏曰即白關頭也聞數有賤諫
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
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

讀史兵略 卷之九

二十四

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
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
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
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
荆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
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
為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
張松書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
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救關成諸將文書
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
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胡氏曰此用龐統之
西涪城今涪州

十八年 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被孫權江西營
胡氏曰大江東北流故自應陽至濡須其都督公孫陽權率眾
須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東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眾
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探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
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賤與操說春水方生公
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
乃撤軍還

讀史兵略 卷之九

二十五

初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略欲徙令近內以問揚州
別駕蔣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
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疆不徙必
失之自破袁紹以來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
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
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淝以南惟有皖城濟後奉使
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按燕縣南燕
縣白馬縣今滑縣皆屬衛輝府廬江九江斬春廣陵皆東渡江
合淝以南惟此皖城則東自揚州西迄蕪州北至同陵惟合淝
懷甯二縣此外皆成邱墟由此以迄隋初江
北淮南道生荆棘蓋此乃南北之斷脈也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
兵不滿萬士眾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
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
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
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
遣其將劉瑁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綿竹懿請
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綿竹諸軍嚴觀亦率
其眾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瑁張任與璋子
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胡氏曰鴈江軍
在雒城南

敗任死按巴西今保南府梓潼縣今屬劍州昔出白水關西南
都矣雒縣今漢州又過縣竹五距城九十里矣

初曹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
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
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
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眾張魯復遣大
將楊昂助之凡萬餘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
韋康遣別駕閻溫出告急於夏侯淵胡氏曰夏侯外圍數重溫
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兵見其迹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
告城中云東方無救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
中皆泣稱萬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冀其改
意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

讀史兵略

卷之九

二十六

殺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
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為使君守此城今奈何棄垂
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操使夏侯
淵救冀未到超來逆戰淵引軍還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
之阜外兄天水姜敘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阜見敘及其母
歔歔悲甚敘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
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
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
書弑君也超疆而無義多讒易圖耳敘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
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胡氏曰姜敘字伯人誰不死死
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
年累汝也敘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

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為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為質
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
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子哉九月阜與敘進兵入鹵城
昂奉據祁山以討超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擊之
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
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
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
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遂南奔張魯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
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按冀州今伏羌縣歷城今成縣之建安
今遷縣東南西和縣北也

讀史兵略

卷之九

二十七

十九年 初曹操遣盧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
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胡氏曰收熟謂稻成熟
而收之也有糧則可以
增宜早除之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
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
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
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
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甯為升城督甯手持練身緣城為
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晨進攻食時
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
權拜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陽胡氏曰夾石在今安慶府桐城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沔流克巴東胡氏曰
記曰初平六年趙雲分巴郡安漢以下為永寧郡建至江州破
安六年劉璋以永寧為巴郡唐夔州開州之地也
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
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

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
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爲飛定巴
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爲流矢所中卒法正賤與劉
璋爲陳形勢疆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
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
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
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甯督郵李恢往說之胡氏
志後主建興三年改益州郡爲建寧郡恢此時超遂從武都逃
入氏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
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
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
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

讀史兵略

卷之九

二十八

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
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備入
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胡氏
城中公私所有金銀悉取以分賜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
將士至於穀帛則各還所主也 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
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美璋之所擯棄也劉巴
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
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
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
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
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
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按巴東今夔州府自荆州入川之
門戶也江州則過夔而西至重慶

府巴縣矣巴郡即治江州江陽今瀘州犍爲今嘉定敘州
二府等地巴西今保寧府德陽今潼川府遂寧縣東南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尙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
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
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
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蠲
廢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
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
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
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胡氏曰孔子曰
猛孔明劉備以零陵蔣琬爲廣都長琬軍事不治時又沈醉備
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

讀史兵略

卷之九

二十九

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
乃不加罪按廣都今華
陽縣東南
二十年 曹操自將擊張魯至陽平張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
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橫山築城十餘里初操承涼州從
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
守也信以爲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
意攻陽平山上請屯山峻難登旣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軍食
且盡操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會前軍夜迷惑誤入張衛別
營營中大驚操進兵攻衛衛等夜遁張魯聞陽平已陷乃奔南
山入巴中胡氏曰今興元府古漢中之地也興元之南有大行
路通於巴州其路險峻三日而達於山頂其絕高處
謂之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孤雲兩角二山名也今巴州漢巴郡
宕棠縣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謂之中巴巴之北境有
朱倉山下與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

意未得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
 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之丞相
 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
 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
 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隨復望蜀
 耶劉備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
 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
 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
 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
 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
 也操問睦曰今尚可擊否睦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胡氏曰七
以達謂之小定睦蓋窺備之守蜀乃還按陽平關即白馬關
有不可犯者故為此言以對操焉耳

讀史兵略

卷之九

三十

保中今
 保甯府
 八月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
 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
 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胡氏曰操以遠典勇銳使
悌文吏也使 諸將以眾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
 勿得與戰 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
 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
 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計
 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
 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明日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
 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
 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

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
 曰將軍棄我乎遼復前突圍拔出餘眾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
 氣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
 逍遙津北張遼規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甯與呂蒙等力戰
 并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國復還與遼戰權乘駿馬上津橋橋
 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
 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
 得免按吳魏以巢湖為界吳攻魏則圍
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
為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
擊朴胡杜渡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
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

讀史兵略

卷之九

三十一

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南鄭按重慶府巴郡也夔州巴東保
 二十二年 孫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朱然徐盛等皆在
 所部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大為酣樂命泰解衣握手自指
 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
 流涕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
 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胡氏
泰傳權住宣城忽略不治圍落山賊卒至權始上馬賊鋒刃已
交泰投身衛權身被十二創是日微泰權幾危又從討黃祖
有功故委之 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道從鳴鼓角作鼓吹而
 出於是盛等乃服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
 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遼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
 也必將內有憂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

討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
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
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
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按

州成階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甯亂非眾不濟而

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

銳胡氏曰言可大為權從之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

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胡氏曰東

新都會 疆者為兵贏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

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

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

讀史兵略 卷之九 漢 三十一

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

長者之事願人不能為耳

二十三年 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

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魏延為楊洪洪曰

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

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軍事

皆辦遂使印真初健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健為而

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

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二十四年 夏侯淵戰雖數勝曹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

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

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

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

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雲張郃引兵還

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杜襲與淵司馬

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

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

按陳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

以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

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

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於操操善之遣使假

郃節復以淮為司馬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胡氏

谷道險狹恐為備所邀截先以

軍遮要害之處乃進臨漢中 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

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

讀史兵略 卷之九 漢 三十一

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

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

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

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

死者甚多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為膽

也胡氏曰言其膽大能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夏五月

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操恐劉備北取武

都氏以逼關中間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

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既之武

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胡氏曰操蓋已棄武都而

自氏始劉備遣宜都太守扶風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房陵

太守蒯祺又遣養子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遠

軍與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按定軍山在漢中府

魏王丕以安定太守鄒岐為涼州刺史西平勸演

結旁郡作亂以拒岐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

守辛機皆自稱太守以應演武威三種胡復叛武威太守母耶

興告急於金城太守護羌校尉扶風蘇則則將救之郡人皆以

為賊勢方盛宜須大軍時將軍郝昭魏平先屯金城受詔不得

西度胡氏曰金城與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謀曰今賊雖

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

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

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

難卒離雖有詔命遠而合權專之可也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

讀史兵略 卷之九

三四

威降其三種胡與母耶興擊張進於張掖麴演聞之將步騎三

千迎則辭來助軍實欲為變則誘而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

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黃華懼乞降河西平按建安

西平即今西甯府是也涼州在其北張掖在涼州中分置

西酒泉又在張掖西金城治今蘭州府皋蘭縣

讀史兵略卷之十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昭烈帝章武元年 帝取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

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不

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

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

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眾帝皆不聽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

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

恤軍人帝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

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

順流奔孫權帝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於巫

讀史兵略 卷之十

一

進兵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西將

軍陸遜為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

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按巫今巫山縣

涼州盧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魏主召鄒岐還以京兆尹

張既為涼州刺史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胡七千

餘騎逆拒既於鷓陰口既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次出武威

胡以為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

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虞眾氣銳難與爭鋒既

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

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

數世也遂前軍顧美十一月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

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

戰救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河西悉平按陰口今靖遠縣且次胡氏以爲永昌縣在涼州西

二年 帝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領軍於夷道猗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閒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閒徐制其敵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帝自佷山通武陵使侍中襄陽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

讀史兵略

卷之十 漢

二

夷授以官爵遂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胡氏曰自三峽下夷陵連山登嶂江行其中迴旋湍激至西陵峽口始漫爲平流夷陵正當峽口故以爲吳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閏月遜將進攻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

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胡氏曰言一拔營之頭而兵也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別將杜路劉南等窮逼請降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燒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帝大慙悲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胡氏曰依險行兵敵視其衝情見勢屈將軍義陽傅彤爲後殿兵眾敵乘其懈至於失師此非天也將軍義陽傅彤爲後殿兵眾盡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沂江而退眾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

讀史兵略

卷之十 漢

三

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爲敵之走也亦死之初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被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眾心城半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圍兵果潰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帝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胡氏曰觀孔明此言不以漢漢主忽盛而不可阻且得上流可以勝也兵勢可然而不諫者以無常在於觀變出奇故曰孝直在必不傾危帝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胡氏曰曹公不追關羽陸遜不再攻劉備共初魏主聞帝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

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
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按夷道今宜都縣
在巫山縣建平今歸州夷陵今宜昌
府馬鞍山在其境白帝城夔州府也

魏主欲遣侍中辛毗尙書桓階往吳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
不受魏主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
不可倉卒制也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
東將軍臧霸出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
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
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
將軍楊繁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吳王以楊越
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十一月曹休在洞口自
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

讀史兵略 卷之十 四

念魏主恐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
憂色非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
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
守麻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
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會
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纜悉斷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
數吳兵迸散魏主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
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盧戰死吳將孫盛督
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為南郡外援按洞口胡氏據張遼賀齊王
歷陽江邊今東溝在六合縣自合肥順縣河出江也濡須自
裕溪口出江江陵中洲胡注以為即百里洲其洲自枝江縣西
至上明東至江津津北岸即江
陵故城據此是在江陵縣西南
三年 魏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漢漢吳朱

相分兵赴之既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漢漢兵未到
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請將業業各有
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君聞曹仁
用兵行師孰與桓耶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
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
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
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自
來尚不足憂况仁等耶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
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胡
曰油船蓋以牛皮為
之外施油以并水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將濟曰賊據
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
從自將萬人留橐皋為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

讀史兵略 卷之十 五

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初
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
餘愚以為可任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破
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擊卻之江陵中外
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
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
閒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
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為內應然覺而殺
之時江水淺隘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
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
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
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

一第 218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兵家類

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隘也三者兵家所
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
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
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
危不以為懼惟陛下察之魏主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
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
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魏主謂董昭曰君論此
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悉召諸軍還按胡氏引杜佑以為漢漢
巢縣西北秦皇嶺渚
中在江陵城東北

讀史兵略

卷之十

六

帝詔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
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
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
如父夏四月癸巳帝崩於永安諭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
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尊皇
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
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
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胡氏曰參署謂所行之事
參其同異而行之也若遠小嫌難
相違覆曠闕損矣胡氏曰違與也覆審也難於違
異難於覆審則事有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
猶棄傲驕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
董幼宰參署七年胡氏曰徐庶字元直
直並和字幼宰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
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

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詢前參事
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
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
者亮主簿義陽胡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容直入諫曰為
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
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
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
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
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
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
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
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容

讀史兵略

卷之十

七

卒亮垂泣三日初益州郡者帥雍圍殺太守正昂因士變以求
附於吳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圍為永昌太守永昌
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圍不能進使郡人孟獲
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嶺夷王高定皆叛應
圍丞相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
食足而後用之按益州今雲南省永昌今為府牂牁今貴
陽遵義等府越嶺今甯遠府及越嶺廳
尚書義陽鄧芝言於丞相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
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
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冬十月
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
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
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

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對亦願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帝禪建興二年 吳使張溫來聘自是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主每與帝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以印封之帝復遣鄧芝聘於吳吳主謂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吳王大笑曰君之

讀史兵略

卷之十

八

誠款乃當爾耶

魏主如許昌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修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魏主曰如卿意更當以虞遺子孫耶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不從爾尙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穎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於江乘胡氏曰植木於內以葦蔽其外為疑城假樓今淮甸諸郡城敵樓皆以葦蔽遮之聯綿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魏主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御龍舟暴風漂蕩幾至覆沒魏主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

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眾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晔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按許昌今在扶溝縣至陳州府入潁潁河至潁上縣入淮壽春即壽州在淮水南岸此水道也自此如揚州步道也江乘在句容縣北其府後復縣

三年 丞相亮率眾討雍闓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

讀史兵略

卷之十

九

願公服其心而已胡氏曰此馬謖所亮納其言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嶲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庾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牁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闔餘眾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嶲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爾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肅定夷漢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

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滇池胡氏曰池周迴二百餘里水深廣而未更見明縣南其下流入金沙

八月魏主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尙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魏主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逕路夜要之魏主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蔣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從之車駕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賊船令聚豫作土豚胡氏曰日錄作土豚廣韻作地作四五道賊船令聚豫作土豚

讀史兵略

卷之十

十

鎮水 過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過入淮中乃得還自譙循渦州東南循蒙城懷遠而至鳳陽也廣陵故城謂之蕪城在揚州府城北魏舟滯於高郵寶應之間故曰東近湖北臨淮精湖一作津湖在寶應縣界

四年 魏主還洛陽謂蔣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

吳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吳王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胡氏曰未廣五寸爲伐二伐相爲耦注云並 雖未及古人亦欲令與眾均等其勞也按亂離有草萊此富國之本也 吳交趾太守士燮卒吳王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變交州刺史呂岱以交趾絕遠表分海南三郡

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日海南三郡交趾九真日南也海東四郡蒼梧南海鬱林合浦也 遣良與時南入而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胡氏曰自漢末之亂南方之人率宗黨相聚爲兵以自衛 良畱合浦交趾栢鄰變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咎殺鄰兄治合宗兵擊不克呂岱上疏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往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知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畱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岱以燮弟子輔爲師友從事遣往說徽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斬之徽大將甘醴及栢治率吏民共攻岱奮奮擊破之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按交趾今東省會兵貴拙速不聞巧遲

讀史兵略

卷之十

十一

五年 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開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

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

讀史兵略 卷之十

十二

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禱允等之慢以章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詁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北陽平石馬亮辟廣漢太守姚伷為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有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按沔北漢中府沔水之北也陽平關沔縣西北即陽平關也姚伷進士人才所以濟時有而不用適以資敵魏主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

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過禦水賦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與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魏主乃止

初孟達既為魏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達心不自安丞相亮聞而誘之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

讀史兵略 卷之十

十三

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關塞以救達胡氏曰蓋吳兵向安橋而蜀兵向木關塞也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閒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西城即魏興郡今安縣在其西北木關塞在洵陽縣東南新成郡今郿陽府房縣在興安東南按孟達於次年正月為司馬懿所殺附記於此六年 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懿延曰聞夏侯楙主盾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林間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

食也胡氏曰魏置關於橋門以積粟民比東方相合聚尙二
十許口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
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
而無虞故不用延計胡氏曰由今觀之皆以亮不用延計為也
延計者知魏主之明略而可也亮之將亮之不用
取隴右且不獲如志况欲乘險倭倖盡定咸陽以西耶亮揚聲
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兵據箕
谷魏主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都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
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帝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
豫而卒聞亮出上下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
響震魏臣未知計所出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
之西拒亮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亮深加
器異昭烈帝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讀史兵略

卷之十

十四

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
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
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
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
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思若平生
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
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
也是以揚于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
何用討賊耶謖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
用及敗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
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進率將士而還亮既誅馬
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

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亮上疏請自貶三等帝以
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斂眾
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為鎮軍將軍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
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
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
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
月為冬賜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
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胡氏曰謂兵之今欲滅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
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
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躡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
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

讀史兵略

卷之十

十五

忘其敗矣胡氏曰善敗者不亡此之謂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
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膽智辟為倉曹掾使典軍事曹真討安
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
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按陳倉今中府東城縣東北自此
別支也其嶺橫亘西東在褒城南鄭城固洋縣之北又折而北
遂至西安府古長安也于午谷在西安府南抱龍谷西而南直
秦嶺若從斜谷則由褒中北歷鳳縣鎮南而西至郿縣之西隴右
在鳳翔以西箕谷胡注以為褒中北歷鳳縣鎮南而西至郿縣之
也天水今秦州南秦州今鞏昌府鞏西縣西北安定今平涼府境
皆隴右也街亭今秦州秦州秦州秦州秦州秦州秦州秦州秦州
斜谷向郿者而軍由鳳縣西北行出兩當嶽縣以疑兵據箕谷若
岸在褒城北注云置庫於此以儲軍資蓋庫必近水以便轉運
此沂褒水至赤崖以便向西陸運也後
吳王使鄧陽太守周劭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知者
胡氏曰所謂挑揚州牧曹休胡氏曰魏揚州只得漢之九
山越宗帥也令譙挑揚州牧曹休胡氏曰魏揚州只得漢之九
之地多為鮪乞遺親人齋糜以誘休言被譙懼誅欲以郡降北

求兵應接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飭魏主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眾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魏尚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鞋地也胡氏曰言其地險師行由之為所習挂進退不可也孫子地形篇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挂者可以往

讀史兵略

卷之十

漢

十六

彼可以來日通可若入無疆口在夾石東南宜深為之備龍以往難以返日挂表未報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並進衝休伏兵因擊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飭魏主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人望見遠軍驚走休乃得還遠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遠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遠以免

按東關即濡須口吳所築城也夾石在安慶府桐城縣胡氏曰九城志桐城縣北有挂車嶺石亭在潛山縣東北丞相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胡氏曰因祁山之亮上言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滄深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以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胡氏曰彼於西謂祁山之師也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

讀史兵略

卷之十

漢

十七

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董闓然後偽定一時耳胡氏曰困於南陽謂險於烏巢謂攻袁紹將淳于瓊時也偏於黎陽謂攻袁譚兄弟時也幾敗伯山謂與烏桓戰于白狼山時也殆死董闓謂與馬超戰時也危於祁連當考或曰關袁尚於祁連山時也况臣才弱偽定者言雖定一時之功而有功於算漢故曰偽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胡氏曰昌霸昌稀也李服蓋王服也與董承謀殺操被誅夏侯成謂攻孫權也李服蓋王服也與董承謀殺操被誅夏侯成謂攻漢中為先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為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

黃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往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胡氏曰亮意欲及魏與吳之也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穉跡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視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亮使郝昭鄉人斬詳於城外遙說昭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

讀史兵略

卷之十

十八

必死耳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壑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救之魏主召張郃於方城使擊亮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胡氏曰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向論其才則勢異耳故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按出散關向陳倉此與科正路今驛道也

七年 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來告朝臣以爲交之無益而

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毀情者求倚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離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胡氏曰和則雖傾國北伐不須東顧以備吳而魏權僭逆之罪未宜明河南之眾欲備吳不得盡西以抗蜀兵

讀史兵略

卷之十

十九

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充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爲界八年 魏曹真請由斜谷入寇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魏主從之使大將軍司馬懿沂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成入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魏主從羣議真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之胡氏曰詔以羣下真將與師送以詔爲據而行丞相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少府楊阜上疏曰諸軍始進便有

天雨之患稽閣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閒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况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眾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九月魏召曹真等班師按成固即城固縣屬漢中府胡氏曰赤魏兵亦漢水及從子午道入者皆會於城固故於此待之按洋州今洋縣九年 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名平亮帥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胡氏曰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歲多而行少宜可大用

讀史兵略

卷之十

二十

不可少使特行者數十里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眾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郃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諒布禽也遂進亮分兵兩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費曜等微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南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

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請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胡氏曰無當監蜀軍部之號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鄰而卒按祁山在今西和縣西北雍今南城在秦州西木門山亦在州西南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爾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胡氏曰喻以後主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己不辦之責又表帝說軍偽退欲以誘賊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

讀史兵略

卷之十

二十一

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士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救之曰吾與君父子勦力以獎漢室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謂至心感動始終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珍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棘夏也梓潼縣今屬梓潼十年 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魏主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胡氏曰海道自東萊浮海陸道自遼西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

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孝不乏職
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
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不聽豫等往皆無功

吳陸遜引兵向廬江魏人以爲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
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尙欲誘
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
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
遠壽春胡氏曰魏揚州治壽春距合肥二百里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
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
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
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既示天
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

讀史兵略

卷之十

二十三

無限必淮北爲守胡氏曰濟言望風移成吳必魏主未許寵重劫略無限將限淮以自守也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
攝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
城卻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
生於內矣尙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陽直口注以爲即也
也
十一年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奉表稱臣於吳吳
主大悅爲之大赦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
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爲燕王舉朝
大臣自願雍以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東
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
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

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劍而怒曰吳國士人
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眾中折
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
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
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
疾不朝吳主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公孫淵知吳
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吳主
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前卻
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於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
願沛不以爲恨陸遜等上疏諫吳主乃止吳主數遣人慰謝張
昭昭固不起吳主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吳主燒其門欲
以恐之昭亦不出吳主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

讀史兵略

卷之十

二十三

吳主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初張彌許晏等
至襄平公孫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張羣杜德
黃強等及吏兵六十人置元菟元菟在遼東北二百里太守王
贊領戶二百且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羣
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無異今觀此郡形勢甚
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
無根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羣等然之於是陰相結約當
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爲郡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眾
閉城門且羣德強皆踰城得走時羣病疽瘡著膝不及輩旅德
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固不復能前臥草中
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
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

主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救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魏主御龍舟東征滿龍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又吳吏士多疾病魏主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魏主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選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城得韓扁具知吾淵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對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胡氏曰謂敵既知權還料遜兵當退已分取之氣而有進截之慮則其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意恐動將至於或降或潰也

讀史兵略

卷之十

二十六

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胡氏曰巢湖口即今桐江口在歷陽口也河口即今漢口白圍今曰白河口在襄陽東北新市在京山縣安陸今安陸縣石陽在其南皆漢江夏郡地也魏司馬懿與丞相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

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珍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諳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胡氏謂字文偉亮不答繼之人士非高帝此後亦非乃所是月亮薨知之蓋蓋亦見蜀之人士無足以繼神者矣嗚呼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胡氏曰方亮之出也懿以為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及亮既死退軍懿案行其營壘處所以為天下

讀史兵略

卷之十

二十七

奇才觀此則知懿已料亮之心也五丈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而力不能制始為此言以安諸將之心耳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延儀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嫌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強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

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
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秘不發喪令禕往揣延
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當
自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
為楊儀之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作行圍部分令禕手
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
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奔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
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儀儀未
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
中羽檄交至帝以問侍中董允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
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
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

讀史兵略

卷之十

二十八

身尙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皆散延
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
蔣琬率宿衛諸營北行赴難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始延欲
殺儀等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
反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諡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於帝曰
成都府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
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卒如其所言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
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
也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
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
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

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
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
勸戒明也可謂誠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入谷入斜谷也北
長四百七十
里同為一谷

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常以職位游散
怏怏怨謗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汝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
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
後人不能故也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
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
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怨水鑑
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
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

讀史兵略

卷之十

二十九

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蜀人所在求為諸葛亮立廟帝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
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上言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斷其
私祭從之帝以左將軍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
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尋加琬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
史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
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吳人聞諸葛亮
卒恐魏承襲取蜀增巴郡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
分割漢人間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帝使右中郎將宗預
使吳吳主問曰東之與西魯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
也對曰臣以為東益巴耶之成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
不足相問也吳主大笑嘉其抗盡禮之亞於鄧芝巴郡即巴
陵今岳州

府巴陵縣是也永安即今夔州府

吳諸葛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眾議咸以為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番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連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越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開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蓬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吳主乃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使行其策按此指今言之東界湖州嚴州西界饒州南界廣信衢州吳會稽新都番陽四郡地也昔為深險今為通衢昔稱果勁今為懦弱盡信書

讀史兵略

卷之十

三十

則誤矣

十五年 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胡氏曰四部當會稽新都郡陽皆與丹陽鄰接山越依阻出沒故令各保其疆界也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胡氏曰使諸將入阨幽阻之地故謂之內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

讀史兵略卷十一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延熙元年 春正月魏主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胡氏曰討議臣或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魏主曰四千里征伐洛陽東北三千六百里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魏主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制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魏主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一

使羊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魏主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諱其行人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閒去淵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胡氏曰淺規不取深人吳君臣之為謀已不逃蔣濟所料矣按沓渚漢沓氏縣也今全州廳沙河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將步騎數萬屯

遼隨圍堊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眾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胡氏曰遼口遼水津渡之口也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眾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也胡氏曰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二

懿之語珪猶有疑辭蓋其急攻孟達豈特與糧哉懼吳蜀救兵至耳今賊眾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鈔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胡氏曰言善兵者因事而變化也賊愚眾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魏主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遂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橋樑鈎衝胡氏曰橋干也鈎衝其身橋樓車登之以望城中鈎衝梯也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卻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耶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為斬之若意

有未已可更造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衙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汝不肯而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于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懿既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遼東帶方樂浪元菟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悉聽之遂班師按襄平今陽州淵所都也遼今海城縣西首山今日手山在遼陽州西南遼水東岸梁水今牛莊東之鞍山河也帶方郡在元菟西南四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於吳主曰今天乘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泣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揚之地舉疆羸之數使疆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三

軍於隴右投諸葛瑾朱然大眾直指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許洛之眾勢必分離犄角並進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眾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咸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吳主不能用胡氏曰傾國出師決勝也吳主非不能用也夏四月吳全琮略淮南決芍陂胡氏曰芍陂在淮南開溝引淝水為子午渠開六門灌田萬頃諸葛恪攻六安朱然圍樊諸葛瑾攻相中胡氏曰魏時夷正權數兄弟三人部曲萬餘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木陸良征東將軍王凌揚州刺史孫禮與全琮戰於芍陂琮敗走荆州刺史胡質以輕兵救樊或曰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

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吳兵猶在荊州太傅懿曰相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六月太傅懿督諸軍救樊吳軍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大獲而還襄陽之樊城相中在南漳縣西南去襄陽百五十里大司馬蔣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胡氏曰關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故國謂之秦川險阻糧難卒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胡氏曰欲爭天下則當出兵秦川魏興上庸非其地也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人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帝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乃上言今魏跨帶九州根帶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四

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西有虞赴之不難請徙屯涪帝從之胡氏曰漢河之水自漢中涪水由興安而陽平武都二郡即規畫之不過廢地苟存爾由興安而西惟得陰平武都二郡即規畫之不過廢地苟存爾由興安而西難乃確論也魏人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閒使尚書郎汝南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閒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既漕通漕運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閒可積二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

眾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胡氏曰史突言鄧艾與屯田之利六年 吳諸葛恪遠遣諜人觀相徑要欲圖壽春太傅懿將兵入舒胡氏曰舒縣屬廬江郡春秋之故國也欲以攻恪吳主徙恪屯於柴桑步騭朱然各上疏於吳主曰自蜀還者咸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吳主答曰吾待蜀不薄鴻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閒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甯可復以此有疑耶人言苦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舒城縣柴桑今九江府德化縣魏征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王昶上言地有常險守無常勢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五

今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新野縣在南陽府七年 魏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夏侯元大將軍爽之姑子也元辟李勝為長史勝及尚書鄧颺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寇蜀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西至長安發卒十餘萬人與元自略口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胡氏曰自蔣琬屯涪蜀之重兵在焉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今宜先遣劉護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閒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強巨百餘里閉月帝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棋於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

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故日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者也曹爽兵距與勢不得進關中及氏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涪軍及費禕兵繼至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鄧處李勝與偉爭於爽前偉曰賊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太傅懿與夏侯元書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與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元懼言於爽五月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眾關中為之虛耗是歲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於大將軍禕帝乃以禕為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為禕之副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為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六

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欲效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按略谷府蓋屋縣西南郡縣東其南達漢中府洋縣之儻谷涪今綿州關城在沔縣西四十里蔣琬不住漢中而屯涪故策應不及與勢山在洋縣北黃金谷在洋縣東北胡氏曰自駱谷出扶風隔以中南山有三嶺一曰沈嶺近芒水二曰衙嶺三日分水嶺皆縣西南十二年 吳左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終日欽欽若在戰場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胡氏曰嚴鼓疾擊鼓也今人謂之搗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胡氏曰雖不出兵而常為行備敵人秋衛將軍姜維伐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欽等

守之聚羌胡質任侵偏諸郡魏征西將軍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不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乃使秦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麴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與秦相對秦曰兵糧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淮趣牛頭截其運路淮從之進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絕遂降淮因西擊諸羌鄧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維今卒還吾軍人少難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七

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維軍遂還胡注麴山在羌中宜在在引地形志五代志皆云在成縣恐非當在禮縣西南白水在階州西周屬南今之羌水下流入白水也洮城在岷州北十三年 魏征南將軍王昶上言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勢擊吳魏人從之遣新城太守南陽州秦襲巫秭歸荊州刺史王基向夷陵昶向江陵引竹緆為橋渡水擊之胡氏曰吳引江陵以北之地以限魏兵故昶為橋以渡水吳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致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十四年 魏王凌聞吳人塞淦水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遣將軍楊宏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宏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

為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胡氏曰掩者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耶頭凌面縛
 水次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凌既蒙赦加特舊好不復自疑徑
 乘小船欲趨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
 外乃遙謂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耶而乃引軍來
 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懿曰我甯負卿
 不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京師凌試索棺釘以觀懿
 意懿命給之五月甲寅凌行到項遂飲藥死徐水胡注云即前
除州至真州之除水也按除水自合肥至椒縣州江浦六合入
江塞以爲塘使限敵百尺堰蔡水入穎之堰在陳州府東耶頭
今沈邱縣東北項今項城縣屬
陳州府淮中在穎州府上縣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留單于
 呼廚泉於鄴分其眾爲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八

羅之子也爲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
 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胡氏
南單于留都雖有尊名日與部落疏而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
左賢王豹居外部族最彊其威日重也
 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
 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胡氏曰離國
爲二也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
 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胡氏曰鄧艾所陳先於徙戎論司馬師既從之矣然卒不能杜
其亂華之漸抑所謂漸出之者行之而不究耶豈天將啓胡羯
氏羌非人之所能爲也
 十五年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其後入寇淮南敗以
 內船遂廢不復治冬十月太傅恪會眾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
 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雷略守東

城引軍而還魏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
 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
 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
 遵鎮南將軍毋邱儉等各獻征吳之計魏人以三征計異詔問
 尙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
 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變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
 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
 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
 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
 又特重密胡氏曰謂設烽燧遠候望以羅落
邊面也羅布也落與絡同聯絡也開諜不行耳目無
 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微功
 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九

詔昶道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
 使還塋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
 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
 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邊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
 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
 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
 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
 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曰敵逸能勞之飽能
 饑之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十二
 月王昶攻南郡毋邱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眾七萬攻東興
 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救諸軍作
 浮橋以度陳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諸葛恪

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留贊唐咨為前部從山西上奉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即至東關遂據徐塘胡氏曰徐塘蓋近東關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場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韓綜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數為吳害吳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乘牛馬騾驢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按吳策東興堤以退巢湖欲使水不汎還敵不能追也注言為湖內之船所敗句不明晰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十一

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昶母耶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眾人雖皆心以為不可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恪亦不聽三月大發州郡二十萬眾復伐魏以滕允為都下督掌統開事

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與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希冀微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

其志胡氏曰費禕死諸臣皆出難下故不能裁制之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吳諸葛恪伐魏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胡氏曰合新城肥新城也困救必至至而圍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魏使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實強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眾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眾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胡氏曰謂維軍後無轉餉投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十一

中之眾解狄道之圍救母耶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虜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諸將何知吳兵已疲乃進救

兵秋七月格引軍去胡氏曰石營在董亭西南維蓋自武都出石營也按狄道州屬蘭州府洛門胡注謂在伏羌縣

初魏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其鄉里故愛之欽恃爽勢多所陵傲及爽誅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母即儉素與夏侯元李豐善元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十八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儉欽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十一

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胡氏曰魏制諸將出征及鎮守方面皆帶質任時淮南將士皆自內州出戍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以為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唯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鬪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與疾而東戊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於陳許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母即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師稱善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胡氏曰魏晉之制使持節督軍都督諸軍又次之假節行監軍又次之魏受漢禪以許昌為別宮屯重兵以為東南二方根本基言於師

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尙屯聚耳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而復救基停駐基以為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眾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虜略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為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穩水閏月甲申師次於灑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兵聞拙速未覩為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強寇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十一

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胡氏曰言儉欽之吳寇乘之而來則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之深淺有未可測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開基先到乃復還保項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雷贊壽春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鬪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

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
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閒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母邱儉文欽進不
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眾心
沮散降者相屬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兗州刺史鄧艾
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
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
未知所為欽子焉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
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軍驚帥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
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眾知之嚙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騫
見兵盛乃引還師與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
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失應
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焉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十四

乃與驍騎十餘推鋒陷陳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
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爲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
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母邱儉聞欽退恐懼夜走
眾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
潰遂奔吳母邱儉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
草中甲辰安風津民張屬就殺儉胡注豫州時治潁川按卽今
項城縣北潁水流逕其北項卽項城縣安風今在項縣
樂嘉城在商水縣去南頓之北四十里慎縣在潁上縣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贖
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
枹罕趨狄道魏征西將軍陳泰救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
泰軍到東西合勢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維戰
不利經輒渡洸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

之經已與維戰於洸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
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爲蛇
畫足維大怒遂進圍狄道幸未魏使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
軍與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以太尉孚爲後繼泰進軍隴西諸
將皆曰王經新敗賊眾大盛將軍以烏合之眾繼敗軍之後當
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螳螂螯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
有所不難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
險自保觀費待敵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
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
銳氣今乃與賊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感進兵東
向據棧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
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十五

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曰修櫓轅輜三月乃成拒堙三
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
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洸水帶其
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
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
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
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
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
守胡氏曰差擇也遣還王經所并治城壘還屯上邽泰每以一
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胡
氏曰故關謂漢時故邊關也在洸水西四郡謂隴西南安天水略
陽略陽魏爲廣魏郡晉曰略陽也高城嶺在首陽縣嶺上有城
洸州西首陽今渭源縣

十九年 姜維在鍾提魏人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惟安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士卒凋殘倉廩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胡氏曰言蜀船自涪或白水以上沮水山沮水入武都下辨自此而西北水路漸峻陸路小舟猶可入也魏軍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度隴而西皆陸行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外倉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秋七月姜維復率眾出祁山開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越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鍾提在岷董亭在鞏昌府安定縣西南南安即安定縣漢之獬道縣也武城山在其西南段谷在秦州東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漢

十六

二十年 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元鄧颺等友善元等死王凌母邱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出赦有罪以收眾心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爲死士因吳人欲向徐場請十萬眾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得士眾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胡氏曰魏郡縣皆置屯田凡屯田口悉官兵也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之計

遣長史吳綱將少子觀至吳珣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爲質司馬昭奉魏主及太后討諸葛誕胡氏曰昭若自行恐後有按兩宮爲變者故奉之以討誕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邛頭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吳使文欽全樺等救誕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眾突入城昭救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爲文欽外勢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於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壘甚峻文欽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漢

十七

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兗州刺史州秦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秦擊破朱異於陽淵異走秦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琳大發兵出屯錢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漿石苞州秦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琳琳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琳命琳怒九月己巳琳斬異於錢里辛未引兵還建業胡氏曰壽春之瑜呂蒙陸遜復生不能解也若孫琳能舉荆揚之眾出襄陽以向宛洛壽春城下之兵必分歸以自救諸葛誕文欽等於此時決圍力戰昭乃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勢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眾來而

不能進孫琳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為名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眾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為也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眾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琳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奈何舍此欲乘危微倖乎班彝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全釋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奔於是輝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翽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輝等說吳中怒釋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輝等帥其眾數千人開門出降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漢

十八

景耀元年 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釋又率眾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遂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壑復還城城內食轉竭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為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赴之眾不為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昭救之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司馬昭初圍壽春王基石

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為壽春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案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昭遣王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未移者甚眾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乘固志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于弟因鸞有滅吳之勢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漢

十九

城既不拔而眾死者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昭乃止胡氏曰是役也司馬昭改頭曰武邱按今沈北少東五里安豐在霍邱西南陽湖在霍邱之西襄陽在霍邱之南初昭烈帝西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敵至諸圍皆斂兵聚殺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殺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

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
帝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
城姜維自樂險要以開牧焉啓疆之心書此也蜀張本胡氏
日樂城在沔陽東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諸葛亮所築沔水
漢其北又北逕西樂城東而北流注於
漢按漢城在南鄭縣西樂城在其東
四年 魏襄陽太守胡烈表言吳將鄧由李光等十八屯同謀
歸化遣使送質任欲令郡兵臨江迎拔詔王基部分諸軍徑造
沮水以迎之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馳驛遣
司馬昭書說由等可疑之狀且曰夷陵東西皆險恆竹木叢蔚
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濡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要
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姜維之趣上邽文欽之據壽春皆深
入求利以取覆沒此近事之鑒戒也嘉平已來累有內難當今
之宜當務鎮安社稷懷柔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也昭累得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二十

基書意狐疑救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候節度基復
遺昭書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
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爾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昭於是罷
兵報基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
忠愛每見規示輒依來自已罷軍嚴既而由等果不降胡氏曰
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編以水及南陽之山都立襄陽郡則
今襄陽南漳荆門等地也沮水在今遠安居荆門之西
五年 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
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冬
十月維伐洮陽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初維以羈
族依漢身受重任與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
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帝曰皓姦巧專恣
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

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帝收皓
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
都司馬昭因是決計維於沓中而後蜀按胡氏曰洮水之陰
有會城曰洮陽城臨洮水杜佑以為即臨洮郡
城按即今洮州也侯和在其東沓中在其西南
魏司馬昭欲大舉入寇魏臣多以爲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
之昭諭眾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
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
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
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眾不過五萬今維維於沓
中使不得東顧直指賂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
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爲鎮西將軍
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爲蜀未有覺屢陳異議胡氏曰善
以陳異議也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勢而動此艾所 昭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姜
維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
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
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羣臣莫知按注云陽安關即陽
北陰平縣今階州文縣橋頭在文
縣北白水之橋也此白水即桓水
炎興元年 魏人大舉入寇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
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
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賂谷
于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璫
觀之子也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
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
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百不還客問其故寔

笑而不答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眾帝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合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初漢武與督蔣舒在事無稱帝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為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眾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胡氏曰使舒果迎戰亦未可保其必勝僉何為不設備耶關城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漢 二十三

失守僉亦舒率其眾迎降胡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僉形之子也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直攻姜維營隴西太守牽宏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眾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水與鍾會合會欲專車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

敵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胡氏曰陰平縣北六十里有馬閣山峻峭極險為難險鄧艾軍行至此路不得通乃懸車束馬造作棧閣始通江油因名馬閣又自文州青地嶺至龍州百五十里自北而南者右扇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道則德陽亭山谷高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圍涪於危殆蓋當馬閣山之路艾以擅自襄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胡氏曰山行相繼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於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漢 二十三

瑯邪王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遣子惠唐亭侯忠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此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子向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時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二百姓擾擾皆避山澤不可禁制帝使羣臣會議或以蜀之與本為與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胡氏曰南中七郡越嶲永昌也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

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
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胡氏曰京都謂洛陽魏都
謂京師為京都蜀方議降以古義爭之眾人皆從周議帝乃遣
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謹怒曰若理窮力屈禍
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
何降乎帝不聽是日謀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艾
至成都城北帝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
門降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
附使復舊業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帝所嚮乃引軍東入於
巴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鄴得帝敕命乃令兵悉
放仗送節傳於胡烈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
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帝赦罷兵降曰胡氏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二十四

守即魏延所置漢中諸圍之守兵也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魏之
入寇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
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
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
驅馳無有甯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
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
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
茲計立矣今蜀閣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傲競
於外利不修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
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按甘松今西固
江原之東在沓中南其由西和縣北之祁山趨成縣西之武街
文縣南之橋頭者在沓中東南斜谷最西在郿縣驛谷居中在
益屋于午谷最東在長安三道同趣漢中府也
南孔函谷在西固城南灤水南岸陰平今文縣白水即文縣南

之白水關今保甯府劍州北南棧口也江油縣屬龍安府白
水關據注引章懷言在梁州金平縣則非陰平之白水也在今
綿竹縣界德陽亭今劍州西北所謂景谷道也涪今綿州
縣竹縣在其西南百四十里巴即保甯府郫今三臺縣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二十五

此處為空白，僅有印章。

讀史兵略卷十二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晉紀 武帝泰始五年 帝有滅吳之志以尚書左僕射羊祜
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
鎮臨菑東莞王仙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祜懷遠近甚得
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成遷之卒以
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
之積祜在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待衛不過數十人
八年 王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
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為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固濬復
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詔濬罷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屯田軍大作舟艦別駕何攀以為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
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
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開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
召設當見卻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與造舟艦器仗
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
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柝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
吳郡吾彥取流柝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
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按吳時建平郡治今歸州
八月吳主徵昭武將軍西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猝被徵自以
失職且懼有說九月據城來降遣兄子璣詣洛陽為任詔以
闡為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交州牧
封宜都公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奕吾彥等討之帝遣

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
東監軍徐允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陸抗救西陵諸軍築嚴圍
自赤谿至於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
眾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
拔也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
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
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眾心聽令一攻
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
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
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
帥眾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救江陵督張咸作大
堰過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過水以船運糧揚聲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
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
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拒羊祜胡氏曰防北南岸使水軍督固慮拒徐允胡氏曰恐允順流東抗自將大軍憑圍對肇
胡氏曰憑長圍以對抗自將大軍憑圍對肇胡氏曰恐允順流東
胡氏曰憑長圍以對抗自將大軍憑圍對肇胡氏曰恐允順流東
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
即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
矢石雨下肇眾死者相屬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
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
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
萬口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吳主加抗都護吳主既克

西陵自謂得天功志益張大使衛士向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
于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為兼并之計按西陵

府東湖縣胡氏曰亦歸當在丹山故市即步騰故城非步

關所築郭洲之城也按昔在歸州界樂鄉在松滋縣東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

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誦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

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河遊獵常止晉

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

邊人皆悅服胡氏曰成伐吳之計者祜也凡其所為皆象吳也

信則吾祜與陸抗對境無間可乘故為是耳若日務修德

不知也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

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仇人

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

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晉 三

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

無傷也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苟勗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

衍嘗詣祜陳事辭其清辯祜不然之行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

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胡氏曰史

人之鑒為懷帝時王衍誤及攻江陵祜以軍渡將斬王戎戎

國也身張本夷甫衍字也之從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論多毀祜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

國羊公無德

十年 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

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

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凌小害也臣父遜昔

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

但失一郡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屯精

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關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

統千里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贏敵日久

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冲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宦

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遁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

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眾務并力備禦庶幾

無虞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

咸甯二年 羊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

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

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

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胡氏曰景元

是十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

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

讀史兵略 卷之十二 晉 四

險也昔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

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

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

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

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

成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

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

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

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吳緣江為國東

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甯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

於朝士則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

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

能持久弓弩戰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統尤以伐吳為不可祐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五年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帝甚悔之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為不任願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胡氏曰應募者或出於農畝或出於營伍或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乙丑以隆為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言不足信也帝不聽

讀史兵略

卷之十二

五

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按帝悔之者謂僕射李惠請討之而朝議以爲不足憂也馬隆選士之法可爲式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豹子淵幼而雋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雁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與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後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爲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

足平也孔恂楊瑛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惠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處士陳雷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爲吾患耳因歔歔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胡德度之不宏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此胡言晉將有亂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六

更立賢主則疆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胡氏曰此言指出賈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矣帝方與張華圍棋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高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帝乃許之以華爲度支尚書量計運漕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瑯邪王仙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爲諸軍節度馬隆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眾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陘隘乃作扁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眾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

讀史兵略

卷之十二

七

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帥萬餘落來降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胡氏曰武威之東有溫國水據此則涼州府東皋蘭縣北也太康元年 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胡氏曰以人力設險而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雷憲等壬戌不以人力守之無益也克荆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

八百汎舟夜渡江蕩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人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沉湘以南接於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邛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鶩直造秣陵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輒衡陽大兵既過荆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胡氏曰重鎮既破其餘當望風而靡也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大尉充移屯項胡氏曰項已定不復使預充南屯襄陽移屯項爲諸軍節度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曷皆降

讀史兵略

卷之十二

八

杜預與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莹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眾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莹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眾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胡氏曰大江北流自建西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眾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于

計恐士眾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
胡氏曰如梯之言吳人至此為三月梯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
計窮矣然梯之志節亦可憐也
 都尉張喬於楊荷喬眾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梯曰
 強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
 力少不敵故且偽降以緩我非真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為後患
 梯不從撫之而進梯與揚州刺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沈瑩帥
 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眾亂將軍薛勝
 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
 之大敗吳兵於版橋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梯梯不
 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
 取死梯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
 家丞相所識拔胡氏曰丞相謂諸葛亮也或曰謂諸葛瑾余
謂張梯襄陽人蓋亮在荊州識之於童幼也常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九

恐不得其死召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耶靚再三牽
 之不動乃流淚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為晉兵所殺并斬孫震
 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
 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
 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
 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
 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
 悅表陳預書及張梯敗死揚州別駕何惲謂周浚曰張梯舉全
 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懼今王龍驤既破武昌乘
 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
 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惲曰渾
 閻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

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
 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
 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
 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而進豈得一一
 須詔令乎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阻不進此鄙
 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
 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眾望旗而降濬兵甲滿
 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
 佞致位九列好與功役為眾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
 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吳
 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眾
 因曰唯遂並起收昏吳主駭駭追止已屠之矣陶濬將討郭馬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十

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息
 對曰蜀船皆小胡氏曰蜀船蓋以尋常蜀船今得二萬兵乘大
 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眾悉逃
 潰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仙皆臨近境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
 孫晏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
 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仙以請降又遣其羣臣書深自咎責且
 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
 志使者先送璽綬於琅邪王仙王寅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渚遣
 信要濬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
 濬戎卒入萬方舟百里鼓譟入於石頭吳主皓而縛與觀詣軍
 門降濬解縛焚觀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
 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胡氏曰吳有荆揚交廣四州漢獻帝
興平二年孫策始取江東魏文帝黃

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
 有備禦之有常雖稱執費而邊城不弛固守胡氏曰漢元帝
 罷邊塞守備侯應以為疆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
 不可所謂不弛固守也疆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
 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
 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自是四夷交
 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
 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
 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
 且苦漢人侵之禾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
 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傲任尙馬賢僅乃克之自此
 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為大魏興
 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十三

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
 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
 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傲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
 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
 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氣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
 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
 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
 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
 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遷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糜其道路之
 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
 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稍戛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關山
 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氏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

苦咸望甯息而欲使疲悴之眾徒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
 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氏為尙
 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
 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
 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出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
 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
 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健
 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
 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
 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傲事之終而不圖更制
 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胡氏曰車覆於前不可
 遵覆車之迹則後車又將覆矣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十四

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
 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胡氏曰氏
 必聚而侵掠晉朝欲弭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
 其善故當傾穀以給之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
 瞻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胡氏曰言關中居人戎狄居半今遷
 積之穀以約率之正此為濟行者以糜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
 得常居之半穀也此為濟行者以糜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
 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舉舉之小
 勞而忘永逸之宏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
 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
 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
 之際以一部太盟分為三率秦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
 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殺遠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
 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氏羌若有不

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胡氏曰劉淵之禍正始中母邱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榮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孽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夫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按中亭今武功縣地孟觀說殷有文武才用故也永甯元年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閻式詣益州刺史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馮該尚該許之朝廷論討趙廐功拜特宣威將軍弟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晉

十五

流奮武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廐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廐為己功復朝命不以實上眾咸怨之羅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備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遣閻式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健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尚舉別駕杜叟秀才式為叟說通移利害叟亦欲寬流民一年尚用冉苾之謀不從叟乃致秀才版出還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廐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胡氏曰流民以朝命驅使還本猶恐其不去况欲設關以奪取其資財是速之為亂也尚移書梓潼太守張演於請要施關搜索資貨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特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民移辛冉求自寬冉大怒

遣人分勝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弟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郡會豪李任閻趙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眾旬日開過二萬人流亦眾眾數千人特又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見營柵衝要謀掠流民歎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李苾意不可回乃辭尚還綿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氏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越之不以理眾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綿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從之胡氏曰等之請冬十月特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晉

十六

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所虜矣宜為決計胡氏曰決之也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會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眾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眾殺田佐會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胡氏曰辛冉為廣漢太守故稱之尚言冉輕用兵為特所敗使其勢愈張也今若之何於是六郡流民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以相鎮統又以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驥為驍騎將軍進兵攻冉於廣漢尚遣李苾費遠帥眾救冉畏特不敢進冉出戰屢敗潰圍奔德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論閻式式復書曰辛冉傾巧會元小豎李叔平非將帥之才胡氏曰李叔平式前為節下及杜景文論留

徙之宜胡氏曰晉人稱方面專征之人懷柔梓執不願之但往日乃至隨穀庸胡氏曰謝往日流民初至蜀之時無一室五分復值秋涼乞須冬熟而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刀以致為變即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特以兄輔弟賊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恭上官品任斌楊哀上官惇等為將帥閻式李遠等為僚佐羅尚素貪殘為百姓患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頗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絲柳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按廣漢今潼川府遂南縣德陽今劍州西太安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羅尚保太城遣使求和於特蜀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十七

民相聚為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撫之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惇書曰納降如受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為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尚岱以阜為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陽太守任斌共拒之岱阜軍勢甚盛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尚曰李特散眾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使叡夜縋出城宣旨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許降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出省家特許之遂還報尚二月尚遣兵掩

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大懼李蕩李雄收餘眾還保赤祖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阜破德陽獲卷碩任斌退屯涪陵三月羅尚遣督護何冲常深攻李流涪陵民藥紳亦起兵攻流流與李驥拒冲乘虛攻北營氏苻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會流等破深紳引兵還與冲戰大破之成伯率其黨突出詣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北中牙而死朝廷遣侍中劉沈假節統羅尚許雄等軍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容雷沈為軍師道席遠代之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岱孫阜將至甚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李驥李雄迭諫不納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為質於阜軍胡兄離為梓潼太守聞之自郡

讀史兵略 卷之十二

十八

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為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從奈何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說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為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眾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阜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荊州軍遂退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胡氏曰赤祖當在綿涪州按胡注極確新野王叡為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為亂荊州以壬午詔書發武勇赴益州討李流號壬午兵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書督遣嚴急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縣官長皆親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復屯聚為羣盜時江夏大稔民就食者數千口張昌因之誑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眾於安陸石巖山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從之昌遂據江

夏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爲民主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河間
所在起兵以應昌旬月間眾至三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髻詔
遣監軍華宏討之敗於障山款上言妖賊大羊萬計絳頭毛面
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勅諸軍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騎校
尉劉喬爲豫州刺史甯朔將軍沛國劉宏爲荊州刺史於是劉
喬屯汝南劉宏及前將軍趙曠平南將軍羊伊屯宛昌遣其將
黃林帥二萬人向豫州劉喬擊卻之詔以劉宏代款爲鎮南將
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宏以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參軍蒯恒
爲義軍都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黨石冰寇
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攻破江州別將陳貞攻武陵零
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冰於
是荆江徐揚豫五州之境多爲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七

人專以劫掠爲務劉宏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劉喬遣其將李
楊等向江夏侃等屢與昌戰大破之前後斬首數萬昌逃於
下雋山其眾悉降初陶侃少孤貧爲郡督郵長沙太守萬嗣過
廬江見而異之命其子結友而去後察孝廉至洛陽豫章國郎
中令楊暉薦之於顧榮侃由是知名既克張昌劉宏謂侃曰吾
昔爲羊公參軍謂羊祜謂吾後當居身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
時荆部守宰多缺宏請補選詔許之宏敘功銓德隨才授任人
皆服其公當宏表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而望淺
更以宏增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宏下教曰夫治一
國者宜以一國爲心必若親姻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
女婿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
酬報詔聽之宏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

按襄陽在桐柏縣西南安陸縣屬德安府石梁山在其南里
江夏胡注云在安陸縣東南胡氏引孫宗鑑曰自蔡州南至信陽
在安陸縣東四十里安陸縣東南胡氏引孫宗鑑曰自蔡州南至信陽
軍始有山路通至安陸又兩驛至復州皆平地南至大江並
無耶陵之阻渡江至石首始有淺山謂之竟陵者陵至此而竟
謂之石首者石至此而首也按竟陵今安陸府天門縣也下雋
山今通城縣之山

河間王容舉兵攻長沙王又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許之聞
昌已平因欲與容共攻又盧志諫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
時望美矣今若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之事也參軍魏郡
邵續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
一手可乎穎皆不從八月容穎共表又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
元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請誅元之商遣又還
國詔曰容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當親率六軍以誅姦逆其以
又爲大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容以張方爲都督將精兵

讀史兵略

卷之十二

七

七萬自函谷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
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超
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羈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
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孫惠與機親厚勸機讓都督於粹機
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列軍自朝歌至
河橋鼓聲聞數百里乙丑帝如十三里橋太尉又使皇甫商將
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己巳帝還軍宜武塲庚午舍於石樓九
月丁丑屯於河橋壬午張方襲皇甫商敗之甲申帝軍於芒山
丁亥帝幸偃師辛卯舍於豆田大將軍穎進屯河南阻清水爲
壘癸巳羊元之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申幸緱氏擊牽秀走
之大赦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胡氏曰白沙在鄴城東南
里橋在洛城西去城十三里按富平津在孟縣南即杜預所造
河橋也宜武塲在洛城北面芒山在城西北偃師縣在洛城東

北豆田胡氏引晉書五行志謂在洛城東清水胡氏謂為清濟之水則今榮澤縣也似同遠疑今洛陽東羣縣之濁水如今人呼苦水鋪為甜水鋪矣

太尉又奉帝討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退屯十三里橋眾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為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既戰勝以為方不足憂聞方壘成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為又穎兄弟可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穎令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因致書於穎為陳利害欲與之和解穎復書請斬皇甫商等首則引兵還邽又不可穎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塢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春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公私窮踧米石萬錢詔命所行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二十一

一城而已胡氏曰京師危蹙如此又難戰勝安得入耶按此見以為確今方決之則水也千金塢在洛城東舊堰穀水也下而水碓不春矣

永興元年 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宏求糧宏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荆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宏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李興願留為宏參軍宏奪其手版而遣之又遣治中何松領兵屯巴東為尚後繼於時流民在荆州者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宏大給其田及種糧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流民遂安按江陽縣今瀘州巴東今夔州巴郡今重慶涪陵今彭水縣七月己亥東海王越奉帝北征以越為大都督徵前侍中稽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

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眾十餘萬邾中震恐太弟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眾五萬拒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今主上為羣小所逼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耶陳診二弟匡規自邾赴行在云邾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己未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稽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已六聖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胡氏曰桃以夏熟者進御秋桃非所以奉至尊而奉之惟所無也穎遣盧志迎帝庚申入邾大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胡氏曰就謂帝為惡恩甚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二十一

魏土地記曰邾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按今安陽縣為彰德府附郭縣蕩陰今湯陰縣又在安陽南是年三月立成都王穎為皇太弟十二月復廢為成都王

太弟穎怨東安王繇前議八月戊辰收繇殺之初繇兄琅邪恭王觀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胡氏曰導參東海王越軍事 導敦之從父弟也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邾恐及禍將逃歸穎先勸關津無得出貴人胡氏曰關立於經塗要會處以譏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胡氏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胡氏曰元帝中興事始此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邾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

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為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敵首就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與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維胡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眾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眾所能禦也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眾果可發否就能發之鮮卑烏桓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內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二十三

孰不願為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嬴疎屬胡曰東嬴公騰宣帝弟東武侯趙之孫故云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耶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而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胡曰類幸如淵之言願殿下撫勉士眾靖以鎮之淵請為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三部泉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為鹿蠡王胡氏曰光武初南單于城單于所徙庭也按今汾州府永甯州東北也離石即永甯州

二年 劉宏遣劉喬及司空越書欲使之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宏又上表曰白頌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今日為忠明日為逆翻其反而胡氏曰言是非反覆之易同父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

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鬪自效於下荏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天下大亂宏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與發手書守相丁甯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宏以從橫之事宏怒斬之胡氏曰益州之破辛冉從橫說之耶史言劉宏忠純

初廣陵度支陳敏討平石冰之亂遂自謂勇略無敵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敏以喪去職司空越起敏為右將軍前鋒都督越為劉祐所敗敏請東歸收

讀史兵略

卷之十二

二十四

兵遂據歷陽叛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東歸至歷陽敏為子景安卓女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皆棄城走敏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陽內史周玘為安豐太守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為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老疾就加秩命循詐為狂疾得免乃以榮領丹陽內史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為己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舻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盡懷散帶芥之嫌塞讓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命僚佐推已為都督江東諸軍事

大司馬楚公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被中詔自江入沔漢奉迎鑾駕太宰容以張光為順陽太守帥步騎五千詣荊州討敏劉宏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汝南應詹督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隨郡內史扈懷言於宏曰侃居大郡統疆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宏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宏以自固宏引為參軍資而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况大丈夫乎敏以陳恢為荊州刺史寇武昌宏加侃前鋒督護以禦之侃以運船為戰艦或以為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庾初張光苗光共破錢端於長岐南陽太守衛展說宏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宏曰宰輔得失豈張光

讀史兵略 卷之二十三 三五

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按歷陽今今霍邱縣順陽今淅川縣東胡氏曰張光傳長岐之戰光設伏於步路苗光為水軍藏舟於沔水據此長岐在江夏郡界疑今縣地光熙元年 甯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疆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眾夷遂圍州城李毅疾病救援路絕乃上疏言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斃若不垂矜恤乞降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辟若臣已死陳尸為戮朝廷不報積數年子釗自洛往省之未至殺卒殺女秀明達有父風眾推秀領甯州事秀獎厲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多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按五苓夷甯州附塞部落之名今雲南曲靖等府即甯州也懷帝永嘉元年 陳敏刑政無章不為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為患顧榮周玘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遺榮等書曰陳敏盜

據吳會命危朝露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更辱身委人之朝降節叛逆之黨不亦羞乎皇與東返俊彥盈朝將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士耶榮等素有圖敏之心及得書甚慙密遣使報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已為內應剪髮為信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其弟廣武將軍昶將兵數萬屯烏江歷陽太守宏屯牛渚敏弟處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司馬錢廣周玘同郡人也玘密使廣殺昶宣言州下已殺敏敢動者誅三族廣勒兵朱雀橋南敏遣甘卓討廣堅甲精兵悉委之顧榮慮敏之疑故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耶榮乃出與周玘共說甘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茲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

讀史兵略 卷之二十三 三六

安然坐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兩首送洛胡氏曰江臨江者也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胡氏曰橋即朱雀橋也建業城與玘榮及前松滋侯相丹陽紀瞻共攻敏敏自帥萬餘人攻卓軍人隔水語敏眾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胡氏曰顧榮為丹陽太守馬玘今皆異矣汝等何為敏眾狐疑未決為安豐太守故以稱之今皆異矣汝等何為敏眾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揮之眾皆潰去敏單騎北走追獲之於江乘數日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處曰我負卿卿不負我遂斬敏於建業夷三族按烏江今江甯府城南秦淮水上橋西陽夷寇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略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

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胡氏曰凡戰非有智巧力者莫過於朱伺之說矣按西陽今光州光山縣其時山林未開故謂之蠻山也

七月己未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胡氏曰時周顒鎮揚州之江南九月戊申睿至建業

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視導使睿

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願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

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

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下臺為從事中郎周玘為倉曹屬琅邪劉超為舍人張闓及魯國孔衍為參軍登粹之子闓昭之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晉 二十七

曾孫也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胡氏曰新謂自中原來者舊謂江東人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

為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胡氏曰史言元帝能用王導所以興於江左

荀唏追擊汲彘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與石勒收餘眾將奔漢冀州刺史譙國丁紹邀之於赤橋又破之桑奔馬牧勒奔樂

平休傅越還許昌加荀唏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丁紹甯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皆假節唏屢破疆寇威名甚盛善治繁

劇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晡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晡不許曰吾不以王濬貸人將無後悔即固求之晡乃以為督護後犯

濬晡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胡氏曰荀晡字道將按荀晡破汲在臨清州西馬牧在平定州樂平府縣建安中所置縣也

三年 帝之為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即位以播為中書監繆允為太僕卿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

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太傅越疑朝臣貳於己乃誣播等欲為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

於帝側付廷尉殺之胡氏曰越因繆播兄弟以克河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

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

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日食二萬錢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

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問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

讀史兵略 卷之十二 晉 二十八

已死矣胡氏曰何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司馬光曰何曾議武帝偷情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

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具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為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為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

又攻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

景為平虜將軍胡氏曰劉淵之識略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眾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胡氏曰石勒起能如此此其所以以趙郡張賓為謀主刁膺為股肱安孔萇

支雄桃豹遂明為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淵

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愿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爲軍功曹勳靜咨之漢主淵以王彌爲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西澗勳敗肅於封田皆殺之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開出我雖有數萬之眾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爲固以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眾耶融退曰彼善用兵曠聞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於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閒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晉 二十九

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初匈奴劉猛死右賢王去卑之子誥升爰代領其眾誥升爰卒子虎立居新興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漢劉琨自將擊虎秋八月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爲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怠不設備九月宏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王浚遣祁宏與鮮卑段務勿塵擊石勒於飛龍山大破之勒退屯黎陽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胡氏曰西明門洛城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顯壬戌聰南屯洛水過洛城南胡氏曰洛水淵救聰等還師聰固請留攻洛陽戊寅聰親新嵩山留平晉將軍安陽王厲冠軍將軍呼延朗督

攝留軍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厲赴水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陝糧食不支數日胡氏曰聰自宜陽而東又南進屯於洛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水既爲晉所敗運車在陝糧道隔絕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襄糧發卒更爲後舉下官亦收兵殺待命於兗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胡氏曰西明門封田按今洛安府壺關縣境也長平今澤州府高平縣西北長子在共北屯留長子北襄垣又在屯留北皆屬潞安府新興郡在今嵐縣飛龍山在正定府獲鹿縣南四十五里黎陽今洛縣四年 太傅越徵建威將軍吳興錢璿及揚州刺史王敦璿謀殺敦以反敦奔建業告琅邪王睿璿遂反進寇陽羨睿遣將軍郭逸等討之周玘糾合鄉里與逸等共討璿斬之玘三定江南胡氏曰惠帝永興元年玘在冰永嘉容以玘爲吳興太守於其元年討陳傲今又休論是三定江南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晉 三十

鄉里置義興郡以旌之按陽羨今常州府宜興縣胡氏曰時分義興郡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於是馮翊嚴巖京兆侯脫各聚眾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眾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於漢亂之初生率由饑餓荒殘即饑饉也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征南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於涅陽爲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河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汴口聞簡敗眾散而還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

王衍以為不可賣車牛以安眾心今襄陽府宜城縣地自來京師仰漕於外王衍無謀惟知靜養宜其及也

太傅越既殺王延等大失眾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於是宮省無復守衛荒僅日甚殿內死人交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

五年 太傅越既與荀晞有隙河南尹潘滔尚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鈔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賜晞手詔使討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於項秘不發喪眾共推衍為元帥衍不敢當以讓襄

陽王範範亦不受範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夏四月石勒率輕騎追之及於苦縣甯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王潛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眾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阿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紛勒謂孔叢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胡氏曰勒欲存之以其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剖越柩焚其

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何倫等至前倉遇勒戰敗東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

按昔縣今歸德府鹿邑縣前平城在共西南南海倉今許州長葛縣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轅轅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曜殺太子詮吳王晏竟陵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王林右僕射曹叡尚書閻邱冲河南尹劉默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遷帝及六璽於平陽石勒引兵出轅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尚書盧志奔并州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初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自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耶胡氏曰河南縣屬河南尹周東都里平昌門洛城南面東頭第一門宣陽門南面東來第四門按河南在洛陽城西四十里平昌乃東頭第二門東陽門東面中門西明門西面中門牛陽府應所都也

人時人謂之百六揀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為軍諮祭酒前
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下壺為從事中郎江甯令諸葛恢歷陽
參軍陳國陳頤為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為西曹掾甘卓為湘
州刺史周訪為尋陽太守又以揚武將軍陶侃為武昌太守
王彌與石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劉暉說彌使召曹嶷之兵以圖
勒彌為書使暉召嶷且邀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勒游騎獲之
勒潛殺暉而彌不知彌問勒擒苟晞心惡之以書賀勒曰公獲
苟晞而川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
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
衰誘而取之時勒方與乞活陳午相攻於蓬關彌亦與劉瑞相
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曰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
今天以王公授我矣陳午小豎不足憂王公人傑當早除之勒

讀史兵略 卷之十二

三十三

乃引兵擊瑞斬之彌大喜謂勒實親已不復疑也冬十月勒請
彌燕於己吾彌將往長史張嵩諫不聽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
眾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
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
慰其心苟晞王讚潛謀叛勒殺之并晞弟純勒引兵掠豫州
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陂初勒之為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
相失劉琨得之并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將軍用兵如
神所向無敵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
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故也成敗之數有
似呼吸吹之則寒嘘之則溫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匈
奴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
所知君當送節本朝吾自夷難為効胡氏曰勒書意度雄遺琨

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為軍中
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
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
勒以為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眾嚴而不煩莫敢
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按蓬關在開封府許州
南葛陂今汝南府新蔡縣

周顛奔琅邪王睿睿以顛為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
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卑弱
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
無復憂矣胡氏曰王導比管仲也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顛中坐歎
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
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眾皆收淚謝之

讀史兵略 卷之十二

三十四

陳顯道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
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
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宏雅政事者
為俗人王職不恤墮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
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
冀耳導不能從胡氏引金陵覽古曰新亭在江甯縣西南二十里
西善橋

李璩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九津託為璩報仇胡氏
喜連木九津二部也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連年為寇東夷校尉
封釋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鹿者甚眾鹿
稟給遺還願留者即撫存之鹿少于鷹揚將軍翰胡氏曰據載
鹿兒數鹿第三子言於鹿曰自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

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災為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龐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率眾東擊連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眾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龐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封釋疾病屬其孫亦於龐釋卒龐召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主簿俊幽州參軍抽來奔喪龐見之曰此家扞云千斤健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龐龐以抽為長史俊為參軍胡氏曰史言封氏諸子遂為慕容佐命之臣按李璠與素與璠有隙因乘虛襲殺璠故璠卑為報仇史言慕容翰及封釋子孫見得人以與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三五

江南之眾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為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死者大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耶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胡氏曰言其不逆計勝敗但勇於赴敵耳各賜鎧馬一疋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奉乎去年既殺王彌不當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鄰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

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為吾不利耶胡氏曰其力之不足以為自保之計亦自量將軍宜使輔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輔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曰君既相輔佐當共成大功奈何連勒孤降此策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告耳於是黜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瞻追奔百里前及勒甲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退還壽春按葛陂在汝南府故津也胡氏引水經注曰鄆城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為之基漢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至東燕聞汲郡向冰聚眾數千壁枋頭勒將濟河恐冰邀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黃中未上宜遣輕兵開道襲取以濟

讀史兵略

卷之十二

三六

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濟河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鄆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眾降於勒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眾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粟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鄆襄國國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壘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急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

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為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上黨公按東燕即延津坊頭胡氏引水經注曰漢水至黎陽下大木以成橋過水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曰坊頭按今滄州西南八十里洪門渡也文石津在延津東北棘津在其稍西冀國今順德府邢臺縣

代公猗盧遣其子六修及兄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瑋箕澹率眾數萬為前鋒以攻晉陽猗盧自率眾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為之鄉導六修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自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榮鎮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十一月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擒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三七

劉豐斬邢延等三千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闕皮肉山為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琨未可滅也遣現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而還畱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現徙居陽曲招集亡散按劉首陽劉琨求救於代故猗盧救之汾東當在陽曲縣界晉陽為太原縣西北五里藍谷共山南面谷名非魏收志石艾之蒙山也高陽山一作牢山在太原縣東北四十五里非注所云今壽陽縣也從居陽曲今山西省會與劉琨隔汾水且近代之援也

攻其將攻城勒眾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墜未固糧儲不多彼眾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眾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為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柸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北城其大眾遠來戰鬪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繫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胡氏引墨子備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雜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入突門四尺中置突門旁為索光甞狀又置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葉薰之也杜佑曰突門盤城內為閭門多少隨事出擊其無備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被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為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胡氏曰見其釋仗而寢

讀史兵略 卷之十二

三八

逐之入其壘門為勒眾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疾陸眷收其餘眾還屯渚陽勒質末柸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鴛諫曰今以末柸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為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柸三弟為質而請末柸諸將皆勒勒殺末柸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為王後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役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於渚陽結為兄弟疾陸眷引歸王昌不能獨畱亦引兵還勒召末柸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還遼西末柸在塗日南向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胡氏曰孫武所謂親而離之此其逆之矣然段氏專心附勒者

末桓也若匹碑文游綸張豺請降於勒按范郡今屬德府任
出那泰西北東遠邪臺北內邱南在縣北而大隆洋湖注非也

愍帝建興元年 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

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現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

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逃居京口糾合號健言於睿曰晉室之

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

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

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

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

不給鎧仗使自招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

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

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胡氏曰孫權自吳徙丹徒曰京城有京

讀史兵略 卷之十二 晉 三十九

故曰京口按今鎮江府城也淮陰今清河縣

周顛屯潯水城為杜弼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弼退

保冷口侃曰弼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弼果來攻

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弼遁歸長沙周顛出潯水投王敦於豫

章敦畱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荆

州矣乃表侃為荊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顛復以為軍

諮祭酒按杜弼攻王澄澄擊於唐今澧州安鄉縣也澄棄

流民叛也杜弼治狼狽今公安縣也尋胡命周顛代之而建平

陽而潯水亦非注所云也考澧州有潯水楚辭望陽兮極

也故傳寫以潯為沔江注言即沔口按沔口今漢口在漢陽

縣北沔口在縣西南

漢趙染謂中山王曜曰麴允率大眾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

使染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冬十月庚寅夜入外城帝奔射雁樓

染焚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辛卯且退屯逍遙園壬辰將軍

麴璽自阿城帥眾五千救長安癸巳染引還璽追之與曜遇於

零武璽兵大敗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襲之漢兵

大敗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曜引歸平陽胡氏曰龍尾者依城

築道險峻漸高登陴所由之道也按郡今城坡道遙園在城

北阿城在城西零武今咸陽縣東有靈武故城一名零武鄉

二年 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張威等起兵逐楊難

敵難敵去威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為成有

成主雄以李鳳為梁州刺史任回為甯州刺史李恭為荊州刺

史雄虛已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驥養民於內李鳳等招懷於

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

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希民

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

讀史兵略 卷之十二 晉 四十

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漢嘉夷王冲歸朱提審昭建甯黎

疊皆歸之已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常憂琅邪微弱遂為

石勒所滅以為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朝無儀品

爵位濫溢更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

也按楊難敵地今成縣漢中今漢中府城北界也涪陵今彭水

南建甯今曲靖府南甯縣成西南界也

石勒纂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

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吾後患乎

勒曰然為之奈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

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

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

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修葺於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

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
 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復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殺
 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於
 劉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胡氏曰浚琨
而不自覺宜其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
 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
 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眾不敢復言浚
 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此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
 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
 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浚乃走出
 堂皇勒眾執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
 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強兵坐觀本朝傾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四十一

覆會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
 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浴生以五百騎
 送浚於襄國浚自投於水東而出之斬於襄國市籍浚將佐親
 戚家資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餘斛
 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置
 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
 獻捷於漢按易水下注巨馬河在今保定府新城縣
 三年 陶侃與杜弼相攻弼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弼
 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
 甯有白頭賊耶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侃知可動復
 遣使諭之截髮為信貢遂降於侃弼眾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
 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胡氏曰

之與安按南平今公安縣

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琦為安南將軍監荆梁益甯四
 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會迎琦於襄陽為兄子娶琦
 女遂聚兵萬人與琦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弼乘勝進擊會有
 輕會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
 會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會於石城會軍多騎兵密開門
 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時苟崧都督荊州江
 北諸軍事屯宛會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城
 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
 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
 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會乃遁去會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
 以自效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會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四十二

此人不死州土未甯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會為外
 援不從
 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
 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
 畱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麋為荊州
 刺史荊州將吏鄭攀馬雋等詣敦上書畱侃敦怒不許攀等以
 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眾情憤惋又以麋忌吳難事遂帥其徒
 三千人屯涇口西迎杜會麋為攀等所襲奔於江安杜會與攀
 等北迎第五琦以拒麋麋督諸軍討會復為會所敗敦意攀承
 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
 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詔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
 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

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宏詣機降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宏為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宏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宏遣使偽降侃知其謀進擊宏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於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宏詣王敦降廣州遂平侃在廣州無事輒胡運百錢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晉 四三

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按漢口今漢地彭林今壽州府貴縣南始興今韶州府小桂胡氏謂為桂林南貞白謂為桂陽恐皆非此當在肇慶府界未詳所在爾非小神下相之比也四年 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昌大都督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遠城縱火煙起蔽天使反問給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眾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礮石谷允奔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而士卒離怨關中危亂允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曜獲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曜素聞充賢募生致之既見賜之

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召見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八月曜逼長安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宏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漢兵強不敢進相國保道胡崧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琳退保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饑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眾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麴允屑之為粥以供帝既而亦盡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一 晉 四四

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索琳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琳以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欺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琳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甲午宗敞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與觀出東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麴允自殺漢主聰以允忠烈贈車騎將軍諡節愍侯以索琳不忠斬於都市胡氏曰晉北地郡領泥陽富平二縣按泥陽今耀州

高平即今高平縣石谷今同官縣北之石盤山靈武今威陽縣東有靈武故城并在今甯夏府界之靈武也淮陽依胡注及指淮水之北今三原高陵澤陽等縣皆是也

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於坊城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猗盧之眾欲因其銳氣以討勒其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數外鈔胡賊之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悉發其眾命澹帥步騎二萬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精強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兵雖眾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強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為前鋒都

讀史兵略 卷之二十一 晉 四十五

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為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澹軍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奔代郡韓據棄城走并土震駭樂平今平定州南建安中置郡當依作沾漢沾縣新與郡非故地也按此在極確此廣牧在平定州壽陽縣千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胡氏曰城府者多不能寬容任數用術者多不能用人而宣帝能之也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

無具瞻之貴朝為伊周夕成築跡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胡氏曰言所取者非所取也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

讀史兵略 卷之二十二 晉 四十六

黜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胡氏曰劉寔字子雅制丸班而不得用劉頌字班之制九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于舅姑有殺戮妾媵胡氏曰二事皆賸賈后為之倡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讀史兵略卷之十三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元帝建武元年 二月漢主聰使從弟暢帥步騎三萬攻榮陽太守李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兵猝至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許降於暢暢不復設備大饗渠帥皆醉矩欲夜襲之士卒皆懼矩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眾皆踊躍爭進矩選勇敢千人使誦將之掩擊暢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胡氏曰戰國時韓威在新鄭按今新鄭縣屬開封府宏農太守宋哲奔江東辛巳至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晉

兼及官屬等共上尊號王不許兼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從之立世子紹為王太子封次子哀為琅邪王奉恭王後又以王敦為大將軍王導為驃騎將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資循為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嶠羨之弟子也嶠之從母為現妻現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為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沒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

江東為四海所係屬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胡氏曰晉室雖衰慕容苻姚之與其初皆借王命以自重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八月杜曾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王廙將赴荊州雷長史劉浚鎮揚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曾猶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胡氏曰言當大為未可使西廙性矜厲自用以伺為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口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為曾所圍到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雋從曾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晉

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雋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廙於甌山病創而卒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河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眾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胡氏曰揚正衡曰甄音堅戰陳有左右甄拒方陳訪於陣後射雋以安眾心令其眾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允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允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

人自行酒飲之數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會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會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會曉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會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荆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按揚州壘今安陸府天門縣川縣地女觀湖在江陵縣東北沔口今漢口鎮太興二年平州刺史崔恣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恣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恣不從三國會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崔恣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恣詐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三

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胡氏曰兵法所謂合則離之慕容廆有焉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廆曰悉獨官舉國為寇彼眾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眾足以禦寇翰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閒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他慮非策之得者也且示眾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廆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倚其無備必破之策也廆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

翰翰知之詐為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為吾忠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廆使其子就與長史裴疑將精銳為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間廆至驚悉眾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眾皆惶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按徒河縣今錦州府在錦州府三年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飢得米以為逖士眾豐飽益懼胡氏曰先以囊盛土運之潛所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四

以疑之也又使人擔米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邱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耶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秋七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胡氏曰居兩界之上者聽其兩屬因以為閒時遣游軍偽鈔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胡氏曰逖范陽人其祖父墓在焉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

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遼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遼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遼者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胡氏曰遼河上諸將兩屬此用之智也然石勒為之心按陳川者遼縣新童建而送其首亦所以解遼推越河勒故城在今開封府祥符縣北汴水在其縣北東燕城在今延津縣封邱縣在延津東南雍邱今杞縣

四年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長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鴛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為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為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兵甚眾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為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為復戰請釋仗文鴛罵曰汝為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

讀史兵略

卷之五

五

故令汝得至此我甯鬪死不為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戰不已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郭胡氏曰馬羅披前執文鴛文鴛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竺等輿檝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虎即起拜之勒以匹磾為冠軍將軍文鴛為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鴛邵續皆為後趙所殺按厥文今武定府惠民縣

永昌元年 王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已

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為長史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茲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正月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敦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於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顛曰大將軍此舉似有

讀史兵略

卷之六

六

所在當無濫邪顛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甯有限邪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敦遣參軍桓熹說譙王承請承為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胤為長史會理遭

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懼曰大王不以懼兄弟猥劣屈臨之敢不致死然歸州荒僻難以進討宜且收眾固守傳檄四方致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桓胤以懼為長史以其弟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

一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承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眾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

讀史兵略 卷之三 七

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耶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文服從容願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太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為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騫曰今既不為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疆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畱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眾既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舍所能禦哉迎流之眾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

若摧枯拉朽尚何慮耶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丹陽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為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承為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眾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致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

讀史兵略 卷之三 八

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又將軍李恆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畱鄧騫為參軍騫不可乃遣參軍虞冲與騫偕至長沙遣譙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限命而至此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按建昌郡今岳州府衡陽今湘潭縣郡今衡州府衡陽縣今永州府甯遠縣西北湘東云戴淵時鎮合肥在江之西也

二月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於道隗岸曠大言
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
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虞侍中侃彬及諸宗族
二十餘人每且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日累
卿胡氏曰周顛字伯仁欲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
顛保護導以全其家也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顛不
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
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
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蹠
而執其手曰茂宏方寄卿以百里之命胡氏曰王是何言耶三
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
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顛爲尙書左僕射王邃爲右僕

讀史兵略

卷之三

九

射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爲敦用征虜將軍
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
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爲鎮
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
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宏言於敦曰劉隗死士
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
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宏爲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宏敦
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
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眾攻石頭王導
周顛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
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鞵諫曰殿下國之儲副
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鞵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

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
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
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尙可共安如其不
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
東除帝執其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
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
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
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顛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
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族奔散以此負公辛
未大救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江州牧封武昌
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
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

讀史兵略

卷之三

十

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略爲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
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
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胡氏曰言太子既
而又盡事親之禮所眾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顛於廣
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
顛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尙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顛避
敦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甯可復草開求活外投胡越耶
敦參軍呂猗嘗爲臺郎性姦詔戴淵爲尙書惡之猗說敦曰周
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眾近者之言會無忤色公不除之恐
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
戴南北之望胡氏曰周顛汝南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
戴南若不三司止應令僕耶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

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頌及淵頌被收路經大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頌善先往哭頌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謬愕亦非阿黨而救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為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腳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腳痛執若頭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頌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十一

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印為敦參軍敦使印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於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湖氏曰分兵斷彭澤湖口可使敦上下不得相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眾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徑還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魏又等攻湘州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又拔長沙丞等皆被執又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又以檻車載丞及易雄送武

昌桓雄韓階武延從承不離左右又見雄姿貌非凡殺之階延執志愈固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抗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既而遣人潛殺之按石頭城今江甯府涼山為壘俗曰鬼臉城言石狀奇險也金城在句容縣北江濱諸口在今漢陽府沔陽州彭澤縣今屬九江府湘州即長沙也明帝太甯二年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帟入棺勿以朝服斂是日薨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為驃騎大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十二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眾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眾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為左司馬嶠乃謬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胡氏曰錢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為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為丹陽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聞其

之因敦饒別嶠起行酒至鳳凰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嶠
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胡氏曰温敦以為
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
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
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
為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
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
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
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温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
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為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
橋南諸軍事都督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
軍吏部尚書卞壺行中軍將軍都督以爲軍號無益事實固辭

讀史兵略

卷之三

晉

十三

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胡氏曰夫理
弱則不支以敦鳳同惡相濟率大眾以犯關雖諸公忠赤若只
以臺中見兵拒之是復周鼎石項之事微都督建請而召劉遐
蘇峻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
瞻等入衛京師帝屯中堂司徒導問敦疾爲帥子弟爲敦發哀
眾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尙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
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
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
凶亢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
逵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
首封五千戶侯諸文武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
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
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詔還臺當與宿衛同

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記
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温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
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
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
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眾向京
師乃上疏以誅姦臣温嶠等爲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
五萬奄至江南南岸人情懼温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
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
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
橋乎司徒導遣舍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
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
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者佞臣亂朝

讀史兵略

卷之三

晉

十四

人懷不甯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
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綫
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耶胡氏曰王自開關以來頗有
宰相以孺子爲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
也胡氏曰謂此事深駭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
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大小受國厚恩
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甯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
生矣舍不答或以爲王含錢鳳眾力百倍苑城小而固宜及
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都監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
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鈔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
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
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

強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
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
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
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敦聞舍敗大
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願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
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敦尋卒應祕不發喪裏尸以席蠟塗
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興沈植
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
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
乎遂舉兵趣建康帥眾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
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
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

讀史兵略

卷之三

晉

十五

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胡氏曰東軍謂沈充軍西軍謂王含錢鳳等軍也十
道俱進眾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召錢鳳計事因
斬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於吳丁亥劉遐蘇峻等
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
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護軍將軍應詹
建威將軍趙允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
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於青溪
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
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甯
分命諸將追其黨與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荊州胡氏曰
荊州王舒江州含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
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爲恨錢鳳走至闔廬洲周

光斬之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
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有
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踞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於南桁
按丹陽今江甯府江甯南岸秦淮南岸橋塘也晉時緣秦淮南
岸作塘築今人曰後湖即元武湖也在臺城北竹格渚秦淮南
陽講於今四象橋入秦淮吳興今湖州江甯今江甯縣西南六
十里之江甯鎮關廬洲
三年 五月以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
事荊州刺史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
府眾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曰大禹聖人乃借寸陰至於
眾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
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
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撻捕者收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

讀史兵略

卷之三

晉

十六

王之濼言不益賢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
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
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
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
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
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胡氏曰皆令籍人咸不解所
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溼乃以木屑布地及拒溫
伐蜀又以侃所儲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
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
千人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司之眾自峭澗而東胡氏
曰時荆州仍屬晉司州之地多入後趙劉曜得其民處之關中者使
漢帥而東耳或曰劉曜以洛陽爲荊州此所謂荆司皆晉司州

也之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
進圍石生於金甌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泉關與
岳戰於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之過絕內
外岳眾飢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
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
之曜屯於金谷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澠池夜又
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氏羌
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曜還長安素
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悲成疾郭默復為聰所敗棄妻子
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眾南歸於
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為境矣按石梁在鞏縣
今曰黑石渡八
特阪在新安縣南
金谷在洛陽縣北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十七

成帝咸和二年 冬十月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
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之亮
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
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
祿大夫卞壺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胡氏曰建
康一江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之亮不從壺知必敗與溫
之隔耳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
速其禍也必縱毒蠶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
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為
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
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
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中

師將郭默為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司徒右長史庾冰為吳國內
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加
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遂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
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
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
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
勅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命溫嶠聞之即欲
帥眾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
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臺
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甯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
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
謀者耳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十八

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疆
胡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
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
欲諫拒而不內宣遂絕約不與之同十一月尚書左丞孔坦司
徒司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
利諸口彼少我眾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
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
庾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
鹽米胡氏曰姑孰臨江清舟亮方悔之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
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趙允為歷陽太守使左將軍
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為左衛將軍
侍中褚裒典征討軍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宣

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授胡氏自吳以來屢為寇亂謂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幸未奔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彝退保廣德按今和州西三十里故城在全椒縣東南雷池在安慶府望江縣姑孰即當塗縣胡氏曰慈湖在太平當塗縣北六十五里沂江而上過三山十餘里至深洲自此過白土磯入慈湖夾按在今江甯縣西南八十里宣城今甯國府蕪湖縣屬太平府廣德州在宣城東

三年春正月温嶠入救建康軍於尋陽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眾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於陵口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詔以

讀史兵略 卷之三 十九

卞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允等軍及峻戰於西陵壺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壺率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壺背離新愈創猶未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眈眈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眾將陳於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眾皆棄甲走亮與弟憚條翼及郭默趙允俱奔尋陽將行顧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胡氏曰言射不能殺恨之眾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

殿君可啓令速出翼即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倕荀崧尚書張闔共登御牀擁衛帝以劉超為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裒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褚裒令下翼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初姑孰既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賊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費之太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儲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為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為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舉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為驃

讀史兵略 卷之三 二十

騎將軍錄尚書事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蓆蔭覆之吟嘯鼓柁沂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爲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侍中蔡謨為吳國內史温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都鑿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三月丙子庾太后以憂崩蘇峻南屯于湖夏四月庾亮温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

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愬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願命為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胡氏曰謂內輔外禦各嶠屢說不能回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胡氏曰漢魏以來呼嶠為明義言晉之征嶠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榮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為攜貳耶宜急追信改書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眾七千於是列上尚書胡氏曰以侃為盟主與亮嶠列名上之尚書也陳祖約嶠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去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二十一

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為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唇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願縹緲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眾見救况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唯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胡氏曰謂侃子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責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為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

廣公甯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郁鑿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眾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開行謂温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胡氏曰晉運皆仰三吳故欲先斷東道王敦五月陶侃帥眾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温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耶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即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甯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二十二

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為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恆尚書荀窻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繼絕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啓帝授孝經論語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暕守雷臺逼迫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為長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閭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

興太守顧眾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盡遣其家僮從軍嚮其環珮以為軍資漢以庚冰當還舊任即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宏徽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温嶠軍於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為嶠前鋒告其眾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耶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饑乏嶠表寶為盧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都鑿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鑿節度鑿帥眾渡江與侃等會於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於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眾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二十三

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温嶠能得眾也庾亮遣督護王彬擊峻黨張曜反為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胡氏曰彝自廣德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諸軍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眾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胡氏曰是時同盟諸將蓋都鑿軍部將也前史既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

登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鑿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使郭默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溢口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胡氏曰宣時屯皖縣馬頭山寶往救之為渙撫所敗箭貫寶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於温嶠寶進攻祖約軍於東關拔合肥戍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為內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二十四

應秋七月約眾潰奔歷陽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甯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陶侃温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胡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也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徐來珍賊不為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眾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

憂不滅峻驕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眾獨返人心必沮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胡氏曰温嶠辭嚴義正所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眾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波非不疆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耶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

讀史兵略

卷之三

三十五

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雷不去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潛突圍出外雷兵守之郝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大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今疆寇在近眾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帥先義眾鎮壹三軍耶將斬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胡氏曰謂急攻蘇峻自解侃從之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温嶠趙允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允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醉望見允走曰孝

能破賊我更不如耶因舍其眾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將回趨白木陂馬蹟侃部將彭世李干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鬻剖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徐眾大潰胡氏曰一鼓禽峻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温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胡氏曰牛渚北二十里山下有磯津渡之處與和州橫江渡相對嶠曰當在東陵口非也當為秣陵口以嶠由小丹陽來也疑今橫山麓蔣陵今日龍額覆舟山在其西南與相接小丹陽在秣陵南三十里今江甯府城南九十里為自太平至城東路西陵疑覆舟山東顧苑溪以為松陵岡者誤方太至城東路西陵疑覆舟山監故名太極前殿正殿也姑孰水名在太平府南吳國今蘇州府會稽今紹興府于湖即太平府吳興今湖州府南義興今荆溪縣蔡洲直今北河口江查浦在今甯國府涇縣今其屬縣石埠火樓今成樓一曰望臺宜城今甯國府涇縣今其屬縣石埠在其東北今鎮江府大業在丹陽縣北曲阿在其南即丹陽縣龍潭京口今鎮江府大業在丹陽縣北曲阿在其南即丹陽縣

讀史兵略

卷之三

三十六

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為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

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眾會滎陽中山公虎進
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塢勒謂徐光曰曜盛
兵成舉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
乙亥後趙諸軍集於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
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道兼行出於鞏
誓之聞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為
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
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耶其眾幾何羯
曰王自來軍勢甚盛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眾十餘
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
四萬入洛陽城已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
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晉 二十七

於西陽門胡氏曰西陽門城勒躬貫甲胄出自閭闔門夾擊之
胡氏曰閭闔門洛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
赤馬無故踟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揮陳就
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於冰上
被劍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
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
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光謂之曰
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耶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
將兵衛送曜曜瘡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己亥至襄國
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
盛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久為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
耶我殺石佗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

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
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久之乃殺曜按曜破石虎於高侯
高侯之勢金墉城洛陽西北隅小城石門今開在滎澤縣北
舊案澤出河處也大塢注引水經注以爲滎澤縣北
成泉關在汜水縣洛水之東洛水在滎澤縣東洛陽城之東
氏注左氏云在鞏縣西南黃馬關在洛水東今亦屬汜水縣重
圍河內之時承豐小城宜在邢臺縣
四年 春正月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
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
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冠軍將軍趙允遣
部將甘苗擊祖約於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其
將牽騰帥眾出降蘇逸蘇碩韓晃并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
秘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鬪寶
曰君名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晉 二十八

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温嶠擊
斬之韓晃等懼以其眾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
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温嶠船羣
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業并其二子播充孫崧及彭
城王雄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
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
似不如是導有慚色張健疑宏徽等貳於己皆殺之帥舟師自
延陵將入吳興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
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西趨故鄣郗鑒遣參軍李闓追之及
於平陵山皆斬之按延陵今丹陽縣南故鄣今
安吉縣北平陵山在溧陽縣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温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
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元德俱言建康王

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翼為丹陽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翼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始安忠武公溫嶠卒以劉允為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言允非方伯才司徒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允以休侈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溫平南之意也胡氏曰溫嶠為平南將軍允矜豪日甚專務商販殖財百萬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冬十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為右軍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懇於允胡氏曰默蓋自平蘇峻還至尋陽而被徵也允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胡氏曰晉以後文武之士率默將赴召求

讀史兵略 卷之三

二十九

資於允允不與默由是怨允允長史張滿等素輕默或保露見之默常切齒臘日允餽默豚酒默對信投之水中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允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請免允官書下允不即歸罪方自申理僑人蓋肫掠人女為妻張滿使還其家肫不從而謂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張滿等日夜計議惟忌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以為然帥其徒候巨門開襲允允將吏欲拒默默呵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三族遂入至內寢牽允下斬之出取允僚佐張滿等誣以大逆悉斬之傳允首於京師詐作詔書宣示內外掠允女及諸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既而停允故府招引譙國內史桓宣宣固守不從胡氏曰桓宣自去年歸溫嶠屯於武昌五年春正月劉允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己亥

大赦翼允首於大航以默為江州刺史太尉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默遣使送妓妾及絹并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為此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幼詔令不出胸懷劉允為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購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乃收允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豫州刺史庾亮亦請討默詔加亮征討都督帥步騎二萬往與侃會西陽太守鄧岳武昌太守劉詡皆疑桓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不附祖約豈肯同郭默耶岳詡

讀史兵略 卷之三

三十

遣隨詣宣觀之隨說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賢子付隨耳宣乃遣其子戎與隨俱迎陶侃侃辟戎為掾上宣為武昌太守郭默欲南據豫章胡氏曰欲自尋陽而南據也會太尉侃兵至默出戰不利入城固守聚米為壘以示有餘侃築土山臨之三月庾亮兵至溢口諸軍大集夏五月乙卯默將宋侯縛默父子出降侃斬默於軍門傳首建康同黨死者四十人詔以侃都督江州領刺史以鄧岳督交廣諸軍事領廣州刺史侃還巴陵因移鎮武昌庾亮還蕪湖辭爵賞不受史言王導之借謬遂非也七年 趙主勒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

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秋趙郭敬南掠江西太尉侃遣其子平西參軍斌及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眾敬旋救樊宣與戰於涅水破之皆得其所掠侃兄子臻及竟陵太守李陽攻新野拔之敬懼遁去宣遂拔襄陽侃使宣鎮襄陽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人不能勝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史終守襄陽之功胡氏曰江西謂郢城以東至應陽也蓋自黃州府以下至安慶廬州和州地也涅水在今南陽府新野縣

讀史兵略

卷之三

辛一

九年 段遼遣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都尉石琮城大慕輿望并力拒守胡氏曰城大猶城主也一城之長故曰城大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望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慕容就遣慕容汗及司馬封奕等共救之就戒汗曰賊氣銳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爲前鋒直進封奕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汗兵大敗死者大半奕整陳力戰故得免蘭欲乘勝窮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夫爲將當務慎重審己量敵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未能屈其大勢就多權詐好爲潛伏若悉國中之眾自將以拒我我縣軍深入眾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而爾曰此已成禽無有

餘理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爲國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爲大國之計且相爲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從之胡氏言翰雖身在外乃心宗國按徒河今錦州府錦縣柳城今土默特右翼旗牛尾谷在其北

長沙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謂之六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雍梁交廣益甯八州刺史印傳榮戟胡氏曰自此以上皆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侃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期加督護統領文武胡氏曰史言陶侃綜理精密雖病不亂甲寅與車出臨津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愨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困乏如此正坐參佐苦謂之

讀史兵略

卷之三

辛二

也乙卯卒於樊谿胡氏曰觀陶侃在西藩頗未嘗有非望之圖黨傳致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堯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胡氏曰史言陶侃昌縣之樊口也咸康四年 春正月燕王皝遣都尉趙榮如趙聽師期趙王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人悉拜龍騰中郎會遼遣段屈雲襲趙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虎乃以挑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帥舟師十萬出漂榆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帥步騎七萬爲前鋒以伐遼三月趙榮還至棘城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將追之慕容翰曰

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更與燕圖燕王自將而來其士卒精銳若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爲卿所誤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復墮卿計中矣乃悉將見眾追之就設伏以待之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趙王虎進屯金臺支雄長驅入薊投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北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爲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無能爲也遂過之至徐無段遼以其弟蘭既敗不敢復戰帥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將行執慕容翰手泣曰不用卿言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爲愧翰北奔宇文氏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謀崔悅等封府庫請降虎遣將軍郭太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至密雲山獲其母妻斬首三千級遼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三十三

單騎走險遣其子乞特真奉表及獻名馬於趙虎受之虎入令支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徙段國民二萬餘戶於司雍充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皆擢敘之易京今順天府雄縣漂榆津在天津府天津縣大棘城慕容氏之部今錦州府義州西北令支今永平府遷安縣金臺在易州東南燕山在玉田縣北徐無在遵化州西密雲山在順天府密雲縣南二趙王虎以燕王皝不會趙兵攻段遼而自專其利欲伐之太史令趙攬諫曰歲星守燕分師必無功虎怒鞭之皝聞之嚴兵設備趙戎卒數十萬燕人震恐皝謂內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彊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五月戊子趙兵進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略國民兵彊穀足不可復敵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

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枝持觀形察變間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於色元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疆寇在外眾心恟懼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疆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眾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皝問計於封奕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彊無能爲患願兵積日數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說就降就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趙兵四面蟻附緣城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引退就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趙諸軍皆棄甲逃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閔父贍內黃人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三十四

本姓冉趙主勒破陳午獲之命虎養以爲子閔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於諸孫胡氏曰冉閔始此石勒養石虎以自滅其也按棘城燕都今錦州府義州西北內黃縣屬彰德府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於趙既而中悔復遣使求迎於燕趙王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眾三萬迎之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以尙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爲秋司馬燕王皝曰帥諸軍迎遼遼密與燕謀覆趙軍就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爲燕所執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坐燕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爲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白就就以馬迎之與語大悅用爲左常侍以崔慧之女妻之就

盡得段遼之眾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為郎中令趙王虎聞

麻秋敗怒削其官爵按三藏口今承德府懷平縣

五年夏四月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尙強欲帥大眾

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河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

許之太尉鑒議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以為時

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強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

為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強弱胡之強弱

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

所據之地同於魏世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既平翦

削外寇一舉而拔金墉再戰而擒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郭權

如振槁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為能乎將不能也論

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謂之無能為夫百戰百勝之強而以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三五

不拔一城為劣譬如射者百發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且

石遇偏師也桓平北邊將也所爭者疆場之事利則進否則退

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鎮名賢自將大軍欲席卷河南虎必自

帥一國之眾來決勝負豈得以襄陽為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

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河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

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

殆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比三鎮反為

其用胡氏曰洛陽關中而曰三鎮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

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疆不及石虎河

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河水禦石虎又所

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界胡來攻豫置軍屯以禦其外

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

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胡唯據河北方之於今四

分之一耳胡氏曰言祖遜與石勒對境時僅有河北之士稚

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

至之後耳胡氏曰謂既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河以西水急

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胡氏曰言水狹而急舟不得併為一列而進也若胡無宋襄

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若之何今王土與胡水陸異勢便習

不同胡氏曰南便於用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

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胡氏曰蔡謨之議量彼量己

蓋有見胡氏曰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秋八月南昌文成公鄒鑒疾篤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上疏乞骸

骨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胡氏曰謂中原之人

以兵威逼或或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宜國恩示以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三十六

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眾情駭動若富北渡必啓

寇心胡氏曰蓋時議欲徙京口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

謂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詔以蔡謨為太尉軍司加侍中辛酉

鑒卒即以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伐趙詔遣光攻壽陽謨上疏曰壽陽

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一城見攻眾城必救又王

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

北之騎足以來赴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

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

所誠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

掬也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

之下以國之爪士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

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也乃止胡氏曰此琅邪郡
燕王就以棹盧城大悅縮為禦難將軍援兵一千使守凡城及
趙兵至將吏皆恐欲棄城走縮曰受命禦寇死生以之且憑城
堅守一可敵百敢有妄言惑眾者斬眾然後定縮身先士卒親
冒矢石舉等攻之經旬不能克乃退虎以遠西迫近燕境數遭
攻襲乃悉徙其民於冀州之南令支今永平府遷安縣西
六年 趙王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
取二台鄴城舊兵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
萬斛於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充豫雍洛四州之
地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出悉括取民馬有敢私匿者腰
斬凡得四萬餘匹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燕王就謂諸將曰石

初剛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
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
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
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
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胡氏曰吳都武昌今縱有兵守亦無益
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
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以夔安為大都督帥石鑿石
閔李農張貉李萑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荆揚北鄙二萬騎攻
邾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九月石閔敗晉兵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晉 三七

於沔陰胡氏曰水南為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陷沔南胡氏曰
置戍於沔南朱保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張貉陷邾
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安進據胡亭
寇江夏義陽將軍黃冲義陽太守鄭進皆降於趙安進圍石城
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掠漢東擁
七千餘戶遷於幽冀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鎮石城聞邾城陷
乃止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以輔國將軍
庾懌為豫州刺史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諸軍事假節鎮
蕪湖武昌今武昌縣城今黃州府與之南北相直時江北無
則在今巢縣胡亭據注乃今潁州府石城即竟陵郡今
安陸府鍾祥縣史言庾亮書生識度遠懷陶桓公也
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加親
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

哉虎以撫軍將軍李農為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
軍營州牧鎮令支農帥眾三萬與征北大將軍張舉攻燕凡城
趙兵至將吏皆恐欲棄城走縮曰受命禦寇死生以之且憑城
堅守一可敵百敢有妄言惑眾者斬眾然後定縮身先士卒親
冒矢石舉等攻之經旬不能克乃退虎以遠西迫近燕境數遭
攻襲乃悉徙其民於冀州之南令支今永平府遷安縣西
六年 趙王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
取二台鄴城舊兵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
萬斛於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充豫雍洛四州之
地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出悉括取民馬有敢私匿者腰
斬凡得四萬餘匹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燕王就謂諸將曰石

讀史兵略 卷之十三 晉 三八

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
不意可盡破也冬十月就帥諸軍入自蠡螭塞襲趙成將當道
者皆禽之直抵薊城趙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不敢出
燕兵進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略三萬餘家而去按
安在永平府樂亭縣白狼今承德府建昌縣宛陽胡注以為關
馬臺則在臨漳縣蠡螭塞今古北口武遂津在安肅縣西高陽
縣今屬保定府

讀史兵略卷十四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康帝建元二年 燕王就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宇文彊盛今不取必為國患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出而告人口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於是就自將伐逸豆歸以慕容翰為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慕容軍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容與根將兵三道並進高詡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精兵逆戰就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兵以屬涉夜干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熟知涉夜干之為人雖有虛名實易與耳

讀史兵略

卷十四

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翰自出衝陳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從旁邀擊斬涉夜干宇文士卒見涉夜干死不戰而潰燕軍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就悉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眾五千餘落於昌黎闡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詡善天文就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為忠盡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焉用之就默然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燕人伐逸豆歸趙王虎使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慕容彪追擊破之穆帝永和元年 庚翼率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

宜依翼所請以庾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地勢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胡氏曰制爰之將為國恥又有可懼者蓋以王敦蘇峻待爰之也充曰溫足以制之諸君勿憂丹陽尹劉惔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已為軍司昱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胡氏曰劉惔談客耳其言桓溫無不從為司馬未八月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荆司雍益梁南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胡氏曰桓溫專制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惔監河中諸軍事領義成太守代庾方之徙方之爰之於豫章溫嘗乘雪欲獵先過惔惔見其裝束甚嚴謂之曰老賊欲持此何為溫笑曰我不為此卿安得坐談乎胡氏曰溫以此語答惔盡之矣

讀史兵略

卷十四

趙王虎以冠軍將軍姚弋仲為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弋仲清儉鯁直不治威儀言無畏避胡氏曰虎之見弋仲言無畏 虎甚重之朝之大議每與參決公卿皆憚而下之武城左尉虎寵姬之弟也嘗入弋仲營侵擾其部眾弋仲執而數之曰爾為禁尉迫脅小民我為大臣目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諫乃止胡氏曰東武城縣屬清河郡今廣平府清河縣

二年 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涼州刺史麻秋胡氏曰趙使麻秋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請降涼州震恐重華悉發

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恆將之以禦趙恆壁於廣武久而不戰
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
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舉無
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強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
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
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
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
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
艾爲福祿伯胡氏曰張寔分金城之令居枝陽二縣又立永登
縣今
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

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眾言皆合

讀史兵略卷十四

三

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
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
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胡注出其
險要謂已
險險而出
平地也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
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闕
覲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
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十一月辛未溫
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拜表即行委安西
長史范汪以留事加撫都督梁州之四郡諸軍事使袁喬帥二
千人爲前鋒朝廷以蜀道險遠溫眾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
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
不爲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三年 春二月桓溫軍至青衣漢主勢大檢兵遣叔父右衛將
軍福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督堅等將之自山陽趣合水諸
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督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碕渡
向犍爲三月溫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
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難
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眾心不一萬
一偏敗胡氏曰偏敗謂兩道並
進或一軍爲蜀所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
釜餼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周
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李福進攻彭模孫盛
等奮擊走之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都鎮軍將
軍李位都迎詣溫降督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
濟比至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眾自潰勢悉眾出戰於成

讀史兵略卷十四

四

都之竿橋溫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眾懼欲退
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
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夜開東門走
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
罪尋與楓面縛詣軍門溫解縛焚楓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建
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按青衣
州府雅安縣此疑爲青衣山在嘉定府樂山縣南江陽即青衣
山南合水即大渡河入江之處皆在樂山縣南江陽即青衣
江北爲犍爲大渡河之渡犍爲今犍爲縣南江陽即青衣
樓今州州彭山縣沙頭津疑在犍爲縣東由州府宜賓縣彭
由西漢大渡河行也此堅知之復由東道行故無及竿橋胡氏
曰水經注云萬里橋西上曰夷橋亦曰竿橋按今本作竺橋而
萬里橋東爲竿橋成都之東
南也葭萌今保寧府昭化縣
趙涼州刺史庾秋攻庾罕晉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
城武成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動眾心大事去矣箭茨校尉張

據從峻言固守大城秋帥眾八萬圍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眾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坦恨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疎督諸將力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疎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中書監石甯為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於趙重華以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揮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開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獲首虜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甯復帥眾十二萬進屯

讀史兵略

卷十四

五

河南劉甯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至於曲柳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艾固諫索還曰君者一國之鎮不可輕動乃以艾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還為軍正將軍帥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甯於沙阜甯退屯金城虎復遣孫伏都劉渾帥步騎二萬會秋軍長驅濟河擊重華遂城長最艾建牙誓眾有風吹旌旗東南指還曰風為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於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枹罕今蘭州府河州晉昌郡今安西州大夏在河州西南晉興在西甯府破日曲柳在洪池嶺北今武威縣東南武當亦宜在武威金城今蘭州府長最胡氏日在金城東北神鳥即鶯鳥在武威東南

五年 趙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胡氏曰石宣簡多號曰高力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救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使之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因眾心之怨謀作亂東歸眾聞之皆踊拚大呼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帥眾攻拔下辨安西將軍劉甯自安定擊之為犢所敗高力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甲兵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攻陷郡縣殺長吏二千石長驅而東北至長安眾已十萬樂平王苞盡銳拒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趣洛陽趙主虎以李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將軍張賀度等步騎十萬討之戰於新安農等大敗戰於洛陽又敗退壁成皋犢遂東掠榮陽陳留諸郡虎大懼以燕王斌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統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將軍滿

讀史兵略

卷十四

六

洪等討之弋仲將其眾八千餘人至鄴求見虎虎病未之見別入領軍省賜以己所御食弋仲怒不食曰主上召我來擊賊當面見授方略我豈為食來耶且主上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亡耶虎力疾見之弋仲曰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為盜所過殘暴何所能至老羌為汝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於坐授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鎧跨馬於庭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於榮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涼州不屬後趙此云涼州未詳蓋成其東界也燕平狄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雋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雋

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言於雋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雋曰鄴中雖亂鄧恆據樂安兵彊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將若之何雋曰恆雖欲爲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趣令支出其不意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雋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對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

讀史兵略

卷十四

晉

七

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爲害乎折衝將軍慕容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耶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雋笑而從之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左長史陽鶩爲輔義將軍謂之三輔慕容霸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按盧龍道在北樂安即今樂亭縣在南令支今遷安在北樂安之北樂安此誤作安樂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糜嶷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秋七月加哀

征討大都督徐充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眾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視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略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胡氏曰其後殷浩之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陳遼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道還裒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

讀史兵略

卷十四

晉

八

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按泗口今清河縣魯郡今兗州府代陂疑在沛縣六年二月燕王雋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容于自西道出蠡螭塞雋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以慕容恪鮮于亮爲前驅命慕容與塋槎山通道聞世子暕守龍城以內史劉斌爲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眞留統後事霸軍至三陘趙征東將軍鄧恆惶怖焚倉庫棄安樂遁去胡氏曰安樂當作樂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徒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安樂北平兵糧與雋會臨渠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與鄧恆走保魯口乙巳雋拔薊執王佗斬之雋欲悉坑其士卒千餘人慕容霸諫曰趙爲暴虐王與師代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坑其士卒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也雋入都於薊中州士女

降者相繼甲子雋使中部侯董慕與句督勸中雷事自將擊鄧
恆於魯口軍至清梁恆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
入先犯前鋒都督慕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
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雋謂慕與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之根
正色曰我眾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
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安臥臣等自為王破之雋不能
自安內史李洪從雋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
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整騎隊還助之早乃退走眾軍追擊
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略盡雋引兵還勸曰雋
之還勸亦鹿勃早有以挫其銳否則進攻魯口矣按東道入自
寬城驛至遷安縣中道入自馬蘭關至遵化州西道入自古北
口至密雲縣三原胡氏以為在海陽縣今永平府深州臨榆即
臨海今順天府三河縣魯口今深州饒陽縣高梁在今蠡縣
麻秋說符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

讀史兵略 卷十四 九

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
因宴為洪欲并其眾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
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
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眾乃去大都督大將軍
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來告喪且請朝命王朗之
去長安也朗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
馮翊張琚為司馬關西夷夏皆應之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
趙官爵以趙俱為河內太守成温牛夷為安集將軍成懷治宮
室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
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悉眾而西
以魚遵為前鋒行至盟津為浮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眾
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揚武將軍菁帥眾七千自軹關入臨別執

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既濟焚橋自
帥大眾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殺之以張琚弟先為征
虜將軍帥眾萬三千逆戰於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還長安洪
悉召關中之眾以拒健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
於健健遣雄徇渭北氏酋毛受屯高陵徐礎屯好時羌酋白犢
屯黃白眾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降於健苻菁魚遵所過城邑
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九月菁與先戰於渭北擒之三輔郡
縣堡壁皆降冬十月健長驅至長安洪琚奔司竹按温今懷慶
武陟縣胡氏在衛輝府清豐縣即孟津在河南府孟津縣北
胡氏曰從河南入潼關至華陰從河西北入軹關自蒲津西渡河
至渭北合兵以攻長安高陵縣屬西安府好時
今乾州白城在三原縣司竹監在藍屋縣
燕王雋與慕容恪皆愛賈堅之才堅時年六十餘恪聞其善射
置牛百步上以試之堅曰少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往往中之

讀史兵略 卷十四 十

乃射再發一矢拂脊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觀者咸
服其妙孤矢之妙如此
七年 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號
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乞
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誠之曰冉閔
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遇當為復讎老病不能自行汝
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必復見我也弋仲亦遣使告於
燕燕主雋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往會之三月姚襄及趙
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閔遣車騎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將
軍孫威拒琨於黃邱皆敗還士卒略盡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
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腹背受敵此危
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變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陳

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法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功今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昂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眾者斬乃悉眾出與襄琨戰悅綰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胡氏曰自棘城之敗趙人固畏燕兵見其至而勢盛故恟懼襄琨縮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走還鄴胡睦及司空石瑛尚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并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胡氏曰劉虜諶不能為晉死而卒閔潛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說言閔已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眾心閔從之說言乃息閔支解法饒父子贈韋謏大司徒姚襄還潁頭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按長蘆在今冀州新東鹿

讀史兵略

卷十四

十一

八年 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眾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閒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胡氏曰嚴欲浩與桓溫兩釋猜嫌降心相從以圖國事也觀近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胡氏曰段嚴固見其肺肝矣浩不從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為督統進屯壽春尚不能撫慰張遇遇怒據許昌叛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樂宏攻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

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為之盡力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歸於晉當固執臣節無為不義也弋仲卒子襄祕不發喪帥戶六萬南攻陽平元

城發干破之屯於獠嶺津襄與秦兵戰敗亡三萬餘戶南至榮陽始發喪又與秦將高昌李懸戰於麻田馬中流矢而斃弟襄以馬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襄曰但令兄濟豎子必不敢害襄會救至俱免襄遂帥眾歸晉送其五弟為質詔襄屯譙城襄卑騎度淮見謝尚於壽春尚問其名命去仗荷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按揚平縣今東昌府莘縣縣今為堂邑縣臨碣今在平縣麻田胡注以為榮洛之閒地名則榮澤縣西也魏主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趙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燕王偽遣慕容恪等擊魏慕容霸等擊勤魏主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閔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鋒銳且彼眾我寡宜且避之俟其驕惰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眾平幽州斬慕容恪今

讀史兵略

卷十四

十二

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閔軍於安喜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恪追之及於魏昌之廉臺閔與燕兵十戰燕兵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恪巡陳謂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多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為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眾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兩刃右執鈎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為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胡氏曰恪以鐵鎖連

馬則閉兵雖致死而陳不可破兩軍從圍閉數重閉潰圍東走
 旁夾擊則閉兵三面受敵不敗何待 圍閉數重閉潰圍東走
 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為燕兵所執送於薊已卯閉至薊雋轍之
 三百送於龍城慕容霸軍至繹幕殺勤與弟思聰舉城降甲申
 雋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龍帥精騎萬人攻薊癸巳至薊魏蔣幹
 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幹使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請降且求
 救於謝尚辛卯燕人斬冉閔於龍城魏薊今濟南府平原縣西
 形志謂在毋極今真定府無極縣西北也
 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止
 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幹幹疑尚不能救沈吟
 未決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給之曰今燕寇在
 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
 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為然出璽

讀史兵略 卷十四

十三

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於枋頭幹帥銳卒
 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脫走入城謝
 尚姚襄共攻張遇於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
 平昌王菁略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戰於潁水之誠橋尚等
 大敗死者萬五千人尚奔還淮南襄棄輜重送尚於芍陂尚悉
 以後事付襄胡氏曰謝尚既敗姚襄知晉之不足恃殷浩聞尚
 固去晉之心知殷浩又從而速之乎殷浩聞尚
 敗退屯壽春秋七月秦丞相雄從張遇及陳穎許洛之民五萬
 餘戶於關中胡氏曰張遇據有許穎豈肯斂手受羈制於人乎
 符雄乘勝以兵威徙之自此遇之死命制於符氏
 矣以右衛將軍楊羣為豫州刺史鎮許昌謝尚降號建威將軍
 按倉垣在許符西北棘津在潁縣南
 延津縣北誠橋在許州芍陂今壽州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
 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

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
 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
 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胡氏曰言殷浩今軍破於外資竭於
 不得辭其責也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
 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
 以救倒懸之急也胡氏曰保江之說此王導佐元帝之規模世
 輩時度力保固本根言之此策未為非也至於引咎責躬省民
 賦役所謂善敗不亡諸葛孔明明街亭喪師之後正亦如是而已
 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
 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分外
 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胡氏曰其後殷浩廢
 黜卒如羲之之言與會稽王昱晟曰為人臣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况遇難得
 之運哉願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

讀史兵略 卷十四

十四

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
 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
 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為不可勝之基
 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若不行恐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
 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
 福也不從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榮陽太守
 劉遜據倉垣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出此遂廢胡氏曰
 武帝元年初立太學
 今復以軍興廢
 九年 姚襄屯厓陽以燕秦方疆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
 屯田訓厲將士殷浩在壽春惡其疆盛囚襄諸弟屢遣刺客刺
 之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將軍魏統卒弟懔代領部曲浩潛遣

憐帥眾五千襲之襄斬憐并其眾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
守譙遷襄於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初浩陰遣人誘梁安雷
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偽許之且請兵應接冬
十月浩自壽春帥眾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
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晟以為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
不從胡氏曰藉使梁雷果受浩開而殺健浩亦未能越關陝以
陵為功耳是遂以為真可立功而不據洛陽不過欲以修復園
彪之言宜桓溫得因以廢浩而制昱也浩以姚襄為前驅襄
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眾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
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乘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
悉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昱謂彪之曰君言無
不中張陳無以過也胡氏曰張陳謂張良陳平按梁國蠡臺今
譙城也

讀史兵略 卷十四 晉 十五

十年 般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溫因胡野之怨
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東陽之信
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胡氏曰史言晉氏失
權由用般浩遠其才浩少與溫
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嘗輕之浩既廢黜雖怨不形辭色常
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謂掾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嚮為令
僕足以儀型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
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
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為揚州刺史
胡氏曰東
陽唐為婺州信安唐為衢州治所按婺州
今金華府今衢州府西安縣即信安縣也
二月乙丑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
鄉步兵自浙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桓溫別將
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司馬勳略秦西鄙

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秦主健遣太子苻丞相雄淮
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眾五萬軍於峽柳以拒溫夏四
月己亥溫與秦兵戰於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
數殺傷晉將士甚眾溫督眾力戰秦兵大敗將軍桓沖又敗雄
於白鹿原溫轉戰而前壬寅進至灊上萇等退屯城南秦主健
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
等與萇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
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
日復覩官軍雄帥騎七千襲司馬勳於子午谷破之勳退屯女
媧堡北海王猛少好學備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
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
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

讀史兵略 卷十四 晉 十六

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
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
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胡氏曰猛蓋指出溫之心事以為
非真有以於伐罪弔民恢復境土不然何以不渡灊水徑攻長
安此溫所以無以應也然余觀桓溫用兵伐秦至灊上伐燕至
枋頭皆乘勝進兵逼其國都乃持重觀望卒以取敗蓋溫燕雖
也乘勝進兵逼其國都乃持重觀望卒以取敗蓋溫燕雖
都而敵無內變故持重以智遇之則其智不足恃者此也
至於敗蘇子由所謂以智遇智則其智不足恃者此也
猛軍謀祭酒溫與雄等戰於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
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
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猛為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
辭不就胡氏曰猛不肯從溫溫豈不欲殺之耶呼延毒帥眾一
萬從溫還萇等隨溫擊之北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溫
之屯灊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

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温退乃還按均口在襄陽府光化縣西南
步軍人武關及子午道皆在長安東南上洛今商州青泥坊注
謂在藍田曉拂在藍田東南即曉關也白鹿原在其北小城子
城也女媧堡疑在洋縣
北華陰今縣屬同州府

秦東海王雄攻喬乘於雍丙申卒秦主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
吾平四海耶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胡氏曰符贈魏王葬禮依晉

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勳權侂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
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

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彊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
善胡氏曰符
堅事始此

十二年 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
世兵強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他寇所乘此危
亡之道也襄不從桓温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

讀史兵略 卷十四

十七

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僚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
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胡氏
衍等尚清談而不恤王八月己亥温至伊水姚襄據圍拒之匿
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温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
命願救三軍小御當拜伏道左温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
無豫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無煩使人襄拒水而戰温結
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眾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
奔於洛陽北山其夜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
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温軍中傳言
襄病創已死許洛士女爲温所得者無不北望而泣襄西走温
追之不及宏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温問襄之爲人亮曰襄神明
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眾出降温屯故太極殿前

既而徙屯金墉城已丑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表
鎮西將軍謝尚都督司州諸軍事鎮洛陽以尙未卽至雷毛穆
之陳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衛山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
漢之閒執州成以歸襄奔平陽胡氏曰伊水在洛陽城
南洛陽北山北芒山也

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川兵之勢有
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

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
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孫子曰用兵之

則攻龕兵尙眾未有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龕用之無術
以取敗耳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日可拔然

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
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

讀史兵略 卷十四

十八

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深塹以守之齊人爭運
糧以饋燕軍龕嬰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龕悉眾出戰
恪破之於圍裏胡氏曰時外築長先分騎屯諸門龕身自衝澗
僅而得入餘兵皆沒於是城中氣沮莫有固志十一月丙子龕
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於薊
升平元年 姚襄將圍關中夏四月自北屈進屯杏城遣輔國
將軍姚蘭略地敷城曜武將軍姚益生左將軍王欽盧各將兵
招納諸羌胡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秦將苻飛龍擊蘭
擒之襄引兵進據黃落秦主生遣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平北
將軍苻道龍驤將軍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將步騎萬五千
以禦之襄堅壁不戰羌謂黃眉曰襄爲桓温張平所敗銳氣喪
矣然其爲人強很若鼓譟揚旗直歷其壘彼必忿恚而出可一

戰擒也五月羌帥騎三千壓其壘門而陳襄怒悉眾出戰羌陽不勝而走襄追之至於三原羌迴騎擊之黃眉等以大眾繼至襄兵大敗襄所乘駿馬曰鷲眉騎馬倒秦兵擒而斬之弟襄帥其眾降襄載其父弋仲之柩在軍中秦主生以王禮葬弋仲於孤磬亦以公禮葬襄漢北屈縣今平陽府吉州胡氏引水經注曰北屈渡河而屯杏城杏城今鄭州中郭縣數城今鄭州黃蓋落在洛川縣西南三原縣屬西安府孤磬在鞏昌府伏羌縣三年秦王堅以王猛為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強德太后之弟也酣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為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慄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

讀史兵略 卷十四 晉 十九

冬十月詔謝萬軍下蔡都曇軍高平以擊燕萬矜豪傲物但以嘯咏自高未嘗撫眾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帥眾入渦潁以援洛陽都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為燕兵大盛故曇退即引兵還眾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以安故乃止既至詔廢萬為庶人降曇號建武將軍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相次皆沒於燕下蔡今鳳臺縣高平今金鄉縣胡氏曰渦水至山桑入淮潁水至下蔡入淮謝萬之兵自下蔡而入渦潁開按在今蒙城潁上開也四年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

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司徒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喜深禮重之胡氏曰東山在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安故居今為國慶禪寺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奕干各帥眾數萬降秦秦王堅處之塞南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為邊患不如徙之塞外以防未然堅從之謹邊防也五年燕河內太守呂護遣使來降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晉兵以襲鄴三月燕太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萬人共討之燕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顏請急攻之

讀史兵略 卷十四 晉 二十

以省大費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而多殺士卒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能拔自取困辱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其黨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為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秋七月護遣其將張興出戰顏擊斬之城中日蹙真戒部將曰護勢窮奔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贏器甲不精宜深為之備乃多謀檣楯親察行夜者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真所部突圍不得出恪引兵擊之護眾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滎陽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徙士人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

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哀帝興甯三年 燕太宰恪將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土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乃使司馬悅希軍於孟津豫州刺史孫興軍於成皋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王胡之為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眾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少擊燕眾摧破之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為名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率眾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至是恪與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

讀史兵略 卷十四

五十一

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勿更畏懦而怠惰遂攻之三月克之執揚武將軍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赦之必為後患遂殺之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司馬光曰沈勁可謂能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祭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謂乎

太宰恪為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者故未嘗負敗

海西公太和二年 張天錫攻李儼大夏武始二郡下之常據敗儼兵於葵谷天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罕遣其兄子純謝罪於秦且請救秦王堅使王猛與楊安救枹罕天錫遣楊通逆

戰於枹罕東猛大破之遺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賊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算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李儼猶未納秦師王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儼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為備將士繼入遂執儼以立忠將軍彭越為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張天錫之西歸也李儼將賀肫說儼曰以明公神武將士驍悍奈何束手於人王猛孤軍遠來士卒疲弊且以我請救必不設備若乘其怠而擊之可以得志儼曰求救於人以免難難既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何不若固守以老之彼將自退猛責儼以不即出迎儼以賀肫之謀告猛斬肫以儼歸至長安堅以儼為光祿勳賜爵歸安侯大夏在河州東南武始今狄道州枹罕即河州

讀史兵略 卷十四

五十二

燕太原王恪言於燕主暉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故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篤暉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版築猶可為相况至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命匈奴曹毅發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郭辯為之副燕司空皇甫真兄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臆為散騎常侍辯至燕歷造公卿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晳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為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鑿機識變惟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眾

豈得不使有智士二人哉

三年 燕王公貴戚多占民為蔭戶國之戶口少於私家倉庫空竭用度不足尚書左僕射廣信公悅紹曰今三方鼎峙各有吞併之心而國家政法不立豪貴恣橫至使民戶殫盡委輸無入吏斷常俸戰士絕廩官貸粟帛以自贖給既不可聞於鄰敵且非所以為治宜一切罷斷諸蔭戶盡還郡縣燕主暉從之使綰專治其事糾擿姦伏無敢蔽匿出戶二十餘萬

四年 春三月大司馬溫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郝愔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胡氏曰慕容恪死溫乃伐燕自謂垂所初愔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胡氏曰京口兵氣然也豈必至謝元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乃遺溫牋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為溫參軍取視寸

讀史兵略 卷十四

辛三

毀裂乃更作愔愔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領己所統溫得愔大喜即轉愔冠軍將軍會稽內史溫自領徐兗二州刺史夏四月溫帥步騎五萬自兗州伐燕郝超曰道遠汴水又淺胡氏曰兵亂之餘汴水填淤未嘗有人浚治故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辛丑溫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於清水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郝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胡氏曰自清水入河皆是逆流又道里回遠故言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眾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

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愈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胡氏曰郝超之謀略豈常人所能及哉宜溫重一戰溫所不敢顧兵河濟以待遣建威將軍檀元攻湖陸拔之來年使燕得為備溫亦不為也遣建威將軍檀元攻湖陸拔之獲燕慕容忠燕主暉遣下邳王厲帥步騎二萬逆戰於黃墟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傅顏於林渚暉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溫臧不能抗乃遣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溫屯武陽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溫溫至枋頭暉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以垂代樂安王臧帥范陽王德等眾五萬以拒溫垂表申允封李悉羅騰皆從軍暉又

讀史兵略 卷十四

辛四

遣樂嵩請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於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滎上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為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峭澗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胡氏曰王猛之取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至潁川又遣姜撫報使於燕以王猛為尚書令太子太傅封季問於申允曰溫眾強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遠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允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為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眾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

其事又温騎而恃眾怯於應變大眾深入他可乘之會反更道
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胡氏曰温之爲計正若
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胡氏曰温攻秦
以燕降人段思爲鄉導悉羅騰與温戰生擒思温使故趙將李
述徇趙魏騰又與染干津擊斬之温軍奪氣初温使豫州刺史
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
路塞九月范陽王德帥騎一萬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李邽帥
州兵五千斷温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
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
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
以擊之晉兵死者甚眾温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

讀史兵略

卷十四

晉 三十五

丙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
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温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胡氏曰汴水
而南恐追兵毒其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
上流故鑿井而飲胡氏曰汴水
不可温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
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眾力盡氣衰然後
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温果兼道而進數日
垂告諸將曰温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温於襄邑范陽王德先帥
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湖中與垂夾擊温大破之斬首三萬級
秦苟池邀擊温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温收散卒屯於山
陽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爲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
遐官金鄉縣今屬濟甯州清水即河水也汶水入泲水同匯鉅
野澤在河水之西温鑿之引而東會河水自清水入河由
鉅野入大河也湖陸今魚臺縣鉅野澤東有黃水黃湖黃墟
莊在其側高平今金鄉縣林濟疑燕湖涑之北亦在鉅野西若

注所云外黃則在陳留林縣則在祈鄆不相比矣武陽今朝城
坊頭在洛陽南淇水入河處也應州今梁國今歸德府石
門疑石濟津欲自濟水由別源水以入河通運非榮壽之石門
也以上皆濟甯曹州衛輝界東燕即延津倉垣今開封府襄邑
今淮安府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念忘之垂奏所募將士
忘身立功將軍孫蓋等椎鋒陷陳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
數以爲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
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垂曰
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
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
決不可不早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甯避之於外餘非所議垂
內以爲憂而未敢告諸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豈非
以主上幼冲太傅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耶垂曰然汝既知吾

讀史兵略

卷十四

晉 三十六

心何以爲吾謀令曰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
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感寤而得還此
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
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十一月辛亥朔垂請畋於大陸因微服
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太傅評白燕主暉遣西平公強帥精騎
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強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本欲
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王方招延英傑不如往
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隱
於趙之顯原陵世子令言於垂曰太傅忌賢疾能構事以來人
尤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若順
眾心冀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
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

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為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可以萬全行至河陽為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奔秦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為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况萬乘乎胡氏曰傍南山復還鄴者蓋由中山常山山谷開南還也

讀史兵略

卷十四

二十七

讀史兵略 趙王石虎處葬處按魏中記云石虎葬鄴西北角而水經注又云在東明觀下臨水縣又有石虎墓故此曰虛葬處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擾國政太傅許貪味無厭賂上流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中紹上疏以為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黜陟無法貪情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綱頹紀紊莫相糾攝又官吏猥多踰於前世公私紛然不勝煩擾大燕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此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侵漁無已行留俱窘莫肯致命故也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民承風競為奢靡彼秦吳僭僻猶能條治所部有兼井之心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修彼之願也謂宜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

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梟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疏奏不省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月二月進攻洛陽

五年 春正月秦王猛遣燕州刺史武威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皋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成外無救援城下之帥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致懼以洛陽降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親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路垂所親金熙使詐為垂使

讀史兵略

卷十四

二十八

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讒毀日深秦王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悟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復乃將舊騎詐為出獵遂奔樂安王斌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邱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為秦所厚疑令為反聞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樂安王斌進屯狄陽猛遣梁成鄧羌擊走之雷羌鎮金墉以桓寅為宏農太守代羌戍陝城而還秦王堅以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

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珍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斃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其勉從朕命夏四月堅復遣猛督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堅送猛於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眾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後慮也猛曰臣杖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鑿輿親犯塵霧但願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秋七月猛攻壺關安攻晉陽八月燕主暉命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封字問中允曰事將何如允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

讀史兵略

卷十四

三十九

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猛留屯騎校尉苟長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為地道使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入晉陽執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於潞川冬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評相持壬戌猛遣徐成規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眾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効戰以贖之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况國家乎吾不復憂賊

矣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評為人貪鄙鄴固山泉驚樵及水積錢帛如邱陵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眾不足畏况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暉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權賣樵水專以貨殖為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城兵遂進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趨使戰評大懼遣使請戰於猛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眾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勅敵成敗之機在茲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寢不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連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動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胡氏曰言軍士不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

讀史兵略

卷十四

三十九

聞之歎曰慕容元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驚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滿上之言耶戊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上黨領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暉與上庸王評樂安王斌定襄王淵孟高艾朗等奔龍城辛巳秦王堅入鄴宮暉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既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郭慶追之暉失馬步走慶追及於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暉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我受詔追賊何謂

讀史兵略

卷十四

三十一

天子執以詣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對曰狐死首邱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胡氏引關西水也按潞川在上黨西北渭源胡氏以為潞源又引潞水出長子縣發鳩錄以為潞源是也安陽今山則作潞源是也安陽今彭德府在鄴西南七十里

讀史兵略卷十五

益陽胡林翼集

通鑑

簡文帝咸安二年 秦丞相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章三四上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非卿無可委者猛為相堅端拱於上自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曰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非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救太子宏及長樂公全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嘗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秦泰不起至是融謂秦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秦乃從命至長安事遂得

讀史兵略

卷十五

一

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為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 孝武帝甯康三年 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為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胡氏曰王猛事秦亦知正統之在江南徐光之論非矣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

人患胡氏曰後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敵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太元二年 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情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情優遊散地常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元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胡氏曰桓公謂見其使才雖履屐閒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桓溫超元同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元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便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胡氏曰晉人謂京口為北府北府兵者謝元破俱難等始兼領徐州敵入畏之

讀史兵略

卷十五

二

三年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武衛將軍苟萇尚書慕容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楊安帥樊鄧之眾為前鋒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姚萇帥眾五萬出南鄉苟池毛當王顯帥眾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為虞既而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眾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眾十倍於敵糧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不從之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秋七月秦彭超請攻沛郡

太守戴遂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征南基劫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俱難毛盛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眾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魯陽關在汝州魯山縣西南三十里按南陽府南召縣界南鄉今浙川縣武當今均州襄陽在漢水南岸彭城今徐州府淮陽魏興西城皆在與安府

四年 春正月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為後繼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眾而為一城者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

讀史兵略

卷十五

三

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鸞格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胡氏曰光武用岑彭吳漢以滅公孫述晉武帝用王濬王渾以平孫皓苻融梁熙未嘗離所鎮皆上疏以諫堅乃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眾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丕命諸軍進攻之二月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兗州刺史謝元帥眾萬餘救彭城軍於泗口欲遣閒使報戴遂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元遣之泓為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軍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雷城謝元揚聲遣後軍將軍何謙向雷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遂帥彭城之眾隨謙奔元超遂據彭城三月癸未使右將軍毛虎生帥眾三萬擊巴中

以救魏與前鋒督護趙福等至巴西為秦將張紹等所敗亡七千餘人虎生退屯巴東夏四月戊申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胡氏曰周旋字孟威丁秦毛當王顯帥眾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內史毛瑒之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石安之弟也謝元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元與田洛帥眾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元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元與何謙戴遂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四

免元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雷城在徐州府銅山府巴西即保甯府巴東即夔州府三阿胡氏云今寶應縣涂中今滁縣淮陰今清河縣淮橋當在淮安府君川據注在盱眙縣北六里五年初秦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秦王堅命呂光執送長安赦之春正月復以重為鎮北大將軍鎮薊征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重之弟也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犁耳自以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堅以洛為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自伊闕趨襄陽沂漢而上洛謂官屬曰孤帝室至親不得入為將相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陰計欲使梁成沈孤於漢水耳於是自稱大

將軍大都督秦王以平規為幽州刺史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桓高句麗百濟新羅休忍諸國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戍薊夏四月洛帥眾七萬發和龍堅召羣臣謀之呂光曰至親為逆天下所共疾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憂也堅乃遣使讓洛使還和龍當以幽州承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編狹不足以容萬乘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怒遣左將軍武都賈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北海公重悉薊城之眾與洛會屯中山有眾十萬五月賈衝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送長安北海公重走還薊呂光追斬之石越自東萊浮海襲和龍斬平規幽州悉平堅赦洛不誅徙涼州之西海郡司馬光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治况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

讀史兵略

卷十五

五

之使其臣狃於為逆行險微幸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今堅違之能無亡乎按伊闕在中山今定州西海郡胡氏謂在居延則今涼州府鎮番縣西北七年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成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眾

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舍道傍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眾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胡氏曰漢魏相有言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驕者滅其符堅之眾謂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六

八年 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胡氏曰慕容垂鮮卑也姚萇羌也其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詔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寶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胡氏曰至此垂如堅必甲子

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元為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眾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元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元圍碁賭墅安基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胡氏曰元意不在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安固御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

讀史兵略

卷十五

七

廟堂之量不開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遺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慕容垂拔郟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碭石融進攻之秦將梁成等率眾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胡氏曰融言不可伐今臨敵乃輕脫如此亦天奪其鑿也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朱序來說石等以為強弱異勢不如速降日二年堅就朱序於襄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眾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

十一月謝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半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元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道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過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胡氏曰兩陳相向退者先敗此用兵之常勢也謝元謝琰桓伊

讀史兵略 卷十五 晉 八

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胡氏曰草行者涉草而行不敢由路露宿者宿於野次不敢入人家皆懼追兵也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眾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襄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脾者堅食之賜帛十匹解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為陛下下為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胡氏曰垂別擊之戰且持軍嚴整故諸軍皆潰而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

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變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胡氏曰慕容垂此幕容德曰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眾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為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

讀史兵略 卷十五 晉 九

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慕容暉屯鄆城聞堅敗棄其眾遁去至滎陽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答圖基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圖基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胡氏曰言其喜甚也史言安矯情攝物人臣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大敵壓境一戰而破之安得不喜乎屐齒之折亦非安之嘗也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按潁口今潁州府潁上縣鄆城在德安府安陸縣硤石在壽州北淮水中洛澗在硤石東肥水東肥水也在壽州東北胡氏曰入公山在壽春縣北四里青岡去壽春三十里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眾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嚴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祕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閒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澗池言於堅

曰北鄙之民間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颯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後以渡使典軍程同衣已衣乘已馬與僮僕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河橋在富平津涼馬臺在其西

慕容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修牋於長樂公丕丕聞垂北來疑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其欲為亂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擊垂侍郎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不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眾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眾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不曰垂在鄴如藉虎寢蛟常恐為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為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氏騎一千為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

之帥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胡氏曰成都王穎使和演圖王苻飛龍圖慕容垂智略不足以濟其敗同一轍也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取必為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擒耳胡氏曰丕父子後卒如越之言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毗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胡氏曰幾事不密則害成苻飛龍垂因激怒其眾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眾八千平原公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為然壬午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已令氏兵五人為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氏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胡氏曰蓋言已故殺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遂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暉使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將雪先王之恥請為將軍斬此氏奴乃擐甲直進丁零之眾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成克之收萬餘人甲仗慕容垂濟河焚橋有眾三萬雷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楷偕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盜丕駿馬數百匹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安陽縣今彰德府落木居中山苻堅遷之新安陵雲臺在洛城西沙城在河內非魏郡之沙城也蒲池在鄴城外列人今廣平府肥鄉縣

九年 春正月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為盟主
斌從之於是斌帥其眾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
主也當迎歸返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
兵而東垂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
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帥眾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
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謂利曰吾欲集兵
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卿是從農乃詣烏桓
張驥說之曰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
相告耳驥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
民為士卒斬桑榆為兵裂澹裳為旗農假驥輔國將軍劉大安
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遣蘭
汗段讚趙秋慕輿悒略取康臺收馬數千匹於是步騎雲集眾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十一

至數萬驥等共推農為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
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胡氏曰言無賞以獎激今之來者皆
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
之於是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開招庫傳官俸於上黨東引
乞特歸於東河北召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兄汝陽太守幼於燕
國偉等皆應之又遣蘭汗攻頓邱克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
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
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
計取之眾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
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為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
至列人西農使秋及參軍恭母騰擊越前鋒破之胡氏曰越之

參軍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
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
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
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眾不乘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
吾知其無能為也向暮農鼓譟出陳於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
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
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
眾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故
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既而相繼敗沒人情騷動所在盜賊羣
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為燕元年服色朝儀皆
如舊章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世子寶
為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輪舅子蘭番皆為王長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十三

樂公丕使姜讓謂讓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垂曰
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欲安全長樂公使盡眾赴京師然後修
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何故陷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
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
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
與將軍風殊類別胡氏曰言風處關西鮮卑在一見傾心親如
宗戚寵踰動舊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
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之任甯可束手輸將
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
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
然胡氏曰姜讓之辭直垂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
罪禮而歸之遺丕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丕歸長安

堅及丕怒復書切責之王子垂攻鄴拔其外郭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二月垂引丁零烏桓之眾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於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遣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討不從命者楷謂紹曰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惟宜緩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乃屯于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東胡王晏晏詣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鳩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臨東頓邱今春縣西新興城在肥鄉東南三月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眾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強永其眾遂盛自稱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十四

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爲雍州刺史鎮蒲阪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實衝爲長史姚萇爲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有眾二萬進攻蒲阪堅使實衝討之夏四月泓聞秦兵且至懼帥眾將奔關東叡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彼自知困窮攻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胡氏曰使符叡能用姚萇之言慕容冲必就擒矣叡弗從戰於華澤叡兵敗爲泓所殺萇遣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領等糾扇

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爲盟主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按華陰縣今屬同州六月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後秦軍於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璧等分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萇之弟鎮軍將軍尹買後秦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墾同官水以困之後秦人恟懼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秦王堅歎曰天亦佑賊乎按趙氏塢安公同官縣太保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兗二州刺史謝元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伐秦元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元進據彭城胡氏曰此晉自淮九月元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辛卯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十五

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冬十月元遣陰陵太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苻朗軍至琅邪朗來降朗堅之從子也秦長樂公丕遣光祿及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眾少不能赴胡氏曰秦以部羌張蚝爲萬人敵是時氐死矣張蚝幸不能救秦之亡是知徒勇而無謀者不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會元遣牢之等據碭碭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軍於河北丕遣將軍桑據屯秦陽以拒之劉襲夜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達請救於元致書稱欲假塗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遂與參軍姜讓密謂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絕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爲表許以王

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虜自以力能制不
乃改書而遣之元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朝廷以充
青司豫既平加元都督徐亮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

後秦王長聞慕容冲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
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長曰不然燕人因其眾有思歸
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
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使

南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眾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
將秦王堅使其城角以恥之胡氏曰石虎之末清河崔悅為新
平太守堅與之仇不問天地請還冀州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氏
堅怒之禁錮新平人使其城角以恥之

太守南安苟輔欲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尙書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十六

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之州鎮
猶連城過百奈何遠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
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
為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眾死
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其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
獲之又殺萬餘人同官川在同官縣新平今郿州胡氏曰嶺北
謂九嶺之北凡新平北地安定之地皆是也
十年春正月甲寅秦王堅與西燕主冲戰於仇班渠大破之
乙卯戰於雀桑又破之甲子戰於白渠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
王堅殿中將軍鄧邁力戰卻之堅乃得免壬申冲遣尙書令高
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破之
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
宏與戰於成貳壁大破之斬首三萬二月癸未秦王堅與西燕

主冲戰於城西大破之追奔至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為
冲所掩引兵還胡氏曰萬乘之主固不可乘危微幸然秦喪敗
而還三月西燕主冲攻秦高陽公方於驪山殺之執秦尙書韋

鍾以其子謙為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主邵安民
等皆謙曰君雍州望族今乃從賊與之為不忠不義何面目以
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殺謙來奔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

擊冲大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阮之仇班渠雀桑白渠
驪山西北則在渭北洪北江以為在長安縣則在渭
南然白渠在渭北顧說是也成貳壁疑亦在涇陽

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劉撫於孫就柵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
園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擊敗
之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夏四月牢之進兵至
鄴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道牢之不告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十七

秦長樂公丕即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
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為疆固觸而動之一瓦墜碎則
解矣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既
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胡氏曰兵法百
上將况二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
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丕帥眾就晉穀於枋頭牢之入鄴城
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復還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人
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為
軍糧孫就柵疑在涇縣新城董唐
鄴五橋澤皆在肥鄉縣北
五月西燕主冲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
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
餘推平遠將軍趙赦為主相與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多為西

燕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之義然今寇難
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益汝曹宜為國
自愛蓄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秦也三輔之
民為冲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冲欲縱火為內應堅曰
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固於烏合之虜
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坐致夷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請不已乃
遣七百騎赴之冲營縱火者反為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二
堅祭而哭之胡氏曰史言關中之人乃心為衛將軍楊定與冲
戰於城西為冲所擒定秦之驍將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
將久長得胡氏曰秦王堅始也禁人學讖及喪敗之極乃欲用
至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導予出外汝善守
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十八

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賓錦出奔五將山六月秦太子宏不能
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西奔下辨百官逃散司隸校尉
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西燕主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
可勝計五將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五十里下辨今成縣
秋七月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
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
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辨
南秦州刺史楊璧拒之胡氏曰苻堅破仇池置南秦州楊璧氏
拒而不納孟子曰身助之宏奔武都投氏豪強熙假道來奔詔
至親戚飯之信哉斯言宏奔武都投氏豪強熙假道來奔詔
處之江州八月後秦王萇使求傳國璽於秦王堅堅瞋目叱之
曰小羌敢逼天子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
堅求為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何得為之堅與緯

語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倚宰
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
數罵萇求死辛丑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張夫人中山公詵
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為之哀恸萇欲隱其名諡堅曰壯烈天王
司馬光曰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
臣獨以為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堅
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堅之所以
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
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
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九月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
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聞中原喪亂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十九

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
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
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
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健為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
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未
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
易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
浴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莫若奉為盟主以收眾望推
忠義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
連王統楊璧合四州之眾掃凶逆甯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
弗聽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鑿不
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

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允爲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眾五萬拒光於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而過歸國之眾遣彭兒杜進姜飛爲前鋒與允戰於安彌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表杜進爲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郡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宋泮城守不下光與而執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梁熙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爲附之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但苦力不足不能報君父之讎耳豈肯如逆氏彭濟之所爲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光殺泮及皓又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

讀史兵略

卷十五

二十

州人由是不悅宜禾今鎮西府宜禾縣東高梧谷胡注謂在高州人由是不悅即會水今高臺縣安臨今蕭州西郡在山丹縣南十一月慕容農至龍城休士馬十餘日諸將皆曰殿下之來取道甚速今至此久留不進何也農曰吾來速者恐餘賊過山鈔盜侵擾良民耳農才不踰人誑誘飢兒烏集爲羣非有綱紀吾已扼其喉久將離散無能爲也今此田善熟未收而行徒自耗損當俟收畢往則梟之亦不出旬日耳頃之農將步騎三萬至令支巖眾震駭稍稍踰城歸農嚴計窮出降農斬之進擊高句麗復遼東元菟二郡還至龍城上疏請繕修陵廟燕王垂以農爲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諸軍事幽州牧鎮龍城農於是創立法制事從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課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流民前後至者數萬口先是幽冀流民多入高句麗農以驃騎

司馬范陽龐淵爲遼東太守招撫之先是餘巖叛垂使幽州將自討之規出戰爲巖所敗遂掠薊城東據令支垂乃令農會兵討之慕容麟攻王亮於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眾以應麟亮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則可矣甯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亮及符鑑殺之昌黎太守宋儼帥烏桓索頭之眾救亮不及而還按博陵今深州安平縣十一年十一月秦尙書寇遺奉勃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南安南安王登議立懿爲主眾曰勃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難今三虜窺覲宜立長君非大王不可登乃爲

讀史兵略

卷十五

二十

壇於隴東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胡氏曰秦王堅廟號世祖載以輜輶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衛之凡所欲爲必啓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鋒鎧爲死休字胡氏曰言欲復營必死乃休也每戰以劔稍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後秦主萇以王禮葬秦主堅及登至改葬堅以天子之禮杏城在鄜州中部縣西南安在鞏昌府十二年 初安次人齊涉聚眾八千餘家據新柵降燕燕主垂拜涉魏郡太守旣而復叛連張願願自帥萬餘人進屯祝阿之瓮口招翟遼共應涉高陽王隆言於垂曰新柵堅固攻之未易猝拔若久頓兵於其城下張願擁帥流民西引丁零爲患方深願眾雖多然皆新附未能力鬪因其自至宜先擊之願父子恃其驍勇必不肯避去可一戰擒也願破則涉不能自存矣垂從

之二月遣范陽王德陳雷王紹龍驤將軍張崇帥步騎二萬會
 降擊願軍至斗城去瓮口二十餘里解鞍頓息願引兵奄至燕
 人驚遠德兵退走隆勒兵不動願子龜出衝陳隆遣左右王末
 逆擊斬之隆徐進戰願兵乃退德行里餘復整兵還與隆合謂
 隆曰賊氣方銳宜且緩之隆曰願乘人不備宜得大捷而吾士
 卒皆以懸隔河津勢迫之故人思自戰胡氏曰言兵為河津所
 隔前有強敵退則溺死
 故思之而各故能卻之今賊不得利氣竭勢衰皆有進退之志
 不能齊奮宜亟擊之德曰吾唯卿所為耳遂進戰於瓮口大破
 之斬首七千八百級願脫身保三布口燕人進軍歷城青兗徐
 州郡縣壁壘多降垂以陳雷王紹為青州刺史鎮歷城德等還
 師新柵人冬鸞執涉送之胡氏曰果如
 慕容隆所料
 垂誅涉父子餘悉原之
 新柵胡氏曰在魏郡界疑今大名府大名縣界張願自泰山進
 屯視阿之瓮口瓮口斗城三布口皆在今禹城縣歷城縣屬濟

讀史兵略

卷十五

二十三

南府與禹
 城縣隔河
 劉顯地廣兵強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魏長史張袞言於魏
 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必為後患然吾不
 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從之復遣安同乞師於燕胡氏曰去
 年魏遣安
 同乞師於燕以破
 窟咄故此言復劉衛辰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太
 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之顯奔馬邑西山魏王珪引
 兵會麟擊顯於彌澤又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部眾獲馬牛
 羊以千萬數胡氏曰劉顯滅而拓拔氏強矣為慕容氏計者莫
 若兩利而俱存之可以無他日亡國之禍按彌澤
 在馬邑南今
 屬朔平府
 呂光西平太守康甯自稱匈奴王殺湟河太守強禧以叛張掖
 太守彭晃亦叛東結康甯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
 康甯在南伺釁而動若晃穆未誅康甯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

危光曰實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胡
 氏曰三寇謂康
 甯彭晃王穆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
 與甯穆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之差易耳乃自帥騎三萬倍道
 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誅晃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處
 士郭瑀瑀歎曰今民將左衽吾忍不救之耶乃與同郡索燾起
 兵應穆運粟三萬石以餉之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
 燾為敦煌太守既而穆聽讒言引兵攻瑀瑀諫不聽出城大哭
 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而
 卒呂光聞之曰二虜相攻此成禽也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
 承逸之機也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屯涼興穆引兵東
 還未至眾潰穆單騎走驛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胡氏曰呂光
 取於內故攻於外雖數戰數勝而根本不固宜不足以貽子孫
 也按西平今張伯縣湟河今西甯縣涼興郡在安西州驛馬驛

讀史兵略

卷十五

二十三

在肅
 州西
 十三年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為武威太守貴
 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
 為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
 光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
 吳起無恩而楚強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
 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乃慕起
 鞅之為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胡氏曰沮渠蒙遜
 段業為重亦由此言為
 涼州人士所歸故也
 魏王珪陰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
 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為兄弟胡氏
 曰魏
 與燕皆鮮卑種也拓跋力
 微與慕容皆歸晉室

四海豈得以昔日爲比儀曰燕若不修德禮欲以兵威自強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閻弱范陽王自負材氣胡氏曰是時慕容德在燕宗非少主臣也燕主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儀珪母弟瑜之子也

十四年 後秦主苻以秦賊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秦主登升樓遙謂苻曰爲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弑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二月秦主登西轡重於大界自將輕騎萬餘攻安定羌密造保克之五月萇與登戰數敗乃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界登邀擊之於安邨又敗之秋七月登攻後秦將吳忠等於平涼克之八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

讀史兵略

卷十五

二十四

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閔守安定帥騎三萬襲秦轡重於大界克之胡氏曰重戰輕防殺毛后及南安王尙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人戰眾寡不敵爲後秦所執毛氏罵且哭萇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眾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胡氏曰兵勝者驕驕則先敗而後勝者多矣姚萇見兵勢所以收眾而止大界宜在安定新平之閒按後漢安定今涇州鎮原縣新平今邠州密造羌姓名保即堡安邨在邠州長武縣苟頭原在鎮原南十五年 夏四月秦將魏揭飛自稱衝天王帥兵胡攻後秦將姚當成於杏城鎮軍將軍雷惡地叛應之攻姚漢得於李潤後秦主苻欲自擊之羣臣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胡氏曰時登起長安據新豐之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萇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

非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眾數萬氏胡赴之者前後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喜羣臣怪而問之苻曰揭飛等扇誘同惡種類甚繁吾雖克其魁帥餘黨未易猝平今烏集而至吾乘勝取之可一舉無餘也胡氏曰此曹操取揭飛等見後秦兵少悉眾攻之萇固壘不戰馬超韓遂故智耳示之以弱潛遣其子中軍將軍崇帥騎數百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萇遣王超等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謂人曰吾自謂智勇傑出一時而每遇姚翁輒困固其分也萇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輒樹一木以旌戰功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萇曰吾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萬之眾營地惟

讀史兵略

卷十五

二十五

小爲奇豈以大爲貴哉李潤鎮在同州府大荔縣西北十六年 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秦王堅滅代柔然附於劉衛辰及魏王珪即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諸將因張袞言於珪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爲三日食足乎胡氏曰凡北人用騎兵各乘一馬又有一馬爲副馬皆曰足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眾遁走珪遣長孫嵩長孫肥追之珪謂將佐曰卿曹知吾前問三日糧意乎曰不知也珪曰柔然驅畜產奔走數日至水必阻我以輕騎追之計其道里不過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斬屋擊於平望川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匹候跋舉眾降胡氏曰盛跨有代北柔然西奔南牀山蓋在大磧之西北史帝紀作南商山按平望川未詳涿邪山今三音諾顏右翼中末旗鄂羅克

沛東
南山

劉衛辰遣子直力鞬帥眾八九萬攻魏南部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大破直力鞬於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走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徑入衛辰國衛辰部落駭亂辛卯珪直抵其所居悅城衛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直力鞬於木根山衛辰為其部下所殺十一月珪軍於鹽池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尸於河胡氏曰以滅代之怨也自河以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帥太悉仗出勃勃以示使者曰勃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甯與之俱亡何忍執以與魏乃送勃勃於沒奕干沒奕干以女妻之鐵岐山未詳胡氏曰金津在五原郡宜梁九原二縣開悅城即代來城木根山在五原河西

讀史兵略

卷十五

二十六

宋白曰青白鹽池在鹽州北按皆在今鄂爾多斯七族界

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胡氏曰善制敵者能因事而為功苟曜反覆於苻姚之間曜而不來其在長安曜亦畏曜而不敢來長安外以誘之曜亦疑而不敢來二秦交兵邊陲至長之北行若不得已者苟曜以送死姚氏腹脇之疾去矣此非能因事而為功乎萇敗登於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堡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半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眾與天下爭衡望塵而進前無橫陳二也温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雋三也董帥大眾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羣臣咸稱萬歲陰密今靈臺縣西路承人

姓名此堡宜
在鎮原縣東

十七年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翟劍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劍夏四月劍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承謀於羣臣尙書郎勃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強劍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劍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承不從胡氏曰翟劍敗則六月燕主垂軍黎陽臨河欲濟到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為牛皮船百餘艘偽列兵仗汭流而上劍亟引兵趣西津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於河南比明而營成劍聞之亟還攻鎮等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劍兵往

讀史兵略

卷十五

二十七

來疲賜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驟騎將軍農自西津濟與鎮等夾擊大破之胡氏曰燕主垂用兵於河上者再溫兵於西而潛軍東渡亦以劍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眾北濟河決勝視敵之堅脆何如也劍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眾北濟河登白鹿山憑險自守燕兵不得進農曰劍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候之劍果下山還兵掩擊盡獲其眾劍單騎奔長子西燕主承以劍為車騎大將軍兗州牧封東郡王歲餘劍謀反承殺之魯口在饒陽縣滑河故瀆口也蘇康壘即在館陶縣二十年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部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眾八萬自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萬八千為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為昏姻胡氏曰代王什與健兩娶於燕皆早卒哀帝彼有內難隆和元年什與健納女於燕燕又以女妻之彼有內難燕實存之其施德厚矣結好久矣開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

在於我奈何遽興兵擊之拓跋圭沈勇有謀胡氏曰圭幼歷艱難兵精馬強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銳今委之專任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圖之言頗激切垂怒免湖官秋七月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徂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稼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軍臨河造船爲濟具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

讀史兵略 卷十五 晉 二十九

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畱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秦主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燕術士靳安言於太子寶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棄尸草野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募與嵩等以垂爲實死謀作亂奉麟爲主事泄嵩等皆死寶麟等內自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置輜重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來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橫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

胡氏曰太元十八年慕容麟已知拓跋珪之心爲燕患矣今乃輕之如此豈其心自疑而欲敗寶之節耶其後寶不能守中山而歸於亂而已矣而曇猛妄言驚眾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眾輕敵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麟以曇猛爲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騎還調魏兵騎行十餘里卽解鞍寢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魏王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蹙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畱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

讀史兵略 卷十五 晉 二十九

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鉅萬計十二月珪還雲中之盛樂消臺之捷見太元十七年長子之捷見上年胡氏曰黑城在五原河北按今四子部落新界參合陂在大同府陽高縣北邊鵝外蟠羊山在今甯遠縣南盛樂今歸化城土默特旗二十一年三月庚子燕主垂畱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畱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鎮平城垂至獵嶺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爲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惟龍城兵勇銳爭先處素不設備閏月乙卯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帥麾下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聞虔死皆有貳心珪不知所適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爲之設祭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慙憤嘔血由是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奔告於魏云垂已死與尸

在軍魏王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胡氏曰青嶺即廣昌嶺在廣昌縣積石之峻壁立直上蓋即天門也微嶺在夏屋山東北魏都平城晉置於此燕昌城在平城北按廣昌縣屬易州夏屋山在代州靈山在大同縣平城即縣治也

秋七月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元皇始參軍事上谷張尙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八月己亥珪大舉伐燕胡氏曰兵無內應與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左將軍鴈門李栗將五萬騎為前驅別遣將軍封真等從東道出軍都襲燕幽州九月戊午魏軍至陽曲乘西山臨晉陽遣騎環城大譟而去燕遼西王農出戰大敗奔還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將妻子帥數千騎東走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之及於潞川獲農妻子燕軍盡沒

讀史兵略 卷十五

三十一

農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王珪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尙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詣軍門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敘胡氏曰史言拓原以中書侍郎張恂等為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中山尹符謨曰今魏軍眾彊千里遠圖乘勝氣銳若縱之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睦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馬上齋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尙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勦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搖動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

胡氏曰不據險拒戰而嬰城自守此慕容寶所以敗也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軍事動靜悉以委麟冬十月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于栗磾南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己酉珪自井陘趨中山李先降魏珪以為征東左長史進攻常山拔之獲太守苟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胡氏曰中山燕都慕容德守鄴慕容寶守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五萬騎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山己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帥眾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南章武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乘城固守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珪軍於魯口燕

讀史兵略 卷十五

三十一

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眾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胡氏曰白戰其地者眾易敗散動而不勝眾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魏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珪惡之沒根懼誅十二月己丑將親兵數十人降燕燕主寶以為鎮東大將軍沒根求還襲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沒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仗珪乃覺之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眾多獲首虜而還胡氏曰史言慕容寶不能因降人為開以破魏按馬邑縣今并州屬朔平府句注山在朔州東南軍都山在昌平州西陽曲縣今太原府治安喜今定州東三十里韓信故道胡氏曰自井陘伐趙之道也又曰新城燕主垂攻鄴所築也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安帝隆安元年 燕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恟懼
 賀賴盧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
 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構間之射書入城中言其狀正月
 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為變矣儀
 以為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帥其眾詣德降且言儀師老
 可擊德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軍大破之胡氏曰
師克在和將帥不和致之末也 燕主寶使左衛將軍慕輿騰攻博陵殺魏所
 置守宰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魏王珪
 遣使請和都王夜燕宜都王鳳踰城奔中山胡氏曰鳳知珪至
至縣殺而走 癸

讀史兵略卷十六

亥信都降魏寶聞珪攻信都出屯深澤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守
 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宮人募部羣盜以擊魏二月己巳朔
 珪還屯楊城沒根兄子醜提為并州監軍聞其叔父降燕懼誅
 帥所部兵還國作亂珪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
 以其弟為質寶聞魏有內難不許胡氏曰兵法曰知彼知己百
珪之有內難而田之而不 使尤從僕射蘭真責珪負恩悉發其
 眾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屯於曲陽之柏肆營於滹池水北
 以邀之丁丑魏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
 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為之援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
 亂珪驚起棄營逃走燕將軍乞特真帥百餘人至其帳下得珪
 衣鞞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
 收眾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

募兵大敗胡氏曰敵出其不意故走見敵之不還赴寶陳寶引
 兵復渡水北戍寅魏整眾而至與燕相持燕軍奪氣寶引還中
 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軍帥騎二萬奔還時大
 風雪凍死者相枕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士卒皆棄袍仗兵器數
 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為魏所係虜者甚眾先
 是張袞嘗為魏王珪言燕祕書監崔暹之材胡氏曰陳張袞傳
聞其才珪得之甚喜以暹為尚書使錄三十六曹任以政事珪
欲撫慰新附深悔參合之誅 胡氏曰珪以燕人懲參合 素延坐
 討反者殺戮過多免官以奚牧為并州刺史牧與秦主與書稱
 願首與之均禮與怒以告珪珪為之殺牧己卯夜燕尚書郎慕
 輿皓謀弑燕主寶立趙王麟不克斬關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
 初燕清河王會聞魏軍東下表求赴難燕主寶許之會初無去

讀史兵略卷十六

意使征南將軍庫偃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將兵五千為前鋒崇
 嵩之子也偉等頗虛龍近百日無食噉馬牛且盡會不發寶怒
 屢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為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
 偉欲使輕軍前行通道偵魏疆弱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欲
 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
 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
 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簡給步騎五百人崇進至漁陽
 遇魏千餘騎崇謂其眾曰彼眾我寡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
 進崇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濶
 狹眾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是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
 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曰涉珪雖屢獲小利
 然頓兵經年凶勢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正

是可破之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氣喪日益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胡氏曰麟有異志故沮隆議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寶使人請於魏王珪欲還其弟觚割常山以西皆與魏以求和珪許之既而寶悔之三月己酉珪如盧奴辛亥復圍中山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為坐自摧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勢疆弱懸絕彼必不自退明矣宜從眾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為吾道此情也胡氏曰隆初鎮龍城與母俱北及垂召隆伐魏其母留龍城乃被甲上

讀史兵略 卷十六

晉 三

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寶眾大忿恨隆涕泣而還是夜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弑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眾於是城中人情震駭寶不知麟所之以清河王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櫛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期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耶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月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游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胡氏曰隆策固善其如運命何兵家固敗為成隆之智不遑東足以及此也使寶始終一從隆之說猶可以免蘭汗之禍

高撫善卜筮素為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達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留於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遍召僚佐問其去留唯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餘皆欲留隆並聽之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涉珪參合所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踊躍欲與魏戰而為衛軍所抑今聞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眾望擊退魏軍撫甯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為忠臣也農欲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胡氏曰農隆皆號為有智略而所見類如此天之廢燕智者失其智矣王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鑒皆幼不能出城隆還入迎之自為

讀史兵略 卷十六

晉 四

鞍乘俱得免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魏王珪欲夜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恐士卒盜府庫物請俟明日珪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成城中立以為主閉門拒守珪盡眾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諭之曰慕容寶已棄汝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誰為乎皆曰羣小無知恐復如參合之眾故苟延旬月之命耳珪願王建而唾其面胡氏曰王建既又阻珪再故唾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將軍李栗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成而還深澤縣今屬定州場胡氏以為下曲陽在今晉州西游沱河在其北盧龍縣在永平府後燕京都謂中山也治盧奴縣在今定州東南無極縣西北龍川謂和龍即龍城也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眾寡光兵雖眾而

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
自走矣光軍於長最遣太原公築等帥步騎三萬攻金成乾歸
率眾二萬救之未至築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
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袍
罕之眾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給延云乾歸眾潰
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略過人安肯
望風自潰前破王廣楊定皆羸師以誘之今告者視高平動殆
必有姦宜整陳而前使步騎相屬俟諸軍畢集然後擊之無不
克矣延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收散卒還屯
袍罕光亦引兵還姑城成紀今秦安縣長在蘭州府北陽武
道州河關今河州
西袍罕即河州
燕主寶出中山與趙王麟遇於研城麟不意寶至驚駭帥其眾

讀史兵略

卷十六

五

奔蒲陰復出屯望都土人頗供給之慕容詳遣兵掩擊麟獲其
妻子麟脫走入山中甲寅寶至薊殿中親近散亡略盡惟高陽
王隆所領數百騎為宿衛清河王會帥騎卒二萬迎於薊南寶
怪會容止怏怏有恨色密告隆及遼西王農農隆俱曰會年少
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等當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
猶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
庫儁官驥帥兵三千助守中山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趣龍
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寶於夏謙澤寶不欲戰清河王
會曰臣撫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
送眾心忿憤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我皆
得之何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整
陳與魏兵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

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雷臺治書陽瑀曰中
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
涕會既敗魏兵矜很滋甚隆屢訓責之會益忿志會以農隆皆
嘗鎮龍城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已右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已
又知終無為嗣之望乃謀作亂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
聞之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異圖所仗者兵兵已去手欲
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將相之
任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豫未許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
趣必反無疑宜早除之農隆曰今寇敵內侮中土紛紜社稷之
危有如累卵會鎮撫舊都遠赴國難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動四
鄰逆狀未彰而遽殺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
會逆志已成卿等慈恕不忍早殺恐一旦為變必先害諸父然

讀史兵略

卷十六

六

後及吾至時勿悔自負也會聞之益懼夏四月癸酉寶宿廣都
黃榆谷會遣其黨仇尼歸吳提染干帥壯士二十餘人分道襲
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重創執仇尼歸逃入山中會以仇尼歸
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寶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寶欲討會陽
為好言以安之曰吾固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甲戌旦會立仗
嚴備乃引道會欲棄隆喪餘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
歸寶阿之曰何以自負耶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羣臣食且
議農罪會就坐寶目衛軍將軍慕輿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
會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
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
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輿騰為名丙子頓兵城下寶臨西門
會乘馬遙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城中

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大半走還營侍御郎
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軍會眾皆潰會將十餘騎奔中
山開封公詳殺之寶殺會母及其三子遼西王農哥破見腦寶
手自裏劍僅而獲濟以農為左僕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胡氏
當作詳洪氏謂詳城在蒲陰則今完縣也與望都縣俱屬保定府
定府夏謙澤胡氏謂在薊北二百餘里則在古北口外廣都在
土默特右翼旗西

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磨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熒惑
守東井磨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
闇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內要彼常
切齒將為誅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强二苑之人多其舊眾
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為主二苑之眾盡我有也得城之後
徐更議之詳從之磨夜以二苑之眾燒洪範門使詳為內應事

讀史兵略 卷十六

晉

七

世詳被誅磨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舉兵事無不成從
之者甚眾時太原公纂方討段業涼王光召使討磨纂將還諸
將皆曰段業必躡軍後宜潛師夜發纂曰業無雄才憑城自守
若潛師夜去適足張其氣勢耳乃遣使告業曰郭磨作亂吾今
還都卿能決者可早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
其從兄桓曰郭磨舉事必不虛發吾欲殺纂推兄為主西襲呂
宏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為呂氏臣安享
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為宏演矣統至
番禾遂叛歸磨宏纂之弟也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磨大
破之乃得入姑臧磨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志皆殺之涼
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與磨共推涼後
將軍楊軌為盟主軌略楊氏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

蛇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破磨將
王斐於城西磨兵勢漸衰胡氏曰涼州治姑臧有東西苑城
按番禾在永昌縣休屠在鎮番縣
中山饑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九月甲子晦魏王珪
進軍攻之太史令鼂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胡氏
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杜預註云疾惡也兵家忌之珪曰紂以
甲子亡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十月丙寅麟退阻派水甲
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
妻子入西山遂奔鄴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
者二萬餘人張驥李沈先嘗降魏復亡去珪入城皆赦之得燕
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以萬數班賞羣臣將士有差新市今正定
水即沙河自山西繁峙縣流入遼寧平縣南又東南經曲陽行
唐新樂定州界至祁州合茲河麟之退阻派水在新樂南也西
山曲陽縣
西北山

讀史兵略 卷十六

晉

八

二年 楊軌自恃其眾欲與涼王光決戰郭磨每以天道抑止
之涼常山公宏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
原公纂將兵迎之楊軌曰呂宏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
疆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
王乞基磨性褊急殘忍不為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
王乾歸以為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宏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徙
治張掖將追擊宏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退窮寇勿追此兵家
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賴蒙遜以免業城西安以其將臧莫
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為之策豈
非築城也業不從莫孩等為呂纂所破胡氏曰段業置西
安郡於張掖東境
楊軌屯廉川收集夷夏眾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
而兵益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西平王烏孤

軌尋為羌酋梁飢所敗西奔僂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為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飢無經遠大略可一戰擒也飢進攻西平西平人田元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拒飢遣子為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飢兵彊多以為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彊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飢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飢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飢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澆河倖斬數萬以田元明為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稠澆河太守王稚皆

讀史兵略

卷十六

九

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嶺南今在西南府屬伯縣今西南府治洪池嶺在涼州府南其南五郡廣武今平番縣樂都今張伯縣澆河在巴燕戎格屬西南湟河在西南縣北張伯縣南與西平而五也龍支堡在西甯東三年 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倂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雷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雷鎮浩亶夷夏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胡氏曰乞伏鮮卑也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胡氏曰謂光以纂宏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亶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

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漢隴西郡今鞏昌府武威郡今涼州府張掖郡今甘肅府酒泉郡今肅州府今安西州故曰本數郡之地樂都今張伯縣安夷在西甯縣東西平即西甯縣湟河在西南縣北張伯縣南澆河在巴燕戎格屬西南嶺南即洪池嶺之南今大通縣廉川在張伯縣東浩亶在其東北南涼推今西甯府境漢金城郡臨羌被羌二縣地爾二月丁亥朔魏軍大破高車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頭衛王儀別將三萬騎經漠千餘里破其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萬餘頭高車諸部大震庚戌魏征虜將軍庚岳破張超於勃海斬之魏主珪大獵於牛川之南以高車人為圍周七百餘里因驅其禽獸南抵平城使高車築鹿苑廣數十里三月己未珪還平城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

讀史兵略

卷十六

十

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胡氏曰珪之崇文如此而魏之儒風頗正黃初秦主登之弟廣帥眾三千依南燕王德德以為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胡氏曰乞活堡晉惠帝時諸賊保聚之地會焚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德雷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眾討廣斬之和長史李辯勸和反和不從辯乃殺和以滑臺降魏魏尚書和跋引兵據其城南燕慕容雲斬辯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為客吾為主人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

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胡氏曰嚴韓範之言德若進攻則勢必至衰敗固不待幕容超之時也
 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
 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胡氏曰滑臺當河津之要魏自北渡河而南向晉從滑水入河秦汾渭順河而下皆湊於滑臺又其城旁無北有魏山陵可依車騎舟師皆可以勝故請之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嶮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黃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疑所築地形阻峻足為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渾昔為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胡氏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自三代之時仲虺已有是言夫子定書非之剛也後人從古專言王者之師以仁義行之若宋襄公可豎矣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

讀史兵略

卷十六

晉

主

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與邦之言也且今歲之初彗星起奎婁掃虛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為魯虛危為齊宜先取兗州巡撫琅邪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胡氏曰奴戶者有罪沒為官奴公卿以下至九品官及宗室國號曰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占蔭以為客戶是謂免奴為客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蹙然苦之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義之子也世奉天師道胡氏曰天師道即張道陵之所傳也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

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冬十月甲寅恩陷會稽疑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泰王崇義興太守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鎮吳郡陸瓌吳興邱厄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眾數十萬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士為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廩刊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曰賀汝先登仙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

讀史兵略

卷十六

晉

主

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入郡皆為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蠢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十二月謝琰擊斬許允之迎魏隱還郡進擊邱厄破之與劉牢之轉關而前所向輒克琰雷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拜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擣捕為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胡氏曰晉宋之制參將數千人規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

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眾劉敬宣怪
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
破之斬獲千餘人胡氏曰劉裕事始此初恩聞入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
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臨江曰我割浙
江以東不失作句踐戊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羞走
胡氏曰江表傳周瑜之破魏軍也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
曹公曰孤不羞走故恩引以為言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
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高
素破恩黨於山陰斬恩所署守令陸瓌邱厄沈穆夫東土遭亂
企望官軍之至既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
無復人跡月餘乃稍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為會稽太
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以元顯錄尚書事時人
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東第門可張羅矣

讀史兵略 卷十六

晉

三

時軍旅數起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糜七升而元顯聚斂不
已富踰帝室上虞今屬紹興府會稽縣屬新昌縣也入郡胡氏曰
省及江南諸府地也烏程屬湖州府山陰胡氏謂會稽郡城以
北也餘姚亦屬紹興五郡者入郡中除三吳胡氏曰自龜山而
東至蘭風石堰鳴鶴松浦盤浦定海皆海浦
四年 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緩懷又不為武備諸將咸諫
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苻堅之
眾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
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琰遣
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
徑進五月己卯至會稽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
跨馬出戰兵敗為帳下都督張猛所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
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南朔將軍高雅之拒之

冬十一月雅之與恩戰於餘姚敗走山陰死者什七八詔以劉
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眾擊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
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粲築滄濱壘以備恩恩之孫也口
在今鎮海縣東招寶山下邢浦胡注云在山陰北三十五里句
章今慈溪縣滄濱今太倉州嘉定縣西南袁注云當作袁山

五年 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
縮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
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衝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
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啟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
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疆則
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胡氏曰自漢以來善為且虛名無實徒
足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胡氏曰質的受矢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

讀史兵略 卷十六

晉

高

也乃更稱河西王胡氏曰王武威則一郡而已王河西則以廣
武公傳檀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
三月孫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
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眾
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
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滄濱裕復
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裕曰
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為聲勢
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
以為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賊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
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閒暇賊疑之不敢逼裕
大呼更戰賊懼而退裕乃引歸五月恩陷滄濱殺吳國內史袁

次死者四千人六月甲戌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戌南岸冠軍將軍桓謙等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嘏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眾既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關志恩率眾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者甚眾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眾等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軍元顯帥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他謀略惟日禱蔣侯廟恩來漸近百姓懼懽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沂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

讀史兵略 卷十六

五

散欲掩不備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甯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郁洲為恩所執八月詔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亦隨而邀擊之海鹽今屬嘉興府丹徒今鎮江府沿淮口秦淮入江之口今觀音門下關北河口大勝關等處南岸秦淮之南查浦今鎮江府白下關今鎮江府今鎮江府今鎮江府今鎮江府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為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陝復生亦無以為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為

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為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等五十餘家人質於長安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上西土悅之

讀史兵略 卷十六

六

於胡阮傳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營檀營傳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偽與傳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傳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凌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傳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荀安國甯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傳檀之疆遁還姜紀在晏然今武威縣焦朗在魏安今古浪縣東昌松今古浪縣西顯美今永昌縣皆屬涼州府元興元年 張灃順謂元顯曰桓元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元必乘此縱其姦克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奈何灃順曰元始得荊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他圖若乘此際使

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元可取也元顯以為然乃遣灑順至京口謀於牢之牢之以為難灑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元春正月庚午朔下詔罪狀桓元以尚書令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為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灑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否繫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心若不愛命當逆為之所胡氏曰逆為之所及禍患未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元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桓氏世為荆土所附桓冲特有遺惠而謙冲之子也乃自

讀史兵略

卷十六

七

驃騎司馬除都督荆益南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元禁斷江路公私匱乏以糗糧給士卒元謂朝廷方多憂慮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釁及大軍將發從兄石生密以書報之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元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二月元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為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胡氏曰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元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牢之素惡元顯恐恒元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已功名愈盛不為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元以除執政復伺元之隙而自取之故

不肯討元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為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牢之軍溧洲參軍劉裕請擊元牢之不許元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元交通東海中尉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元元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元威望既成恐難圖也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元如反覆手耳但平元之後令我奈驃騎何胡氏曰元顯為驃騎將軍故稱之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元請降元陰欲誅牢之元顯將發聞元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辛未陳於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元已至南衙元顯引兵欲還宮元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乘馬走入東府唯張灑順一騎隨之帝遣

讀史兵略

卷十六

八

侍中勞元於安樂池元入京師稱詔解嚴以元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黃鉞元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敬宣請歸諭牢之使受命元遣之敬宣勸牢之襲元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私告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耶裕當反服還京日耳胡氏曰日反服也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胡氏曰牢之以討孫卿可隨我還京口桓元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胡氏曰此時劉裕於是有誅元之心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元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胡氏曰王兖州謂王恭近日反司馬郎君胡氏曰司馬郎君謂元顯今

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乃帥部
 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按元軍過尋陽不見官軍見守者不知防於險遠也元至姑孰使人攻歷陽則九江安慶以下東西梁山以上至無備也深洲今烈山洲在江南縣西南新亭去江甯十餘里南行即朱雀航今聚寶門內之橋也東府在今大中橋東安樂渚在新亭東班績今觀音門江口在新洲西南
 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
 盡恩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
 之水仙餘眾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循諶之曾孫也神
 采清秀雅有材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
 志存不軌如何太尉元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太守循雖
 受命而寇暴不已三吳大饑戶口減半會稽滅什三四臨海永
 嘉殆盡富室皆衣羅執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胡氏曰此因上而人消物盡亦天地之大數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以此觀之吝有是事

讀史兵略 卷十六 晉 九

秦主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右僕射狄伯支等將步騎四萬
 伐魏興自將大軍繼之以尚書令姚晃輔太子泓守長安沒奕
 于權鎮上邽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平攻魏乾壁六十餘日拔之
 秋七月魏主珪遣毗陵王順及豫州刺史長孫肥將六萬騎為
 前鋒自將大軍繼發以擊之八月珪至永安秦義陽公平遣驍
 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長孫肥逆擊盡擒之平退走珪追之及
 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秦主興將兵四萬七千救之將
 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兵瀆高者為敵所棲深者
 為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及興未至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
 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拒興之入廣
 武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
 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難固不能制也不如

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興
 至蒲阪憚魏之疆久乃進兵甲子珪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
 坑之南斬首千餘級興退走四十餘里平亦不敢出珪乃分兵
 四據險要使秦兵不得近柴壁興屯汾西憑壑為壘東柏材從
 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以為薪蒸冬十月平糧
 竭矢盡夜悉眾突西南圍求與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為應興
 欲平力戰突免平望興攻圍引接但叫呼相和莫敢逼圍平不
 得出計窮乃帥麾下赴水死諸將多從平赴水珪使善游者鉤
 捕之無得免者執狄伯支及越騎校尉唐小方等四十餘人餘
 眾二萬餘人皆斂手就禽興坐視其窮力不能救舉軍慟哭聲
 震山谷數遣使求和於魏珪不許乘勝進攻蒲阪秦晉公緒固
 守不戰會柔然謀伐魏珪聞之引兵還乾壁柴壁皆在汾水之東今平陽府臨汾縣界

讀史兵略 卷十六 晉 辛

永安今霍州天渡汾水津
 渡蒙坑在今曲沃縣北
 三年 桓元篡立常不自安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
 字不體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撻以示聰明詔令紛紜有司奉答
 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或一日數
 出遷居東宮更繕宮室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
 眾元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雷元使不
 受其命璩寶之孫也傳檄遠近列元罪狀帥眾進屯白帝胡氏曰
 言劉裕未起毛璩已伏義舉兵討元劉裕從徐兗二州刺史桓修入朝元謂王謐
 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元妻
 劉氏謂元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
 除之元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
 議之耳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邁弟毅家

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元無忌曰桓氏疆盛其可圖乎殺曰天下自有疆弱苟為失道雖疆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胡注謂舉大事人為主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殺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殺定謀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為苻氏起兵攻燕主垂不克來奔朝廷以元德為宏農太守仲德見桓元稱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平昌孟昶為青州主簿桓宏使昶至建康既還京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殺無忌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規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琊諸葛長民河內太守隴西辛扈興振威將軍東莞童厚之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桓宏參軍裕使殺就道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宏據廣陵長民為刁逵參軍使

讀史兵略

卷十六

三

長民殺逵據歷陽元德慮興厚之在建康使之聚眾攻元為內應刻期齊發孟昶妻周氏富於財傾貲以給之絳色物盡縫以為軍士袍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元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二月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丙辰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眾隨之齊入即斬桓修以徇修司馬刁宏帥文武佐史來赴裕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返正於尋陽胡氏曰郭江州謂郭昶之也時帝在尋陽裕詭言以誑宏等我等並被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元之首已當泉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為宏等信之收眾而退裕問無忌曰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

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譁噪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既而返室壞布裳為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宏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宏方噉粥即斬之因收眾濟江裕使殺誅刁宏眾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為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為司馬彭城人應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劉鍾統之丁巳裕帥二州之眾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聲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於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帥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元移還上宮

讀史兵略

卷十六

三

胡氏曰元始遷東宮今以裕起移還上宮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胡氏曰侍官自侍加中下至黃散之屬加揚州刺史桓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桓修為徐兗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裕元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眾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案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胡氏曰自建康越京口為北上元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元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擄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初袁真殺朱憲憲弟綽往依桓沖裕克京口以綽子齡石為建武參軍三月戊午朔裕軍與甫之遇於江乘將戰齡石言於裕曰齡石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

無忌曰今眾寡不敵戰無全勝濟之既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濟之矣濟之軍中驚擾無忌之眾亦以為然乘勝進攻濟之等大破之遂克淪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福還京師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事桑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為官軍所燒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乃得登岸時江陵路已絕乃還豫章裕素聞藩為人忠直引參領軍軍事元收集荊州兵曾未三旬有眾二萬樓船器械甚盛復帥諸軍挾帝東下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以劉敬宣為江州刺史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平昌孟懷玉帥眾自尋陽西上五月癸酉與元遇於崢嶸洲殺等兵不滿萬人而元戰士數萬眾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

讀史兵略

卷十六

晉

未

不可彼眾我寡強弱異勢今若畏情不進必為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元雖竊名雄豪內實恒怯加之已經奔敗眾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眾也因麾眾先進殺等從之元常漾舫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莫有關心殺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眾大潰燒輜重夜遁元挾帝單舫西走已卯入江陵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閣中斫元不中其徒更相殺害前後交橫元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卞範之在側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為侍衛元將之漢中甯州刺史毛璠璠之弟也卒於官璠使其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璠喪歸江陵壬午遇元於枚回洲祐之恬迎擊元矢下如雨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前欲擊元元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

天子之賊耳遂斬之乘輿返正於江陵甲申大赦諸以長逼從逆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於太廟殺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船未能進元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時桓謙匿於沮中桓振匿於華容浦眾黨得二百人襲江陵謙亦眾應之閏月己丑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問桓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瑯琊王德文下牀謂曰此豈我兄弟意耶振欲殺帝謙苦禁之乃下馬欽容致拜而出劉毅至巴陵誅王稚徽無忌道規進攻桓謙於馬頭桓蔚於龍泉皆破之無忌欲乘勝直趣江陵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糜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馮該以兵

讀史兵略

卷十六

晉

未

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與毅等上牋請罪冬十月劉裕領青州刺史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元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謙章敬宣擊破之殺與無忌道規復自尋陽西上至夏口振遣馮該守東岸孟山圖據魯山城桓仙客守偃月壘眾合萬人水陸相援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退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潰生禽山圖仙客該走石城十二月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為兗州刺史曲阿今丹陽縣練固和江府東江北十五里時蓋於淪口築壘故克淪口始進據尋陽不得越尋陽而攻之且非進據矣山陽今淮中府如嶧口在府西武昌縣西六十里巴陵今岳州府漢中今漢中府嶧口在府西岸其北岸則江陵之津口也攻南岸者先克江北岸者先克江西南去其輔車之勢也龍泉在江陵城西靈溪在龍泉之西夏口今漢口鎮魯山城偃月壘皆在其西南石城今鍾祥縣

荆揚二州江面形勢大略具於此篇矣

讀史兵略

卷十六

晉

二十七

讀史兵略卷之十七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義熙元年 春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桓蔚走江陵已丑劉毅等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辛卯宗之擊破振將溫楷於柞溪進屯紀南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毅等擊破該於豫章口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振還望見火起知城已陷其眾皆潰振逃於潁川戊戌大赦改元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柞溪在江陵東北紀南在潁川在德安府西

讀史兵略

卷十七

晉

一

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眾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眾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啟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胡氏曰黃兒與弟苞小字也勃勃求婚於禿髮傉檀傉檀不許十一月勃勃帥騎二萬擊傉檀至於支陽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帥眾追之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偉御軍嚴整未可輕也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

斛堆阻水結營扼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俾檀將賀連怒曰
勃勃敗亡之餘烏合之眾奈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之俾檀
從之勃勃於陽武下峽擊凌埋車以塞路胡氏曰擊水塞路置
勒兵逆擊俾檀大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名臣勇將死
者什六七俾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為追騎所得勃勃積尸而封
之號曰觸髅臺三城今延安府膚施縣支陽今涼州府平番縣
岸陽武下峽在靖遠縣胡氏曰南山自羌中連延
四年 秦王興以禿髮俾檀外內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
章宗往覘之俾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
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
之表復自有人也胡氏曰俾檀之才非內足以欺其父兄外足
也接之於古蓋智伯瑤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俾檀權過人

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眾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
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勢變返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
者難攻俾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
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俾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
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彌後軍
將軍欽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俾檀左僕射齊
難帥騎二萬討勃勃更部尚書尹昭諫曰俾檀恃其險遠故敢
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暹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
之兵也亦不聽興遣俾檀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
令彌等於河西邀之俾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彌濟自金城姜紀
言於彌曰今王師聲言討勃勃俾檀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
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為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彌

不從進至漢口長驅至姑臧俾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彌破之
彌退據西苑俾檀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欽成縱兵鈔掠俾檀
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
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俾檀攻之未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
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為諸軍後繼至高平聞彌敗倍道赴之顯
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弼未及發俾檀材官將
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欽成遣使謝俾檀慰撫河外引
兵還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
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
城禽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
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胡氏曰姚弼之敗禿髮未能為秦患
原州河曲在隋夏府

五年 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
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
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奔
以為臨澧令鎮惡騎乘非長關弓甚弱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
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悅之因留宿明且謂參佐
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夏四月己巳劉
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
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胡氏曰慮南燕以
奇兵斷其後也或謂裕曰燕人
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
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
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
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

讀史兵略 卷十七 晉 三

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救段暉帥兗州之眾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枚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敵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容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徒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廣甯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

讀史兵略 卷十七

四

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胡氏曰謂已得餘糧棲敵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胸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葦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胸南日向晨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胸城中畱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詒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胸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眾大敗斬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

王璽輩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眾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司徒樂浪王惠曰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為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為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宜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胡氏曰黃卓此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

讀史兵略 卷十七

五

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甯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初興遣衛將軍姚弋仲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為勃勃所敗追強兵還長安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張俊自長安還降於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為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

布衣滅桓元復晉室今典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

城中人情離沮臨澧今澧州安福縣郡今諸城縣大峴山在

秦博山西北胡氏曰南燕州治梁父縣今屬青州府廣固在青州

徐州治莒城充州治梁父青州治臨淄平幽州治發千

池東莞今沂水縣巨茂水在臨淄縣西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乙卯

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曰陛下

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爲兒女子泣

耶二月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卻城久閉城

中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丁亥裕悉眾攻城或曰今

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

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

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

廣固久不下欲盡阮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

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

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阮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

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

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司馬光曰晉自

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鶻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剪平

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宜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

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會

符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

而無仁義使之然哉天門胡氏曰謂廣固內城南門也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勒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

讀史兵略 卷十七 晉

六

番馬說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耶正以劉裕

難與爲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

士胡氏曰孫泰徒黨本三吳之人孫恩所掠掩擊何劉之徒如

反掌耳胡氏曰何劉謂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

君爲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聖書徵君裕自將

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

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

爲也君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眾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而

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

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

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皆委任

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械甚盛時克燕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

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引兵還何無忌自

尋陽引兵拒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

艦大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

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

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闢曰循所將之眾皆三吳舊

賊百戰餘勇始與漢子拳捷善鬪未易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

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若以此眾輕進殆必有悔無忌

不聽三月壬申與道覆遇於豫章賊令疆弩數百登西岸小山

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

逼之眾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

眾雲集無忌辭色無撓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朝議欲奉乘

輿北走就劉裕既而知賊未至乃止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

讀史兵略 卷十七 晉

七

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眾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眾乃大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建康藩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毅聞虛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既瘳將行裕遣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真不及劉裕耶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循之初入寇也使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荆

讀史兵略

卷十七

八

州刺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推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眾皆為循所虜所棄輜重山積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既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之裕募人為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眾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眾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多少又於眾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

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疆盛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初無忌毅之南討也和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眾頗信之惟龍驤將軍庾邱進廷折昶等以為不然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入寇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疆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復生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乙丑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瑯琊王德文

讀史兵略

卷十七

九

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粹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為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求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於是眾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邱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

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為刺史江漢士民感到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隘口初道規使遵為遊軍眾咸以為彊敵在前唯患眾少不應分割見力遣無用之地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眾心乃服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十一月庚戌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裕軍雷池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庚辰循道覆帥眾數萬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舻之際裕悉出輕艦帥眾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燹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

讀史兵略 卷十七 晉 主

軍投火焚之煙炎漲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沈於水眾並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者其逼略遣劉藩孟懷王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板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還建康破冢在江陵江津縣大雷雷池出江之口在小雷西左里在九江府東彭蠡湖口也燕廣川公萬泥上谷公乳陳自以宗室有大功謂當入為公輔燕王跋以二藩任重久而弗徵二人皆怨是歲乳陳密遣人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與乳陳俱叛跋遣汲郡公宏與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宏先遣使諭以禍

福萬泥欲降乳陳不可與謂宏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為之備宏乃密令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眾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萬泥乳陳懼而出降時乳陳鎮白狼白狼在承德府建昌縣南七年 南涼王儁檀欲復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儁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茗菴掠五千餘戶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捐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儁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儁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以請和蒙遜乃還在永昌縣西若禮在張掖縣東北樂都今張伯縣險阻即甘涼南山張伯在山南故也

讀史兵略 卷十七 晉 主

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季高眾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南浦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真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為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碣破之循餘眾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鄒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眾艦俱然兵眾大潰循知不免先鳩妻子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脫等函七首送建康孫處字季高

信州府鬱林今潯州府貴縣南潯浦今南甯府橫州九真在交州南合浦今廉州府石碣在交州東北龍編交州治南津交州大河北皆

八年 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眾皆以為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為益州刺史帥南朔將軍熹河間太守劼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修之固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

讀史兵略 卷十七

古

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劉敬宣從內水伐蜀至黃虎據蓋今縣州與之相近

九年 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軍重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眾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眾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治

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所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寨打鼻滅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

讀史兵略 卷十七

古

自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眾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眾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眾眾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於軍門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合州遂甯射洪潼川緜竹漢州至成都曰內水出瀘州前順資州資陽簡州至成都曰中水由敘州犍為嘉定眉州新津雙流至成都曰外水廣漢遂甯縣也平模即彭模聲近而誤在今彭山縣夾岸築城夾江也江水逕彭山縣東牛脾註作牛脾是也漢牛脾縣今簡州西打鼻山胡氏曰在彭山縣南十餘里按今在彭山東北

十二年 二月加大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琅邪王德文請啟行戎路敬修山陵詔許之八月甯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搏分賜北征將士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兩府事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

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腹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磨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賸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丁已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石甯朔將軍胡藩趙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宏之趙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九月鎮惡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邱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歛附進克許昌獲秦穎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林子自汴入河襄

讀史兵略

卷十七

六

邑人董神虎聚眾千餘人來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兖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救衛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胡氏曰姚萇之興也以安定為根本後得關中以安定為重鎮徙民以實之謂之集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為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為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置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皆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

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兖州刺史尉建畏儒帥眾棄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逃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為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魏河內鎮將于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稍公麾下栗磾好操黑稍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魏因拜栗磾為黑稍將軍冬十月秦陽城滎陽二城皆降晉兵進

讀史兵略

卷十七

七

至成臯秦征南將軍陳雷公沈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為之聲援南朔將軍趙元言於沈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眾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而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道濟通主簿閻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疾元言於沈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為朝廷所責乎沈以為然乃遣趙元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元泣謂沈曰元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既而成臯虎牢皆來降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龍驤司馬毛德祖與元戰於

讀史兵略

卷十七

晉

大

柏谷元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元司馬蹇鑿冒刃抱元而泣元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鑿曰將軍不濟鑿去何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眾閻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進己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置守衛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修之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成洛陽自淮肥向許洛者由鳳臺縣沂淮入潁上阜至許州自許而西由葛新鄭滎陽記水鞏縣以至洛陽陽城今登封石門自汴入河之戰自汴水出於石門而西復自南濟涉延津縣之別濮水入河之戰自汴水出於石門而西復自南濟涉延許昌今許州倉垣今在開封府北安定今固原縣屬屬陳州府在渭南嶺北者涇水今在邠州府北安定今固原縣屬屬陳州府清縣枋頭在洛縣南成阜即汜水縣決汴陽隴州以也清臺今

東虎牢關在汜水縣石關在偃師縣西

十三年春二月王鎮惡進軍灑池毛德祖克蠡吾城鎮惡引兵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又攻尹昭于蒲阪不克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為大將軍封魯公使督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眾守之引日王鎮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與鎮惡合勢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胡氏引載記云紹留鸞守險以絕道濟糧道蓋鸞雖屯大路亦據險而絕絕糧道也紹初遣胡翼度據東原蓋與大

讀史兵略

卷十七

晉

大

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弱劣國多內難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遇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

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振威將軍姚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辰裕引軍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為北青州刺史雷成礪破初裕命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為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眾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林子按劍怒曰相公

一時終當爲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繆膠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臯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秋七月太尉裕至陝沈田子傳宏之入武關秦戎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曉柳以拒之八月太尉裕至閿鄉田子等將攻曉柳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傳宏之以眾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眾且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宏之繼之秦

讀史兵略

卷十七

晉

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胡氏曰沈田子以千餘人敗姚泓數萬之眾置兵死地人自爲戰也斬馘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泓奔還灊上初裕以田子等眾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主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太尉裕至潼關以朱超石爲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瑛與姚和都共擊之猗之敗死超石奔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灊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爲之援鎮北將軍姚弋仲與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強死難奔長安讚退屯鄭

城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嶺屯灊東泓屯道遙園鎮惡汭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爲神王戊且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眾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往時泓所將尙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眾騰踴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爲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謚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讚聞泓敗引兵赴之眾皆潰去翼度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慨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

讀史兵略

卷十七

晉

死矣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灊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耶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或譖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偽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鎮惡別取其金銀乘輦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器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瑛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青泥城在藍田縣關鄉縣在潼關東秦嶺在長安南胡氏曰自陽華嶺山西南至秦嶺謂自華陰縣東南之陽華嶺而西南也即呂氏春秋九鼓之一自河入渭汭渭而西也香城在同州府朝邑縣東石橋在華州東涇上今咸陽縣東胡註所謂陽陵也鄭城即華州東

滑橋在武甯縣北石橋疑為積石在石橋東

十一月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欲
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
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長安王
鎮惡功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鎮惡
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宏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
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
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
衛瑾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司馬
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
與田子有後言是關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
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部之都復輪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

讀史兵略 卷十七

晉 晉

晉

堅凝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
始觀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
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
爾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
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而歸河北魏境故開汴河

歸而

夏王勃勒聞太尉裕東還大喜胡氏曰善用兵者觀變而動問於王買德曰
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
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
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
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

在綱罟之中不足取也胡氏曰勃勒欲義真取勃勒乃以其子

撫軍大將軍瑣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
屯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屯青泥胡氏曰劉裕得洛陽而側使義真守關中而不能禁夏兵之斷潼關青泥南歸於其城席未煖而義真敗既棄天下肉未寒而四鎮失宜也勃勒
將大軍為後繼南泥在今商州
十四年 春正月夏赫連瑒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驤
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眾盛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鎮
惡鎮惡謂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
進洩何由得平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
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
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
子請鎮惡至傅宏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

讀史兵略 卷十七

晉 晉

晉

斬之幕下矯稱受大尉命誅之宏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王修
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言鎮惡反修執
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修之代鎮惡為安西司馬
傅宏之大破赫連瑒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斬獲甚眾夏兵
乃退北地猶言北方言渭北非郡名也橫門長安北出東頭第一里一門池陽今涇陽縣界

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於
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修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
真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修既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真
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瑒夜襲
長安不克夏王勃勒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宋公裕聞之使
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為

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
已道濟軍於臨胸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許昌今河南
許州大岷山
在沂水縣北臨胸縣南臨
胸縣北去青州四十五里

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
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
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
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
陸劉粹軍項城沈叔狸軍高橋皆畏魏兵彊不敢進魏人作地
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
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飢疫魏仍急攻之城陷將士欲
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幾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
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三

獻將佐在城中者皆為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
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湖陸今魚臺縣項城縣屬陳州
檀道濟以所領兵少
不能分赴故陷也

文帝元嘉三年 帝欲誅徐羨之傅亮并發兵討謝晦春正月
晦弟黃門侍郎暉馳使告晦晦問何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
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
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
天曰尚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
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
眾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荊州
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
又與衛軍諮議參軍鄒邪顏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

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
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部眾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
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
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辨下官請解
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於坐命超為司馬領南義陽太守轉登
之為長史南郡如故登之藉之孫也帝以王宏檀道濟始不預
廢弑之謀宏弟曇首又為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宏且召道
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為不可帝曰道濟止於徇從本非創
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
康丙寅下詔暴羨之亮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
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當親帥六師為其過防可遣中領
軍到彥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駟繼路符衛軍府州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四

以時收翦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
問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
陶甕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
收之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又誅晦子世休帝將討晦
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
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
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晦先舉羨之亮
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
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閒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
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此皆王宏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
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
進路以討晦晦以弟逖為竟陵內史將萬人總留任帥眾二萬

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於破豕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晦欲遣兵襲湘州刺史張邵何承天以邵兄益州刺史茂度與晦善曰邵意趣未可知不宜遽擊之晦以書招邵邵不從二月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惟宜速戰登之惟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又攻洲口柵陷之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圍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一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五

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眾散略盡乃攜其弟遜等七騎北走遜肥壯不能乘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已卯至安陸延頭為成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於是誅晦鵬遜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義陽在信陽州西荆州之北也州界雍州謂襄陽府新林多陶龜在江甯縣西南善橋今在荆然破冢在江陵縣南相州長沙府也彭城洲在臨湘縣巴陵岳州府也隱圻在彭城洲東忌置洲在彭城洲西延頭在安陸縣北馬頭在江陵大江之南

四年 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為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為後繼南陽王伏真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為前候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

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願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前氏曰去國死故其鋒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六月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眾至城下胡氏曰藏匿其眾以少眾至城下誘其出戰夏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胡氏曰患其不出戰也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魏軍士有得罪亡奔夏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六

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胡氏曰使魏主用開亦不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眾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真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胡氏曰言先定必勝之計故千里行師不可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以風雨之故變易成算於一日之間胡氏曰言風在人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胡氏曰言風在人願風擊之則風為我胡氏曰言風在人我胡氏曰言風在人用豈有常哉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倚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為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

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2 5E9

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尙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
流矢奮擊不輟夏眾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不及
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
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繫
上魏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尙書僕射問至奉夏主
之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還乙巳魏
主入城獲夏主公卿將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初夏
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
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
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葢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奚斤
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正斌清太僕邱堆帥
騎五千略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遂奔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七

統萬城夏主勃勃都也在今靖邊縣東北無定河北西拉烏
還蘇河南邊牆外平城魏主都今大同府城大積疑今歸化城
北拔都山在府谷縣北邊牆外君子津西
上邽今秦州高平今固原州雍今鳳翔府
八月壬子魏主還至平城以所獲頒賜畱臺百官有差魏主爲
人壯健鷲勇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
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
峻京城及修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
以四海爲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
屈再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
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
不可輕費至於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
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之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
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

違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常曰濩者朕與天下
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五年 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
進軍安定與邱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疲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
固遣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微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
數百騎還城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
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
賊殺當坐濩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會不爲計乎斤
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
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
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辭頡曰
今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八

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
挑戰眾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眷
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
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
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平涼府在秦州東北三百十里
安定今鎮原縣在平涼東北
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西平太守魏承謂之曰殿下若
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爲殿下之有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
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甫入城
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水道城中飢渴死者大半東
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
百餘人鼓譟燒門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初文昭王疾
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爲蒙遜所

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既而遣尙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千匹及錦蜀銀緡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西平今西南府西北秦都在其東南捫天嶺在今西南西北

六年以江夏王義恭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帝以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胡氏曰感念致王業之艱難而尋釋為治之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子矯性齊美胡氏曰西門豹性剛急常佩韋以自警關羽張飛任偏

讀史兵略

卷十八

九

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詣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胡氏曰左謂荆州為西楚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與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眾事也胡氏曰詳讀宋文帝此書則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內外羣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獨崔浩勸之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

方何國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疆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眾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胡氏曰崔浩之料宋人畜突帝後屢出兵爭河何南卒以自弊吳呂蒙不肯取魏徐州正慮此耳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并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鬪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眾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鈔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吐馬護化北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十

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暨勢永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四月庚寅魏主發平城使北平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同會柔然之庭五月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粟水胡氏曰兼馬者每騎一騎兼有副馬也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去莫相收攝紇升蓋燒慮舍絕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東部間有魏寇帥眾欲就其兄遇長孫翰翰邀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紇升蓋既走部落四散鼠伏山谷雜畜布野無人收視魏主循粟水西行至菟園水胡氏曰在燕然山南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眾高車諸部乘魏兵勢鈔掠柔

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秋七月引兵東還東道向黑山疑南大城山疑在烏喇特三旗西栗水疑即漢之姑且水今翁金河柔然庭疑在杭愛山南今西庫倫也菟園水疑即漢之郅居水今鄂爾坤河塞北地名無可考實據依地望推之而已

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銅筵於醉器中夜有所見即以筵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爲之舉筵或立嘗而還魏主嘗引浩出入臥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厄穢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甲兵朕雖有征伐之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十一

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勅尙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七年 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病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畱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眾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

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卻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魏主不能違眾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十二

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到彥之自淮入泗水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乃沂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將悉收眾北渡戊子魏碭敬成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爲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爲諸軍節度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畱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於潼關於是司寇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須昌在東平州西北

四鎮謂金墉虎牢滑臺碣嶺也碣嶺在往平縣界靈昌津在延津縣界

夏主遣其弟謂以伐魏郟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郟城東畱其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儘兒情見此不過欲回河自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十三

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郟城今郟州河中之流非蒲州也山東謂太行山以東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虞於江南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給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併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鍾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

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侯進攻虎牢辛巳拔之尹冲降魏委粟津當作富平津七女津在東平西北岸

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郟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鵝觚原為方陳以自固魏兵就圍之鵝觚原今靈臺縣

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眾伐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十四

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眾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授任之旨邪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疆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厯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乘須昌南奔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眾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眾曰賊眾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疆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馬耳谷即馬耳關在萊蕪縣引

舟入濟自平大河四瀆津入濟至懸城也自清入濟即此道四瀆津一名清河懸瀆湖入濟

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眾下鵝陂原魏武衛將軍邱眷擊之夏眾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其餘眾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十二月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兖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盪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它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上問尚書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十五

八年 春正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甯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懸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草穀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修之及東郡太守申謨虜獲萬餘人道濟等食盡自懸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

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此按清水則桓溫自巨野入清水之清水即濟水也壽張在東平州西南高梁亭疑在東阿縣北濟上後魏之濟州即平西南鵝陂城懸城今濟南府此軍始終緣濟水行

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聞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元伯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十六

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元伯詐為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為謀未已不殺元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十年 魏主徵陸侯為散騎常侍出為懷荒鎮大將未期歲高車諸莫弗訟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侯還以孤代之侯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帝怒切責之使以建業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帝大驚立召侯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為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

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
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眾心怨懟必生禍亂矣日魏

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氏羌之和乃自徒
中起蕭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楊難當因思話未至法護將

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敗法護參軍魯安期
等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冬十一月丁未法護棄城奔

洋川之西城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為梁秦二州
刺史梁南秦二州即漢中府也白馬在沔縣西北晉昌今石

十一年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十七

長安蕭思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為前驅承之緣道收
兵得千人進據礪頭難當焚掠漢中引眾西還留趙溫守梁州
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
城成拔之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營坦
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
千人助承之拔黃金戍而據之溫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
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行參軍王靈
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
濟引兵還與承之合三月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甲子等共擊
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氏
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承之斷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
輒貫數人氏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閭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

城氏敗走斬獲甚眾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初桓希既
敗氏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傅歆皆治魏興唯得魏
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為刺史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為氏所

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鎮南鄭胡氏曰自此梁州治南鄭按

魏興郡是也胡氏引水經注曰鐵城與黃金戍相對一城在山
上一城在山下按在今洋縣西水注云即西水與下桃城同在山

洋川即洋縣也南鄭今褒城縣大桃疑亦在洋縣

上庸今竹山縣新城今房縣南鄭今漢中府治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十八

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有其孫孺又殺司空
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
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間
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胡氏曰為後魏人入

十六年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言牧健
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健逆心
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
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入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方乘
虛遠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
所為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為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
西堂宏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健西垂下國雖心不純
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

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尙書李順胡氏曰後夏之役浩順有待浩愈順使涼州凡十二返魏主以爲能及議伐涼州順與尙書古弼皆曰自溫園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草人馬飢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眾無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胡氏曰漢書地理志曰涼州土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爲欺誣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十九

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耶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命公卿爲書以讓河西王牧健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費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與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西轡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尙書令劉絮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不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爲鄉導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既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河西王牧健聞有魏師驚曰何爲

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望風奔潰八月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健令出降牧健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順謂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爲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勅以釋汝疑九月姑臧城潰牧健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雜胡降者又數十萬按自雲中濟河自君子津濟也在偏關縣東北脂縣西榆林縣南涼州城外四面皆谷水通流水發南山下流爲哈拉泊即休屠澤也魏主以索傲爲中書博士時魏朝方尙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二十

學爲意傲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尙書牧守者數十人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爽訓厲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胡氏曰漢景帝末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遷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詣京師受業博士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由是大化至今巴蜀好儒雅文立教雖殊成一人也陳留江疆寓居涼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書法亦拜中書博士二十年 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爲四道樂安王範建甯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爲後繼魏主至鹿渾谷遇救連可汗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

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向書令劉絜固諫以為賊營中塵
盛其眾必多出至平地恐為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
見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
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既而獲柔然
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眾北走經六七日知無
追者乃始徐行魏主深恨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
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
楚之以絕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
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規伺割驢耳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
為之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令陳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
可攻乃散走按鹿澤谷疑在四子部落西胡注所言鹿澤海即
巴彥鄂博海皆在漠南

讀史兵略

卷十八

三十一

二十二年 魏民間說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
城胡氏曰蓋吳蓋安定盧水胡種而分居杏城有眾十餘萬冬十月戊子長安鎮副
將拓跋紇帥眾討吳紇敗死吳眾愈盛民皆渡渭奔南山魏主
發高平勅勒騎赴長安命將軍叔孫拔領攝并秦雍三州兵屯
渭北十一月吳遣別部帥白廣平西掠新平安定諸胡皆聚眾
應之又分兵東掠臨晉巴東將軍章直擊破之溺死於河者三
萬餘人吳又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
之斬首三萬餘級河東蜀薛永宗聚眾以應吳胡氏曰蜀人遷
居關中赤水者謂之赤水蜀襲擊聞喜聞喜縣無兵仗令憂惶
無計縣人裴駿帥屬鄉豪擊之永宗引去魏主命薛謹之子拔
糾合宗鄉胡氏曰宗謂薛人壁於河際以斷二寇往來之路庚
午魏主使殿中尚書拓跋處直等將二萬騎討薛永宗殿中尚

書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西平公寇提將萬騎討白廣平吳自
號天台王署置百官按杏城在今中部縣南山終南山新平今
邠州安定今興原縣臨晉今朝邑縣巴東
注作已東是也聞
喜縣今屬絳州

二十三年 春正月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
宗未知陛下自來眾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
圍其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胡氏曰據南史薛
世為強族其族人安都先據宏農乘城來奔魏主南如汾陰濟
河至洛水橋聞蓋吳在長安北魏主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
南循渭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
能掉今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到則破之必
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至有傷若從南道
則吳徐入北山猝未可平魏主不從自渭南向長安至賊水吳

讀史兵略

卷十八

三十一

眾聞之悉散入北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二月丙戌魏主至長
安丙申如盤屋歷陳倉還如雍城所過誅民夷與蓋吳通謀者
乙拔等諸軍大破蓋吳於杏城東雍州絳州也宏農今靈寶縣
華陰之洛水是也戲水在臨潼縣東盤屋縣在長安
西陳倉今寶雞縣今鳳翔縣東言奸民始於謠言
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使貢亦薄陋帝遣
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慈家世儒素胡氏曰慈叔父少
好墳典慈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
邑慈自奮請從軍詔以慈為振武將軍和之遣慈為前鋒陽邁
聞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帝詔和
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栢成遣府戶曹參
軍姜仲基等詣陽邁陽邁執之和之乃進軍圍林邑將范扶龍
於區粟城陽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慈潛兵迎擊毗沙達

破之按此皆越南國地漢依水經注言之曰南在區粟之西

帝以魏寇為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欲追

縱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

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

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

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孫

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

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

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

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

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收秋冬入保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二十三

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

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日築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

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

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日計丁課仗

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

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鉞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

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

臣料之未若即用彼眾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

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

而校矣

檀和之等拔區粟斬范扶龍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

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慈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

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陽

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慈一無所取還家

之日衣櫛蕭然按象浦在朱吾東南林邑東北盧容水西也

八月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

鎮將陸侯曰長安險固風俗豪伎平時猶不可忽况承荒亂之

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

能獲之若停十萬之眾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

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眾已散唯吳一

身何所能至侯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為害吳天

性凶狡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為患愈大諸將

曰公言是也高涼王那亦以侯計為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

之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二十四

負也後數日吳叔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會安定盧水胡劉超

等聚眾萬餘人反魏主以侯威恩著於關中復加侯都督秦雍

二州諸軍事鎮長安侯乃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侯為無

能為也侯既至諭以成敗誘納超女與為姻戚以招之超自恃

其眾猶無降意侯乃帥其帳下親往見超超使人逆謂侯曰從

者過三百人當以弓馬相待不及三百人當以酒食相供侯乃

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侯復選敢

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侯賜

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

二十七年 河北諸山蠻寇雍州建武將軍沈慶之帥後軍中

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慈等二萬人討之入道俱進先是

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

多不利胡氏曰乘高臨下矢石之勢所及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胡氏曰斬木登山入道並進蠻首救尾之不戰雖欲斬木而慶之自冬至春屢破雍州蠻因蠻所聚穀以充登山庸可得乎慶之自冬至春屢破雍州蠻因蠻所聚穀以充軍食前後斬首三千級虜二萬八千餘口降者二萬五千餘戶幸諸山大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頃之風甚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散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為營戶胡氏曰史言沈慶之又備持久以弊諸雍州即襄陽府營戶不隸守幸賦役不同供雜營造也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二十六

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帝聞之勅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道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城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窻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開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駿發

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垣謙之賊瑩之尹定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西秦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失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秦之等兵無繼復引兵擊之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秦之為魏人所殺瑩之溺死天祚為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道殿中尙書任城公乞地真將兵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夏四月魏主引兵還梁川疑指汝州之川楚之梁邑也若如胡註所言則許州懸瓠今汝南府汝陽縣時在懸瓠北上欲伐魏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二十六

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元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碣礮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綠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眾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建武

汶上縣或云南通淮則今清河縣恐皆非此四瀆津入濟之口在今歷城縣西也

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為盧氏令使帥其眾為鄉導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宏農辛未拔之擒魏宏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雷屯宏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胡氏曰自開月以下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承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尚書長孫真趣馬頭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趨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雷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稽元敬將兵向雷城文恭為魏所敗步尼公遇元敬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以為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溺死者殆半詔以柳元景為宏農太守元景使薛安

讀史兵略 卷十八

二十九

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眾二萬度嶠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曠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胡氏曰一軍之將謂之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旂甚盛魏眾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眾大潰斬張是連捉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

赴河墮死者甚眾生降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成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傑所在遷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胡氏曰關山而居自為聚落上以王元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胡氏曰此以上柳元景攻關陝事魏承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眾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閉行取至胡氏曰取至壽陽也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

讀史兵略 卷十八

三十

結軍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願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眾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軍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頭墜馬死餘眾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樂使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眾欲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魏承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樂嬰城固守胡氏曰自此以上魏兵向壽陽事按百丈崖在盧其東北即今壽陽縣也柳元景之鄉在壽陽縣北魏兵在豐縣水在豐縣尉武亭疑在鳳臺縣淮水北岸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

義恭欲棄彭城南歸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畱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惟二議彌日未決胡氏曰沈慶之之議自彭城趨歷城猶曰主於進何勗之議則主於退耳長史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畱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易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馬文恭之敗也陳主廟應沒於魏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三十一

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囊駝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藥馳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覓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爲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覓悉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種鹽胡鼓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不齋樂具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元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

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遠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元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之爲前驅大軍未至河水向合元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眾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算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眾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畱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贈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蕩定有期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三十一

胡氏曰兵交使在其間史言行魏主致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己未魏兵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軍潰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元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願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胡氏曰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兵之計攻眾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城最下

眾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眾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為患且敵眾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眾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眾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甯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王弼曰同舟而濟則今兵胡越何患乎異心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甯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眾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齋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眾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三十三

備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於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劬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慰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魏主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旣屋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主得黃甘即噉之并大進鄴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

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劬及羣臣議之眾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劬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劬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劬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鬱洲在海州東海中龍山下瓜步山在六合縣廣陵今揚州府山陽今淮安府橫江今和州于湖今當塗縣采石在太平府北二十里暨陽今江陰縣南今曰今卷二十八年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左衛率尹宏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胡氏曰北兵欲退慮南兵之追截故舉火以示威尹宏習知北人軍情因言於上自晉氏失馭劉石以來始有六夷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三十四

之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江夏王義恭以碻礮不可守石王元謨還應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礮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渡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遣質誓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氏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氏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胡氏曰言於魏質復書曰省示具悉恣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王元謨退於東中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

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胡氏曰謂冥之中大期也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爲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盡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眾力豈能勝苻堅耶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劔刃欲令我揮之爾身耶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鏡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眾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胡氏曰以魏圖死正賊國中賊也因而爲之布莫近乎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矣魏主得質此書豈不悔前所與胡氏曰中原之民本慕漢爲自取取滅豈可不知轉禍爲福耶首正朔故謂之正朔之民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三十五

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繩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繩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胡氏曰句絕謂衝車至者城身也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勅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惟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胡氏曰若欲自盱眙渡淮而北以追截其後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功胡氏曰已嘉璞之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上勅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達義恭乃遣鎮軍

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旋逃歸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傷不可勝計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越趨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易進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戊寅魏主濟河胡氏曰自丙辰盱眙退

三十年 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劼弒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胡氏曰沈慶之以此劼密與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言作諸人義勇之氣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三十六

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劼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劼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王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劼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於王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竣移檄四方使共討劼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魯爽於江陵劼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

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城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遷淮南居民於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滎口徐遺寶以荊州之眾繼之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蕭斌勸勅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為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變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勸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魯元景宗慈屢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三七

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勸不聽或勸勸保石頭城勸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勸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癸丑武陵王軍於鵲頭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甯步上使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為陳逆順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已未軍於溧洲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閒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癸亥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

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元景營未立勸龍驤將軍詹叔兒規知之勸勸出戰勸不許甲子勸使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勸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勸將士懷勸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勸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勸眾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勸眾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勸更帥餘眾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淵澗為之溢勸手斬退者不能禁簡之死斌被創勸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甯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勸殺義恭十二子勸及弟潛憂迫無計以輦迎將侯神像置宮中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三六

稽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王拜蘇侯神為驃騎將軍以潛為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鑠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於新亭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勸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五月癸酉朔賊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於瓜步先是世祖遣甯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勸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欽等大敗勸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絕東軍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渚障隊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勸閉守六門

於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丹陽尹尹宏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劬燒輦及袞冕服於宮庭斌宣令所統使皆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潛勒劬載寶貨逃入海劬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修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於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為軍士所殺劬割心諸將鬻其肉生噉之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劬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劬至殿前賊質見之慟哭劬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縛劬於馬上防送軍門斬劬及四子於牙下潛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鐸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義恭曰可詣行關請罪勸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劬渣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劬死殷氏及劬渣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汗潛劬所居齋殿道育王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三九

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冲尹宏王羅漢等皆伏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五洲在鄂水縣時裝方討西陽也巴水在其西今日巴河鎮西陽今黃州府尋陽今九江府東西梁山今太平府與和州對岸兩山鶴頭在銅陵縣江甯今日江甯鎮上秦淮之南州即太平府溧洲即烈山洲皆在江甯縣西南新亭在江甯鎮北四十五里死馬湖在其東西陵在今蕭縣東南牛塘在今武進縣西破岡濱在丹陽縣方山埭在上元縣東南大航即朱雀航臨淮水上北對朱雀門諸即緣秦淮之渚六門胡註謂臺城六門大司馬門東華門西華門萬春門太陽門承明門也

讀史兵略卷十九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孝武帝孝建元年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劬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庸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為內兄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迺遣密信說義宣以為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為他人所先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船為公前驅已為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眾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不能為建康計矣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為義宣子採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二月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為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魯爽號征北將軍質加魯宏輔國將軍下成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湛之將萬人就宏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為謀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已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為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元謨為豫州刺史命元景統元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為兗州刺史三月己亥內外戒嚴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為江州刺史柳元景為雍州刺史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為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

刺史朱修之偽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
 宣使者遣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義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
 而進表亦引兵直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
 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夾陳兩岸
 與官軍相拒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恭為湘州刺史朱修
 之為荊州刺史胡氏曰義宣為荊湘二州刺史而反故二州皆
 命代以朱修之效順使制其後故命以荊州
 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陽與爽前
 鋒楊胡興等戰斬之爽不能進雷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上復
 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雷
 斷後慶之使安都帥輕騎追之丙戌及爽於小峴爽將戰飲酒
 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
 斬其首爽眾奔散瑜亦為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遺寶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二

奔東海東海人殺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之書
 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恐懼元
 景軍於采石元謨以質眾盛遣使來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
 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害其族孝伯
 推誠牢之旋踵而敗賊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胡氏曰質少輕
 博無檢為文帝
 所今藉西楚之疆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
 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
 州則梁山絕胡氏曰柳元景屯南州為梁山絕
 後鎮若取之則梁山之路中絕萬人綴梁山則
 元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胡氏曰沈
 慶之在江西柳元景王元謨等與
 義宣相持若質計得行建康殆矣義宣將從之劉湛之密言於
 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
 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允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

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胡氏曰因西南風急而文
 城子反方度東岸就元謨計事聞之馳歸偏將劉季之帥水軍
 殊死戰求救於元謨元謨不遣參軍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與
 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質又遣
 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元謨游擊將軍垣護
 之引水軍與戰破之胡氏曰此以上
 首梁山交戰事修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
 守秀攻之不克屢為修之所敗乃還江陵修之引兵躡之或勸
 修之急追修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胡氏曰兵
 後知已百戰不殆元謨使護之告急於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
 東城萬人賊軍數倍疆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之
 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
 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三

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
 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元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
 皆以為建康兵悉至眾心乃安質自請攻東城顏樂之說義宣
 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
 譙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屯兵西岸質與譙之進攻東
 城元謨督諸軍大戰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譙
 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護之燒江中舟艦
 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
 宣單舸逃走閉戶而泣荊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
 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為亦走其眾皆降散按梁山洲疑
 在梁山西南
 六月城質至尋陽焚燒府舍救坡委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

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給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迷之文敬棄眾亡去質先以妹夫羊冲爲武昌郡質往投之冲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於南湖撥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戊辰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榮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義直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眾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眾迎之時荆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誠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賊質遠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眾咸掩口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直惜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四

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秀北走胡氏曰秀自襄陽敗退將及江陵聞敗北走義宣不能自立欲從秀去乃攜息愔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廡且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賊質老奴誤我魯秀眾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上使王公八座與荆州刺史朱修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爲計書未達庚寅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蔡超顏樂之等按宋武昌郡今武昌縣宋江夏郡治今江夏縣南胡今梁子湖在江夏武昌之南大明三年 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爲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夏四月乙卯詔貶誕爵爲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羽林禁兵配兖州刺史垣闡使以之鎮爲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闡至

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與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闡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開門擊闡殺之明寶從闡道逃還詔內外纂嚴以始與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將兵討誕慶之至歐陽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愨齋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愨反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上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豫州刺史宗懋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眾來會兖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五

助慶之先是誕誑其眾云宗懋助我懋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懋也誕見諸軍大集欲棄城北走西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龍曠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里眾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易還耳卿能爲我盡力乎眾皆許諾誕乃復還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護送六月上命沈慶之爲三烽於柔里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劉誕舉三烽聖書督趣前後相繼慶之焚其東門塞壘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胡氏曰爲樓車推進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

月至於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
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慶之帥眾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乙
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問兵入走趨後園隊主沈
允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按歐陽
縣南一縣港白土新亭皆在揚州府城北
海陵今泰州泰里胡注云在廣陵城西南

明帝泰始二年 春正月甲午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
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元謨副之討晉安王子勛休仁
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元謨未發前
鋒凡十軍格釋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
今眾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
道也請就一軍取號眾咸從之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
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六

陽改元義嘉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
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劉彌之等將
兵赴建康會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應安都濟陰太
守申闡據睢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閣將軍索兒太原太
守傅靈越等攻之帝召尋陽王長史孔覲為太子詹事以平西
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瑛入東慰勞瑛說覲以建康
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覲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
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
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為義興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
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
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壁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
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

道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
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勳東兵已至
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宜
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
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
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無憂上善之胡氏曰
豈特以方嚴自將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
蓋識時審勢者也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
濟不與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
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
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
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之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七

參軍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上遣之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
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凶剪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
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
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
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
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
甲精強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委妻子於瑕邱帥文
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陽一
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
散孝祖忽至眾力不少並僉楚壯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
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寵資甚厚丙午上
親總兵出頓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為豫州刺史督輔國將

軍劉劭甯朔將軍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將軍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覲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弟皆已附覲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將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慮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覲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沈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宜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殿中御史吳喜以主書事世祖稍遷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八

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喜性寬厚百姓聞其來皆望風降散徐崇之攻孔景宣斬之喜拔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劉延熙遣其將楊元等拒戰喜兵力甚弱元等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劭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勇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馳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已

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懷明永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方與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覲將孫曇瓘程并宗列五城互相連帶并宗城猶未固道隆與諸將謀曰并宗城猶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眾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斬并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喜軍至義鄉遂入吳興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奔會稽上以四郡既平乃留喜使統懷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召永等北擊彭城方興等南擊尋陽丁卯喜軍至錢塘孔璋王曇生奔浙東喜遣彊弩將軍農夫等引兵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九

擊斬庾業會稽人大懼將士多奔亡覲不能制戊寅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覲逃奔峭山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封府庫以待吳喜已卯王晏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璋殺之庚辰峭山民縛孔覲送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璋所爲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顧琛王曇生袁標等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臨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鄧琬性鄙闇貪吝遣孫冲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爲前鋒據赭圻冲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楫已辦糧仗亦整三軍踴躍人爭効命便欲浚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子勛加冲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鄴荆湘

梁雍五州兵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鵠洲孝祖負其誠節陵韓諸將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為用按南州今太平府虎檻胡氏謂在屬徐州府五郡東揚州所屬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吳郡今蘇州吳興今湖州武康今宜興晉陵今常州長塘湖即吳郡今蘇州吳興今湖州武康今宜興晉陵今常州長塘湖即吳郡今蘇州吳興今湖州武康今宜興晉陵今常州長塘湖即吳郡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十

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三月庚寅眾軍水陸並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為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甯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造各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己下胡氏曰攸之方興皆甯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為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與尸而返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為統但當相與勦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濟

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豈可自措同異也胡氏曰沈攸之威遠也辛卯方興帥諸將進取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北至姥山而還孫冲之於湖白口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王辰詔以沈攸之為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冲之還鵠尾留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寨亦各散遣共保濃湖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以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荒郡荒縣極遠郡縣被兵荒殘者賜之者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自隱郵故十萬之眾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眾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鵠尾并舊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十一

兵凡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願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於赭圻攸之帥諸軍圍赭圻常寶等糧盡告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之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眾大敗捨糧棄甲綠山走斬獲甚眾胡被創僅得還營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甯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按姥山即慈姥山在當塗縣西北湖白口今湖在故南陵縣通石碛河者也納降數千人其將已斬則此屬從恩民爾數千故無他患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遠進及劉劭等至上下震恐劉順

等始行唯齋一月糧既與勛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勛曰劉順精甲八千我眾不能居半相持既久疆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開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當不戰而走矣勛以爲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開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陳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十二

夜住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順眾潰走淮西就常珍奇於是勛鼓行進向壽陽叔寶飲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按橫塘在淮西胡注謂懸瓠是也今汝甯府鄧璇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顛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顛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鵠尾顛本無將略性又怯憊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志恨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顛借襄陽之資顛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胡氏曰兩敵相向勝負之決存亡繫焉助既敗都下兩宅豈頗有哉又信往來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爲將不攻白濱擁甲以待之諸軍與袁顛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

據上流兵疆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會龐孟蚪引兵來助殷琰劉勛遣使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攸之曰孟蚪蟻聚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將兵救勛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帥其眾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鵠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十三

秋七月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已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尙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眾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顛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攸之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胡氏曰以牛皮爲艦以無矢石因謂之皮斬獲千數是日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顛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眾並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被破失利唱空聲以惑眾耳勛軍中

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
頭駭懼攸之日暮引歸與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
資糧畏與世不敢進八月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
溪既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關若步戰恒在
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
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為也乃託瘧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
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吾之所悉自當
走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將百舸攻興世興世
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鯁塞當
如此何胡曰彼倘得沂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沂流越彼
而下耶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迎糧仲玉
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為城規欲突過行至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十四

貴口不敢進遣開信報胡令遣眾軍援接興世遣壽寂之任農
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頗營悉虜其資實按錢溪今
銅陵縣西南梅根港也從荻港渡江自江北行至梅根港也
胡氏曰鵲洲在江中江水分流故有內路外路鵲頭在銅陵利
國山麓也貴口在池州
府南貴池水入江口也
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冬十月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
領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
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
為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羈之所有亦已多矣况
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強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
馴養如其外叛將為朝廷肝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
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曰安都狡
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

勿多言胡氏曰蔡興宗蕭道成人地雖殊所見不異安都聞大
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魏遣鎮東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
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
奇出西道救懸瓠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為
之備魏師至無鹽纂閉門拒守安都之召魏兵也畢眾敬不與
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眾敬為兗州刺史眾敬子元賓在建康
先坐它罪誅眾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唯一子不能全
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取邱眾敬請降於魏尉元遣部
將先據其城眾敬悔恨數日不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
於柘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帥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
即入城中書博士鄭羲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十五

城奪其管箠據其府庫制其腹心策之至者也石遂策馬入城
因置酒嬉戲羲曰觀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為之備乃嚴兵
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為變以石有備而止據徐州已
叛復降故蔡蕭之言云云無鹽今東平州畢眾敬時在兗州今
兗州府也取邱今滋陽縣在城武縣西北上蔡在汝南府
北七十里懸瓠在汝水南時尋陽
兵潰晉安王遇害故曰南方已平
劉劭圖壽陽自首春至於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
將士心尋陽既平上使中書為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
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為詔
彼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劭勳詐為
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守備益固凡
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眾情離沮琰欲
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諫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

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乃使詳出見劉劭詳說劭曰今城中士民知因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劭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劭意丙寅瑗帥將佐面縛出降劭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士民貲財秋毫無所失壽陽人大悅

蕭惠開在益州多任刑誅蜀人猜怨於是晉原一郡反諸郡皆應之合兵圍成都城中東兵不滿二千惠開悉遣蜀人出獨與東兵拒守蜀人聞尋陽已平爭欲屠城眾至十餘萬人惠開每遣兵出戰未嘗不捷上遣其弟惠基自陸道使成都赦惠開罪惠基至涪蜀人遏留惠基不聽進惠基帥部曲擊之斬其渠帥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十六

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降城圍得解上遣惠開宗人寶首自水道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己功更獎說蜀人使攻惠開於是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與寶首進逼成都眾號二十萬惠開欲擊之將佐皆曰今慰勞使至而拒之何以自明惠開曰今表啟路絕不戰則何以得通使京師乃遣宋甯太守蕭惠訓等將萬兵與戰大破之生擒寶首囚於成都遣使言狀上使執送寶首召惠開還建康上問以舉兵狀惠開曰臣唯知順逆不識天命且非臣不亂非臣不平上釋之晉原今崇慶州涪今蘇州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於下礪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胡氏曰受降如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

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魏元知之不果發元使李珠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永絕其糧道又破穆之於武原下礪在徐州府南武原在邳州西北八十里加口社

三年正月張永等乘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乘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乘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爲魏所虜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邱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毫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十七

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效死故西推北蕩萬內蹙開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爲戎惜乎若以嚮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爲而起哉高祖蟻蝨生介冑經啟疆場後之子孫日蹙百里播種堂構豈云易哉按呂梁山在徐州府東淮陰今清河縣淮北四州南頓潁川汝南汝陰諸郡也蓋自是沈攸之自彭城還也雷長水校尉王元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雷兵戍之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鄆并州刺史房崇吉守升城輔國將軍張薰守圍城及兗州刺史王肇蘭陵太守桓忻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爲之繼援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

佐皆以為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鄒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胡氏曰師速而疾者略也略謂略地也無暇於今若出其不意攻城圍邑白曜以形中纂故料其不為備也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偽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為軍賞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為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胡氏即李左車教韓信以破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趙之勢而驗燕故智也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成一旬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胡氏曰史言慕容皝房崇吉守升城能用鄒範之計以取勝勝兵者不過七百人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盡坑城中人參軍事韓麒麟諫曰今勅敵在前而坑其民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為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接接白曜欲遣兵赴之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疆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胡氏曰春秋之時諸侯交兵謀人之軍師不若先者多能以此說敵鄒範亦祖其故智耳取懸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案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

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懸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為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懸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為文秀所拒退為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或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成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變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眾規為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按宿豫今宿遷睢陵在徐州淮陽在清河縣西南此治淮皮處也無鹽今東平州梁鄒今鄒平縣開城在清河縣東南今開城在長清縣北今開城在平陰縣東今開城在沂水縣南今開城在沂水縣南今開城在沂水縣南五月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閒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成下邳而還秋七月上復遣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為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強

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兖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

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胡氏曰去年僑立徐州於鍾離今使道成屯淮陰為沈攸之後鎮

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胸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

以為胸山戍主胸山瀕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

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成圍城崇祖部將有罪亡

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胸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

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

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

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此一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

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

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為軍備甚盛

乃退胸山在今海州圍城在今沂水艾塘注在義塘在嶺檢縣

讀史兵略 卷十九

二十一

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

士卒瘞墮膝行者悉還攸之以阻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

使還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

清口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

軍姜彥之等戰沒攸之劍重入保顯達營丁酉夜眾潰攸之輕

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淮水入泗古亦在邳州南

四年 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眾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劭遣龍

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公闕于拔於汝陽臺東獲

運車千三百乘魏復寇義陽劭使司徒參軍孫臺擊破之淮

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劉劭劭上

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為虜自去冬蹈

藉王土磐據數郡百姓死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

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無事實言之甚易行

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倉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

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疆弱王師至彼必壺

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

止胡氏曰史言劉劭語議邊情按武津城在上蔡縣東汝陽台在汝陽縣

五年 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

戰甲皆生蟻無離叛之志正月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取所

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

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

之有白曜還其衣為之設饌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蒼梧王元徽二年 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掠民船使軍

隊稱力請受付以材板合手裝治數日即辦丙戌休範率眾二

讀史兵略 卷十九

三十一

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

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望執錄二豎以謝究魂

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劭僕射劉秉右衛

將軍蕭道成游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

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

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

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眾

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

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

下領軍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

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眾並注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

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

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願謂劉勔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即日內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前南兖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粲淵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眾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甯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文豪別將兵趣臺城自以大眾攻新亭壘道成率將士悉力拒戰自已至午外勢愈盛眾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舟與自登城南臨滄觀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二十三

謀詐降以取之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乃與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爲質二子至道成即斬之休範置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恒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醇酒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靈寶道途休範兵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爲驗眾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驪攻新亭甚急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道成與黑驪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

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秉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數四文豪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桁南胡氏曰朱雀桁即大航也在秦淮水上以其在朱雀門外故名桁與航同黑驪亦捨新亭北趣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劉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甯可開桁自弱邪勔不敢復言道隆趣勔進戰勔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驪等乘勝度淮道隆棄眾走還臺黑驪兵追殺之胡氏曰蕭道成所謂諸貴不須競出者正慮此也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眾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傳新亭亦陷俄而文豪之眾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耶許公與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道成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諦視之名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二十三

刺皆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眾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靜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驪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敬兒等又破黑驪等於宣陽門斬黑驪及文豪進克東府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按白下城府城西北儀鳳門之師子山東府城在通濟門內東北新林浦今西單橋去新亭不十里臨滄觀在新亭南皂莢橋疑今鐵心橋朱雀桁在今聚寶門內城濠上南岡即新亭南山承明門臺城北門杜姥宅在臺城南宣陽門臺城外苑城南門也秋七月癸巳柔然寇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尙書奏敦煌僻遠介居西北強寇之聞恐不能自固請內徙就涼州羣臣集議皆以爲然給事中韓秀獨以爲敦煌之置已久雖逼強寇人習戰

關縱有草竊不爲大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閡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今徙就涼州不唯有蹙國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有餘里防邏甚難二虜必有交通關之志若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招引外寇爲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按敦煌今安西州在嘉峪關外其西南則吐谷渾今青海也其北則柔然

四年 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與參軍殷灞垣慶延沈容左暄等謀爲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皆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時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清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即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微聞其事遣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二十四

僉人周天賜偽投景素勸令舉兵景素知之斬天賜首送臺秋七月祗祖率數百人自建康奔京口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祗祖叛走即命纂嚴已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李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保將水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爲都統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與之諧行胡氏曰道成知黃回不附已既使之討景則足以知回於當時有幹略而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道成智數又一時所不及者得戰道成屯元武湖冠軍將軍蕭贖鎮東府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長悉稱詔賜死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垣祗祖沈容皆曰今天時早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殷灞等固爭

不能得農夫等既至縱火燒市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有鬪志景素本乏威略恒憂不知所爲黃回迫於段佛榮且見京口軍弱遂不發張保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自相要結進擊水軍甲午張保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爲臺軍所破臺軍既薄城下容先帥眾走祗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奔退獨左暄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并其三子同黨垣祗祖等數十人皆伏誅按京口在建康之東北故道成屯壘城北之元武湖胡注謂在京口城西則今運河入江處也萬歲樓疑在京口城外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宋

二十五

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主簿宗儼之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襜褕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襜褕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梓潼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表以聞文和尋棄郡奔夏口柏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十二月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遣道成書以爲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殞流毒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愧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

援攸之獲郢府法曹范雲使送書入城餉武陵王贊續一控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乃赦之攸之遣其將皇甫賢向武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西陽武昌太守城浹降於攸之西陽太守王毓奔淝城方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遣建甯太守張謨等將萬人擊之辛酉方平敗走平西將軍黃回等軍至西陽沂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議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一人叛遣人追之亦

讀史兵略

卷十九

二十八

去不返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懷兵射書入城請降世隆開門納之丁卯夜懷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聞之怒銜須咀之收懷兵兄子天賜女婿張平虜斬之向旦攸之帥眾過江至魯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爲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日荆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即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攸之使子元琰與兼長史江又別駕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謂爲軍來又宣開門出走吏民崩潰元琰奔龍洲爲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二子四孫攸之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爲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其

于文和走至華容界皆縊於樸林已巳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擊之以楯覆以青緞徇諸市郭送建康按西塞山在大冶縣東黃州府浠城即益口城建甯左郡今麻城縣沙橋在荆州府東龍洲在公安縣華容今監利縣屬荆州府

讀史兵略

卷十九

二十九

讀史兵略卷二十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齊紀 高帝建元元年 帝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以崇簡易給事黃門郎崔祖思上言以為人不學則不知道此特逆禍亂所由生也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彫耗民財宜開文武二學課臺府州國限外之人各從所樂依方習業胡氏曰漢書賈山傳使若有廢惰者遣還故郡經藝優殊者待以不次又今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羣下猶安習侈靡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清修者貶退其驕奢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

讀史兵略

卷二十

一

競作威福營私納賂公私勞擾會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上表極陳其弊員外散騎郎劉思效上言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民嗷嗷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陛下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上皆加褒賞淮南宣城二郡此當時所謂雙頭郡也蓋橋立淮南郡於宣城郡界上也二年 魏將薛道標引兵趣壽陽上使齊郡太守劉懷慰作冠軍將軍薛淵書以招道標魏人聞之召道標還使梁郡王嘉代之二月丁卯朔嘉與劉昶寇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讎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狸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腹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

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尸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晡時決堰下水魏攻城之眾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胡氏曰於西北者西北虜衝也又因上流之勢可決以灌虜今安豐有小史埭即崇祖決堰處按在今壽州東北三年 春正月魏人寇淮陽圍軍主成買於甬城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為都督與軍主周盤龍等救之魏人緣淮大掠江北民皆驚走渡江成買力戰而死盤龍之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深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或告盤龍云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稍直突魏陳所向披靡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父子兩騎縈殺魏數萬之眾莫敢當者魏師遂敗殺傷萬計魏師退安

讀史兵略

卷二十

二

民等引兵追之戰於孫溪渚又破之二月丁酉游擊將軍桓康復敗魏師於淮陽進攻樊諧城拔之垣崇祖之敗魏師也恐魏復寇淮北乃徙下蔡戍於淮東既而魏師果至欲攻下蔡聞其內徙欲夷其故城已酉崇祖引兵渡淮擊魏大破之殺獲千計按甬城注作角城是也今清河縣孫溪渚胡註云在淮陽之北清水之清疑在桃源界樊諧城在桃源東魏薛虎子為彭城鎮將遷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虎子上表以為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切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溉灌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暨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儲公庫五稔

之後穀帛俱溢非直成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魏人從之虎子為政有惠愛兵民懷之會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以賊汗為虎子所案各遣子上書告虎子與江南通魏主曰虎子必不然推案果虛按大亂之後民卒流亡荒土甚眾屯田積穀中興之基也

四年魏以荊州巴氏擾亂以鎮西大將軍李崇為荊州刺史將之鎮救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從之崇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久之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

讀史兵略

卷二十

三

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胡註引地形志太和十一年置陝州是年太和七年也當考按上洛今商州也本日荆州太和十一年改曰洛州武帝永明四年初太祖命黃門郎虞玩之等檢定黃籍上即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既連年不已民愁怨不安外監呂文度啓上籍被御者悉充遠戍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寓之因以妖術惑眾作亂攻陷富陽三吳却籍者奔之眾至三萬春正月寓之攻陷錢唐吳郡諸縣令多棄城走寓之稱帝於錢唐立太子置百官遣其將高道度等攻陷東陽殺東陽太守蕭崇之又遣其將孫泓寇山陰至浦陽江浹口戍主湯休武擊破之上發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擊寓之臺軍至錢唐寓之眾烏合畏騎兵一戰而潰擒斬寓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順縱抄掠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

軍將軍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冶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使通事舍人丹陽劉係宗隨軍慰勞迨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當陽縣在荊州府西南九十里錢唐今紹興府首縣浦陽注胡注以為曹娥江按浦陽江一名錢清江在山陰之西曹娥江一名上虞江在山陰之東二水源流各殊未可合為一也此恐係傳寫之誤決口成在今南波府鎮海縣五年春正月荒人桓天生自稱桓元宗族與雍司二州蠻相扇動據南陽故城請兵于魏將入寇丁酉詔假丹陽尹蕭景先節總帥步騎直指義陽司州諸軍皆受節度又假護軍將軍陳顯遠節帥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諸軍皆受顯遠節度以討之雍州治襄陽今襄陽府司州治義陽今信陽州宛今南陽縣葉今葉縣桓天生引魏兵萬餘人至此陽顯遠遣僧靜等與戰於深橋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保泚陽僧靜圍之不克而還荒人胡耶

讀史兵略

卷二十

四

生起兵懸瓠以應齊魏人擊破之耶生來奔天生又引魏兵寇舞陰舞陰成主段公怒拒擊破之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創退走三月以顯達為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五月魏尚書公孫達上行公張儵帥眾與天生復寇舞陰公怒擊破之天生還窟荒中此陽在今河南南陽府泌陽縣西深橋胡注引載僧靜舞陽城在今魏春夏大旱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餓死者多六月癸未詔內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誇夸遂成侈俗富貴之家童妾炫服工商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襁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

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置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贖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餉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餘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秋七月己丑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胡氏曰魏都平城郊畿之遺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過給糧廩所至三長贍養之錄數篇以志其略齊州今山東濟南府

魏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况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祐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五

又上疏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節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善之六年夏四月桓天生復引魏兵據隔城詔游擊將軍曹虎督諸軍討之輔國將軍朱公恩將兵踏伏遇天生遊軍與戰破之遂進圍隔城天生引魏兵萬餘人來戰虎奮擊大破之俘斬二千餘人明日攻拔隔城斬其襄城太守帛烏祝復俘斬二千餘人天生棄平氏城走隔城在桐柏縣西北平氏城在桐柏縣西陳顯遠侵魏魏遣拓拔斤拒之顯遠攻醴陽拔之進攻泚陽城中將士皆欲出戰鎮將韋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且共堅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後擊之乃憑城拒戰旬有二日珍夜開門

掩擊顯遠醴陽在桐柏縣西三十里此陽在西陵皮主杜元懿建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

南北津柳浦四城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西陵成前檢稅無妨成事餘三城自舉腹心上以其事下會稽會稽行事願憲之議以為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過賦以取稅也乃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或禁過他道或空稅江行案吳興頗歲失稔今茲尤甚去乏從豐良由飢棘隸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虞錫調而元懿幸災推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必百方侵苦為公買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六

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益臣此言益公為損蓋徵斂民所害乃大也愚又以為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于民方來不便于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上納之而止胡氏曰西陵在越州蕭山縣西十二里牛浦津埭則今之梁湖堰是也北津埭則今之曹城堰是也柳浦埭則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埭是也按越州今紹興府十一年魏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三人以徇於軍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擄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

違軍法可特赦之既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司馬光曰人主之于其國譬猶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黜穢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于四遠也彼廢疾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于境內今獨施于道路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其為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惜也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西州今山

明帝建武二年 魏主南侵二月至壽陽眾號三十萬鐵騎彌望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賦詩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至鍾離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齊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眾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七

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強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開道夜發與太子右率蕭誅等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誅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眾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已未誕等追擊破之魏久攻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柵斷水路夾築二城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上表以為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曷者國家止為受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

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成一城土不開一處夫豈無人以為大鎮未平胡氏曰宋時淮上以壽陽為大鎮故云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固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胡氏曰久於屯戍兵攻之是之謂以新擊舊魏以孤軍守孤城勞於備禦果如此禦齊師迭出而攻之士有餘力是之謂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為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胡氏曰言將士效死弗去而益於魏主乃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為直閣將軍軍主人奚康生應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伏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潰魏主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八

假康生直閣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為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為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眾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眾而濟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為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入公山在壽州北少東五里鍾離即鳳陽府在壽州東北一百八十里義陽在信陽州賢首山臨美陽隔淮水邵陽洲在鳳陽府北淮水中魏主之在鍾離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劉藻擊漢中胡氏曰去年十一月魏遣劉藻向南鄭魏主許

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等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日彼帥賤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修擊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范絮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恟懼錄事參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固守眾心乃安會魏主召兵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為後拒遣使與懿告

讀史兵略

卷二十

九

別懿以為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儲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氏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頗卒全軍還仇池胡氏曰英乘勝深入後無繼援僅獲全軍而返亦已危矣按仇池在成縣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俟克城則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冲表諫曰秦川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倘接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掇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

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唯漢北之與江外耳胡氏曰漢北謂柔然江外謂魏氏魏之在近豈汲汲於今日也宜待疆宇既廣糧食既足然後置邦樹將為吞併之舉今壽陽鍾離密邇未拔精城新野跬步弗降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甯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若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眾以畱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成為上魏主從之按魏雍州今西安府涇州今涇州岐州今鳳翔府屬南陽府四年 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主先取樊鄧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

讀史兵略

卷二十

十

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眾號百萬吹唇沸地九月辛丑魏主留諸將攻精陽自引兵南下癸丑至宛夜襲其郭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丁未魏主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為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魏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

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救渦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領三將詣懸瓠藻聰免死徙平州永奪官爵黜肅為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軍退明日士眾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叔業還保渦口按渦唐縣南渦陽今蒙城縣魏之南兗州也龍亢在懷遠縣西北平州今永平府渦口渦水入淮之口在懷遠縣東南夏四月王敬則反帥質甲萬人過浙江張瓌遣兵三千拒敬則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敬則以舊將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十三

舉事百姓擔荷銜隨之者十餘萬眾至晉陵南沙人范修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而過耶仲孚為曲阿令敬則前鋒奄至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瀉水以阻其路得阻數口臺軍必至如此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五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恭祖刺之仆地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乙酉傳首建康按敬則在會稽今紹興府故過浙江松南沙在常熟縣西北陵口據胡註引陸游言在昌城則今丹陽縣東也曲阿秦縣名即丹陽長岡埭在今丹陽縣西南村

東昏侯承元元年 二月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顯達又遣軍主莊耶黑進擊南鄉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張烈固守甲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丁酉魏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顯達引兵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恐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胄陷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戊戌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開道自分嶺山出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十四

均水口南走己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左軍將軍張千戰死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均口廣平馮道根說顯達曰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鄒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眾賴以全詔以道根為均口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慧景亦棄順陽走還按馬圈城在鄧州東北七十里南鄉今浙川縣順陽郡治此漢水在光化南均口即均口水自山就平皆迅急也鄒城縣魏人僑立即光化縣治

二年 裴叔業以豫州叛降魏二月魏遣李醜楊大眼奚康生赴之魏兵未渡淮己亥叔業病卒僚佐多欲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定前建安成主安定席法友等以元護非其鄉

曲恐有異志共推裴植監州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現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園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其喜豫州刺史蕭懿將步軍三萬屯小岷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懿遣裨將胡松李居士帥眾萬餘屯死虎驃騎司馬陳伯之將水軍沂淮而上以逼壽陽軍於碇石壽陽士民多謀應齊者康生防禦內外閉城一月援軍乃至丙申彭城王總王肅擊松伯之等大破之進攻合肥生擒叔獻統軍宇文福言於魏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可圖不得則壽陽難保魏然之使福攻建安建安戌主胡景略面縛出降按建安戌在壽陽縣瑯琊時治白下城今江蘇府城西北師子山下小岷山在合肥縣東七十里死虎在壽州東碇石在鳳台縣北三月崔慧景據廣陵叛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左興盛節都

讀史兵略 卷二十 齊 十五

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即收眾濟江慧景遣使奉寶元為主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為數城以拒之寶元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退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成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退遂射慧景軍因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倉善戰又輕行不襲食以數舫緣江載酒食為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眾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

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胡日城中即湖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離門與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游苑恭祖帥輕騎十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眾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與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守御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拒眾心稍安竹里之捷覺與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岷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舉火城中

讀史兵略 卷二十 齊 十六

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故不從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懿軍味且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眾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中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慧景餘眾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按自廣陵濟江京口為衛府也竹里在石步鎮今江甯府東北湖頭在蔣山西查硎在竹里東北胡氏曰築道陵以上蔣山若龍尾之地因曰龍尾按此即今所云龍鎮非築道使成也北離門臺城外郭門樂游苑在元武湖南六朝時江甯府城北隅為臺城南門為東府西面曰石頭南城西曰越城其南十五里曰新亭緣秦淮為離離門凡六

拒之援軍未至汝陰太守傅永將郡兵三千救壽陽伯之防淮
 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以水牛挽之直
 南趣淮下船即渡適上南岸齊兵亦至會夜永潛入城魏喜甚
 日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復見不意卿能至也魏令永引兵
 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御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
 圍豈救授之意遂軍於城外秋八月乙酉魏部分將士與永并
 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脫身遁還
 淮南遂入於魏按淮口胡註謂汝水入淮之口在潁州府阜陽
 縣肥口在壽州東北淮南者壽州乃漢淮南郡
 也治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齊 十七

蕭懿既死十一月其弟衍以襄陽叛建牙集眾得甲士萬餘人
 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
 將爭榜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
 王寶融為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
 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
 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胡氏曰
 州官屬府謂西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衍因謂諸將佐曰荆
 中郎府官屬習兵故荆州人畏之加以得亡齒寒甯不聞
 同邪我合荆雍之兵鼓行而東雖韓白復生不能為建康計况
 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胄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衍復
 令天虎齋書與穎胄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天虎既行衍謂張
 宏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遣天虎往荆州人皆有書令段
 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
 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替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
 人人生疑山陽惑於眾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

入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遲回十餘日不
 上穎胄大懼計無所出夜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
 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
 畏襄陽人又眾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
 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
 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
 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
 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
 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眾竟為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
 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荆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
 慮之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齊 十八

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
 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
 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汝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
 陽入門即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其餘眾請降穎胄慮
 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
 許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以南康王寶融教纂
 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
 鋒諸軍事丁巳以蕭穎胄為都督行所諸軍事穎胄有器局既
 舉大事虛心委已眾情歸之以別駕南陽宗夬及同郡中兵參
 軍劉坦諮議參軍樂藹為州人所推信軍府經略每事諮焉穎
 胄大各獻私錢穀及換借富貴以助軍長沙寺僧素富鑄黃金
 為金龍數千兩埋土中穎胄取之以資軍費穎胄遣使送劉山

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况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按按

漢在襄陽縣西南江安今公安縣長沙寺注云在江陵

和帝中興元年二月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濶一里箭道交至胡氏曰中流而下敵人夾岸射之其箭交至也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為犄角若悉眾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荆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河漢使郢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

讀史兵略

卷二十

十九

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乃使茂等帥眾濟江頓九里張冲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冲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荆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等游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湘州之眾會於夏口府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眾曰湘土人情易擾難信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為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胡氏曰湘州零陵衡陽營陽湘東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荆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按竟陵今安陸府郢今武昌府西陽今黃州

府九里注云去郢城九里石橋浦疑在江夏縣西加湖在黃陂縣夏首即漢口

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歷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河路益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拒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滅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

讀史兵略

卷二十

二十

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遠分兵散眾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胡氏曰蕭衍此計可卿為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陽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按武口今曰縣陽壘鎮西漁湖城白陽壘皆在黃陂縣

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已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已未程茂薛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為書與衍張冲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胡氏日明帝時張冲為治中謂孜日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為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宏策謂遠將甲庾城亦以為然衍命眾軍即日上海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宏策逆為圖畫如在目中胡氏曰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齊 三十一

魯未克蕭衍則連眾議駐兵漢口而不輕進圖萬全也郢魯既克衍遣督軍直指建康乘勝勢也逆為圖畫者畫謀江可立頓及次宿之地為圖使蕭將按之以為進止
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游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九月衍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簡二尚方二治囚徒以配軍胡氏曰建康有左右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甯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甯景宗始至營壘未立日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直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阜茨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選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眾軍擒之於陳衍至新林命茂進據越城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離門僧珍據白板橋居士規知僧珍眾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眾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壘

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壘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旗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卻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鑿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眾軍不能抗寶孫切罵諸將帥直圍將軍席豪發憤突陣而死豪驍將也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而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齊 三十一

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戊寅東昏甯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已卯和詐東昏云出戰因其眾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瑯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道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當登樓望賊城中遙見塵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腳談笑如初東昏夜還

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復更多按白門即白下城之門在臺城南四十五里阜英橋在江甯縣南今曰鐵心橋赤鼻運今曰赤石磯在江甯縣城東南今曰金陵新林今曰西單橋越城今曰淨業堂道土墩在今蟠龍廟南門西明門苑城西門皆在今府治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共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齊 三十三

窮蹙魚游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為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併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寶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唯後國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十一月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為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揚州刺史使為經略既而不果胡氏曰使魏從二臣之計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為兩胡氏曰謂西陽以西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

故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網紀庶方藩城棋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胡氏曰謂若蕭衍兵淮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胡氏曰此謂江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胡氏曰此謂壽春之路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眾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於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益宗遂入寇建甯太守黃天賜與益宗戰於赤亭天賜敗績按沔陰胡氏曰水南曰陰黑龍江在漢中府褒城縣即褒水也太史公曰楚有三俗淮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齊 三十四

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揚徐二州者魏揚州治壽陽徐州治彭城兩州魏置於汝南東豫州於新息也南關謂陰山關按陰山關在今光州延頭在今德安府赤亭在麻城縣西東昏侯既敗蕭衍使張宏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宏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壁臣茹法珍梅蟲兒王暄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盡其主侍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下令通檢尙書眾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瘞逆徒之死亡者誅茹法珍等始興內史王僧粲自稱湘州刺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長沙人皆欲汎舟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主尹法略拒僧粲前湘州鎮軍鍾元紹潛結士民數百人刻日翻城應僧粲

坦問其謀陽為不知理訟至夜城門不閉以疑之元紹未發明且詣坦問其故坦久畱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元紹在坐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元紹首服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眾愧且服州郡遂安法略與僧榮相持累月建康平楊公則還州僧榮等散走公則克己廉慎輕刑薄賦頃之湘州戶口幾復其舊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二十五

讀史兵略卷二十一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梁紀 武帝天監元年 齊和帝東歸以蕭憺為都督荆湘等六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荆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為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減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畱事荆人大悅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帥其徒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門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殺衛尉洸陽侯張宏策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二十五

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上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眾少曉則走矣命擊五鼓領軍將軍王茂驍騎將軍張惠紹聞難引兵赴救盜乃散走討捕悉誅之按南北掖門宮城南北門雲龍門臺城西門也二年 冬十月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傳暨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高祖珍將三千騎為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眾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胡氏曰其周防若城未畢法宗等眾二萬奄至城下眾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失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祖珍破之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為豫州刺史按東關在集縣大峴山在合肥縣淮陵橋縣在鳳陽府九山灣淮水津要也在盱眙

縣關要城在東關魏川橋縣在霍山縣大岷城在合肥縣來白塔牽城清溪三成皆在淮上阜陵在全椒縣梁豫州時治晉熙始治合肥也

三年 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卻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胡氏曰魏自去年十月圍義陽蔡道恭卒前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兄子尚書郎僧勰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獲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眾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秋七月魏人圍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甯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仙琕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上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二

抵長圍掩英營英偽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援甲執梁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高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胡氏曰馬仙琕力戰使曹景宗以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大軍繼之魏必敗退義陽全矣三關戍將聞之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胡氏曰史言英傳永能為之陳列按盤峴疑在合肥大小岷山關上雅山即上雅山在信陽州今日大木山三關即黃峴武陽平靖在信陽州

南湖北應山縣北春秋之大隧直戰其阨也

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緘豪無隱每為上言事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己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刺史紹叔立城墜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按竹在麻陽縣北九月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指授方略隨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按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

讀史兵略 卷二十二

三

國頗或外叛仍遭旱飢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按沃野鎮在河套北懷朔鎮在歸化城四年 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請乘勝進取蜀以為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胡氏曰自襄陽西行遵陸可以至蜀梁州既入於魏則陸路斷矣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郢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襲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竟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

後眾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關庸蜀士卒驚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既克重阻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况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甯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戀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眾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關實力也况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眾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四

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為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為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胡氏曰魏已得劍閣進取成都涪當其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鄰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恒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緒勢難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士民望嚴蒲何楊非惟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則迹是以鬱快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元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

華豫則大帖民情從整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為國有胡氏曰李蜀東不能過整江以符秦兵力之盛取梁益如反掌整江以東符秦不能也那符之國蜀亦見整江以西而已蓋地利足恃也我朝自紹定失蜀彭大雅遂城淪為制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為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按劍閣在劍州北南安即劍州也其西南梓潼又西南則劍州即涪也去成都益近矣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五

五年 二月乙丑徐州刺史昌義之與魏平南將軍陳伯之戰於梁城義之敗績臨川王宏使記室吳興耶遲為書遺伯之曰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鷲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庚寅伯之自壽陽梁城擁眾八千來降魏人殺其子虎牙詔復以伯之為西豫州刺史未之任復以為通直散騎常侍胡氏曰不使之出當久之卒於家按梁城晉所僑立梁郡也在鳳陽縣西南五月辛未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宿預執城主馬成龍乙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遣長史王超等攻小峴未拔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眾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等攻合肥久

未下叙按山川夜帥眾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
東西小城夾合肥叙先攻二城魏將楊靈允帥眾五萬奄至眾
懼不敵請奏益兵叙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
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眾也遂擊靈允破之叙使軍
主工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皆沒魏人
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退還灤湖或欲保三义叙怒曰
甯有此耶命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擊堤叙
親與之爭魏兵卻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叙起鬪艦高與合肥城
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辛己
城潰俘斬萬餘級獲牛羊以萬數叙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
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
曙撫循其眾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梁 六

牆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
追躡叙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叙威名望之不
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按宿預即宿遷縣魏之南
之北徐州也梁南徐州治今鎮江故此曰北徐州梁此後豫州
治合肥縣肥水在城西即施水也下流入巢湖在合肥西南三
又今日三河鎮東
陵在商城縣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
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
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引兵渡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
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
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眾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
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遊馬仙琰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
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卻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

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得
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退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
取死議者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
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
知其不武遣以巾幘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台肥有
韋虎虎謂韋叙也僧珍嘆曰使始與吳平爲帥而佐之豈有爲
敵人所侮如是乎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眾停洛口宏固執
不聽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憤怒張惠紹
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於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
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
弔民之意也今日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乙丑夜洛
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梁 七

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宏乘
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
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爲變城不
可夜開宏無以對乃絕食饋之時義之軍梁城間洛口敗與惠
紹皆引兵退按洛口在鳳陽縣西南梁城之東梁城又在八公
及之
山此見梁武之遠才用人不待老之將至毫已冬十月魏中山王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
以爲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
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
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疲弊死傷
不問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修復
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巒又表以爲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

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遠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鬪艦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獻遣報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歲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獻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胡氏曰史言韋詔增景宗爵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按陰陵大澤在定遠縣西歲水注以爲漢水是在靈璧五河二縣之北七年 冬十月魏縣領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自號

讀史兵略 卷五十一

平北將軍求救於司州馬仙琕時荊州刺史安成王秀爲都督仙琕乞應赴參佐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勅雖舊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救早生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魏以尙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早生魏主問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眾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溺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巒帥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百里逆戰巒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

圍其城詔加巒都督南討諸軍事十一月魏主聞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眾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與巒共攻之十二月己未苟兒等開門出降斬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趨義陽朔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棄城走英追擊斬之魏義陽太守辛祥與婁悅共守義陽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出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楚王城在新蔡縣鮑口汝水津也在汝南府北八年 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胡氏曰東關即武陽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西關胡氏曰五統五統軍之統向西關即平靖關也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軍主胡文超屯松峴

讀史兵略 卷五十一

丙申英至長薄戊戌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上遣冠軍將軍彭襲生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援武陽英故縱之使入城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虜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胡氏曰廣峴蓋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走又攻西關馬仙琕亦棄城走上使南郡太守韋叡將兵救仙琕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壑起高樓眾頗譏其示怯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中山王英急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上亦有詔罷兵胡氏曰東關即武陽關西關即平靖關然則九里即黃土關皆在三關東南今羅田麻城二縣北十年 三月琅邪民王萬壽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劉晰據胸山召魏軍魏徐州刺史盧昶遣郟城戍副張天惠琅邪戍主傅文驥相繼赴胸山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遣兵拒之不勝夏四月

文驥等據胸山詔振遠將軍馬仙琕擊之魏又遣將軍蕭寶寅
趙遐將兵據胸山受盧和節度五月仙琕圍胸山樓權頓六里
以督饋運上數發兵助之昶本儒生不習軍旅冬十一月胸山
城中糧樵俱竭文驥以城降十二月庚辰昶引兵先遁諸軍相
繼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及墮手足者三分之二仙琕追擊大
破之二百里間僵尸相屬魏兵免者什一二收其糧器器械不
可勝數昶單騎而走棄其節傳儀衛俱盡至郟城借避節即以
為軍威魏主命黃門侍郎甄琛馳驅鎖昶窮其敗狀唯寶寅全
軍而歸昶之在胸山也御史中尉游肇言於魏主曰胸山最爾
僻在海濱卑溼難居於我非急於賊為利為利故必致死以爭
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眾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
所費甚大假令得胸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十二

聞賊屢以宿豫求易胸山若必如此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
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為大魏主將從之會昶敗遷肇侍中仙琕
為將能與士卒同勞逸所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飲食
與厮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
險要處所攻戰多捷士卒亦樂為之用按東海琅邪二郡劉宋
州胸山在州南四里鄒城縣今屬沂州府梁青冀二州治海
東郁洲山史載蕭宏慮昶皆見時主用遠其才馬仙琕周知壁
壘村落險要則
關帥之要也
十二年 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
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
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胡氏曰壽陽北崇曰吾忝守藩岳
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
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胡氏曰漢王尊為東郡太守

弱奔走尊止宿堤上吏民爭叩頭救止尊不肯去及水盛堤壞
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立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還吏
民咸壯尊之勇節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符隨高人親自脫吾必
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紳帥城南民數千家汎
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
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
侍郎韓方與單弼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願
須為眾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
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甯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絢戰
敗神追拔其營絢走為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
公乎乃投水死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
厚有方略得士眾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
摧破鄰敵謂之臥虎上屢設反閒以疑之而魏主素知其忠為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十三

委信不疑按尉升湖在壽州北
十三年 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為然使
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
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
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
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嶼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按浮
石皆在泗州盱眙縣
西史言用弗詢之謀
十五年 先是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
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
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魏遣將軍崔亮攻西硤石又
遣蕭寶寅決淮堰亮攻硤石未下至是歲正月亮與崇約水陸
俱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

一書〇〇〇丹黃參日事全書第 6 反文內

爲使持節領軍大將軍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爲行臺節度諸軍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寶寅遣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平至硤石督崇亮等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御之上使義之與直閣王神念派淮救硤石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襲生夾淮爲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紐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胡氏曰吾國之陸接斷而諸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將不進也按以空縣北淮濱兩岸有山硤曰硤石東西築城之盡俘其眾淮北曰西硤石魏境也下蔡在淮西岸去鳳臺縣三十里梁城在東北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十四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蔡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蔡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蔡不異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蔡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硤石戍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隴其水清徹俯視盧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已必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慚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初山堰成而復潰疑爲蛟龍所爲乃運東西治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伐樹爲井幹填石加土緣淮百里木石俱盡按此卽洪湖高堰之椎輪也蔡集韻爲湫之或體廣韻湫北人呼水池名

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將兵拒張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圍武興法僧嬰城自守境內皆叛法僧遣使閉道告急於魏魏驛召鎮南軍司傅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將步騎三千以赴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餘里九遇皆捷五月豎眼擊殺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獠聞豎眼至皆喜迎拜於路者相繼齊退保白水豎眼入州白水以東民皆安業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士卒死傷過半戍副高景謀叛劉氏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城外爲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絃而取水城中所有雜物悉儲之豎眼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爲平昌縣子六月張齊數出白水侵魏葭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十五

萌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蚪攻信義將軍楊興起殺之復取白水甯朔將軍王光昭又敗於陰平齊親帥驍勇二萬餘人與豎眼戰秋七月齊軍大敗走還小劍大劍諸戍皆棄城走東益州復入於魏按葭萌在廣元縣武興今略陽縣白水在昭化縣西北康絢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爲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勦眾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尙書右僕射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爾輕恐賊虜關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爲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污之人廣開戍邏多

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助寇之心惟有聚歛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徹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買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賞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胡氏曰自古至今守邊之兵皆病於此是以鄰敵伺閒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以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胡氏曰正光四年被六韓拔陵衛慮可孤等反孝昌初年中夜突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十六

普通二年 六月丁卯義州刺史文僧明邊城太守田守德擁所部降魏皆蠻酋也魏以僧明為西豫州刺史守德為義州刺史秋七月丁酉以大臣卿裴邃為信武將軍假節督眾軍討義州破魏義州刺史封壽於檀公峴遂圍其城壽請降復取義州魏以尚書左丞張普惠為行臺將兵救之不及以裴邃為豫州刺史鎮合肥遂欲襲壽陽陰結壽陽民李瓜花等為內應遂已勒兵為期日恐魏覺之先移揚州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故城若爾便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揚州刺史長孫稚謀於僚佐皆曰此無修白捺之意宜以實報之錄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遠好狡數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大悟曰錄事可亟作移報之侃報移曰彼之集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于

恃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以為魏人已覺即散其兵瓜花等以失期遂相告發伏誅者十餘家按梁義州在羅山縣東北魏即大別山在羅田東北與霍邱西南分界處今長陵關所在之山巔春秋以來之大別必非西貢之大別也魏義州在霍邱西南南公峴北今壽州西北二十里有馬頭城其東有白捺戍東南有歐陽戍初高車王彌俄突死其眾悉歸噉噉後數年噉噉遣彌俄突弟伊何帥餘眾還國伊何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眾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表稱本國大亂姓別居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乞依前恩給臣精兵一萬送臣殫北撫定荒民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以為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既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讎恥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鬪邊境無塵數十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十七

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雖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為後患劉石是也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而部落猶眾處處基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強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

車之畔接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勃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反覆不過爲遁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按高車今伊犁噶爾今下哈爾柔然今內外喀喇喀也特族地也金山今阿爾泰山

四年春二月柔然大飢阿那瓌帥其眾入魏境表求賑給已亥魏以尙書左丞元孚爲行臺尙書持節撫諭柔然將行表陳便宜以爲蠕蠕久來強大昔在代京常爲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朝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歆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閒地聽其田牧粗置官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十八

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元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眾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輜車每集其眾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甲申魏遣尙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性深沈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屏居田里不求仕進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纂聞其名而辟之後帥輕騎出塞覘候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眾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眾騎使匿叢薄之間又遣人升山指揮若部分軍眾者鐵

勒望見雖疑有伏兵自恃其眾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駒鐵勒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夾陣而出鐵勒以爲謹也爭逐之謹帥餘軍擊其追騎鐵勒遂走謹因得入塞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綠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斯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胡氏曰爲後改鎮爲州無及於事安縣北郁對原未詳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十九

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救勒會長胡琛爲高平王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胡也賊不敢逼勝見或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爲大王計矣或許爲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規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兵敗或坐削除官爵安北將軍李叔仁又敗於白道賊勢日盛魏主引丞相令僕尙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問之曰今寇連恒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尙書元修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鎮爲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

其請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寅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遺僻密邇寇戎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為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才帝不許司馬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後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謂矣破六韓拔陵沃野鎮民也今喀爾喀右翼界武川鎮今察哈爾右翼紅旗界懷朔鎮今托克托城界高平鎮今固原州雲中五原皆在懷朔鎮界白道谷在武川鎮北金陵在雲中今歸化城界

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幽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政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梁

二十

刑殘虐在下皆怨六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大提自稱秦王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書元脩義帥諸將討莫折念生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於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惟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爾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

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材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貽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胡氏日師速其不能盡敵而尙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成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為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遼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胡氏日為魏主思崇深之言張本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等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氏王楊紹先之國將佐以城民勁勇二秦

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陣撫之足以為用急之則腹背為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梁

三十一

兄弟弟外成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八月魏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眾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颯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秦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強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隴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將兵下隴

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志兵敗棄眾東保岐州東西部敕
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
丙申下詔諸州鎮軍賞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以
懷朔鎮為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鄧道元為大
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按夏州今靖邊縣北
州今慶陽府之甯州涼州今涼州府仇鳩水在河池水西皆今
成縣界東益州今略陽縣故武興國也兩城註謂天水高平今
秦州與固原州也折大提也兩秦謂念生據天水張長命役南秦
州刺史元志討莫折大提也兩秦謂念生據天水張長命役南秦
州刺史元志討莫折大提也兩秦謂念生據天水張長命役南秦
州刺史元志討莫折大提也兩秦謂念生據天水張長命役南秦
秀容人乞伏莫于聚眾攻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于乞真殺
太僕卿陸延秀容酋長爾朱榮討平之榮羽健之元孫也其祖
代勤嘗出獵部民射虎誤中其髀代勤拔箭不復推問所部莫
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年九十餘而卒子新興立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二十二

新興時畜牧尤蕃息牛羊駝馬色別為羣彌漫川谷不可勝數
魏每出師新興輒獻馬及資糧以助軍高祖嘉之新興老請傳
爵於子榮許之榮神機明決御眾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
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桀胡氏曰爾朱榮事始此於侯景
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寶泰皆往依之按秀容今
懷朔鎮人司馬子如雲中人賈顯度中山人皆邊方故出材
魏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煮馬皮而食之眾
無貳心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將佐皆曰今四
方離叛糧盡援絕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
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為諸君營數月之食若幸而
得之保全必矣乃帥羸弱詣東夏州迎糧延伯與將佐哭而送
之子雍行數日胡帥曹阿各拔邀擊擒之子雍潛遣人齎書救

城中努力固守圍城憂懼延伯諭之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
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為者里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
是眾感其義莫不奮勵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禮事之子雍
為陳禍福勸阿各拔降會阿各拔卒其弟桑土竟帥其眾隨子
雍降子雍見行臺北海王願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願給子雍兵
令其先驅時東夏州圍境皆反所在屯結子雍轉鬪而前九旬
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稅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
子雍懷之子也胡氏曰史言源氏諸子皆有才具
而天降喪亂終無救魏氏之衰也
六年 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又見父驕恣恐禍及已遂
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謂曰吾欲與汝去危
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甯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
叛逆乎法僧殺之正月庚申法僧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天啓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二十三

立諸子為王魏發兵擊之法僧乃遣其子景仲來降安東長史
元顯和麗之子也舉兵與法僧戰法僧擒之執其手命使共坐
顯和不肯曰與翁皆出皇家一廟以地外叛獨不畏良史乎法
僧猶欲慰諭之顯和曰我甯死為忠鬼不能生為叛臣乃殺之
上使散騎常侍朱异使於法僧以宣城太守元略為大都督與
將軍義興陳慶之胡龍牙成景雋等將兵應接
莫折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為征西
將軍西道都督帥眾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于馬龜
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為公參賊勇怯乃選
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遙為繼援
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眾少爭
開營逐之其眾多於延伯十倍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

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戰使其眾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眾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舉軍繼其後天生悉眾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掠掠天生遂塞隴道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苑川俘其民以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為虐焉以為賤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按黑水在燕臣縣馬崑在興平縣西二十五里小隴山在隴州苑川今寶雞縣

夏四月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伊蕤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梁 二十四

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特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為先驅擊之別遣大盾內為鎖柱使壯士負以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勤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閒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寅收眾退保安定延伯自恥其敗乃繕甲兵募曉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里結營壬辰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鞠野為之憂恐於是賊

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按魏涇州即今涇州安定今鎮原縣十二月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載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之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募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梁 二十五

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

七年 秋九月葛榮既得杜洛周之眾胡氏曰魏主武泰元年葛榮方并杜洛周此得鮮于脩禮之眾也北趣瀛州魏廣陽忠武王深自交津引兵躡之辛亥榮至白牛邏輕騎掩擊章武莊武王融殺之榮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深聞融敗停軍不進侍中元晏密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為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信用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遂徑詣勝下自稱于謹有司以聞謹備論深忠款兼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遂捨之深引軍還趣定州定州刺史楊津亦疑深有異志深聞之止於州南佛寺經二日深召都督毛諡等數人交臂為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諡愈疑之深走出諡呼噪逐深

深與左右閒行至博陵界逢葛榮游騎劫之詣榮榮遂殺深北按
起瀛州者時葛榮在定州瀛州今河閒府交津今武強縣之交
津口非武安之交津口武安今涉縣也白牛邏在博野縣博陵
今安

冬十一月夏侯直等軍入魏境所向皆下辛巳魏揚州刺史李
憲以壽陽降直猛將軍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
女七萬五千口丁亥縱李憲還魏復以壽陽為豫州改合肥為
南豫州以夏侯直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離
散直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克復

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
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
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華夷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哉正
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二十六

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游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為
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
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願守令不得為內
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強暴自息矣不聽

大通元年 春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
博陵崔楷為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
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
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
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滅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
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
疆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
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

志辛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胡氏曰壽陽之任保境安民
郭豈得已哉崔楷固家并命其志上也全城却敵大也死於城
節有可憐矣上之人實有罪焉 遂圍冀州

魏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
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為戰地竊以此年將帥多寵貴
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扼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
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疆壯居後
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眾敵戰之虜
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
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資之輕日散金
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
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
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二十七

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秋七月魏陳郡民劉獲鄭辯反於西華改元天授與湛僧智通
謀魏以行東豫州刺史曹世表為東南道行臺以討之源子恭
代世表為東豫州諸將以賊眾彊官軍弱且皆敗散之餘不敢
戰欲保城自固世表方病背腫舉出呼統軍是云寶謂曰湛僧
智所以敢深入為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為之內應也曷聞
獲引兵欲迎僧智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
僧智自走矣乃選士馬付寶暮出城比曉而至擊獲大破之窮
討餘黨悉平僧智聞之遁還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
集將吏面責子恭收辯斬之按西華縣今屬陳州府此見城
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陸魏將軍元
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胡氏曰武陽
關義陽三關

也一冬十月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東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司馬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胡氏僧智自是年正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已之短不掩人之長功胡氏月攻圍東豫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已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按魏東豫州治廣陵治襄陽即武陽三關之北

領軍曹仲宗東宮直閣陳慶之攻魏渦陽詔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散騎常侍費穆引兵奄至放營壘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放獻之子也胡氏曰梁之將帥魏又遣將軍元昭等眾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二十八

五萬救渦陽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陳慶之欲逆戰韋放以魏之前鋒必皆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諸君若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帥麾下二百騎進擊破之魏人驚駭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人欲築壘於軍後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議引軍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胡氏曰去年慶之一歲慶極多今諸君皆無關心唯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為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胡氏曰兵法置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當依敕行之仲宗等乃止魏人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韋放簡遣降者三十餘人分報魏諸

營陳慶之陳其俘馘鼓譟隨之九城皆潰追擊之俘斬略盡尸咽渦水所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按渦陽魏之南兗州也今蒙西上得院湖其離南對永壽館北至耶河

二年春正月蕭寶寅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阪度河而西入其腹心胡氏曰此亦魏武之故智也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為明公前驅稚日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阪西通河濟封疆多在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二十九

郡東脩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聞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按馮翊郡今同州府恒農今陝州蒲屬解州虞坂在平陸縣石錐壁在虞鄉縣石錐山是時爾朱榮兵勢強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雋先在杜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劉貴先在爾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馬廐

既有悍馬榮命徽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踣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歎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高歡據朔鎮人尉景善無人蔡

秋八月葛榮引兵圍鄴號百萬游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啓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為前驅葛榮為盜日久胡氏曰梁葛榮得鮮于脩禮之眾寇掠河北橫行河北爾朱榮眾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眾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三十

謀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齋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眾悉降以賊徒既眾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即四散數十萬眾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檻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初宇文肱從鮮于脩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其子泰在脩禮軍中脩禮死從葛榮葛榮敗爾朱榮愛泰之才以為統軍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閭闔門引見斬於都市按即今衛輝府肆州今折州滏口今磁州唐河在今定州西

讀史兵略卷二十二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中大通元年 夏四月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眾皆曰杲眾強盛宜以為先行臺尚書薛琠曰邢杲兵眾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諸將多欲擊杲魏朝亦以顥為孤弱不足慮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引兵東出顯與陳慶之乘虛自鉅城進拔榮城遂至梁國魏邛大干有眾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大干請降顯登壇燔燎即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濟陰王暉業帥羽林兵二萬軍考城慶之攻拔其城燔燬五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十一

鎮榮陽尚書僕射爾朱世隆鎮虎牢侍中爾朱世承鎮嶠岵乙丑內外戒嚴戊辰北海王顥克梁國顥以陳慶之為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昱擁眾七萬據榮陽慶之攻之未拔顯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天穆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為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眾皆是仇讎我輩眾幾七千虜眾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即相帥蟻附而入癸酉拔榮陽執昱胡氏曰楊昱輕慶之兵少不料小不可輕也又曰不諸將三百餘人伏顯帳前請曰陛下渡江備不虞不可以師諸將三百餘人伏顯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鐵之費昨榮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

昱以快眾意顯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舉兵下都袁昂為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楊昱忠臣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皆走慶之進擊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辛纂按魏縣在宿州西南梁城注陽亭一日堂城榮堂形近而說在今甯陵縣梁國今歸德府古唯陽城也此考城在河南岸今歸德府界非衛輝府之今考城也魏主將出避顯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內郡北命高道穆於燭

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魏主入河內臨淮王或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顯丙子顯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顯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為後援魏行臺崔孝芬大都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梁

二

督刁宣馳在圍隨晝夜急攻暄突走擒斬之上黨王天穆等帥眾四萬攻拔大梁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顯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顯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為隨我北渡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顯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數千之眾自發鉅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按大梁注謂陳留後漢縣今開封府爾朱榮聞魏主北出即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即日南還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眾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費穆至洛陽顯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顯既得志密

與臨淮王或安豐王延明謀叛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為之備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胡氏曰陳慶之非爾朱榮敵也是時梁之諸將又亦必同歸於附沒梁兵之不進梁之幸也武洛中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眾十倍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為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顯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胡氏曰馬佛念有必有非常之才然後可以行非爾朱榮與顯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顯自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眾有夏州義士為顯守河中清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効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顯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曰大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梁

三

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手為欲廣施經略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况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眾謀頓廢乎今四方客容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微發民材多為桴筏開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首尾既遠使顯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為筏自馬渚西硤石夜渡襲擊顯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延明之眾聞之大潰顯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顯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爾朱榮自追慶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須髮為沙門閒行出汝陰還建康胡氏曰慶之所嵩高水漲追兵不急於軍士先散之時得猶以功除右衛將軍以挺身逸去否則必為爾朱榮所擒矣

封永興縣侯顯自轅南出至臨穎從騎分散臨穎縣卒江豐
斬之傳首洛陽按長子縣屬潁安府河中清即河陽三澤之一
水確其慶之所以順水至汝陰也汝陰今
潁州府潁縣山在假師縣臨潁縣屬許州

九月魏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
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眾未
必能用今以此眾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
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
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
城左右諫曰既獲賊眾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
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
日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
淵爲平州刺史鎮范陽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四

二年春二月万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
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幼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
勝之讒嫉將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於榮
榮悅以爾朱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
軍以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並
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
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
其馬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尙
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
擊蜀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
合萬餘匹以軍士尙少淹留未進榮怒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
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益之三月醜奴自將

其眾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侯尉万俟侁自武功南渡
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率步騎二萬至
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明日
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即馳
馬東出賊以爲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
兵以待之賊半度岡東岳還兵擊之賊兵敗走胡氏曰岳既還
賊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
遂擒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
州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夏四月天
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侯秋涼更
圖進止獲醜奴規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眾耕於細川使其
太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據險立柵胡氏曰侯伏侯餘千人
侯虜三字姓其餘千人

讀史兵略

卷二十二

五

以下爲柵者甚眾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
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胡氏
末高仁厚平斤
能等亦用此術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醜奴棄平亭走欲
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問侯
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眾皆披靡無敢
當者後騎益集賊眾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
蕭寶寅以降胡氏曰万俟醜奴胡琛之將也普通六年破魏將
敗奔醜奴及是皆平拔雍治長安北雍治華原今耀州岐州治
鳳翔府南岐州治平當縣赤水蜀賊蜀人之在華州者也武功
縣在渭水北平亭在涇
州北細川在靈臺縣

州事以鎮之道洛潛與城民通謀掩襲邪利并其所部皆殺之
 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眾西入牽屯山據險自
 守爾朱榮以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以詔書
 黜天光為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降爵為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
 屯道洛敗走入隴歸陽陽賊帥王慶雲道洛驍果絕倫慶雲得
 之甚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置百官以道洛為大將
 軍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
 道洛中臂失弓還走拔其東城賊併兵趣西城城中無水眾渴
 乏有降者言慶雲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諭慶雲
 使早降曰若未能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慶雲等
 冀得少緩因待夜突出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
 水今相為小退任取澗水飲之賊眾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

讀史兵略 卷五十一

六

士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胡氏曰此即拒馬槍也杜佑曰拒馬槍
 安檢長丈銳其端以塞要路昏後繞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
 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
 各傷倒伏兵起即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眾皆出城南遇槍
 而止窮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
 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降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
 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秦撫以恩
 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按涇今涇州
 靈州今屬甯夏府原州今屬原州秦州今屬秦州山在平涼縣隴山也
 在平涼西隴德靜甯界略陽今屬秦州水洛城在靜甯州三秦
 謂秦州治天水今秦州也東秦治杏城今中部縣南秦治驩谷
 今成縣之南河今河州渭今鞏昌府瓜今安西州涼今涼州鄯
 今西甯州
 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

榮曰兆雖勇於戰鬪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
 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身穿身乃以高歡為
 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兆辭以
 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為
 犄角之勢兆不悅曰還白高晉州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兆狂
 愚如是而敢為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胡氏曰為歡起兵
 汾西依山者曰山蜀
 十二月高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欲邀之不及因與兆書
 為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是月紇豆陵步蕃大
 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
 歡勿應召歡曰兆方急保無它慮遂行歡所親賀拔焉過兒請
 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蕃兵日盛兆

讀史兵略 卷五十二

七

屢敗告急於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樂郡
 歡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其眾退走兆德歡
 相與誓為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宴飲初葛榮部眾流入并
 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凌暴胡氏曰契胡爾皆不聊生大小二
 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
 殘不可盡殺胡氏曰自破六韓拔陵杜洛周之宜選王腹心使
 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
 時在坐請使歡領之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
 伏處分如鷹犬胡氏曰詭為遜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
 泥敢僭易妄言請殺之胡氏曰賀拔兆以歡為誠遂以其眾委
 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胡氏曰魏
 州葛榮部眾皆六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

士素惡兆而樂屬徵莫不皆至若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
頻歲霜早降戶掘田鼠而食之而無穀色徒汗人境內請令就
食山東胡氏曰并肆冀定瀛相殿以太行常山爲限并肆在山
從容收軍心因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
之以起兵也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
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
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胡氏曰時爾朱兆與其
以此言時兆左右已受款金因稱紹宗與徵有舊隙兆怒因紹
宗趣徵發徵自晉陽出澄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
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
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徵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橋壞徵隔水拜
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護自來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入

賜追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眾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度
水與徵坐幕下授徵刀引頸使斫之胡氏曰古之豪雄推赤
以安反側然亦未至如爾朱兆之輕率也徵大哭曰自天柱
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爲旁
人所構問大家何忍復出此言胡氏曰徵之此言兆投刀於地
亦謬爲恭敬耳兆投刀於地
復斬白馬與徵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徵齧臂
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
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凶悍無謀不足
圖也胡氏曰史言舉大且日兆歸營復召徵徵將上馬詣之孫
騰牽歡衣歡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腹心念賢領降戶
家屬別爲營徵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殺之士眾感悅益願
附從按乾豆陵步蕃居河西今阿拉善額魯特也秀容即忻州
附從晉陽今太原府河謂汾河太原在汾東也平樂注言當作

樂平今樂平縣并入平定州石鼓山在忻州陽曲川今
定襄縣滏口在磁州襄垣縣今屬路安府漳水在縣南
是歲詔以陳慶之爲都督南北司等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
刺史慶之引兵圍魏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等於漆水又破
行臺孫騰等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漕運江湖諸州並得
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按梁北司州治義陽南
潁州今爲府漆水在汝
南府楚城在信陽州

三年 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鶴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俟高
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謀
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鶴執刺史元疑乃奉隆之行州事
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眾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
州刺史爾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不暇振甲將十餘
騎馳擊之乾在城中繩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九

敗走敖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屯
壺關大王山六旬乃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乾曰
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
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
意旨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滏口
說歡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孰不思奮明公威德素
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鄴州
雖小戶口不下十萬穀結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
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俠
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胡氏曰殷州西
也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券免責
鄉人甚敬之時盜賊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

梗共投元忠元忠遺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遺如言賊皆避舍及葛榮起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樹樹下前後斬逆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卻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為趙李所破胡氏曰李氏趙郡之何以能成大事乃悉眾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爾朱兆弒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僑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輒洗其人可知胡氏曰以周公漢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遠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耶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來未胡氏曰高乾字乾邕

讀史兵略 卷十七 梁

時乾已見歡歡給之曰從叔輩廢何肯來胡氏曰歡與乾兄弟叔元忠曰雖竊並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齒與語元忠慷慨流涕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為明公主人胡氏曰魏冀州治信都高乾邕兄弟據之故云然殷州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胡氏曰史言高歡能收眾心以傾爾朱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車營租米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裘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胡氏曰敖曹以歡殺其從子澄

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叱列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淵畏其眾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人假妖術以惑眾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厭豈肯戮力致死與吾兵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彼還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胡氏曰史言用兵不可徒信占驗而國城西南按據此在定州東北也六月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鎮南大將軍斛律金軍主善無

讀史兵略 卷十七 梁

庫狄干與歡妻弟婁昭妻之姊夫投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為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眾皆憂懼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胡氏曰爾朱兆擅命并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人請留必又因其願留之情扇動之於下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眾皆號慟聲震原野歡此當以意會也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眾皆號慟聲震原野歡乃諭之胡氏曰先感動其心而後諭之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為主誰可者眾共推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眾會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笑胡氏曰高歡先立法制以齊眾皆頓頽曰死生唯命歡乃推牛養士庚申起兵於信都亦

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帥眾
救之胡氏曰高乾預歡密謀而使之救殷乾輕騎入見爾朱羽
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謁歡歡撫
膺曰今日反決矣胡氏曰高乾反謀非一日矣及爾朱羽生授
之元忠既舉兵逼殷州乾邑又斬羽生歡乃以元忠為殷
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爾朱氏魏爾朱仲遠度律等
聞高歡起兵恃其疆不以爲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朱兆將步
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元忠棄城奔信都八月丙午爾朱仲遠
度律將兵討高歡冬十月爾朱兆出井陘軍於廣阿眾號十萬
歡縱反開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
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
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

讀史兵略 卷二十二 梁 十三

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執
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曰爾殺
衛可孤罪一也天柱斃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
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爲國巨患勝父子誅之
其功不小反以爲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當負王不負朝
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通骨肉構隙自古及今未有
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歡將與兆戰而
畏其眾彊以問親信都督段韶韶曰所謂眾者得眾人之死所
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
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眾彊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
大命不能濟也韶曰爾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雄心智者不爲
謀勇者不爲鬪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辛

亥歡大破兆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按善無今右玉縣廣
也四年春正月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歡
爲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胡氏曰穴城下爲地道而未成
柱地道既成乃焚壬午拔鄴擒劉誕以楊愔爲行臺右丞時軍
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陵三月丁丑
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
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
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
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
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
耶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梁 十三

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眾豈能爲敵但能同心戮力往
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
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眾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
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
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眾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歡令封
隆之守鄴癸丑出頓紫陌大都督高歡將鄉里部曲王桃湯
等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
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歡曹曰歡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
格鬪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煩
更配也庚申兆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而退壬戌
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眾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
陳連繫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兆望見歡遙責歡

以叛已歎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
 枉害天柱我報讎耳胡氏曰敬宗年號永安故以稱之歎曰我昔聞天柱計汝
 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耶胡氏曰對兩軍發其謀以正爾朱之罪且以君殺臣何
 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歎將中軍赦曹將左軍歎從父弟岳
 將右軍歎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
 收散卒躡其後赦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
 勝與杜德於陳降歎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
 此胡氏曰謂紹宗諫兆使歎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郡水在其南紫陌在其東
 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
 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
 世隆使其參軍陽叔淵馳赴北中簡閱敗卒以次內之椿至不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十四

得入城乃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
 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為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
 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
 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灤陂津為人所擒送於椿所
 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遣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
 隆執之爾朱彥伯時在禁直稚於神虎門啓陳高歡義功既振
 請誅爾朱氏節閔帝使舍人郭崇報彥伯彥伯狼狽走出為人
 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闔闔門外爾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
 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
 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
 今天光尚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為
 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眾必人有留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

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
 悅遂與岳俱襲長安秦帥輕騎為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
 擒之歡以岳為關西大行臺岳以泰為行臺左丞領府司馬事
 無巨細皆委之按北中胡氏曰即北中郎府在河橋北岸灤陂津在其西
 丞相歡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
 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眾誠亦難敵
 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
 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爾之則為腹心之疾且吐
 萬人雖復敗走胡氏曰爾朱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
 勅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
 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為城黃河為塹進可以兼山東退
 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十五

君言是也乃遜辭為啓而不就徵
 五年 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守險隘出入冠鈔魏丞相歡揚聲
 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都督賈
 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泰奄至兆
 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秦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眾並降散
 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
 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攜
 爾朱榮妻子及兆餘眾詣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兆之在秀
 容左右皆密通款於歡唯張亮無啓疏歡嘉之以為丞相府參
 軍按赤洪嶺即離石山在水南州北
 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曰賀
 拔公証憶吾耶與景歃血約與岳為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

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
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畱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
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胡氏曰項羽不殺沛公曹操之
耳有天命者固非
人之所能圖也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
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今
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
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眾未知
所屬公若引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
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
之舉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泰武
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為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
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十六

牧馬為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萬俟受洛干鐵
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岳以夏州被邊要重
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
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按雍今西安府華今同州府東華
兩當縣今商州原今固原州今華州今鳳翔府南岐今
州夏今榆林府東夏今延安府秦今秦州南秦今成縣梁今漢
中府南梁今略陽縣東梁今安康縣巴今巴州益今成
都府東益當為西益今廣元縣此胡注所言二十州也
六年 春二月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宇
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
宜先圖之岳不聽胡氏曰曹泥附高歡岳不從宇文泰之言急
也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
與悅宴語長史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
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婿元洪景拔刀斬岳左右皆

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眾以為然
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岳眾散
還平涼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既死岳眾未有所屬貴
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
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不
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
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眾乃使朔
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韓褒曰此天授也
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眾以為悅在水
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眾則圖之實難願且畱以觀
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據水洛吾知其
無能為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眾心將離泰與帳下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十七

輕騎馳赴平涼令朔周帥眾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
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為虐
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眾
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者景失
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胡氏曰英雄之姿表與其舉措必有
語折之辭氣俱下良有以哉李密
見唐太宗不覺驚服事亦類此遂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
士皆悲喜歡復使景與散騎常侍張華原義甯太守王基勞泰
泰不受欲劫畱之曰畱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
公欲脇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泰雄
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
拱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毗至平涼
軍中已奉宇文泰為主魏主乃以泰為大都督即統岳軍按水
洛城

在晉寧州西彈爭峽在平涼縣河曲在靈州

宇文泰與侯莫陳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質拔公薦君為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七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國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胡氏曰平涼在隴山之北取道涇州東赴洛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胡氏曰言進兵討悅魏主問泰以安秦隴之策泰表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不然終為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為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為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眾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高平令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為崇內應

讀史兵略 卷二十二 梁

十八

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於平涼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原州眾軍畢集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夏四月軍出木峽關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即降泰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泰請為內應悅棄州城南保山險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泰泰即以弼為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逃走自乘騾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泰使原州都督賀拔穎追之悅望見追騎益死於野泰入上邽引薛澄為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資士卒左右竊一銀囊以歸泰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

按高平即原州今固原州木峽關在其西南隴山之口也略陽在秦安縣東上邽即秦州

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叛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胡氏曰于謹開關兵中有年矣今乃遇事際遇自有時也然謹事廣陽王深所陳策畫不過隨時設變今事宇文泰則勉之以迎天子而成興王之業蓋知宇文泰之才量而後入也六月魏主下制書數高歡罪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生死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胡氏曰江陵舊楚之郢都在其界內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望而動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宇文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為大都督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梁

十九

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楊荐與長史宇文側出關候接胡氏曰魏主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勒兵南出以高敖曹為前鋒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宏農勝軍於汝水胡氏曰賀拔勝蓋出魯陽秋七月已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為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魏主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遂勸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開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為別道行臺自蒲反濟趣并

州胡氏曰別道而進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胡氏曰以迎魏主使斛斯椿與長孫稚王斌之鎮虎牢長孫子彥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鎮滑臺歡使相州刺史賀泰趣滑臺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魏主遣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為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魏主知之斬怙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中誠款不報丙午歡引軍渡河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計未決斌之與椿爭權棄椿還給魏主云高歡兵已至丁未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瀍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眾知魏主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直湛亦逃歸武衛將軍獨孤

讀史兵略

卷二十二

二十

信單騎追魏主魏主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魏主西奔長安李賢遇於峭中已酉歡入洛陽舍於永甯寺遣領軍婁昭等追魏主請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陝棄城走敖曹帥勁騎追魏主至陝西不及魏主鞭馬長驚糗漿乏絕三二日閒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魏主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眾莫能對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即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

何歸乃收維及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厥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郎猷闕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歡推司徒清河王竇為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魏主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詣陵廟卿等功也魏主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遇冠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魏主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解舍為宮大赦以泰為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為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

讀史兵略

卷二十二

二十一

士馬魏朝賴之按長壽津在滑臺東石濟津在延津東北宇文泰所謂一處得度大事去矣是也野王即河內縣河流在其南洛口在河內西南瀍西則已至新安縣西峭中在永甯縣陝西陝州城西湖城又在陝州靈寶西今閩鄉縣其西有稠桑驛東陽驛在滑南縣賀拔勝之在荊州也表武衛將軍獨孤信為大都督東魏既取荊州魏以信為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蠻酋樊五能攻破淅陽郡以應魏東魏西荊州刺史辛纂欲討之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淅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少遣兵則不能制賊多遣則根本虛弱脫不如意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可縱賊不討廣曰今所憂在心腹何暇治疥癬聞臺軍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使完壘撫民以待之雖失淅陽不足惜也纂不從遣兵攻之兵敗諸將因亡不返城民密召信信至武

陶東魏遣恆農太守田八能帥羣蠻拒信於浙陽又遣都督張齊民以步騎三千出信之後信謂其眾曰今士卒不滿千人首尾受敵若還擊齊民則土民必謂我退走必爭來邀我不如進擊八能被之齊民自潰矣遂擊破八能乘勝襲穰城纂勒兵出戰大敗還趣城門未及闔信令都督楊忠為前驅忠叱門者曰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生何不避走門者皆散忠帥眾入城斬纂以徇城中懾服信分兵定三荆居牛歲東魏遣高敖曹侯景將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敢與楊忠皆來奔按三荆者今魯山縣南陽府鄧州也鄧在西故曰西荆

大同元年 春正月東魏大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寶泰韓軌等攻潼關魏丞相秦軍於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時修城未畢梯倚城外比曉東魏人乘梯而入刺史王羅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三十一

隊向未起聞閣外向旬有聲袒身露髻徒跣持白挺大呼而出東魏人見之驚卻罷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胡氏曰兵以氣勢為用兵之勇怯恃主帥以為氣勢王羅中而能御敵也按此華州非注所言鄭縣乃今同州也子如蓋聲言攻潼關而秦師從蒲津濟爾不然未破潼關何以至鄭縣之華州乎魏太和十一年以同州為華州華山郡

二月東魏儀同三司婁昭等攻兗州樊子鶴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守東平昭攻拔之遂引兵圍瑕邱久不下昭以水灌城已丑大野拔見子鶴計事因斬其首以降始子鶴以眾少悉驅老弱為兵子鶴死各散走諸將勸婁昭盡捕誅之昭曰此州不幸橫被殘賊跋望官軍以救塗炭今復誅之民將誰訴皆捨之按平郡今范縣瑕邱今滋陽以水以泗水也在城東

三月魏丞相秦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

便時適治者為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秦用武功蘇綽為行臺郎中居歲餘秦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秦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達入白之秦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秦乃擢綽為著作郎秦與公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秦召綽問之具以狀對秦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秦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胡氏曰意在問遂問綽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指陳為治之要秦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胡氏曰初臥而聽之起而整衣危坐又不覺膝之前席蓋綽之言深而有以當秦心久而愈敬也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二

三十二

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胡氏曰計帳者計來歲課役之大數以報度支戶籍者戶口之籍後人多遵用之胡氏曰世有為之主必有能者出為之用若謂天下無才吾不信也

二年 春正月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閣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婿涼州刺史普樂劉豐復叛降東魏魏人圍之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東魏丞相歡發阿至羅三萬騎徑度靈州繞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帥騎迎泥及豐拔其遺戶五千以歸胡氏曰高歡豈不欲與宇文弼爭靈州乎

東魏勃海世子澄年十五為大行臺并州刺史求入鄴輔朝政丞相歡不許丞相主簿孫纂為之請乃許之二月丁酉以澄為

尚書令加領軍京畿大都督魏胡雖聞其器識猶以年少期之
既至用法嚴峻事無凝滯中外震肅引并州別駕崔暹爲左丞
吏部郎親任之司馬子如高季式召孫舉劇飲醉甚而卒丞相
歡親臨其喪子如叩頭請罪歡曰卿折我右臂爲我求可代者
子如舉中書郎魏收歡以收爲主簿他日歡謂季式曰卿飲殺
我孫主簿魏收治文書不如我意司徒官稱一人謹密者爲誰
季式以司徒記室陳元康對曰是能夜中閱書快吏也召之一
見即授大丞相功曹掌機密遷大行臺都官郎時軍國多務元
康問無不知歡或出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
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與功曹趙彥深同知機密時人謂
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歡甚親之曰如此人誠難
得天賜我也彥深名隱以字行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三十四

三年 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
督竇泰趣潼關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度河魏丞相泰軍廣陽
謂諸將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度此欲綴吾軍使竇泰
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
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
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
關吾軍不出霸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
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
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爲然庚戌丞
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
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
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

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
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
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
度丞相泰出馬牧澤擊竇泰大破之士眾皆盡竇泰自殺傳首
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薛孤延爲
殿一日斫十五刀折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敖曹自商山
轉關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
杜密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密走歸
敖曹敖曹以爲鄉導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頰絕良久
復上馬免胄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
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
杜密爲洛州刺史敖曹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丞相歡聞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三十五

之即以季式爲濟州刺史敖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泰
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眾力
戰全軍而還按廣陽在今同州府時竇泰猶在潼關故宇文泰
今在關南一里風陵度在潼關之左唐時謂之禁谷按
北馬牧津在潼關關南上洛今商州
九月丞相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爲誰弼
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張華
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爾
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爲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
汝一斛粟一匹絹爲汝擊賊令汝安甯汝何爲疾之胡氏曰史
用夷夏有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敖曹歡號令將士常鮮卑
撫御之術語敖曹在列則爲之華言敖曹返自上洛歡復以爲軍司大都
督統七十六都督以司空侯景爲西道大行臺與敖曹及行臺

任祥御史中尉劉貴豫州刺史堯雄冀州刺史万俟洛同治兵於虎牢

閏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士不滿萬人詔殺於恆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恆農歡右長史薛琬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竇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秦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羅罷語使者曰老羅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羅曰何不早降羅大呼曰此城是王羅家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梁

二十六

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秦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眾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秦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合軍士齋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秦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秦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眾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眾所欲獨歡恥失實秦復諫而來所謂忿兵胡氏曰漢魏相曰爭恨細故不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羅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秦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規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懸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捷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秦至引兵會之候騎告

歡軍且至秦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秦從之背水東西爲陳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斛律光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胡氏曰言欲盡死譬如獠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海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胡氏曰使斛律光舉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眾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闕曰我眾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胡氏曰史言東魏將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日時東魏之師萃於左拒于謹等與之合戰李弼引右拒之騎兵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二

梁

二十七

弼弟樹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秦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秦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懸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眾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眾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欲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驃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乘鎧仗十有八萬秦追歡至河上選雷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秦不聽胡氏曰沙苑之戰宇文泰不敢乘勝追高歡即山之而不足胡氏曰沙苑之戰宇文泰不敢乘勝追高歡即山之相斃也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

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
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秦柱國大將軍李弼十二將
皆進爵增邑有差赦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按豈口山在
苑在大荔縣
南故也界

己酉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
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
欲起斫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
萬趣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荆賀拔勝李弼蒲坂東魏丞
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
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刺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
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眾萬餘
會歡自沙苑敗歸祥帥眾邀之斬獲甚眾賀拔勝李弼至河

讀史兵略 卷二十二 梁 三十一

東祥珍帥騎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相秦以珍為平陽太
守祥為行臺郎中西魏洛州治上洛今商州
州騎氏縣屬蒲州府

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
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
軍已臨而猶為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為逆賊死
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為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
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秦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凡薛氏預
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
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
城走儀同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脩義
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脩義
開門伏甲以待之于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脩義為晉

州刺史汾州即吉州絳州即今絳州洪洞
縣今屬平陽府晉州即平陽府也

獨孤信至新安高歡曹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
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
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
石嶺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惟河東柳
蚪在陽城裴誼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蚪為行臺郎中誼之為
開府屬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都督
梁迥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
執其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榮陽執其太
守蘇淑與廣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丞相秦以
偉為北徐州刺史彥穆為榮陽太守新安縣屬河南府大石嶺
縣潁川今許州潁州今長葛縣
廣州今魯山縣梁州今開封府

讀史兵略 卷二十二 梁 三十九

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丞相
秦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峯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
陽翟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帥眾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
為彼眾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
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為今進
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昔城
為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
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峯乘勝逼之祥退保
苑陵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
降魏魏以貴為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為車騎大將軍都
督村陵章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名叔裕
以字行陽翟今禹州苑陵今新
縣陽州今宜陽縣

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漢陽民杜靈椿等為盜聚眾近萬人攻城剽野十二月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不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按濟州今東昌府濮陽在
四年 秋七月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孤信於金墪太師

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梁 三十一

達奚武帥千騎為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陣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弼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眾送恆農泰進軍瀍東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率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胡氏

道陳北據河橋者慮兵有利鈍先保固其北歸之路也南屬邙山可以見其兵多矣景軍參用馬步其置陳堅固宇文泰以輕騎來見其陳勢如此敵兵不進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

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高永樂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胡氏曰言得其頭西魏將以開國賞之也追者斬其首去歡聞之如喪肝膽杖承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敖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俟普尊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為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梁 三十一

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李虎念賢等為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長孫子彥守金墪王思政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一舉輒踏數人陷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眾東魏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卻祐徐引還魏主至恆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

在恆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秦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祐
追及秦於恆農夜見秦秦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秦驚不得寢
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秦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
終無所言秦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動我當代其論敘秦留思政
鎮恆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
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
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遠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
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雀雍州民于伏
德等遂反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
收降卒以拒還兵扶風公王羅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
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羅受委於此以
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眾感其言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皆無異志魏主爾閏鄉丞相秦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
雀等烏合不能為患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
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
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信然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尚
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秦從之引兵西入父
老見秦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入咸陽
斬思慶禽伏德南度渭與秦會攻青雀破之東魏太師歡自晉
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
至峭不及而還歡攻金墉長孫子彥乘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
歡毀金墉而還後城縣西臨穀水在今洛陽縣西孝水在其城
南灑水在洛陽縣東北五龍渠西河陽南城注
云在河橋南岸回洛故城在孟縣南洛陽北子城古者城內
有小城即子城一日金城大城外城也峭即二峭在永甯縣
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為防蠻都督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

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為廣州刺史侯景攻拔
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
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道衛送使達關中
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孫為京南行臺
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延孫以澄清伊洛為己任魏以延
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婿京兆韋法保為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
以助之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
繕修宮室使外兵郎中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會東魏兵
至河南皆叛景宣聞道西走與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
南尋亦西附丞相秦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關
西者是歲延孫為其長史楊伯蘭所殺法保即引兵據延孫之
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恆誘魏邊民魏南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二

三十二

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乃詐為道恆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
謀人遺之於琛琛果疑道恆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
恆及琛峭灑遂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恆
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伊
都今焉縣北華州在杏城此猶孝寬之刺南兗州蓋虛街也
南府也伏流故縣在焉縣南百里接盧氏內鄉二縣界汝水
所出也孔城防在洛陽縣南張白塢在今宜陽縣西北陽州宜
陽也峭謂二峭灑謂灑池玉壁城在今獲山縣南十
二里有峭灑所以保潼關有玉壁所以保蒲津關
七年 魏丞相秦欲革易時政為疆國富民之法大行臺度支
尚書兼司農卿蘇綽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
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二曰
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秦
甚重之嘗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

及計帳不得居官

東魏丞相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爲匹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相帥內徙就食齊晉歡因之以成霸業東西分裂連年戰爭河南州郡鞠爲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幽瀛滄青四州傍海煮鹽軍國之費盡得周贍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胡氏曰史言高歡於兵荒之餘能舒民力

九年 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出爲北豫州刺史二月以虎牢叛降魏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爲前驅至洛陽道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灑上縱火船於上流以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三十四

燒河橋解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豫郎山爲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灑曲夜登郎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陣以待之胡氏曰歡欲堅陣以待之待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其疲渴而後戰故云然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耶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梓其頭連頓之並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齟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

之何意而言復取耶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

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于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典慶曰王速去典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典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典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藥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藥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二

三十五

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于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願命尉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綸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

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
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
豐生將數千騎追秦遂東歸秦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
未至而秦敗乃使守恆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
士示不足畏後數日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
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恆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
秦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
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秦欲以雍岐北雍三州
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
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
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為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
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三十六

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為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
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啓丞相歡而罷之柏谷疑在洛陽縣西北
十一年 夏六月上遣交州刺史楊暕討李賁以陳霸先為司
馬命定州刺史蕭勃會暕於西江勃知軍士憚遠役因說說留
暕暕集諸將問計霸先曰交趾叛換罪由宗室遂使亂數州
逋誅累歲定州欲偷安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
以之豈可逗撓不進長寇沮眾也遂勒兵先發暕以霸先為前
鋒至交州賁帥眾三萬拒之敗於朱鷺又敗於蘇歷江口賁奔
嘉甯城諸軍圍之定州南定州也今貴縣朱鷺在交州西南蘇歷江即水經注之次一水在朱鷺西嘉甯城在今越南國中

讀史兵略卷二十三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中大同元年 李賁復帥眾二萬自豫中出屯典澈湖大造船
艦充塞湖中眾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陳霸先謂諸將曰我師
已老將士疲勞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全
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為摧殄正當出百死決
力取之無故停雷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應是夜江水暴起
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眾軍鼓譟俱前賁眾大
潰竄入屈豫洞中典澈湖注云當在新昌界無考
冬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
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胡氏曰於汾水上疏歡於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一

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
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
乃鑿地為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
胡氏曰天險自然之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
戰士輒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
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胡氏曰鼓排吹之火氣入地敵以
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為幔隨其
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
燒布並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
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
柱折城崩胡氏曰高歡嘗用此術攻郭孝寬於崩處豎木柵以
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

據其土山歎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眾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魏以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為知人

魏大行臺度支尚書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己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梁 十一

任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開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嘗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步送出同州郭外泰於車後酌酒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與共定天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落於手武功縣屬同州府時宇文泰營所在 太清元年 春正月東魏勃海王歡卒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

可欺犯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無問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皆不任用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知人好士全讓勳舊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不之罪由是文武樂為之用世子澄祕不發喪唯行臺左丞陳元康知之侯景自念己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於魏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暴顯等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兗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為之備由是景不能取諸將皆以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

軍討景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梁 十二

秋九月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犄角癸卯淵明軍於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侍中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冬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為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乙酉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豬腸兒何能為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為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澄以廷尉卿杜弼為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問以政事之

要胡氏曰杜弼一發從軍澄方問以政事可為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府及有爵爵故問之也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眾十萬掠秦駝峴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且日又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吾屬將兵而來本欲何為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眾數千不敢救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眾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梁 四

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及貴孫伯超等皆為東魏所虜失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郭鳳退保潼州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棄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托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胡氏曰謂侯景先降西魏也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胡氏曰謂侯景不以金陵通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就圖身景歸梁之心迹就古藪字通言進軟熱之辭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於梁以為容身之圖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心深辨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茲時俟其使終恐尾大於身踵繼以股倔強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疊小不

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援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彼梁主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毫又及之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懷妄敦戒業踈競盈胸謬治清淨胡氏曰此數語曲盡帝之心事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豐起腹心鴟鴞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殼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鶴蚌相持我乘其弊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闕閤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紹宗引軍擊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為欲送客為欲定雌雄耶紹宗曰欲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梁 五

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景閉壘俟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胡氏曰被短甲執短刀入敵陳力戰此必死之兵也紹宗之敗不亦宜乎其後景用此以敵陳霸先亦此術耳惟陳堅不可破是以一敗不能復振卒以走死紹宗墜馬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為景所擒紹宗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胸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開府儀同三司段韶來渦而軍潛於上風

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溼火不復然景與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胡氏曰至是則侯景敗之形治渦陽城在銅山縣西北海州在睢甯縣東南在銅山縣東南

二年 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眾曰汝輩家屬已為高澄所殺眾信之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動如舊被髮向北斗為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眾大潰爭赴渦水水為之不流景與腹心數騎自碓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詭之曰跋奴欲何為耶景怒破城殺詭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胡氏曰人臣苟有才必養寇以自資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都東魏之世彭樂慕容紹宗同一轍耳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都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馬頭成主劉神茂素為監州事章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梁

六

黯所不容問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共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開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為鄉導景夜至壽陽城下黯以為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遂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敬容曰得景遂死深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元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元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甲寅景遣

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併自求貶削優詔不許乙卯即以景為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都陽王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

光祿大夫蕭弁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赦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卓而為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矣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歎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辰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梁

七

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著尸諫之節臣忝為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南豫州今壽州 合州今合肥二月東魏既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云奉為魏主并及先王此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語諭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即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啓於上稱勃海王宏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啓流涕胡氏曰此之仁也帝於是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紹等

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開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胡氏曰侯景之反覆何敢容介知之高澄之毒詐傅岐知之梁朝非果無人也武帝不能決擇昇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昇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啓甚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乃寫答淵明之書陳啓於上景又致書於朱昇餉金三百兩昇納金而不通其啓胡氏曰史言朱昇已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豐際味利而不顧患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淨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啓曰臣今蓄糧聚眾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為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胡氏曰景言至此辭意迫上又報曰朕為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啓也景乃詐為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詳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就繫謝舉朱昇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為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為軍士輒停賣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胡氏曰景之反謀彰灼如此梁夏四月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隊鼓偃旗若無人者岳

恃其眾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秋八月鄱陽王範密啓侯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昇動靜皆關之昇以為必無此理上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剪撲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範復請以合肥之眾討之止不許朱昇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啓昇不復為通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昇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為救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昇為名昇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與兵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昇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悟欲免得乎昇曰外間謗讒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恤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持詔以求容肆辭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之鑿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遣其將朱于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瓊等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筆管之胡氏曰此即朱昇謂景數百叛虜何能為之說也昔驕昏而臣貪昧禍至不懼以自取敗也救購斬景者封三千戶公除州刺史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諸軍以討景九月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眾我寡必為所困不如棄淮南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拙速宜即進路景乃畱外弟王顯貴守壽陽癸未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庚子詔遣甯遠將軍王質帥眾三千巡

江防邊景攻歷陽太守莊鐵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贏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啓問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台之眾自然瓦解朱昇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將濟慮王質為梗使諜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啓稱采石急須重鎮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上以昕為雲旂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陽尹事質去采石而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十

昕猶未下渚諜告景云質已退景使折江東樹枝為驗諜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己酉自橫江濟於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甯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與其徒先潰走子一收餘眾步還建康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稟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內外軍事悉以付汝太子乃停中書省指授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甯國公大臨屯新亭太府卿韋黯屯六門繕修宮城為受敵之備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更相劫掠不復通行赦東西治尙方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以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西豐公大春守

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始與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攝諸寺庫公藏錢米之德陽堂以充軍實庚戌景至板橋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思玉出景啓言昇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昇甚慚棟上遣中書舍人賀季勞景於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為帝也王偉進曰朱昇等亂政除姦臣耳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閒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指搗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十一

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眾開桁始除一船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於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南塘游軍沈子睦臨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閉桁度景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遇城未陳而走正德帥眾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獻歎流涕隨景渡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既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眾乃小安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乘白下走津主彭文榮等以石頭城降景景遣其儀同三司于悅守之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旛旗皆黑射啓於城中曰朱昇

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為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昇等臣則敏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昇等為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侯賊平誅之未晚也乃止景繞城既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角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侃使繫門上為窟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閣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侃鑿扇為孔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衛府景黨朱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東宮近城景眾登其牆射城內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俱盡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項木驢石不能破胡氏曰杜佑曰以木為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腳下而上一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梁 十三

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酒牛皮蒙之入敵其下驢侃使作雉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用以攻城謂之木驢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蓋擲焚之俄盡胡氏曰杜佑曰燕尾炬狀以油蠟灌之加大從城壁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侃又作登城樓之作難尾炬也施鐵鏈以油灌炬擲城上焚之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壁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啓求誅朱昇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昇與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而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昇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為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為曰久以汝為死矣猶在耶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

殺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先遣書約田英郭駱曰侯王已為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鎮略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壽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大赦改元正平以景為丞相妻以女於是景營於關前分其兵三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閣許伯眾潛引景眾登城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三千人載其尸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若不早降正當如此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為然壬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流涕眾心竊安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梁 十三

首以贖前罪不死關前當死關後乙亥子一啓太子與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夾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還皆免胄赴賊子四中梨洞胸而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至數萬錢人相食餓死者十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已下皆親負土執畚鍤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扇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鏡謂之儂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

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令多
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胡氏曰景自湖頭此當塗之馬頭郡也在東今自壽陽西攻馬頭壽州之馬頭
戍也在西木柵在荆山西按壽州南臨州也今壽州丹陽郡今
江甯縣南九十里小丹陽也慈湖在太平府東北四十里板
橋在慈湖東北四十里南塘疑今江甯城西之莫慈湖
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
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營江州刺史常陽公大心鄧州
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朱異遺景書為陳禍福景報書並
告城中士民以為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
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
在位庶僚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
從何得之僕所以趣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
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

讀史兵略 卷十三

梁

十四

負哉長江天險二曹所歎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
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己已湘東王繹遣司馬吳羣
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昕為景所擒景與之極飲
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
昕因說桃棒使帥所部襲殺王偉朱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
遣昕夜絕入城上大喜敕鑄銀券賜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
南王即有景眾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
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異傳岐曰桃棒降必
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終不能決
桃棒又使昕啓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
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侯景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俄
而桃棒為部下所告景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遂得之

遣使射書城中曰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衷甲隨之所
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景已度采石綸
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什一二遂帥甯
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前譙州
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景遣
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
指鍾山突出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
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於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
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
乃引軍下愛敬寺景陳兵於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元武湖側
與景對陳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
軍退以為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伯超

讀史兵略 卷十三

梁

十五

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入
天保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奔朱方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
悉收綸輜重生擒大春等而還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鎧仗
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為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
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中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
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
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軍於蔡洲以
待上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
北焚其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
鍾離上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為南兗
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眾一萬聲
言入援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柵為應詢以告

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癸巳侍中都官尚書羊侃卒城中益懼景大造攻具陳於關前大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以蝦蟇車運土填壘湘東王釋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人援建康庚子發公安釋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方等有俊小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胡凡曰為人臣子存其身者所以存國也兩陳相向勝負未分危機交迫親犯矢石以帥將士可一川之耳豈可以爲常哉方等以死節自任以親犯矢石爲常此其所以死於湘川也若方等者謂之忠死之將可也若論臣子大節則至其身以全國家斯得謂之忠矣壬寅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爲樓火縱滅新樓卽立賊以爲神賊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狀如卻月以擬之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梁

十六

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盪孟恭與左右奔降於景已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墜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單二土山景眾見飛橋迥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胡氏曰死於城下者豈真賊哉後及城之人退則死於賊手進則死於矢石乃棄土山不復修自嗚呼積死於城下者得非梁之赤子乎乃棄土山不復修城焚其攻具材官將軍宋疑降於景教之引元武湖水以灌臺城關前皆爲洪流上徵衡州刺史章粲爲散騎常侍以都督長沙歐陽頡監州事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粲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粲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救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衆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通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

報假令無救豈得自安章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接應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益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卽送糧仗贖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渡仲禮丙辰夜粲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王遊苑粲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眾軍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粲抗言於眾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梁

十七

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軍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猶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爲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援軍大集眾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高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囚之高弟姪子孫臨水陳兵連鑣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卽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發皆不中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仲禮欲出擊之粲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丙辰晦仲禮夜入粲營部分眾軍且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

祭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所必爭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兵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允助之黃城大路疑龍潭驛路也徑指鍾山則由其南繞青龍山北行廣漢門北門也朱方即丹徒縣鍾離在今鳳陽縣東今儀徵縣南一縣港公安縣屬荆州府漢川自漢口出江也大司馬門臺城南門廬陵縣屬吉安府廬城在九江府江北岸南洲太平府也張公洲即蔡洲在今江甯府城西西南北河口江中後胡注云在青塘中與寺在新亭則近今沙洲也青塘胡塘然非石頭中路矣存參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大霧卓祭軍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定侯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祭祭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允以舟師截其後叔允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祭營左右牽祭避賊祭不動此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十八

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於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壽吮瘡斷血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索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庚申列營於桁南亦推柳仲禮為大都督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鸞繫以長繩寫救於內放以從風冀達眾軍題云得鸞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為厭勝射而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為得罪叛投賊因得入

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為直閣將軍賜金遣之朗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鵝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渡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眾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蕪首橋東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仲禮神情傲很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諸軍互相猜阻莫有賊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十九

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為薪徹薦剝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腴或煮鐵熏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閒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眾亦飢鈔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荆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未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偽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太子以城中窮困自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為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于載遂報許之胡氏曰太子嗣疑范挑棒之來景乞割江石四州之地并求宣降而信侯景之請和何其昧也

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卻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爲侍中出質於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蕭瑒與于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牲敵血爲盟既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即發又云恐南軍見躡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庚子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合眾三萬至於馬卬洲景慮其自白下而上啓云請北軍聚還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乙卯景又啓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二十

曰適有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及譙州侯得壽陽即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既在南岸須於京口渡江庚戌景又啓曰永安侯確直問趙威方頻隔柵見語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即當引路上遣吏部尚書張紹召確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郎那得辭確意向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爲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揮刀而確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胡氏曰景凡所請上父子無不從上常蔬食及闔城日久上廚蔬茹皆絕乃食雞子綸因使者暫通上雞子數

百枚上手自料筋歛欬咽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粦軍於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慤軍於西峽口託云侯四方援軍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贛骨鯁士也以釋不早下心非之嘗與釋雙陸食子未下贛曰殿下都無下意釋深銜之及得上救釋欲旋師贛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渡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眾未見賊而退奈何釋不悅未幾因事殺之蓋首橋在今江甯甯內合光二州按南豫州今壽州也西豫州今安慶府也合州今廬州府光州今光州也馬卬洲今江甯府城北觀音門大洲江潭苑在今江甯城西西南西善橋武山今黃岡縣之陽邏堡青草湖在洞庭湖南西峽口即夔州府東江口此言侯景之禍朱異及簡文召之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二十一

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荆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遂上啓陳帝十失上覽啓且慙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殫埋爛汁滿溝而眾心猶望外援柳仲禮惟聚妓妾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戲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

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進軍既而鴉仁等曉猶未
 至景眾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伯超望風退走胡氏曰
 敗元武湖側之敗及此時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
 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悅求和上使御史中
 丞沈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
 且留京師立効浚發憤責之景不對橫刀叱之浚曰負恩忘義
 違棄盟約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為
 以死相懼耶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決石闕前
 水胡氏曰石闕前水景決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
 太陽門終日痛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動熊曇朗恨之丁卯夜
 向曉動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眾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卻
 乃排闥入啓上云城已陷上安臥不動曰猶可一戰乎確曰不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二十三

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夏四月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
 相繼踰年猶不下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頽岳悉
 眾分休迭進胡氏曰言分兵為十數部甲休則乙進乙休則丙
 應者不勝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湧懸釜而
 炊太師宇文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
 北皆為陂澤兵至穰不得前東魏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
 城垂陷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
 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攔斷飄船徑向城城上人以長鉤
 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游上向土山城上人射殺
 之時潁川治長社今長
 葛縣洧水在其北
 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陳元

東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
 外賊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為功澄從之自將步騎十萬攻長
 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六月長社城
 中無鹽人病斃腫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
 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
 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眾據土山告之曰吾力
 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路
 訓曰公常語訓等汝齋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
 高相既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眾共執之不得引決澄
 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遣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下
 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纔三
 千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州為鄭州禮遇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二十三

思政甚重西閭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
 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
 為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啓陳於太師泰并致書於浙州刺史
 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
 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
 頓兵襄城為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
 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仲見泰具以啓聞泰令依猷策思
 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
 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東魏復
 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
 皆令拔軍還地之名而審計利害之實
 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稱受高祖密詔徵兵以湘東王釋

為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鎮並加
位號臨賀王正德怨侯景竇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
遮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實左右邵陵
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
得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
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
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為王景仲由是附景陰
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馳檄以討
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朝廷遣曲陽侯勃為刺史軍已頓朝
亭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閣下
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南海
州府朝亭據注在廣
州城東北三十里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梁

二十四

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
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眾集然後行
與泉入白繹求申期繹疑僧辯觀望案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
欲同賊耶今日唯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悶絕久之方蘇
即送獄泉震怖不敢言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釋意
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伐湘州八月己亥泉
軍於石椁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於橘洲戰及溺死
者萬餘人譽退保長沙泉遂引軍圍之譽遣人告急於岳陽王
譽晉詔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帥眾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
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
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為城中都督乙卯晉至江陵作十三營以
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營軍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蒧有

舊密逃之乙丑蒧與兄岌岸弟幼安兄子胤各帥所部降於繹
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大
寶奉晉母龔保林登城拒戰晉問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
澧水不可勝紀張纘病足晉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為追兵
所及殺之棄尸而去晉至襄陽岸奔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獻
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
為都督數泉十罪命舍人羅重權與僧辯偕行泉聞僧辯來愕
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
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權宣令
鎖之牀側泉為啓自申且謝淹緩之罪釋怒解遂釋之湘州今
竟陵今安陸府信州今夔州府石椁寺在長沙府北橘洲在其
西南東對長沙城新興橋立於荆州注云杜蒧蓋領新興郡而
從軍在襄陽也澧水即建陽河出荆州門州
而注江陵長湖廣平橋郡在新野縣西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梁

二十五

吳興兵力寡弱張暉書生不閑軍旅或勸暉效袁君正以郡迎
侯于鑿嶮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
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九月癸丑
朔于鑿軍至吳興暉戰敗還府整服安坐于鑿執送建康侯景
嘉其守節欲活之暉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
連死為幸景猶欲全其一于暉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
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吳興今湖州府吳郡今蘇州府張
暉死節文臣之軌範也惜不能陳
力就
十二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
張偲等各帥眾千餘人歸之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
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
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猶不能克君以區區之眾將何所之如聞

橫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以君疎外詎可暗投未若且留
始與遙張聲勢保秦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度
江即欲赴援適值元蘭梗我中道胡氏曰元蘭謂元景仲及蘭裕也今京都覆
沒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
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開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

簡文帝大寶元年 陳霸先發始興至大庾嶺蔡路養將二萬
人軍於南野以拒之路養妻姪蘭陵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
無敢當者杜僧明馬被傷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
戰眾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脫身走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繹
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南野縣今南安府

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
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梁 三六

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
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
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滹頭獲仲禮及
其弟子禮盡俘其眾馬岫以安陸別將王叔孫以竟陵皆降於
忠於是漢東之地盡入於魏二月忠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
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怡說忠曰營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
下歸心忠遂停健北釋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為質以求
和魏人許之釋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為封梁以安陸為界請同
附庸並送質子質遷有無永敦鄰睦忠乃還安陸今德安府安陸縣今德安府安陸縣今德安府
陸鎮名石城今鍾祥縣岳陽王營以湘東之逼故入魏
為附庸魏使楊忠救之故釋云然從北即建陽河之北
侯景造任約于慶等帥眾二萬攻諸藩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
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利不及人和况

於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
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贖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
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惟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
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
江外者良為藩屏盤固宗鎮強密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
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
希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釋復書陳譽過惡不赦且曰營引
楊忠來相侵逼頗遵談笑用卻秦軍曲直有在不復自陳臨湘
且平暮便即路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
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時論不受江州之讓而兵西上也
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
根本葉芟焚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烏面鵠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梁 三七

形衣羅綺懷珠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煙人跡罕見白
骨成聚如邱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殺之
常戒諸將曰破欄平城當盡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
戰勝專以焚掠為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
終不附之此梁武之信佛也
初燕王宏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畱新
會自業至孫融世為羅州刺史融子寶為高涼太守高涼洗氏
世為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
義融聘以為寶婦融雖累世為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
約束本宗使從民禮每與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雖親戚無所
縱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六月高州刺史李遷任據大舉口
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必欲詐

君共反耳實曰何以知之洗氏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眾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入嶺石城魚梁以逼南康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實曰平虜驍將也今入嶺石與官軍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聞之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攜雜物唱言輸賂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實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甯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於嶺石還謂實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眾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湘東王釋以霸先為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新合縣屬廣州府羅州今化州高涼南二十里嶺石即嶺江之十八灘白嶺州至萬安江中多大石故名嶺石魚梁城在萬安縣南五里嶺州府即古南康郡也時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梁 三十九

魏先城嶺頭而若之在大庾縣東按遷仕在州句人多疑之顧氏祖禹謂李遷仕及馮質皆奉命援臺其軍皆至江西境內遷仕中道作亂故實妻洗氏得以迅速成功會見古本陳書遷仕在柵無能為也俗本說柵為州遂啓後人之疑
魏宇文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胡氏府兵之法本諸此凡受田之丁歲輸粟謂之租隨鄉所出每丁歲輸絹綾絕布綿麻非益鄉則歲輸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為絹三日不役者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糈六家供之日為絹三日謂之庸
合為一府每府一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廣陵王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闈而已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
二年 正月庚戌湘東王釋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夏趣武昌受徐文盛節度三月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任約告急侯景自帥眾西上搗太

于大器從軍以為質留王偉居守閏月景發建康自石頭至新林船艦相接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龍祖於齊安壬寅景軍至西陽與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武和墜水死景遁走還營夏四月鄧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侮易之恃文盛軍在近不復設備日以捕酒為樂景聞江夏空虛乙巳使朱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鄧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陣望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綵綬其髻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於牀下子仙俯窺見泉素髯開綵驚愕遂擒之及司馬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丁未入江夏文盛眾懼而潰湘東王釋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陽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三 梁 三十九

琳郴州刺史裴之橫東擊景文盛以下並受節度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聞鄧州已陷因留戍之釋遣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邛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將佐曰賊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杜崩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朱子仙將兵一萬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景拓邏至於隱磯僧辯乘城固守假旗以鼓安若無人壬戌景眾濟江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為誰答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僧辯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

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眾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五月侯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大半湘東王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釋即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耶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垵以待之僧祐由他路西上約謂其畏已急追之及於芋口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測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梁

三十

熟時不揜自落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約向江陵法和自請擊之釋許之壬寅約至赤沙亭六月甲辰僧祐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眾擒約送江陵景聞之焚營宵遁以丁和為郢州刺史留宋子仙等眾號二萬戍郢城別將支化仁鎮魯山范希榮行江州事任延和夏侯威生守晉州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礮殺鮑泉及虞豫沈於黃鶴磯任約至江陵釋赦之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僧重將兵救鄱陽于慶退走釋以僧辯為征東將軍尚書令僧祐等皆進位號使引兵東下法和請還既至謂釋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胡氏曰法和知武乃引兵屯峽口庚申僧斬首千級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豫州刺史荀

朗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胡氏曰荀朗起兵據巢湖帝景奔歸船前後相失太子船入縱陽浦船中腹心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甯忍違離左右吾今若去是乃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嗚咽即命前進宋子仙等困蹙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水軍主宋遙帥樓船暗江雲合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江安侯圓正為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眾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釁自此起矣陳霸先引兵發南康瀨石舊有二十四灘會水暴漲數丈三百里閒巨石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梁

三十

皆沒霸先進頓西昌七月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丁亥昇還至建康辛丑僧辯乘勝下淦城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會之屯於巴耶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石以資之八月僧辯前軍襲于慶慶棄郢城走范希榮亦棄尋陽城走晉熙王僧振起兵固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任延和等棄城走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按蕭州在武昌縣西齊安今黃岡縣淮內注以為洲內巴陵即巴耶今岳州府岳陽今湘陰縣武陵今常德府臨澧縣在臨湘縣江北岸湘浦在巴陵縣白垵疑在臨湘西北羊口在華容縣赤沙亭在華容縣南百里洲在枝江縣東魯山在漢陽縣晉州今安陸府黃陂縣今江夏縣城西北巴州刺史遙領也時孝頃起兵新吳今奉新縣也峽口注云巫峽之口按在巴東縣橫陽浦在桐城南白楊浦注云去郢城未遠蓋在江陵縣東西昌今秦和縣巴耶今峽江縣郭默城在蕪水縣東

通鑑

元帝承聖元年 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舻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鵠頭二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於大雷丙辰發鵠頭戊午侯子鑒還至戰烏西軍奄至子鑒驚懼奔還淮南景遣謝答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神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瀨賊必不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煜鄴通並據外營降於答仁劉歸

讀史兵略

卷二十四

梁

義尹思合等棄城走神茂孤危亦降於答仁答仁送之建康癸酉僧辯等至蕪湖景守將張黑棄城走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東王釋王僧辯之罪眾咸笑之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下詔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賊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為此也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強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為水戰之備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鴛鴦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雷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眾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

子鑒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留虎臣將軍莊

邱慧達鎮姑孰引軍而前歷陽成迎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臥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景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舫舫及海艦以石繩之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於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於霸先霸先日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章粲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軍次連入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景使王偉守嘉城劉神茂至建康丙戌景命為大剉確先進其尺寸寸斬之以至於頭胡氏曰劉神茂始

讀史兵略

卷二十四

梁

其度江又為爪牙東南之丁亥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景帥眾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霸先曰我眾賊寡應分其兵勢以疆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陳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徐慶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胡氏曰弩矢之力可以及遠橫景兵乃御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兵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景將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稍執刀左右衝陳陳不動眾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為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欲走偉執鞭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耶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

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掛之鞞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答仁於吳侯子鑒王偉陳慶奔朱方僧辯命裴之橫杜龜屯杜姥宅杜崩人據臺城僧辯不城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頭至於東城號泣滿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大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崩於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幸卯遇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王偉與侯子鑒相失直濱成主黃公喜獲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三

之送建康僧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鎮朱方壬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夏四月王僧辯啓陳霸先鎮京口白茅灣在德化縣北與宿松縣接界南陵鶴頭二成皆今蘭谿縣七里在桐廬縣張公洲即蔡洲禪靈寺在江甯城西門內有禪靈塔石頭城南也自石頭至朱雀城即今石城門至聚寶城門也落星山今清涼山西阜招提寺疑今靜海寺西州西今石城門內大街西明門苑城西門直濱在城東北石步鎮自張公洲至此皆今江甯府城境謝答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聞侯景敗走帥萬人欲北出候之趙伯超據錢塘拒之景進至嘉興聞伯超叛之乃退據吳已酉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眾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擒彭雋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剖雋腹抽其腸雋猶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墜二子於水將入海瑱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景以羊鵝爲庫直都督待之

甚厚鵝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蒧蒧密圖之景下海欲向蒙山已卯景晝寢鵝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惡將依之鵝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爲王効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鵝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挾船底鵝以稍刺殺之索超世在別船蒧蒧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以鹽內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蒧蒧送於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劊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皆下蠶室齊顯祖卽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富陽縣今鎮杭州附郭縣也嘉興今爲府松江分震澤水於今長洲縣西下海從上海縣出口也蒙山在蒙陰縣胡豆洲今鎮江府北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四

扶風民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力田蓄穀時江東饑亂餓死者什八九遺民攜老幼歸之悉達分給糧廩全濟甚眾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景平以悉達爲北江州刺史南新蔡今黃梅縣北江州今黃岡縣五月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尙書辛術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陽平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於義何得復爭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弗從陳霸先命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眾七萬攻之甚急僧辯使左衛將軍杜崩救之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眾北遁猶以通好不窮追也辛術遷吏部尙書自魏遷邾以後大選之職

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齊世宗少年高朗所弊者疏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惜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最為折衷秦郡今六合縣士林在其縣東

魏達奚武遣尙書左丞柳帶韋入南鄭說宜豐侯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按所保者民今王旅深入所憑之險不足固也白馬破走會豪不進所望之援不可恃也長圍四合所部之民不可保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欲誰為為忠乎豈若轉禍為福使慶流子孫耶循乃請降開府儀同三司賀蘭德願聞城中食盡請攻之大都督赫連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豈可利其子女貪其貨財而不愛民命乎且觀其士馬猶彊城池尙固攻之縱克則彼此俱傷如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也武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五

曰公言是也乃受循降獲男女二萬口而還於是劍北皆入於魏南鄭今漢中府

王琳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然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僧辯以宮殿之燒恐得罪欲以琳塞責乃密啓湘東王請誅琳王以琳為湘州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湘州身詣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冬十月至江陵王下琳吏別以王子方略為湘州刺史以黃羅漢為長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據琳軍載有寵於王而御下峻刻荆州人疾之如讎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人往諭之納對使者劄載腹抽腸以繫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以羅漢清謹而免之納

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州中無主納遂據之十一月又襲擊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破之道貴奔零陵其眾悉降於納上聞之遣使徵司徒王僧辯右衛將軍杜崩平北將軍裴之橫共討納初侯景之亂零陵人李洪雅據其郡上即以爲營州刺史洪雅請討納上許之丁道貴收餘眾與之俱納遣其將吳藏襲擊破之洪雅等退保空雲城藏引兵圍之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上遣人至納所納眾皆泣曰王即被囚故我曹逃罪於湘州非有他志也乃出妻子付使者使者至巴陵時宜豐侯循軍巴陵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乃密為之備納果夜以輕兵繼至十二月壬午晨去巴陵十里眾謂已至即鼓譟軍中皆驚循坐胡牀於壘門望之納乘水夾攻矢下如雨循方食甘蔗略無懼色徐部分將士擊之獲其一艦納退保長沙漢口古作瀧口在醴陵縣南營陽郡今道州空雲城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六

二年春三月陸納遣其將吳藏潘烏黑李賢明等下據車輪王僧辯至巴陵宜豐侯循讓都督於僧辯僧辯弗受上乃以僧辯循為東西都督僧辯軍於車輪納夾岸為城以拒之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為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親受矢石拔其二城納眾大敗步走保長沙僧辯進圍之僧辯坐壘上視築圍壘吳藏李賢明帥銳卒千人開門突出蒙楯直進趨僧辯時杜崩杜龕並侍左右甲士衛者止百餘人力戰拒之僧辯據胡牀不動裴之橫從旁擊藏等藏等敗賢明死藏脫走入城車輪注以爲距長沙不遠湘江上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還軍救

蜀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紀以為潼州楊濩琛求為黎州刺史紀以為沙州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國甯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略將二千人鎮劍閣又遣其壻樂廣鎮安州與濩琛皆潛通於魏魏大師秦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尉遲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呂陵始為前軍至劍閣略退就樂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迥至涪水乾運以州降迥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為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迥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問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圖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既稱

讀史兵略

卷二十四

七

尊號不可復為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為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為然圖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己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舻聯川護軍陸法和築二城於峽口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帝拔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使助濩和拒紀宜猛將軍劉綦與之俱六月壬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絕鐵鎖濩和告急相繼上復拔謝答仁於獄以為步兵校尉配兵使助濩和又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乙未琳至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眾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濩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長沙兵恐失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琳既入納遂降湘州平上復琳官爵使將兵西援峽口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劼將景七千築壘與濩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

一方紀不從報書如家人禮納既平湘州諸軍相繼西上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僚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兒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權檢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為乃遣其度支尚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奉業知紀必敗啓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和胡氏曰史言上兄紀以黃金一斤為餅餅百為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綉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為賞甯州刺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稱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秋七月辛未巴東民符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晃降於王琳謝答仁任約進攻侯劼破之

讀史兵略

卷二十四

八

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遊擊將軍樊猛追擊之紀眾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濩和收太子圖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饗養氏乙未王僧辯還江陵詔諸軍各還所鎮潼州今之縣州今廣元縣沙州今昭化縣西北安州今劍州涪水在縣州江州今彭山縣峽口在夔州府東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永豐侯携腹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戊戌携與宣都王圖肅帥文武詣軍門降迥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北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

軍無私焉魏以爲及國爾並爲開府儀同三司以迴爲大都督益道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庚子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懷御史中丞劉毅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

有不虞悔無及也胡氏曰建業與齊止隔一江固也獨不思江陵介在江北逼近襄陽岳陽有復備之志守文有敬疆且古老相承云荆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

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宏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

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荆州人皆曰宏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宏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

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爲如何眾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

讀史兵略

卷二十四

九

祖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

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荆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

卜之不吉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胡氏曰史言上懷

之禍按九十九州在江陵縣西六十里分屬枝江松滋二縣界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將襲建康納湘潭侯

退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大汗薩帥眾繼之陳霸先在建康聞之白上上詔王僧辯鎮姑孰以禦之冬十月己酉僧辯至姑孰遣

婺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築壘東關以待齊師閏月丁丑瑱與元建戰於東關齊師大敗溺死者萬計

湘潭侯退復歸於鄴僧辯還建康婺州今金華府南豫州時治太平府

三年夏四月柔然寇齊肆州齊主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柔然散走齊主以二千餘騎爲殿宿黃瓜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

齊主安臥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因潰圍而出柔然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餘里獲菴羅辰妻子虜

三萬餘口令都督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時柔然軍猶盛阿那肱以兵少請益齊主更減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菴

羅辰超越巖谷僅以身免胡氏曰同一高阿那肱也齊文宣用以求生蓋屬威福可使之知之則致死以被敵後主用之則賣主

五月魏直州人樂熾洋州人黃國等作亂開府儀同三司田宏賀若敦討之不克太師秦命車騎大將軍李遷哲與敦共討熾

等平之仍與敦南出徇地至巴州巴州刺史牟安民降之巴濮之民皆附於魏熾酋向五子王陷白帝遷哲擊之五子王遁去

讀史兵略

卷二十四

十

遷哲追擊破之秦以遷哲爲信州刺史鎮白帝信州先無儲蓄

遷哲與軍士共采葛根爲糧時有異味輒分當之軍士感悅屢擊叛蠻破之羣蠻懾服皆送糧餼遣子弟入質由是州境安息

軍儲亦贍直州今興安府洋州今西鄉縣巴州今屬保前府白帝今夔州府即信州也六月壬午齊步大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僧辯使侯瑱張彪

白石梁引兵助嚴超達拒之瑱彪運糧不進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謀襲旣旣齊冀州刺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廣

陵涇州皆來告急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疆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

孰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預自引兵倍道趣涇州塗出旣旣令思不意齊師猝至望風退走韶進擊超達破之回趣

廣陵霸先解圍走杜僧明還丹徒瑱彪還秦郡吳明徹圍海西

鎮將郎基固守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之十旬卒不能克而還

涿州今天長縣石梁河在其西北時昭亦在其西北

宿預在宿遷東南秦郡今六合縣海西在梅州南

秋九月乙巳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

忠將兵五萬人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

之計將如之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上策也胡

日謂東還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

建康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

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

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

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甯太

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

漢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胡氏曰江陵諸將胡僧祐

其巨擘也議見如此烏能

讀史兵略 卷十四 梁 十一

王誓帥眾會之丁卯帝停講老子內外戒嚴琛至石梵未見魏

軍馳書報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帝聞而

疑之庚午復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

康徵王僧辯為大都督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侯瑒程靈

洗等為前軍杜僧明吳明徹等為後軍胡氏曰王僧辯一聞徵

言部分諸軍不聞星馳電甲戌帝夜登鳳凰閣徒倚歎息曰客

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嬪御皆泣陸澄和聞魏師至自郢州入漢

口將赴江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十

一月帝大閱於津陽門外遇北風暴雨輦還宮癸未魏軍濟

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甲申護克武

甯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柵插木為之周圍六十餘里王

公已下各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合居人助運木石魏

軍夜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柵下戊子雋州刺史裴畿

畿弟新興太守棧武昌太守朱買臣衡陽太守謝答仁開柵杷

門出戰裴棧殺魏儀同三司胡文伐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為湘

東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內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帝

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

絕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遙

為聲援是夜帝巡城猶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者帝裂帛為書

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戊申王褒胡僧祐朱買臣

謝答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移居長

沙寺買臣按劍進曰唯斬宗懷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

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眾中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

讀史兵略 卷十四 梁 十二

政請開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為魏人所獲梁王誓謂政曰我

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

腰領分矣政詭對曰唯命營鎖之至城下政告城中曰援兵大

至各思自勉吾以閒使被擒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管怒使

速殺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

下矣乃釋之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負

戶蒙楯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眾咸致

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眾

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答仁買臣退保金城

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圖質於于謹以請和魏軍之初至也

眾以王僧辯于侍中頗可為都督帝不用更奪其兵使與左右

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為都督城中諸軍事時城南

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暝聞城陷乃散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答仁買臣諫曰城中兵眾猶強乘間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約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以問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謀之以為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謹徵太子為質帝使褒送之帝送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圍曰蕭世誠一至此乎梁王營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甚為營所詰辱乙卯于謹令開府儀同三司長孫儉入據金城儉乃留帝於主衣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梁

十三

庫中書郎殷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城陷失其母時冰雪交積凍死者填滿溝塹不害行哭於道求其母尸無所不至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哭不輟聲如是七日乃得之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成巴陵于謹逼帝使為書召王僧辯帝不可郭外城也羅城正城也其中猶有金城石梵在安陸府界津陽門江陵南面東來第二門武南治樂鄉城在荆門北九十里把門郭門也馬頭在江陵縣江南岸帝王讀書詎同文士梁元所讀書焚之可也魏立梁王營為梁主資以荆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營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營備禦內實防之胡氏曰魏克江陵因取襄樊之地此以前儀正武統取虞之計豈難悔之何及矣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器胡氏曰宋渾天儀元嘉十三年錢大玉徑四尺及諸瀆物盡表樂之所鑄也梁銅器武帝所造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

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營將尹德毅說營曰魏虜貪林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入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為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為設享會請于謹等為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戮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胡氏曰謂還野刻之聞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宏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胡氏曰匹夫之行小廉營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營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王僧辯陳霸先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梁

十四

等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為太宰承制王褒王克劉毅宗懷殷不害及尚書右丞吳興沈炯至長安太師秦皆厚禮之秦親至于謹第宴勞極歡賞謹奴婢千口及梁之寶物并雅樂一部別封新野公謹固辭不許謹自以久居重任功名既立欲保優閒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秦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遽爾獨善遂不受敬帝紹泰元年春三月魏太師秦遣王克沈炯等還江南胡氏曰去年江陵陷秦得庾季才厚遇之令參掌太史季才散私財購親舊之為奴婢者秦問何能如是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也胡氏曰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式今鄧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指紳何咎皆為阜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私購之耳秦乃悟曰吾之過也徵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

為奴婢者數千口

夏六月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乘間出擊瑱等軍大破之城內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與士卒分甘共苦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貞陽侯淵明立乃命瑱等解圍瑱還鎮豫章齊人以城在江外難守因割以還梁儼歸望齊主悲不自勝齊主呼前執其手脫帽看髮歎息久之

杜龕恃王僧辯之勢素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澁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禧還長城立柵以備龕僧辯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吳郡太守王僧智僧辯之弟也亦據城拒守陳蒨至長城收兵纒數百人冬十月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相視失色蒨言

讀史兵略

卷二十四

十五

笑自若部分益明眾心乃定泰晝夜苦攻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屬縣卒皆霸先舊兵善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日十射不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稍卻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辯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及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五千乘虛襲建康是日襲據石頭遊騎至闕下安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日登陣闖賊者斬及夕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帥眾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不敢復遁

臺城霸先遣韋載族弟翽齋書諭載丁丑載及杜北叟皆降霸

先厚撫之以翽監義興郡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使文育討龕救長城將軍黃他攻僧智於吳郡不克霸先使甯遠將軍裴忌助之忌選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以為大軍至輕舟奔吳興忌入據吳郡因以忌為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嗣徽任約霸先使合州刺史徐慶立柵於冶城庚寅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將兵萬人於胡墅度米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之糧運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襲胡墅燒齊

讀史兵略

卷二十四

十六

船千餘艘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仍遣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柵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甲辰嗣徽等攻治城柵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留柳達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齊援十二月癸丑安都襲秦郡破嗣徽柵俘數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大懼丙辰霸先對治城立航悉度眾軍攻其水南二柵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擠溺水者以千數呼聲震天地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南據要險嗣徽等水步不敢進頓江甯浦口霸先遣安都將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己未霸先四面

先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焜以鴨肉數鬻乙卯未明募食比曉霸先帥麾下出幕府山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眾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迨奔至於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鼠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駉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丁巳眾軍出南州燒齊舟艦戊午大赦已未解嚴軍士以賞俘質酒一人裁得一醉庚寅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曇朗霸先啓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讀史兵略 卷十四 梁 十九

註在日南此遠領也出欄口出和州之裕溪口入江也梁山小東梁山今太平府之博望山丹陽縣今江甯縣南九十里之小丹陽鎮秣陵故治今秣陵關方山在秦淮南今猶曰方山馬牧宜在蟠龍廟板橋北十里也青墩七磯在蕪湖縣東北自丹陽北上蘇峻及城路也倪塘在方山西北今英縣東北自丹陽北之石碛村壇今在澤寺前皆在元縣東南地瓜步在六合縣東南今曰斷崖口龍尾在鍾山東北府山今觀音門山樂遊苑在覆舟山南城北郊晉武帝之北郊在覆舟山南淮支流在元武湖南北臺城北郊引元武湖水南逕臺城入秦淮支流在湖溝齊軍於湖及湖溝之間故泥濘先軍大壯觀山今北土山之麓故燥皆神策門外地也自白下出其後自儀鳳門外獅子山東趨也臨沂縣在觀音門江乘縣在上元東北句容縣北界攝山今樓霞山南州今太平府南徐州鎮江府也

初余孝頃為豫章太守侯瑱鎮豫章孝頃於新吳縣別立城柵與瑱相拒瑱使其從弟齋守豫章悉眾攻孝頃久不克築長圍守之秋七月癸酉侯平發兵攻齋大掠豫章焚之奔於建康瑱眾潰奔淦城依其將焦僧度僧勸之奔齊會霸先使記室濟陽蔡景歷南上說瑱令降瑱乃詣闕歸罪霸先為之誅侯平丁

亥以瑱為司空南昌民熊曇助世為郡著姓曇助有勇力侯景之亂聚眾據豐城為柵世祖以為巴山太守江陵陷曇助兵力浸強侵掠鄰縣侯瑱在豫章曇助外示服從而陰圖之及瑱敗走曇助獲其馬仗新吳今奉新縣在南昌府西百二十里豐城南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族多驕橫續裁制之諸將皆怨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冠軍中眾推為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顯折節交之敷亦事迪甚謹迪據上塘敷據故郡朝廷以迪領臨川內史時民遭侯景之亂皆棄農業羣聚為盜唯迪所部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歛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樸不事威儀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

讀史兵略 卷十四 梁 二十

女伎拔繩破篋傍若無人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附之臨川今撫州府上塘當作工塘在臨川縣東南四十里



讀史兵略卷二十五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陳紀 武帝永定元年 蕭勃起兵廣州遣歐陽頔及傅泰蕭
攻爲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頊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
帥諸軍討之頔屯豫章之苦竹灘泰據城孝頊出豫章據
石頭文育軍少船孝頊有船在上半文育遣焦僧度襲之盡取
以歸仍於豫章立柵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許使人閒行
遺周迪書約爲兄弟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
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僞若遁去者孝頊望之大喜不
復設備文育由閒道兼行據芋韶頔入泥溪文育遣周鐵虎
等襲頔擒之盛陳兵甲與頔乘舟而宴巡邏口城下使其將丁

讀史兵略

卷二十五

陳

法洪攻秦擒之攻孝頊退走勃在南康聞頔等敗軍中懼德
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南江州今奉新
城縣南臨口城在南昌縣西南石頭津在南昌府章江門外十
里上牢水在奉新縣東北羊韶在新建縣南百里泥溪在新塗
縣德州在越南界衡州
即東衡州今韶州府也
蕭孜余孝頊猶據石頭爲兩城各據其一多設船艦夾水而陳
四月侯安都潛師夜燒其船艦周文育帥水軍安都帥步軍進
攻之攻出降孝頊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還陳霸先以歐陽頔
聲著南土以爲衡州刺史使討嶺南頔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
廣州嶺南悉平新吳今江西奉新縣
衡州今廣東英德縣
王琳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師二
萬會武昌以擊之冬十月安都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
自豫章會之安都聞陳受禱歎曰吾今茲必敗戰無名矣胡氏
日始

者以王琳不應梁召而討之猶是失天子以時兩將俱行不相
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陀於城中遙射
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奔口胡氏曰奔口奔水
入江之口正對北
岸山安都乃釋郢州悉眾詣沌口畱沈泰一軍守漢曲安都遇
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安都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大
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爲琳所擒泰引
軍奔歸琳引見諸將與語鐵虎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
等總以一長鎖繫之置琳所坐榻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
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又遣其將樊猛襲據江州十一月
譙淹帥水軍七千老弱三萬自蜀江東下胡氏曰譙淹自整江
東下爲周所逼也言
別湘江欲就王琳周使開府儀同三司賀若敦叱羅暉等擊之
斬淹悉俘其眾梁之郢州今武昌府斧口即塗水口今謂之金
口沌水入江在漢陽縣西南漢曲即漢陽鎮

讀史兵略

卷二十五

陳

二年 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湓城屯於白水浦帶甲十萬琳以
北江州刺史魯悉達爲鎮北將軍上亦以悉達爲征西將軍各
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願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將軍沈
泰襲之不克琳欲引軍東下而悉達制其中流琳遣使說誘終
不從己亥琳遣記室宗號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
梁祀白水浦今德化縣地
北江州今黃岡縣北
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南川胡氏曰自南康至豫
章之地謂之南川乃總召所部
八郡守宰結盟齊言入赴上恐其爲變厚慰撫之新吳洞主余
孝頊遣沙門道林說王琳曰周迪黃法範皆依附金陵陰窺間
隙大軍若下必爲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頊請帝卷
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輕車將軍樊猛平南將軍李孝欽平東
將軍劉廣德將兵八千赴之使孝頊總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都

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為南川八郡謂南康今贛州府宜春今

府臨川今建昌府巴山今崇仁縣豫章今南

昌府豫章今武甯縣也臨川故郡今撫州府

二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齊主昏虐滋甚陰為自全之

計曲意撫循所部消難尚高祖女情好不睦公主訴之上黨王

恢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泉胡氏曰齊北豫州治消難從

弟子瑞為尚書左丞與御史中丞畢義雲有隙義雲遣御史張

子階詣北豫州采風聞先禁消難典籤家客等消難懼密令所

親參軍裴藻託以私假閒行入關請降于周三月甲午周遣柱

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士五千迎消難從開道馳入齊境

五百里前後三遣使報消難皆不報去虎牢三十里武疑有變

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絕但

聞擊柝聲武親來慶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

讀史兵略 卷十五 陳

馳遣召武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城胡氏曰鎮城

替之任東城虎牢城之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

東城也北史作東障物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至洛南皆解鞍而臥

齊眾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

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

矣周以消難為小司徒按北豫州今汜水

六月己巳詔司空侯瑱與領軍將軍徐度帥舟師為前軍以討

王琳秋七月高州刺史黃法蕤吳興太守沈恪甯州刺史周敷

合兵救周迪敷自臨川故郡斷江口分兵攻余孝頃別城樊猛

等不救而沒劉廣德乘流先下故獲全孝頃等皆棄舟引兵步

走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及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琳甲辰

上遣謝哲往諭琳八月辛未詔臨川王禧西討以舟師五萬發

建康上幸治城寺送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徐敬成許

王子晉以厚賂子晉乃偽以小船依欄而釣夜載之上岸入深

草中步投陳軍還建康自劾上引見並宥之戊寅復其本官謝

哲返命琳請還湘州詔追軍還癸未眾軍至自大雷按高州

縣甯州即撫州府江口呀水

口非大江也大雷在宿松縣

三年夏五月周文育周迪黃法蕤共討余公颺豫章太守熊

曇朗引兵會之眾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胡氏曰自豫章西南

公颺詐降謀執文育文育覺之囚送建康文育進屯三陂王琳

遣其將曹慶帥二千人救余孝勸慶分遣主帥常眾愛與文育

相拒自帥其眾攻周迪及安南將軍吳明徹迪等敗文育退據

金口曇朗因其失利謀殺文育以應眾愛監軍孫白象聞其謀

勸文育先之文育不從時周迪棄船走不知所在乙酉文育得

讀史兵略 卷十五 陳

迪書自齋以示曇朗曇朗殺之於坐而併其眾因據新淦城曇

朗將兵萬人襲周敷敷破之曇朗單騎奔巴山按象牙江在

即章江西曲名也金溪口往奉新之小溪三陂又在

其西南新淦故城在今臨江府城東北非今縣治也

冬十月王琳聞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孫瑒為鄧州刺史總留任

奉梁永嘉王莊出屯濡須口齊揚州道行臺慕容儼帥眾臨江

為之聲援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詔侯瑱侯安都及儀同徐度

將兵禦之安州刺史吳明徹夜襲淞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

明徹大破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琳出屯裕溪口而

解其理大雷郡今望江縣也

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乙未高州刺史紀機自軍所逃還宣城

胡氏曰軍所侯瑒軍前也據郡應王琳涇令賀當遷討平之琳至柵口侯瑒

督諸軍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

合肥漢湖之眾舳舻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洲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卻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于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瑱等亦引軍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荊州刺史史甯將兵數萬乘虛襲鄂州孫瑒嬰城自守琳聞之恐其眾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別遣慕容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爲之聲勢丙申瑒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趨建康瑒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瑒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逆風而用火攻此王瑒發拍以擊琳艦胡氏曰戰船前後又以牛皮冒琳所以敗也瑒發拍以擊琳艦置拍竿以拍敵船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鎔鐵澆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

讀史兵略 卷十五

陳

五

三餘皆棄船登岸爲陳軍所殺殆盡齊步軍在西岸者自相蹂踐並陷于蘆荻泥淖中騎皆棄馬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乘舡艇冒陳走至淞城欲收合離散眾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侍衛永嘉王莊及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胡氏曰自此有矣按宣城今甯國府涇其屬縣也欄口即濡須水出江之口東關在其水東其水導自巢湖故水長而舟隨以下虎檻洲在蕪湖江中發拍以機發石也蓋古輪之道制始見於此

三月周軍初至郢州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三千餘口周人起土山長梯晝夜攻之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孫瑒兵不滿千人身自撫循行酒賦食士卒皆爲之死戰周人不能克胡氏曰史言千人一心雖大敵不能克乃授

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偽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守之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既而周人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之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今時事如此豈非天乎遂遣使奉表舉中流之地來降琳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蕘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胡氏曰熊曇朗等與周敷共圍之琳敗曇朗部眾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村中村民斬之傳首建康盡滅其族齊軍先守魯山亦棄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以右衛將軍吳明徹爲武州刺史以孫瑒爲湘州刺史瑒懷不自安固請入朝徵爲中領軍未拜除吳郡太守按武州今常德府

秋八月周軍司馬賀若敦帥眾一萬奄至武陵武州刺史吳明

讀史兵略 卷十五

陳

六

徹不能拒引軍還巴陵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敦將步騎救之乘勝深入軍于湘川九月乙卯周將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辛酉遣儀同三司徐度將兵會侯瑒于巴邱會秋水汎溢盛敦糧援斷絕分軍抄掠以供資費敦恐瑒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胡氏曰此糧道也召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即遣之瑒聞之良以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爲久留之計湘羅之閒遂廢農業瑒等無如之何先是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雞鴨以餉瑒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瑒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胡氏曰唐裴行險詐爲糧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瑒者敦乃別取一馬率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船上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

乘長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猶謂之詐並拒擊之十月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丁酉詔司空侯安都帥眾會瑱南討武陵今常德府即武州也巴州今岳州府湘州長沙府也巴邱山在岳州西南羅州今湘陰縣楊葉洲疑是楊林浦在岳州府北非武昌縣之洲也十一月齊主徽前開府長史盧叔虎為中庶子問以時務叔虎請伐周曰我疆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於不用疆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為我敵所損糧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

讀史兵略 卷十五

陳 七

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日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平陽蒲州皆今府名二年 春正月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侯瑱與賀若敦相持日久瑱不能制乃借船送敦等度江敦慮其詐不許報云湘州我地為爾侵逼必須我歸可去我百里之外瑱留船江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北歸軍士病死者什五六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為民天門今石門縣南平今安鄉縣義陽分安鄉置者河東今松滋縣宜都縣今屬荊州府二月周人以小司徒韋孝寬當立勳於玉壁乃置勳州於玉壁以孝寬為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閒謀齊人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周人皆先知之有主帥許益以所戍城降齊孝寬遣謀取之俄斬首而還離石以南庄胡數為抄掠而居於

齊境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儀同三司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懼不敢前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閒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墮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畱不進其夜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縱火齊人以為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按稷山縣在介山南王壁城在稷山西南此所築城疑在太平或陵二縣開介山在萬泉縣東初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瑒異之子貞臣徵異為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即位復以異為緝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屢遣其長史王漸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恒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使往來琳敗上遣左衛將

讀史兵略 卷十五

陳 八

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上表遜謝時眾軍方事湘鄂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已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十二年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按緝州東陽郡今帝山玉山嶺路也在衡州府西安縣西下淮疑在蕪溪縣緝州東北路建德則嚴州府附郭縣緝州西北路也三年 帝徵江州刺史周迪出鎮潁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趁且願望並不至其餘南江酋帥私署令長多不受召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迪以敷素出已下深不平之乃陰與瑒異相結遣其弟方興襲敷敷與戰破之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為賈人欲襲潁城未發事覺尋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船仗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

為光祿大夫而實應以雷異女為妻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
閩中寄嘗從容風以逆順實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實應當使人
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
起坐曰可謂智士奇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王
命識所歸乎異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
出永康異大驚奔桃枝嶺於嚴口豎柵以拒之安都為流矢所
中血流至踝乘攀指麾容止不變因其山勢迤而為堰會涼水
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
子忠臣脫身奔晉安依實應安都虜其妻及餘子盡收鎧仗而
還異黨向文政據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為新安太守帥
精兵三百輕往攻之文政戰敗遂降文季靈洗之子也陳氏建
洗蕭摩訶等俱為健將開州今福州府臺軍由錢塘逆水上由
桐廬順溪也今由紹興府之諸暨出金華之永康二縣則步道

讀史兵略

卷十五

九

出其東矣桃枝嶺在縉雲縣縉州南崎嶇盤曲將五
十里險處曰桃花隘晉安郡即福州新安今徽州府
四年 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
遣御伯大夫楊荐及左武伯太原王慶往結之齊人聞之懼亦
遣使求昏於突厥賂遺甚厚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
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蠕蠕部落數千來降
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
義獨不愧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
與共平東賊然後遣女荐等復命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
楊忠獨以為得萬騎足矣九月戊子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
自北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
期會於晉陽十二月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陘嶺之隘忠擊
破之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之己丑自恒州

三道俱入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
赴之戊午至晉陽斛律光將步兵三萬屯平陽己未周師及突
厥逼晉陽齊主畏其疆戎服帥宮人欲東走避之趙郡王叔河
閔王孝琬叩馬諫孝琬請委叔部分必得嚴整帝從之命六軍
進止皆取叔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段韶在代州南桑
水在南蓋分水嶺
也恒州即大同府

五年 春正月庚申朔齊主登北城胡氏曰晉軍容甚整突厥
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耶
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
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
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師鼓譟而出突厥震
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十

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人畜無遺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
陘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下皆無毛比至長城胡氏
城即文宣馬死且盡截稍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退
所乘者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武得書亦
還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
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即位嬖倖用事朝政漸
紊齊人推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
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西山太原府城之西山長
城今大同府北之邊也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護於晉陽護母
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閻
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是時周人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突
厥再伐齊齊主聞之大懼許遣護母西歸且求通好先遣其姑

歸秋八月周遣柱國楊忠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周皇姑之
歸也齊主遣人爲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
以爲信驗護得書悲不自勝齊人雷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
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九月齊主使黃門徐世
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
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主也既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
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
後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即遣之胡氏曰護母至長安席未及暖
言突厥自幽州還雷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
齊如前約閏月乙巳突厥寇齊幽州晉公護新得其母未欲伐
齊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
秦隴巴蜀之兵并羌胡內附者凡二十萬人冬十月甲子周主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十一

授護斧鉞於廟庭丁卯親勞軍於沙苑癸酉遷宮護軍至潼關
遣柱國尉遲迥帥精兵十萬爲前鋒趣洛陽大將軍權景宣帥
山南之兵趣懸瓠少師楊樹出軹關按北河今偏關以北者無
同州府南懸瓠今汝
南府軹關在濟源縣
周迪復出東興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城降迪吳州刺史陳
詳將兵擊之詳兵大敗迪復振南豫州刺史周敷帥所部擊
之至定川與迪對壘迪給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豈規相害
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敷許之方登壇
爲迪所殺陳寶應據晉安建安二郡水陸爲柵以拒章昭達昭
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爲筏施拍其上會大雨江
漲昭達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合戰上
遣將軍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并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寶應大敗

逃至蒲口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并擒
雷異及其族黨送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尙主得免寶應賓客
皆死上聞虞寄嘗諫寶應命昭達禮遣詣建康既見勞之曰嘗
甯無恙以爲衡陽王掌書記按東興嶺者由建昌新城達福建
五十二里晉安今福州府建安今
建甯府前口即蒲田今興化府
初周楊樹爲邵州刺史鎮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嘗不
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不設備甲辰齊太尉婁
叔將兵奄至大破樹軍樹遂降齊權景宣圍懸瓠十二月齊豫
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
之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徽守永州送士良世怡及降卒
千人於長安周人爲土山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公護命
諸將壅斷河陽路遇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爲齊兵必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十二

不敢出唯張斤候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
陽畏周兵之彊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
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
疥癬今西鄰陶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齊主曰朕意亦爾
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丁巳齊主亦自晉陽赴洛陽段韶
自晉陽行五日濟河會連日陰霧壬戌韶至洛陽帥帳下三百
騎與諸將登邱阪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韶即馳告
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長恭爲中軍斛
律光爲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怕懼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
纔得其母速來爲寇何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
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韶
且戰且卻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瓦

自安州氏曰皎與劉師知韓子高皆為文 帝所親任二人既死故皎不自安 繕甲聚徒撫循所部
 徵求廣州以下朝廷之意司徒安成王瑒偽許之而詔書未出
 皎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元響為質五月癸巳瑒
 以丹陽尹吳明徹為湘州刺史甲午瑒遣明徹帥舟師三萬趣
 鄧州丙申遣征南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武
 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黃法慧從宜陽出
 隨陵共襲華皎并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鄧州刺史程靈洗合謀
 進討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為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
 趣湘州華皎使者至長安梁主亦上書言狀且乞師周人議出
 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
 今陳氏保境息民共致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
 之信與無名之師乎晉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襄州總管衛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十五

公直督柱國陸通大將軍田宏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八月
 皎遣使誘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靈洗靈洗斬之皎以武州
 居其心腹遣使誘都督陸子隆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
 刺史戴僧朔等並隸於皎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遂為之
 用司徒瑒悉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
 誅皎家屬梁以皎為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助之周權
 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公直總之與皎俱下淳于量軍夏
 口直軍魯山使定以步騎數千圍鄧州皎軍於白螺與明徹等
 相持徐度楊文通由嶺路襲湘州盡獲其所圍軍士家屬皎自
 巴陵與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於沌口量明徹
 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
 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於中流明氏

船也拍竿發西軍又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
 大敗皎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岸徑奔江陵衛公直
 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趣巴陵
 巴陵已為徐度等所據度等遣使偽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
 之解仗就度度執之盡俘其眾並擒梁大將軍李廣定憤志而
 卒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并伏誅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周
 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殷亮梁主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
 周與陳既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并遷
 城於羊蹄山以避水總管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會大
 雨水暴漲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矢石晝夜攻之
 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寬猶帥眾執短兵拒戰又二日乃擒之安
今安福縣茶陵州今屬長沙府宜陽今直隸縣臨澧縣今屬長
沙府武州今常德府巴州今岳州府白螺山在監利縣江北岸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十五

南河東郡在松滋縣河州今漢川縣羊蹄
 山胡氏謂即陽臺山在漢水南三十五里
 二年 周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南鄭趙文表討之諸將欲
 四面進攻文表曰四面攻之獠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未易可
 克今吾示以威恩為惡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
 矣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恒稜親識即以實
 報之恒稜猶豫未決文表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
 險有獠帥數人來見請為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為導卿
 但先行慰諭子弟使來降也乃遣之文表謂諸將曰獠帥謂吾
 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
 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爭帥眾來降文表皆撫慰之仍
 徵其稅租無敢違者周人以文表為蓬州長史胡氏曰蓬州木
蓬州因蓬山而以為名也按恒稜胡氏據趙文表傳謂即今蓬

州府

宣帝太建元年（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自華
皎之叛帝心疑之徵為左衛將軍紇恐懼其下多勸之反遂舉
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戡帝遣中書侍郎徐儉持節諭旨紇初見
儉盛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
迪陳寶應乎轉禍為福未為晚也紇默然不應置儉於孤園寺
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
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乃
遣儉還冬十月辛未詔車騎將軍章昭達討紇
二年 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
其母沈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世不能惜汝負國遂發
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倍道兼行至始興聞昭達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十七

奄至恒擾不知所為出頓滙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
之外用退舟艦昭達居上流裝艦造拍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
以斫籠篋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紇眾大敗生擒紇送至京
師斬於建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寓在嶺南者皆惶駭前著作
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己以
行義何憂懼乎紇平上徵為金部侍郎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
侯遷石龍太守遣使持節冊命沈氏為石龍太夫人賜繡幃油
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
之儀陽春縣今屬肇慶府南海縣即廣州
也滙口在英德縣石龍郡今化州
秋七月司空章昭達攻梁主與周總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
口南岸築安蜀城橫引大索於江上編葦為橋以度軍糧昭達
命軍士為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繩絕因縱兵攻安

蜀城下之梁主告急於周襄州總管衛公直直遣大將軍李遷
哲將兵救之遷哲以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率騎兵出南門使
步出北門首尾邀擊陳兵陳兵多死夜陳兵竊於城西以梯登
城登者已數百人遷哲與陸騰力戰拒之乃退昭達又決龍川
甯朔隄引水灌江陵騰出戰於西隄昭達兵不利乃引還西陵
直昌府安蜀城在其西北龍川即
荆州府之龍陵甯朔隄名也

十二月周齊爭宜陽久而不決勸州刺史章孝寬謂其下曰宜
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殫年彼豈無智謀之士
若棄峭東來圖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
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實難乃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謂使
者曰章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守之事遂不行
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至汾東與

讀史兵略

卷十五

十六

孝寬相見光曰宜陽一城久勞爭戰今已舍彼欲於汾北取償
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
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
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
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
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為聲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
從之

三年 春正月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
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章孝寬戰於汾北破之齊
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三月自龍門度河胡氏曰此自夏
陽度汾陰也光退
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將兵禦
周師攻柏谷城拔之而還胡氏曰此齊遺段韶等
出伊洛以牽制汾北也夏四月周陳

公純取齊宜陽等九城齊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之五月周晉公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齊段韶引兵襲周師破之六月韶圍定陽城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時韶臥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糧盡憲總兵救之憚韶不敢進敷帥見兵突圍夜走伏兵擊擒之盡俘其眾乙已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唯郭榮所築城獨存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城捕虜千餘人而還今山縣南十二里有玉壁城周之勳州也其西北有華谷城東有長修城後人訛為長秋龍門郡城在其北今吉州又在其西北即南汾州定陽縣也龍門渡河胡注謂自夏陽至汾陰此在汾水南柏谷城在偃師縣姚襄城在吉州西五十里臨大河矣建安四成皆在宜陽

讀史兵略

卷十五

陳

五年 春三月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眾議以中樞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眾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眾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法蕤出歷陽夏四月癸卯前巴州刺史魯廣達與齊師戰於大峴破之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以大木為柵於水中辛亥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輯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

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庚申黃法蕤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休張遂至於此弟往為秦涇刺史悉江淮閒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齊師選長大有勳力者為前隊又有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眾

讀史兵略

卷十五

陳

軍尤憚之辛酉戰於呂梁將戰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發弓未發摩訶遙擲銃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破胡走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為揚州道行臺尚書甲子南譙太守徐棧克石梁城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癸酉陽平郡降甲戌徐棧克廬江城歷陽窘蹙乞降黃法蕤緩之則又拒守法蕤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望旗請降法蕤禁

侵掠撫勞成卒與之盟而縱之己卯齊北高唐郡降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黃法氈徙鎮歷陽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丙戌廬陵內史任忠軍於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蕪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瑩二城降帝以秦郡吳

明徹之鄉里詔具太守令拜嗣上家文武羽儀甚盛鄉人榮之秦州秦郡兵梁皆六合縣瓜步山在其東南胡瑩在其西南江浦縣界州前江浦浦通涂水今縣東南斷崖口即涂水入江口也呂梁當伏許作石梁石梁河在天長縣六合之北也即涇州陽平在舊應縣盧江郡今無為州也在應陽西北高唐在宿松齊昌今蘇州東關東城在東縣濉河東西城在河西高唐城與南譙郡城皆在無為州秦州城降詳言圍之三十八日

秋七月戊辰齊遣尙書左丞陸騫將兵二萬救齊昌出自巴蕪遇西陽太守汝南周吳吳爾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閒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

讀史兵略 卷十五 陳 二十一

保壽陽外郭明徹以琳初入眾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十月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瑯琊皮景和等救壽陽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敕使屢促之然始度淮眾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賊明矣乙巳躬擐甲胄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渾道裕尙書左丞李駒除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歎歎不能仰視爭爲之請命及致

資給明徹恐其爲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聞者莫不流涕巴水在黃岡縣蕪水在蕪州西陽後齊之巴州也今黃州陽也相國城壽陽正城在壽州北夾淮水兩岸築二城以固壽也金城其內城淮口在壽州上縣王琳有名將風其義

七年 春二月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備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閒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閒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盛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雖敵有聲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輒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

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鷗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胡氏曰稽胡南匈奴之餘種散在北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鷗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眾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鸞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閒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句踐亡吳尙期十載武王

讀史兵略 卷十五 陳 二十二

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鷗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胡氏曰稽胡南匈奴之餘種散在北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鷗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眾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鸞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閒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句踐亡吳尙期十載武王

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造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嬰城拒守甲子齊集兵晉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軌帥眾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梨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二十五

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雞栖原伐柏為菴以立營癸酉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雞栖原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柏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梁士彥為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神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鬪志雖有百萬之眾實為陛下奉耳軍正王絃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

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西齊王憲為後拒齊師追之憲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壁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眾皆震懼梁士彥恍惚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卻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遙為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救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木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三十五

諸軍擊之內申縱齊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安胡氏曰還長安惟三日復出師明引歸者欲使齊師安惟三日復疲於攻平陽而後取之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王謂高阿那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若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耶不如勿戰

卻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勸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卻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尙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眾至整未有虧傷陛下捨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

讀史兵略 卷十五

陳 二十七

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勳將立為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禕翟等至是遇於中途齊主為拔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為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弊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眾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變汝善為我守之胡氏曰用兵而能慮後患者善也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問安德王延宗廣甯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羣臣皆以為不可

帝不從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尙一萬守高壁乙卯齊主詔延宗孝珩募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齊開府韓建業舉城降以為上柱國封郇公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至晉陽齊主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被之齊王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

讀史兵略 卷十五

陳 二十八

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為魏丞相以唐邑典外兵曹白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邑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及齊主還鄴邑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宮豎斷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眾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甯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眾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石以禦敵己未周主至晉陽庚申齊主入鄴周師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

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怙懼莫有鬪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勛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以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願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而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土門關即井陘關在平定州東井陘縣西溢口在磁州

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恆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廣甯王孝珩求拒周師謂高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耶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耶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領軍尉相頌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騎覘周師出溢口登高阜西望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三十一

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趨濟州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領軍大將軍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之世榮得即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為偽朝戮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

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畱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為潛詔尊上皇為無上皇幼主為宗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齊上皇畱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容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內參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三十一

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尙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鞍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己亥至南鄆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二月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甯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為手書招潛潛不從憲軍至趙州潛遣二謀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潛書曰足下謀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憲至信都潛陳於城南以拒之潛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眾

讀史兵略 卷十五 陳

降相願潛心腹也眾皆駭懼潛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廣甯王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為孝珩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多望風沮潰芻收不擾軍無私焉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傅伏營州刺史高寶甯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八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日齊所有司冀趙義懷黎建東雍汾西汾晉南朔并肆靈顯恆朔定瀛幽東燕北燕營南營安濟光膠徐仁離兗北徐南青海東楚瀋東徐洛鄭陽宋梁南兗西兗北荆襄豫東廣泰西楚揚南潁北建羅合江和共六十州而東廣已下十州時已為陳

故止言五十州按滄州今屬天津府紫陌橋在臨漳縣滄州今在平縣瀛州今河間府信都今冀州趙州即今趙州東雍州今絳州營州即和龍城今土默特右翼旗

高寶甯者齊之疏屬有勇略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官及六府官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紇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佗鉢可汗處永安於吐谷渾使者之下永安言於佗鉢曰今齊國已亡永安何用餘生欲閉氣自絕恐天下謂大齊無死節之臣乞賜一刀以顯示遠近佗鉢嘉之贈馬七十四匹而歸之乙卯周主自鄴西還三月壬午周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周主之掄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為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并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

讀史兵略 卷十五 陳

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為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若有死無貳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難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初氏曰汾水遼晉絳二州之關東雍州在絳州界故隔水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眾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疏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救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為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敘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於後車與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封高緯為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自是詔詰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周主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凰為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凰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為瑞且有有用哉周主大笑曰誠如公言

冬十月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南兗州刺史司空吳明徹督諸軍伐之以其世子弼昭將軍惠覺攝行州事明徹軍至呂

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眾拒戰戊午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帝銳意以為河南指麾可定中書通事舍人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帝怒以為沮眾出為豫章內史未行有飛章劾景歷在省賊汗狼籍坐免官削爵土此爭彭城也

十一月周詔自承熙三年以來東土之民掠為奴婢及克江陵之日良人沒為奴婢者並放為良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每行兵親在行陳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為之死十年春二月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惴懼譙州刺史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

讀史兵略

卷十五

三五

軌始鎮下流其兩端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必為虜矣明徹奮持曰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胡氏曰史言明徹一旬之閒水路遂斷周兵益至諸將議破堰而復諫以致敗一旬之閒水路遂斷周兵益至諸將議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而去馬主裴子烈曰若破堰下船船必傾倒不如先遣馬出時明徹苦背疾甚篤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舉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胡氏曰京邑謂建康知軍退後周師至必不能守淮南明徹曰弟之此策乃良圖也然步軍既多吾為總督須身居其後相帥兼行弟馬軍宜速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甲子明徹決堰乘水勢退軍冀以入淮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眾

潰明徹為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摩訶以精騎八十居前突圍眾騎繼之比且達淮南與將軍任忠周羅喉獨全軍得還初帝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恐以為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即日召蔡景歷復以為征南諮議參軍周主封吳明徹為懷德公位大將軍明徹憂憤而卒淮口今清河縣清水也徐州東北十二年夏六月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孝寬語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孝寬兄子藝為魏郡守迥遣藝迎孝寬孝寬攜藝

讀史兵略

卷十五

三五

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其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迥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為行軍元帥卿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宇文述武鄉公崔宏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為行軍總管以討迥秋七月青州總管尉遲勤迥之弟子也初得迥書表送之尋亦從迥迥所統相衛黎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眾數十萬蔡州刺史邵公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兗州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皆應迥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迥

魏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
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
為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遂圍恆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
州莒州刺史烏丸尼等帥青齊之眾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
曹毫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眾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
邑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迴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
穆鎖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
從迴穆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為陳利害又使穆子
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
安天下又以十三銀金帶遺堅十三銀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
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穆兄子崇為懷州刺史初欲應迴
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

讀史兵略

卷二十五

陳

三十七

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孝寬重
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
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迴遣其子魏
安公惇帥眾十萬人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迴隔水
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宏
度並受尉遲迴饋金軍中怪怪人情大異堅深以為憂與內史
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
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
所遣者又安知能盡其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
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鄙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
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
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

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府司錄高
頌請行堅喜遣之頌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
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
端不加治點八月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
執莊手曰孤昔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
業顧託梁主累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其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
主舉兵與尉遲迴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
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
誕一時雄傑據要地擁疆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
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今尉遲迴雖曰舊將皆
老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
多為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

讀史兵略

卷二十五

陳

三十八

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眾議遂止高頌至
軍為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胡氏曰大曰棧小曰桴
上流放之欲頌頌豫為土狗以禦之胡氏曰蓋積土於水中前
流而下以焚橋頌豫為土狗以禦之胡氏曰蓋積土於水中前
坐利分居上流以礙火惇布陳二十餘里應兵少卻欲待孝寬
檄使不得下迴橋邊也惇布陳二十餘里應兵少卻欲待孝寬
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帥鳴鼓齊進軍既度頌命焚橋以絕
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迴
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迴別統萬
人皆綠巾錦襖號黃龍兵尉遲勤帥眾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
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皆關中人為之
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卻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
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被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
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眾復振因其擾而乘之

史高寶甯合兵為寇隋主患之救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法沙鉢略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眾心為沙鉢略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眾強弱靡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與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胡氏曰此二語明指出當時利病故宜密運籌策有以攘之胡氏曰此下方是屈策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胡氏曰言其形勢曲取眾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使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四十一

疆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疆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奚霫則攝圖分眾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為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齋幣賜奚霫契丹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閉既行果相猜貳奚王牙帳在今喀林旂西北契丹本在郭爾羅斯前旂伊吾今哈密黃龍道即和龍道土默特右翼旂也十四年 冬十二月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宏化以備突厥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周槃沙鉢略有眾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為

虜所衝散而聚四面抗拒轉關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鬪之手皆骨見胡氏曰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關則可若虜以全師四面楚之安能免乎史但極筆敘長儒力戰之績耳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者什八九詔以長儒為上柱國餘勳回授一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列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為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宏化延安六畜咸盡胡氏曰此由虞慶則拔營不戰達奚長儒可汗之兵東西齊舉西自乙弗泊東至幽州盡隋西北二邊無不被寇若武威至延安則達頭沙鉢略之兵耳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沙鉢略懼迴兵出塞宏化慶陽府周榮疑在其北乙弗泊胡注在鄯州之西則在今朔平府西也臨洮今洮州岷州今順天府木峽關在固原州西南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四十二

隴山之口石門關在州北武威今涼州府天水今秦州金城今蘭州府上郡今邈州延安今延安府鐵勒在唐勞山鳥梁海界長城公至德元年 突厥數為隋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滅一邊之防也朕以為厚倣兆庶多患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甯勞潤橋之拜於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夏四月己卯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狃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

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
 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加以疾疫死者甚眾幽州總管陰壽帥
 步騎十萬出盧龍塞擊高寶甯甯求救於突厥突厥方禦隋
 師不能救庚辰寶甯棄城奔磧北和龍諸縣悉平壽設重賞以
 購寶甯又遣人離其腹心寶甯奔契丹為其麾下所殺胡氏曰
自齊末據和龍至是收滅按出朔州道胡注自馬邑出塞
者時朔州在馬邑西南也白道嶺在歸化城北有白道城
 五月隋秦州總管寶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
 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屢敗榮定熾之兄子也前上大
 將軍京兆史萬歲坐事配敦煌為戍卒詣榮定軍門請自効榮
 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
 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
 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

讀史兵略

卷二十五

四十三

戰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為偏將使謂阿波
 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總入遠即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
 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宿計滅北牙矣胡氏曰阿波建願
牙在攝圖之北願
 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遠頭與隋連和而
 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遠頭相合為疆此萬全
 計也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貪汗亡奔
 遠頭沙鉢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連兵不已各
 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高祖原疑即在涼
州府北長城外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或上表曰昔漢光
 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
 書以上柱國和于子為杞州刺史于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曰
 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于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愷服

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
 帝善之于子竟免或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
 諫曰臣聞上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為叢脞是謂欽明舜任五臣
 堯咨四岳垂拱無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
 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
 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
 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察臣
 至言少減煩務若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
 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上覽而嘉
 之因曰柳或直士國之寶也杞州今杞縣
 顧明元年 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闕懦弱遣令立其弟葉護
 處羅侯雍虞闕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

讀史兵略

卷二十五

四十四

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
 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闕曰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
 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莫何可汗以雍虞闕為葉
 護遣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賜以鼓吹
 幡旗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眾以為
 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
 主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李充請生取入朝
 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
 須齊之以刑令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
 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穎曰骨肉
 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冬十一月隋主如馮翊親祠故社是行也內史令李德林以疾

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頓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暎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至流頭灘將軍威所以青龍百餘艘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急制不出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

讀史兵略

卷二十五

四七

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衝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擊之斬敗走悉俘其眾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胡氏曰金翅船名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胡氏曰未幾韓擒虎濟采石賀若弼者而後知也及隋軍臨江開謀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於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曰

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內為之游說帝重違其意而迫擊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耶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堑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耶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為而死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按定城在潼關驪山頭狼尾二灘皆在宜都縣西陵峽東空冷峽西白沙北岸地名也施文慶江總固無足責然後之託大為靜鎮者類如此故詳著之

讀史兵略

卷二十五

四六

讀史兵略卷二十六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隋紀 文帝開皇九年 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
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
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
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為內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
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
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
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
五百人自橫江背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
六合鎮桃葉山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六

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
軍魯廣達並為都督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為大
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庚午弼攻拔京口執
南徐州刺史黃恪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
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
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
事辛未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江南父老素
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
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
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闍寺魯
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已卯任忠自吳興入
赴仍屯朱雀門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管杜

彥與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於新林斬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
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斬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
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
軍事唯日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
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輩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
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弼之攻京口也摩訶請將兵逆
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
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忠於內殿議軍事忠曰
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兵足食宜固守臺城緣淮
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
兵一萬金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
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六

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
既漲上江周羅喉等眾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
明日欬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忠叩頭
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謂
摩訶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陳為國為身今日之事
兼為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甲中使魯廣達陳於
白土岡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
在北諸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
山望見眾軍因馳下與所部七總管楊牙員明等甲士凡八千
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廣達以
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
三人弼縱煙以自隱若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

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範範兵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眾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向降諸君何事眾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遠避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自投於井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隋

三

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弼乘勝至樂遊苑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眾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流涕歔歔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折尚書都令史暨慧皆為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按桃葉山在今六合縣東南斷崖口白下城在江甯縣西北下關東曲阿今丹陽縣樂遊苑在覆舟山北元武湖南白土岡在神策門外石子岡在安德門外青溪今大陽溝皆江甯府城內外也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哀服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

坐三日救書唁焉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陳水軍都督周羅暉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荆門之延州素遣巴蠻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隋

四

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為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諸城皆解甲胡氏曰鄧州治所安蜀城在東湖縣西北陳信州治所公安陳荆州治所皆是也岐亭在東湖縣西陵峽口巫峽巫字誤即西陵峽也巫峽在其西時楊素已過之矣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達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叩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加高顯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開也帝從容命類

與弼論平陳事類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
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

十年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
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
怨民開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婺州汪文進越
州高智慧蘇州沈元愴皆舉兵反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
道人蔣山李陵饒州吳世華温州沈孝徽泉州王國慶杭州楊
寶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
反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執縣令曰更能使儂誦
五教耶詔以楊素為行軍總管以討之素將濟江使始興麥鐵
杖戴束藁夜浮渡江規城還而復往為賊所擒遣兵仗三十人
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殺之皆盡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六

隋

五

奇之奏授儀同三司素帥舟師自揚子津入擊賊帥朱莫問於
京口破之進擊晉陵賊帥顧世興無錫賊帥葉略皆平之沈元
愴敗走素追擒之高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
被江素擊之子總管來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
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
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
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
天賊顧火而懼素因縱兵奮擊大破之賊遂潰智慧逃入海素
躡之汪文進以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素遣總
管史萬歲帥眾二千自婺州別道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
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
歲為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言於素素上其

專上嗟歎賜萬歲家錢十萬素又破沈孝徽於温州步道向天

台指臨海逐捕遁逸前後百餘戰高智慧走保閩越王國慶自
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素泛海奄至國慶惶懼棄州
走素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國慶乃執送智慧斬
於泉州餘黨悉降素用兵多權略取眾嚴整每將臨敵輒求人
過失而斬之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則已如不能
陷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
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其從素行者徵功必錄至
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卻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
焉按婺州今金華府越州今紹興府蘇州今蘇州府樂安今仙
居縣婺州今在上元縣饒州今鄱陽縣溫州今永嘉縣泉州治
晉安縣杭州治錢塘仁和縣交州今越南國晉陵今常州府無
錫其屬縣也天台山在天台縣北三里臨海縣台州治所也
十七年 初梁睿之克王謙也西南夷獠莫不歸附唯南甯州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六

隋

六

會帥裴震恃遠不服睿上疏以為南甯州漢世牂柯之地戶口
殷眾金寶富饒梁南甯州刺史徐文盛為湘東王徵赴荆州屬
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民襲瓊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
于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乞因平蜀之眾略定
南甯其後南甯夷襲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乃以左領
軍將軍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眾擊之入自蜻蛉川至於南中
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過諸葛亮紀功碑度西洱
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
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按南甯昆
南府昆明縣也蜻蛉川在姚州西洱河在
大理府東渠濫川即濶濬江在其西南
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帝遣上柱國王世積與前桂州總管周
法尚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發嶺北兵俱會尹州世積所部

遇瘴不能進頓於衡州法尙獨討之光仕戰敗帥勁兵走保白石洞法尙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光仕眾潰而走追斬之帝又遣員外散騎侍郎何稠募兵討光仕稠論降其黨莫崇等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上以嶺南夷越數反以汴州刺史令狐熙爲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宏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待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化焉俚帥甯猛力在陳世已據南海隋因而撫之拜安州刺史猛力恃險驕倨未嘗參謁熙論以恩信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奏改安州爲欽州按桂州今桂林府尹州今貴縣衡州今衡州府白石洞在衡州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隋 七

府南六十里欽州今屬廉州府十九年春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爲元帥尙書左僕射高穎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眾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

其眾聞其達官執室領其眾白將突利馳驛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高穎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穎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胡氏曰此古法也雖衛青劉裕未識之可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而上儀同三司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隋 八

勝計其眾號哭而去胡氏曰魏舒毀車崇卒以敗仗楊素除戎車爲騎陳以破突厥皆鼓鼙而勝耳按大同城即大同府城非注所云承濟柵也靈州屬甯夏府渡河渡柔乾水也蔚州今靈州縣伏遠鎮在其西族蠡山乞伏泊皆在朔平府右玉縣西北白道秦山皆在歸化城北仁壽二年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四年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常快快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王類者僧辯之子側儻好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先

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勃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王麟符
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秋八月遂發兵反總管司
馬皇甫誕切諫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
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
絀於刑書雖欲爲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
十九州王頰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
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
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胡氏
曰諒若如宋武陵王贊元凶之總管府兵曹裴文安說諒曰井
罪而舉兵天下其誰能敵之陞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
兵屯守要害仍命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
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六

九

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
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胡氏曰大業略記云司兵參軍裴文安
動移旬月今若簡驍勇萬騎令文安督領不掩十五日徑據長
安其在京被讞停私之徒並擢授高位付以心膂共守京城則
咸陽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後大王總兵鼓行而西聲勢一接
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諒不從大業雜記云文安又說曰先人有
奪人之心殿下選精騎一萬徑往京師奔喪曉夜兼行誰敢止
約至京徑掩仁壽宮被縱微召未暇禦我大軍絡繹隨王而至
此則次計王直資河北被率天下之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
兵百道攻我則難爲主人此下計也軍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陽大將軍恭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軍
劉建出井陘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雁門署文安爲柱國與柱
國紇單貴王昉等直指京師帝以右武衛將軍洛陽邛和爲蒲
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幕羅詐稱諒宮人還長安
門司弗覺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邛和覺其變踰城
逃歸長安蒲州長史高義明司馬榮毗皆爲反者所執文安等

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胡氏曰
之橋也諒欲斷河謂而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
可坐有善齊之地耳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
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其將劉嵩襲景擊斬之諒復
遣鍾葵帥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
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鍾葵屢敗司
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
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預唯在閤持
重時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昉單貴於蒲州夜至
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衝柝而濟
遲明擊之紇單貴敗走邛懼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
日破賊皆如所量於是素爲井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六

十

大使帥眾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爲府主簿
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
爲國也不若且僞從之徐伺其便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
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
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勅書至毓所與
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
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國家耶當與卿
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
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
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貽其眾曰
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胡氏曰稽胡部落稽不識
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誕首

死其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胃又不克遂自滏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眾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趨黎陽其軍不戰而潰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素素薦前江州刺史李子雄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伏甲擒之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成將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鍾葵悉眾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十一

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開脯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廢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眾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綠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兵之強不欲出戰多願守營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眾且十萬拒素於蒿澤會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頰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

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王頰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餘黨悉平蒲津關在永濟太谷縣在太原府東南百二十里慈州即磁州相州即彰德府黎州即滑州白馬津在滑州河陰縣即孟津河陽即孟縣德府注云當作漢水是在濟源縣抱犢山在獲鹿縣西西陘在代州晉州今平陽府絳州今仍日絳州呂州今霍州高壁在霍州霍山在州東南介休屬汾州府即介州也蒿澤在祁縣清源在徐溝縣汾水西岸煬帝大業元年春正月劉方新平交州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真等以步騎萬餘出越裳方親帥大將軍張慈等以舟師出比景是月軍至海口三月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度閩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以兵挑之既戰偽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十二

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顛頭轉相驚駭軍遂亂方以弩射象象御走蹂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俘馘萬計方引兵追之屢戰皆捷過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夏四月梵志棄城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為之刻石紀功而還此越地今無可徵依水經注考之交州在其東驩州在其西林邑在其南欽州今屬廉州府越裳在日南東日南即驩州也北景在日南西海口在日南黎江疑即所謂類水也銅柱在林邑北秋八月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為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間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之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

契丹不為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殺其男子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今自舉之擢為治書侍御史

營州柳城縣皆土默特右翼旗地

七年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澶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糜惡令民糴而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盜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六

十三

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航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喜游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眾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為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為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安祖辭以家為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眾以伐高麗尚為所敗今水潦為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耶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為羣盜時鄒人張金稱聚眾河曲藉人高士達聚眾於清河境內

為盜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頃之安祖為金稱所殺其眾盡歸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眾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十二月甲子救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澶州懷遠二鎮注言營州境則在土默特右翼里濟南今恩縣高雞泊在其東北鄒縣在平原縣西南五十里河曲在其縣東清河縣今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六

十四

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饒方長岑渙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元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慎碣石東曠帶方襄平等道駱驛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為團步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各有一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為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敘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百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互九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互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二月北

平襄侯段文振為兵部尚書上表以為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
塞內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為國患宜以時諭
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
策也及征高麗以文振為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
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
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母宜遠受水潦方降不可淹
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
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為艱
阻兵糧既竭強敵在前秣鞫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
卯文振卒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眾軍總會臨水為大陣高
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
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炙頰瓜蒂歎身治黃不差而臥死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十五

兒女手中乎乃自請為前鋒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
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
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
死者甚眾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義等皆戰死
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
相次繼進大戰於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
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
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輕兵掩襲孤
軍獨圍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為
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
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
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遼

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起機先令馳奏此
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寤高麗諸城
各堅守不下六月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
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涇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
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至俱
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
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偽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
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
船所法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置
應接諸軍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
仲文出樂浪道左驍衛大將軍荆元恆出遼東道右翊衛將軍
薛世雄出沃沮道左屯衛將軍辛世雄出元菟道右禦衛將軍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十六

張瑄出襄平道右武侯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
左武衛將軍崔宏昇出遼城道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
出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述等兵自瀘河懷遠二鎮人馬皆
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稍并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
莫能勝致下令軍中士卒有遺棄米粟者斬軍士皆於幕下掘
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
詐降實欲觀虛實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
之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
文德還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
止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眾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
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
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諸稟節

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遂因其詐而還城外與宇文述諸軍猶聲援相接不致有薩水之也述等爲方陳而行高麗四面鈔擊述等且戰且行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爲殿擊高麗卻之來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帝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六

十七

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還合水今慶陽府之安化縣方在今海即海真在其龍水郡黏輝在其甯邊郡合資在其博川郡渾彌在其永興府提奚在其郭山郡東曉在其西河帶方在其嘉山郡碣石在其江西郡自鏡方以下十道皆在今高麗國邊境蓋馬今與京以東地候城在今承德府南襄平今遼陽州遼東元菟樂浪臨屯漢郡名扶餘肅慎朝鮮沃沮皆國名踞頓人名建安今岫巖廳南蘇在與京界碣石未詳按此雜取漢地名爲雅爾平壤高麗所都其大同江北岸鞋帽今甯古塔即肅慎也遼水在盛京西遼東即遼陽州沮水即大同城扶餘今郭爾羅斯旗沃沮在蓋馬大山東元菟治高句麗今鐵嶺縣送城在平壤南增地在高麗安岳州鴨綠江在今九連城東薩水去平壤三十里則其舞雀山北小水也九年 時所在盜起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唯齊郡丞閔鄉張須陀得士眾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於泰山下薄恃其驟勝不設備須陀掩擊大破之薄收餘兵北度河須陀追擊於臨邑又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邯須陀

帥步騎二萬擊之賊眾大敗賊帥裴長才等眾二萬掩至城下大掠須陀未暇集兵帥五騎與賊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陀督眾擊之長才等敗走三月庚子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須陀謂官屬曰賊恃其疆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斬數萬級前後獲賊輜重不可勝計歷城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陀擊賊於濰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稍盛之揭以略陳賊徒愕眙莫敢近須陀因引兵奮擊賊眾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則其鼻懷之還以驗殺賊之數須陀歎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士信爲副帝遣使慰諭并畫須陀士信戰陳之狀而觀之齊郡今濟南府餘里臨邑在其北百四十里章邱在其東百一十里歷城即濟南府治濰水在今安邱濰縣昌邑縣東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六

十八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使宜從事飛樓撞車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眾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沈光升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即拜朝散大夫恆置左右新城注云在南蘇城西則在今木廠城矣禮部尚書楊元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游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

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
悅謂其子元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元感與
為深交時或侮之密曰人言當指實密可面諛若決機兩陳之
閒嗃嗃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驪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
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耶元感笑而服
之元感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
亂帝伐高麗命元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
賈治趙懷義等謀故逗遛遲遲不進發欲令度遼諸軍乏食
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元感
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乙巳元感入黎
陽閉城大索男夫取帆布為牟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
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治書侍御史游元督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六

隋

十九

運在黎陽元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
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
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填土
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元感怒而囚之屢脅以
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元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
餘人丹陽宣城篙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眾且諭之曰主上無
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
以救兆民之弊何如眾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唐神自元
感所逃歸河內先是元感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元挺
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元感大喜以為謀主謂密曰子常以濟
物為己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
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疆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

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歸路既絕高麗聞
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眾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
此上計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
文昇不足為意今帥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
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元感
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
恐唐神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
而至非僕所知也元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
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胡氏曰其後元感攻宏
農自速敗亡其謀度已
見於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元挺將驍勇千人
為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元挺無所獲禕又使人告東
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為備修武民相帥守臨清關元感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六

隋

二十

不得度乃於汲郡南度河從之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
偃師南緣洛水西入元挺自白司馬坂逾邙山南入元感將三
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將軍其兵皆執單刀柳楸
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
將作監河南賈治裴宏策將八千人拒元挺善意度洛南營於
漢王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為積善所取宏策出
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大半元挺亦不追宏策退三
四里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元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宏
策又敗如是五戰丙辰元挺直抵太陽門宏策將十餘騎馳入
宮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元感元感屯上春門每誓眾曰
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
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眾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請軍

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從軍出拒元感爲元感所獲元感厚禮之使其與其黨胡師耽共享文翰元感令福嗣爲書遺樊子蓋數帝罪惡云今欲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自貽伊戚樊子蓋新自外藩入爲京官東都舊官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稟裴宏策與子蓋同班前出討賊失利子蓋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命引出斬之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乃得免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令行禁止元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元感不能克元感收兵得五萬餘人分五千守慈礪道五千守伊闕道遣韓世粲將三千人圍榮陽願將五千人取虎牢虎牢降以覺爲鄭州刺史鎮虎牢代王侑使刑部尚書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崤澠直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六 隋 三十一

趨東都城北元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黎陽倉在三十里東萊今萊州府丹陽今江甯府宣城今甯國府今大興縣臨滄關在撫甯縣東都洛陽河內即懷慶府武在懷慶東北百二十里臨滄關在新鄉縣東二十里汲郡西也偃師在洛陽東七十里白司馬坂注言在邙山北邙山在洛陽城北太陽門也慈礪在宜陽縣西伊闕在洛陽縣南隋榮陽今鄭州虎牢在汜水縣金谷在洛陽北

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儲土欲積爲魚梁大道潤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元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元感蠢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凌成亂階耳帝又問達官子弟皆在元感所益憂之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元感善元感之反政與之通謀政內不自安戊

辰亡奔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其積如耶山營壘帳幕案堵不動皆棄之而去眾心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即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兵之眾不敢過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鈔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爲所殺略

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段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爲此耳元感其有成乎質曰元感地勢雖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勞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六 隋 三十一

黎陽又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右候衛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元感來護兒至東萊聞元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救不宜擅還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邊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宏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宏整甚悅賜護兒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先是右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令從軍自効從來護兒在東萊帝疑之詔鎮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奔元感衛文昇以步騎二萬度遼水與元感戰元感屢破之元感每戰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爲致死由是每戰多捷眾益盛至十萬人文昇眾寡不敵死傷大半且盡乃更進屯邙山之陽與元

感決戰一日十餘合楊元挺中流矢死元感軍乃稍卻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元感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會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大半不返今已罷弊復為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眾至數萬始楊元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得幸福嗣委以心膺不復專任李密福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謂元感曰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為所誤請斬之元感曰何至於此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子雄勸元感速稱尊號元感以問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來九錫苟或止而見誅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六 隋 二二三

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疆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迺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元感笑而止屈突通引兵屯河陽宇文述繼之元感問計於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胡氏曰樊衛謂也元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元感不得往胡氏曰斯亦伐謀之一也使援兵不通濟河軍於破陵元感分爲兩合樊子蓋堅守郡城兵何由解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元感軍屢敗與其黨謀之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密曰宏化雷守元宏嗣握疆兵在隴右可聲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給眾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

壬辰元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宏農宮父老遮說元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元感以為然宏農太守蔡王智積謂官屬曰元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句可以成擒及元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營之元感怒雷攻之密諫曰公今詐眾西入軍事貴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眾一散何以自全元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元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見屈突通等軍追及於皇天原元感上漿豆布陳亘五十里且戰且行元感一日三敗八月壬寅元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元感大敗獨與十餘騎奔上洛追騎至元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戍獨與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六 隋 二四

弟積善徒步走自度不能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元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元感尸於東都灤水在洛陽西北邙山之西餘陽南岸洛城在北是也永豐倉在華陰縣宏化今慶陽府宏農宮在陝州皇天原在閿鄉縣東北漿豆在其西南又西南即董杜原也葭蘆戍在商州東北楊元感之西也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樊子蓋收元感文簿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為人所獲亦送東都樊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雷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誼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牆而逸

石梁驛即今之鄭城驛地與

十二月劉元進攻丹陽吐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眾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變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圍之元進變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諸子在洛京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更遣江都丞王世充胡氏曰王世充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度江頓戰皆捷元進變敗死於吳其餘眾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於通元寺瑞像前焚香為誓約降者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隋

二十五

不殺散者始欲入海為盜聞之旬月之間歸首略盡世充悉院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為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丹陽依注作延陵今丹徒縣曲阿今丹陽縣毗陵 即常州府黃山注云在吳縣建安郡今建甯府恐 迂遠觀下黃亭澗在黃山下則亦在 吳中疑建安乃成名去吳不遠也 章邱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為刎頸交俱亡命為羣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為帥下邳苗海潮亦聚眾為盜伏威使公祏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為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為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否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即帥其眾降之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顯討之伏威與戰陽為不勝引顯眾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顯眾皆燒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輕之召與并力伏威使

公祏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齋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并其眾胡氏曰史言杜伏威強按臨濟縣在 濟南府章邱縣西北海陵今江蘇泰州

十年冬十二月齊郡賊帥左孝友眾十萬屯蹲狗山郡丞張須陀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眾十餘萬軍視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眾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眾莫對唯羅士信及厯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眾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隋

二十六

瓊以字行踰狗山疑在濟南府 東觀阿今禹城縣 十一年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眾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矩詐與為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戊辰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與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壬申車駕馳入雁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癸酉突厥圍雁門上下惶怖撤民屋為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雁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雁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雁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納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民部尚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徼幸一

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
陛下親撫循士卒諭以不復征遼厚為勸格必人人自奮何憂
不濟內史侍郎蕭瑀以為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
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
庸有何損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
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眾心皆安人自為戰矣瑀皇后
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為賞格下詔停遼東之役帝從之帝
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高貴必
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
品賜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道於是眾皆踴
躍晝夜拒戰死傷甚眾甲申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
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齎旗鼓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二十七

為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
晝則引旌旗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
風遁去不然彼眾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帝遣
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
諸郡援兵亦至折口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
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
而還丁未車駕還至太原隋馬邑郡今朔州雁門今代州其西北
南八十里即蔚縣也折口在忻州北

五十四

讀史兵略卷二十七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大業十二年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
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淮陽村舍變
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翟讓為東都濬曹坐事
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潛謂讓曰翟濬司天時人事
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即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蒙再生
之恩則幸矣李黃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日本以公為大丈夫
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奈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
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于瓦岡為羣盜同郡
單雄信驍健善用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孤徐世勣家于衛南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一

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與勳皆為鄉里人多相識不
宜侵掠榮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
引眾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眾聚徒至萬餘人
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邱李公逸等
皆擁眾為盜李密自雍州亡命往來諸帥聞密察諸帥唯翟讓
最強乃因王伯當以見讓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為帝王
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盡于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
遊揚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
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
且夕偷生草間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前宋城尉房元藻自負
其才恨不為時用預於楊元感之謀變姓名亡命遇密於梁宋
之間遂與之俱遊漢河徧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

仍為遊客處於讓營讓見密為豪傑所歸欲從其計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眾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榮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攻榮陽諸縣多下之榮陽太守郇王慶宏之子也不能討帝徙張須陁為榮陽通守以討之冬十月庚戌須陁引兵擊讓讓歸數為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驕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公但列陳以待密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伏于大海寺北林間須陁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讓及世勣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盡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十一

夜號哭數日不止胡氏曰史言張河南郡縣為之喪氣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為河南討捕大使代領其眾徙鎮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為之用淮陽今陳州東都當依注作東郡今滑縣瓦岡疑在其界即春秋之瓦亭也離狐在荷澤縣西北衛南在滑縣東六十里榮陽郡今鄭州梁郡今歸德府汴水在二郡之北金隄關在榮陽縣十二月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居陷郡縣隋將帥敗亡者相繼唯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與賊七百餘戰未嘗負敗帝遣太僕卿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營于平恩東北義臣引兵直抵臨清之西據永濟渠為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營西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日暮金

稱還營明日復來如是月餘義臣竟不出金稱以為怯屢逼其營善會之義臣乃謂金稱曰汝明日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累重金稱聞之引兵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于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討擒之吏立木於市懸其頭張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閒歌詠不輟詔以善會為清河通守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萬餘人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為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絢詐為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于絢願為前驅擊士達以自効絢信之引兵隨建德至長河不復設備建德襲之殺虜數千人斬絢首獻士達張金稱餘眾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三

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閒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于陳斬之乘勝逐北趣其營營中守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既殺士達以為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士達散兵收葬死者為士達發喪軍復大振今即縣臨清今為直隸州永濟渠今衛河館陶縣在其西南長河今德州饒陽縣今屬深州平原縣今屬濟南府高雞泊在恩縣東北故大河左右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

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山是盜賊偏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闕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速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眾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四

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為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畏避莫敢振救
十三年 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眾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遣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媿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賊輒令上募先擊之賊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以其退而被擊故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徇葬故人自為賊所向無敵

高郵即今高郵州屬揚州府歷陽今和州

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為鷹揚府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閩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傭戶滿道王府君閉倉不振郵豈為民父母之意乎眾皆憤怒武周稱疾臥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二月己丑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張萬歲等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以賑饑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於突厥

馬邑今朔州

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兵不素練越王冲幼畱守諸官政令不壹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圍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五

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乃遣其黨裴叔方覘東都虛實畱守官司覺之始為守禦之備且馳表告江都密謂讓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兵法曰先則制於已後則制於人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將軍若親帥大眾輕行掩襲彼遠未能救又先無豫備取之如拾遺耳比其聞知吾已獲之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請君先發僕為後殿庚寅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朝散大夫時德胤以尉氏應密前宿城令祖君彥自昌平往歸之君

彥自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密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引為上客軍中書檄一以委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尚帥步騎二萬五千討密時東都人皆以密為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長恭等當其前使河南討捕大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而入以掩其後約十一日會于倉城南密讓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長恭等驅之度洛水陳于石子河西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雄分為十隊令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街之隋兵饑疲遂大敗長恭等解衣潛竄得免奔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密讓盡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為主上密號為魏公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密悉拜官爵使各領其眾置百營簿以領之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六

道路降者不絕如流眾至數十萬乃命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之密遣房彥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安濟陽河南郡縣多陷於密按洛陽今登封縣北洛水在洛陽北山在鞏縣南嵩山在鞏縣東今東平州也羅口即長葛縣南洛水在洛陽東今德安府汝南今汝南府汝安今泌陽縣濟陽在曹縣西南五十里雁門郡丞河東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辯共討劉武周圍其桑乾鎮武周與突厥合兵擊智辯殺之孝意奔還雁門三月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遣以狼頭蘇武周引兵圍雁門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夕向詔救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梁師都略定隴陰宏化延安等郡始以狼頭蘇武周為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左翊衛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為質以自固始畢以劉武周為定楊天子梁師都為解事天子子和為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為屋利設汾陰薛舉僑居金城驍勇絕倫家貲鉅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為金城府校尉時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瑗發兵囚郡縣官開倉賑施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喉帥眾歸之以為義興公將軍皇甫緒將兵一萬屯袍罕舉選

精銳二千人襲之岷山羌酋鍾利俗擁眾二萬歸之舉兵大振分兵略地取西平澆河二郡未幾盡有隴西之地眾至十三萬按桑乾鎮在今馬邑縣樓煩今雷武府汾陽宮在陽曲縣汾水北定襄今歸化城隴陰今綏德州延安今延安府鹽川今定邊縣西北榆林今榆林府汾陰今榮河縣金城今蘭州府袍罕今河州岷山在洮州縣南西平今西甯府澆河在其東南又按薛仁果綱目及唐書皆作仁果未知孰是李密以孟讓為總管齊郡公讓帥步騎二千夜入東都外郭燒掠豐都市比曉而去于是東京居民悉遷入宮城臺省府寺皆滿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士卒怨之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聞劉長恭等敗懼不敢進屯百花谷固壘自守又恐獲罪于朝賈務本之子閏甫在軍中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何閏甫曰蕭君如樓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七

尉張倫殺孝意以降梁師都略定隴陰宏化延安等郡始以狼頭蘇武周為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左翊衛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為質以自固始畢以劉武周為定楊天子梁師都為解事天子子和為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為屋利設汾陰薛舉僑居金城驍勇絕倫家貲鉅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為金城府校尉時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瑗發兵囚郡縣官開倉賑施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喉帥眾歸之以為義興公將軍皇甫緒將兵一萬屯袍罕舉選

之遣閻甫詣密請降仁基還屯虎牢遂殺懷靜帥其眾以虎牢
降密密以仁基為上柱國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為上
柱國密得秦叔寶東阿程咬金皆用為驍騎選軍中尤驍勇者
八千人分隸四驍騎以自衛號曰內軍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
萬敵金後更名知節羅士信趙仁基皆帥眾歸密密署為總管
使各統所部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
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眾
屯回洛倉東都兵尚二十餘萬人乘城擊柝晝夜不解甲密攻
偃師金墉皆不克乃還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以
絹為汲綆然布以襲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
屯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為九營首尾相應以
備密密帥眾三萬復據回洛倉大修營壘以逼東都段達等出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隋

八

兵七萬拒之戰于倉北隋兵敗走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場
帝十罪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開行城中詣江都奏稱李密
有眾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
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獻欬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
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
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
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為
帝所親愛鸞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
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為指畫宣行
詔命詔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法多峻
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
皆德彝所為也

百谷在汜水西鞏縣東南今屬泰安府
回洛東倉在孟縣南天津橋在洛陽縣復在

洛陽東七十里金墉在洛陽城西
北開東陽注言今金華府是也
初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元霸元吉
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
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
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右勳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
也與右勳侍池陽劉宏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淵與
世民善左親衛竇琮熾之孫也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民有隙
每以白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卧內琮意乃安晉陽宮監裴寂
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
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
文靜見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
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隋

九

昏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
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見女子之情
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
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
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
旦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
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
君言正合吾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猶
豫久之不敢言淵與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
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
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欵益狎世民
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

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閒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爲表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附

十一

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爲此急計耳眾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勅將發會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淵謀亦緩時建成元吉尙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文靜謂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

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爲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益眾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就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再拜請計淵曰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侯奏報豈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静長孫順德劉宏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閒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威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晉陽鄉長劉世龍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附

十一

密告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爲不利五月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文靜引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入立庭中稱有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乃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文靜因與宏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眾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淵命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眾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死城中惴惴淵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他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終疑之聞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臨汾今平陽府也陽今涇陽縣太原今山西省會晉陽宮在太原城內猗氏屬蒲州府武功屬乾州

北齊龍山縣即今陽曲縣也時已省西河今汾州府雁門今代州馬邑郡今朔州開陽府在大原城蓋府兵始于周隋不始于唐也并城在延津縣北

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節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強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尚存從兵猶眾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羣盜酋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廢矣孝和曰然則大軍既未可西上僕請聞行觀豐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和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為手啟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始畢得啟謂其大臣曰苟唐公自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隋 十二

為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西河郡不從淵命六月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命太原令溫大有與之偕行曰吾兒年少以卿參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茶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胡氏曰義師起而人心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胡氏曰言世民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為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

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建大將軍府以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為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讓為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為太原張道源為戶曹晉陽長姜碧為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為府掾胡氏曰此將軍府署置官屬參用隋制王府大將軍府州郡官屬之制也隋制惟親王有攝有屬有記室大將軍府有鎧曹州郡有戶曹皆行參軍也楊帝改州為郡郡置諸司書佐而長孫順德劉宏基竇琮及鷹揚郎將王長諧姜寶誼陽屯為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隋 十三

軍隸焉世民為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為右領軍府長史諮議譙人劉贍領西河通守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盡恭贈遺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饑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也當為汝費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胡氏曰觀若肅代及石秋七月壬子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後事悉以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眾

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眾以從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稽胡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餘豪俊隨才授任口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更運一月糧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眾土地入唐公金玉綉帛歸突厥始畢大喜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惟虛薄爲四海英雄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十四

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幸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而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遠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綬東都之兵胡氏曰塞成臯之道則江都信使不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鵲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胡氏曰唐公欲使李密與東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帝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幸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問命汾

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下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晉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十五

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夜追左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按靈石縣韓信嶺北爲雀鼠谷南爲賈胡堡離石今永濟州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家富好任俠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脩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孥爲人所虜邪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眾皆以爲然欲推一人爲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爲主丙辰軌令脩仁集諸胡軌結民間豪傑共起兵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關謹

等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貨軌曰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羣盜耳將何以濟西突厥闕度設據會南川自稱闕可汗請降於軌薛舉自稱秦帝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舉遣少子仁越將兵趨劔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卻之又遣其將常仲興濟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于昌松仲興舉軍敗沒軌欲縱遣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阮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為我有若其無成雷之何益乃縱之胡氏曰李軌有人君之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按會前在中衛縣南劔口劔州北劔也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十六

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至河開軍於七里井竄建德士眾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子航世雄以為畏已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眾續發建德與其士眾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一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大亂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慚恚發病卒建德遂圍河開七里井胡氏云去河開七里豆子航在平原縣東八月己卯雨霖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辛巳旦東南山山足細道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

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其無能為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卻世民與軍頭段志元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閉老生下馬投墜劉宏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聞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便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十七

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胡氏曰既順其歸志又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眾以官不勝於用兵乎丙戌淵入臨汾郡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癸巳淵至龍門劉文静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静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開為大將軍府察非掾胡氏曰察非掾言使之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

城通帥陽蕭造文吏必當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
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瑗為
銀青光祿大夫時關中羣盜孫華最疆淵至汾陰以書招之已
亥進軍壺口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軍壬寅孫華
自邠陽輕騎渡河見淵淵握手與坐慰獎之以華為左光祿大
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甚
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宏基及左領軍長史陳
演壽金紫光祿大夫史大柰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營河西以
待大軍以任瑗為招慰大使瑗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曰屈突
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眾不為之用然
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
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十八

為擒矣按臨汾即平陽府絳山在絳郡北絳郡即絳州也龍門
陰是也蓋今榮河縣龍門絳河自蒲州東北至韓城縣梁山南
也再南即邠陽縣又南為朝邑縣又南即華陰縣之永豐倉壺
山在吉州

九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寶藏為上柱國
武陽公寶藏使其客鉅鹿魏徵為啟謝密且請改武陽為魏州
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即以寶藏為
魏州總管召魏徵為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
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為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
辭故召之初貴鄉長魏德深為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
稅百端使者旁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
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
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官吏遞相督責晝夜喧譁猶

不能濟德深聽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戒吏以不須
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為諸縣之最民愛之
如父母寶藏深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
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
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帝詔開黎
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
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
千人自原武濟河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
勝兵二十餘萬武安永安義陽弋陽齊郡相繼降密寶建德朱
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眾久
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
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十九

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按武陽郡魏州也今大名府魏郡
貴鄉即大名府元城縣原武今屬懷慶府武安今屬平府永
安今黃州府義陽今信陽州弋陽今光州齊郡今濟南府
屈突通遣虎牙郎將彖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
長諧等戰不利孫華史大柰以遊騎自後擊顯和破之顯和
走入城仍自絕河梁李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時
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
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
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
西上長安恃通為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曰兵貴神速吾
席累勝之威撫歸順之眾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
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
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眾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

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雷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武功斬孝謨以蒲津中渾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仍應接河西諸軍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按朝邑縣東接臨晉縣梁河為橋曰蒲津城即蒲津關也於河之中有渾日中渾

李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于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敦煌公世民帥劉宏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郎將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為劉文靜所遏將軍劉綱成潼關屯都尉南城通欲往依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拒通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二十

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為計紹遂行李氏歸鄂縣別墅散家貲聚徒眾淵從弟神通在長安亡人鄂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為盜有眾數萬劫前尚書右丞李綱為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鄂縣下之神通眾逾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樂城長令狐德棻為記室李氏又使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邱師利等皆帥眾從之西京西守屢遣兵討潘仁等皆為所敗李氏徇蓋屋武功始平皆下之眾至七萬左親衛段綸文振之子也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綸各遣使迎淵淵以神

通為光祿大夫子道彥為朝請大夫綸為金紫光祿大夫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潘仁仲文善志及關中羣盜皆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使各居其所受世民節度左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己已淵如蒲津庚午自臨晉濟渭至永豐勞軍開倉賑饑民辛未還長春宮壬申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於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先是平涼奴賊數萬圍扶風太守竇璉數月不下賊中食盡邱師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眾曰汝輩皆良人何故事奴為主使天下謂之奴賊眾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即帥其眾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北世民以為光祿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二十一

大夫隰城尉房元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元齡亦自以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淵命劉宏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眾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宏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仲文潘仁善志皆帥眾從之頓於阿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蓋屋遣使白淵請期日起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虞矣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起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至並聽教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丙子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壁壘毋得入村落侵暴屢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遷館

於安興坊按長春宮在朝邑西北湯陰屬朝德府蒲坂縣承濟城在今獻縣東南武功縣屬乾州始平今與平縣藍田屬西安府臨晉清渭自朝邑南渡渭水也涇陽縣在西安西北七十里平涼郡今固原州扶風郡今鳳翔府臨城今隴州阿城在西安府城也唐城因於隋城在其東南延安府上郡今鄜州安都陰今綏德州春明門唐長安城東面中門也安興坊注云在安也延興門在春明門南

巴陵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元徹萬瓚徐德基郭華張繡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為眾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眾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會潁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銑與戰不利因謂其眾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為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眾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二十二

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即帥眾歸之以柳生為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眾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未及見銑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勳居第一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反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反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為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為政且柳生為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共處一城勢必為變失今不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去巴陵今岳州府羅川注云即羅縣則今湘陰縣也潁川即許州上世克夜度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

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度洛南餘眾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趣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洛水南有黑石水側有月城

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孫華中流矢卒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眾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思廉察之子也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二十三

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文武才略其勇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三原府西安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為大冢宰總領眾務以奪密權讓不從讓謂左長史房彥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彥藻懼以狀告密因與左司馬鄭頌共說密曰讓貪悞不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頌曰毒蛇螫手壯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戊午讓與兄宏及兄子司徒府長史摩侯同詣密與讓宏裴仁基郝孝

德共坐單雄信等皆立侍彥藻頌往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
飲不須多人左右止雷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
彥藻白密曰今方為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
司徒進止讓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士蔡建德持
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
踏於牀前聲若牛吼并宏摩侯儒信皆殺之密大言曰與君等
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暴虐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
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思加撫諭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
分領其眾中外遂定讓殘忍摩侯猜忌儒信貪縱故死之日所
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與
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
密天資明決為龍為蛇固不可測也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二十四

十二月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復使彥顯和夜襲其營
文靜與段志元悉力苦戰顯和敗走盡俘其眾通勢益蹙或說
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
為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
涕人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
不守家屬悉為淵所虜乃西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
通適去顯和即以城降文靜文靜遣竇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
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
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離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眾
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眾皆釋仗而降通知
不免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
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賜爵蔣公兼秦

公元帥府長史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獻
款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
不響應事勢如此卿宜早降君素曰公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
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柰何負國生降乃更為人作說客耶公
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
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則桑在關
東都米斗三千人餓死者什二三王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
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為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
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光祿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
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
速備之乃命郝孝德王伯當孟讓勒兵分屯倉城之側以待之
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利世充兵即陵城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七

二十五

總管魯儒拒卻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費青
奴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
之世充訴以兵少數戰疲弊伺以兵七萬益之



讀史兵略卷二十八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唐紀 高祖武德元年 春正月王世充既得東都兵進擊李密于洛北敗之遂屯鞏北辛酉世充命諸軍各造浮橋度洛擊密橋先成者先進前後不一虎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柵密營中驚擾將潰世充不知鳴角收眾密因帥敢死士乘之世充大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王辯死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北趣河陽是夜疾風寒雨軍士涉水沾濕道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還東都世充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屯含嘉城密乘勝進據金墉城修其門堞廬舍而居之鉦鼓之聲聞於東都未

讀史兵略卷二十八

唐

幾擁兵三十萬陳於北邙南逼上春門乙丑金紫光祿大夫段達民部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先還密縱兵乘之軍遂潰韋津死於是假師柏谷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檢校河內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績等各舉所部降於密竇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按含嘉倉在洛陽北東面北頭門也假師在其東北七十里柏谷塢又在東北河陽今孟縣河內今懷慶府夏四月世子建成等至東都軍於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多欲為內應者趙公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



師鎮宜陽呂紹宗任瓌將兵鎮新安而還按三王陵在洛陽西十里宜陽在洛陽西南七十里

六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鶴雞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元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

讀史兵略卷二十八

唐

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按萬年縣分治蓋今咸寧縣也元武門北門也宇文化及雷輔重於滑臺以王軌為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趣黎陽李密將徐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度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與世勣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以掩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恩富貴累世舉朝莫二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弒逆欲規篡奪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嘆曰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耶化及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於城外掘深溝以

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勅於塹中為地道出兵擊之化
及大敗焚其攻具時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
都議其後散騎常侍蓋琮齋敕書賜密密大喜遂上表乞降請
討滅化及以贖罪元文都等以密降為誠實盛飾賓館於宣仁
門東册拜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
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王世充作色謂起居侍郎崔長文曰
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為耶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
張權鴻臚卿崔善福賜李密書曰今日以前咸共崩蕩使至以
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揮權等既
至密北面拜受詔書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
軍糧且盡因偽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
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八

唐

三

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為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
奔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寶獨捍衛之密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
與之力戰化及乃退房公蘇威在東郡隨眾降密密以其隋氏
大臣虛心禮之威見密初不言帝室艱危唯再三舞蹈稱不圖
今日復視聖明時人鄙之化及猶有眾二萬北趣魏縣密知其
無能為西還鞏洛爾徐世勣以備之按清淇今淇縣宣仁門東
魏縣在今
薛舉進逼高墟遊兵至於幽岐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
世民得瘧疾委軍事於長史納言劉文靜司馬殷開山且戒之
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為
君等破之開山退謂文靜曰王慮公不能辦故有此言耳且賊
聞王有疾必輕我宜耀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墟西南特眾而不

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壬子賊于淺水原入總管皆敗士卒死者
什五六大將軍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宏基皆沒世民引兵還長
安舉遂拔高墟收唐兵死者為京觀文靜等皆坐除名按高墟
武縣州即隋州岐州即鳳
翔府淺水原在長武縣西北
初李密嘗受業於儒生徐文遠文遠為皇泰主國子祭酒自出
樵采為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
曰老夫既荷厚禮敢不盡言未審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以繼絕
扶傾乎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
用老夫矣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備位上公帶謁庸虛匡濟國難
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胡氏曰李密寬之子寬
為周將以驍勇著名
失途至此若能不遠而復猶不失為忠義之臣及王世充殺元
文都等密復問計於文遠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為人殘忍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八

唐

四

編隘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
入朝也密曰始謂先生儒者不達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
也
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羣盜竄建德攻之歲餘不下聞
煬帝凶問帥吏士發喪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
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為
之泣諸將曰琮久拒我軍殺傷甚眾力盡乃降請烹之建德曰
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鷄泊為盜容
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乃徇軍中曰先
與王琮有怨敢妄動者夷三族以琮為瀛州刺史於是河北郡
縣聞之爭附於建德先是建德陷景城執戶曹張元素將殺之
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以

勸善建德乃釋之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

北之策建德引為謀主按蘇州即河開府景城今

初李密既殺翟讓頗自驕矜不恤士卒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
戰士有功無以為賞又厚撫初附之人眾心頗怨徐世勣嘗因
宴會刺譏其短密不憚使世勣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疏之
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又無文券取之者隨意多少
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為
車馬所輻踐羣盜來就食者並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荆筐
淘米洛水十里兩岸之閒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
可謂足食矣閏甫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襁
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會無愛吝屑越如此
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王世充既專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八

唐

五

大權厚賞將士繕治器械亦陰圖取密時隋軍乏食而密軍少
衣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長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勸密許之先
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世充
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壹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
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勸兵相助擊賊當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
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
二千餘匹九月壬子出師擊密癸丑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
三橋於渠上密聞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阻邙山以
待之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眾而至洛下必虛可分
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
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勢奔命
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

也決計深人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

彼欲圖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略
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兵
法日倍則戰況不啻倍哉且江湖新附之士望因此棧展其動
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諠然欲戰者什七八密
惑於眾議而從之仁基苦爭不能得擊地數曰公後必悔之魏
徵言於長史鄭頌曰魏公雖驍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怠
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未若深溝
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追而擊之茂不勝矣
頌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程
知節將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于
偃師城北世充遣數百騎度通濟渠攻雄信營密遣裴行儼與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八

唐

六

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
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為世充騎所逐刺梨洞過知節
週身捩折其槩兼斬追者與行儼俱免會日暮各斂兵還營密
驍將孫長樂等十餘人皆被重創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
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
士皆秣馬蓐食甲寅旦將戰世充誓眾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
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若其不捷必
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非獨為國各宜勉之遲明引兵薄密密
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
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
過陳前諫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
馳壓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眾大潰其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

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鄭頊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偃師被世充得其兄世偉子元應虔恕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頊祖君彥等數十人世充於是整兵向洛口密將入洛口城因與眾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單雄信等又勒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真遂以城降初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諸軍軍中號飛將房彥藻以雄信輕於去就勸密除之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皆曰今兵新失利眾心危懼若更停畱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眾也眾既不願孤道窮矣欲自刎以謝眾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七

伯當抱密號絕眾皆悲泣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無功諸君必保富貴眾咸曰然密又謂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盡歸子弟以從漢王伯當恨不兄弟俱從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縱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者凡二萬人秦州總管竇軌擊薛仁果不利驃騎將軍劉感鎮涇州仁果圍之城城中糧盡感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仁果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懸人偽以城降叔良遣感帥眾赴之己未至城下扣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詐遣步兵先還白帥精兵為殿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

敗感為仁果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餒亡在旦夕秦王帥數十萬眾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果怒執感於城旁埋之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愈厲叔良嬰城固守庚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逢擊仁果于宜祿川斬首千餘級仁果屢攻常逢不能克乃遣其將作士政以數百人詐降逢厚撫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逢擁城中二千人降於仁果逢見仁果詞色不屈仁果壯而釋之奴賊帥張貴謂逢曰汝識我乎逢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怒欲殺之人救之得免按百里細川在涇州宜祿川在長武縣冬十月鄧州刺史呂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破之子臧言於元規曰粲新敗上下危懼請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力強食盡致死於我為患方深元規不從子臧請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八

獨以所部兵擊之元規不許既而粲收集餘眾兵復大振自稱楚帝於冠軍敗元昌達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坐公死矣粲圍南陽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鄧州南陽郡今鄧州也冠軍縣在其西北四十里初北海賊帥蔡公順帥其徒三萬攻郡城已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食盡公順自謂克在旦夕不為備明經劉蘭成糾合城中驍健百餘人襲擊之城見兵繼之公順大敗棄營走郡城獲至於於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為六軍各將之蘭成亦將一軍有未書佐者離間諸軍蘭成恐終及禍亡奔公順公順軍中喜謀欲奉以為主固辭乃以為長史軍事咸聽焉居五十餘日蘭成帥軍中驍健者百五十人往鈔北海距城四十里雷十人

使多芟草分爲百餘積二十里又畱二十人各執大旗五六里又畱三十人伏險要蘭成自將十人夜距城一里許潛伏餘八十人分置便處約聞鼓聲即鈔取人畜亟去仍一時焚積草明晨城中遠望無煙塵皆出樵牧日向中蘭成以十人直抵城門城上鉦鼓亂發伏兵四出鈔掠雜畜十餘頭及樵牧者而去蘭成度鈔者已遠徐步而還城中雖出兵恐有伏兵不敢急追又見前有旌旗煙火遂不敢進而還既而城中知蘭成前者眾少悔不窮追居月餘蘭成謀取郡城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門城中人競出逐之行未十里公順將大兵總至郡兵奔馳還城公順進兵圍之蘭成一言招諭城中人爭出降蘭成撫存老幼禮遇郡官見宋書佐亦禮之如舊仍資送出境內外安堵時海陵賊帥臧君相問公順據北海帥其眾五萬來爭之公順眾少聞之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八

唐

九

大懼蘭成爲公順畫策曰君相今去此尙遠必不爲備請將軍倍道襲擊其營公順從之自將驍勇五千人齋熟食倍道襲之將至蘭成與敢死士二十人前行距君相營五十里見其鈔者負擔向營蘭成亦與其徒負擔蔬米燒器詐爲鈔者擇空而行聽察得其號及主將姓名至暮與賊並肩而入負擔巡營知其虛實得其更號乃于空地燃火營食至三鼓忽於主將幕前交刀亂下殺百餘人賊眾驚擾公順兵亦至急攻之君相僅以身免俘斬數千收其資糧甲仗以還由是公順黨眾大盛及李密據洛口公順以眾附之密敗亦來降按青州北海郡今青州府海陵今泰州薛仁果之爲太子也胡氏曰去年秋七月薛舉稱帝仁果爲太子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眾心猜懼郝瑗舉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浸弱秦王世民至高塘仁果使宗羅睺將兵拒之羅睺數挑戰世民堅壘不

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胡氏曰謂是年七月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果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羅睺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遲明使右武侯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羅睺併兵擊之玉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奮擊呼聲動地羅睺士卒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寶軌叩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胡氏曰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八

唐

十

解舅勿復言胡氏曰世民資氏之出呼軌爲舅遂進仁果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果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仁果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十一月己酉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眾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墟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眾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睺翟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開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世民間褚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爲王府文學上遣使謂世民曰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冤

魂李密諫曰薛舉虐殺無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立使密迎秦王世民於幽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胡氏曰此豈獨相表服之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哉威靈氣節足以服之也以定禍亂乎詔以員外散騎常侍姜謩為秦州刺史謩撫以恩信盜賊悉歸首士民安之按淺水原在長武西北高地在其北折墟在涇州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陽遣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此民眾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啟與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十一

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歎曰徐世勣不肯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以孝恪為宋州刺史使與世勣經略虎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之選補按時世勣在黎陽倉故有權術神通宋州今歸德府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嘗遇大朝會密為光祿卿當進食深以為恥退以告王伯當伯當心亦怏怏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今東海公在黎陽胡氏曰密將張善相時為伊州刺史據襄城自襄城北出則羅口蓋李密封善相為襄城公伯當指言之也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眾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奸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

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賊交鬪吾可以坐收其弊幸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眾之未下者密請與賈閏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閏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開也密閏甫再拜受命上又以伯當為密副而遣之按羅口即羅川口在鞏縣南有堅之於慕容垂唐氣力足取之始可受降始可縱降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眾據深澤掠冀定之間眾至十萬自稱魏帝建德偽與連和刀兒弛備建德冀擊破之遂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斬之盡并其眾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稜堵崔履行暹之孫也自言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十二

有奇術可使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闕日賊雖登城汝曹勿怖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為壇夜設章醮然後白衣衰經杖竹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四面振裙建德攻之急稜將戰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建德見稜曰卿忠臣也厚禮之以為內史令按幽州今順天府深澤屬定州冀州今猶曰冀州錄此為信術隋將堯君素守河東上遣呂紹宗韋義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時外國嚴急君素為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送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麗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城下為陳利害君素不從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

倒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謂
將士曰吾昔事主上於藩邸胡氏曰隋書堯君素傳揚大義不
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
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
也君素性嚴明善御眾下莫敢叛久之倉粟盡人相食又獲外
人微知江都傾覆十二月丙子君素左右薛宗李楚客殺君素
以降傳首長安君素遣朝散大夫解人王行本將精兵七百在
他所聞之赴救不及因捕殺君素者黨與數百人悉誅之復乘
城拒守懷恩引兵圍之

初宇文化及遣使招羅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者為煬帝發
喪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建德開道皆劇賊
耳吾聞唐公已定關中人望歸之此真吾主也吾將從之致沮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八

唐

十三

議者斬會張道源慰撫山東藝遂奉表與漁陽上谷等諸郡皆
來降詔以藝為幽州總管薛萬均世雄之子也與弟萬徹俱以
勇略為藝所親待詔以萬均為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為車騎
將軍武安縣公竇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盛帥眾十萬寇幽州
藝將逆戰萬均曰彼眾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
為陳彼必度水擊我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于城旁俟其半度
擊之茂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度水萬均邀擊大破之建
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縣藝復邀擊敗
之凡相拒百餘口建德不能克乃還樂壽藝得隋通直謁者溫
彥博以為司馬藝以幽州歸國彥博贊成之詔以彥博為幽州
總管府長史未幾徵為中書侍郎兄大雅時為黃門侍郎與彥
博對居近密時人榮之按漁陽今薊州上谷今易州
雍奴今武清縣樂壽今獻縣

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上
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勅書勞來令密
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至稠桑得勅謂賈問甫曰
勅造我無故復召我還天子赫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語行矣
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度河北信
達熊州吾已遠矣荷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何如問甫曰主
上待明公甚厚况國家姓名著在圖讖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
已委質復生異圖任瓌史萬寶據熊穀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
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為明公計不若且
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
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何以堪之且讖文之應彼
我所共今不殺我聽使東行足明王者不死縱使唐遂定關中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八

唐

十四

山東終為我有天與不取乃欲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意如
是若不同心當斬而後行問甫泣曰明公雖云應讖近察天人
稍已相違且自翟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
肯復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彼必慮公見奪逆相拒抗一朝
失勢豈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殊厚者詎肯深言不諱乎願
明公熟思之但恐大福不再王伯當亦止密以為未可密不從
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給桃林縣官曰奉詔暫還京師家人
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雜羅藏刀裙下詳為
妻妾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徒眾直趣
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令以兵應接
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
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

千之眾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為公言之即帥眾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侯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既度陝以為餘不足慮胡氏曰陝州之兵既不能進密密曰遂擁眾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突擊之密眾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伊傳首長安按稠桑在閿鄉縣桃林縣在陝西四十里熊耳山在宜陽縣西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八

唐

十五

李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上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禮部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

二年 宇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眾從之與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羣下曰吾為隋民隋為吾君今宇文化及弑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為功甚易奈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

中既而宇力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場帝盡哀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撫存隋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宏仁孟景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國斬之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噉肉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所役婢妾纔十許人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之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為左僕射掌選事自餘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爾欲詣關中及東都者亦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尙近萬人亦各縱遣任其所之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奉表於

讀史兵略

卷二十九

唐

十六

隋皇泰主皇泰主封為夏王建德起於羣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為之定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禮按城縣屬東昌府濟州治盧縣即濟北也今長清縣貝州今清河縣屬國今順德府邢臺縣也

驍騎將軍張孝珉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郛沈米船百五十艘閏二月己未世充寇穀州以秦叔寶程知節為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為咒誓此乃老巫姬耳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兵戰于九曲叔寶知節皆將兵在陳與其徒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恩報効公性猜忌喜信讒言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遂躍馬來降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為馬軍總管知節為左三統軍時世充驍將又有驍騎武安李君羨征

南將軍田畱安亦惡世充之為人帥眾來降世民引君羨置左
右以畱安為右四統軍按記水今汜水縣

李軌將安倫仁兄與貴仕長安表請說軌論以禍福上曰軌阻

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吾與兵擊之尙恐不克豈口舌所能

下乎與貴曰臣家在涼州累世豪望為民夷所附弟倫仁為軌

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軌聽臣固善若其不

聽圖之肘腋易矣上乃遣之與貴至武威軌以為左右衛大將

軍與貴開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

函秦宰制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啟非人力也不若舉河

西歸之則竇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軌曰吾據山河之固彼雖

疆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為唐遊說耳與貴謝曰臣聞富貴不歸

故鄉如衣繡夜行臣聞門受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八

唐

十七

慮可否在陛下耳於是退與倫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

而敗嬰城自守與貴狗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

族城中人爭出就與貴軌計窮與妻子登玉女臺置酒為別五

月庚辰與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舞踏稱慶上曰

汝為人使臣聞國亡不感而喜以求媚於朕不忠於李軌肯為

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長安并其子弟皆伏誅

初易州賊帥宋金剛有眾萬餘與魏刀兒連結刀兒為竇建德

所滅金剛救之戰敗帥眾四千西奔劉武周武周聞其善用兵

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費以遺之金剛亦深自

結因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剛為西南道大行

臺使將兵三萬寇并州六月丁未武周進逼介州沙門道澄以

佛幡縋之入城遂陷介州詔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行軍總管

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數以輕兵挑戰兵纔

接子英陽不勝而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悉眾逐之伏兵發唐

兵大敗寶誼仲文皆為所虜既而俱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

武周上以武周入寇為憂右僕射裴寂請自行癸亥以寂為晉

州道行軍總管討武周聽以便宜從事按易州今仍日易州并

休縣雀鼠谷在其西

南晉州今平陽府

秋九月裴寂至介休宋金剛據城拒之寂軍於度索原營中飲

澗水金剛絕之士卒渴乏寂欲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

遂潰失亡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先是劉武周屢遣兵攻

西河浩州刺史劉瞻拒之李仲文引兵就之與其守西河及寂

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唯西河獨存寂上表謝罪上慰諭之

復使鎮撫河東胡氏曰劉文靜淺水原之敗既落不偶以至於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八

唐

十八

取羣臣上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給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

老弱守城吾以彊兵出戰辛巳元吉夜出兵攜其妻妾棄州奔

還長安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

周武周據太原遣金剛攻晉州拔之進逼絳州陷龍門冬十月

進攻滄州陷之軍勢甚銳寂性怯無將帥之略唯發使絡繹趣

虞秦二州居民入城塗焚其積聚民驚擾愁怨皆思為盜時王

行本猶據蒲反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

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

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

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

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乙卯幸華陰至長春

宮以送之按度索原在介休縣東南介山下浩州西河郡今汾

州絳州今絳州并注所云新田也龍門今河津縣西

美良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項之敬德尋相潛引精騎援王
行本於蒲反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夜趨安邑邀擊大破
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眾復歸柏壁諸將咸請與金剛戰
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
剛為扞蔽軍無蓄積以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
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
宜速戰按涪州今汾州府柏壁在絳州西南二十里龍門之東
北也善陽今朔州夏縣今屬解州濟州今翼城縣美良
川在聞喜縣南四十里蒲反今蒲
州府安邑屬解州汾州隰州

三年 春正月李世勣謀俟寶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
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德妻產久之不至曹旦建德
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侵擾諸賊羈屬者皆怨之賊帥李文相
號李商胡聚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渾母霍氏亦善騎射自稱霍
讀史兵略卷二十八 唐 二十一

總管世勣結商胡為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母泣謂世勣曰寶氏
無道如何事之世勣曰母無憂不過一月當殺之相與歸唐耳
世勣辭去母謂商胡曰東海公許我共圖此賊事久變生何必
待其來不如速決是夜商胡召曹旦偏裨二十三人飲之酒盡
殺之且別將高雅賢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濟商胡以巨舟四艘
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有獸醫游水得免至南岸
告旦且嚴警為備商胡既舉事始遣人告世勣世勣與旦連營
郭孝恪勸世勣襲旦世勣未決聞旦已有備遂與孝恪帥數十
騎來奔商胡復引精兵二千北襲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眾去
商胡追之不及而還建德羣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勣唐臣為
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甲午世勣孝恪
至長安曹旦遂取濟州復還洛州按孟津中渾即河陽之中渾
也濟州今長清縣時世勣父

所虜

夏四月劉武周數攻涪州為李仲文所敗宋金剛軍中食盡丁
未金剛北走秦王世民追之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
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總管劉宏基執轡諫
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人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
飢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
計窮而走眾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
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
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迫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
入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
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世民引
兵趣介休金剛尚有眾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世民

讀史兵略卷二十八 唐 二十一

遣總管李世勣與戰小卻為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
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
難堡涪州行軍總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
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尉遲敬德收
餘眾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
相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右一府統軍使將
其舊眾入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為言世民不聽
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收其餘眾欲復戰眾
莫肯從亦與百餘騎走突厥胡氏曰秦王之破劉武周宋金剛
與破薛仁果宗羅喉方略一也
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儉封府庫以待
世民武周所得州縣皆入於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
腰斬之嵐州總管劉六兒從金剛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斬之其

兄季真棄石州奔武周將高滿政滿政殺之武周之南寇也其
內史令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眾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
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路險隘懸軍深入無繼於後若
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為
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以
至於此久之武周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按呂州今霍州
北為介休西南之雀鼠谷張難堡在孝義東南永安在趙城東
北上谷今易州嵐州今嵐縣石州今永甯州馬邑今朔州及馬

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陝東道行臺屈突
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子何通曰臣
昔為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
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八 唐

二十三

二兒何足願乎上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壬午秦王世民至
新安王世充遣魏王宏烈鎮襄陽荆王行本鎮虎牢宋王泰鎮
懷州齊王世暉檢校南城楚王世偉守寶城太子元應守東城
漢王元恕守含嘉城魯王道徇守曜儀城世充自將戰兵楊公
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郭善才帥內軍二十八府步兵跋
野綱帥外軍二十八府步兵總三萬人以備唐羅士信將前軍
圍慈湖世充自將兵三萬救之己丑秦王將輕騎前視世充猝
與之遇眾寡不敵道路險阨為世充所圍世民左右馳射獲其
左建威將軍燕琪世充乃退世民還營塵埃覆面軍不復識欲
拒之世民免胄自言乃得入旦日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湖世充
拔慈湖之戍歸於洛陽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
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

其餉道懷州總管黃君漢自河陰攻迴洛城大軍屯於北邙連
營以逼之世充洧州長史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八
月甲辰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迴洛城克之獲其精
達奚善定斷河陽南橋而還降其堡聚二寸餘世充使太子元
應帥公卿等攻迴洛不克乃築月城於其西更兵成之世充陳
於青城宮秦王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自隋室傾
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諫來何也世
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皆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為此而
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
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按新安縣在洛陽西七十里襄陽今
府洛陽東都城南曰南城東曰東城東城外別有曜儀城北城
外有含嘉倉城西城外有寶城其都城西北隅則皇城也朝堂
在馬皇宮又在皇城之北慈湖在宜陽縣西北龍門即伊闕也在
洛陽東南河內即懷慶府洛口在鞏縣今有洛口驛河陰在孟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八 唐

二十四

津縣迴洛城在其東北邙山在洛陽北洧州
今鄆陵縣繁水今南樂縣青城在都城西北
九月癸酉王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自是
襄陽聲問與世充絕史萬寶進軍甘泉宮丁丑秦王世民遣右
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轅轅拔之王世充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
君廓偽遁設伏大破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先是世充將郭
士衡許羅漢掠唐境君廓以策擊卻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
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眾未之有也世充尉州刺史時德威帥
所部犯夏陳隨許穎尉七州來降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縣官
並依世充所署無所變易改尉州為南汴州於是河南郡縣相
繼來降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
中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
怨望雷之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

壽相之後耶遂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梨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卻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反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略斬首千餘級獲排稍兵六千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敬德善避稍每單騎入敵陳中敵眾稍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奪敵稍返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稍自負聞敬德之能請各去刃相與校勝負敬德曰敬德謹當去之王勿去也既而元吉刺之終不能中秦王世民間敬德曰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唐

三十五

奪稍與避稍孰難敬德曰奪稍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稍元吉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須臾三奪其稍元吉雖面相歎異内甚恥之冬十月甲辰行軍總管羅士信襲世充硤石堡拔之士信又圍千金堡堡中人罵之士信夜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下使兒啼呼詐云從東都來歸羅總管既而相謂曰此千金堡也吾屬誤矣即去堡中以爲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道伺其門開突入屠之按顯州今泌陽縣甘泉家宮是也魏州今魏縣康縣陳今陳州府隋胡作消是也今鄆州把今杞縣夏今太

建毫髮之功乃構滔天之禍今來送死是汝之分遂斬之遣人齋其首至黎陽祭密墓以濮州來降按濮州今濮縣

寶建德之圍幽州也李藝告急於高開道開道帥二千騎救之建德兵引去開道因藝遣使來降以開道爲蔚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北平郡王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醫曰鏃深不可出開道怒斬之別召一醫曰出之恐痛又斬之更召一醫醫曰可出乃鑿骨置楔其開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妓進膳不駭寶建德帥眾二十萬復攻幽州建德兵已攀堞薛萬均萬徹帥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掩擊之建德兵潰走斬首千餘級藝兵乘勝薄其營建德陳於營中填堊而出奮擊大破之建德逐北至其城下攻之不克而還按蔚州今大李密之敗也楊慶歸洛陽復姓楊氏及王世充稱帝慶復姓郭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唐

三十六

氏世充以爲管州總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陽慶潛遣人請降世民遣總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慶欲與其妻偕來妻曰主上使妾侍巾櫛者欲結君之心也今君既幸付託徇利求全妾將如君何若至長安則君家一婢耳君何用爲願送至洛陽君之惠也慶不許慶出妻謂侍者曰若唐遂勝鄭則吾家必滅鄭若勝唐則吾夫必死人生至此何用生爲遂自殺庚戌慶來降復姓楊氏拜上柱國郇國公時世充太子元應鎮虎牢軍於滎汴之間聞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勣擊卻之使郭孝恪爲書說滎州刺史魏陸舉州來降陽城令王雄帥諸堡來降秦王世民使世勣引兵應之以雄爲嵩州刺史嵩南之路始通魏陸使張志許爲元應書停其東道之兵令其將張慈寶且還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漢使圖慈寶要漢斬慈寶以降元應聞諸

州皆叛大懼奔還洛陽王宏烈據襄陽上令金州總管府司馬李大亮安撫樊鄧以圍之十一月庚申大亮攻樊城鎮拔之斬其將國大安下其城柵十四按樊州在襄陽縣陽城今登封縣與安府滎陽縣屬西安府樊樊城也在襄陽府城北鄧鄧州

初王世充侵建德黎陽建德襲破殷州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建德中書侍郎劉彬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疆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并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又遣其禮部侍郎李大師等詣唐請罷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八 唐

二十七

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答十二月辛卯世充許亳等十一州皆請降辛丑世充隨州總管徐毅舉州降殷州今獲嘉縣許州洧州上已云來降此復云請降者時德威帥之降至是二州實真降也
是歲李子通度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遣其僕射蔣元超拒之戰於慶亭元超敗死法興棄毗陵奔吳郡於是丹陽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子通以法興府掾李百藥為內史侍郎國子祭酒杜伏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祏將卒數千攻子通以將軍闞稜王雄誕為之副公祏度江攻丹陽克之進屯溧水子通帥眾數萬拒之公祏簡精甲千人執長刀為前鋒又使千人踵其後日有退者即斬之自帥餘眾復居其後子通為方陳而前公祏前鋒千人殊死戰公祏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走公祏逐之反為所敗還閉壁不出王雄誕曰子通無壁壘又狃於初勝

乘其無備擊之可破也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夜出擊之因風縱火子通大敗降其卒數千人子通食盡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道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塗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湖死子通軍勢復振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按京口今鎮江府慶亭在丹陽縣東南丹陽西之地胡註以為廬和等州是也太湖在吳縣西南五十里餘府南國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八 唐

二十八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武德四年 春正月王世充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杜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皂衣元甲分爲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世民親被元甲師之爲前鋒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行臺僕射屈突通贊皇公竇軌引兵按行營屯狝與世充遇戰不利世民帥元甲救之世充大敗獲其騎將葛彥璋俘斬六千餘人世充遁歸二月世充太子元應將兵數千人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將軍李君羨邀擊大破之元應僅以身免世民使宇文子及奏

讀史兵略卷二十九

請進圍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陽止於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世充帥眾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壘臨穀水以拒唐兵諸將皆懼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邙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眾而出微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戒通曰兵交則縱烟烟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眾皆披靡殺傷甚眾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將軍即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馬以按世民行恭於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陳而出得入大

軍世充亦帥眾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斬七千人遂圍之驃騎將軍段志元與世充兵力戰深入馬倒爲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元躍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元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初驃騎將軍王懷文爲唐軍斥候爲世充所獲世充欲慰悅之引置左右壬寅世充出右門臨洛水爲陳懷文忽引槊刺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爲懷文走趣唐軍至寫口追獲殺之先是御史大夫鄭頰不樂仕世充多稱疾不預事胡氏曰鄭頰李密之臣爲世充所獲疾其多詐故不樂仕焉至是謂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陛下眞是也臣實多幸得生佛世願棄官削髮爲沙門服勤精進以資陛下之神武固請不許退謂其妻曰吾束髮從官志慕名節不幸遭遇亂世流離至此

讀史兵略卷二十九

側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智力淺薄無以自全人生會有死早晚何殊姑從吾所好死亦無憾遂削髮被僧服世充聞之大怒曰爾以我爲必敗欲苟免耶不誅之何以制眾遂斬頰於市頰言笑自若觀者壯之按梁州今歸德府方諸門東都城西北右門註云右掖門則在都城內也寫口在城西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幅鐵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飢餓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宏基等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日洛陽未被師必不還敵言班師者斬眾乃不敢復言上聞之亦密赦世民使還世民

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軍事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曰參謀之官蓋德彝言於上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羈屬號令所行始於此淮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遣世充書諭以禍福世充不報戊午世充鄭州司兵沈悅遣使詣左武侯大將軍李世勣請降左衛將軍王君廓夜引兵襲虎牢悅為內應遂拔之獲荆王行本及長史戴胄按時鄭州治虎牢今汜水縣也李世勣屯管城在其東三月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之食絹一匹直粟三升布十匹直鹽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枕倚於道皇泰主之遷民入宮城也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為公卿隸不充尚書郎以下親自負戴往往餒死竄建德使

讀史兵略

卷二十九

唐

三

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眾西救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門納之已卯軍於酸棗遂陷管州殺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翟水陸並進汎舟運糧沂河西上世充之弟徐州行臺世辯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皋之東原築宮板渚遣使與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閒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為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眾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假兵無

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收道衡之子也胡氏曰薛道衡為隋煬帝所殺隋之蓋有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惡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致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情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日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并力其勢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

讀史兵略

卷二十九

唐

四

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畱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分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眾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為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為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遂巡稍卻以誘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

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爲我有爲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胡氏曰武德二年實建德盡取趙魏虜淮安王歸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眾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夏四月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大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眾形勢益彊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爲

讀史兵略

卷二十九

五

今之策無以易此胡氏曰凌敬之策善矣當是時洛城危急秦未得至蒲州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洛城已破矣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眾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滎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謀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收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

之夕還武牢已未建德果悉眾而至胡氏曰此所謂善戰者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鵠山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邱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據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飢勢將自退胡氏曰所謂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樂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迺出陳前以誇眾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馳歸眾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

讀史兵略

卷二十九

六

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遠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胡氏曰所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土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卻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實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元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已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奈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願見之大潰

改爲正定縣黃梅縣今屬黃州府蕪春今蕪州安陸
今德安府沔陽今沔陽州相今彰德府魏今大名府

秋七月上徵寶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等頗等相
謂曰吾屬皆爲夏王所厚今不爲之報仇將無以見天下之士
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爲主吉因相與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
雅以其謀告之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於耕桑不願復起兵
眾怒且恐泄其謀遂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時屏居漳南諸將
往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欣然從之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
共飲食定計聚眾得百人襲漳南縣據之八月丁酉黑闥陷郟
縣魏州刺史權威貝州刺史戴元祥與戰皆敗死黑闥悉取其
餘眾及器械建德舊黨稍稍出歸之眾至二千人爲壇於漳南
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詔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
軍秦武通定州總管藍田李元通擊之又詔幽州總管李藝引

讀史兵略 卷二十九 唐 九

兵會擊黑闥初洛陽既平徐圓朗請降拜兗州總管封魯郡公
黑闥作亂陰與圓朗通謀上使葛公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
城圓朗執彥師舉兵反黑闥以圓朗爲大行臺元帥圓朗厚禮
彥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舉虞城降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爲
賊所擒爲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待老母勿以吾爲念圓朗初
色動而彥師自若圓朗乃笑曰盛將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
如舊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行至宋州屬圓朗反副使柳濬勸
瓌退保汴州瓌笑曰柳公何怯也圓朗又攻陷楚邱引兵將圍
虞城瓌遣部將崔樞張公謹自鄆陵帥諸豪右質子百餘人守
虞城濬曰樞與公謹皆王世充將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恐必爲
變瓌不應樞至虞城分質子使與土人合隊共守城賊稍近質
子有叛者樞斬其隊帥於是諸隊帥皆懼各殺其質子樞不禁

舉其首於門外遣使白瓌瓌怒曰吾所以使與質子俱者欲
招其父兄耳何罪而殺之退謂濬曰吾固知崔樞能辦此也縣
人既殺質子與城深仇吾何患乎賊攻虞城果不克而去按濬
恩縣縣今平原西五十里魏州今大名府貝州今清河縣
兗州今兗州府任城今濟甯州虞城屬歸德府宋州即歸德也
汴州今開封府在曹州府曹縣屬開封府

九月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爲荆湘道行軍總管李靖攝
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廬江王瑗爲荆鄂
道行軍元帥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黃州總管周法明出
夏口道以擊蕭銑是月孝恭發夔州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
落進軍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倏
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巴蜀兵
兵也荆今荆州府今長沙府鄂州今
安陸府辰州今辰州府夏口今漢口鎮

讀史兵略 卷二十九 唐 十

淮安王神通將關內兵至冀州與李藝兵合又發邢洛相魏恆
趙等兵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饒陽城南布陳十餘里黑
闥眾少依堤單行而陳以當之會風雪神通乘風擊之既而風
返神通大敗士馬軍資喪亡三分之二藝居西偏擊高雅賢破
之逐奔數里圍大軍不利退保葉城黑闥就擊之藝亦敗薛萬
均萬徹皆爲所虜截髮驅之萬均兄弟亡歸藝引兵歸幽州黑
闥兵勢大振府魏今大名府恆今正定府趙今趙州饒陽屬
州深

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
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爲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
令增邑二萬戶仍開天策府置官屬以齊王元吉爲司空世民
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

杜如晦記室房元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元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易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甯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值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開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初如晦為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長史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元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即奏為府屬與元齡常從世民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元齡獨收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唐

十一

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略者元齡必與之深相結使為世民盡死力世民每令元齡入奏事上歎曰元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李元道嘗事李密為記室密敗官屬為王世充所虜懼死皆達曙不寐獨元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可免眾服其識量
蕭銑鄂州刺史雷長穎以魯山來降趙郡王孝恭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宏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追奔至百里洲士宏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士宏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

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眾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軍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被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刺史邱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唐

十二

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乃謂羣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銑以太牢告於太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總纓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跋踵延頸以望真主是以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

皆望風歛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詔以孝恭爲荆州總管李靖爲上柱國賜爵永康縣公仍使之安撫嶺南得承制拜授按鄂州今武昌府魯山在其西北岸荆門嶺在荆水至此分流出洲在枝江縣東江

十一月杜伏威使其將王雄誕擊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將陳當將千餘人乘高據險以逼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布滿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杭州雄誕追擊之又敗之於城下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子通并其左僕射樂伯通送長安上釋之先是汪華據歙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還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十三

數千犯其陳戰纔合陽不勝走還營華進攻之不能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南至嶺東距海雄誕以功除歙州總管賜爵宜春郡公胡氏曰自廣德州東南過獨松嶺即湖州點點崑山縣屬蘇州府

劉黑闥陷定州執總管李元通黑闥愛其才欲以爲大將元通不可故更有以酒肉饋之者元通曰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來相慰當爲諸君一醉酒酣謂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元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即引刀自刺潰腹而死上聞

爲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爲大將十二月乙卯黑闥陷冀州殺刺史趙稜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故實建德將卒爭殺唐官吏以應黑闥庚申遣右屯衛大將軍義安王孝常將兵討黑闥黑闥將兵數萬進逼宗城黎州總管李世勣先屯宗城棄城走保洺州甲子黑闥追擊世勣等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身免丙寅洺州土豪翻城應黑闥黑闥於城東南告天及祭竇建德而後入後旬日引兵攻拔相州執刺史房晃右武衛將軍張士貴潰圍走黑闥南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侯斤宗那帥胡騎從之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按宗城在今威縣黎今滄縣衛今衛輝府

五年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定都洺州以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爲兵部尙書高雅賢爲右領軍徵王琮爲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十四

中書令劉斌爲中書侍郎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秦王世民軍至獲嘉黑闥棄相州退保洺州丙申世民復取相州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之上以逼之幽州總管李藝將所部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黑闥黑闥聞之留兵萬人使范願守洺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河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願驚懼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其弟十善與行臺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藝於鼓城壬子戰於徐河十善君立大敗所失亡八千人洺水人李去惑據城來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守二月黑闥引兵還攻洺水癸亥行至列人秦王世民使秦叔寶邀擊破之己巳復取邢州辛未井州人馮伯讓以城來降黑闥攻洺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廣五十餘步黑闥於

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救之黑闥拒之不得進世民恐君廓不能守召諸將謀之李世勣曰若甬道達城下城必不守行軍總管郊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帥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殺之時年二十三月世民與李藝營於洛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別遣奇兵絕其糧道黑闥以高稚賢為左僕射軍中高會世勣引兵逼其營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馬左右繼至扶歸未至營而卒甲午諸將復往逼其營潘毛為王小胡所擒黑闥運糧於冀貝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車秦王世民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十五

與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世勣營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為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世民與略陽公道宗乘之得出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騎二萬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其騎兵破之乘勝蹂其步兵黑闥帥眾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王小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去遂與黑闥先遁餘眾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洛水大至深丈餘黑闥眾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騎奔突厥山東悉平胡氏曰秦隨前後接戰黑闥之眾皆死確闥特秦王大展方略黑闥智力俱困而敗走耳秦王之平羣盜黑闥最為堅敵按復嘉屬輝府肥鄉屬虞平府洛水在虞平府西北沙河縣屬順德府城今晉州徐河在清苑縣洛水今曲周縣列人今肥鄉并州今井陘縣今冀州貝今清河縣今滄州瀛今河間府

夏四月徐圓朗聞劉黑闥敗大懼不知所出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有劉世微者其才不世出名高東夏且有非常之相真帝王之器將軍若自立恐終無成若迎世微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然之使復禮迎世微於浚儀或說圓朗曰將軍為人所惑欲迎劉世微而奉之世微若得志將軍豈有全地乎僕不敢遠引前古將軍獨不見翟讓之於李密乎圓朗復以為然世微至已有眾數千人頓於城外以待圓朗出迎圓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微知事變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謁圓朗悉奪其兵以為司馬使徇譙杞二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圓朗遂殺之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會上召之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庚申世民至長安上迎之於長樂世民具陳取圓朗形勢上復遣之詣黎陽會大軍趨濟陰丙子行臺民部尚書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十六

史萬寶攻圓朗陳州拔之秋七月世民擊圓朗下十餘城聲震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世民以淮濟之間略定使淮安王神通行軍總管任瓌李世勣攻圓朗乙酉班師長樂坡在長安城東陳州府濟陰今曹州府曹縣八月乙卯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武衛將軍段德操雲州總管李子和將兵拒之丙辰頡利十五萬騎入雁門已未寇并州別遣兵寇原州庚子命太子出幽州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禦之李子和趨雲中掩擊可汗段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辛酉上謂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璿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眾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上從之己巳并州大總

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蕭頭破突厥斬首五千餘級上遣鄭元璠詣頡利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開填溢山谷元璠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辨詰頡利頗慙元璠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按雲州今大固原州幽州注云當作幽州今邢州秦州注云當作秦州今榮河縣雲中今歸化城夏州今榆林府冬十月己酉詔齊王元吉討劉黑闥於山東乙丑行軍總管淮陽王道元與黑闥戰於下博軍敗為黑闥所殺時道元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元帥輕騎先出犯陳使萬寶將大軍繼之萬寶擁兵不進謂所親曰我奉手救云淮陽小兒軍事皆

讀史兵略

卷二十九

十七

委老夫今王輕脫妄進若與之俱必同敗沒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我堅陳以待之破之必矣由是道元獨進敗沒萬寶勒兵將戰士卒皆無鬪志軍遂大潰萬寶逃歸道元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元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効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胡氏曰史言秦王有天命淮陽王道元之敗也山東震駭洺州總管盧江王瑗棄城西走州縣皆叛附於黑闥旬日開黑闥盡復故地乙亥進據洺州十一月庚辰滄州刺史程大買為黑闥所迫棄城走齊王元吉畏黑闥兵彊不敢進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

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陝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處分得以便宜從事黑闥擁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田畱安勒兵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復還攻之十二月甲子畱安擊黑闥破之獲其莘州刺史孟柱降將卒六千人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離畱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無問親疏皆聽直入臥內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俱為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必不可負有苑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畱安知之不發其事引置左右委以

讀史兵略

卷二十九

十八

管鑰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其用黑闥攻魏州未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故齊王之來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眾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黑闥恐城中兵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館陶承濟橋未成不得度壬申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胡背水而陳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眾遂大潰捨仗來降大軍度橋追黑闥度者纔千餘騎橋壞由是黑闥得與數百騎亡去下博今深州元城今大名府莘州今莘縣昌樂今南樂縣館陶屬東昌府承濟渠在西北六年正月己卯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宏基追黑闥黑闥為官軍所迫奔走不

得休息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餒甚德威出迎延黑闥入城黑
闥不可德威涕泣固請黑闥乃從之至城旁市中憩止德威饋
之食食未畢德威執之送詣太子并其弟十善斬於涪州黑闥
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釁菜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二月丙寅徐
圓朗窮蹙與數騎乘城走為野人所殺其地悉平饒州即
秋八月壬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初杜伏威與公祏相
友善公祏年長伏威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
威浸忌之乃署其養子闕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潛奪
其兵權公祏知之怏怏不平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為學道辟穀
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陽令雄誕典兵為之副陰謂
雄誕曰吾至長安苟不失職勿令公祏為變伏威既行遊仙說
公祏謀反而雄誕握兵公祏不得發乃詐稱得伏威書疑雄誕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唐

十九

有貳心雄誕聞之不悅稱疾不視事公祏因奪其兵使其黨西
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始寤而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吳王又在
京師大唐兵威所向無敵奈何無故自求族滅乎雄誕有死而
已不敢聞命今從公為逆不過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愛
斯須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公祏知不可屈益殺之雄誕善撫
士卒得其死力又約束嚴整每破城邑秋毫無犯死之日江南
軍中及民間皆為之流涕公祏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
令其起兵大修鎧仗運糧儲稱帝於丹陽與張善安連兵以
善安為西南道大行臺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
以舟師趣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桂之眾趣宣州懷
州總管黃君漢出譙毫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以討輔公祏
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

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眾皆悅服江州
江府宣州今甯國府涇州
即今亳州淮泗今清河縣
突厥敗為邊患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
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不許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使與
裴寂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
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州大總管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
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
黃州總管周法明將兵擊輔公祏張善安據夏口拒之法明屯
荊口鎮壬午法明登戰艦飲酒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乘魚牒而
至見者不以為虞遂殺法明而去甲申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
輔公祏將陳當世於猷州之黃沙大破之十二月癸卯安撫使
李大亮擊善安於洪州與善安隔水而陳遙相與語大亮諭以

讀史兵略 卷十九

唐

二十

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正為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大
亮曰張總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度水入其陣與善
安執手共語示無猜聞善安大悅遂許之降既而善安將數十
騎詣大亮營大亮止其騎於門外引善安入與語久之善安辭
去大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善安營中聞之大怒悉眾而來
將攻大亮大亮使人諭之曰吾不置總管總管赤心歸國謂我
曰若還營恐將士或有異同為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輩何
怒於我其黨復大罵曰張總管賣我以自媚於人遂皆潰大亮
追擊多所虜獲送善安於長安善安自稱不與輔公祏交通上
赦其罪善遇之及公祏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荆口鎮在荆
潭縣之黃沙鎮涇縣即
猷州也洪州今南昌府
七年 春二月高開道將張金樹殺開道來降開道見天下皆

定欲降自以數反覆不敢且恃突厥之眾遂無降意其將卒皆
山東人思鄉里咸有離心開道選勇敢士數百謂之假子常直
閭內使金樹領之故劉黑闥將張君立亡在開道所與金樹密
謀取開道金樹遣其黨數人入閭內與假子遊戲向夕潛斷其
弓弦藏刀槊於牀下合喉抱之趨出金樹帥其黨大譟攻開道
閭假子將禦之弓弦皆絕刀槊已失爭出降君立亦舉火於外
與相應內外惶擾開道知不免乃擐甲持兵坐堂上與妻妾奏
樂酣飲眾憚其勇不敢逼天且明開道益妻妾及諸子乃自殺
金樹陳兵悉收假子斬之并殺君立死者五百餘人遣使來降
三月趙郡王孝恭破輔公祏於蕪湖拔梁山等三鎮安撫使任
瓌拔揚子城廣陵城主龍龕降戊戌孝恭克丹陽先是輔公祏
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二十一

將步騎三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卻月城
延袤十餘里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
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
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運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
堅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等擁彊兵據水陸之
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潰慧亮等
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福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
所自將亦不為少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福保據石頭豈易
取哉進攻丹陽旬日不下慧亮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
胡氏曰李靖此議與長孫無忌安市之議略同然李靖決勝而太宗
無功及安市師靖答其不能用道宗之策此則兵之所以難
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福立計使之
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

之使羸兵先攻賊營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
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胡氏曰此左傳楚五
將之故闕稜免胄謂賊眾曰汝曹不識我耶何敢來與我戰賊
多稜故部曲皆無鬪志或有拜者由是遂敗孝恭靖乘勝逐北
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戌皆潰慧亮正通等遁歸殺傷及溺
死者萬餘人李靖兵先至丹陽公福大懼擁兵數萬棄城東走
欲就左遊仙於會稽李世勣追之公福至句容從兵能屬者纔
五百人夜宿常州其將吳驤等謀執之公福覺之棄妻子獨將
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為野人所攻西門君儀戰死遂執
公福送丹陽梟首分捕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己亥以孝恭為
東南道行臺右僕射李靖為兵部尚書上深美靖功曰靖蕭輔
之膏肓也胡氏曰謂蕭輔公福皆為靖所殺也按蕪湖縣屬
太平府梁山即博望山所關東梁山也揚子城在揚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二十二

州府南廣陵即揚州也青林山即當塗縣之青山舒州今安徽
府句容屬江甯府武康屬湖州府公福蓋據石頭城為治也
七月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南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遣楊師道
趙大木根山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癸未突
厥寇陰盤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或說上曰突厥
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
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為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
樊鄆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
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
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
何以胡寇擾邊遠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彼
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况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
請繫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効遷都未晚上市曰善建成曰

昔樊噲欲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曰
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滅北
非虛言也上乃止大木根山在河套內陰盤
初隋末京兆韋仁壽為蜀郡司法書佐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為
仁壽禮佛然後死唐興裴宏達帥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
類皆貪縱遠民患之有叛者仁壽時為樹州都督長史上聞其
名命檢校南甯州都督寄治越州使之歲一至其地慰撫之仁
壽性寬厚有識度既受命將兵至南人至西洱河恩威數千里
蠻夷豪帥皆望風歸附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
為刺史縣令法令清肅蠻夷悅服將還豪帥皆曰天子遣公都
督南甯何為遽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為辭蠻夷帥相帥為仁壽
築城立解舍旬日而就仁壽乃曰吾受詔但令巡撫不敢擅西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三十三

蠻夷號泣送之因各遣子弟入貢壬戌仁壽還朝上大悅命仁
壽徙鎮南甯以兵戍之雋州起雋即今南甯府西洱河在大理
者皆由
八月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師戒嚴虜寇綏州刺
史劉大俱擊卻之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人寇連營南上
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器
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為憂世民與虜遇於鹵州勒兵將戰
已卯可汗將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將士震怒世民謂
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
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
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觀之胡氏曰世民獨出外以威
示突厥內以服元吉之心
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

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獨出與我鬪若以眾來我直以此
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胡氏曰頡利素服秦王神
大兵四合以擊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
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胡氏曰秦王
之心突利恐因此為頡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
利所疑故亦不敢應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
我無他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卻是後霖雨益甚
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
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架犀利以逸制勞此而
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
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
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突利因自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三十四

託於世民請結為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忻州今
州今太原府綏州今綏德州
州今邠州五隴阪在其南
九年 秋八月己卯突厥進寇高陵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
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曷斬
首千餘級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
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與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
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
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夷狄亦有人心何
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
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因思
力於門下省上自出元武門與高士廉房元齡等六騎徑詣渭
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

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
容甚盛有懼色上應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畱與頡利語蕭瑀以
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
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
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
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示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
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
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
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還瑀
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
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眾雖多而不整君
臣之志唯唯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

讀史兵略

卷二十九

唐

二十五

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眾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
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
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
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
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
意驕惰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伺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
與之此之謂矣瑀再拜曰非所及也按高陵在西安府東北七
十里便橋渭水橋幽州註言當作幽州是
也上謂太宗時已受禪於東宮顯德殿也
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
丁未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
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
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

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
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羣
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張弓挾
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
所以重社稷也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
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豈由
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
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處當其
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
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讀史兵略

卷二十九

唐

二十六

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專
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
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
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元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
固宜居叔父之先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
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元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
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
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
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
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
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
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

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

讀史兵略

卷二十九

二十七

讀史兵略卷三十

通鑑

益陽胡林翼纂

太宗貞觀元年 春正月宴羣臣奏秦王破陣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閒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哉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上令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斜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矚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備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疏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會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餒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興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

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前
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蘭暮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
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
動眾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
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
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
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遣員外散騎
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
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
絹五百匹

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安喜
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脫去桎械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

讀史兵略

卷三十

二

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還報敕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
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
肯甘心深為足下憂之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為本豈可自
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申邪萬一閻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
匹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慚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
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二年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霫等數
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眾責之及薛延陀回紇
等敗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奔還頡利怒
拘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突利
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歸者突厥之強控弦百萬憑陵中
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窮困肯如是乎朕聞之

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
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頡利
發兵攻突利突利遣使來求救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為兄
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
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
侮亡古之道也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頡利遣使請以梁師
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
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與兵致
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為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
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
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闢司馬劉蘭成圍之闖
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閒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

讀史兵略

卷三十

三

屬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由是上下益相疑闖
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
擊之又遣閔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蘭
成偃旗卧鼓不出師都背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
都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
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以其地
為夏州夏州今榆林府
三年 荏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六月壬
午以早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
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
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
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為知人賜

絹三百匹

秋八月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尙公主修壻禮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爲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暱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早糶糧乏絕四也頡利疏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眾甚多比聞所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兵部尙書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兵部尙書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四

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爲暢武道行軍總管眾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通漢道註作通漢是也通漢武取任名爾非地也四年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眾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乙亥至京師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二月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先是頡利既敗竄於鐵山餘眾尙

數萬遺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靖將兵迎頡利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

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眾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眾遂潰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殺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世勣軍於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五

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眾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馬邑今朔州北定襄城今白道在其北陰山在其東北鐵山又在其北皆在漠南初始畢可汗以啟民母弟蘇尼失爲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置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攜貳突利之來奔也頡利立之爲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依之將奔吐谷渾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於荒谷蘇尼失懼馳追獲之三月庚辰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眾奄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眾來降漠南之地遂空頡利至長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強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

稽掠我子女四也我有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尙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爲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皆實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六

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衝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爲夷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邱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長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以爲徙於兗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讐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本性今降者畧近十萬數

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氐秦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眾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眾五月辛未以突利爲順州都督使帥部落之官上戒之曰爾祖啟民挺身奔隋隋立以爲大可汗奄有北荒爾父始畢反爲隋患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者懲敗民前事故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七

也今命爾爲都督爾宜善守中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順祐化長四州皆在河套內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木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爲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既滅舉其屬七城來降因以其地置西伊州思結部落飢貧朔州刺史張

儉招集之儉因勸其營田歲大稔儉恐虜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羅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十二月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勞費已甚今借使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倘以資客過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遂令止之按伊吾今哈密

九年 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吐谷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積諸將以為馬無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彘者段志元軍還纜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眾為之用故也今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斥候亦絕君臣攜離父子相失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為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任城王道宗由南道靖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水源君集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經破邏真谷其地無水人齒冰馬噉雪五月追及伏允於烏海與戰大破之獲其名王薛萬均薛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赤水之戰萬均萬徹輕騎先進為吐谷渾所圍兄弟皆中槍失馬步圍從騎死者什六七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披靡萬均萬徹由是得免李大亮敗吐谷渾於蜀渾山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敗吐谷渾於居茹川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且末窮其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將奔于闐何力欲追襲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八

之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有城郭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豈得復傾其巢穴耶自選驍騎千餘直趨突倫川萬均乃引兵從之積中乏水將士刺馬血飲之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殺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脫身走俘其妻子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柏海還與靖軍合大甯王順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為侍子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他子為太子及歸意常怏怏會靖破其國國人窮怨天柱王順因眾心斬天柱王舉國請降伏允帥千騎逃積中十餘日眾散稍盡為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為可汗李靖奏平吐谷渾吐谷渾青海其伏侯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庫山在其東北和碩特居今青海界曼頭山在和碩特南右翼後旗赤水源在輝特南赤海在和碩特南右翼末旗之北此在大河以北破邏真谷在撒拉二土司西烏海在貴德廳南今日烏蘭河在大河以南

李靖之擊吐谷渾也厚賂党項使為鄉導党項酋長拓跋赤辭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九

來謂諸將曰隋人無信喜暴掠我今諸軍苟無異心我請供其資糧如或不然我將據險以塞諸軍之道諸將與之盟而遣之赤水道行軍總管李道彥行至潤水見赤辭無備襲之獲牛羊數千頭於是羣羌怨怒屯野狐峽道彥不得進赤辭擊之道彥大敗死者數萬退保松州左驍衛將軍樊興逗遛失軍期士卒死亡多道彥與皆坐滅死徙邊上遣使勞諸將於大斗拔谷薛萬均排毀契苾何力自稱己功何力不勝忿拔刀起欲殺萬均諸將救止之上聞之以讓何力何力具言其狀上怒欲解萬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羣胡無知以陛下為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說必多且使胡人謂諸將皆如萬均將有輕漢之心上善之而止岷州都督鹽澤行軍總管高俄生後軍期李靖拔之俄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八

月庚辰甌生滅死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宜寬其罪上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為此不敢赦耳靖自是閤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見也胡氏曰以李靖事太宗然猶如此豈非功名之際難居在臨洮衛土司西北野狐峽即大夏河之峽循化縣南境也州即松潘縣也此大河以南路此道不得進故改從庫山也十一年 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竊使高祖之後卽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脩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十一

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已失之後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儲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按史言選吏人爲撥亂之本

十三年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阻河南不便秋七月庚戌詔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爲乙彌泥孰侯利葛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言頡利既敗其部落咸來歸化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牧今戶口蕃滋秋中將遣突厥度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鎮撫部落其踰分故相鈔掠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上御齊政殿餞之又遣趙郡王孝恭等齎册書就其種落築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十一

垣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十四年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今來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三萬以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爲發疾卒子智盛立軍至柳谷謂者言文泰刻日將葬國人咸集於彼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將辛獫兒爲前鋒夜趨其都

城高昌逆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於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襲位未幾惟尙書憐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命填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人皆室處又爲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飛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約有急相助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智盛窮蹙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上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卽位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遠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糧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十一

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上不從高昌今土魯番也柳谷在其北田城在西北可汗浮圖城

卽今齊木薩也十五年 薛延陁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迴紇靺鞨等兵合二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上命張儉李世勣李亮張士貴出雲中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陁負其疆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陁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勅思摩燒雜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頃偵者來云其馬齧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爲犄角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十

二月甲辰世勣敗薛延陁於諾真水初薛延陁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爲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授以馬追奔於是大度設將三萬騎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罵之會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眾自赤柯灤北走世勣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真水勒兵還戰陳亘十里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兵薛延陁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馬執長稍直前衝之薛延陁眾潰副總管薛萬徹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陁失馬不知所爲唐兵縱擊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萬徹追之不及其眾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世勣還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十三

軍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臺者叛走州兵追之會世勣軍還夾擊悉誅之丙子薛延陁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爲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強踰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思摩西突厥也薛延陁在漠北白道川在漠南今歸善擇其宜化城北善陽嶺在其南長城今張家口朔州今朔州雲中卽歸化城諾真水今茂明安塔爾河赤柯灤今四子部落旂西錫拉木倫河青山在歸化城界五臺縣屬代州十六年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爲聖王爲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遺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

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士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焉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室藩輔內安外甯不亦善乎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十八年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眾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十四

以左衛將軍薛萬徹守右衛大將軍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焉者貳於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吸爲其弟娶焉者王女由是朝貢多闕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之詔以孝恪爲西州道行軍總管帥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擊之會焉者王弟頡鼻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頡鼻弟粟婆準爲鄉導焉者城四面皆水恃險而不設備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命將士浮水而度比曉登城執其王突騎支獲首虜七千級粟婆準攝國事而還孝恪去三日屈利吸引兵救焉者不及執粟婆準以勁騎五千追孝恪至銀山孝恪還擊破之追奔數十里上謂侍臣曰孝恪近奏稱八月十一日往擊焉者二十日應至必以二十二日破

之朕計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畢驛騎至焉者今哈喇沙北開都河東哈布齊塔河南哈什塔河西故云四面距水安西治西州今上魯番廣安城銀山天山支阜鴻臚奏高麗莫離支貢白金褚遂良曰莫離支弒其君九夷所不容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郅鼎之類也臣謂不可受上從之上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弒逆汝曹不能復讐今更爲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前宜州刺史鄭元璫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胡氏曰帝所謂恃國家之大甲兵也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爲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十五

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爲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以刑部尚書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淮嶺峽兵四萬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衛率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趨遼東兩軍合勢並進諸軍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姜行本少府少監卽行淹先督眾工造梯衝於安羅山時遠近勇士應募及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上皆親加損益取其便易又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所過營頓無爲勞費今略言必勝之道有五一日以大擊小二日以順討逆三日以治乘亂四日以逸待勞五日以悅當怨

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為疑懼胡氏曰太宗以高麗為必可克也十一月辛丑武陽公李大亮卒於長安遺表請罷高麗之

師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新羅百濟在契丹在西北

十九年二月庚戌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以特進蕭瑀為洛陽宮留守乙卯詔朕發定州後宜令皇太子監國開府儀同三司

致仕尉遲敬德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元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足以勤萬乘願遣偏師

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

乘之才不足是月李世勣軍至幽州三月丁丑車駕至定州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十六

欲為中國報子弟之讐高麗雪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唯噉

肉飯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上曰今臣汝鎮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為國之要

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為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李世勣軍發

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趨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水至元菟高麗大駭城邑皆

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營

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為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

文本文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上見而愛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

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少上聞嚴鼓聲曰文本殞沒所不忍聞命撤之壬子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丁巳車駕至

北平癸亥李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程

名振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印孝忠等曜兵於鴨綠水世勣進至遼東城下

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畱行壬申度澤東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

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為眾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眾有輕我心遠來疲頓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十七

擊之必敗且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胡氏曰不以賊遺世勣以為然果殺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勣

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所向皆靡眾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又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陳亂

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丁丑車駕度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勞賜

江夏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君又胡氏曰有功必賞退矣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尤

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鼓譟震天地甲

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焚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

餘人男女四萬口以其城爲遼州乙未軍進白巖城丙申右衛
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爲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烏
骨城遣兵萬餘爲白巖聲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
何力挺身陷陳梁中其腰尙韋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
力於萬軍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
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暎而罷柳城在今建昌縣東
右翼旂通定鎮在今海城縣西北遼水西白旂堡南元堯在鐵
嶺縣東北平今永平府卑沙城今遼寧城今遼陽州遼
蓋平縣北也馬首山即首山在遼陽州西南白巖城在秀巖城
北烏骨城在大洋河

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
遺腹心請降臨城投刀鉞爲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
以唐幟與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以爲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十八

唐兵已登城皆從之上之克遼東也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海上
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李世勣見上將
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
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胡氏曰觀世
年爲盜之氣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
習未除耳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萬餘口上臨水設幄受其降仍賜
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巖者悉慰諭給糧仗
任其所之契苾何力猶重上自爲傳檄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
勃付何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爲其主言白刃刺臣乃忠勇
之士也與之初不相識非有怨讐遂捨之己亥以蓋牟城爲蓋
州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進兵攻之丁巳高麗北部

再薩延壽患真帥高麗鞞兵十五萬救安市上謂侍臣曰今
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
之粟縱鞞鞞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爲阻坐困
吾軍上策也胡氏曰若高延壽出於上策不知太宗
何以應之唯在江夏王道宗之計策耳拔城中之
眾與之背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必
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
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眾
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遲久分遣奇兵
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胡氏曰此
上策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猶恐其低徊不
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
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十九

而陳上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
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喜形
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身親行陣凡出奇制勝皆上稟
聖謀諸將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上笑曰諸公以
此見讓朕當爲諸公商度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
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鞞鞞合兵爲陳長四十
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
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眾可不戰而降上不應胡氏
上梅不用道遣使給延壽曰我以爾國疆臣弑其主故來問罪
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
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上夜召文武計事命
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爲奇兵自

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戊午延壽等獨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龍門人薛仁貴著奇服大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拜游擊將軍仁貴安都之六世孫名禮以字行延壽等將餘眾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無忌悉撤橋梁斷其歸路已未延壽惠真帥其眾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皆伏地不能對上簡鞠薩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皆縱之使還平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壤皆雙舉手以頽頓地歡呼聞數十里外收秣鞞三千三百人悉阮之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佗器械稱是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烟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胡氏曰史言太子宗有矜功之心更名所幸山曰駐驛山秋七月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詔標識戰死者尸俟軍還與之俱歸以高延壽為鴻臚卿高惠真為司農卿張亮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牀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為勇總管張金樹等鳴鼓勒兵擊高麗破之八月甲辰侯騎獲莫離支謀者高竹離反接詣軍門上召見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隄行不食數日矣命賜之食謂曰爾為謀宜速反命為我寄語莫離支欲知軍中消息可遣人徑詣吾所何必別行辛苦也

竹離徒跣上馬屬而遣之丙午徙營於安市城南上在遠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為壘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為寇鈔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胡氏曰史言帝威攝絕上之克白巖也謂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村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為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上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女皆阮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延壽惠真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願惜其家人自為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眾望旗沮潰國人膽破烏骨城樛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併力拔烏骨城度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眾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胡氏曰太宗之定天下多以奇取勝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雉聲謂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烟火日微今雞雉甚喧此必饑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絕城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

走江夏王道宗督眾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
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
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為之針築山晝夜不
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
傅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頽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
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壑而守之上怒斬伏愛
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
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勅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
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填道
諸軍度渤澥水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勅然火於道以待之
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使我有是行也命馳
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上謂薛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二十二

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
得遼東喜得卿也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眾困於小夷何也
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願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駐驛時乘虛取
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勿勿吾不憶也胡氏曰是役也不唯
策乘勝取烏骨之策亦不用也按安市今蓋平縣北耀州城
鞞今甯古塔建安城在蓋平縣東北黃城銀城皆在鴨綠江濱
蕭滿渤澥水皆在瀋陽縣東此時赴
遼東者猶循盧龍故道至營州也
二十二年 右衛率長史王元策擊那伏諦王阿羅那順大破
之初中天竺王尸羅逸多兵最彊四天竺皆臣之元策奉使至
天竺諸國皆遣使入貢會尸羅逸多卒國中大亂其臣阿羅那
順自立發胡兵攻元策元策帥從者三十人與戰力不敵悉為
所擒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物元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
書徵鄰國兵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泥婆國遣七千餘騎赴之

元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進至中天竺所居茶餽和羅
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
那順棄城走更收餘眾還與師仁戰又破之擒阿羅那順餘眾
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衛江師仁進擊之眾潰獲其妃及王子
虜男女萬二千人於是天竺響震城邑墜落降者五百八十餘
所俘阿羅那順以歸五天竺今東西南北中印度也吐蕃今西
江今國碼江佛
書之恒河也
司空梁公房元齡留守京師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
天下無事唯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
上表諫以為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
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
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二十三

使肝膽塗地獨不足愍乎胡氏曰明慎用人命也
胡氏曰明慎用人命也
胡氏曰明慎用人命也
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
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胡氏曰
分明見得高麗不必征當時在朝之臣諫東征
者未有能及此者也此是忠誠懇切中流出
願陛下許高麗
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眾自然華夷慶賴遠肅安臣且
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元齡子遺愛向上女高陽公
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
訣悲不自勝秋七月癸卯卒柳芳曰元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
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
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
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宜哉

阿史那社爾既破處月處密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茲北境分兵爲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棄城奔龜茲保其東境社爾遣兵追擊擒而斬之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爲焉耆王使修職貢龜茲大震守將多棄城走社爾進屯磧口去其都城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爲前鋒右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禍城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其相那利羯獵頭帥眾五萬拒戰鋒刃甫接威引兵偽遁龜茲悉眾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合龜茲懼將卻繼叔乘之龜茲大敗逐北八十里龜茲王布失畢既敗走保都城社爾進軍逼之布失畢輕騎西走社爾收其城使安西都護郭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蘇海政尙董奉御薛萬備帥精騎追布失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撥換城社爾進軍攻之四旬閏月丁丑拔之擒布失畢及羯獵頭那利脫身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二十四

走潛引西突厥之眾并其國兵萬餘人襲擊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或告之孝恪不以為意那利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人將入城那利之眾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共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敵將復出死於西門城中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超召募得二百人衛軍資財物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白城西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始定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北趨龜茲萬餘人趣都城繼叔逆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騎走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遣左衛郎將權祇甫詣諸城開示禍福皆相帥請降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召其父老宣國威靈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葉護爲王龜茲人大喜西域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駝馬軍糧社爾勒石紀

功而還處月在今阜康縣處密在今小珠勒都斯河東磧口在撥換城在今奇魯克布魯特境高宗永徽四年初睦州女子陳碩真以妖言惑眾與妹夫章叔允舉兵反自稱文佳皇帝以叔允爲僕射冬十月叔允帥眾攻桐廬陷之碩真揮鐘焚香引兵二千攻陷睦州及於潛進攻歙州不克救揚州刺史房仁裕發兵討之碩真遣其黨童文寶將四千人寇婺州刺史崔義元發兵拒之民聞訛言碩真有神犯其兵者必滅族士眾兜懼司功參軍崔元籍曰起兵仗順猶且無成況憑妖妄其能久乎義元以元籍爲前鋒自將州兵繼之至下淮成遇賊與戰左右以楯蔽義元義元曰刺史避箭人誰致死命撤之於是士卒奮奮賊眾大潰斬首數千級聽其餘眾歸首進至睦州境降者萬計十一月仁裕軍合獲碩真叔允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二十五

斬之餘黨悉平睦州今嚴州府桐廬縣其屬縣也於潛縣屬桐州府歙州今徽州府婺州今金華府下淮成在顯慶二年蘇定方擊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至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颯獨祿等帥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與俱右領軍郎將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賀魯爲賀魯所破虜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賀魯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歸之仍加賜資使彼明知賀魯爲賊而大唐爲之父母則人致其死不遺力矣上從之泥孰請從軍共擊賀魯定方至曳咥河西沙鉢羅帥十姓兵且十萬來拒戰定方將唐兵及回紇萬餘人擊之沙鉢羅輕定方兵少直進圍之定方令步兵據南原積稍外向自將騎兵陳於北原沙鉢羅先攻步軍三衝不動定方引騎兵擊之沙鉢羅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勃

兵復進沙鉢羅獨與處木昆屈律受數百騎西走定方乃命蕭嗣業回紇婆閭將胡兵趨邪羅斯川追沙鉢羅定方與任雅相將新附之眾繼之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及若緩之彼遁逃浸遠不可復追省日兼功在此時矣乃踰雪晝夜兼行所過收其部眾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去沙鉢羅所居二百里布陳長驅徑至其牙帳沙鉢羅與其徒將獵定方掩其不備縱兵擊之斬獲數萬人得其鼓纛沙鉢羅與其子陞運壻閻咬等脫走趣石國定方於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為沙鉢羅所掠者悉括還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嗣業將兵追沙鉢羅定方引軍還金山今阿爾河在伊犁東北今博羅塔拉河也邪羅斯川今伊犁西也車里克河是也石國在今那林河南額得格納霍罕所屬也

讀史兵略

卷三十

二十六

四年 思結侯斤都曼帥疏勒朱俱波謁般隨三國反擊破于闐十一月癸亥以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為安撫大使以討之定方軍至業葉水思結保馬頭川定方選精兵萬人騎三千匹馳往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旦至城下都曼大驚戰於城外都曼敗退保其城及暮諸軍繼至遂圍之都曼懼而出降定方獻俘於乾陽殿法司請誅都曼定方請曰臣許以不死故都曼出降願旬其餘生上曰朕屈法以全卿之信乃免之疏勒國城在焉爾城朱俱波今和闐之哈拉哈什河滿盤龜今日喀楚特城于闐即和闐業葉水即塔里木河馬頭川即和闐河皆在今回也

龍朔元年 以任雅相為涇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方為平壤道行軍總管與蕭嗣業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伐高麗水陸分道並進秋七月定方破高麗於涇

江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諸軍不得度何力至值冰大合何力引眾乘冰度水鼓譟而進高麗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眾悉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涇水今大同江平壤城在之西北數百里定方蓋海道何力步道

讀史兵略

卷三十

二十七

道赴之遂踰大磧至仙蕩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飢凍棄捐甲兵殺馬食之馬盡人自相食比入塞餘兵纔八百人軍還司憲大夫楊德奇劾奏文泰等誅殺已降使虜逃散不撫士卒不計資糧遂使骸骨蔽野棄甲資寇自聖朝開創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喪敗者仁貴於所監臨貪淫自恣雖矜所得不補所喪並請付法司推科詔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鐵勒道安撫使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皆脅從救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已其部落大喜共執其葉護及設特勒等二百餘人以授何力何力數其罪而斬之九姓遂定天山今新疆之北騰格爾里山仙蕩河未詳

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於熊津之東拔真靄城初仁願仁軌等屯熊津城上與之救書以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壇敏藉卿爾鎮宜且停彼若

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無貳豈得先念其私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兵守之制其心腹雖餘寇充斥而守備甚嚴宜礪兵秣馬擊其不意理無不克既捷之後士卒心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以問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將出師聲援繼接因醜自殲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軍既還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逆寇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敵中央苟或動足即為擒虜縱入新羅亦為羈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凶悖殘虐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眾從之時百濟王豐與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之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仁願仁軌知其無備忽出擊之拔其支羅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二十八

殺獲甚眾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真峴城險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懈引新羅兵夜傳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福信專權與百濟王豐浸相猜忌福信稱疾臥於窟里欲俟豐問疾而殺之豐知之帥親信襲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僑國乞師以拒唐兵此今高麗國中地熊津江即漢江百濟國在其全州界新羅在其慶州界餘城柵不能指矣
三年 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真峴城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雷城虜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雷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

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雷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眾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眾降定方繫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月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眾降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眾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羸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二十九

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立橋梁補堤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闔境各安其業然後脩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為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為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璽書勞勉之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乘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倭今日本國自熊津入白江謂舟師朝鮮保南縣南之江然則周雷城其全州城
麟德元年 檢校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臣伏觀所存成兵威

歲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貧敝唯思西歸無心展効臣問以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應募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爲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沒王事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逾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征人屢經渡海官不記錄其死者亦無人誰何州縣每發百姓爲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逐皆亡匿得免貧者身雖老弱被發卽行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當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及達西岸惟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投勳級以爲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勳官挽引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由此臣又問曩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三十一

日士卒雷鎮五年尙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爲如此單露咸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臣檢校軍士所置衣今冬僅可充事來秋以往全無準擬陛下雷兵海外欲殄滅高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爲影響若無鎮兵還成一國今旣資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而眾有此議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以前處置恐師厭疲老立效無日逆耳之事或無人爲陛下盡言故臣披露肝膽昧死奏陳上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渡海以代舊鎮之兵仍敕仁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家懸軍海外欲以經略高麗其事非易今收穫未畢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夷人新服眾心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雷舊兵漸令收穫辦其資糧節級遣還

軍將且雷鎮撫未可還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多雷兵眾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唯知准敕豈敢擅有所爲仁軌曰人臣苟利於國知無不爲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自請雷鎮海東上從之仍以扶餘陸爲熊津都尉使招輯其餘眾乾封二年九月辛未李勣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師夫仇等縛城主開門降勣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龐同善高侃尙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襲其營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之侃進至金山與高麗戰不利高麗乘勝逐北仁貴引兵橫擊大破之斬首五萬餘級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與泉男生軍合郭待封以水軍自別道趣平壤勣遣別將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師本船破失期待封軍中飢窘欲作書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三十一

與勣恐爲虜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合詩以與勣胡氏曰離合合之成文勣怒曰軍事方急何以詩爲必斬之行軍管記通事以見其意勣乃更遣糧仗赴之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床方食乾捕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服其膽略新城在今興京之西南蘇木底北東總章元年以右相劉仁軌爲遼東道副大總管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薛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在多願用之何如耳遂爲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

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畏也今高麗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為我鄉導彼之情偽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彊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饑饉妖異屢降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執賢胡氏曰謂征遼東之諸將也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鬪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頗忌前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勣等遇於薛賀水胡氏曰新書作薛賀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九月癸巳勣拔平壤勣既克大行城諸軍出他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柵高麗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三十三

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城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泉男建猶閉門拒守勣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遣人詣勣請為內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鼓譟焚城四月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高麗扶餘城疑在英領邊門外金山在其東扶餘川疑即土門江薛賀水疑即修家江大行城疑在修家江西也

儀鳳三年 劉仁軌鎮洮河每有奏請多為李敬元所抑由是怨之仁軌知敬元非將帥才欲中傷之胡氏曰仁軌以私怨奏矯情以容袁異式挾怨奏言西邊鎮守非敬元不可敬元固辭以昭李敬元得為賢乎上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春正月丙子以敬元代仁軌為洮河道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秋九月丙寅

寅敬元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工部尚書右衛大將軍彭城公劉審禮為吐蕃所虜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頓於湫所為虜所攻敬元懦怯按兵不救聞審禮戰沒狼狽還走頓於承風嶺阻泥溝以自固虜屯兵高岡以壓之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敢死之士五百人襲擊虜營虜眾潰亂其將跋地設引兵遁去敬元乃收餘眾還鄯州審禮諸子自縛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救聽次子易從詣吐蕃省之比至審禮已病卒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跣負之以歸上嘉黑齒常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充河源軍副使敬元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議竟不決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為理國之要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三十三

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彊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資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庸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矧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動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

勳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曷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彼虜恃馬力以為強若聽人開市而畜之是損彼之疆為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洮河在蘭州府今西甯府青海今青海也承風嶺疑在輝特南旗東調露元年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訶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蕃為寇審禮覆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師為質在京師宜遣使者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儉冊立波斯王仍為安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三十四

撫大食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為已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初行儉嘗為西州長史及奉使過西州吏人郊迎行儉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自隨且揚言天時方熱未可涉遠須稍涼乃西上阿史那都支規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諸胡酋長胡氏曰四鎮龜茲毗沙謂曰昔在西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者諸胡子弟爭請從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敗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使促召相見都支先與李遮訶約秋中拒漢使胡氏曰漢家威加四夷故夷人率謂人為秦粹聞軍至計無所出帥其子弟迎謁遂擒之因傳其契箭悉召諸部酋長執送碎葉城行儉釋遮訶使者使先往諭遮訶以都支已就擒遮訶亦降於是囚都支遮訶以歸遣波斯王自

還其國雷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胡氏曰碎葉城焉耆都督府治所也方翼築四面十二門為屈曲隱出伏沒之狀按碎葉城疑在今伊犁永隆元年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酋長奉職可汗泥熟訶為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初行儉行至朔川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貴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為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為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遂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

讀史兵略 卷三十 唐 三十五

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奉職既就擒餘黨走保狼山黑山在蘇拉木倫河東朔川即朔東南今托克托城州今仍日期州單于府在歸化城狼山在其東北吐蕃寇河源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擢常之為河源軍經略大使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為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於吐蕃吐蕃盡據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嶺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河源軍疑在河州小積石山界茂州今仍涼州府松州今松潘廳焉今甯遠府天竺今五印度地龜茲疏勒四鎮今新疆羊同党項在青海大河之南川省西北邊外也

肅耀元年 裴行儉軍於代州之陘口多縱反閒山是阿史那
伏念與阿史德温傳浸相猜貳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牙山以
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務挺自石地
道掩取之伏念與曹懷舜約和而還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輜
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細沙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同程
務挺等將單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温傳以自效然尚猶豫
又自恃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復設備故同等軍到伏念狼狽
不能整其眾遂執温傳從閒道詣行儉降候騎告以塵埃漲天
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乃伏念執温傳來降非他盜也然
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選伏念
果帥酋長縛温傳詣軍門請罪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温
傳歸京師冬十月丙寅斬伏念及温傳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

讀史兵略

卷三十

三十六

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遂誅之行儉歎曰
渾濬爭功古今所恥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陘口在
氏所云陘關口是也突厥建牙之地皆曰金牙山此東突厥
牙疑在爾黃峽察哈爾界通漠疑在其西南石地在其東南細
沙又在其東南
近伊克勒泊境
永淳元年 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
之被虜眾于伊麗水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麴與車薄合兵
拒方翼方翼與戰于熱海流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
右不知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
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
七十餘人其徒莫之覺既而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麴大破之擒
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
今伊犁河熱海在今果子溝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

反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北境殺嵐州刺史王德
都督薛仁貴將兵擊元珍於雲州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
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給我仁貴免胄示之
面虜相顧失色下馬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城疑
在獨石口外伊克勒泊并州太原府也單于
府今托克托城嵐州今嵐縣雲州今大同府
吐蕃入寇河源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湖入戰八捷
上以師德為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河源軍在河州
水湖疑在巴
燕戎格廳
宏道元年 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
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兵敗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
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以為豐州阻河為
固居賊衝要自秦漢以來列為郡縣土宜耕牧隋季喪亂遷百

讀史兵略

卷三十

三十七

姓於甯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為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
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
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此時蔚州仍治靈州縣注云忠順軍非
屬靈夏府夏
州今榆林府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中宗嗣聖元年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惋會
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蓋屋令敬猷給事中唐之奇長安
主簿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猷
免官之奇貶括蒼令賓王貶臨海丞求仁貶黔令蓋屋尉魏思
溫嘗為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
以匡復廬陵王為辭思溫為之謀主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
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
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揚州司馬
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開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役授以甲斬敬之
於繫所錄事參軍孫處行拒之亦斬以徇僚吏無敢動者遂起
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日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
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
奇求仁為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為左右司馬思溫為軍師賓王
為記室旬日閒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太后見檄問曰誰所
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
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給眾云賢不死亡在
此城中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
縣應敬業時時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
盱眙詔以行舉為游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為楚州刺史九月甲
申以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為揚州道大總管將兵三十萬

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為之副以討李敬業按眉州屬四川藍
州府屬廣西括蒼今處州府臨海屬台州府黔縣屬徽州府
楚州今淮安府三縣註云山陽鹽城安宜山陽鹽城今屬淮安
揚州府盱眙屬泗州

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宜帥大眾鼓行而進直
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
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
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蒙
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為糧仲鋤為
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自謀巢穴遠
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度江攻
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
收山東之眾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壬辰敬業陷潤州執刺史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
使開道上變為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溫請斬以徇
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
不降敬業將斬之思溫救之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按金陵今
鎮江府也在江甯東
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斬棺復姓徐氏敬業聞李孝逸將
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淮陰別將
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
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
危在茲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
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
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馬敬臣擊斬尉遲昭

於都梁山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為江南道大總管討敬業韋超擁眾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趨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揚曰超雖據險其眾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為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眾單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進攻其強非計也孝逸從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三

之引兵擊超夜遁進擊敬猷猷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渡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左豹韜衛果毅成三朗為敬業所擒唐之奇給其眾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旦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狀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願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奔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餘

蘇唐之奇魏思溫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潤楚三州平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按天阿長西北三十里淮陰今清河縣都梁山在盱眙縣臨淮即泗州高郵州屬揚州府海陵今泰州五年 太后欲發梁鳳巴蠻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以為雅州邊羌自國初以來未嘗為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懼誅滅必蜂起為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幸之利以事西羌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四

得其地不足以祿糈財不足以富國徒為糜費無益聖德況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彼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尨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為戎矣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疏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者蓋以陛下務在養人不在廣地也今山東饑關隴弊而徇貪夫之議謀動甲兵興大役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由黷兵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按梁今漢中府鳳今鳳縣自雅州開道出打箭爐巴塘裏塘至前藏也今西藏大道十三年 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文翽剛復契丹饑不加賑給視酋長如奴僕故二人怨而反乙丑遣左鷹揚衛將

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元遇左威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盡忠尋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以萬榮爲前鋒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數萬進圍檀州清邊前軍副總管張九節擊卻之八月丁酉仁師元遇仁節與契丹戰於硤石谷唐兵大敗先是契丹破營州獲唐俘數百囚之地牢間唐兵將至使守牢齎給之曰吾輩家屬饑寒不能自存惟俟官軍至卽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至黃崖谷虜又遣老弱迎降故遣老牛瘦馬於道側仁師等三軍乘步卒將騎兵先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縶元遇仁節生獲之將卒死者填山谷鮮有脫者契丹得軍印詐爲牒令元遇等署之牒總管燕匪石宗懷昌等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五

云官軍已破賊若至營州軍將皆斬兵不殺動匪石等得牒晝夜兼行不遑寢食以赴之士馬疲弊契丹伏兵於中道邀之全軍皆沒九月制天下繫囚及庶士家奴驍勇者官償其直發以擊契丹右拾遺陳子昂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憤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況今天下忠臣義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臣恐此策不可咸示天下

營州柳城縣即今遼寧錦州在其境檀州今密雲縣硤石谷黃崖谷皆在臨渝縣

營州柳城縣即今遼寧錦州在其境檀州今密雲縣

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太后遣右武衛曹參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弄

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爲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爲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遙測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六

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

今和闐疏勒今喀什噶爾碎葉在今伊犁西十姓西突厥之十部所謂五嚙陸五考失畢也

四鎮謂龜茲

十四年 孫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置其老弱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窵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歎吸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詭歎曰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眾唐人破膽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吸喜賜以緋袍二人後至默吸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而死默吸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吸乃殺前三人而賜二人緋使爲鄉導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獲涼州都督

許欽明以祭天圍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使乙窵羽馳報萬榮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中聞之懼矣人叛萬榮神兵道總管楊元基擊其前奚兵擊其後獲其將何阿小萬榮軍大潰帥輕騎數千東走前軍總管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萬榮窮蹙與其奴逃至潞水東息於林下嘆曰今欲歸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新羅亦死將安之乎奴斬其首以降梟之四方館門其餘眾及奚酋皆降於突厥柳城西北四百里今翁牛特旗界即都之東潞水在順天府通州東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為鸞臺侍郎司刑卿杜景儉為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仁傑上疏以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七

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方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漢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為天所祐近者國家頽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向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

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成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阿史那斛瑟羅為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蠅蟻校長短哉但當救邊兵謹守備遠斥候燧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二賊深入則有顛覆之慮淺入必無寇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十五年 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穀種種之不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真物二也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三也緡帛皆疏惡四也我可汗女富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昏五也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時諸州聞突厥入寇方秋爭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八

發民修城衛州刺史敬暉謂僚屬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奈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悉罷之使歸田百姓大悅九月甲戌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元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戊寅以狄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副元帥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藍田令薛訥仁貴之子也太后擢為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將行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自五迴道去冬十月癸卯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時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以為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兵家類 卷三十一 唐 七

起柳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又諸城入僞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非辜氏日以攻取之賞賞將士則為賞以經與賊同是為惡地至於以從虜之罪罪士民則為非辜以經與賊同是為惡地至於汚辱妻子劫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替笏未能以死乃是賊平之後為惡更深且除賊務招攜秋毫不犯胡氏曰言除賊務在招攜攜秋毫無所也犯令之歸正即是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鼠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擊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甍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罪之則服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還本真散糧運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九

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疏糲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州趙定皆直隸五回道在廣昌蜀州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路險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東之上言以為姚州本哀牢之國荒外絕域山高水深國家開以為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請廢姚州以隸嵩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省於瀘北置關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蜀州今崇慶州姚州今屬楚雄府指今金沙江十七年 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繩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鴉入烏羣所向披靡黃廢之戰張元遇麻仁節皆為所縶又有

略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皆來降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為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為左鈐衛將軍務整為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十八年 以主客郎中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境積中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一緣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於撫御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十

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白亭軍沙拉泊涼州邊外十九年 春正月乙酉初設武舉胡氏曰武舉之制有長槊馬射長槊三十發不出第三院為第七等閱其人一日射長槊試入外院為次日騎射發而並為上中或為中或為下為上中者為次三日馬槊三板四板為上中或為中或為下為上中者為次四日步射草人者為上中或為中或為下為上中者為次五日材貌以身長六尺已上者為次六日言語有神采堪統領者為次七日上者為次七日舉重謂翹關率以五次上為第皆試其高第以名聞二十年 始安獠歐陽倩擁眾數萬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繼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為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

詣其營賊眾大喜悉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
欵附嶺外悉定始安今桂林府

景龍元年 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內外官各進
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備上疏以為卻殺說禮樂致詩書為晉
元帥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
勇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
先逃胡氏曰鳴沙之敗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
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
歲四方旱災未易與師當理內以及外發近以來遠俟倉廩實
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

二年 三月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初朔
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十一

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眾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
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
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
恐勞人費功終為虜有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表置歲
滿鎮兵以助其功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
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
餘里皆據津要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
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為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成諾真
水為邏衛胡氏曰遊奕使領遊兵以巡委者也杜佑曰遊奕於
外批生問事其副使子將山川泉井者光日夕還候於亭障之
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人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散牧朔方無復
寇掠滅鎮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壘門及備守之具胡氏
門即古之懸門也或曰門外築垣以遮壘城門今襄城是也
城之外又有八卦塔萬人敵皆以遮壘城門范祖禹曰張仁愿

築三受降城不置壘門曲敵嚴格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當
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忍之心也

其後常元楷為朔方軍總管始築壘門人是以重仁愿而輕元
楷東受降城漢雲中地今托克托城中受降城即拂雲堆索九
折原縣地今蘇爾哲河濱西受降城漢臨河縣地唐豐州河北
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北河北岸牛頭朝那山
在托克托東北漢真水今茂明安旗塔爾湖河
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為可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
其弟遮努等帥眾犯塞初娑葛既代烏質勒統眾父時故將闕
曷忠節不服數相攻擊忠節眾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
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
軍周以悌說之曰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
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
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十二

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忠節然其言遣開使賂楚客處
訥請如以悌之策元振聞其謀上疏以為往歲吐蕃所以犯邊
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比者息兵請和非能幕悅中
國之禮義也直以國多內難人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
志求自昵使其國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不
論國家大計直欲為吐蕃導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頃緣默
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疲弊勢未能為忠節經略非憐突
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
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
姓四鎮之地今若破娑葛有功請分子圖疏勒不知以何理抑
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
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患蓋豫憂其

求請無厭終為後患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為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乎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眾雖復可汗舊種眾心終不親附況獻又疏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南引吐蕃奉後子還侵四鎮今北有婆葛急則與之并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何敢邀遮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為非計楚客等不從於是婆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檢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疏勒入寇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婆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擒呂守素於僻城縛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十三

於驛柱丹而殺之橋仙城疑在大珠勒都斯河南岸安西時治利爾焉耆時治碎葉今伊犁西疏勒今喀什噶爾計舒河疑即大小珠勒都斯河也牛師獎與突騎施婆葛戰於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婆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眾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婆葛婆葛遣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營闕蒙宗尚書受闕蒙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軍州恐未有甯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婆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名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聞道具奏其狀乞甯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婆葛罪册為十四姓可汗火燒城疑今庫車西之費里木城白州今鬱林州之博白縣

睿宗太極元年 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璡有隙璡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三月丁丑以佺為幽州大都督訥訥為并州長史六月庚申佺與奚酋李大酺戰於冷陁全軍覆沒是時佺帥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騎入千分為三軍以襲奚契丹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州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騎四千前驅遇奚騎入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救引兵欲還虜乘之唐兵大敗佺阻山為方陳以自固大酺使謂佺曰朝廷既與我和親今大軍何為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伍虜追擊之士卒皆潰佺以悌為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十四

所擒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楷洛可利脫歸按燕州時寄治順天城內冷陁山在今遼寧東元宗開元元年 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疆不憂時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而棄之又曰隋氏縱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願陛下詳擇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誦則止姦慝使節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

矣上覽而善之

二年 薛訥與左監門衛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出檀州擊契丹賓客以為士卒盛夏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灤水山峽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者什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虜中噉之謂之薛婆救免訥死削除其官爵檀州今密雲縣灤水在灤平縣東北冬十月吐蕃復寇渭源薛訥與戰於武街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王峻帥所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蕃至達延將吐蕃兵十萬屯大來谷峻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十五

軍塞其中間陵復夜出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又敗之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姚崇盧懷慎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為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胡氏口即楊矩所與九曲之地也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賓之子忠嗣為朝散大夫尚書奉御養之宮中武街在今狄道州東大來谷在其東北長城堡秦築長城所始處也在狄道州西北獨山在貴德縣南九曲之東

三年 突厥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文簡十姓之婿也二月與跌跌都督思泰等亦白突厥帥眾來降制皆以河南地處之三月胡祿屋酋長支旬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以右羽林大將軍薛訥為涼州鎮大總管赤水等軍並受節度居涼州左衛大將軍郭虔瓘為朔州鎮大總管和戎

等軍並受節度居并州勒兵以備默曷默曷發兵擊葛邏祿胡麻屋鼠尼施等屢破之救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侍解琬等發兵救之五月壬辰救嘉惠等與葛邏祿胡麻屋鼠尼施及定邊道大總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

十一月以左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大使虔瓘請自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討擊皆給遞馱及熟食胡日遞馱者路邊發馬牛驢馱運兵器什物也唐六典日遞馱日馱每馱一百斤其脚直一百里一百文山馱處一百二十文驢馱每馱不得過一百五十文平馱不得下入十文其有人負馱兩入分一馱又給熟食欲其速達安西救許之將作大匠韋瓘上疏以為今西域服從雖或時有小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克實以疆幹弱枝自頃西北二虜寇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一萬征人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十六

少涼州已往沙磧悠然道彼居人如何取濟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甚損請計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則知利害昔唐堯之代兼愛夷夏中外又安漢武窮兵遠征雖多克獲而中國疲耗今論帝王之盛德者皆歸唐堯不歸漢武況邀功不成者復何足比議乎時姚崇亦以虔瓘之策為不然既而虔瓘卒無功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還陳積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勢上許之聽以便宜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為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於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已至西屠其三城俘斬

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考滿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
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八國皆遣使請降按康州在西甯府西南
彥東之孟科爾大食今科克倫康居今薩馬爾罕
河東之塔什干大宛今哈薩克罽賓今溫都斯坦

四年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時默啜北擊拔曳固
大破之於獨樂水恃勝輕歸不復設備遇拔曳固進卒頡頏略
自柳林突出斬之時大武軍于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頡頏略
以其首歸之與偕詣闕懸其首於廣街拔曳固回紇同羅皆僕

因五部皆來降置於大武軍北獨樂水未詳疑在克西
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突騎施蘇祿復
自立為可汗突厥部落多離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牙
官噉欲谷以為謀主噉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
厥降戶處河曲者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并州長史王峻上言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十七

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帥來降若彼安甯必復叛去今置之
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與兵剽掠聞其
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為間諜
日月滋久姦詐逾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為內應
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勝矣願以秋冬之交大
集兵眾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
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比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
多為諛辭皆非事實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戶妥帖皆欲自衍
其功非能盡忠徇國願察斯利口勿忘遠慮議者必曰國家曷
時已嘗真降戶於河曲皆獲安甯胡氏曰謂今何所疑此則事
同時異不可不察疑者頡頏既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安無
變今北虜尚存胡氏曰謂默啜雖死毗伽又立也此屬或畏其威或懷其惠或

其親屬豈樂南來較之彼時固不侔矣胡氏曰彼時以臣愚慮
徙之內地上也多屯士馬大為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
正如今日下也願審茲三策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
為唐有若西至河冰恐必有變疏奏未報降戶跌跌思泰阿悉
爛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峻
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破之斬獲三千級先是

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令度河而南降戶怨怒御
史中丞姜晦為巡邊使降戶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
戶得之遂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為虜所擒欲送
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邀擊之大破其眾於黑
山呼延谷虜釋知運而去上以知運喪師斬之以徇毗伽可汗

既得思泰等欲南入為寇噉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
隙隙不可動也我眾新集力尚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
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噉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
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為敵者正以逐水草居處無常
射獵為業人皆習武疆則進兵鈔掠弱則鼠伏山林唐兵雖多
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為所滅釋老之
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按河曲今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十八

南也青剛嶺在環縣東北黑山呼延谷在河外不在綏州邀宜
作追唐人詩萬里黃河繞黑山者此也噉欲谷之論極精城多
便於承平
以刑部尚書宋璟守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蘇頌同平
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
敢犯顏直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
天世為中國忠朝廷盱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

自謂不世之功環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襲荃慟哭而死胡氏曰郝蓋荃因人以為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瑋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泔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五年 奚契丹既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兼平盧軍使管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為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里浸繁營州柳城縣在土默特右翼旗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十九

六年 二月戊子移蔚州橫野軍於山北屯兵三萬為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頡質略同羅都督毗伽末啜嚮都督比言回紇都督夷健頡利發僕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騎兵為前後左右軍討擊大使皆受天兵軍節度有所討捕量宜追集無事各歸部落營生仍常加存撫天兵軍使張嘉貞入朝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願特赦之其人遂得減死上由是以嘉貞為忠有大用之意按此時蔚州仍在盛印縣大兵軍在太原府城中八年 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及跌跌部落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峻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勺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恟懼并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

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羅山是送安

突厥寇甘涼等州敗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先是朔方大總管王峻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帳於稽落水上毗伽聞之大懼曠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若必能來俟其垂至徙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峻之約必喜而先至峻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胡氏曰史言在廷在邊峻兵不出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二十

逼突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曠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曠欲谷分兵開道先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潰走趨北庭不得入盡為突厥所虜曠欲谷引兵還出赤亭掠涼州羊馬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將兵邀擊之曠欲谷謂其眾曰吾乘勝而來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刪丹與曠欲谷遇唐兵大敗公利澄脫身走毗伽由是大振盡有跌斃之地北庭唐庭州今濟木薩赤水軍在二十里格洛水直在河套涼州西北刪丹縣在甘州府東百西北今西拉木倫河也九年 南池州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有眾七萬進逼夏州命朔方大總管王峻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共討之秋七月己酉王峻大破康待賓生擒之殺叛胡萬五千

人辛酉集四夷酋長腰斬康待賓於西市先是叛胡潛與党項通謀攻銀城連谷據其倉庾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党項乃更與胡戰胡眾潰西走入鐵建山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討擊使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耶因奏置麟州以鎮撫党項餘眾按六胡州在鄂爾多斯右翼前旗之北夏州城縣在晉北七十里合河關在縣東麟州即神木縣駱駝堰鐵建山皆在其境

十年 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疆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為疑臣請以閩門百口保之上乃從之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三十一

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從此始矣胡氏曰史言唐養兵之弊始於張說

十二年 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度積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或薦暹往使安西人服其清慎時暹自給事中居母憂春三月起為安西副大都護積西節度等使

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擗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繕錢數百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

不利百姓上亦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以下畏融恩勢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為華州刺史

十四年 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為黑水州仍為置長史以鎮之渤海靺鞨王武藝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將兵擊黑水門藝嘗為質子於唐諫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擊之是叛唐也唐大國也昔高麗全盛之時強兵三十餘萬不遵唐命掃地無遺况我兵不及高麗什之一二一旦與唐為怨此亡國之勢也武藝不從強遣之門藝棄眾開道來奔制以為左驍衛將軍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畱其使者別遣報云已流門藝於嶺南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三十一

示人以信豈得為此欺誑固請殺門藝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泄漏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司馬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賞門藝而罰武藝為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願效小人為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泄不亦可羞哉黑水靺鞨今甯古塔北渤海靺鞨今吉林

十五年 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奭破吐蕃於青海之西初吐蕃自恃其強致書用敬國禮辭指悖慢上意常怒之返自東封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都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侯吾與王君奭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

及君與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去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與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會大雪虜凍死者甚眾自積石軍西歸君與先遣人開道入虜境燒道旁草悉諾邏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與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上由是益事邊功大斗谷在石軍在西甯南大非川在碾伯縣甘州在西甯西北青海在其西南

九月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與之父進攻王門軍縱所虜僧使歸涼州謂君與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與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縣令賈師順帥眾拒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三十三

瓜及瓜州陷悉諾邏悉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斂城中財相贈吾當退師願請脫士卒衣悉諾邏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城師願速開門收器械修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視城中知有備乃去明氏元獻不能守瓜州而賈師順能守常樂固圍固存乎其人也按瓜州在今安西州玉門縣在其西百五十里長樂在燉煌東南三危山東

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等副大使時王君與新敗河隴震駭嵩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為判官與君與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寢安嵩又奏以建康軍使河北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眾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鬪志守珪曰彼眾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

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都督悉諾邏威名甚盛嵩縱反聞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建康在甘州府西北百九十里

十六年 秋七月吐蕃大將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張守珪擊走之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谷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門城擒獲甚眾焚其駱駝橋而還八月辛卯左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於祁連城下時吐蕃復入寇嵩遣賓客將強弩四千擊之戰自辰至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虜散走投山哭聲四合渴波谷胡氏日在青海西大莫門北前旂大莫門在黎罕諾門平喇麻地駱駝橋河橋也祁連城在甘州南

十七年 春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師順擊吐蕃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三十四

大同軍大破之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甬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以自還且宜按兵觀變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乃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游奕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沙州在瓜州西南二百六十里今嘉峪關城在巴燕

十八年 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旻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張說退謂學士孫承恩述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可突于寇平盧先鋒使烏承玼破之於捺祿山捺祿山在營州今土默特右翼前界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安能爲此書殆邊將詐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人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弊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而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便於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朝自是吐蕃復款附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二十五

含章不從與虜戰於白山果大敗承玘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禕等大破奚契丹俘斬甚眾可突干帥麾下遠遁餘黨潛窺山谷夷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引兵還上命裴耀卿齎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耀卿謂其徒曰戎狄貪婪今齎重貨深入其境不可不備乃命先期而往分道並進一日給之俱畢突厥室韋果發兵邀隘道欲掠之比至耀卿已還白山在遼東

外

二十一年 關中久雨穀貴上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

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畱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儲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畱滯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上深然其言軍餉尤以糧運爲要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二十六

師紫蒙州大閱以鎮撫之梟屈烈可突干之首於天津之南紫蒙州即老哈河在翁牛特旗東

二十四年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又有史宰干者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爲奚游奕所得欲殺之宰干給曰我唐之和親使也汝殺我禍且及汝國游奕信之送詣牙帳宰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

殺以客禮館之使百人隨宰干入朝宰干謂奚王曰王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之入朝奚王即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宰干入朝宰干將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俱來聲云人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為之備先事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阮殺其從兵執瑣高送幽州張守珪以宰干為有功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二十五年 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吐蕃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人交關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時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二十七

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使人孫誨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按此見唐之無信也勃律今布魯特

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羅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九月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羅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癸巳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胡氏曰據李泌傳太原倉在陝州西皆畱輸

本州

二十六年 杜希望將鄯州之眾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眾少不敵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辟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泉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胡氏曰鎮西軍在河州西百八十里

册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折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皮邏閣浸強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泐河蠻之功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昱為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二十八

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按蒙舍今蒙化縣折今麗江府浪穹今浪穹縣樣備今鄧川州越澹在今浪穹縣東泐河即今西洱河也大和城即今大理府城六詔之名各書不同而地不異

二十八年 上嘉蓋嘉運之功以為河西隴右節度使使之經略吐蕃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為臣近與嘉運同班觀其舉措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昔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卒喪楚師今嘉運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況防秋非遠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且將軍受命繫凶門而出今乃酣飲朝夕殆非憂國愛人之心若不可改易宜速遣進途仍乞聖恩嚴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已而嘉運竟無功胡氏曰蓋嘉運器小易盈志氣情矣安能有功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天寶四載 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
 突厥毗伽可敦帥眾來降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回紇斥
 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胡氏曰
 強盛此 懷仁卒于唐延慶立號葛勒可汗二月己酉以朔方節
 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鎮方面專
 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
 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常儲之囊中以示
 不用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謀人伺其閒隙見可勝然後興
 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自張仁奐之後
 將帥皆不及按室韋今之黑龍江也金山今阿爾泰山也蓋盡
 矣地

五載 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於唐
 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
 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
 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
 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墨離軍在安
 六載 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
 斗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翰父祖本突騎
 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略為忠嗣所重

忠嗣使翰擊吐蕃有同列為之副倨慢不為用翰槌殺之軍中
 股慄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
 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
 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
 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
 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
 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
 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
 之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
 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
 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
 夫大夫軍府充物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
 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
 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胡氏曰黔中一道皆溪峒蠻雜居
 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志
 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歸者恐為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
 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
 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
 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救微忠嗣入
 朝委三司鞠之上問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與語悅之十一月
 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
 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三司按忠嗣上曰吾兒居深宮安
 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幼忠嗣沮撓軍功哥舒翰之入朝

也或勸多齋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為送單襄而行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冤且請以己官爵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已亥貶忠嗣漢陽太守赤木軍在涼州

城內大斗軍在其西二百餘里積石軍在西北初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節度使夫蒙靈管屢薦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鎮節度副使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為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有兵近萬人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檣如雨仙芝以郎將高陵李嗣業為陌刀將胡氏曰礮即砲

石杜佑曰礮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唐六典武庫令掌兵器辨其名數以備國用刀之制有四曰儀刀曰障刀曰橫刀曰陌刀儀刀蓋古班劍之類朱晉以來謂之御刀後魏曰長刀皆施龍鳳環至隋謂之儀刀裝飾以金銀羽儀所執障刀蓋用於障身以禦敵橫刀佩刀也兵士所佩名亦起於此曰不及日於陌陌刀長刀也步兵所持蓋古之斬馬劍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胡氏曰邊令誠時為監軍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守其城復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為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裝夷水藤橋已斫斷矣裝夷水即弱水也其本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三

吞第呼取出給帛稱救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闕盡一矢力修之其年乃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至河西夫蒙靈管怒仙芝不先言已而遽發奏一不迎勞罵仙芝曰噉狗糞高麗奴汝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處分擅奏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謝罪邊令誠奏仙芝深入萬里立奇功今且夕憂死十二月己巳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徵靈管入朝靈管大懼仙芝見靈管趨走如故靈管益懼副都護京兆程千里押牙畢思琛及行官王滔等皆平日構仙芝於靈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四

管者也仙芝面責千里思琛曰公面如男子心如婦人何也又梓伯等欲笞之既而皆釋之謂曰吾素所恨於汝者欲不言恐汝懷憂今既言之則無事矣軍中乃安小勃律今西布魯特也東連雲堡在特拉斯山西坦駒嶺在羌呼爾南婆勒川在齊克爾克爾西阿弩越城即塞勒庫爾裝夷水在喀楚特東北皆在齊嶺中西南也播密川在英吉沙爾北初仙芝為都知兵馬使裔氏人封常清少孤貧細瘦類目一足偏短求為仙芝僚不納常清日候仙芝出入不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得已畱之會達奚部叛夫蒙靈管使仙芝追之斬獲略盡常清私作捷書以示仙芝皆仙芝所欲言者由是一府奇之仙芝為節度使即署常清判官仙芝出征常為爾後仙芝乳母子鄭德詮為郎將仙芝遇之如兄弟使典家事威行軍中常清嘗出德詮自後走馬突之而過常清至使院使召德詮每過

一門輒闖之既至常清離席曰常清本出寒微郎將所知今日
中丞命為副後郎將何得於眾中相陵突因叱之曰郎將須斃
死以肅軍政遂杖之六十而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
號哭救之不及因以狀白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邪及見常
清遂不復言常清亦不之謝軍中畏之惕息胡氏曰史言封常清
高仙芝不以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遂領
私親燒法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峻張說杜暹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
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胡氏曰如李靖李勣劉仁軌
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峻張說杜暹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
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
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
矣胡氏曰王峻郭知運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
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五

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
用寒峻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
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
節度盡用胡人胡氏曰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皆胡人也精兵咸戍北邊天下
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入載 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築城
於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三月朔
方節度等使張齊邱於中受降城西北五百餘里木刺山築橫
塞軍以振遠軍使鄭人郭子儀為橫塞軍使神威軍未詳在青
吳喇特 旗界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胡氏曰唐
所以起軍旅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
外行用之日從第一為首後亦須用二次發之周而復始木契

之制若太子監國則王畿之內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
重鎮守鎮出納車駕巡幸皇太子監國有兵馬受處分者為木
契并下兩京府及諸州有兵馬受處分者亦給木契日銅魚符
者所以起軍旅及宮總監皆給魚符程大昌黃繁露 都督郡府參
日唐世左魚之外又有敕牒將之故兼名魚書 都督郡府參
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驛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
司不復點補其六馭馬牛器械糧糈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
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
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成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
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五月癸
酉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胡
日唐府兵之制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馭馬凡火具烏布幕
鐵馬五布櫛鑄鑿確僅斧鎗鎗者一甲狀二驢二五十人為
除除具火鑽一骨馬繩一骨繩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
麻櫛刀礪石大繩鹿帽裝行腰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六

備其介胄或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給之其
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今皆耗廢非其舊矣 其折
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為之其曠騎之法天寶以後
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
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
官父兄損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矣
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不思兵益以
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
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儲糧食積樁木及石唐兵前
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
斬之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
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頃之翰又遣兵於赤
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

沒胡氏曰深入虜境也 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為神武軍又於
劍南西山索磨川置保節都護府按石堡城吐蕃名曰鐵印在
石堡山

九載 冬十二月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偽與石國約和引
兵襲之虜其王及部眾以歸悉殺其老弱仙芝性貪掠得瑟瑟
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其餘口馬雜貨稱是皆入其家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
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
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訾辱之仍密奏
其罪閣羅鳳忿怒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
二雲南郡注謂
姚州是也

十載 安祿山既兼領三鎮賞刑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七

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
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尙因為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
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及
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多聚兵
仗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歲輸珍貨數百萬私作緋紫袍魚袋
以百萬計以高尙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
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
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為爪牙尙
雍奴人本名不危頗有辭學薄游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
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留草根求活邪祿山引置幕府出入
臥內尙典農奏莊治簿書承嗣世為盧龍小校祿山以為前鋒
兵馬使管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問士卒

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按三鎮范陽平盧河
東也雍奴今武清縣

夏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時仲通
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檇州至曲州靖州南詔王閣羅鳳謝罪
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且曰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
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
與閣羅鳳戰軍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
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閣羅鳳斃戰尸築為京觀遂北臣於吐
蕃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
受其封爵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
心也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
戰士卒死者什入九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
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八

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按幽州廢縣
在今冀州府舊今甯遠府曲州靖州皆在今曲州府東北曲州
後移於慶符縣西進軍西洱河深入無援非軍之善攻也此軍
始出滇省
東北入
高仙芝之虜石國王也石國王子逃詣諸胡具告仙芝欺誘貪
暴之狀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仙芝聞之將蕃漢三
萬眾擊大食深入七百餘里至恆羅斯城與大食遇相持五日
葛羅祿部眾叛與大食夾攻唐軍仙芝大敗士卒死亡略盡所
餘纔數千人右威衛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道路阻險拔汗
那部眾在前人畜塞路嗣業前驅奮大挺擊之人馬俱斃仙芝
乃得過將士相失別將汧陽段秀實聞嗣業之聲詔曰避敵先
奔無勇也全已棄眾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執其手
謝之而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於仙芝以秀實兼

都知兵馬使為已判官

大食今科克倫恒羅城在特木爾圖泊西

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

胡氏曰幽州平盧河東三道

為鄉導過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真水遇雨祿山引兵晝夜兼行

三百餘里至契丹牙帳契丹大駭時久雨弓弩筋膠皆弛大將

何思德言於祿山曰吾兵雖多遠來疲弊實不可用不如按甲

息兵以臨之不過三日虜必降祿山怒欲斬之思德請前驅效

死思德貌類祿山虜爭擊殺之以為已得祿山勇氣倍增奚復

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射祿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獨

與麾下二十騎走會夜追騎解得入師州歸罪於左賢王哥解

河東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

近二旬收散卒得七百人平盧守將史定方將精兵二千救祿

山契丹引去祿山乃得免至平盧麾下皆亡不知所出思明出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九

見祿山祿山喜起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

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契丹圍師州祿山使思明擊卻之

護真水即老哈河一曰土河師州在土默特右翼旗北

十二載 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

收九曲部落初高麗人王思禮與翰俱為押牙事王忠嗣翰為

節度使思禮為兵馬使兼河源軍使翰擊九曲思禮後期翰將

斬之既而復召釋之思禮徐曰斬則遂斬復召何為楊國忠欲

厚結翰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戊戌賜翰

爵西平郡王翰表侍御史裴冕為河西行軍司馬是時中國盛

疆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間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

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是

歲安西節度使封常清擊大勃律至菩薩勞城前鋒屢捷常清

乘勝逐之斥侯府果殺段秀實諫曰虜兵贏而屢北誘我也請

搜左右山林常清從之果獲伏兵遂大破之受降而還

按洪濟在巴燕戎格騰城南大莫門城在其西今察罕諾門等喇嘛遊牧界九曲又在其西安遠門長安城西北頭第一門也大勃律即東布魯特菩薩勞城在慈嶺中

十三載 侍御史劍南西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

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羅瘴疫及餓死什七

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

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

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

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得謂無憂也

胡氏曰高力士之於其心哉禍機將發直付之無可奈何僥倖其身之不及見而已按太和城即今大理府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十

十四載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

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

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

決意遽反獨與嚴莊高尙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

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襲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會有奏事官

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

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眾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

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眾號二

十萬反於范陽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

呂知海守平盧別將高秀巖守大同諸將皆引兵夜發詰朝祿

山出薊城南大閱誓眾以討楊國忠為名勝軍中曰有異議扇

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引兵而南祿山乘鐵轡步騎精銳煙

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何千年高逸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翹出迎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猶以為惡祿山者詐為之未之信也庚午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德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琛詣東京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飭募數萬人隨便團結以拒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懼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十一

馬筆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壬申以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即日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甲戌祿山至博陵南何千年等執楊光翹見祿山責光翹以附楊國忠斬之以徇祿山使其將安忠志將精兵軍士門忠志奚人祿山養為假子又以張獻誠攝博陵太守獻誠守珪之子也胡氏曰張守珪弟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胡氏曰西來諸軍謂河東路兵東出井陘口者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杲卿思魯之元孫也胡氏曰顏思魯之推之子師古之父也丙子上還宮斬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為戶部尚

書思順弟元貞為太僕卿以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為太原尹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以衛尉卿張介然為之以程千里為滑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榮王琬為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蕩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丁亥安祿山自靈昌度河以輕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介然至陳留纔數口祿山至授兵登城眾懼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二 唐

十二

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庭望為節度使守陳留按此時花陽治順天府屬太原府東受降城在今托克托縣界東京今河南府河東節度治太原府陽橋在孟津縣博陵即定州土門關在井陘縣東北即今井陘關藁城縣屬正定府常山郡即正定也朔方節度治靈州統兵六萬四千七百餘人河南節度治陳留郡今之開封府也路州今洛陽府西三百三十里靈昌今滑縣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開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遣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

鄉某卿之從弟也安祿山引兵向榮陽太守崔無敵拒之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榮陽殺無敵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爲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半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眾戰於葵園又敗賊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謀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澄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李許諾澄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澄潰去澄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開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廐使人執澄奕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願賊黨曰凡爲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十三

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爲河南尹常清帥餘眾至陝陝郡太守賈廷芝已奔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眾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宏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惴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晤爲睢陽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祗祿之弟也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爲名單父尉賈賁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晤李庭望引

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于光齋李燈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海運使劉道元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盤山尉穆甯共斬道元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道元首謁長史李暉暉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元首至平原真卿召載甯及清河尉張滄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游奕將警嗣賢濟河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眾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爲盟主軍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兵萬人圍饒陽按平原郡治今陵縣博平郡今東昌府河津時大河在二郡界也胡氏曰榮陽至長安一千一百五十里按即今鄭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十四

州也武平即泗水之虎牢唐人避諱也胡氏曰葵園在魏子谷南上東門即洛陽上春門也在城東面都亭驛亦在京東宣仁門乃東京皇城東面門在東京城內也臨汝今汝州宏農今靈寶縣法陰今曹縣漢陽今濰州雲中今大同府雒陽今歸德府東平今東平州濟南今濟南府單父今單縣景城今滄州清池縣所治也鹽山今鹽山縣皆屬天津府饒陽郡今滄州河間今河間府上谷郡今易州博陵今定州常山今正定府趙郡今趙州文安今任邱縣北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搖眾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關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仙芝軍白衣白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爲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陳尸蓬蔭仙

芝還自聽事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自隨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遂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死則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謂我盜賊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胡氏曰史言高仙芝山邊令誠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眾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病廢在山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仍救天下四面進兵會攻洛陽翰以病固辭上不許以田良邱為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起居郎蕭昕為判官蕃將火拔歸仁等各將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於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田良邱良邱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壹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解弛無鬪志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郭子儀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十五

擊敗之子儀乘勝拔靜邊軍大同兵馬使薛忠義寇靜邊軍于儀使左兵馬使李光弼右兵馬使高潛左武鋒使僕固懷恩右武鋒使渾釋之等逆擊大破之坑其騎七千進圍雲中使別將公孫瓊嚴將二千騎擊馬邑拔之開東陘關甲辰加子儀御史大夫懷恩哥濫拔延之曾孫也世為金微都督釋之渾部酋長世為皋蘭都督顏某卿將起兵參軍馮茂前貞定令賈深某城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邱丞張通幽皆預其謀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顏真卿自平原遣某卿甥盧遜潛告某卿欲進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邁詣幽州徵兵未還某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眾詣郡受犒賚丙午薄暮欽湊至某卿使袁履謙馮虔等攜酒食妓樂往勞之并其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

明日斬之悉散井陘之眾有頃高邁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某卿使馮虔往擒之南境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醴泉驛迎千年又擒之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某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既善其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膺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某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某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郡六郡而已某卿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二 唐

十六

又密使人入范陽招買循郡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雖得洛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至范陽引循屏語使壯士縊殺之滅其族以別將牛廷珣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步騎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初祿山欲自將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振武軍于府今托克托城靜邊軍在其東北雲中今大同府馬邑今朔州東陘關在代州南三十里胡氏曰時河東太原開關以拒秀巖至是始開關也內邱縣今屬順德府醴泉驛宜在樂城縣范陽今順天府盧龍今永平府密雲縣今密雲縣漁陽今薊州郡今衛輝府鄴郡今彰德府城今鄴縣西十五載 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尙巖莊為中書侍郎李隨至

睢陽有眾數萬丙辰以隨爲河南節度使以前高要尉許遠爲
睢陽太守兼防禦使濶陽各尙衡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栖曜
爲衙前總管攻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顏杲卿使其子泉明
賈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於京師張通幽泣請
曰通幽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
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多自爲功
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繼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
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
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賊縱兵殺
萬餘人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王承業使者至京師帝大
喜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爲衛
尉卿朝命未至常山已陷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十七

戶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
噴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
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
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
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杲卿履謙比死
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史思明李立節蔡
希德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鄴廣平
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爲賊守饒陽太守盧全
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河間司法李奐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
暉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敗洪陽今濮州濟陰
廣平府鉅鹿今順德府上谷今易州博陵今定州文安
鄴今任邱縣北之鄭州集魏今大名府信都今冀州也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

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于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爲河東節
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甲于加哥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餘
如故置南陽節度使以南陽太守魯吳爲之將嶺南黔中襄陽
子弟五萬人屯葉北以備安祿山吳表薛愿爲潁川太守兼防
禦使龐堅爲副使乙丑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翰擊卻之己
巳加顏真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真卿以李暉爲副二月
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使史思明等圍饒陽二
十九日不下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
陘己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
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行視
吾此眾可敵思明否今爲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
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十八

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
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
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
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
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
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
發射之賊稍卻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
不能當敵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爲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
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小
憩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
至九門南逢壁度憩息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
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

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葉城為賊所據光弼遣神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成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按南陽今鄧州鎮南真陽今襄陽府葉今葉縣潁川今許州胡氏曰九城志真定至饒陽二百三十五里思義據思明下營處言之故曰不二百里也滹沱水在正定府城南九門在葉城縣西北石邑在獲鹿縣西北

賈賁前至雍邱有眾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元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邱與賈賁合初雍邱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為將使東擊淮陽救兵於襄邑破之俘百餘人拘於雍邱將殺之往見李庭望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妻子走故賈賁得以其閒入雍邱潮引賊精兵攻雍邱賈出戰敗死巡力戰卻賊因兼領賈眾自稱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謝元同等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十九

四萬餘眾奄至城下眾懼莫有固志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縱斫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按雍邱今杞縣譙郡今亳州真源今鹿邑縣淮陽今陳州襄邑在今睢州西加顏真卿河北采訪使真卿以張濟為支使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

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賊甲兵皆儲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疆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為乎萼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膏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萼年少輕虜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以為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於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眾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二十

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
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
稍移於進明矣真卿不以爲嫌真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
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按清河今屬廣平府
城涉縣磁州彰德四友之衝也幽陵即范陽堂邑縣屬東昌府北海縣今青州府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
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
千人衛之爲方陳而行賊不能奪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張奉璋
拒卻之光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夏四月
壬辰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
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
之瑊釋之之子也思明收餘眾奔趙郡希德奔鉅鹿思明自趙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三十一

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思明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
暴所至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爲營以拒賊及郭李軍
至爭出自效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
收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
郭獻璆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恆陽就食按恆陽今
定州西北六十里注云
在博陵西十里有脫字
楊國忠問士之可爲將者於左拾遺張鎰及蕭昕鎰昕薦左贊
善大夫承壽來瑱丙午以瑒爲潁川太守賊屢攻之瑒前後破
賊甚眾加本郡防禦使人謂之來噲鐵安祿山使平盧節度使
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督殺之平盧游奕使劉客奴先
鋒使董秦及安東將王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真
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賈載齋糧及戰士衣助

之真卿時惟一子頗纔十餘歲使詣客奴爲質朝廷聞之以客
奴爲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元志爲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爲平
盧兵馬使按安東在
永平府

五月令狐潮復引兵攻雍邱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
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
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雍邱今
杞縣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
騎更挑戰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蔡
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
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
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恆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
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三十一

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壬午戰於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
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鬣跣足走走至暮杖折槍歸營奔
於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
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爲官軍所獲將士
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尙嚴莊誦之曰汝數年
教我反以爲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
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尙莊
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自關下來爲尙莊說祿山曰自古帝王
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
烏合之眾未更行陳豈能敵我薊北勁銳之兵何足深憂尙莊
皆佐命元勳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懼若上下離
心臣竊爲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心事卽召尙莊

置酒酣宴自為之歌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祿山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為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不應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胡氏曰此祿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為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况賊殘虐失眾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尙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畱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二十三

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六月丙戌引兵出關已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邱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眾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輶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輶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

山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聲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翰獨與麾下數百騎走自首陽山西度河入關關外先為三壑皆廣二丈深丈人馬墜其中須臾而滿餘眾踐之以度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按行唐縣在今正定府北七十里沙河在行唐新樂之間與木刀溝相通嘉山在曲陽縣東五里博陵郡定州也首陽山在永濟縣即番首山也上意在入蜀父老皆遮道請畱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為之按轡久之乃令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畱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眾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尙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二十四

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賊馬欲西建甯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兩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畱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鹿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

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盛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為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請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做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史言肅宗以此成興復之功按朔方治靈州六城胡氏曰三受降城及禮安定遠張武也靈武郡御靈州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二十七

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漠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眾心為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獻歡尊元宗為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

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即白宰如數發兵以秀實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忠義而遣之安西治龜茲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邱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元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二十八

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畱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眾屯白沙澗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眾媯檀及胡兵悉斬之榮陽陳雨裔從兵皆散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白沙澗在中牟縣桃陵在杞縣媯州今保安州州今密雲縣榮陽陳雨裔在杞縣西

河北諸郡猶為唐守常山太守王備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朔方兵三千人請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遷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眾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

敵若以國家爲念移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勳盛烈孰與爲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成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參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承恩承珖之族兄也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僞降伏甲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左脅夜奔博陵信都今冀州九門今冀城西博陵今定州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與復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爲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爲戶部尚書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二十九

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朝廷遣侍御史崔眾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眾侮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眾見光弼不爲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景城今滄州河間今河間府光弼有此兵自隨故能行其志上皇下制赦天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遣錄事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爲今方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卽以琦爲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甯陵襄邑夜去雍邱城三十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擊大破之殺獲大半庭望收軍夜遁安祿山聞擄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

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於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爲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鄭今鄭州坊今中郟縣岐今鳳翔隴今隴州武關今上津今鄆西縣言取此路由漢水上也建甯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眾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九月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三十

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甯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甯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家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眾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甯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倓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置元帥府於禁中倓入則泌在府泌入倓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倓與泌掌之阿史那從禮說誘九姓府六胡州諸胡數萬眾聚於經略軍北

將寇朔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別將兵與虜戰兵敗降之既而復逃歸懷恩叱而斬之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上雖川朔方之眾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宗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於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經略軍在鄂爾多斯右翼前未旂之北天德軍在吳喇特旂西發汗那在鄂爾多斯之北天德軍在吳喇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權鹽法用以饒按洋川今洋縣在漢水北由此入駱谷也房瑁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唐 三十一

蒲漳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瑁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為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瑁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瑁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瑁分為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宜壽今藍屋縣奉天今乾州房瑁以中軍北軍為前鋒冬十月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瑁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瑁自以南軍戰又敗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瑁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瑁如初按便橋即咸陽縣之西渭橋陳濤斜在咸陽縣東

上問李泌曰今敵疆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過路來春復命建甯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胡氏曰泌欲使建甯自靈夏並豐勝雲朔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二 唐 三十二

之塞直搗鶻檀攻范陽之北光弼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西自太原取恆定以攻范陽之南按胡氏曰使肅宗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用必策史思明豈能再為關洛之患乎十二月永王璘擅引兵東巡沿江而下軍容甚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詰其擅引兵東下之意璘怒分兵遣其將渾惟明襲希言於吳郡季廣琛襲廣陵長史淮南採訪使李成式於廣陵璘進至當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之將兵拒之成式亦遣其將李承慶拒之璘擊斬敬之以徇景曜承慶皆降於璘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眾以討之吳郡今蘇州府當塗縣今太平府治丹徒今鎮江府安陸今德安府廣陵今揚州府今孤潮李庭望攻雍邱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邱之北

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眾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於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甯陵斷巡後巡遂拔雍邱東守甯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甯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救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殺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按彭城今徐州府魯今兗州府甯陵縣在歸德府西六十里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三十三

讀史兵略卷三十三

通鑑

益陽胡林翼纂

肅宗至德二載 春正月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圍縛烏合之眾不滿萬人思明以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眾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環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為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指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眾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雷蔡希德等圍太原博陵今定州太行今滌安府大同今大同府范陽今順天府朔方今靈武今靈州河河西今涼州府

臨朐右今西甯府屬陽今平定州安邊今蔚州

安慶緒以尹子奇為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甯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眾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內應二月子儀引兵趣河東城中人翻城迎官軍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上至鳳翔旬口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懸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眾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眾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眾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眾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胡氏曰後果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

能待此決矣此謂由漢中府洋縣而至

永王瑊敗死其黨薛鏐皆伏誅時李成式與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合兵討鏐銑兵數千軍於揚子成式使判官裴茂將兵三千軍於瓜步廣張旗幟列於江津鏐與其子瑒登城望之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墮不加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死於鋒鏑永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渾惟明奔江甯馮季康奔白沙鏐憂懼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軍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為兩鏐軍又以火應之鏐以為官軍已濟江遠挈家屬與麾下潛遁及明不見濟者乃復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將趙侃等濟江至新豐鏐使瑒及其將高仙琦將兵擊之侃等逆戰射瑒中肩鏐兵遂潰瑒與仙琦收餘眾南奔鄱陽收庫物甲兵欲南奔嶺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表江西采訪使皇甫侁遣兵追討擒之潛殺之於傳舍瑒亦死於亂兵侁使人送鏐家屬還蜀上曰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於蜀而擅殺之耶遂廢侁不用揚子縣今儀徵縣也瓜步鎮在於丹徒縣鄱陽縣屬饒州府三月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勳胡氏曰以鏐王賜物恐將士怨望而不力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推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夏四月上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使將兵赴鳳翔

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幽伏兵擊之於白渠雷運橋殺傷略盡歸仁游水而逸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瀋西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癸丑守忠僞退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爲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四

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三原在西里白渠在涇陽縣西渭橋在咸陽縣西瀋水在長安縣西清渠在其東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申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日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爲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過炅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復得全南陽今南陽府襄陽今襄陽府時至南陽必由之以東北路阻也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備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刺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六月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救免死以白衣於陝郡効力胡氏曰時陝郡新復介居兩京之間賊用而不計其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下上表以爲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五

可守然則他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若以礮石一能即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其徒實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爲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也去榮既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暴橫爲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爲天下主愛無親疎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

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耶今陝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克况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榮末技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國家乃為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陝郡今陝州

秋七月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關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為雲梯勢如半虹杜佑曰大木為梯下置六輪上立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梳梳相去四尺勢復回遞互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六

首冠雙轆轤枕城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而謂之飛雲梯飛雲梯豫於城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棚閣有屋宇以蔽風雨賊士居之以臨禦外敵今人謂之敵樓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鎖鍊末置大鏡搗其鉤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鑠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為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眾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眾左右馳射賊眾披靡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既拔即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疆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七

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畱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為泣下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甯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瑁為相惡賀蘭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胡氏曰史言房瑁以私憾進明用許叔冀以進明之才借使出兵亦未必能制勝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閉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收騎退還橋壞墜墜中反為希德所擒胡氏曰為

特勇輕脫程千里欲擒蔡希德反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

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備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

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為特進囚之客省上黨今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

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

其所欲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十

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

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謂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

何以食為宴畢即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

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胡氏

儀先敗於清渠至此則循南山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

出都城後據地勢以待之也

王思禮為後軍賊眾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八

過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卻為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趨輜重

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

陳前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

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兵

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垂部下難得自拔箭擊

云其皮血流被面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

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

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

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壑死者甚眾賊遂大潰餘眾走入城迨

夜羸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

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

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

也奈何縱之使復得眾還為我患悔之無及戰尙神速何明且

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運明謀

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備田乾真皆已遁矣胡氏曰廣平王若用

以假取東京矣

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

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

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

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

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

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澧水之東百姓軍士胡虜見俶

拜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眾

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

出以太子少傅號王巨為西京留守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九

賀上涕泗交頤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命左僕射裴

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香積寺在長安城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

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胡氏曰

唐人皆以全江淮為巡遠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

賊若欲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

巡不敢越過其兩耳且我眾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尙

相救恤况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

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

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

四百人冬十月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城遂陷巡遠俱被

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

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

為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為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為後患乃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且死顏色不亂揚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恆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自與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為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十

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閻邱曉使共救之曉素傲很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張通儒等收餘眾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并舊兵步騎猶十五萬己未廣平王至曲沃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假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慶緒帥其黨自苑門出走河北王成廣平王假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

猶未厭復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城在陝州西假師縣屬河南府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制以瑒為河南節度使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為安成府改元天成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眾至六萬軍聲復振河陽今孟縣也河內今懷慶府陳留縣屬開封府潁川郡今彰德府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十一

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為之備且遣使逆招之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眾走歸其國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玘亦說思明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湔洗易於反掌耳思明以為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悉眾數萬逆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眾不敢進願馳弓以安之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入內

營相繼於道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壘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錢四十淘糲及馬矢以食馬人皆以爲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進退無所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胡氏曰師老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趨鄴李光弼之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遙賜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鈔掠官軍出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餓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人多造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運捕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十六

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遊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炅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輻重委積於路胡氏曰史言水之戰未悔禍非戰之罪使皆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畱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諸將繼至眾及數萬議捐東

京退保蒲陝

胡氏曰蒲陝二州夾河

其險可以禦敵故議退保之

都虞候張用濟曰蒲陝薦饑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從之使都遊奕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趨河陽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成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禮至而軍焉諸將各上表謝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爲濟王府長史削銀青階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白沙河收整士眾還屯鄴城南胡氏曰史思明之兵潰的去乃收整其眾而南使官軍於滏水驚潰之後安慶緒收子儀營中糧得六七萬石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思明命左右牽慶緒出并其四弟及高尙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十七

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畱鎮之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畱其子朝義守相州弭兵還范陽安陽河安陽城之溢水也斷河陽橋保東京者鄴在河城在河北野水成當在今孟縣南府也缺門山在新安縣河陽清縣孟津縣沙河縣今屬順德府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畱子儀子儀給之曰我儀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願得親王爲之副辛巳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光弼副之仍以光弼知諸節度行營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采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左廂兵馬使張

用濟屯河陽光弼以檄召之用濟曰朔方北叛軍也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邪與諸將謀以精銳突人東京逐光弼請于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銜枚以待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逼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右武鋒使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為之是被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沁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用濟召不時至斬之命部將辛京果代領其眾僕固懷恩繼至光弼引坐與語須臾聞者白蕃渾五百騎至矣光弼變色懷恩走出召麾下將陽責之曰語汝勿來何得固違光弼曰士卒隨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

九月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十八

已向河南分為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泉周摯自胡良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為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為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為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眾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眾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

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後臂之勢也胡氏曰猿臂可伸而長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沁水嵎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驪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為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殺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乘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胡氏曰日賊之者欲其兇懼而自潰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胡氏曰不敢逼者以其嚴整而難犯光弼至河陽有兵二萬胡氏曰自沁水退守河陽眾及數萬及李光弼至河陽有兵二萬胡氏曰寡之相應乎蓋張用濟之死期方士卒畏威而逃散者多也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十九

糧纒支十日光弼按關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倚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胡氏曰史思明乘銳勝以攻河陽於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乃先築月城者恐賊有遷也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黎陽最在西次之濮陽在東北皆今滑縣滑州界內長蘆今天津府青縣胡氏曰沁水有成皋之險嵎嶺在登封縣龍門則伊闕按光弼以兵少不能分也石橋在洛城東參觀鄭城之遺河陽之保可見治軍寬嚴之效異冬十月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因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在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墨門為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胡氏曰既賞其勇而尤賞其有取敵

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
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
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曹望吾旗而戰吾旆旗
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旆旗三至地則萬眾齊入死生以之少
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
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到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
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
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
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瑒戰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
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
呼聲動天地賊眾大潰胡氏曰史言河陽之戰真為確斷非斬
李光弼督諸將致死不足以決勝斬
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二十三

大將徐瑣王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
知擊敗尙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
為右金吾大將軍野水被在孟縣東南河清縣在其西皆南臨
大河南城南陽有三城此在南也中潭城在
河之中諸北城在其北河陽三城所以
禦兵之北來攻洛陽者也皆在今孟縣
襄州將康楚元等據州作亂眾至萬餘人十一月商州刺史韋
倫發兵討之駐於鄧州之境招諭降者厚撫之伺其稍怠進軍
擊之生擒楚元其眾遂潰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荆襄皆平
上元元年 九月甲午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為江陵府仍置
永平軍團練兵三千人以扼吳蜀之衝從節度使呂諲之請也
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乙未命子儀出鎮邠
州党項遁去戊申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
北發射生英武等禁軍及朔方鄆坊邠涇原諸道蕃漢兵共

七萬人皆受子儀節度制下旬日復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胡氏曰使郭子儀果總兵向范陽則史思明有內顧之憂李光
弼成夾攻之勢必無邯山之敗矣郭李成功則又必無邠涇河
北諸帥之禍矣按射生手如今十五善射英武其軍號也邠方
鄆坊邠涇原四道也自朔方緣邊外至范陽自屬兵家正法
官官之為也

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
法展剛彊自用故為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
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邢延恩
入奏展倔彊不受命姓名應諂請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與
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為亂然展方
握強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暉俟其釋兵赴鎮
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冬十一月以展為都統淮南東
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密勅舊都統李暉及淮南東道節度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二十三

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甯參軍數
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勳勞又
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聞之乎因泣下延恩
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為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為疑
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
暉謀解暉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暉追江淮親舊
置之心脅三道官屬遣使迎賀中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
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暉鄧景山
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暉反州縣莫知所從
暉引兵度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儼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
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
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

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曰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法雷擊之景山眾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濠楚王暉將兵四千略淮西李暉關北固為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洲多張火鼓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暉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暉軍聞之自潰暉奔宣城展陷潤州昇州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羣棄城走昌羣遣其將宗犀詣展降展陷昇州以宗犀為潤州司馬丹陽軍使使昌羣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宋州今歸德府廣陵今揚州府潤州今鎮江府即京口也徐州今泗州府鳳陽府鳳陽縣即濠州也瓜洲西則白沙今儀徵縣也又其上流則從黃天蕩至今句容縣北即下蜀也宣城今宣城市今江甯府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二十四

李暉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暉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暉乃悉以後事授藏用十二月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二千人立柵以拒劉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節度使鄭炅之棄城走李暉奔洪州李藏用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於郁聖兵敗奔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封進陷湖州展以其將許嶧為潤州刺史李可封為常州刺史楊持璧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展以李晁為泗州刺史宗犀為宣州刺史傅子昂屯南陵將下江州徇江西於是屈突孝標陷濠楚州王暉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間壽

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暉不得西止屯廬州初上命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五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勅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眾南下及彭城勅神功討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度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度江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泗州今江西南昌府都察院詳疑許之誤許在江北四十五里泗州今直隸州常州府皆今府名餘杭在杭州西餘杭皆今州府名在城今濟甯州都梁山在盱眙縣天長縣在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二十五

二年春正月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暉於石夷門孫待封自武康南出將會景超攻杭州溫晁據險擊敗之待封脫身奔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暉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洲王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居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度還軍瓜洲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率眾力戰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劉殷許嶧等皆死楊惠元等擊破王暉於淮南暉引兵東走至常熟乃降孫待封詣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間展死悉以兵授張法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法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盧軍

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羅茶毒矣
石夷門疑即餘杭縣之石湖鎮在杭州城西西北也武康烏程常
熟皆今縣名海陵今泰州壽山鎮江府城西三聖之銀山其北
七里曰金山在江中平盧軍乃神
功所將也江淮之禍邪延恩貽之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擊之可破也陝州
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於上二月上勅李光弼等進
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
勇而復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
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法無所假貸懷恩
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
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與懷恩
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陽戍陳於邙山光
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三十一

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
之史思明乘其陳未定進兵薄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
器械盡棄之光弼懷恩度河走保聞喜朝恩伯玉奔還陝抱玉
亦棄河陽走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胡氏
日相州之敗即山之敗皆魚朝恩為之也唐不以覆軍之罪罪
朝恩而罷郭李兵柄失刑甚矣按聞喜屬絳州光弼懷恩遠退
至此
寶應元年 絳州諸軍以糧賜不充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
原亂軍合從連賊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以郭子儀為汾陽王
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澤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
京師絹四萬匹布五萬端米六萬石以給絳軍子儀將行時上
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
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史朝義遣兵

圍李抱玉於澤州子儀發定國軍救之乃去太原以糧賦失所
絳州以糧賜不充

初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
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
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五月庚辰收
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
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胡氏曰郭子儀誅王
奉法僕固懷恩分河北諸州授田承
嗣等以成藩鎮之禍用人可不謹哉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為遂
城果毅開封劉昌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
日李太尉必救我城東南隅最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
將以朝義兵尚強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三十二

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賊安知吾之眾寡遂徑趣徐
州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先是田神功既克
劉展留連揚州未還太子賓客尚衡與左羽林大將軍殷仲卿
相攻於兗鄆聞光弼至憚其威名神功遠還河南衡仲卿相繼
入朝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自餘眾務悉委判官張
修修更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白事光弼多令與修議之諸將
事修如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甯先是田神功起偏裨為
節度使留前使判官劉位等於幕府神功皆平受其拜及見光
弼與修抗禮乃大驚徧拜位等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
君亦胡為不言成神功之過乎胡氏曰史言武夫悍將可以禮
化居其上者當以身作則按充
兗州府鄆
今東平州
冬十月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前鋒陝西節度

使郭英父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為殿自澠池入潞澤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時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留陝州辛未懷恩等軍於同軌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於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若獨與漢兵來宜悉眾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乙亥官軍陳於橫水賊眾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陳於西原以當之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陳於昭覺寺官軍驟擊之殺傷甚眾而賊陳不動魚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戰賊雖多死者陳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瑛曰事急矣胡氏曰犯陳而不能陷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胡氏曰古謂之楯晉宋間謂之彭排南方以皮編竹為之以捍敵北突人以木為之左傳樂祁自揚楯買楯蓋北方之用木也尙矣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二十九

入萬眾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眾大敗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又敗人馬相蹂踐填尚書谷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其中書令許叔冀王仙等承制釋之懷恩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帥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朝義至汴州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閉門拒之朝義奔濮州獻誠開門出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略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為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胡氏曰使郭李為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回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恪守之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師朝義自濮州北度河懷恩進攻滑州拔之追敗朝義於衛州朝義雖陽節度使田承嗣等將兵四萬餘人與朝

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長驅至昌樂東朝義帥魏州兵來戰又敗走於是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於陳鄭澤路節度使李抱玉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以趙恆深定易五州降於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抱玉等已進軍入其營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疑懷恩有貳心各表言之朝廷密為之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巳制東京及河南北受偽官者一切不問澠池在洛陽西在其東同軌今永甯縣東距洛陽百九十里橫水在洛陽城北汴州今開封府鄭澤汝皆今州名滑州今滑州縣衛州今滑州縣南樂屬大名府相今彰德府治今廣平府那今順德府陳今陳州府澤今澤州府今安府今太原府此懷恩處置之大誤也其禍巨矣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統恆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實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神將王武俊說舊臣曰今河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三 唐 二十九

東兵精銳出境遠關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眾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復為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為善擢為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郭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為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中書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臨清朝義自衡水引兵三萬還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官軍益振遂逐之大戰於下博東南賊大敗積尸擁流而下朝義奔莫州懷恩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庭玉與田神功辛雲京會於下博進圍朝義於莫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貝州今清河縣臨清今臨清州在河北

讀史兵略卷三十四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代宗廣德元年 春正月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
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朝義從之選
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既出承嗣即以城降送朝義
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侯希逸薛兼訓等帥眾三萬追之
及於歸義與戰朝義敗走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
使駱奉仙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朝義至
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諭抱忠以大軍留莫州輕騎
來發兵救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抱忠對曰天不祚燕唐室
復興今既歸唐矣豈可更為反覆獨不愧三軍耶大丈夫恥以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唐

詭計相圖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
軍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
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
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東奔廣陽廣
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李懷仙遣兵追及之朝義窮
蹙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
義首至京師歸義今雄縣范陽縣今涿州廣陽今良鄉縣溫泉
柵在今樂亭縣僕固懷恩之功固不在李郭下
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
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度
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開自
効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請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
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胡氏曰河北藩鎮
自此強倣不可制

矣

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眾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
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
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
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
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
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胡氏曰四帥謂田承嗣
李寶臣李懷仙薛嵩外交回紇
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郭子儀數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為之備胡氏曰不能用
師張本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唐

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者耕稼數年閒有眾十萬又選其驍健
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胡氏曰魏牙兵始此迄於
梁唐魏以之疆亦以之亡
秋七月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
西隴右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
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
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
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
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閒西北數十州相
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胡氏曰史言唐所
關在隴州邠州在西甯府南西甯即邠州
渭今豈昌府成今成縣餘俱今府州名
吐蕃之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
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

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眾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度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過之竟不召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於盤屋之西乙亥吐蕃寇盤屋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爲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爲丙子出幸陝州官吏竊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澧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等十五西迎吐蕃遇子儀於開遠門內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爲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唐

三

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議誅之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承宏爲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爲相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燬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遣人與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并發武關防兵數日聞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

兵近千人子儀與延昌謀曰潰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自直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子儀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爲糧料使給軍食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延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卽日大舉南趨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眾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唐

四

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眾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澧水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爲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吐蕃惶駭庚寅悉眾遁去高暉聞之帥麾下三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王甫自稱京兆尹聚眾二千餘人署置官屬橫暴長安中十一月壬寅郭子儀至澧水西甫按兵不出或謂子儀城不可入子儀不聽引三十騎徐進使人傳呼召甫甫失據出迎拜伏子儀斬之其兵盡散白孝德與邠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也澧水今乾州司竹監在藍屋縣便橋在咸陽縣西渭橋南七盤在商州東鄜坊丹延節度統今鄜州中鄜宜川延安城蒲陝商華皆今府州名寶應軍卽射生手漢唐明人之重宦官

新今士大夫之重家丁溺於官氣者不察爾

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瑋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鬪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瑋帥眾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瑋開懸門以待之胡氏曰杜預曰懸門施於內城門按今邊城之門下窺至則下之以塞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門以為重閉之固會州會南郡在於原會成渭之地今中衛縣南

二年春正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顏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真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眾召之庸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唐

五

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自餘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真抱玉之從父弟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為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眾云郭子儀已為魚朝恩所殺眾信之故為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僕固懷恩既不為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渴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殺渴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出與戰瑒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戊午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

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榆次在太原東南六十里在初縣東北約百二十里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成河中將貪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邠縣兵李光逸盡與之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將白玉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軍士曰將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至榆次瑒責其遲胡人曰我乘馬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皆怨怒曰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率眾攻瑒殺之僕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唐

六

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度河北走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云全軍歸鎮釋之曰不然此必眾潰矣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或翻然改圖以眾歸鎮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而至釋之不得已納之張韶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韶為閒殺釋之而收其軍胡氏曰史言渾釋之使韶主之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向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脛實於彌我城而死都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眾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郭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獲瑒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赦懷恩母至長安給侍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戊寅

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胡氏曰卒如顏真子儀知盧諶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名彌峽城在靈州

三月党項寇同州郭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李國臣擊之日虜得開則出掠官軍至則逃入山宜使麻師居前以誘之勁騎居後以覆之國臣與戰於澄城北大破之斬首捕虜千餘人澄城同州府北百里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盡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六月勅罷河中節度及羅德軍子儀復請罷關內副元帥不許

河南副元帥臨淮王李光弼治軍嚴整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眾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七

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胡氏曰李光弼處危疑之地其迹大義非虛語也光弼愧恨成疾秋七月已酉卒胡氏曰史言李

八月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眾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為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

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辛巳子儀發赴奉天奉天今乾州在長安西北百五十里

河中尹兼節度副使崔寓發鎮兵西禦吐蕃為法不一九月丙申鎮兵作亂掠官府及居民終夕乃定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祿郭子儀使右兵馬使李國臣將兵為郭

晞後繼邠南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於宜祿冬十月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連戰而不

利則眾心離矣敢言戰者斬辛未夜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壬申未明虜眾大至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虜至麻亭而

還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虜涉涇而道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討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眾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

聞之自永壽還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眾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為用志烈奔甘州為沙陀所殺宜祿今長武縣邠州在其東南八十里唐高宗乾陵在乾州西北又西北則麻亭又西北則邠州涇水在其北推沙堡在固原州西北靈武縣今靈州南永壽縣屬乾州涼州甘州皆今府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八

十一月丁未郭子儀自行營入朝郭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以子儀故不敢言涇州刺史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孝德從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漿上植市門晞一營大

謀盡甲孝德震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孝德使數十人從行秀實盡辭去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

愕因諭曰常侍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

晞後繼邠南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於宜祿冬十月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連戰而不

氏喻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
 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亂由常侍出然則郭氏功名
 其存者幾何言未畢喻再拜曰公幸教喻以道恩甚大敢不從
 命願此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諱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
 晞通夕不解衣戎候卒擊柝衛秀實且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
 改邠州由是無患邠州西至涇州百一十里
 永泰元年 李正月加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鳳翔隴右節
 度使以其從弟殿中少監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抱真以山東
 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
 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
 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
 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為諸道最兵單餉給於此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唐 九

三月壬辰朔命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
 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洛陽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待
 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
 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鉗口飽食相招為祿
 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
 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巨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
 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
 倚卒暴百揆墮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
 於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以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
 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
 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泊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
 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

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
 餘以糧儲屏屢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
 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
 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
 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
 相繼遣河中丘成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規之興唐寺在朱雀街東第四坊南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淄青好遊畋營塔寺軍州苦之兵馬使
 李懷玉得眾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
 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詔赦之召
 還京師秋七月壬辰以鄭王邕為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以懷玉
 知留後賜名正已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
 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唐 十

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
 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為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
 制雖名藩巨鎮胡氏曰史因李正己逐侯希逸究言藩
 平盧既陷故淄青兼其統淄今淄川縣今青州府齊今濟
 南府沂今沂州府密今諸城縣海今海州六州之地山南東道
 治襄陽此著藩鎮之害
 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眾俱入
 寇令吐蕃大將尚結悉贊摩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項帥
 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吐谷渾奴刺之眾自西道趣
 蓋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
 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
 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甯白孝德鎮西馬璘河南郝
 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

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得詔亟命治行諸將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勒兵就道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大將張韶代領其眾別將徐璜玉殺之范志誠又殺璜玉而領其眾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大患上猶爲之隱前後勅制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甲辰上命宰相及諸司長官於西明寺行香設素饌奏樂是日吐蕃十萬眾至奉天京師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討擊使白元光先戍奉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身先士卒虜眾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眾數日斂眾還營瑊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十一

千級丙午召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己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奉仙將軍李日越屯藍屋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庚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皆衣阜圍結爲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眾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議論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閣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勅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勳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

竟項西掠白水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城北因逐北至邠州智光素與杜冕不協遂殺邠州刺史張麟阮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冬十月己未復講經於資聖寺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竟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從子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十二

儀曰此適足爲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曰子儀之審處利害而權其輕重者如此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肯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吾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指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

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御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杯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曷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絲三千匹酋長分以賞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十三

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突西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光庭高依註作光進鳴沙在靈州今中州縣蕭津在朝邑縣餘俱今州縣名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勅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貞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德等皆詣鳳翔降大曆元年 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邠甯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為三使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

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璘由是在邠甯聲稱殊美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勤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三年 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橫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崔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秋七月崔甯妾任氏出家財數十萬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子琳走崔甯入朝以弟寬為琳帥精騎突入成都故朝廷遣甯還鎮也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十四

八月壬戌吐蕃十萬眾寇靈武丁卯吐蕃尙贊摩二萬眾寇邠州京師戒嚴邠甯節度使馬璘擊破之九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蕃壬午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萬眾於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戊戌京師解嚴大震關在隴州臨洮今洮州縣定秦堡在其境郭子儀還河中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甯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

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麟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
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及運金帛以助之
諸將皆以為然十二月己酉徙馬璘為涇原節度使以邠甯慶
三州隸朔方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璽後初
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久驕旅數遷徙四鎮歷汴虢鳳翔
北庭歷懷絳鄜然後至邠頗積勞弊及徙涇州眾皆怨誹刀斧
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
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
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亂迹未露恐軍中疑其
免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謀作亂中夕火果起秀
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
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唐

十五

流言者刑遂徙於涇胡氏曰史言段秀實能弭亂

平盧行軍司馬許杲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淮
南節度使崔圓令副使元城張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
去止當塗是歲上召萬福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討杲萬
福至州杲懼移軍上元又北至楚州大掠淮南節度使韋元甫
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
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什二三元甫將厚賞將
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胡氏曰兵農既分官健猶
見在軍皆有年限更往六典衛士之外天下諸軍有健兒
虞宜與人行息自今以後諸軍領量開元十五年勅以天下
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取壯壯情願充健兒長住
者每年加常例給賜兼給承年優復其家口情願同者聽
州各給田地屋宅人賴其利中外復安承無發之役此當
言兵農已分地利而養兵今方立小功不足過賞請用三分
之書卒不可教以至於今

一濠州今鳳陽府當塗縣屬今太平府
六年 春二月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兼澤潞山南西道

節度使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於扶
文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道岷隴俱下臣保固汧隴
則不救梁岷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瞻進退無從願更
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許之河大河南今蘭州府
扶州在文縣西文州今文縣岷州在岷州岷州在岷州岷州在岷州
計寇從汧隴則由岷州而西入蜀而梁州危故東保汧隴為非
故西保河岷亦非計山南扶文也
嶺南蠻酋梁崇牽自稱平南十道大都統據容州與西原蠻張
侯夏承等連兵攻陷城邑前容管經略使元結等皆寄治蒼梧
經略使王翊至藤州以私財募兵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馳詣
廣州見節度使李勉請兵以復容州勉以為難翊曰大夫如未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唐

十六

暇出兵但乞移牒諸州揚言出千兵為援冀藉聲勢亦可成功
勉從之翊乃與義州刺史陳仁瑾藤州刺史李曉庭等結盟討
賊翊募得三千餘人破賊數萬眾攻容州拔之擒梁崇牽前後
大小百餘戰盡復容州故地分命諸將襲西原蠻復鬱林等諸
州先是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皆據險為亂陷十
餘州官軍討之連年不克李勉遣其將李觀與翊併力攻討悉
斬之三月五嶺皆平容州今北流縣西原蠻今慶遠鎮安諸州
梧州西南鬱林州今興業縣屬梧州府梧州府梧州府梧州府
梧州府梧州府梧州府梧州府梧州府梧州府梧州府梧州府
是歲以尚書右丞韓滉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
賦歛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混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
賦歛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
自是倉庫蓄積始充

八年 春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彰承滑毫離亂之後治軍勸農府庫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貢賦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齋糧食道路供饋皆不受所過秋毫無犯疾亟召掌書記高陽齊映與謀後事映勸彰請代人遣子歸私第彰從之遺表稱昔魚朝恩破史朝義欲掠滑州臣不聽由是有隙及朝恩誅值臣寢疾以是未得入朝生死愧負臣今必不起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州縣官吏按堵待命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彰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三月丙子以李勉為永平節度使承平滑鄭二州軍名冬十月靈州破吐蕃萬餘眾吐蕃眾十萬寇涇邠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庚申戰於宜祿瑊登黃蘗原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十七

望虜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焉用此為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為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又敗璘為虜所隔逮暮未還涇原兵馬使焦令詵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苟自全乎召令詵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邪令詵等惶懼拜請命秀實乃發城中兵未戰者悉出陳於東原且收散兵為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卻既夜璘乃得還郭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策可以雪恥莫對渾瑊曰敗軍之將不當復預議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瑊罪否則

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朔那虜既破官軍欲掠汧隴隴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持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於潘原殺數千人虜遂遁去宜祿今長武縣黃蘗原在縣北盤倉在涇州西朝那在固原州西南秦原在清水縣百城即百里城在靈臺縣潘原在平涼府東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是時吐蕃數為寇載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成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開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乘而不居每歲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閒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十八

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功用會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胡氏曰為後楊炎復議城原州張本按原州今西南則木峽關胡氏曰唐東則潘原西北則推沙堡北則石門關取隴右先取之始可遷隄焉赫連勃勃據高平乘高以窺隴東與誠要害之地也九年 郭子儀人朝上言朔方國之北門中開戰士耗散什纔有一今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眾勢強十倍願更於諸道各發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制勝之道必矣十年 三月甲午陝州軍亂逐兵馬使趙令珍觀察使李國清不能禁卑辭徧拜將士乃得脫去軍士大掠庫物會淮西節度

使李忠臣入朝過陝上命忠臣按之將士畏忠臣兵威不敢動忠臣設棘圍令軍士匿名投庫物一日獲萬緡盡以給其從兵為賞

十一月嶺南節度使路嗣恭擢流人孟瑤敬冕為將討哥舒晃瑤以大軍當其衝冕自開道輕入丁未克廣州斬晃及其黨萬餘人嗣恭之討冕也容管經略使王翊遣將將兵助之西原賊帥覃問乘虛襲容州翊伏兵擊擒之容管治北流縣西原蠻今處遠鎮安等地

十一年夏五月汴宋留後田神玉卒以都虞候李靈曜為留後靈曜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秋八月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靈曜之謀主也宋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十九

州牙門將劉昌遣僧神表潛說僧惠惠石問計昌為之泣陳逆順僧惠乃與汴宋牙將高憑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靈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為宋州刺史憑為曹州刺史隱金為鄆州刺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於鄭州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意其至退軍榮澤淮西軍士潰去者什五六鄭州士民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不可日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戊辰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於雍邱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承平淄青兵於匡城乘勝進軍汴州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

神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眾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勝數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丁未靈曜至章城永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讓之不入汴城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功忠臣因會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甲寅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唐節度無一定此時汴宋統入州則汴宋曹濮兗鄆徐泗今開封歸德曹州濮州兗州東平徐州泗州也治開封府淮西今汝南光州也永平鄭州北至滑縣也河陽三城孟縣也淮南揚州也日九城志云榮澤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雍邱在汴州也胡氏縣也匡城在長垣縣章城在滑縣板橋在開封西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二十

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頰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兵馬使崔珍十將張景華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廷幹入宿衛徙珍屯靈臺補景華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胡氏曰白高仙芝喪師於大食段秀實之潰保河清以濟歸師在邠州誅郭晞暴橫之卒與馬璘議水不阿及治喪曲防周慮以安軍府最後多擊朱泚以身殉國其事榮風節卓然表璘家富有無算治第京師甲於勳貴中堂費二十萬繕他室所減無幾其子孫無行家貧尋盡胡氏曰史言適以為不肖子孫之貧按處事之法周知曲折豫為籌備而已

又令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職務差人權攝
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
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自兵興
以來州縣官俸給不一重以元載王縉隨情徇私刺史月給或
至千緡或數十緡至是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皆多
益寡上下有敘法制粗立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
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己有正己又得
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
守青州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
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
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恆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眾五萬梁崇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唐 二十一

義據襄鄆均房復鄆六州有眾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
廷而不用其法令官衙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
其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
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
如蠻貊異域焉按李正己時據山東全省及徐州海州田承嗣
趙定深冀滄等州梁崇
義據襄陽德安陸
十三年 春正月回紇寇太原河東押牙泗水李自良曰回紇
精銳遠來求關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
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抗其前大軍蹙其
後無不捷矣畱後飽防不從遣大將焦伯瑜等逆戰癸酉遇虜
於陽曲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回紇縱兵大掠二月代州都督
張光晟擊破之於羊武谷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待

之如初按羊武谷羊當作楊在時
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蠡性剛率謂其以武人輕己銜之
孔目官吳曜為子儀所任因而構之子儀怒誣奏蠡扇動軍眾
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猶氏丞既而僚佐
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之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言郭子儀過而能改
按符氏縣屬蒲州府
十四年 三月以容管經略使王翊為河中少尹知府事河東
副元帥畱後部將凌正暴橫翊抑之正與其徒乘夜作亂翊知
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誅之軍府乃安
五月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為河東節度使河東承百井之敗騎
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
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行則載兵甲止

則為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
萬辟兗州人張建封為判官署李自良代州刺史委任之在太
原北四
十里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
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
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
己大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西川節度使崔甯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強恣為淫侈朝廷患
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南詔王閣羅鳳卒子
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
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日吾欲取蜀以為
東府崔甯在京師所畱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

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甯歸鎮甯已辭楊炎言於上曰蜀地
宮饒甯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甯雖入朝全師尚守
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甯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
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而
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請甯甯
朱泚所領范陽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而得內
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
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甯初馬璘忌涇原
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為右神策都將上發禁兵四
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
將之以救蜀東川出兵自江油趨白坭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
詔破之范陽兵追及于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

讀史兵略

卷三十四

二十三

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似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
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苴咩城延袤十五里
徙居之吐蕃封之為日東王茂今茂州扶州在文縣西黎今清
二鎮是也江油縣即能安府白坭在昭化縣西北七盤在巴
州西北維州在雜谷廳大度河自打箭爐清溪峽入青衣江
城外今越嶲廳也苴咩城即大理府太和縣

讀史兵略卷之三十五

通鑑

益陽胡林翼纂

德宗建中元年 春二月楊炎欲城原州以復秦原命李懷光
居前督作朱泚崔甯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為城具涇之
將士怒曰吾屬為國家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居邠州甫營耕
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
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始為邠甯帥即誅温儒雅等軍
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五將何罪而為戮今又來此
吾屬能無憂乎劉文喜因眾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
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
度使代懷光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一

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
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
吐蕃始聞章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
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
即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贈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既而蜀將
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
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
五月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
不拔天方早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
人者不可勝紀上皆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
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有附叛
臣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

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効
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滅御膳
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於是眾知上意不
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為發兵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諸將
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自上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
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
懼

秋七月丙寅邵州賊帥王國良降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
京杲使成武岡以扞西原蠻京杲貪暴國良家富京杲以死罪
加之國良懼據縣叛與西原蠻合聚眾千人侵掠州縣瀕湖千
里咸被其害詔荆黔洪桂諸道合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及曹王
舉為湖南觀察使日驅疲吐誅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遣國良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唐 二

書言將軍非敢為逆欲殺死耳我與將軍俱為辛京杲所構我
已蒙聖朝洗何心復加兵刃於將軍乎將軍遇我不速降後
悔無及國良且喜且懼遣使乞降猶疑未決舉乃假為使者從
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舉
軍大驚國良趨出迎拜請罪舉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
具散其眾使還農詔赦國良罪賜名惟新邵州今寶慶府武岡
州江西南道觀察治洪州桂管經略治桂州
二年 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其子惟岳匿喪二十
餘日詐為寶臣表求合惟岳繼襲上不許惟岳乃發喪自為留
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上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
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之請於
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

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為備至是悅屢為惟岳請繼襲上欲
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為亂上曰
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眾耳曷日因
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
以長亂也然則惟岳必為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乃與李
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五月悅遣兵馬使孟祐將
步騎五千北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洛相二州朝廷
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悅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
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別將楊朝
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昭義救兵悅自將兵數萬圍
臨洛邢州刺史李共臨洛將張任堅壁拒守貝州刺史邢曹俊
田承嗣舊將也老而有謀悅寵信牙官扈粲而疎之及攻臨洛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唐 三

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尙書以逆犯順勢更不倖
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口
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尙書有矣諸將惡其異己共
毀之悅不用其策邢今順德府磁今磁州臨洛今承年縣西邯
鄲西南磁州之西壺關之險也
秋七月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
兵馬使李晟大破田悅於臨洛時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
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任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君
守戰甚苦任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
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
抱真討悅又遣李晟將神策兵與之俱又詔幽州團後朱滔討
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

一第 176 冊 續修四庫全書 8 235

設備燧與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軍於邯鄲擊悅支軍破之
悅方急攻臨洺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日燧等進攻朝
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令之
曰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卻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斬
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洺悅悉眾力戰
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引兵夜遁邢州圍亦解時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已卒子納祕之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
李惟岳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悅收
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於洹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
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奏求河陽兵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
元將兵會之並關屬潞安府在臨洺之西邯鄲在臨洺西南約
四十里雙岡在臨洺西壺關東洹水縣在今大名
縣西臨洺東南邯鄲今臨洺縣在其西

讀史兵略

卷三五

唐

四

八月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於莫州張孝忠將精兵
八千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
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南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
夕北向恆魏之亡可俛足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
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
牙官程華詣滔遺錄事參軍董稹奉表詣關滔又上表薦之上
悅九月辛酉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歸朝惟岳不
從孝忠德滔為子茂和娶滔女深相結胡氏曰范陽治幽州莫
州西二百四十里

官溫人王智興詣關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上為之發朔
方兵五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
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
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怒爭
奪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
將萬人助之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卻朔
方馬軍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
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
腰必敗之朝臣從之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
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
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為不涉遂
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

讀史兵略

卷三五

唐

五

死過半朔方軍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
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慙官軍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魏博淄
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李正己乘亂以兵扼徐州南之甬
子納益據之魏博田悅也宣武軍汴
宋也七里溝在徐州西橋在溝上

水直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爲陳雷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俟悅軍畢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爲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卻見河東軍捷還關又破之追奔至三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人口相枕藉三十餘里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浮圖悅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納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納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滿街悅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淄青成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唐

六

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今二丈人卽世其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輒拒朝命喪敗至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以此刀斷悅首持出城降馬僕射自取富貴無爲與悅俱死也因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尙書舉兵徇義非私己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某輩累世受恩何忍聞此願奉尙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棄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爲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斂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眾心始定胡氏曰田悅善敗不亡所謂盜亦有道復召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李納軍於濮陽爲河南軍所逼奔還濮州徵援兵於魏州田悅遣軍使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

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鬻臂而別璘遂與其副李瑤帥眾降於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慢罵而死璘父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洺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日馬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進圍深州惟岳憂懼掌書記邵真復說惟岳密爲表先遣弟惟簡入朝然後誅諸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鄭說權知節度事以待朝命惟簡既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告田悅悅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見惟岳讓之曰尙書舉兵正爲大夫求旌節耳非爲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罪歸尙書自求雪身尙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耶若相爲斬邵真則相待如初不然當與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尙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唐

七

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矣且魏博淄青兵彊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奈何遽爲二三之計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真對扈岌斬之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東鹿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東鹿城下惟岳大敗燒營而遁兵馬使王武俊爲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東鹿之戰使武俊爲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朱滔欲乘勝取恆州張孝忠引軍西北軍於義豐滔大驚孝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恆州宿將尙多未易可輕迫之則并力死關綏之則自相圖諸君第觀之吾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且朱司徒言大而議深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胡氏曰朱滔後卒如張孝忠所料於是滔亦屯東鹿不敢進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懼或謂惟

岳曰先相公委腹心於武俊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若無武俊欲使誰爲大夫卻敵手惟岳以爲然乃使步軍使衛常甫與武俊共擊趙州又使王士真將兵宿府中以自衛漳水自南而北馬橋在西田悅之東倉口在其北三鎮謂魏博田悅滑州李納成德李惟岳也三鎮駕河水上魏博在河西南距魏營不五十里其南有平邑浮圖二丈人謂李正己李寶臣伯父田承嗣也濮州即今濮州東鹿縣胡氏日在深州西四十五里義豐縣今鄆州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密二州李納復攻陷之王武俊既出恆州謂衛常甫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尙書常甫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爲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爲眾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爲福特反掌耳事苟不捷歸張尙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爲然會惟岳使要藉謝遊至趙州城下胡氏曰要藉官

讀史兵略

卷三五

唐

武俊引遵同謀取惟岳遵還密告王士真閏月甲辰武俊常甫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遵與士真矯惟岳命啓城門內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士真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違拒者族眾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誅畢華王他奴等皆殺之武俊以惟岳舊使之子欲生送之長安常甫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罪歸咎於中丞乃縊殺之傳首京師深州刺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忠爲易定滄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爲恆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聞屯深州

胡氏曰朱滔討李惟岳再戰再勝及瓜分成德巡屬以賞降將尺寸之地滔不與焉又欲使之取德棣此左氏所以知恒王之也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爲節度使已與康日知俱爲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爲朝廷不欲使故人爲節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恆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許士則聞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詔討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盛故王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舉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自棄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

讀史兵略

卷三五

唐

九

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胡氏曰同舟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是以善用兵者必先離其交又許以貝州賂滔滔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即遣王侑歸報魏州使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判官王邳與許士則俱詣恆州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康日知不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爲大夫憤邑者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恐爲後患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邳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尙書而存之大夫自留糧馬以供軍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鎮連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即遣判官王巨源使於滔且令知深州事相與刻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張孝

忠孝忠不從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於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官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說等於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海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胡氏曰史言帝銳意削平藩鎮不能應接以自遺忠李納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甚嚴都虞候李士真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還府以士真代之士真又以詐召棣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州士真劫之與同歸國夏四月戊午以士真長卿為二州刺史士真求援於朱滔滔已有異志遣大將李濟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真守德州且召士真詣深州議軍事至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唐

則雷之使濟時領州事胡氏曰德宗以德棣與朱滔滔卒以詐德今陵縣棣今武定府

吐蕃歸歸日所俘掠兵民八百人胡氏曰自吐蕃陷河隴入京師所俘掠唐人可數計耶德宗先歸所俘者以懷之其歸向日所俘者八百人而已狼子野心姑以此報塞中國其志果如何哉觀異日平涼劫盟之事可見也

上遣中使發盧龍恆冀易定兵萬人胡氏曰盧龍朱滔恆冀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眾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敕裝共趣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遣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

馬燧燧以聞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力未能制滔壬戌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以深州授王巨源武俊以其子士真為恆冀深三州雷後將兵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怱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為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口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怱忝親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忠卒無疑貳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為後患復遣牙將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曰李惟岳負恩為逆謂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孝忠與武俊皆出夷落深知其心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他日必相念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唐

矣雄復欲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怱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完城礪兵獨居疆寇之聞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東鹿詰旦將行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喧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敕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入驛後堂避匿蔡雄與兵馬使宗頊等矯謂士卒曰汝輩勿喧聽司徒傳令服稍止雄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即有之司徒以幽州少絲織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織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賜絹人十匹至魏州西境盡為馬僕射所奪司徒但處范陽富貴足矣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汝曹不欲南行任自歸北何用喧悖乖失軍禮眾聞言不知所為乃曰敕使何得不為軍士守護賞物遂入敕使

院壁裂殺之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
鎮雄曰然則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往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
鎮耳眾然後定泊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爲亂者
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眾股栗乃復引軍而南眾莫敢前卻進
取甯晉雷屯以待王武俊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東趣甯
晉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華性忠直有才略
應對慷慨上悅以爲恆冀團練副使會武俊與朱滔有異謀上
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
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
於他鎮深趙終爲大夫之有何苦遂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
悔之何及華歸在李寶臣幕府以直道己爲同列所忌至是爲
副使同列尤疾之言於武俊曰華以軍中陰事奏天子請爲內

讀史兵略

卷三五

唐

十二

應故得趙遷是將覆大夫之軍大夫宜備之武俊以其舊人不
忍殺奪職使歸私第田悅恃援兵將至遣其將康愔將萬餘人
出城西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大敗而還御河在魏縣西即今大名縣也餘俱今縣名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緒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
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
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
之甲子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
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驛然
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賃錢凡蓄積錢帛
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率遮宰相
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

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餘萬緡人已竭矣

以昭義節度副使磁州刺史盧元卿爲洛州刺史兼魏博招討
副使初李抱真爲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懷
州刺史楊鈺鈺奔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及同討山悅
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
成功上數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
人戍邢州燧大怒曰餘賊未除宜相與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
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
害今公遽自引去眾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恨
結歡會洛州刺史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洛州隸抱真請元卿爲
刺史兼充招討之副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
上皆從之胡氏曰九城志云趙州南至邢州七十四里自界首至邢州七十里按與今微不同今順德至趙州臨城

讀史兵略

卷三五

唐

十三

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魏人懼呼動地滔營
於懷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爲襲已
遽出陳懷光勇而無謀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將士
觀豐而動懷光曰彼營壘既立將爲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擊
滔於隱山之西殺步卒千餘人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
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軍分
爲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燧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
相暗藉其積如山水爲之不流馬燧等各收軍保壘是夕滔等
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絕官軍糧道及歸路明日水深三尺餘
馬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與諸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
事委五耶處之滔欲許之王武俊以爲不可滔不從秋七月燧

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滔滔乃謝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後數日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大名山在北其東為永濟渠即淇水也又東為大河故瀆禹河也以王莽時枯故曰王莽河魏縣在今大名縣北永濟渠西魏州故城在今大名府東王莽河在其西故云絕歸路與今府治不同也

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關播奇之薦於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為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汝州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胡氏曰史言關播所用非才

三月江西節度使曹王舉敗李希烈將韓霜露於黃梅斬之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攻舉聲言西取蕪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舉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舉遂進拔蕪州表伊慎為蕪州刺史王鏐為江州刺史蔡山在黃梅縣西南九十里蕪州在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十四

夏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甚苦之人心始搖胡氏曰史言德宗搖兵亂將作矣五月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鄭景濟於清苑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書馬實為雷守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萬五千救清苑李晟軍大敗退保易州滔遣軍瀛州張升雲奔滿城會

晟病甚引軍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既破李晟雷屯瀛州未還魏橋遣其給事中宋端趨之端見滔言頗不遜滔怒使謂武俊曰滔以熱疾暫未南還大王二兄遠有云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履屣耳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端還報武俊自辨於馬實實以狀白滔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實無他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實使者見滔謝之滔乃悅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六月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効及登壇之日撫膺願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况朕為四海之主乎胡氏曰賈林先言武俊心事後述天子詔旨舖陳悔過之意可謂善說矣武俊曰僕胡人也為將尚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十五

知愛百姓况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莫州在任邱北瀛州今河間府初行稅閒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甯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皆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閒架者每屋兩架為閒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捱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

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遭誣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况其餘眾蓋並脇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又曰無紆目前之虞或

讀史兵略

卷三五

唐

十六

興意外之變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甯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貴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尙賴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殺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於斯之時雖

有四方之師甯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眾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尙有賊臣陷寇點虜戲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踰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牽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平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

讀史兵略

卷三五

唐

十七

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柄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己之求望難必之效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胡氏曰姚令言朱泚之變卒如陸贄所料陛下倘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救涇隴邠甯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開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甯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九月神策將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與淮甯將李克誠戰敗於滎淵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

許州則襄城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滎陽在郡南在洛陽縣南

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兩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澧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餼眾怒賦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還起京城令言入辭尙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軍士射令言令言抱馬鬣突入亂兵呼曰諸君失

讀史兵略 卷三五 唐 十八

計東征立功何患不富貴乃為族滅之計乎軍士不聽以兵擁令言而西上遽命賜帛人二匹眾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儲資矣不稅汝閒架陌錢矣上遣普王誼翰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小民聚觀者以萬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至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如韋淑如太子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如以傳國寶繫衣中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

者什七八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有竇文瑒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使普王誼前驅太子執兵以殿司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聞蹕謁道左遂以其眾從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間之帥麾下四百人從乃使建居後為殿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常快快臣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母始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敗匕而過時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諭中書垣而出白志貞王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中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陽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遂謹謀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

讀史兵略 卷三五 唐 十九

而止小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眾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開居私第請相與奉之眾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泚於晉昌里第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舍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戊申旦徙居白華殿出勝於外稱涇原將士久處邊陲不聞朝禮輒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太尉已權臨六軍應神策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者即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人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為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借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眾泚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絡繹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眾上思桑

道茂之言自咸陽幸奉天縣僚聞車駕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蘇弁止之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已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眾心恃之稍安庚戌源休勳朱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爲傭僕潛出休又爲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爲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段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泚泚於是自謂眾心所歸謀反遂定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使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辛亥以渾

讀史兵略

卷三五

二十一

瑊爲京畿渭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爲都知兵馬使令狐建爲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爲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快快遣數十騎召之秀實閉門拒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徇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遽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已皆爲朝廷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

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跡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祭之上以諸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激獨請行上悅激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爲受命館激於客省尋殺之泚遣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兵

讀史兵略

卷三五

二十一

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兵至駱駝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兵還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泚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纔中其額灑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恟恟左右猝愕不知所爲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制劄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眾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眾曰義士也勿殺秀實既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海賓縶服而逃後二日捕得殺之亦不引何明

禮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澆水在長安東長樂殿在其西通化門長安東面北昌坊自唐夏門入北第四坊舍元殿正殿也白華殿據注當在大明宮太和門外奉天今乾州皇城在長安城中駱驛未詳當平之別

鳳翔節度使張鎰性儒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於行在後營將李楚琳為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為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鎰命楚琳出戍隴州楚琳託事不時發鎰方以迎駕為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黨作亂鎰絕城而走賊追及殺之判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竄出抗為備保負荷而逃皆免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唐 二十三

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鑿與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使降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於楚琳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為之增氣姚令言之東出也以兵馬使京兆馮河清為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元知涇州事河清况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餘車通夕輪行在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况為行軍司馬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言為元帥張光晟副之以李忠臣為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為同華等州節度拓東土

以捍關東之師李日月為西道先鋒經略使邠甯兩後韓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趣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強我弱若賊分軍以緩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胡日翟文秀欲留拒賊詔旨也夾攻之說兵家常論也挾詔旨而依兵家常論以制將帥未有不折而從之者也韓遊瓌持之殆矣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潭城與遊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賊使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曳車塞門縱火焚之眾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寺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唐 二十三

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韓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泚自是日來攻城城遊瓌等晝夜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天普潤戍卒亦歸之有眾數萬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為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因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日滋賦歛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陲行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遠獨不得聞致使冤卒鼓行白晝犯關豈不以乘我開隙因人搆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與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觀

天所聽視皆因於人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眾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而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何憂乎亂人何畏於厄運勤勩不息足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唐 三十四

致升平豈止滋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便橋在咸陽西又西北則奉天田悅說王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真於臨洛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利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胡氏曰時張滄趙州知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王成悅送武俊於館陶執手泣別下至將士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回紇干人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賂之滔娶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耶且利其俘掠許之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况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為盟主以來輕蔑同列河朔古無冀國冀乃大

夫之封域也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為之臣不可得矣胡氏曰田悅之開王說王武俊者同一利害耳人惟趨利而避害故說行非有他巧也且大夫雄勇善戰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為滔所誑誘故蹉跌至此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必獲滔既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過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間賀朱泚稱尊號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於趙州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唐 三十五

初朱泚鎮鳳翔遣其將牛雲光將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以隴右營田判官韋舉領隴右畱後及郝通奔鳳翔牛雲光詐疾欲俟舉至伏兵執之以應泚事泚帥其眾奔泚至汧陽遇泚遣中使蘇玉齋詔書加舉中丞玉說雲光曰韋舉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舉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狔耳雲光從之舉從城上問雲光曰曩者不告而行今而復來何也雲光曰曩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故復來願託腹心舉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中無疑眾乃可入雲光以舉書生易之乃悉以甲兵輸之而入明日舉宴玉雲光及其卒於郡舍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奔詣奉天復遣使求援於吐蕃十一月靈武畱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

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暉城曰漢谷道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雉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漢谷道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備出乾陵恐驚陵寢城曰自泚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晷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命希全等自漢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漢谷果為賊所邀乘高以弩巨石擊之死傷甚眾城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聞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胡氏曰自兩河兵興以至乘輿播遷盧杞之此攻城益急身墜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唐

三六

使環城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靈武治今靈州鹽州在其東府又在其東渭北治邠州在其南四鎮境相接也漢谷在乾陵西北乾陵在谷東按杞既以百口保泚又屢謀皆誤而德宗念信之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穉袴上為之尋求不獲竟惘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旬賊之休息夜絕人於城外采蕪薪根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極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懷光從之縱悉斂軍資與懷光皆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軍尚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度河謂眾曰至河西悉以分賜眾利之西屯

蒲城有眾五萬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月閒至萬餘人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武關入援軍於七盤敗泚將仇敬遂取藍田可孤宇文部之別種也鎮國軍副使駱元光其先安息人駱奉先養以為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為眾所服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行在望之據其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元光遂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數遣兵攻元光元光皆擊卻之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為鎮國軍節度使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象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唐

三七

救於泚泚恐民間乘弊鈔之所遣兵皆晝伏夜行泚內以長安為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恟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雲梯小伎不足上勞聖慮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僚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溼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積糧胡氏曰積糧攻城車也兵法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壘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

戶以下千餘通投賊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且曰今便與卿別城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歎欷不自勝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賊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卻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譟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退於是三門皆出兵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為裹瘡入夜泚復來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趨涇陽傍北山而西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詣行在藏表於蠟丸韶至奉天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為賊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韶得開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身中數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二十六

十矢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韶以徇城四隅歡聲如雷癸巳懷光敗泚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胡氏曰史言李懷光解泚既退從奉天之圍不為無功臣皆賀泚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爲忤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重圍既解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爲城守之計時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眾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尙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或謂泚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豈忍爲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

兵賜士人補之泚曰強授之則人懼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戶拜官耶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涇原卒驕皆不爲用但守其所掠資貨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李懷光性粗疎自山東來赴難敏與人言虛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翺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兆僞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翺贊以告虛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城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畱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胡氏曰懷光勢功厚望其上而求逞其欲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二十九

德宗欲速遣使其下而不察其勞虛杞之心自當免罪而并圖於其間是以急於平賊而不知更生一賊也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人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二日乃行河中在今蒲州府東渭橋在今西安府渭橋在長安北今與安府商州今商州北昭應即今臨潼縣中胡氏曰魯店在奉天東南咸陽渭橋之西北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牛馬出境築石頭城穿并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觀樓堞相屬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混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舉數遣使問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

貢皆自宣饒荆襄越武關皋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
行無阻時漕治江甯府故修石頭城京峴山在鎮江府東五里
至杭州然後陸運度滯至乾州也此謂江浙往來之使

讀史兵略

卷三十五

三十

讀史兵略卷三十六

益陽胡林翼集

通鑑

興元元年 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
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
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
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弗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
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
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味省
已遂用典武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
送累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莫之主室
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三十

求疲叱空於杆袖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邱墟人煙斷絕天
隨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與都邑萬
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視貌罪實在
于承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
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
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
何罪胡氏曰此等言語強藩悍 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
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宏貸如
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
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
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胡氏曰所以諸
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胡氏

勤王之心其所加墊陌錢稅開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胡氏曰所以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強財富遂謀稱帝

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率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爲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胡氏曰鄂州治江夏縣按夏口在其江北舉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胡氏曰鄂州治江夏縣按夏口在其江北上於行宮廡下儲諸道貢獻之物勝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其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衆私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慝以斯制事豈不過哉又曰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凶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昭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譁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利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卽命去其勝

二月李希烈將兵五萬圍甯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之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以澄爲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召澄共攻甯陵澄至石柱使其眾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甯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況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栖曜以瀾弩數千游汴水夜入甯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白馬山在滑縣石柱在其東南朱泚自奉天敗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澠淵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眾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既斬朝廷遂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於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眾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耶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畱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數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胡氏曰李懷光既連營於咸陽有不能一息安者其奏請移軍當也然必歸東渭橋者晟自東渭橋之西泚衆所由來也然必歸東渭橋者晟自東渭橋之西泚衆所由來也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賊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場薄神

策獨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願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胡氏曰李晟之答懷光氣和而辭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結贊正故能依其謀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論懷光懷光固執以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四

而圖變請許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胡氏曰李懷光雖欲養蕃三害其言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穢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

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救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胡氏曰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鄭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畱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眾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誘欲戰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一

五

則恐分功齟齬不和嫌毀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疆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次心太上消慮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甯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圍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日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

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旣等爲洋利劍
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
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
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懷人
聞之甲子加懷光太尉增實食賜鐵券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
等往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
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左兵
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許擊待天使不敬果
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他人何益哉我今
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蓄銳俟
時耳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
據之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六

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
拉殺之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爲子懷
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郤成義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
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于璠璠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
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
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
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
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鸞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
刀斷其喉而去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於是行在始嚴門
禁從臣皆密裝以待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猶以爲
薄丙寅又加同平章事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鹽亭嚴震聞
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盤屋以來

迎衛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
將馬助奉表上語之故助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
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助刻日時而去既
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
迎之助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助多然薪火於驛外軍士皆往附
火助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
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助後斫傷助首壯士格殺其
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助入其營士
卒已擐甲執兵矣助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
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
無白取族滅眾皆誓服助送月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
其眾助裹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七

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
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
朔方將也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爲變遊瓌密奏之明日
又以書趣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
敢恃眾爲亂今邠甯有張昕靈武有甯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
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觀皆守將也陛下各以
其地及其眾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
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曰
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
誰不願之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足以誅泚况諸道
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繼
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陵令昇鸞爲內應以驚

務乘輿昇鷲詣渾城自言城遠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命城戒嚴城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戴休顏徇於軍中日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以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誘脅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已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歔歔而返迺聞帝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於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整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為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為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懷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整屋三將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因目增曰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眾曰此東數里有佛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八

祠吾世糧焉三將帥眾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先是東渭橋有積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接授晟以孤軍處二彊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雖示尊崇而論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慙未忍擊之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或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眾決志平賊胡氏曰李懷光自河氏千里赴難不可謂不勇於勤王以其兵力固可以指期收復君臣猜嫌反忠為逆張名振所謂自取族滅富貴他人有味乎其言也後之觀

史者觀懷光之勤王始末與張名振所以讓懷光之言與夫史家歸功李晟之言則凡居功名之際者可不戒哉按洋今洋縣也梁州今漢中府略谷在整屋縣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眾眾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眾不可強問計於賓佐節度巡官良鄉李景略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於流涕懷光許之都虞候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眾曰今日且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爾俘掠眾許之懷光乃謂景略曰歸者之議軍眾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九

門慟哭曰不意此軍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齎遷之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於邠南高固曰所以眾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為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所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遣楊懷賓奉表以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為右廂兵馬使聞之泣白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夷不可典兵懷光囚之於是遊瓌屯邠甯戴休顏屯奉天賂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

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疆朱泚畏之與懷
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為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
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
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
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及富平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
於李晟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
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胡氏曰若呂鳴岳焚蒲
津橋懷光將士之心已
離必潰散於河西矣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懷光遣其將趙貴先
築壘於同州刺史李紆懼奔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饋
以逆順之理貴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懷光使其將符
峴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寶觀帥獵圍七百圍之峴請降詔以
觀為渭北行軍司馬昭應今臨潼西即東渭
橋也坊州今中郿縣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十一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
以為爵位恆宜慎惜不可輕用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
止可賜以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
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青
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阜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
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
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
耗匿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
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
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也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
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
而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

受不占員然而突鉅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勞效
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
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
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教勸
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
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
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
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
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眾議未
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
勢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
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十一

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修辨十五州胡氏謂梁
蓬利壁巴開果金按梁今漢中府洋縣與略陽縣鳳閣通渠集
開縣通綏定府渠渠集南江縣蓬蓬州利廣元縣壁通江縣
巴州開開中縣渠
順慶府金興安府也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
心惡之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
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詔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
琳鎮鳳翔陸贄上奏以為楚琳殺帥助賊其罪固大但以乘輿
未復大慈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商嶺
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
阻艱南北遂將負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
羣情各懷向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
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

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豈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略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上釋然開悟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從商州武關至漢中府東褒斜則正路

夏四月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爲闖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胡氏曰史言李晟以忠義感激士心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十一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酬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求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阮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帝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

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胡氏曰張孝忠時鎮易定滔連三道之兵胡氏曰三道謂魏博益以回紇胡氏曰時滔進臨常山郡王武俊居之胡氏曰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胡氏曰自常山南至趙州皆恒冀巡屬又河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十三

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變與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辰武俊軍於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尙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元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讐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胡氏曰李抱真第歸蒙開諭得棄逆從順免蒞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開胡虜辱爲兄弟武俊當何以爲報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賊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

俊決爲十兄破之抱眞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繪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況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況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廚箝泥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置腰間胡氏曰史言韓況強敏精密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糞米世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爲防援有寇則叩並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至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況米至減五之四況爲人疆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十四

朱泚使田希鑿厚以金帛賂吐蕃吐蕃受之韓遊瓊以聞渾瑊又奏尙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眾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爲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願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蹻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恐遺人禽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

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尙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以聞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十五

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李抱眞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從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餉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持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見滔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算思爲大王立效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邱觀回紇爲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允豫不擊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

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陳於後武
俊引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使其騎控馬避
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
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
奔滔不能制遂走越其營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
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
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
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趨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資財山積兩
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既內慙又恐范
陽雷守劉忬因敗圖已忬悉發雷守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
之入府相對悲喜

李晟大陳兵論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謀人覘晟進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十六

軍之期皆為選騎所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努力
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
外曜武而還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
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驚
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
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
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
刻期集於城下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乙
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
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
來送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誥等縱兵擊
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

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
之會夜晟斂兵還賊餘眾走入白華門夜開慟哭希倩希烈之
弟也丁酉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
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
光敗泚眾於澆西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前兵
馬使王使將騎兵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農村晟
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
刺射官軍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
矣萬頃懼帥眾先進拔柵而入使演引騎兵繼之賊眾大潰諸
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
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
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先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十七

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
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眾西走猶
近萬人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
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
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
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
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
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乃知官
軍入城者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眾
聞泚西走分兵邀之己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
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
以鎮京城斬泚黨李希倩敬釭彭偃等八人於市六月癸卯李

晟遣寧書記吳人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祀
謁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
為朕也晟在渭橋焚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焚惑退舍
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
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曩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
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
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鑿閉城
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
鑿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眾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鑿
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甯州刺史夏侯
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其黨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奔鳳
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十八

上問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
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為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
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
未論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
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
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
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
此誤也不如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
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鉏哉
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
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以其地與
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

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
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
棄之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
讐矣况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何
功之有眾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伊西即安西時治龜茲今庫
木薩城五十七國漢三十六國
之分如吐火羅二十七國之比車也北庭即車師後王今濟
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鑿為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鑿遣使參
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
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鑿希鑿果請援兵
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鑿出迎
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鑿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
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鑿不復疑晟置宴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十九

希鑿與將佐俱至晟營晟伏甲於外庶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
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
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誅之曰汝曹屢為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
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鑿尚在座晟顧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
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鑿曰唯遂引出殺之并其子萼
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鑿之意眾股栗無敢動者
貞元元年 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
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
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
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
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
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皆

親我羸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觶之心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敘勳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牆壁之閒餓殍甚眾且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他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

陝虢都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勣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二十

往辛丑以泌為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此特抱暉為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為臣用也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皆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甯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眾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既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

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與馬燧俱辭行庚戌加泌陝虢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曰奉進止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可相躡而來則吾不得入陝矣唐臣以受詔不敢去泌寫宣以卻之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二十

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句汝餘生汝為我齋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至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之詔諭成天德歲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指蒲州府指河中指抱暉也二鎮一河之隔天德指在河套北今吳州特旗西八月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祿

山已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眾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壬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籬堡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為優胡於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眾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詔以庭光試殺中監兼御史大夫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攬甲矣又曰東城妮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璿為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三十一

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願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為朕更至咸陽論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璿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耶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璿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

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璿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璿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鄆於獄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戰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遊瓌遂以朝晟為都虞候上使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論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三十一

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止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覲臣姑以生禍為憂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流涕假王叛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觀虜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恃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閭閻羅殃一境不甯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

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又曰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又曰今皇運中與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眾懸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號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視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救諸鎮各守封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二十四

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之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謂歟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河西今朝邑縣長春宮在其西北胡氏曰西城河西縣東城河東縣夾河為兩城也二年 秋七月以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為陳許節度使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曲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役平均數年之閒流亡復業兵食皆足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懸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鎮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

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勛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盡則苦役夜禁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彊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彊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二十五

日矣上曰侯平河中當與卿議之九月丁亥詔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為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軍二人將軍二人吐蕃遊騎及好時京城戒嚴復遣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齊映見上言曰外閒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李晟遣其將王必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尚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

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必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砂堡壬申遇吐蕃眾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尾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尙結贊引兵自甯慶北去癸酉軍於合水之北邠甯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于平川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好時今乾州新城在汧陽縣推砂堡在回原州西甯甯州慶慶陽府合水在慶陽府東七十里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襲其背十二月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會邠甯軍趣鹽州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鹽州在靈州東南石州今永甯州河曲為宥州在河套內鹽州之北雲今大同府朔今朔州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三年 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為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將淮西少馬精兵皆乘驟謂之驟軍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渾瑊使其將白娑勒追之反為所敗正月丙午上急遣中使敕陝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邊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乃命靈寶給其食淮西兵亦不敢剽掠明日宿陝西七里泌不給其食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阻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胡氏曰遮道阻行賊必

而擊之前者得脫後者務進 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於湖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眾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眾大敗擒其驟軍兵馬使張崇獻泌以賊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將燕子楚將兵四百自炭竇谷趣長水賊二日不食屢戰皆敗英岸追至永甯東城皆潰入山谷吳法超果帥其眾太平趣長水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陝兵少發神策軍步騎五千往助泌至赤水聞賊已被而還上命劉元佐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為村民所殺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為其誅叛卒也泌執張崇獻等六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眾胡氏曰東南道蒲越陝故濟河若從同華子陝則不必濟河矣按靈寶在陝州西四十五里陳於河南已濟河也太原倉附陝州西城外澗水即安陽溪水導源石碣逕城南而城西入河也炭竇谷在城東南長水縣在盧氏縣北永甯縣在其東北赤水鏡在今州初雲南王閣羅鳳陷嵩州獲西濬令鄭回回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及孫異牟尋曾孫夢濬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捷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為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眾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為前鋒賊斂重數又奪其險要立城堡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復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為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皋至鎮招撫境上羣

蠻異牟尋潛遣人因羣蠻求內附舉奏今吐蕃棄好暴亂盛夏
 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
 其勢上命皋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按西遊縣在甯遠
 州即甯遠府也八國生羌胡氏曰白狗君西遊縣在甯遠
 水君弱水君悉董君清遠君咄霸君按雲南今仍曰雲南縣
 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錡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尙結贊得鹽夏
 州各留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繼
 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
 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
 歸侵地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爲之請
 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疆
 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
 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元佐之徒將十萬眾戍之河湟二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二十六

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
 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類熱俱入朝論之會況卒燧及張延賞
 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欲與吐蕃和
 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己意計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
 請以鄭雲逵代之上曰當令自擇代者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
 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
 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丙
 午以君牙爲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
 故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
 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爲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
 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爲臣叔度慙而退及
 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辛亥馬燧

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尙結贊遣自鳴沙引歸其眾乏
 馬多徒行者崔瀚見尙結贊責以負約尙結贊曰吐蕃破朱此
 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鹽夏守將以城授我
 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來欲踐修舊好固吐蕃之願也今吐
 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知其忠信靈
 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
 主盟夏四月丙寅瀚至長安辛未以瀚爲鴻臚卿復使入吐蕃
 語尙結贊曰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
 清水且令先歸鹽夏二州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爲清
 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尙書崔漢衡爲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
 矩爲判官特進宋奉朝爲都監己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
 巳尙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二十九

梨樹既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
 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時論泣贊已還丁未
 遣使追告之按鹽州在靈州東南夏州今榆林府鳴沙今中衛
 西也石州今甯州府原南三百六十里故云退屯以引而
 今登昌府時四州已陷於吐蕃吐蕃蓋空其地而不城守也
 初韓滉薦劉元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元佐元佐亦贊成
 之况卒元佐奏言吐蕃方疆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問元佐元
 佐臥而受命張延賞知元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
 真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怨解體不肯爲
 用故也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
 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
 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

試以阻虜情城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城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問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諸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大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城援元光謂城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俱城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城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城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尙結贊與城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尙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城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三十

伐鼓三聲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城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死者數百人擒者千餘人崔漢衡爲虜騎所擒渾城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追騎愕眙城入元光營追騎顧見邪甯軍西馳乃還元光以輜重資城與城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臨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明且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乎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

有爲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葵西上遣中使王子恆齎詔遣尙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城畱屯奉天甲戌尙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城城以獻贊普今失城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弁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命弁與宦官俱文珍渾城將馬甯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尙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潘原在平涼府東洛百泉在平涼縣北故原州即固原州時已陷於吐蕃故稱故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成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糶未暇議復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三十

府兵也上曰然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會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絀染爲絲纈因完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治鑄農器糶麥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糶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

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積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疆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其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四年 韓遊瓌以吐蕃犯塞自戍甯州病求代歸秋七月庚戌加渾瑊鄒甯副元帥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爲鄒甯節度使陳許兵馬使韓全義爲長武城行營節度使獻甫未至壬子夜遊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三十三

瓌不告於眾輕騎歸朝戍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乘無帥之際突丑帥其徒作亂曰張公不出本軍我必拒之因剽掠城市圍監軍楊明義所居使奏請范希朝爲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避亂出城聞之復入曰所請甚契我心我來賀也亂卒稍安朝晟潛與諸將謀長勒兵召亂卒謂曰所請不行張公已至邠州汝輩作亂當死不可盡殺宜自推列唱帥者遂斬二百餘人帥眾迎獻甫上聞軍眾欲得范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覷安反仄也上嘉之擢爲甯州刺史以副獻甫遊瓌至京師除右龍武統軍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章卓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爲書遺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賂以銀函使東蠻轉

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趨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驛秀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舉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瀘北今之北會理州界會川即會理州東蠻今涼山野夷所謂烏蠻也在雷遠府東故名兩林在會理州西北驛亦在其西南清溪關在清溪縣南接越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都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州濠州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盧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

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駿可代宜徵爲金吾將軍萬一使他人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三十三

得之則不可復制矣上從之十一月以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爲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貨人以法故其下無不畏而悅之甬橋在宿州北唐時汴水上八年 陸贄上言以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其略曰所謂措置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赴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於中國眾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出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眾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所謂蓄斂乖宜者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苟且專事纖苛戕稔則不

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又多支絀紓充直窮邊寒不可衣鬻無所售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軍城以所得加價爲羨餘雖設巡院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同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臣以兩家之論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畜用貨泉近歲關輔屢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三十四

豐公儲委積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人多流庸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餽直又約二百米糴且陳尤爲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斗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畱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畱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餽

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餽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緇綿以輪上都價先貸戶部錢九月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邊備浸充

九年 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二月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楊朝晟戍木波堡由是靈夏河西獲安

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眾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逆制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三十五

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計歸張願待哺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眾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儻軍盛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邊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

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歲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眾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眾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眾以弱為強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三十七

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眾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歟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舊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愠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

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畱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修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眾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甯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三十七

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得眾心士甯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十二月乙卯士甯帥眾二萬敗於外野萬榮畏入使府召所畱親兵千餘人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畱務汝輩入賜錢三十緡眾皆拜又諭外營兵皆聽命乃分兵閉城門使馳白士甯曰救徵大夫宜速即路少或遷延當傳首以獻士甯知眾不為用以五百騎逃歸京師比至東都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敕歸第行喪禁其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鄆城遣使問故且請戰萬榮以言戲之少誠慙而退上聞萬榮逐士甯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為今軍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勞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甯見逐雖是眾情萬榮與軍且非朝旨此安危疆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石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兵家類 卷三十六 唐 三十七

且令萬榮知爾後其制即從內出贊復上奏其略曰臣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惟在所置之夷地則平才加負焉惟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踏萬榮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微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踈殊異循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若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則犯上敗則債軍又曰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又曰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又曰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關謀逆之端又曰昨逐士甯起於倉卒諸郡守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三十九

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迥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又曰陛下但選文武羣臣一人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本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甯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又曰儻後事有愆素臣請受敗機之罪上不從壬戌以通王謀爲宣武節度大使以萬榮爲留後鄆城今屬許州十年瀛州刺史劉濼爲兄濟所逼請西并隴坻遂將部兵千五百人男女萬餘口詣京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爲秦州刺史隴右經略軍使理普潤軍中不擊柝不設音樂士卒病者濼親視之死者哭之音潤今屬遊縣十三年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甯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甯兵足以城之不煩他道上

復使問之曰歸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眾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眾亦不滅七萬其眾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爾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爲也胡氏曰此後周韋孝城旁草盡不能久爾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眾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管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按今環縣即方渠縣也其西有台道嶺西南有木波嶺馬嶺在其北胡氏曰方渠縣鐵河從土橋歸德州同家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三十九

谷三處發源來鹹苦不可食甜水在城西從蕃部與家族北界來供人飲食今甜水河在縣西北入環河故遷城西也十五年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皋約共擊吐蕃皋以兵糧未集請俟他年胡氏曰韋皋有智略恐南詔與而未悉其心也故以兵糧未集辭此可與智者道八月陳許節度使曲環卒乙未吳少誠遣兵掠臨穎陳州刺史上官說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爲少誠所虜丙午以說爲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說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茂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擊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兗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卻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甯與上官說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犂伏兵要巷見持犂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壹十二
月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澗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
是始議置招討使小澗水在商水縣唐時殷水縣也

十七年朔方節度使楊朝晟防秋於甯州五月乙酉

卒初渾瑊遣兵馬使李朝榮將兵戍定平瑊卒朝榮請以其眾
隸神策軍詔許之楊朝晟疾亟召僚佐謂曰朝晟必不起朔方

命帥多自本軍雖徇眾情殊非國體甯州刺史劉南金練習軍
旅宜使攝行軍且知軍事比朝廷擇帥必無虞矣又以手書授

監軍劉英倩英倩以聞軍士私議曰朝廷命帥吾納之即命劉
君吾事之若命帥於他軍彼必以其麾下來吾屬被斥矣必拒

之已丑上遣中使往察軍情軍中多與南金辛卯上復遣高品
薛盈珍齎詔詣甯州六月甲午盈珍至軍宣詔曰朝榮所將本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四十

朔方軍今將并之以壯軍勢威我狄以李朝榮為使南金副之
軍中以為何如諸將皆奉詔丙申都虞候史經言於眾曰李公
命收弓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皆曰李公欲內麾下二千為腹
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劉南金欲奉以為帥南金曰節度
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軍中豈無他將乎眾曰弓
刀皆為官所收惟軍事府尚有甲兵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諸君
不願朝榮為帥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乃拒詔也命閉門不
內軍士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君能用吾言
則可眾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眾曰諾乃共詣監軍請
奏之眾曰劉君既得朝旨為副帥必撓吾事詐稱監軍命召計
事至而殺之戍戍制以李朝榮為節度使是日甯州告變
者至上追還制書復遣薛盈珍往謂軍情壬寅至軍軍中以高

固為請盈珍即以上旨命固知軍事或傳戍戍制書至邠州邠
軍惑不知所從劉氏曰薛盈珍已命高固知甯州軍事而又所
從所適姦人乘之且為變聞後孟子周悉內精甲於府廷日發士
卒內以悅眾心外以威姦黨邠軍無變于周之謀也定平在甯

二十一年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

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使李元素以師古鄰
道欲示無外遣使密以遺詔示之師古欲乘隙喪侵噬鄰境乃

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杖
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宣武節度使韓宏使謂

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元素告急宏使
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蒞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宏曰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四十一

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詐窮變素且聞上即位乃罷兵
元素表請自貶朝廷兩慰解之吳少誠以牛皮鞍材遺師古師
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事覺宏皆畱輸之庫曰此於法不
得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懼之師古在淄青以曹為西界義成滑
武汴宋節度也少誠在淮西今
汝甯光州其之山東必由汴宋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憲宗元和元年 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慧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正月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眾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

讀史兵略卷三十七

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輜糧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元奕出駱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筋者崇文斬之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氏嚴礪先拔劍州故高崇文因以嚴礪之功為不可換矣三月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劉闢將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

前奪劉闢官爵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關無所資若與梓州緩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五月劉闢城鹿頭關連入構屯兵萬餘人以拒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關置構於關東萬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庚子崇文破劉闢於德陽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被關眾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秋七月癸丑崇文破劉闢之眾萬餘人於元武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九月壬寅崇文又敗劉闢之眾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眾於神泉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曠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於是關綿江構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關壻蘇彊士卒降

讀史兵略卷三十七

者萬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甞行辛亥克成都劉闢虛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貨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章南康故事從容指搗一境皆平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濼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濼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西川中江界東川中江以東嘉陵江以西三川欲兼山南西道也長武城在長武縣防涇地也斜谷在郿縣驪谷在藍屋縣同會於興元

與元漢中府也梓州府也劍州入蜀之要晉西南通至
即梓州矣開州保南府也劍州東南二百二十里西南至鹽
亭一百里鹽亭西南至梓州一百里鹿頭關在德陽縣北漢州
在德陽西南八十五里綿州注云當作綿竹是也石碣谷在綿
竹縣南元武今中江縣神泉今安縣
蘇江欄在漢州按崇文兵以神速勝

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雷後杜黃裳以全義出
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
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為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綏
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綏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
光顏將兵赴之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東軍皆以勇
敢聞未幾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夏綏今榆林
天德軍在河套北
二年夏蜀既平胡氏曰夏楊藩鎮楊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
今吳州特旗界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撫且勞其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三

將士錡雖署判官王澹為雷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敕使
數勸諭之錡不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
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
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王澹既掌雷務於軍
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諭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錡嚴兵坐
幄中澹與敕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
務曳下澹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澹食之注刃於敕使之頸
詭言將殺之錡陽驚救之冬十月己未詔徵錡為左僕射以御
史大夫李元素為鎮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雷後大將
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
常州趙惟忠處湖州邗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
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

千治石頭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
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
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為姚志安所敗生致於
錡具桎梏釘於船舷未及京口會錡敗得免乙丑制削李錡官
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錡統諸道兵為招討處置使徵宣
武義甯武昌兵胡氏曰此時無義甯軍
新書作武昌當從之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
州胡氏曰淮南兵與宣歙兵會於宣州界乘上流之
勢以臨京口是時宣州之地北盡當塗至江許江西兵出
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
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
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
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
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輩何為隨之族滅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四

豈若去逆效順轉禍為福乎眾悅許諾即夜還趨城行立舉火
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
撫膺曰吾何望矣既走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疆三百趨山亭
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
城下械送京師挽疆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癸酉本軍以聞乙
亥羣臣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
朕之愧也何賀之為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面
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等
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師回腰斬之鎮
今大江南浙江西也睦州今嚴州府宣武汴宋也武甯徐州也
武昌鄂岳也淮南揚州也宣歙宣歙池也江西道治南昌府信
州廣信府浙東道與鎮海分浙
江水宜州甯國府宣城其治也
三年臨涇鎮將郝玘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

也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投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今涇原縣在固原州東

四年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劉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况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後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

讀史兵略 卷三七 唐

五

於反掌故詔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明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

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恆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恆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疊勢可與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僮事不得已須赦承宗胡氏曰絳等之則恩言後無不驗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鎮冀之心胡氏曰此時未改恆州爲鎮州史以後來所改州名書之耳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爲左右神策河

讀史兵略 卷三七 唐

六

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瓘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則承瓘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窺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瓘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瓘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甯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閒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瓘職名太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

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復以與重允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為長策已失大體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為重鎮留後為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己是朝廷牧伯重允出於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與為伍且謂承璀誘重允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宏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并指承璀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報則眾怒益甚若為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今重允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為帥不由朝廷故啓其邪心終成逆

讀史兵略

卷三七

唐

九

節今以重允典兵即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允之得河陽已為望外之福豈敢更為旅拒况重允所以能執從史本以杖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重允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允獨為主帥移之他鎮乃懼眾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允為河陽節度使元陽為昭義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驪州司馬順德也北至趙州臨城縣界九十里廣平治州也東南至大名府治百二十里故昭義一鎮為太行以東之要害驪州在今越南國六年以金吾大將軍李惟簡為鳳翔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鈔人不得息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覩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時吐蕃界極於平涼清水故隴州與接壤

七年 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初季安娶洛州刺史元誼女生子懷諫為節度副使牙內兵馬使田典庭玠之子也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典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為收眾心出為臨清鎮將將欲殺之典陽為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卒召田典為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言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為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入恐其權任太重乘閒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眾心不同其謀必泄

讀史兵略

卷三七

唐

十

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羸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曷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為鄰道所盡粉矣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敷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倣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

人兵者也上曰善他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恆州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懼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按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眾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與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而拜請爲留後與驚仆於地眾不散久之與度不免乃謂眾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與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十一

然後可皆曰諾與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與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論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顯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卽降白麻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且欲除留後絳曰與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

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與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與感恩流涕士眾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與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使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十二

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胡証爲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卿蔡恆遣遊客問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宏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與非田氏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宏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田與旣葬田季安送田懷諫於京師辛巳以懷諫爲右監門衛將軍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閒開田

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

賴之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

言京西北皆有神策鎮兵京北邠鄜丹延麟坊慶靈夏綏

也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倚角相應也今則鮮

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

處分胡氏曰唐神策鎮兵分屯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

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卻

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

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

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

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沮而止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十一

八年 秋七月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兼理河防時

受降城為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徒於天德故城李絳及戶部

侍郎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積口據虜要衝美水草

守邊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里可矣奈何捨萬代永安之策

徇一時省費之便乎况天德故城僻處碣磬去河絕遠烽候警

急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及

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

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軍徒有其數而無其實虛費衣糧

將帥但緣私役使胡氏曰緣私者並緣聚貨財以結權倖而已

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畱聖意也時受

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器械止有一

弓自餘稱是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耶卿曹當

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此中受降城也城在今蘇爾哲河側故

吳喇特族之西不衝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儲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

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德信先厚賂之然後併力

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烏蘭橋即靖遠縣之

河上渡河而東即朔方軍

九年 閏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少陽在蔡州陰聚亡

命收養馬騾時鈔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其子攝蔡州刺史元

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

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會朝

廷方討王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宏正以魏博歸附吉甫

以為汝州并徹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宏正歸順則河

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允

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宏正檢校右

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宏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

九月庚辰以洛州刺史李光顏為陳州刺史充忠武都知兵馬

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為壽州防禦使丙戌以山南東道節度

使袁滋為荆南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嚴綬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揚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

惡之殺兆因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

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

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為報朝但易環蔡諸鎮

將帥益兵為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巧射壘淮西宿將董

重質吳少誠之婿也元濟以為謀主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十四

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宏靖請先為少陽駁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為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為甲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乙丑命內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監其軍彰義帥蔡中光蔡今汝南茶山在霍山縣壽州在其北淮水南岸陳在蔡北忠武軍統陳許二州荆南治江陵府在蔡西南汝州在蔡西壽州在蔡東所謂環蔡境也餘皆今縣名

十年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敗於磁邨卻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壽州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十五

團練使令狐通為淮西兵所敗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為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更通昭州司戶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藥鞬迎之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泆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為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踰殺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圍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驚何足惜也竟殺之三月元濟遣使求救於恆耶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發

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為元濟之援也師道素養刺客奸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三萬餘斛於是人情惶懼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為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懼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丙申李光顏奏收淮西兵於時曲淮自兵屢歷其壘而陳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蚋毛其子攬轡止之光顏舉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為知人上自李吉甫卒悉以用兵事委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十六

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為元濟之援也師道素養刺客奸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三萬餘斛於是人情惶懼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為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懼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丙申李光顏奏收淮西兵於時曲淮自兵屢歷其壘而陳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蚋毛其子攬轡止之光顏舉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為知人上自李吉甫卒悉以用兵事委

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李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即資給道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爲吳元濟游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顛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滿中度獲帽厚得不死僱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曰毋急捕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其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十七

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棟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恆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眾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鞠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僚議其罪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恆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

賊甚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宏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他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資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眾萬餘人屯境上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九月癸酉以韓宏爲淮西諸軍都統宏樂於自擢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宏欲結其歡心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教之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使者先致書光顏大發將士使者進妓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十八

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恩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卽於席上厚以繪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十一月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宏請命眾軍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允敗淮西兵於小澗水拔其城乙亥以嚴綬爲太子少保盜焚襄州佛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慈耶在泌陽縣西唐州今唐縣昭州今平樂府安州今德安府時向在商水縣西南靖安坊在安上門街東通化坊未敏求作興化坊在商水縣西南靖安坊在安上門街東通化坊未敏求作十一春三月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鐵山已卯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餘

級焚二柵夏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允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三千級五月壬申光顏重允又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二千餘級六月甲辰高震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震寓退保唐州上責震寓之敗震寓稱李遜應接不至秋七月貶震寓為歸州刺史遜亦左遷恩王傅以河南尹鄭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袁滋為彰義節度使光蔡唐隨鄧觀察使以唐州為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郟城之眾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九月李光顏烏重允奏拔吳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十九

元濟陵雲柵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眾拔六柵時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十一月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雷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首千餘級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出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十二月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隨鄧節度使初置淮潁水運使揚子院米白淮陰沂淮入潁至項城入澗輪於郟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鐵山在沈邱東山即郟城在遂平縣西石越在陵雲之南新興柵在遂平西南胡氏據舊史云時運未沂淮至壽州四十里入潁口又沂澗至沈邱五百里至項城又五百里入鐵城又三百里輪於郟城得米五

十二年 春正月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遊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眾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二月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尉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眾請剗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為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二十

因吳氏而再生故為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為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眾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眾驚亂死者甚眾道古舉之子也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救置行縣以處之為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

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眾不得前進誠還
報賊偽降未可信也烈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
投身馬足下懇撫其背慰勞之降其眾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
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胡氏曰質其
文城之士心不敢懷反側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
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間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
王人勿棄親戚眾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潁水而軍諸軍相
顧望無敢度潁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潁水據
要地為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
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鄆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
二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
下馬鞍山拔路口柵胡氏曰時都畿及唐鄧皆募士人之材勇
者為兵以討蔡賊為山河子弟置十將以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三十一

領之按唐蔡交兵凡境上要地處處置守所謂馬夏四月辛卯
鞍山路口柵固不可盡詳其處而強為之注也
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嶧岬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
董昌齡為鄆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
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
陵絕鄆城歸路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
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
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
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
之吳元濟聞鄆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驛軍守泗曲元濟悉
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媽雅田智榮
下治爐城丙申十將闔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癸卯媽雅田智
榮破西平丙午游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五月辛酉李愬遣柳

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丁丑愬遣方城鎮遏使
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
險易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
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
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
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
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
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歸日多殺官軍爭請殺
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
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
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為賊內應且言
得賊謀者具言其事愬恐誘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三十二

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眾口也因
謂眾曰諸君既以祐為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
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
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
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
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胡氏曰牙隊者節度使牙號六
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胡氏曰時山南東道分爲兩鎮
攻愬又以祐為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
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
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眾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
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欲
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

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為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驅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秋七月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為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窮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制下度以韓宏已為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八月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邱曹華知而為備擊卻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鄆城為治所甲申至鄆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二十五

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澠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眾保于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眾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鄆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

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留兵守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胡氏日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帥烽副烽子蓋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糲整鞴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天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蓋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二十四

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眾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

十三年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為武甯節度使乙酉下制罪
 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甯橫海兵共討之十一月以河
 陽節度使烏重允為橫海節度使先是田宏正請自黎陽渡河
 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不可
 復退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胡氏曰義成
 州魏博與滑州以河為界兵至滑州為已出界唐中世以來命
 藩鎮兵征討已出境多糧皆仰給於度支惟裴度用兵於東平
 李德裕用兵於上黨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
 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胡氏曰一柵不兩雄又有賓主之形
 延之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
 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則兵勢自
 盛賊眾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宏正將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
 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十二月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三十七

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
 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
 中聞之降者相繼武甯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乙
 卯晦進攻金鄉克之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
 城邑輒憂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
 地也既失之其刺史驛騎告急左右不為通師道至死竟不知
 也武甯軍徐州也宣武軍汴宋也魏博軍大名也義成軍滑州
也橫海軍滄州也黎陽滑縣也楊劉在東阿縣陽穀故城在
今縣城東北三十里鄆州東
平州也金鄉今屬濟甯州
 十四年春二月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
 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
 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
 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宏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

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眾心恐有他志宜早圖之師道召
 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
 諸將誰肯為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
 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為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
 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游戲頗得其陰謀密
 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為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
 道遣二使齎帖投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
 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邗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
 以帖投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為備不
 可怒怒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
 頭速歸同受傳語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
 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三十八

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
 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
 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
 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
 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為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
 於眾首良久對曰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
 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為眾所惡
 者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士
 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幣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
 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
 人銜私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
 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迫人城

門者請侯寫簡白使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謀譁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胡氏曰凡大城謂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衛節度使居宅謂之牙城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力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宏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為幸尋皆斬之白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歔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聊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宏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宏正進據已營宏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宏正營宏正大喜露布以聞朔青等十二州皆平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二十九

橫海節度使烏重允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羸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故重允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允處之得宜故也胡氏曰史言反側之地擇帥不可不

許景先橫海軍統德棣景四州德

是歲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眾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殺獲不可勝計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

穆宗長慶元年 初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請除張宏靖為節度使平蒯媯檀為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攻為觀察使宏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眾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宏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三十

誠於國故舉之士攻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宏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攻領之自餘皆統於宏靖朱克融等入羈旅京師至假包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宏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宏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眾之中燕人訝之宏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

縉賜將士宏靖留其二十萬縉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繩之以法數以反虜詎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胡氏曰撫流德化適其俗修其政者易為功駭之以其所未嘗見懼之以其所未嘗聞鮮不速禍按幽今順天府涿州營州已陷奇縣檀今密雲縣今河間府莫在今任邱縣北

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雍以白宏靖宏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宏靖貨財婦女囚宏靖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垣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宏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宏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洄奉以為酋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三十一

後洄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臥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為之眾從之眾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眾共殺之

初田宏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職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俊性剛褊無遠慮以為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宏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宏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宏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縉賜成德軍度支帑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性果悍陰狡潛謀作亂每挾其細故以激怒之尚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夜庭湊結牙兵謀於府署

殺宏正及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問朝廷震駭崔俊於崔植為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鎮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為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鎮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為涇原節度使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茂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宏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甯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致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眾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勇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三十二

庭湊元翼以劍帶徇於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為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於聖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胡氏曰以田布所為宜可以得魏卒之心而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攻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為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論以軍期已丑以裴度為幽鎮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冬十月以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為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以牛元翼為成德節度使橫海節度使烏重允將全軍救深州諸軍倚重允獨當幽鎮東南重允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以杜叔良為橫海節度使徙重允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十一月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死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宏正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三十四

而朱克融全張宏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二年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眾隨之遂陷弓高胡氏曰唐宦者陵轍守禦捍敵之臣使之失守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為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胡氏曰深州西南皆通於王庭湊惟恃弓高以通橫海之師弓高既陷糧道遂梗九域志弓高東至滄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深州二百里蓋由節將太眾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願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

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解深邢重圍胡氏曰當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謂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士彌蓋兵多而不精豈唯虛費衣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今既祇西東西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眾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以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屢經優賞兵驍將富莫肯為用况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三十四

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眾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憊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己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為成德軍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胡氏曰此時供軍院置於行營者謂之北供軍院度支自南供軍院運以給之在塗為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陳餒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宏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為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為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於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鬪志又屬大雪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

延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眾心不悅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眾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忠臣義士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眾遵河北故事眾悅擁憲誠還魏奉為雷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為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三五

簡為橫海節度使日簡本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為歸州刺史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為宣慰使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眾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眾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傾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遺厥

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眾裝度元臣宿望烏重允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眾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博今深州六州魏博貝衛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三六

兵直進徐人開門待之智與殺不同已者十餘人乃入府牙見羣及監軍拜伏曰軍眾之情不可如何為羣及判官從更其人馬及治裝皆素所辦也遣兵衛從羣至埽橋而返遂掠鹽鐵院錢帛胡氏曰埽橋有鹽鐵院及諸道進奉在汴中者并商旅之物皆三分取二胡氏曰史言唐下陵上棧無復紀綱按埽橋在汴河上故諸道進奉船由之初張宏靖為宣武節度使屢賞以悅軍士府庫虛竭李愿繼之性奢侈賞勞既薄於宏靖時又峻威刑軍士不悅愿以其妻弟實瑛典宿直兵瑛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秋七月壬辰夜即帳中斬瑛頭因大呼府中響應愿與一子踰城奔鄭州亂兵殺其妻推都押牙李芥為首後乙巳詔三省官與宰相議汴州事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授李芥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棄之則是江淮以南皆非國家有也

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奈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毫穎三州各上奏請別命帥上大喜以逢吉議為然遣中使詣三州宣慰逢吉因請以將軍徵齊入朝以義成節度使韓充領宣武充宏之弟素寬厚得眾心脫齊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丙午取李愿為隨州刺史以韓充為宣武節度兼義成節度使徵李齊為右金吾將軍齊不奉詔宋州刺史高承簡斬其使者齊遣兵二千攻之陷甯陵襄邑宋州有三城城已陷其南城承簡保北二城與賊十餘戰癸丑忠武節度使李光顏將兵二萬五千討李齊屯尉氏充海節度使曹華聞齊作亂不俟詔即發兵討之齊遣兵三千人攻宋州適至城下丙辰華逆擊破之丁巳李光顏敗宣武兵於尉氏斬獲二千餘人八月甲子韓充入汴境軍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於千塔武甯節度使王智興與高承簡共破宣武兵斬首千餘級餘眾遁去壬申韓充敗宣武兵於郭橋斬首千餘級進軍萬勝初李齊既為雷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及齊除將軍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齊疽發於首遣李臣則等將兵拒李光顏於尉氏既而官軍四集兵屢敗齊疾甚悉以軍事屬李質臥於家丙子質與監軍姚文壽擒齊殺之詐為齊牒追臣則等至皆斬之執齊四子送京師韓充未至質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物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即命罷給而後迎充丁丑充入汴癸未以韓充專為宣武節度使以曹華為義成節度使高承簡為兗海沂密節度使加李光顏兼侍中以李質為右金吾將軍韓充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并父

母妻子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胡氏以除根則亂無從生矣按襄邑今睢州于塔郭橋皆在開封北萬勝鎮在中牟

敬宗寶曆元年 昭義節度使劉悟卒子將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知雷後朝廷得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為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眾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尙有其半効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命其將士必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

讀史兵略

卷三十七

唐

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欲効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為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覩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宣示軍眾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繪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相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為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蓄兵刀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

讀史兵略卷三十八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文宗太和四年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未至發退而還興元兵有常額詔新募兵悉罷之二月乙卯絳悉召新軍論以詔旨而遣之仍賜以廩麥皆快然而退往辭監軍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之眾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絳方與僚佐宴不為備走登北城或勸龜而出絳曰吾為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延與賊力戰死絳存約及觀察判官薛齊皆為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戊午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庚申以尚書右丞溫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唐

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之冤諫議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怒亂兵上始悟

溫造行至褒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造密與之謀誅亂者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已卯造視事饗將士於牙門造曰吾欲問新軍去留之意宜悉使來前既勞問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既合唱殺新軍八百餘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其手殺絳者斬之百段餘皆斬首投尸漢水以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死事者具事以聞三月己丑流楊叔元於康州康州今德慶州西川節度使郭劍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劍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

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閒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又張朮之逐張延賞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胡氏曰賊勝之威士氣百倍敗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歸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為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劍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唐

二百餘人此外皆元類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胡氏曰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以為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胡氏曰東蠻也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遣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畱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郭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胡氏曰蜀自清溪關則南入南詔險西山清溪關則西入吐蕃按清溪關在清溪縣南黎定之南其西南則故越嵩郡之勿鄧兩林豐三壑德裕蓋備南詔非備吐蕃也五年 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

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
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
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於
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
其眾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
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搆西戎腹心可洗久
恥是韋臯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尙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
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
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
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殺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
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
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况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唐

三

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
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維州今雜谷廳同中在
隴州咸陽橋即便橋

七年 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
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
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
未嘗五年開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
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
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
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
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
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
貴恩澤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

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
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
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屢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
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開戎臣兵伍未始逆
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執輕重制部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
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
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削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
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熿然七聖
肝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
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
內不篡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
也弊復爲甚率皆市兒輩多齋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唐

四

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
朝得之其疆傑復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
違已力一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
邪倖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
壽則憂割生人略而天下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
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
以爲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
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
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
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
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
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

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即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
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啖
兵成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
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
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
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
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媿是執兵者常少糜食常多此不
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
上賞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
田宮廣矣金縢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
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覆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
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五

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敢使迭來揮之堂然將
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
旋翔羊愧駭之閒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
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而乃踵前非是不
可為也又作守論以為今之議皆曰夫疆疆之徒吾以良將勁
兵為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撥
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慝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
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慝貞元之閒適以此
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
度於是闢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為尊奢天子養威而
不問有司守恬而不阿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觀聘不來几杖扶
之逆息虜允皇子殞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

強備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割殆盡而賦夫貪心
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
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
和之其餘混濁軒轅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
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
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而怒怒則爭亂隨
之是以教管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
其爭也大慝貞元之閒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
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
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慝貞元守邦之術永
戒之哉又注孫子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
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六

唐

六

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
為巖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
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
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
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免者犬
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
位可也
武宗會昌元年 秋八月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
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盟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沙陀党
項皆世與為仇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為盟
沒斯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
李德裕以為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為鄰國

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那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為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為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偽未還上問德裕曰盟沒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盟沒斯等帥眾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持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唐 七

乎況盟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鈔掠聽自警報亦未可助以官軍胡氏曰先關之以離其交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為疑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噉飢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將誰歸胡氏曰李德裕計是也至於此言特以籠陳夷行之隙耳若以用兵大勢言之固夷將不計一城得失也此弊自唐及宋皆然嗚呼可易言哉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賑之天德軍在吳喇特游西振武軍

在托克托城東統兵九千人天德自中受降城移治統兵六千人河東治太原府統兵五萬五千人盧龍軍復亂殺陳行泰立牙將張絳初陳行泰逐史元忠遣監軍備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備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冬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游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戎事人心嚮之歸者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絳復卻之今計仲武幾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發兵為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諱克幽州中移治居庸在今延慶州雄武軍似當治此注言在薊州恐不此也檉州今密雲縣胡氏曰有大王北來保要鹿固赤城邀虜石于軌七鎮居庸關在古軍都陞太行入二年春二月河東節度使符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回鶻復奏求糧及尋勸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處置三月李執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河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符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唐 八

遷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河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符

澈疾病庚申以河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為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穎册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穎竟不行回鶻嗚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僕固殺之那頡啜收赤心之眾七千帳東走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未知此兵為那頡所部為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武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推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唐

九

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羈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易動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嗚沒斯情偽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縱使不誠亦足為反閒且欲獎其忠義為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初太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隸振武軍為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嗚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嗚沒斯等以嗚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眾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啜帥其眾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

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啜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時烏介眾雖衰滅尚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回鶻還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嗚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嗚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矜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秋七月嗚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唐

十

借天德城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又屯杷頭烽北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為那頡啜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啜使得北還及那頡啜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為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入八月可汗帥眾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擊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鬪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嗚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宏順仍以宏順為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諭以自彼國為紇吃斯所破來投邊境撫

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尙此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遙揣深意似恃矧好之情每觀崦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頡于迦斯書以爲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郵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郵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十一

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冰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月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紛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羣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令沔屯雁門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謂唐事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入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吸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監使則歸

之矣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聞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冬十一月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爲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降婚義甯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爲詞把頭炸得蘇北東受降城在托克托縣中受降城在蘇爾哲河東岸天德軍在其西坤都倫河西岸振武城在東受降城東橫水即橫野軍在蔚州釋迦泊疑豐鎮縣北之奇爾泊胡氏日時烏介移帳保籍子山按即正黃旗察哈爾之木孫忒克山也雲今大同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十二

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爲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琳氏兄尙延力之子乞離胡爲贊普纔三歲佞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預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琳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爲此也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勢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册立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賊捨國族立琳氏專害忠良以脅眾臣且無大唐册命何名贊普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琳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

得萬騎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向思羅屯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棄輜重西奔松州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焚橋拒之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為宰相國內兵我皆得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併其眾合十餘萬自渭州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藉洛門川在甯遠縣渭州今鞏昌府薄寒山疑在其西松州在龍安府西口外洮水今狄道州西洮州屬東自渭州至松州也

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眾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十三

眾寡見獲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謀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謀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為乘輜重走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創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麟州今神木縣殺胡山即黑山在今歸化城土默特界上欲令趙蕃就頡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按據衛公言則安西仍指龜茲今庫車回城也北庭今濟木薩城李德裕追諭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

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並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胡氏日并力於西邊謂吐蕃并力以攻岐虢鄜涇靈夏也無虞於南路謂西川在吐蕃之南也自長安言之西川亦在劍關之南若吐蕃寇蜀則北路自維州入南入南入自維州入憑陵近甸旣食累朝貞元中章舉欲經略河隴須此城為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入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滅入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甯忍以三百餘人命棄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十四

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帥譏謂云既已降彼何用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維州今雜谷廳合州今鄂爾多斯左翼中旗西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為士良所為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為之備從諫權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又賣鐵資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商人

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夏四月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爲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爲中軍兵馬使孔目官王協爲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爲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元度分將牙兵從諫尋卒稹秘不發喪王協爲稹謀曰正當加寶歷年樣爲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遣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使押牙姜奎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問疾稹又通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上以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十五

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日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絳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宏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

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宏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宏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黨稹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詔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稹贈賚直數千緡復遣牙將梁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十六

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儒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眾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因姜奎梁叔文辛巳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令以書諭稹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甯節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眾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旣不能自成一軍事須輔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以後客軍彈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

全軍帖以宣潤督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散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與我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即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眾以此證驗人心忠亦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邾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歷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繫釋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窺天井之口胡氏曰說欲杜諸人之南窺懷洛也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甯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督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十七

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收言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積未可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精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五月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關步兵一千五百軍檢社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掠堯山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宏敬為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朔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册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必不可與節則別除

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為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以武甯節度使李彥佐為晉絳行營諸軍節度招討使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宏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胡曰山東三州謂邢洛磁也按唐州謂李愬之兵天井關在澤州府南沁水之東武軍謂陳許武甯軍徐州也萬善鎮在河內縣芒車即昂車在武鄉縣西北檢社縣在其東北臨洛在邾縣東北堯山即唐山縣冀氏在岳陽縣東南翼城東北仰車劉郎關也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世為吐蕃相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葬泰贊普疆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沈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十八

勇有謀略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忌婢婢恐襲其後欲先滅之是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至鎮西大風震電天火燒殺婢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盤桓不進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為不足屠也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卻之使其志益驕而不為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闔境之內孰不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眾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贊善授以藩維誠為非據夙夜慚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恐熱得書喜備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為書勸厚答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髯笑曰我

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

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歸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賜諸軍詔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宏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遲遲願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為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遂以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為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出此為權倖所疾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唐

十九

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宏敬亦為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宏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稟驍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王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堯山劉稹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要置之要地耳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宏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宏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賜宏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關

山險未能進軍胡氏曰河陽關太行之險賊屢出兵焚掠晉絳

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宏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趨磁州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為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去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宏敬奏已自將全軍度漳水趨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唐

二十

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圍險不進故賊得併兵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令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甲申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糧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規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晨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胡氏曰兵茂元因急欲帥眾棄城走都虞候孟章諫曰賊眾自有前卻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尙未食聞僕射

走則自潰矣願且強留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眾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何宏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甚眾得劉稹勝帖皆謂官軍為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癸巳上謂宰相何宏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宏敬檢校左僕射丙午河陽奏王茂元卒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為侵擾又河陽節度使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唐

三十一

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為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并敵所供饋餉而已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為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按翼城縣屬平陽府宣務柵在唐山縣北對斗寨在天井關南肥鄉屬廣平府平恩今即縣孟州今孟縣是月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尚婢婢遣其將龐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龐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龐結心陽敗走時為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熱單騎遁歸

按大夏川在河州西南

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河軍石會皆願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習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為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按烏嶺山在翼城東北石會關在榆社縣西初劉河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辛未徙河為義成節度使以前荆南節度使李石為河東節度使党項寇鹽州以前武甯節度使李彥佐為朔方靈鹽節度使十一月邠甯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兪熾不可不為區處聞党項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唐

三十一

分隸諸鎮胡氏曰後魏靈夏邠等鎮皆分領之劉掠於此則亡逃歸彼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為擒送以此無由禁戢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為一鎮專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之臣為之副居於夏州理其辭訟庶為得宜乃以充王岐為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党項副使史館修撰鄭亞為元帥判官令齋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按鹽州在靈州東南花馬池北六鎮胡氏曰靈夏二州靈武原振武邠甯也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雷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愠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二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遂

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澤州當為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種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彤黃嶺郭僚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鄉僚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洛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軍將賈羣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三十一

送歸闕若虛為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上怒貶碣鄧城令按鄧城在長子縣西石會在鄧城西武鄉縣在鄧城南漳水東陵川在澤州東北鄧城今鄧州初劉沔破回鶻圍兵三千成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且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眾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按橫水柵即橫野軍在蔚州四年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眾剽劫城市殺都頭梁季叶李

石奔汾州弁據軍府釋羣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為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游奕將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城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又遣其子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三十一

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游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況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凡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為張融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召附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畱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充海步兵三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達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州刺史李不奉楊弁遣人來為游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

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為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寶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疆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寶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寶於眾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寶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遠致如此之眾乎元寶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為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唐

二十五

弁何從得之元寶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甯捨劉稹河東兵成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王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土門即井陘關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相叶今得澤州拒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與愛而子之晏實今為磁州刺史為劉稹所質宰之願望不敢進或為此也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願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三月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宏

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河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河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河為河陽節度使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二十六

光遂用為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按良馬秦胡氏謂在潞州鼓腰嶺在武鄉北縣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追逐以致失利徑一兩月又偷兵詣他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詢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為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按穗春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為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

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沁州劉稹旣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謀釗必不爲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爲官軍所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二十七

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宏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去劉稹妻裴氏冕之支孫也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其奸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爲潞州都知兵馬使釗得眾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王言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潞州未立少功實所慚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爲稅商實籍編戶家貨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爲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惴惴不安

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答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時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降先是使府賜潞州軍士布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潞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己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宏敬安王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宏敬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二十八

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請以盧宏止爲三州留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眾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稹曰今城中尙有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

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為副後侯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積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積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為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保郭誼汝自圖之積乃素服出門以母命著誼都知兵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積已出見諸將積治裝於內聽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積曰請議公事積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積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閱積曰如所言積之心也可武遂前執其手崔元度自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唐

二十九

後斬之因收積宗族匡周以下至穉穉中子皆殺之乃函積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道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磁曹後但遣盧宏止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曰劉種暎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積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並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諠言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殺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為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為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種暎首至京師郭誼既殺劉種暎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他鎮於

是閱鞍馬治行裝及問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救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執送京師加何去敬同平章事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需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

讀史兵略 卷三十八

唐

三十

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揚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按乾河疑汝水也固源縣西胡註似誤沁州治沁源縣也三州註言邢洺磁光山註言為堯山十三郎謂劉匡周五舅謂裴問五年 詔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成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裴村餞之潞卒素驕憚於遠成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譟

鈞奔潞城以避之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李德裕奏請詔河東節度使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又令河陽節度使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節度使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此賊必無能為胡氏曰分守四境使路之皆從之時詔毀天下佛寺五臺僧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博以為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出為靈武節度副使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為帥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諭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之成振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武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盡殺之按裴村宜北路城在府東北四十里儀州今遼州武安今磁州五臺山在五臺縣太平驛在路安北六十里

讀史兵略卷三十九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宣宗大中三年吐蕃論恐熱軍於河州向婢軍於河源軍婢諸將欲擊恐熱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收餘眾焚橋歸鄯州胡氏曰據河橋則兵敗而退者可以藏論恐熱之追掩史言向婢善兵技河源軍即赤水軍在西甯府西南鄯州即西甯也皆在河北河州在河南四年吐蕃論恐熱遣僧奔羅蘭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向婢軍於白土嶺婢遣其將向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熊子燭盧鞏力將兵據鼂牛峽以拒之鞏力請按兵據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不得還不過旬月其眾必潰孱子不從鞏力曰吾甯為不用之人不為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熊子逆戰敗死婢糧乏畱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聞婢婢乘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州等入州殺其丁壯剝削其羸老及婦人以粟貫嬰兒為燄焚其室廬五千里閒赤地殆盡雞項關在河州西北其北北即鼂牛峽宣威軍也關南造橋即洪濟橋瓜州在安西州入州謂鄯州河涼甘肅瓜沙也十二年以康王傅分司王式為安南都護經略使式有才略至交趾樹芳木為柵可支數十年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閑遣譯諭之中其要害蠻一夕引去遣人謝曰我自執叛獍耳非為寇也安南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二千

都護中軍纓贏兵數百式至杖其背黜於邊徼

容管奏都虞候來正謀叛經略使宋涯捕斬之初忠武軍精兵

皆以黃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定嶺南宋涯使麾下效

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屢為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海

來襲我矣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

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

畢環甲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

誅之有杜守澄者自齊梁以來擁眾據溪洞不可制式離間其

親黨守澄走死安南饑亂相繼六年無上供軍中無犒賞式始

修貢賦饗將士占城真臘皆復通使占城在今越南國南真臘在其西南

十三年 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

進逼剡縣有眾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鄧祇德遣討擊副使劉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勅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明州甯波府也象山在其東南二百七十里剡縣今嵊縣台州府西北至象山二百八十里

懿宗咸通元年 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范

居植死劉勅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開府庫

募壯士眾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

鈍見卒不滿三百鄧祇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

孱弱者祇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著望海鎮將李珪將新

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

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賊走官軍追之半

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於是山海諸盜

及他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眾至三萬分為三十二隊其

小帥有謀略者推劉駐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

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

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鄭祇德累表告急且求救

於鄴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欽遣牙將白琮將三

百人赴之祇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

祇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為不足日史言元帥威令不振則忠義而將士不以爲德

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竟不果遣賊遊騎

至平水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夾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

知祇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

取難以力攻西班牙中無可語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在

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可任也諸相皆以為然遂以式為觀

察使徵祇德為賓客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為

國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

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

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

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

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衛婺州婺州押牙房郢散將樓曾衢州十

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

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為菹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

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為固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

州破唐興已巳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餘姚殺丞

尉東破慈溪入奉化抵甯海殺其令而據之分兵圍象山所過

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

裘甫方與其徒飲酒間之不樂劉哇歎曰有如此之眾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閒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宜歛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之哇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城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眾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異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四

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乙未式入越州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知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

入虜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賜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謹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訓賊遠近眾寡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與之兵以爲候騎眾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爲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甲辰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五

拔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拔唐興五月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甯海南路軍大破賊將劉哇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甯海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幾將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明州之道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賊入甯溪洞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哇謂裘甫曰曷從吾謀入越州甯有此困耶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緋悉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蠅也高羅銳克甯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閒未可擒也命羅銳西海口以拒之

徐州必蕘醜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峽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眾合為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勅招集銀刀等都竄匿及諸亡命匿於舟中眾至千人丁已至泗州刺史杜愔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為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為之備徐卒不敢為亂而止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會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會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勅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勅與許信等乃言於眾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網羅為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可翹足待也眾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為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眾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於遞中申狀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毀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眾心仍乞成還將士別遣二營共為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圍城懼彥曾召諸

將謀之皆泣曰此以銀刀兇悍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為逆亂如此則國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廷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擅歸不誅則諸道成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則凡為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為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梧四害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為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則託此為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眾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士眾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汙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勛使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勛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誦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為偶人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聞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且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睢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

宿州時宿州副使觀察副使焦瑤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瑤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副使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瑤聞符離收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度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以千緡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日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饑乏賊棹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十一

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為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信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救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度濰水踰山越彭城其夕崔彥會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會奔兗州彥會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眾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會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會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劄而剄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

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日勛使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為上客重為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使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副使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信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十一

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邳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圓盜郭郭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助詐為崔彥會請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徵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為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濶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吏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為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刺史杜愔聞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庫愔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

攻之眾至萬餘終不能克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為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初辛雲京之孫諱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愔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愔挈家避之愔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眾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諱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諱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為諱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諱急棹小舟得入愔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為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十三

愔設守備帥眾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城眾心稍安龐勛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據要害而官軍尙少賊眾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被魚臺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元稔圍之會阜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勛曰雷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助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勛聞救使入境以為必賜旌節眾皆賀明日救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救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為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為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

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韃契苾酋長各帥其眾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國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迴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救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吳賊懼不敢進幸諱請往求救杜愔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諱請復往求救愔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諱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愔與之泣別諱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為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諱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還雷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止耳起欲擊之厚本起抱止之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十三

公弁僅免諱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諱舉身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已似入城還去則便諱逐之攬得其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諱曰臨陳妄言惑眾必不可捨眾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諱素多力眾不能奪諱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眾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愔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龐勛遣其將劉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迴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宏立引兵會之戊午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岡之城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約遣李湘將兵

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眾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為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貴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被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為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謙言於杜愐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斬賊水寨而出明日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十四

賊舟重行遲讒舟輕行疾力關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讒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為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日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將王宏立引兵數萬疾徑奄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遣使請助說諭許為奏請節餉助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

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助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為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助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為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助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勛朝廷命秦南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為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按王智與勇悍之門槍拔馬等七軍智與官侍中符離今宿州四縣百二十里唐虹縣在今五河縣西曰虹鄉雖水在其東沐水在其北荷浦在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十五

宿州泗水在懷遠縣洪澤湖在泗州都梁山在盱眙縣淮口胡氏曰泗水入淮之口今清河縣也新興在永城縣柳子在宿州北舒今安慶府廬州府海陽縣皆今府州縣名下蔡在鳳台縣北烏江在和州縣和壽皆今州名滕沛豐蕭皆今縣名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為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為符讖助聞之會魏博攻豐助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使為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敬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助乃遣使給之曰王宏立已克淮南畱後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而殺之徐賊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

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爲南進軍所破斬獲數千人辛謙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救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城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強不敢進謙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謙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鎮謙帥眾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愔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愔令謙帥死士出迎之乘賊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卻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謙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胡氏曰所以作眾氣而使之進帥眾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二月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十六

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陳御敵十鎮之兵伏其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渡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槊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屢敗王宏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宏立引兵度淮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宏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於淮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宏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移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許信以宏立驕情致敗欲斬之周重爲之說助曰宏立再勝未賞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爲敵報仇諸將咸懼

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宏立收散卒纔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三月康承訓既破王宏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渡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奔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聞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信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力死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尙在故畱後未與賊黨皆以爲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溫庭皓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十七

監軍郭厚本都押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眾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乘自此勛與諸君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眾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信等共推勛爲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謙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於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賊將王宏芝帥眾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謙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眾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棚謙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胡氏曰火牛傳草爲之

以魏博今云潁州防賊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
 時魏博屢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夜至豐縣
 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爲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
 助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
 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眾且聞勛自來諸寨皆背
 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賊悉毀其城柵運
 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爲國賊云馬舉將精兵三
 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
 不測眾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眾大敗斬首
 數千級王宏立死吳迴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
 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龐勛圍豐縣數日欲引兵西
 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糧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十八

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眾西軍震恐乘此聲勢彼破
 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
 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雷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
 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
 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眾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
 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
 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徒觀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
 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
 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
 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助
 初起下邳土豪鄭益聚眾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爲
 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益救之益帥所部來

降六月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劉行及設
 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眾少爭出寨西擊
 之舉引大軍數萬自他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擊
 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迴助行
 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舉遣別將度淮擊之斬獲數千平
 其寨曹翔之退屯兗州也雷滄州卒四千人成魯橋卒擅還翔
 日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勛兵迎之
 圍於兗州城外擇遣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
 將軍宋威爲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
 復引兵會之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雷武
 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
 據山林賊鈔掠者過之輒爲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十九

爲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眾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
 千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眾來降賊黨益離蘇縣
 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
 事裨將朱玖舉城降於曹翔直自彭城還攻逆擊走之翔發兵
 成沛勛遣其將孫章許估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玖皆不克
 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
 勛憂懣不知所爲但禱神飯僧而已初龐勛怒梁丕專殺姚周
 黜之使徐州舊將張元稔代之治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
 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康承訓
 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西方必
 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毫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
 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蹙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

朱攻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勸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信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元稔嘗戍邊有功雖習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眾乃遣腹心張舉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為應使眾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元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元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元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元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元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二十

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眾趨符離及徐州城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元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元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信聞之嬰城拒守辛酉元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城守若向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會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信帥其黨保子城日晨賊黨自北門出元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信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成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

訓始知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助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冲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度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渙水而東將歸彭城為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蕪將濟水李袞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宋威亦取蕭縣吳迴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元稔為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官軍深塹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吳迴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迴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愔為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為節度使召見雷為左金吾上將軍賜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二十一

姓名李國昌賞資甚厚以辛諱為亳州刺史謫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愔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按鹿塘在永城縣南楚日義成魏博鄭延義武鳳翔海泰南宣武忠武天平等州在宿州襄城在蕭縣芳城在宿州斗山即陸山在野縣西武小雎皆蕭縣名第城驛在宿州西下邳即邳州在宿州之南也府東鍾離即鳳陽府定遠在其南北津淮水北岸宿州之南也南三十六里石山在宿州西大回軍今大同府即雲州也初南詔遣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是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眾擊董春烏部破之十一月蠻進寇嶺

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滂遣充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十二月丁酉蠻衣充海之衣詐為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眾乃覺之遂陷犍為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刺史楊恣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眾皆潰恣允瓊脫身走王子昭嘉州竄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驛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結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械爭渡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於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背遁三將謀曰今眾寡不敵明日復戰吾屬盡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驚亂然後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二十三

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敗軍所在焚掠奔導江邛州軍資儲備皆散於亂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按董春烏在甯遠府甯遠州也清溪關在今沐山司在馬邊縣大渡河南岸雪坡在馬邊縣北沐源川今沐山司在馬邊縣東江在欽州府南之大江注言南衣江微誤健為今縣陵州今仁壽縣榮州今榮縣陵雲寺在嘉定府南嘉定即嘉州也黎今清溪雅今雅州邛今邛州道江今灌縣十一年春正月西川之民間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占地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澆而飲之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礮槓造器備嚴警邏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稟給至是揭榜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

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踴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魯彭州人也戊午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偁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南詔進軍新津定邊之北境也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奕使王晝至漢州調援軍且趣之時與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竇滂自以失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二十三

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眾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弊未易速前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為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縲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驥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數日賊取民鐘重杵濕而屈之以為蓬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斫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顏慶復以援軍將至佯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曷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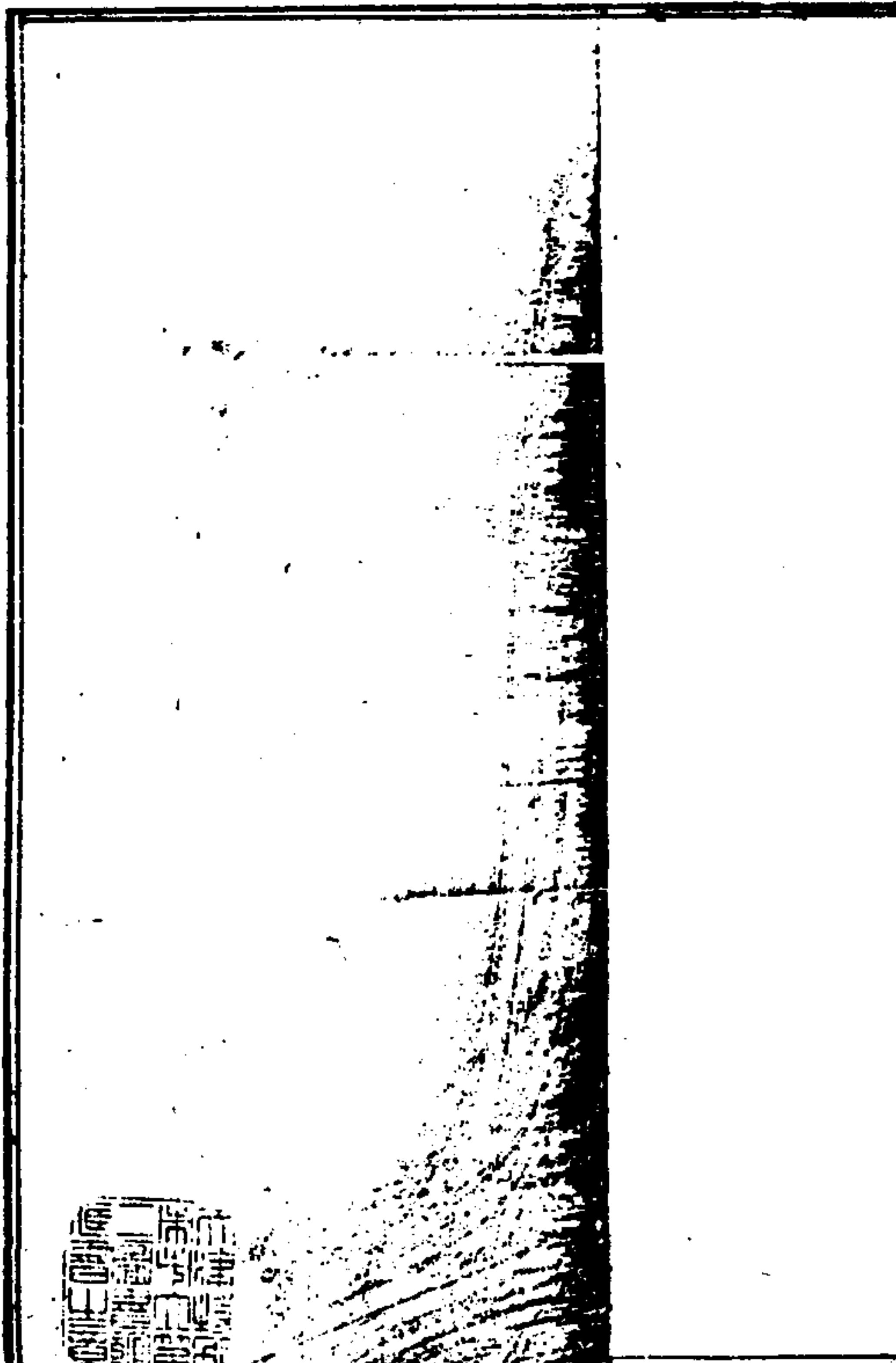
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見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皋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弩皋使匠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直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皋破吐蕃有功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為之盡力得唐人皆虐殺之朝廷貶寶房為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接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楛以助官軍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忠武二千人至即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戊戌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二十

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驟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遷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驟風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造橋未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壘門城胡氏曰城門之外別築垣墻以遮城門謂之壘門今人謂穿壘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木為鹿角之入壘者是也胡氏曰新壘之城外以限衝突今人謂之排板者是分立寨屋謂之鋪胡氏曰以居士卒城上分立小屋使守卒居之以候望謂之鋪胡氏曰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先是西川牙將有職無官及拒卻南

詔四人以功授監察御史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胡氏曰有功授官而發其輸錢史言唐之紀綱大壞按唐河池在成都子城內彭州今彭縣濛州今仍日濛州定邊軍治邛州從邛眉蜀雅嘉黎嵩七州導江今濛縣毗橋在成都城北面龍巖池

讀史兵略 卷三十九 唐 二十一



讀史兵略卷四十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僖宗乾符元年冬十一月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度河防河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銳追之景復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殺二千餘人追至大度河南而還復修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鉦鼓聲聞數十里復寇大度河與唐夾水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軍不至而蠻眾日益景復不能支

讀史兵略卷四十

軍遂潰十二月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崃關攻雅州大度河潰兵奔入邛州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北奔他州城中大為守備而壘壘比肩時嚴固驃信使其坦棹遺節度使牛叢書云胡氏坦棹南詔清平非敢為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年為詭人離官之首也開宛抑之事儻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尙書永敦鄰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廳甬止數日即東上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為不可斬其使者甬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罪詈辱之蠻兵及新津而還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之羅谷在清溪縣大度河邛崃關在榮經縣西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

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漢州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於長垣史著致亂之由

二年春正月高駢至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胡氏曰開門或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尙遠萬一稀突奈何駢曰吾在交趾被蠻二十萬眾圍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汚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城縱民出各復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問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郎坊河東兵徒有勞費並乞勒還救止河東兵而已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殺獲甚眾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修

讀史兵略卷四十

復邛崃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路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黃景復責以大渡河失守腰斬之駢又奏請自將本管及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人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答盧攜奏稱如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答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嶺南節度使辛儻詔使錄詔白牒與之從之戎州今敘州府馬湖鎮在屏山縣沐源川即今沐川在其東北西百八十里長武源原防秋兵也郎坊郎坊丹延也河東太原也天平邛州昭義上黨義成滑鄭也夏六月王仙芝及其黨尙君長攻陷濮州曹州眾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為仙芝所敗兗州人黃巢亦聚眾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

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羣盜侵淫剽掠十餘州至於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為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仍以威為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鎮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兗州府西四十五里忠武陳許也宣武汴宋也平盧淄青也按黃巢之起討之兵固不少然將帥非人三年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又昭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三

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會元裕為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郟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九月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鎮鐸鐸之從父兄弟也東都大震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陽翟禹州郟城縣按流賊最忌放人可守也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饑饉之環城十里內取土皆剝耶坪平之無得為坎塹以害耕種役者不

過十日而代眾樂其均不費扑撻而功辦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功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蠻中憚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淮南節度使劉鄩奏求益兵救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鄭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搶掠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二

四

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會元裕擁兵斬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白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璩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璩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申今信陽州舒今安慶府通注云當作新是也感化徐州也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偃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偃偃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為之奏官錄亦說仙芝許以如約偃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助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助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錄偃皆賀未退黃巢

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其首其眾誼諫不已仙芝畏眾怒遂不受命大掠蕪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陸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錄為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尙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此招降流寇之鑿

四年 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自二年作亂遂橫行浙西鎮海節度使裴據嚴兵設備不與之戰密招其黨朱實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二十餘萬舟航粟帛稱是救以實為金吾將軍於是郢黨離散郢收餘眾東至明州甬橋鎮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胡氏曰筒箭長幾尺餘內之竹筒注之弦上繫竹筒於手腕發時筒向後激矢射敵皆洞貫

餘黨皆平嶺山今江蘇通州南大江北岸甬橋在宿州北明州今青波府王郢攻陷蘇常轉掠兩浙復因溫州刺史魯實請降實為之論奏而郢擁兵遷延遂誘

統魯實為害甚甚史言流寇有勳無撫也

讀史兵略 卷四十 唐 五

六月賊帥柳彥璋襲陷江州執刺史陶祥使祥上表彥璋亦自附降狀敕以彥璋為右監門將軍令散眾赴京師以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為江州刺史彥璋不從以戰艦百餘固溢江為水寨剽掠如故溢水在九江府西接於大江故曰

秋七月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賊不利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左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請歸澧川養疾上皆不許王仙芝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衛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武大將張

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開道逃歸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遣人約還冬十月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以為自王仙芝假擾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卒罄竭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蒙盡以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隸宋威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加誣毀因功受辱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旦疆兵盡付他人良將空還若勅敵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潛愧恥時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敗罔朝廷敗則狼籍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為聞奏朝野切齒以為宜正軍法迹狀如此

讀史兵略 卷四十 唐 木

不應復典兵權願與內大臣參酌早行罷黜不從黃巢寇掠斬黃會元裕擊破之斬首四千級巢遁去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尙君長等請降於復光宋威遣兵於道中劫取君長等十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州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鞠之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黃巢陷匡城遂陷濮州詔潁州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澧水在長安東下流入澧水復今河城今長垣縣史言王仙芝

鄂柳彥璋黃巢皆會請降

王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兒也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為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自賈壘度賈壘在

迎拜乘仁斬彥璋散其眾

江州刺史劉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柳彥璋水寨賊出不意即

今鍾

五年 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受賀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知溫猶不出將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見裴而行將佐請知溫擐甲以備流矢知溫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眾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救以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以曾元裕為招討使潁州刺史張自勉為副使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成蔚州時河南盜賊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七

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眾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眾以為然君立與唐人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人也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代北薦饑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於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繫獄自知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眾趣雲州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眾且萬人屯於圍雞臺下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為防禦爾後癸酉盡忠城文楚等五人送圍雞臺下克用令軍士而食之以騎踐其骸

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救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諭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農卿支詳為大同軍宣慰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樞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為大同防禦使今蔚州雲州今大同府奉誠內屬都督府名蓋奚人也關雞臺在大同府北會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眾歸之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稱署官屬巢襲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為官軍所敗乃遣天平節度使張揚書請奏之詔以巢為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曾元裕屯荆襄黃巢自滑州略宋汴乃以副使張自勉充東南面行營招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八

討使黃巢攻衛南遂攻葉陽翟發河陽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衛官關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并將三鎮兵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又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鞏轅伊闕河陰武牢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黃巢引兵度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王仙芝餘黨劉掠浙西朝廷以荆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鄙人乃徙駢為鎮海節度使秋八月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剡福建諸州朗州今常德府衛南在滑州今在偃師東南伊闕在洛陽南河陰在孟津縣武牢在汜水饒州今南昌府宣州南國府潤州鎮江府虔州府吉安府

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飲助兵部侍郎度支楊徽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辦辭極哀切詔不許胡氏曰人見美官誰不欲之乃

六年春正月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璠梁繼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昇師鐸李罕之許勅等數十人巢遂趣

廣南廣南當作嶺南

辛讜使賈宏左瑜曹朗使南詔賈宏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從者死亦大半時辛讜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讜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奈何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九

曰士為知己死明公見辟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謹喜厚具資裝而遣之二月丙寅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已下拜已已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欲使驃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既欲為弟為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於驃信為諸父驃信為君則諸父皆稱臣况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宗之故事乎願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雲虔留善闡十七日而還驃信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門下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善闡城今雲南府鹽言別都也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齋牒詣陳許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用之得三千人分為三軍亦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弩營蜀兵由是浸強胡氏曰余嘗謂兵之強弱在將高而無以蜀兵定三秦自唐以來蜀兵為怯然韋皋用制吐蕃而有餘未嘗借工於他道也至李德裕始募工於他道以治器械惟安潛蓋借李德裕之故習耳諸葛孔明治蜀作木牛連弩之法自晉以下倣而為之宋自女真侵陸吳玠兄弟畫境而守蜀東南以西路兵為天下最夫豈借工於別路哉

秦甯節度使李係辰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為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胡氏曰官人以世之通患也為鐸係使將精兵五萬并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瑋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奏聞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十

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議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府率從之秋八月鎮海節度使高駢奏請以權舒州刺史郎幼復充畱後守浙西遣都知兵馬使張璠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兵馬畱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湖二州遊遮臣將萬人自大庾嶺趨廣州擊黃巢巢聞臣往必當遁逃乞敕王鐸以所部兵三萬於梧州昭永四州守險詔不許九月黃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詔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棧數十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冬十月癸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

陷之係奔朗州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尙讓乘勝進逼江陵眾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眾趣襄陽云欲會劉巨容之師鐸既去漢宏大掠江陵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旬餘賊乃至漢宏兗州人也帥其眾北歸爲羣盜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晟合兵屯荆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眾乘勝逐北比至江陵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尙讓收餘眾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甯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眾乃止全晟度江追賊會朝廷以秦甯都將段彥謨代爲招討使全晟亦止由是賊勢復振攻鄂州陷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十一

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十五州眾至二十萬秦甯兗州也循惠州府潮州府大庾嶺在南安府自江西赴粵要道也梧州府桂林府昭平樂府永永州府鄂武昌府歙徽州府河東軍牙將賀公雅士卒作亂焚掠三城河東都虞候每夜密捕賀公雅部卒族滅之丁已餘黨近百人稱報冤將大掠三城焚馬步都虞候張錯府城都虞候郭咄家節度使李侃下令以軍府不安曲順軍情收錯咄斬於牙門并逐其家以賀公雅爲馬步都虞候錯咄臨刑泣言於眾曰所殺皆捕盜司密申今日冤死獨無烈士相救乎於是軍士復大譟取錯咄歸都虞候司尋下令復其舊職并召還其家收捕盜司元義宗等三十餘家誅滅之己未以馬步都教練使朱攻等爲三城斬斫使將兵分捕報冤將悉斬之軍城始定

廣明元年 春三月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等擊黃巢

屢捷盧攜奏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兵共七萬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胡氏曰爲朝廷月張璘度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眾數萬降璘攻饒州克之巢走時江淮諸軍屢奏破賊率皆不實宰相已下表賀朝廷差以自安五月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謂知諸道兵已北度淮乃告絕於駢且請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秋七月黃巢自采石度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眾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爲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度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逆過淮宜急救東道將士善爲禦備遂稱風痺不復出職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澠水秦甯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黃巢眾號十五萬曹全晟以其眾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眾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晟破之徐州遣兵三千赴澠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悖節度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十一

全晟破之徐州遣兵三千赴澠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悖節度

使薛能自謂前鎮彭城有恩信於徐人館之毬場及暮徐卒大謀能登子城樓問之對以供備疏慰勞久之方定許人大懼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澗水行未遠聞之夜引兵還比明入城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并其家岌自稱西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為岌所襲引兵還兗州諸道屯澗水者皆散黃巢遂悉眾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冬十月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兗之境所至吏民逃潰潁水今商水泗上今泗州許昌在潁州東北潁州府朱歸德府初黃巢將度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瑑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為都統城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十一

讀史兵略

卷四十

十三

月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眾人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為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構逆元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眾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眾不能守潼關今黃巢眾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為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胡氏曰謂陳敬瑄也於元宗則有備矣上不懌謂令孜曰卿且為朕發兵守潼關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

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上召見三人以承範為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為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為句當寨柵使令孜為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為副使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關久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王人凍餒交逼兵械剽弊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

讀史兵略

卷四十

十四

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眾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餓卒萬人依託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為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徒宜欲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州庫唯塵埃鼠迹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鬪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賊小卻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饑甚遂喧譁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征稅謂之禁院賊至倉猝

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一夕踐
爲坦塗承範盡散其輜囊以給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
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餽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
千餘人拒六十萬眾外軍饑潰關禁院臣之失守鼎鑊甘心
朝廷謀臣俛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鑾輿一動則上下
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急
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
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幸已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
之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城驅民千餘
人人其中掘土填之須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
承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院比至賊已入矣壬午旦賊
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眾脫走至野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十五

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
至渭橋見所募新軍衣裘溫鮮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
餒遂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趣長安賊之攻潼關也朝廷以前京
兆尹蕭廩爲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黃
巢入華州畱其將喬鈴守之河中畱後王重榮請降於賊百官
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令攻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
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
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
庫盜金帛哺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
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上趣路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
於道次請車駕畱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
以圖收復卿東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

路梗滋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至上至壻水詔牛勛
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
都宜豫爲備擬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宜
且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
地鬻傷其面自午至明且尙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
袁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
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備曰以相公風痺
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尙未
厭唐賊援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所親開道詣行在召將
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壘繕器械訓士卒
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兵分鎮
關中者尙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十六

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黃巢遣使調發河中前後數百人吏
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眾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財
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眾皆以爲然乃悉
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温自同州弟黃鄴自華州合兵擊
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
引兵營於渭北野狐泉疑在華陰縣渭橋東渭橋也在咸甯東
漢中府也渭水在城北賀州即賀縣金光門長安城西面中門與元
固縣河中蒲州府也
中和元年 春二月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
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瞿
稹亦沙陀也謂景思曰賊勢方熾未可輕進不若且遣代北募
兵遂與景思俱還鴈門三月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
統畋收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

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宏夫為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向讓王播帥眾五萬寇鳳翔敗使宏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陳於高岡賊以敗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坡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程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獷悍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今雖有眾數萬苟無威信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為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遼迎之李克用帥遼迎諸部萬人赴之右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會鄭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鄭州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十七

鄭畋求自效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夏四月黃巢以其將王玫為邠甯節度使邠州通塞鎮將朱玫起兵誅之讓別將李重古為節度使自將兵討巢是時唐宏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盤屋宏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眾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宏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爭譟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或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夏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處存令軍士紫白帶為號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霸上詔知官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職長安中宗楚宏夫死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其敗

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眾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賊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巖聞巢棄長安皆率眾奔鄜州朱温斬溥謙釋巖使還商州五月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其頓遼鄭從謙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謙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謙相見從謙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謙以錢千緡米千斛遣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謙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暉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歸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十八

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漉酒為盟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岌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賊宗權遣其將王倂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鄆州逗圍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宏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復光帥八都與朱温戰敗之遂克鄆州逐北至藍橋而還秋八月李孝昌拓跋思恭與尚讓朱温戰於東渭橋不利引去胡氏曰史助王者皆以師老遷延引退按雁門關在代州北故代州曰雁門郡龍尾坡在岐山縣嶧縣在代州西南入十里沙苑在大荔西南延秋門後苑西出門也藍橋在藍田關南

二年 陳敬瑄多遣人懸縣鎮謂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
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宏讓邀之不至自疑有
罪夜亡入羣盜中明日二人去宏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
宏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宏
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澆之又以膠麻掣其瘡備極
慘酷見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為
盜楊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宏讓之冤大罵楊遷發憤為盜驅
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眾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
邛雅二州開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
競起州縣不能制三月敬瑄遣牙將楊行遷將三千人胡洪略
莫匡時各將二千人以討之資陽在資州西北百二
十里今資陽縣之鎮也
夏四月諸道行營都統王鐸將兩川與元之軍屯靈感寺涇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十九

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甯鳳翔屯興平保定難屯渭
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已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民
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二十緡
六月蜀人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各聚眾數千人以應阡能楊
行遷等與之戰數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
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
罪多執村民為俘送府日數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秋七月
蜀人韓求聚眾數千人應阡能乾谿注云當
在雙流縣界
八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都虞候辛約將兵
二萬營於西陵謀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
鏐拒之壬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
約皆走西陵即西興在蕭
山縣江錢塘江也

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
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墮勸溫歸
國九月丙戌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溫以舅事重榮
王鐸承制以溫為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
冬十月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為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
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潛往說之敬武
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潛見敬武責之曰公為天子藩臣侮慢
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
潛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取鹽虜耳
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
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
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願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二十

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潛而西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
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強兵其家
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
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胡氏曰鄭公
謂從諫也來則
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
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諫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
路趣河中嵐嵐縣石
永甯州
阡能黨愈熾侵淫人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
牙高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
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
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

妻子於獄云汝詞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尙書欲拯汝曹尙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尙書當使人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尙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一日傳百傳千川騰海沸不可遏也比尙書之至百姓必盡奔赴如嬰兒之見慈母阡能孤居立成擒矣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眾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三十一

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纔畱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擊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諷知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譟爭棄甲投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眾爭出降渾擊狼狽踰寨走其眾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語械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畱旗幟所降凡四千人明且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卽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人爲隊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

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過之眾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眾五千餘人皆降又明且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眾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猶未食使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眾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眾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眾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眾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且諸寨知大軍已近呼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三十一

噪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眾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到眾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諜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期年今遇尙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譟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邊使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泉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擊於城西七日而高之阡能孔目官張榮本安仁進士屢舉不中第歸於阡能爲之謀主爲草書檄阡能收以詩啓求哀於仁厚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十二月以仁厚爲眉州防禦使陳敬瑄勝邛州凡阡能等親黨皆不問在野橋箐卽在雙流縣穿口在新津東北延貢老賊則不能也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道從父弟克侑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初克用弟克讓為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於黃巢自高潯之敗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鴉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衣黑故謂之鴉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引兵自夏陽度河軍于同州夏陽在韓城縣東

三年春二月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為賊帥韓秀昇屈行從所敗退保忠州應援使胡宏略戰亦不利江淮貢賦皆為賊所阻百官無俸雲安清井路不通民閒乏鹽陳敬瑄奏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西川行軍司馬將三千兵討之雲安今雲陽井在縣北清井在長甯縣北按清井在忠州上流不解何以不通

讀史兵略

卷四十

唐

三十三

黃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發兵三萬益藍田道三月壬申遣尚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於零口破之克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零口在臨潼縣冷莊夢蝶與韓秀昇屈行從戰又敗其敗兵紛紜遁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高仁厚於路叱之即止仁厚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妮部伍胡氏曰妮整隊伍也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藁夜由閒道攻其寨且焚之賊望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眾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相繼皆沈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

要路邀擊且招之賊眾皆降秀昇行從見眾潰揮劍亂斫欲止之眾愈怒共執二人詣仁厚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夏四月庚子獻於行在斬之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賊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眾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眾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巢自藍田入商山胡氏曰黃巢先遣兵據藍田道故得由此路遁去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五月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為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攻其城宗權遂稱

讀史兵略

卷四十

唐

三十四

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宛邱趙鐔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壘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珣子麓林分將之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於項城鐔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眾屯激水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堊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鐔論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為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普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念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閒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磑并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春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

充等數十州咸被其毒冬十二月趙犇遣人開道求救於鄰道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長安城北為苑

光泰項城東北至陳州百二十里商水在陳州西南即澗水也四年黃巢兵尙強周岌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其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

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度河而東天井關在澤州府南萬善鎮在河內縣此至陳州大道也自蒲州之河中度河至陝州則西行

數百三月甲子東川節度使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敬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壇丁共十五萬人胡氏曰蜀中諸郡長驅問罪詔削師立官爵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

為東川節度使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為行軍副使按東川統梓劍綿龍遂普渝合昌陵榮德十二州此云八州未詳

羣盜陳儒攻舒州知州事高漢求救於廬州楊行愬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開道入舒州頃之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

狀賊懼宵遁胡氏曰賊畏廬州兵故宵遁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犇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眾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時尙讓屯太

康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諸軍復攻之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陳州圍始解朱全忠聞黃巢將至引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為水所漂且

聞李克用將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屠尉氏尙讓以驍騎五千

進逼大梁至於繁臺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卻之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

戊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尙讓帥其眾降時溥別將臨晉李謙曲周霍存甄

城葛從周寬句張歸霸及弟歸厚帥其眾降朱全忠巢踰汴而北已克用追擊之於封邱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

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巢收餘眾近千人東奔兗州辛未克用追至宛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

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胙城今延津縣匡城今長垣縣宛句今曹州府西

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

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露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

連車樹柵以塞衝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鬪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

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十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

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

等三百餘人皆為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克用

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

忠劉氏曰公比為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今汴人不道乃謀害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三十五

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
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
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
辜惟公諒察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上源出矢石之
閒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迥信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
多養為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
王賢曰存賢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尉氏門注云南門也史著使酒之戒
高仁厚屯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張士安據鹿頭關以拒
之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
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
茂言不能禦帥眾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并
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李... 二十七

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開門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東川兵
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斬獲甚眾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
明旦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遣步探
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
不知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勿憂也詔素名長者眾信之至四鼓
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
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為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
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
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
中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
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為
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

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
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癸未仁厚陳於
鹿頭關城下君雄等悉眾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
等追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徹遣發兵三千以
益仁厚軍進圍梓州鹿頭關在德陽北張把嶺注云在郫縣今三臺縣也
六月東川畱後高仁厚奏鄭君雄斬楊師立出降仁厚圍梓州
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
為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分
見兵為五番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
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眾曰天子
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眾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
殺君雄挈其首出降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二 唐 李... 二十八

尚讓追黃巢至瑕邱敗之巢眾殆盡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
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於溥
初宦者曹知愨本華原富家子有膽略黃巢陷長安知愨歸鄉
坐集壯士據嵯峨山南為堡自固巢黨不敢近知愨數遣壯士
變衣服語言效巢黨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以為鬼神又疑其
下有叛者由是心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賜金紫
知愨聞車駕將還謂人曰吾施小術使諸軍得成大功從駕羣
臣但平步往來俟至大散關當閱其可歸者納之行在聞之恐
其為變田令孜尤惡之密以敕旨諭邠甯節度使王行瑜使誅
之行瑜潛師自嵯峨山北乘高攻之知愨不為備舉營盡殲華原今耀州在嵯峨山北山南即涇陽縣大散關在郿縣斜谷口也
均州賊帥孫喜聚眾數千人謀攻州城刺史呂煜不知所為都

將武常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大多州人懼於剽掠尚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為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為然從之既度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俱潰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詔以行襲為均州刺史州西有長山當襄鄧入蜀之道羣盜據之鈔掠貢賦行襲討誅之蜀道以通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三十九

讀史兵略卷四十一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光啓元年 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春正月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為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史著荒亂之形以使人知警衛衛輝滑滑縣關潼關以西北江九江洪南昌虔贛州光壽汀漳皆今府州名三月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彊而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一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為姪鄴娶克用女又河北諸鎮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胡氏曰此山東謂恆山以東終為己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處存告急於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夏五月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既得易州驕怠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盧龍兵以為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義武易定也盧龍在其東成德在其南在無極縣西九門在薊州西

秋八月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爲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已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劉行全亦死眾皆自危曰行全親也且軍鋒之冠猶不免况吾屬乎行至南安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違墳墓捐妻子羈旅外鄉爲羣盜豈所欲哉乃爲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子子者受誅且盡子須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爲前鋒吾竊爲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爲之謀伏將士數十人於篁竹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二

中何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潮推前鋒將爲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爲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爲主誰敢先之相推讓數四卒奉潮爲將軍緒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爲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沙縣今屬延平府泉州今屬冬十月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爲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致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致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

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讐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朱致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爲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致遣攻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郎延靈夏等軍各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攻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致及攻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攻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鎮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致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補苴僅完一二至是復爲亂兵焚掠無子遺矣沙苑在周州西南渭水北岸開遠門長安城西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三

二年 義成節度使安師儒委政於兩廂都虞候夏侯晏杜標二人驕恣軍中忿之小校張曉潛出聚眾二千攻州城師儒斬晏標首諭之軍中稍息天平節度使朱瑄謀取滑州遣濮州刺史朱裕將兵誘張曉殺之朱全忠先遣其將朱珍李唐賓襲滑州入境遇大雪珍等一夕馳至壁下百梯並升遂克之虜師儒以歸全忠以牙將江陵胡真知義成節後義成節三年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聞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不戰而擒

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眾八千訟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度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杖大義以行師茂不濟矣部將綦母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從之庠皮裕諫皆許州人也胡氏曰汝穎多奇士自古然也史言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饋以軍食建由是不犯東川利州今廣元縣即府龍州今龍安府

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為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四

見之師鐸慙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于娶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劍以為無是事神劍名雄人以其善用劍故謂之神劍時府中籍籍亦以為師鐸且受誅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為累師鐸疑未決會駢于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密使人給之曰用之比來頗啓令公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尙書所宜備之師鐸問神劍曰昨夜使司有文書翁胡不言神劍不悟曰無之師鐸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耶淮南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時副將也素切齒於用之間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

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神劍以所得委曲神劍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漸厲神劍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况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行或云謀竊據北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耶要馬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漢章喜遂命取酒割臂血懜酒共飲之四月乙巳眾推師鐸為行營使為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之意以漢章為副使神劍為都指揮使神劍請留高郵師鐸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誦騎以白高駢呂用之匿之

朱溫使朱珍募兵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胡氏曰時王敬武鎮淄青朱珍以他鎮之將來募兵既不辛亥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二

五

張睦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各有眾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皆銳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士卒踴躍爭先賢不為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為神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胡氏曰北郊謂赤岡板橋在開封城西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卻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為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聞誦諱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眾思歸為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元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侍中言畢慘沮久

之用之慙懷而退師鐸退屯山光寺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
色矣壯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
以克城之日迎彥爲帥會師鐸館容畢幕顏自城中逃出言眾
心離散用之憂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
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
君可選一溫信大將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用之
退念諸將皆仇敵必不利於己甲寅遣所部討擊副使許蕞齋
駢委曲及用之誓狀并酒殺出勞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
同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憤見戡至大罵曰梁繼韓問何
在乃使此穢物來戡未及發言已牽山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
城用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
下駢大驚匿於寢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六

反耶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
復入此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
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
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無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
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
其地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
駢遣大將石鏐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并駢委曲至揚子諭師
鐸師鐸遠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
恩願以妻子爲質駢恐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辛
酉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揚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
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
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胡氏曰戰格列木爲之漢師鐸毀

其城以內其眾用之帥其眾千人力戰於三橋北師鐸垂敗會
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
門北走駢召梁贊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
掠駢不得已命徵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
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
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將入見駢說之曰師
鐸逆黨不多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夜自教場門出此師
鐸覺之追不及矣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爲福也若
一二日事定浸恐艱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
不聽及恐語泄遂竄匿會張雄至東塘胡氏曰張雄乘蘇州逃
至揚州及往歸之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
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丁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二

唐

七

卯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
彥過江或說師鐸曰僕射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高
令公坐自葬替不能區理故順眾心爲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
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
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外有推
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
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奈何以此功業付之他人豈
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
見且秦司空爲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僕見戰攻之
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
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盛識安危必不
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師鐸大

以為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其人畏
禍竟不復出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為衛其
質囚之也山光寺在揚州城北東塘亦在揚州

蔡將盧瑋屯於萬勝夾汴水而軍以絕汴州運路朱全忠乘霧
襲之掩殺殆盡於是蔡兵皆徙就張旺屯於赤岡全忠復就擊
之殺二萬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遣大梁養兵
休士萬勝在中牟縣圃田北赤岡在開封城北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
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
邪師鐸恃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
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合數千人
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畱其妻守淮口用之帥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八

眾攻之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間行密至天長引兵歸
之張神劍求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劍怒亦
以其眾歸楊行密行密眾至萬七千人張神劍運高郵糧以給
之秦彥將宣欵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
元殺溺殆半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仍以畢師鐸為
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鎧為宣欵觀察使戊戌楊行密帥諸
軍抵廣陵城下為八寨以守之秦彥閉城自守
孫儒既去河陽李罕之召張全義於澤州胡氏曰去年孫儒陷澤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蓋懷州與之收合餘眾罕之據河陽全義據東都共求援於河東李克用以其將安金俊為澤州刺史將騎助之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為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

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
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胡氏曰城在二城之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勝謂之

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惟
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又選
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
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
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
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
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
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
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九

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眾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
戶皆有蓄積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胡氏曰河南二十縣河南
緱氏陽城登封陸渾伊闕新安瀍池福昌長水永甯壽安密河
清潁陽伊陽王屋凡十八縣按緱氏在偃師南福昌壽安皆宜
陽河清今孟津陽城潁陽在登封長水在永甯西南
陸渾伊陽皆今嵩縣伊闕在洛陽南王屋在濟源縣
秋八月秦彥以張雄兵彊莫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尙書
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宏鐸等廣陵人競以珠玉金繒詣雄軍貿
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
未幾復助楊行密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
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曰賊
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眾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圓還師李濤
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眾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
為前鋒保為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繼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

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楚米伏兵四起廣陵眾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冬十月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鄆珍進兵攻鄆朱瑄使裕詐遺珍書約為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以其屬郭詞為刺史胡氏曰濮州東至鄆州百八十里按鄆今東平州

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舉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縑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為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嘖蹙而已外圍益急彥師鐸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憂懣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己已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眾守者皆不關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為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糞西寨米以賑之胡氏曰楊行密寨在廣陵城西此餉軍之米也行密自稱淮南副後

文德元年 初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張全義刻臂為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稽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為作罕之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主吏

至河陽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尉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啗人為糧至是悉其眾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胡氏曰河陽有南中潭城罕之踰垣步走全義悉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求救於李克

用河陽河南分河為治胡氏曰河陽北至澤州九十里按今河內至澤州百一十里夏四月歸州刺史郭禹擊荆南遂王建肇建肇奔黔州詔以禹為荆南副後荆南兵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禹勵精為治撫集

彫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秦宗權別將常厚據夔州禹與其將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汝陽許存攻奪之久之朝廷以禹為荆南節度使建肇為武泰節度使禹奏復姓名為成納荆南江陵也黔州今彭水縣武泰軍治所也陳敬瑄方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胡氏曰言敬瑄前此常輸貢賦中因於兵以致斷絕王建罪而謂之建以成都尚疆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募母諫以為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為根本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眾心易離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為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願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

他鎮以靖兩川胡氏曰王建於東川巡內起兵以攻西川連兵不決兩川皆為之不安初黃巢之亂上為壽王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礮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行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扶王使前王顧而

不言心術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致不奉詔上方憤藩鎮
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致所恃者敬瑄耳六月
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
敬瑄為龍武統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師
勳等所在擁兵自保眾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說之皆
帥眾附於建給其資糧建軍復振安仁今大邑
秋八月揚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
西已久兵強食足未易圖也趙鏗新得宣州怙亂殘暴眾心不
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採石濟江侵其
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鏗必矣行密從之使蔡
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穆潭孫端張雄為趙鏗所敗鏗將蘇塘
漆朗將兵二萬屯曷山袁襲曰公引兵急趨曷山堅壁自守彼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十三

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
宣州鏗兄乾之自池州帥眾救宣州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之
於九華破之乾之奔江西以雅為池州制置使采石在大平府
官在銅陵縣穆潭鎮在無為州西南曷山在
當塗縣其東即東梁山九華山在今青陽縣
昭宗龍紀元年 田頴攻常州為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
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
大順元年 夏四月赫連鐸李匡威表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
上言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胡氏曰汴
時皆屬與河北三鎮共除之匡威成德王鎔魏博羅宏信
全忠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洸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
致而薄復恭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洸與復恭有隙特親
俄之潛亦以功名為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

河中也潛為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
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
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潛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潛論古今治亂潛
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疆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
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
京師至十萬人及至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
上議之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為不可胡氏
讓能劉崇望二相也潛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
所為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
其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
取後悔無及孔緯曰潛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
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十三

曰克用有典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
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潛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
賞之費一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
叶颯從之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五月詔削奪克用
官爵屬籍以潛為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
副之以鎮國節度使韓建為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
為南面招討使李匡威為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潛奏給事
中牛徽為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為英武之舉橫
挑疆寇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初昭義節度
使李克修為李克用所怒慙憤卒克用表其弟克恭為副後克
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李克修之簡儉且死非其罪潞人
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

以取潞州及孟遷以邢洛磁州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爲軍城都虞候羣從皆補右職居受等咸怨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既得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遷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鞮霸招其眾以叛循山而南至於沁水眾已三千人李元審擊之爲霸所傷歸於潞庚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攻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眾推居受爲酋後附於朱全忠居受使召馮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爲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爲酋後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壬子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甯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上御安喜樓錢之濬屏左右言於上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十四

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爲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錢潛於長樂坂復恭屬潛酒潛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耶潛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胡氏曰未能成此張濬也復恭益忌之癸丑削奪李罕之官爵六月以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別將李謙李重允鄧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於澤州之北爲從周應援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孫揆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爲汴人所據分兵三千使揆將之趣潞州八月乙丑揆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衰衣大蓋擁眾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賜旌節中使韓歸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眾於刁黃嶺盡殺之存孝械

揆及歸範折以素練徇於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孫尚書爲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葛僕射可速歸大梁令尙書視事遂斬以獻於克用九月壬寅朱全忠軍於河陽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輕絕當道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旬月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耶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鬪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謙李重允收眾遁去存孝罕之隨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州而歸戊申全忠庭責諸將撓敗之罪斬李謙李重允而還李克用以康君立爲昭義留後李存孝爲汾州刺史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鎮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十五

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眾數萬攻遮虜軍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爲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及鐸之婿俘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說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眾慙而止冬十月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於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於洪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於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潛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潛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

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十一日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眾謀曰張潛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潛建自含口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冤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虜勛蕩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為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郟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防危之時則譽臣為韓彭伊呂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為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人獨不懼陛下他日之罵乎况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耶今張潛既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潛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奪不然方且輕騎叩閭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展坐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表至潛已敗朝廷震恐潛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為椽以濟河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潛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魏倚河東為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鄆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潛軍望風自潰銅鞮今沁州安喜樓註謂即朱雀街東安上門樓長樂坂在黃嶺在長子縣西五十里馬山在澤州府南遼陽軍在靈邱南漳沁河北鎮國軍華州靜難軍鄆州晉州平陽府也保大鄆州定難夏州含口在開喜縣慈今吉州王屋山在濟源縣西八十里至孟縣百三十里即河陽城也鄆注云當作鄆是也幽州謂李匡威雲州謂赫連鐸也言張潛志節可憐無才具爾

二年

春正月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

南田頌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戌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固眾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龐濠將五百人屯溪西濠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為大眾繼至遂引去儒前軍至深水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蔡汝南府也東溪在甯國之東即句溪也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夏四月王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堞亘五十里有狗屠王鶴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鶴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於市陰為吏民稱建英武兵勢強盛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而眾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規之敬瑄以為將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歸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為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景福元年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眾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鈔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略相當今悉眾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眾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

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銅官在

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

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胡氏曰按九域志彭州距成都九十餘里

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之徑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

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後軍向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

多擊更鼓昭以為蜀軍大至引兵宵遁三學山在金堂縣東北十里

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備食

盡士卒大疲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

疾瘡戊寅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其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

餘寨田頵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眾多降於行密胡氏曰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十一

年孫儒始與行密交兵至是而敗孫儒以十倍之眾攻行密其

智勇亦無以大相過而卒於行密者儒專務掠人心不附

分其老弱婦女以為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

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晟非

其主而不從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

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七

百人入山淘虜薄暮乃返會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

有智者為之畫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

洶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手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隨以殺卒五

百負薪土填壕為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

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

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

狀以白王建宗侃即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

通共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牙舉施行事凡七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十一

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

人輒出淘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

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宗侃請選所部將校

謹幹者為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衛其四招安之事

須委一人總領今勝帖既下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百姓

見之無不驚疑如鼠見狸誰肯來者欲招之必有其術願降帖

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虜彭

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

牒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

亦令嚴索有自軍前寄歸者量給資糧悉部送歸招安寨其

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設置

曹局撫安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自入山招其親戚彼

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爲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踊躍相帥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山時多瀝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瀝麻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卽行之悉如所申明日勝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鬻之民見村落無鈔暴之患稍稍辭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九龍縣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二十一

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頴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鞅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斬獲不可勝計天南即天安軍在蔚州西南代州東北神州初邢洺磁州雷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爲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共擊之二人互相猜忌逗畱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存信還謂存孝無心擊賊疑與之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信任顧不及存信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詔以存孝爲邢洺磁節度使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二十一

乃焚其書夏四月癸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鷲子樓自焚死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暉求救於威勝節度使董昌昌與陳巖昏姻發温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彥復審知以城堅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舉潮不許請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監軍棄城走援兵亦還庚子彥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抵汾海都爲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雷後威勝軍浙東也婺州金華也王氏自此遂有七閩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爲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疆弱不計是非又曰

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胡氏曰李茂貞之表辭固慢上
忿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
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臣愚以為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
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
藥弗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為孱懦之主惜愔度日坐視
陵夷卿但為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
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
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
敢避事况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願時有所未可勢有所
不能耳但恐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
奉詔以死繼之上乃命讓能圖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昭
緯陰結那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三十一

李克用引兵攻邢州自樂城進屯任縣李存信屯琉璃坡胡氏
琉璃坡在邢州存孝夜犯存信營虜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自
龍岡縣界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兵突擊塹壘不能成河
東牙將袁奉嫺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侯塹成即歸晉陽尚
書所憚者獨大王耳諸將非尚書敵也大王若歸咫尺之塹安
能沮尚書之鋒銳耶存孝以為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
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窮汴將鄧季筠從克用攻邢州輕騎逃歸
朱全忠大喜使將親軍
九月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赴鎮軍於
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於藍屋以拒之禁軍皆新
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選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等進
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城大震士

民奔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遣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
村太尉耳甲申茂貞陳於臨皋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
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為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
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三橋三
乾甯元年 夏五月劉建鋒馬殷引兵至醴陵鄧處訥遣邵州
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殷先至關下遣使
詣勛勛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
當興翼軫開今將十萬眾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
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眾曰東
軍許吾屬還士卒皆懽呼棄旗幟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
甲張其旗趨潭州潭人以為邵州兵還不為備建鋒徑入府處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三十一

訥方宴擒斬之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醴陵在長沙東南二百
北潭州長沙也 鄧州寶慶也
十二月李匡籌遣大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用選精兵逆
戰於段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紙之狗
於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進攻媯州壬子匡籌復發兵出居庸
關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疲之遣步將李存審自他道出其背
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甲寅李匡籌挈其族奔滄州義
昌節度使盧彥威利其輜重妓妾遣兵攻之於景城殺之盡俘
其眾存審本姓符宛邱人克用養以為子丙辰克用進軍幽州
其大將請降匡籌素暗懦初據軍府兄匡威聞之謂諸將曰兄
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復何恨但惜匡籌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
年幸矣新州今保安州 莊在其東南媯州今懷來縣居庸關
北口在延慶州 他道元人攻金之道也義昌軍德棣也

景城今
交河縣

二年 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夏四月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胡氏曰以行密將還而執刺史江從易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未幾汴兵數萬攻壽州州中兵少吏民相懼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眾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為之請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眾乘之汴兵敗走

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邠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李茂貞皆為珙請不能得珙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不受代而與河東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五十四

婚姻必為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河中珂求救於李克用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五月甲子至京師坊市民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卿等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為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鎮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關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度河入關六月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關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刺史王瑤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瑤於軍門殺城中違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

川至河中王珂迎謁於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戊午行約棄同州走己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為左軍指揮使帥眾與行約大掠西市行實奏稱同華已沒沙陀將至請車駕幸邠州庚申樞密使駱全瓘奏請車駕幸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尙駐軍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姓名闕珪與駱全瓘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為不可輕離宮闕向晚繼鵬連奏請車駕出幸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御衣著於樓桷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炎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為兩軍所憚上急召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二

唐

五十五

令入衛既至兩軍退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上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眾繼至或傳王行瑜李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為所迫辛酉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衛出啓夏門趣南山宿莎城鎮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噶死者三之一夜復為盜所掠哭聲震山谷時百官多扈從不及戶部尚書判度支及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獨先至上命權知中書事及置頓使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彥若王搏至莎城甲子上徙幸石門鎮命薛王知柔與知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衛宮禁丙寅李克用遣節度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內侍郝廷昱齋詣李克用軍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赴新平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鐸以涇原兵控扼鳳翔李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李公未

嘗失禮何為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為人臣逼逐天子公為有禮孰為無禮者乎會都廷昱至言李茂貞將兵三萬至整屋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之圍移兵營渭橋上在南山旬餘士民從車駕避亂者日相驚曰邪岐兵至矣上遣延王戒丕詣河中趣李克用令進兵壬午克用發河申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承業同州人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其軍已丑克用進軍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為前鋒辛卯拔承壽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癸巳遣李存信李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黎園寨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諭克用令且救茂貞併力討行瑜俟其殄平當更與卿議之且命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三十六

二王拜克用為兄戊戌削奪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為鄆南四面行營都招討使保大節度使李思孝為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東面招討使彰義節度使張鐸為西面招討使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為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為備禦辛亥車駕還京師以李克用為行營都統九月克用急攻黎園王行瑜求救於李茂貞茂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鎮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貞歸鎮仍削奪其官偽欲分兵討之上以茂貞自誅繼鵬前已赦宥不可復削奪誅討但詔歸鎮仍令克用與之和解以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檢校侍中充鄆南四面行營副都統史儼敗鄆南兵於雲陽擒雲陽鎮使王令誨等獻之冬十月克用令李罕之

李存信等急攻黎園城中食盡棄城走罕之等邀擊之所殺萬餘人克黎園等三寨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克用進屯黎園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甯州遁去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蘇文建為靜難節度使趣令赴鎮且理甯州招撫降人上遷居大內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貞以兵五千救之營於鎮西李罕之擊鳳翔兵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龍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請降於李克用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為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胡氏曰王行瑜賜號尚父時胡氏曰謂王行瑜已削奪克用稱之以嚴之僕受詔討三賊臣李茂貞韓建也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丁卯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高爽權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二 唐 三十七

巡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鎮行瑜走至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李克用旋軍渭北良原在靈臺西北西市在光化門外醴陵坊南承天門樓在朱雀門內啓夏門長安城南面東第一門也蘇文建在城西南山下新平邠州也保大軍邠州也黎園寨在涇陽定難州也彰義涇原也三橋渭水三橋也龍泉鎮在三水縣雲陽即涇陽縣巨國同州也靜難邠州甯州也鎮西龍泉鎮之西慶州慶陽府也朱全忠之去兗州也雷葛從周將兵守之朱瑾閉城不復出從周將還乃揚言天平河東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潛歸故寨瑾以從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從周突出奮擊殺千餘人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

三年 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州城應揚行密虜刺史成及行密閱及家所蓄惟圖書藥物賢之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願以一身易百口之死引佩刀欲自刺行密遣執其手止之館於府舍其室中亦

有兵仗行密每單衣詣之與之共飲膳無所疑密待伴勇皆如
成及不亦汎乎錢鏐聞蘇州陷急召顧全武使趨西陵備行密是必有所見也

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垂克棄之請先取越州後復蘇州

鏐從之胡氏曰史言顧全武頗識用兵先後按越州紹興府也

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

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

半開門舉火為應復衣皮反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

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潰圍而入

如此城安可猝拔乃自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

帛往說之許以昏壽州團練副使榮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為陳

利害數日公鐸及刺史馮敬章請降以敬章為左都押牙公鐸

為右監門衛將軍延壽進拔光州殺刺史劉存胡氏曰楊行密自此全有淮南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三十八

李克用攻魏博侵掠徧六州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使將兵

營洹水以救魏博留龐師古攻鄆州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汴

人多鑿坎於陳前戰方酣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

而墮汴人生擒之克用自往救之馬亦墮幾為汴人所獲克用

顧射汴將一人斃之乃得免克用請修好以贖落落全忠不許

以與羅宏信使殺之克用引軍還葛從周自洹水引兵濟河屯

於楊劉復擊鄆及兗鄆河東之兵戰於故樂亭破之兗鄆屬城

皆為汴人所據屢求救於李克用克用發兵赴之為羅宏信所

拒不得前兗鄆由是不振六州胡氏謂魏博貝衛相也洹水在大名縣西楊劉在東阿縣故樂亭在兗州

以湖南雷後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為謀主郁揚州人

也殷畏楊行密成汭之疆議以金帛結之高郁曰成汭不足具

也行密公之讎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為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

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修霸業則誰與為敵矣殷從之胡氏曰殷能用高郁以保據湖南

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瑑譚宏玘據境

拒之使宏玘守端州宏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偽許

之託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宏玘遂襲廣州斬瑑具軍

容迎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為行軍司馬清海廣州端州廣州

四年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為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

將十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

徵兵於仁恭又遣成德節度使王鎰義武節度使王郜書欲與

之共定關中奉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入寇須兵并禦請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三十九

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屢趣之使者相繼數月兵不出克用移

書責之仁恭抵書於地慢罵囚其使者欲殺河東成將成將迺

逃獲免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仁恭胡氏曰為克用計者先舉

後然後移兵臨燕以問罪劉仁恭安所逃其死乎不知出此遠與怨兵其敗宜矣

王建與顧彥暉五十餘戰九月癸酉朔圍梓州蜀州刺史周德

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矢石百姓困於

輸輓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無謀欲為偷安之計皆啗

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

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之所恃反為我用矣建從之

彥暉勢益孤梓州潼川府屬州今崇慶州丁丑李克用至安塞軍辛巳攻之幽州將單可及引騎兵至克

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對曰但見可及

聶克用瞋目曰可及輩何足為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
物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湖河東兵大敗失亡大半胡氏曰
言李克用輕敵又會大風雨震電幽州兵解去克用醒而後知
不得天時故敗胡氏曰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胡氏曰
縣之潰木瓜湖之敗皆李存信之罪也克用終親任之可謂失
刑矣按安塞軍在蔚州東木瓜湖亦在蔚州克用上源驛之關
不知戒酒故又敗

朱全忠既得兗鄆甲兵益盛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
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趨揚州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
壁安豐將趨壽州全忠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楊行密與朱瑾
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行密以
為前鋒龐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汴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
恃眾輕敵居常亦基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三十

以為惑眾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侯瓚將五千騎潛度
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踰柵而入士卒蒼黃拒
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
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眾皆潰葛從周營於壽州西
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
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淝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
從周走免過後都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鬪諸軍稍得濟淮凡
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
亦奔還行密遣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
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
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
錢萬緡表承嗣領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

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為行密盡力屢立功竟卒於淮
南胡氏曰史言楊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閒全忠不能與之
爭清口今清河县安豐今霍邱東北壽州南八十里梁安豐僑
安豐郡也楚州今淮安漣水今安東濠州今鳳陽淝水在霍邱東

王建自梓州還至成都是歲南詔驃信舜化有上皇帝書函及
督爽牒中書木夾年號中興朝廷欲以詔書報之王建上言南
詔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從之黎雅閒有
淺蠻曰劉王郝王楊王各有部落胡氏曰黎雅西南大山長谷
部落居近漢西川歲賜綸帛三千匹使覘南詔亦受南詔賂謂
成都虛實每節度使到官三王帥會長詣府節度使自謂威德
所致表於朝廷而三王陰與大將相表裏節度使或失大將心
則致諸蠻紛擾先是節度使多文臣不欲生事故大將常藉此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三十

以邀姑息而南詔亦憑之屢為邊患及王建鎮西川絕其舊賜
斬都押牙山行章以懲之胡氏曰山行章陳田舊將王建因其
亦除舊印唼之南不置郭候不成一卒蠻亦不敢侵盜其後遣
王宗播擊南詔三王漏泄軍事召而斬之胡氏曰史言安邊之
情偽而折其姦則外夷不敢有所侮而
動按印唼山在榮經縣西南山上有關

讀史兵略卷四十二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光化元年 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皆盡九月甲申淮南所署蘇州刺史臺濠棄城走援兵亦遁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於望亭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使病者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為之卻胡氏曰見其遠故為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嘗為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予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乃降錢鏐設千人饌以待之乃出羸兵不滿百人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久為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鏐善其言顧全武亦勸鏐宥之

讀史兵略卷四十三

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胡氏曰顧全武甚識而度所以能佐四十五里崑山在其東七十里

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二萬出青山將復山東三州胡氏曰山東三州邢洛磁也是年五月葛從周取之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從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潰嗣昭不能制會橫衝都將李嗣源以所部兵至謂嗣昭曰吾輩亦去則勢不可支矣我試為公擊之嗣昭曰善我請從公後嗣源乃解鞍厲鏃乘高布陳左右指畫邢人莫之測嗣源直前奮擊嗣昭繼之從周乃退青山在邢臺縣十二月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邪甯於克用克用曰行瑜恃功邀君故吾與公討而誅之昨破賊之日吾首奏趣蘇文建赴鎮今纔達天聽遽復二三朝野

之論必喧然謂吾輩復如行瑜所為也吾與公情如同體固無所愛俟還鎮當更為公論功賞耳罕之不悅而退私於蓋寓曰罕之自河陽失守依託大庇歲月已深比來衰老倦於軍旅若蒙吾王與太傅哀憐賜一小鎮使數年之間休兵養疾然後歸老聞聞幸矣寓為之言克用不應每藩鎮缺議不及罕之罕之甚鬱鬱焉恐其有他志亟為之言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愛一鎮但罕之鷹也飢則為用飽則背飛及志勤卒旬日無帥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以狀白克用曰薛鐵山死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為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克用怒遣人讓之罕之遂遣其子請降於朱全忠執河東將馬漚等及沁州刺史傅瑤送汴州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胡氏曰自此李克用不而爭澤嗣昭先取澤州收罕之家屬送晉陽胡氏曰先取澤州既掩李罕之不備

讀史兵略卷四十三

且存其家史言李嗣昭用兵有方略澤州北至潞州一百六十五里

二年 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於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於內黃癸卯全忠以中軍軍於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婿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未思安使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陽不勝而卻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燕軍失之喪氣胡氏曰輕單可及而有木瓜洲之敗劉仁恭輕李思安而單可及表元是以用兵者戒於輕敵時葛從周自邢州

將精騎八百已入魏州... 義牙將賀德倫出戰... 從周等殊死戰... 乘勝合兵擊仁恭... 驅追之至臨清... 邀擊於東境... 全忠益橫矣... 別將氏叔琮... 軍副周德威... 琮曰河東所恃... 用聞之以戒德... 戰謂其屬曰...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二

唐

三

馬生擒以獻... 追之出石會關... 州也內黃在魏... 其西北信陶門... 人謂王鎔也... 全忠有滌安... 秋七月朱全忠... 張訓以漢賓心... 趣海州遂據其... 馬殷遣其將李... 唐兵唐曰蠻所... 林火燭天地...

朱全忠召葛從周... 兵至潞州城下... 進拔天井關... 日以鐵騎環其... 倫等乘城宵遁... 河東將李存審... 倫等已敗乃還... 淄青節度使王... 於至忠而乞師... 行密遣海州刺... 將攻沂州先使... 兵近不可擊也... 林中以待之... 擊敗之... 三年 朱全忠... 五月庚寅拔德... 復遣使卑辭厚... 黃澤攻邢洺以... 乾甯軍葛從周... 老鴉堤大破仁... 復遣都指揮使... 內邛王鎔遣使... 昭又敗汴軍於... 嗣昭拔洺州擒...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唐

四

林中以待之... 擊敗之... 三年 朱全忠... 五月庚寅拔德... 復遣使卑辭厚... 黃澤攻邢洺以... 乾甯軍葛從周... 老鴉堤大破仁... 復遣都指揮使... 內邛王鎔遣使... 昭又敗汴軍於... 嗣昭拔洺州擒...

垣以所散謂會伯國軍將闕引兵救之力戰於城外河東兵

乃退沙河在望都縣南定州在其西南易水在今安肅縣

天復元年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正月己

亥召諸將謂曰王珂為材恃太原自驕汰吾今斷長蛇之腰請

君為我以一繩縛之庚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

含山路以襲之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戊申存敬至絳州晉絳不

意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王子晉州刺史

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緝守絳州屯兵二萬

以扼河東接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

不從珂遣間使告急於李克用道路相繼克用以汴兵先據晉

絳兵不得進珂妻遺李克用書曰見且暮為俘虜大人何忍不

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眾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

王郎舉族歸朝珂又遣李茂貞書言天子新返正詔藩鎮無得

相攻同獎王室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與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

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勢必然矣

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僕自知不武願於

公西偏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修短繫公此

舉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胡氏曰此時李茂貞若能救

無受圍之困按含山路今鐵嶺關也在開喜縣

東太原與大敵鄰而晉絳不加守備自取之也

二月甲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乙卯張存敬引兵發

晉州己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勢窮將奔京師而人心離貳會

浮梁壞流澌塞河舟行甚難珂挈其族數百欲夜登舟親諭守

城者皆不應牙將劉訓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舟紛

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壬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七

戎珂植白幡於城隅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

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

存敬從之且使走白全忠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馳往赴之

戊辰至虞鄉先哭於重榮之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牽

羊出迎全忠遽使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若郎君如此使

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歔歔聯轡入城

全忠表張存敬為護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於大梁其後全忠

遣珂入朝遣人殺之於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東東

歸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全忠雖遣使報而忿其

書辭蹇傲決欲攻之按克用既徵變罕之而失澤潞又不援王

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癸卯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

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充

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洺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

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

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車辛亥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

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即令權知沁州王子叔琮拔澤州李存璋

棄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

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趨晉陽夏四月

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

州刺史張鄩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己未拔承天

軍與叔琮烽火相應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

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頽壞隨加完

補河東將李嗣昭李嗣源擊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

進敗汴軍於洞渦時汴軍既眾芻糧不給久雨士卒瘡利全忠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二 唐 八

乃召兵還五月叔琮等自石會關歸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眾先是汾州刺史李瑋舉州附於汴軍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三日而拔執瑋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挈族隨之南徙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按七路進軍也最北則廣昌縣北承孤口次南井陘之上門關又南則磁州之新口又西南則太谷之馬嶺又西南則武鄉之昂車嶺其西即太行道又西南則承天軍之陰地關石會關在榆社西河濁驛在榆次承天軍在平定州或告楊行密云錢鏐為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入寨以拒之冬十月神福與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抗俘使出入臥內神福謂諸將曰抗兵尙彊我師且當夜還抗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為殿使行營都尉呂師造伏兵青山山下全武素輕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神福進攻臨安兩浙將秦昶帥眾三千降之青山鎮在臨安縣崔允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韓全誨聞全忠將至令李繼筠李彥弼等勒兵劫上幸鳳翔十一月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論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胡氏曰全忠拜表奉辭若不致幸未移兵北趨邠州日全忠之意在此茂貞養子繼徽繼德繼德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岐輔車之援也若先得邠則岐孤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令崇本仍鎮邠州全忠之西入關也韓全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

自沁州趨晉州與汴兵戰於平陽北破之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十二月癸未崔允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己丑全忠遣朱友雷攻蓋屋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蓋屋降屠之靜平陽府也李神福知錢鏐定不死而臨安城堅久攻不拔欲歸恐為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邱壘禁樵采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為虛寨鏐以為淮南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二年正月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隄以分全忠兵勢時李茂貞不出戰全忠聞有河東兵二月戊寅朔還軍河中李嗣昭等攻慈隄下之進逼晉絳己丑全忠遣兄子友雷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二 唐

昭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嗣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於蒲南叔琮夜帥眾斷其歸路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已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晉州三月戊午氏叔琮朱友雷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眾心恟懼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以後軍前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雷長驅乘之河東軍驚潰禽克用子廷鸞兵仗輜重委棄略盡朱全忠令叔琮友雷乘勝進攻河東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至清源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汴軍取慈隄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眾依西山得還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圍褒衣博帶以示閑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

魏縣在寶雞縣散關在其西南鳳州鳳縣也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葦壅塞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行密攻宿州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為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他日必為深患請以土人代之不從鏐如衣錦軍命右武勇都指揮使徐紹帥眾治溝洫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秋七月鏐臨饗諸將縮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八月命縮將所部兵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十三

迎候兵與之合進逼牙城鏐子傳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縮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及建鏐旗鼓與縮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城而入直更卒憑鼓而寐鏐親斬之城中始知鏐至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縮聚木將焚北門建徽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縮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謂僚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為固矣掌書記餘姚羅隱曰樓不若內向至是以人隱言為驗胡氏曰衣錦軍在臨安縣龍泉即龍井在風篁嶺上去城十五里牙城東北隅和甯門外也靈隱山去城十二里

西川兵請假道於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修業

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為之死戰何以自保宗播令其眾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軍校秦承厚攻西縣失貫左目達於右目鏃不出王建自抵其創膿潰鏃出王宗播攻馬盤寨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濬帥眾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於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三泉在甯羌州西北金牛在東北黑水即褒城之褒水西縣即西縣馬盤寨在漢中府西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募有能入城為謀者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逐之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二

十四

眾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與眾騎皆出忽躍馬西去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閉門悉眾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復以詔書勅全忠還鎮矣全忠表季昌為宋州團練使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鄰州就芻糧于子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胡氏曰凡行軍下營四面設犬鋪以犬架者繞營設架掛鈴其上敵來解之則鳴或勸錢鏐度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徽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鏐恐徐縮等據越州道大

將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從往不若之廣陵鏐曰何故對曰聞縮等謀召田頽田頽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為質鏐命其子傳鏐為全武僕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愛傳鏐清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半賂關者逃去縮等果召田頽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鏐曰請大王東如越州空府解以相待無為殺士卒鏐報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為節帥乃助賊為逆戰則重戰又何大言頽築壘絕往來之道鏐患之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璋將卒三百出城奮擊遂奪其地鏐即以爲衢州刺史顧全武至廣陵說楊行密曰使田頽得志必爲王患王召頽還錢王請以子傳鏐為質且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十五

求昏行密許之以女妻傳鏐

李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袍衣降者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繼去及因樵采去不返者甚眾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汴軍多不爲用散還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冬十月壬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衛朱全忠遣其將孔勅李暉將兵乘虛襲鄜坊十一月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冒之夕進五鼓抵鄜州城下鄜人不爲備汴軍入城城中兵尙八千人格鬪至午鄜人始敢擒留守李繼瑋勅撫存李茂勳及將士之家按堵無擾命李暉權知軍府事茂勳聞之引兵遁去日重戰控防此李茂勳之所以敗也厚撫其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家以攜之茂勳所以歸心於朱全忠也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詭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詭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餓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已

爲人所丐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侍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翳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瀆松栢以飼御馬

是歲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韶州胡氏曰韶虔二州相去嶺南阻而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爲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餽運不繼胡氏曰自虔州運糧以饒韶州急不可以不繼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於城南隱奔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虔州今贛州府清海軍廣州府也三年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朱全忠聞鳳翔韓全海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二

唐

十六

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疆兵但自衛乎會張潛自長水亦遣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充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秦甯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州鄩先遣人爲販油者入城訶其虛實及兵所從入正月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鄩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旦省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故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華州東城知州事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殺敬思攻西城崔允在華州帥眾拒之

不克走至商州追獲之全忠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

甯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友甯召葛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甯并將之秦甯軍兗州也

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師範弟師魯圍齊州朱友甯引兵擊走之師範遣兵益劉鄩軍友甯擊取之山是兗州拔絕葛從

周引兵圍之友甯進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鎮及魏博兵十萬繼之齊州今濟南府

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望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為公焚之建峯未之信時杜洪求救於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舉

乘輕舟至潯口舉火炬於樹杪洪以為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十七

夏四月王師範求救於淮南楊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

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勅將萬人屯潯口遣使語荆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疆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

沿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之和舟胡氏曰其言其舟長濶和荆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眾

胡氏曰齊山言其高也截海劈浪之類甚眾言其長也劈浪言其輕疾也

掌書記李璵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讎也胡氏曰武陵謂雷彥威長沙謂馬殷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

將屯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巴陵今岳州按舟師必大小相維而江面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雷彥威道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於荆江口乘虛襲江陵五月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而去將士亡其家皆無鬪志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規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當急擊之壬子神福遣其將秦裴揚戎將眾數千逆擊汭於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獲其戰艦二百艘韓勅聞之亦引兵去荆江口荆州江口也君山在洞庭湖中

朱友甯攻博昌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捍至友甯舉民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成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寬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進拔臨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十八

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又以淮海都遊奕使張訓為刺史六月乙亥汭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朱友甯於石樓為兩柵丙子夜友甯擊登州柵柵中告急師範趣茂章

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甯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力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甯旁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士梟斬之傳首淮南兩鎮兵逐北至米河

俘勳萬計魏博之兵殆盡全忠聞友甯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臨胸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汭

兵大破之王茂章閉壘示怯伺汭兵稍懈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問降者知

為茂章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至晡汭兵乃退

茂章度眾寡不敵是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
及於輔唐茂章命先鋒指揮使李度裕將五百騎為殿度裕殊
死戰師厚擒而殺之師厚潁州人也張訓聞茂章去謂諸將曰
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
植旗幟於城上遺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
踏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既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見府庫
城邑皆完遂不復追訓全軍而還胡氏曰史言楊行密所以能
其智全忠以檀為密州刺史博昌今曰博與密州今諸城縣石
其智全忠以檀為密州刺史博昌今曰博與密州今諸城縣石
唐今安邱縣萊州登州二州兵權也
初密國節度使田頔破馮宏鐸詣廣陵謝揚行密因求池繳為
巡屬行密不許行密左右下及獄吏皆求賂於頔頔怒曰吏知
吾將下獄邪及還指廣陵南門口吾不可復入此矣頔兵彊財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二 唐 十九

富好攻取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頔不從及解
釋錢鏐頔尤恨之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頔必反宜早
圖之行密曰頔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頔
有良將曰康儒與頔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為廬州刺史
頔以儒為貳於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日矣八月頔遂與
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仁義悉焚東塘戰艦頔遣二使詐
為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將尙公迺遇之曰
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行密召李神福於鄂州神
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勅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
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頔已丑安仁義襲常州刺史李遇逆
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我必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
王茂章為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

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溫奮擊破
之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壽怨陰與田
頔通謀胡氏曰書旅葵曰德盛不狎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
頔通謀胡氏曰書旅葵曰德盛不狎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
國喪家蓋危而後頔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
濟耳可不戒哉頔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
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胡氏曰朱全
有隙之可乘而不能舉大兵以擄其後者內有潘青未服而西
又有鳳翔北又有太原恐其乘間動搖朝廷也按密國不與潤
州之仙女廟故自潤州往焚其舟
楊師厚屯臨朐聲言將之密州西輜重於臨朐九月癸卯王師
範出兵攻臨朐師厚伏兵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獲師範弟師
克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之殺獲殆盡遂徙寨抵
其城下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二 唐 二十

朱延壽謀頗泄楊行密詐為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
觸杜仆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
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為之備
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徐溫諭之皆
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
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
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圍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資貨發百燎
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讎人所辱赴火而死延壽用
法嚴好以寡擊眾嘗遣二百人與汴兵戰有一人應留者請行
延壽以違命立斬之
田頔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福自鄂州東下頔遣使
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
伍事吳王今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頔有老母不顧而反

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類道其將
 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
 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福謂諸將曰彼眾我寡當
 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佯敗引舟泝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
 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
 擊之胡氏曰望壇建所在而擊之船列火炬不能以自照壇建
 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胡氏曰
 之陽敗也必逆風而戰故引舟順風泝流而上其縱火焚士卒
 壇建之艦也必因風轉乘風水之勢以破之於然可知也
 焚溺死者甚眾戊申又戰於皖口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縮行密
 以檻車載之遺錢鏐鏐剖其心以祭高涓類聞壇建敗自將水
 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
 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遣漣水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三十一

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濛擊類胡氏曰安
 戰而兵弱自守虜耳田頽田頽聞濛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留
 其將郭行儆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以拒李神
 福福規者言濛營寨編小纜容二千人類易之不召外兵濛入類
 境番陳而進胡氏曰番陳者分兵為數部更番列陣軍中笑其
 怯濛曰類宿將多謀不可不備冬十月戊辰與類遇於廣德濛
 先以楊行密書徧賜類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縱兵擊之
 類兵遂敗又戰於黃池兵交濛偽走類追之遇伏大敗奔還宣
 州城守濛引兵圍之類亟召蕪湖兵還不得人郭行儆王壇汪
 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眾降行密以臺濛已破田頽命王
 茂章復引兵攻潤州胡氏曰知臺濛兵力足以制田頽故命王
 口鎮在懷甯縣黃池在宣城縣北

初夔州刺史侯矩從成汭救鄂州汭死矩奔還會王宗本兵至
 矩以州降之宗本遂定夔忠萬施四州王建復以矩為夔州刺
 史更其姓名曰王宗矩蜀之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乃棄歸峽
 屯軍夔州胡氏曰荆南自此建以宗本為武泰畱後武泰軍舊
 治黔州宗本以其地多瘴瀉請徙治涪州建許之胡氏曰史言
 江之險按夔今夔州府忠州今忠州萬縣今萬縣施今施
 南府歸今歸州峽今宜昌府黔今黔州水縣治今涪州
 葛從周急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
 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
 歎歎而退攻城為之緩胡氏曰劉鄩用兵十步九計自得
 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
 衣食堅守以扞敵號令整肅兵不為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既
 絕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鄩遣人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三十一

從容語彥溫曰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俱又遣人徇於城上
 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
 敵人果疑彥溫斬之城下由是眾心益固及王師範力屈從周
 以禍福諭之鄩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見王公失勢不俟其
 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始出降
 十一月乙亥田頽帥死士數百出戰臺濛陽退以示弱類兵踰
 濛而關濛急擊之類不勝還走城橋陷墜馬斬之其眾猶戰以
 類首示之乃潰濛遂克宣州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偽常選將練兵乘秋深入踰
 摘星嶺擊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
 馬多飢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胡氏曰北荒寒早至秋草
 猶未盡衰故契丹南並塞放牧契丹王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
 焚其野草則馬無所食而餓死契丹王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

將萬騎寇渝關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守光僞與之和設帳
犒饗於城外酒酣伏兵執之以入虜眾大哭契丹以重賂請於
仁恭然後歸之摘星嶺未詳渝關在撫州縣

天祐元年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
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
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
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為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
保固疆場有事則覘其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
雖庸才然有強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
有餘使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秋七月丙子茂貞
遣判官趙錚如西川為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勳求昏建以女妻
之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建建皆與之建賦斂重人莫敢言馮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七十一

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
諫功業何憂賜之金帛自是賦斂稍損

昭宣帝天祐二年 兩浙兵圍陳詢於睦州楊行密遣西南招
討使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墜亡去左右及裨將
韓球奔告之雅安臥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胡氏曰史言御眾之術惟靜足
以制 錢鏐遣其從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為雅所敗
鎰鎰及球以歸睦州今嚴州府

朱全忠以趙匡凝東與楊行密交通西與王建結昏八月乙未
遣武甯節度使楊師厚將兵擊之己亥全忠以大軍繼之楊師
厚攻下唐鄧復郢隨均房七州朱全忠軍於漢北九月辛酉命
師厚作浮梁於陰谷口癸亥引兵度漢甲子趙匡凝將兵二萬
陳於漢濱師厚與戰大破之遂傳其城下是夕匡凝焚府城帥

其族及麾下士公漢奔廣陵乙丑師厚入襄陽丙寅全忠繼至
匡凝至廣陵楊行密戲之曰君在鎮歲以金帛輸全忠今敗乃
歸我乎匡凝曰諸侯事天子歲輸貢賦乃其職也豈輸賊乎今
日歸公正以不從賊故耳行密厚遇之丁卯荆南節度使趙匡
明帥眾二萬棄城奔成都戊辰朱全忠以楊師厚為山南東道
節度引兵擊江陵至樂鄉荆南牙將王建武遣使迎降全忠以
都將賀瓊為荆南留後全忠尋表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冬
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為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幕府是日全忠
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
未踰月平兩大鎮胡氏曰謂關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懼
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豐而動不聽幸卯朱全忠發襄
州壬辰至棗陽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道險狹塗潦人馬疲乏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二

唐

七十二

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
以汝為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
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
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置其城東旬日而去全忠發光州迷失道
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
無林木可為柵乃退屯正陽十一月丙辰朱全忠度淮而北柴
再用鈔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唐州此年
復今河陽州郡今安陸府陰谷口在光化縣西漢水北岸故陰
縣之谷口也城下襄陽城下也樂鄉在荆門州荆南治荆州山
南東道治襄陽中今信陽州正陽
關在今壽州西六十里淮水南岸
三年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為牙軍
厚其給賜以自衛為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舊膠固歲久益驕
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天

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佐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延範趣全忠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十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佐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藁中選長直兵千人為擔夫帥之入魏許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正月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稜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圍營殪之凡八千家嬰襦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羅紹威既誅牙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之而猜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雄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牙將史仁遇作亂聚眾數萬據高唐自稱雷後天雄巡內諸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彝右司馬符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擒史仁遇鋸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圍練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蓳縣進攻阜城時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丙午重霸乘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宗城注云當作縣名故城在今獻縣樂壽亦獻縣也恩亭漢縣也在今故城縣北馬嶺在順德西夷嶺山之嶺也貝州今清河縣蓳縣今景

州宗城今威縣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為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秋七月裴至洪州軍於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眾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未幾裴破寨執楚遂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蓼洲在南昌府八月兩浙兵圍衢州衢州刺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麻馬步都虞候周本將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眾歸於本兩浙兵取衢州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也請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至矣何為復戰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為之殿浙人躡之本中道設伏大破之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渡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劉仁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一 唐

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眾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稱孺之外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於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烏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強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疆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後梁紀 太祖開平元年 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遣其子傳瑋傳瓘討盧佶於温州佶聞傳瑋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青澳傳瓘曰佶之精兵盡在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開道襲温州夏四月戊午温州潰擒佶斬之青澳門在温州東北因今瑞安縣也

宏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為西南面都招討使岳州刺史陳知新為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為應援使別將許元應為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

讀史兵略卷四十三

梁

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至越堤北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遣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彥暉夾水而陳存遙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為子孫計邪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鼓譟而進存等走黃璠自瀏陽絕江與彥暉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新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眾遁歸彥暉遂拔岳州宏農王楊渥也靜江今桂林府瀏陽口在長沙府東北長沙潭州也馬殷治此康懷貞至潯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壘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帥馬軍都指

滄為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為然與將佐謀召幽州

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可以解圍於我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初昭宗凶訃至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於河東李克用以嗣昭為昭義副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己已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潞州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還悉命焚之煙炎數里在舟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唐

二十七

中者鑿而沈之胡氏曰朱全忠舉兩河之兵力以攻劉守文沈豈不知功壞於垂成哉蓋潞州天下之脊而河東之兵全忠之所素憚者也自潞州而南下太行直抵懷孟之郊可以進據洛都匡正唐室全忠之篡事不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威矣此其所以狼狽而返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沈之為泥願乞其餘以救之全忠為之困數日以遺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白馬在滑縣瓦橋在雄縣



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塘鐵林都
指揮使安元信橫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
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荆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
屯公安絕其糧道彥恭敗楚兵亦走武貞軍禮朗教三州也禮
今禮州朗常德府也教野

晉周德威壁於高河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
秋七月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為潞州行營都統
黜懷貞為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
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
威日以輕騎鈔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
與諸將互往攻之排墻填塹一晝夜閒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
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輒鈔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高河即高
麗河在潞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梁

三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彥暉攻朗州雷彥恭
遣使乞降於淮南且告急宏農王遣將洽業將水軍屯平江李
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兵拒
之洽業進屯朗口德勳使善游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持
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業軍中驚擾德勳以大軍進
擊大破之迨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
而歸斬業饒于長沙市朗口沅江入湖之口在常德府東鹿角
縣此豈史臣追書之歟
崇陽縣時尚未立上高
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
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
有勝負天雄節度使鄴王紹威謂其下曰守光以窘急歸國守

文孤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遣守文書諭以禍福守文亦
恐梁乘虛襲其後十一月戊子遣使請降以子延祐為質帝拊
手曰紹威折節勝十萬兵加守文中書令撫納之義昌軍
滄州也
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
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
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
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澤為盜大為州縣之害至是
詔赦其罪自今雖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減什七八

二年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
余吾寨帝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蹠之乃議自至
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三月壬
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為潞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梁

三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州行營招討使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
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
充役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
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是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帝
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
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為李克用死余吾
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胡氏曰夾寨之帝
賊甚眾胡氏曰劉知俊之小捷所以驕梁
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胡氏曰岐人謂命
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侯五月歸鎮夾寨奏余吾晉兵
已引去帝以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夏四月丙午自澤州

南還王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明氏曰兵不可無忠今梁之為兵也主騎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於上將倚於下其敗宜矣

童子未聞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絨乞師于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為都招討使甲子帥周德威等發晉陽已巳晉王軍於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尙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德威攻西北陽嗣源攻東北陽填壘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梁 四

使符道昭馬倒為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城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路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於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眾不為用龍虎統

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眾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眾皆不欲曰晉人勝氣勇也遂舉策引眾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誼謀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就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為振武節度使司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仲寬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西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辱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路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餒死者大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農桑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梁 五

寬租緩刑數年之閒軍城復完余吾在屯雷西北上黨路州也西有三垂岡天井關在澤州南

雷彥恭引沅江環朗州以自守秦彥暉頓兵月餘不戰彥恭守備稍懈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內外舉火相應城中驚亂彥暉鼓譟壞門而入彥恭輕舟奔廣陵沅江在常德府南

三年夏四月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胡氏曰洞屋以木皮其狀如洞吳越將臨海孫刻置輪於竿首垂緇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內指揮使錢鏐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綱殺鈴懸水中魚鱉過皆知之吳越遊奕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吳越王

繆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繆以諸孫畜之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卒獲其用辛亥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周本夜遁又追敗之於皇天蕩鍾秦章將精兵二百為殿多樹旗幟於荻蔣中追兵不敢進而還皇天蕩在長洲縣

忠武節度使劉知俊功名浸盛以帝猜忍日甚內不自安及王重師誅知俊益懼帝將伐河東急徵知俊入朝欲以為河東西面行營都統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賜之知俊弟右保勝指揮使知浣從帝在洛陽使人語知俊云入必死又白帝請帥弟姪往迎知俊帝許之六月乙未朔知俊奏為軍民所匿遂以同州附於岐執監軍及將佐之不從者皆械送於岐遣兵襲華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六

州逐刺史蔡敬思以兵守潼關潛遣人以重利啗長安諸將執劉捍送於岐殺之知俊遣使請兵於岐亦遣使請晉人出兵攻晉絳遣晉王書曰不過旬日可取兩京復唐社稷詔削知俊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之辛亥帝發洛陽劉鄩至潼關東獲劉知俊伏路兵藺如海等三十人釋之使為前導劉知浣迷失道盤桓數日乃至關下關吏納之如海等繼至關吏不知其已被擒亦納之鄩兵乘門開直進遂克潼關追及知浣擒之楊師厚等至華州知俊將聶賞開門降知俊聞潼關不守官軍繼至奮黃旗圖乙卯舉族奔岐楊師厚至長安岐兵已據城師厚以奇兵並南山急趨自西門入遂克之胡氏曰按唐長安城十門山耳長安既邱墟之餘且城大難守使楊師厚以劉鄩權佑國師厚不以奇兵入西門岐兵亦不能久也

雷後岐王厚禮劉知俊以為中書令地狹無藩鎮處之但厚給俸祿而已忠武長安同州也

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將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請兵於楚楚王殷遣指揮使苑玫會袁州刺史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為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即其臥內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耳今必見用願毋置副貳乃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為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趨象牙潭過洪州劉威欲犒軍本不肯留或曰全諷兵強若宜觀形勢然後進本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七

日賊眾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亘數十里秋七月庚辰周本隔溪布陳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甚眾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執刺史彭彥章進攻吉州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呂師造等敗苑玫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帥眾數千人奔楚楚王殷表玕為郴州刺史洪州南昌也信州廣信也吉吉安也象牙潭在新建縣西南高安上高皆今縣名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且以為牧馬之地使知俊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告急詔鎮國節度使康懷貞感化節度使寇彥卿將兵攻邠甯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克甯衍二州

拔慶州南城刺史李彥廣出降遊兵侵掠至涇州之境劉知俊聞之十二月已丑解靈州圍引兵還帝急召懷貞等還遣兵迎援於三原青谷懷貞等還至三水知俊遣兵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壽張王彥章力戰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裨將李德遇許從實王審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德遇等軍皆沒岐王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鎮涇州王彥章驍勇絕倫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槍州在甯州南涇州慶陽府也三水在石門山也昇平在岐州西長城四年岐王與邠涇二帥邠帥劉知俊涇帥李繼各遣使告晉請會兵攻定難節度使李仁福晉王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將兵會之合五萬眾圍夏州仁福嬰城拒守八月壬戌李仁福來告急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八

甲子以河南尹兼中書令張全義為西京留守帝恐晉兵襲西京胡氏曰晉兵自渭州下懷孟則西京震動矣以宣化雷後李思安為東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將兵萬人屯河陽胡氏曰所以丙寅帝發洛陽已巳至陝辛未以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會感化節度使康懷貞將兵三萬屯三原帝憂晉兵出澤州逼懷州既而聞其在殺銀嶺中曰無足慮也甲申遣夾馬指揮使李遇劉綰自鄜延趨銀夏邀其歸路李遇等至夏州岐晉兵皆解去鄜州也鎮國同州也感化陝州也殺銀嶺州也銀州在神木西南夏州北界鄜州也延延安也邀歸路邪涇之歸路非晉兵歸路也十一月己丑以甯國節度使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勅副之以李思安為先鋒將趣上黨尋遣景仁等屯魏州胡氏曰意在圖鎮上疑趙王鎔貳於晉且欲囚

鄴王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涑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成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為虜矣梁人有亡奔真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詠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胡氏曰定州謂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也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真定慰諭之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成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為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九

皆曰鎔久臣朱温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況肯終為朱氏之臣乎彼朱温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贖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胡氏曰言晉王識虛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温膠固温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為讎敵王若與之並力破梁則鎮定皆斂衽而朝燕矣王不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胡氏曰自戰國以來十莊刺虎鶴蚌相持大兔又何救焉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為成德軍

胡氏曰鎮定臣梁稱開平年號
 避梁廟諱改威德軍為武順軍
 於外上召王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己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
 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度河
 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於邢洛鎮定正定府及定州也
 吳淮南節度判官嚴可求請置制置使於新淦縣遣兵戍之以
 圖度州每更代輒潛益其兵度人不之覺也度州鎮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
 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以從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
 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
 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
 汝鎮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胡氏曰使趙
 堅其附
 晉之心壬午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追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梁

十

梁營挑戰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
 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勅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
 追之鎧冑皆被繪綺鏤金銀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
 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耀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
 振乃徇於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屠酷備販之徒耳衣鎧雖鮮
 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
 自引千餘精騎擊其兩端胡氏曰陳有厚薄中軍堅厚不
 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卻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
 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
 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胡氏曰鎮定河東是為三鎮
 初至之銳以破敵曠日持久情胡氏曰鎮定河東是為三鎮
 見勢屈敵人聞之其心必離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
 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

野可以馳突今歷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眾寡不敵使彼知
 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
 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
 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眾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
 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
 必矣承業入寒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
 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
 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
 退保高邑柏鄉西至高邑界十三里西北至高邑縣治二十五
 里新溝河在柏鄉縣北故城鎮南槐河每逢霖潦往
 在泛溢豈即
 所謂野水歟
 南遂節度使龐巨昭高州防禦使劉昌魯皆唐官也黃巢之寇
 嶺南也巨昭為容管觀察使昌魯為高州刺史帥羣蠻據險以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梁

十一

拒之巢眾不敢入境唐嘉其功置甯遠軍於容州以巨昭為節
 度使以昌魯為高州防禦使及劉隱據嶺南二州不從隱遣弟
 嚴攻高州昌魯大破之又攻容州亦不克昌魯自度終非隱敵
 是歲致書請自歸于楚楚王殷大喜遣橫州刺史姚彥章將兵
 迎之彥章至容州裨將莫彥昭說巨昭曰湖南兵遠來疲乏宜
 撤儲侍棄城潛于山谷以待之彼必入城我以全軍掩之彼外
 無繼援可擒也巨昭曰馬氏方興今雖勝之後將何如不若具
 牛酒迎之彥昭不從巨昭殺之舉州迎降容管今北流縣橫州
 高州二
 百里
 乾化元年 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日以遊軍鈔
 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梁兵疑有伏愈
 不敢出到屋茅坐席以餽馬馬多死正月丁亥周德威與別將

史建瑋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勅怒
悉眾而出德威等轉戰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
上梁軍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
匡衡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
百援槍大譟力戰卻之晉王登高邱以望曰梁兵爭進而搨我
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己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
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為公先登公可繼之
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
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晡之後飢渴內迫矢
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輕騎乘之必大捷於
今未可也王乃止胡氏曰梁晉爭天下周德威以勇聞是難能
也然觀其制勝以計不以勇是又難能矣
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哺梁軍未食士無鬪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十三

志景仁等引軍稍卻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
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眾諫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
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胡氏曰置陳延巨東西不相
知為敵所誤故驚怖而潰李存璋
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弟餉軍者勿殺於是
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搨聲動天地趙人以深莫之憾不願
標掠胡氏曰憾梁遺杜廷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
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僅戶蔽地王景仁韓勅李思安等數十騎
走胡氏曰王景仁嘗以勞逸制梁兵而晉兵夜至柏鄉梁兵已
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奔
至邢州河朔大震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卒給
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延隱等聞梁兵敗棄
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為奴婢老弱者阮之城中存者壞垣

而已癸巳復以楊師厚為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
兵旬餘得萬人己亥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瑋將三千騎趨涇魏
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
諭以利害帝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助王
檀城守己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柏鄉至唐山十八里
五里註引九域志言未確也涇州
於時尙治清豐縣魏大名府也
燕王守光既克滄州自謂得天助淫虐甚聞梁兵敗于柏鄉
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
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為諸公啟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
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鎔忠之遣使告於晉王晉王笑曰趙人
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
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十三

情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
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會楊師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二月
壬申晉王解圍去師厚追之逾漳水而還邢州圍亦解師厚
屯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于趙州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
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壬午晉王發趙州歸晉陽
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
岐王聚兵臨蜀東鄴蜀主謂羣臣曰自茂貞為朱溫所困吾常
振其乏絕今乃負恩為寇誰為吾擊之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
蜀主以宗侃為北路行營都統司天少監趙溫珪諫曰茂貞未
犯邊諸將貪功深入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蜀主不聽以兼
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師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為三招討
使左金吾大將軍王宗紹為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二萬伐岐三

月壬辰宗侃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蜀興元唐道襲擊卻之秋八月岐王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質唐道襲王宗紹與之戰於青泥嶺蜀兵大敗馬步使王宗浩奔興州溺死於江胡氏曰此江嘉陵江也道襲奔興元先是步軍都指揮使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質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眾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為敵境矣吾必死守之蜀主以昌王宗誠為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為四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閒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鳧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冬十月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監國決雲軍虞候王琮敗岐兵執其將李彥太俘斬三千五百級乙卯捉生將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斬三千級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梁

十四

王宗侃遣裨將林思謬自中巴閒行至泥溪見蜀主告急蜀主命開道都指揮使王宗弼將兵救安遠及劉知俊戰於斜谷破之十一月宗弼敗岐兵於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王宗弼王宗播敗岐兵於黃牛川擒其將蘇厚等丁酉蜀主自刊州如興元援軍既集安遠軍望其旗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夾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已亥岐兵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青泥嶺在略陽縣西北興元漢中府也西縣今沔縣利州今廣元縣廉讓之閒南鄭縣東南也明珠曲鳧口疑皆在沔縣泥溪在廣元縣中巴南鄭縣南之巴嶺非註所言巴州也金牛在甯羌州東北黃牛川在沔縣斜谷在褒城縣北二年春正月周德威東出飛狐胡氏曰飛狐與趙王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於易水胡氏曰趙王王丙戌三鎮兵進攻燕祁溝關下之戊子固涿州刺史劉知溫城守劉守奇之客劉去

非大呼於城下謂知溫曰河東小劉郎來為父討賊何豫汝事而堅守邪守奇免胄勞之知溫拜於城上遂降周德威疾守奇之功譖諸晉王王召之守奇恐獲罪與去非及進士趙鳳來奔飛狐飛狐口在廣昌縣北易水在易州南關在涿州巨馬河之北渡河即涿州矣帝至魏州命都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思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彝圍棗強招討使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節後袁象先圍蓳縣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趙將苻習引數百騎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帝乘行輅亟引兵趣棗強與楊師厚軍合棗強城小而堅趙人聚精兵數千人守之師厚急攻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已來視我鎮人裂背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梁

十五

如此何用身為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彝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曰某既歸命願得一劍劫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彝不許使苻從軍卒得開舉擔擊周彝首踏地左右救至得免帝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拔之無問老幼皆殺之流血盈城初帝引兵度河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李存審屯趙州忠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蓳縣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蓳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蓳縣必兩侵深冀忠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為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

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圍數人斷臂縱去日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齊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瑋嗣斌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曉各斬敵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夜遁胡氏曰以朱溫之狡濟之以楊師厚使遇他敵猶在亂而能復振者主將上下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且乃至冀州齊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帝不勝慚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與雷貝州旬餘諸軍始集齊縣今景州觀津家所謂雷氏青山也在武邑縣東南東強在其西南入土門人并經關也下博橋水橋也信都冀州也貝州清河縣也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十六

周德威白晉王以兵少不足攻城胡氏曰言州城大晉王遣李存審將吐谷渾契苾騎兵會之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趙敬隆燕主守光遣其將軍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廷珪曰今日必擒周楊五以獻楊五者德威小名也既戰見德威於陳援槍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槊反擊廷珪墜馬胡氏曰單廷珪之馬方疾勢不得止周德威擊廷珪廷珪安所避之此其所以墜也生擒置於軍門燕兵退走德威引兵乘之燕兵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龍項岡在大興縣東南

均王乾化三年

吳陳璋攻荆南不克而還荆南兵與楚兵會于江口以邀之璋知之舟二百艘駢爲一列夜過二鎮兵遽出追之不能及

吳行營招討使李濤帥眾二萬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吳越王鏐以其子湖州刺史傳瓚爲北面應援都指揮使以救之陸州刺史傳璋爲招討收復都指揮使將水軍攻吳東洲以分其兵勢千秋嶺道險狹錢傳瓚使人伐木以斷吳軍之後而擊之吳軍大敗虜李濤及士卒三千餘人以歸千秋嶺天目山之支東洲注以爲常州東洲是也

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瓚傳璋及大同節度使傳瑛攻吳常州營于潘葑徐温曰浙人輕而怯帥諸將倍道赴之至無錫黑雲都將陳祐言於温曰彼謂吾遠來疲倦未能決戰請以所部乘其無備擊之乃自他道出敵後温以大軍當其前夾攻之吳越大敗斬獲甚眾潘葑在無錫縣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十七

以其無信竟不救守光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守光登城謂周德威曰侯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德威使白晉王十一月甲辰晉王以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事自詣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温篡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五鎮之兵與復唐祚公謀之不滅乃効彼狂僭鎮定二帥皆僞首事公而公會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爲誓曰但出相見保無他也守光辭以他日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內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且言城中力竭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癸亥晉王入幽州時周德威通幽州南門也德威統幽州自西而南而東而南四面圍逼皆先取之故幽州爲孤注

以甯國節度使王景仁為淮南西北行營招討使將兵萬餘侵虜壽十二月吳鎮海節度使徐溫平盧節度使朱瑾帥諸將拒之遇於趙步吳徵兵未集溫以四千餘人與景仁戰不勝而卻景仁引兵乘之將及於隘吳吏士皆失色左驍衛大將軍宛邱陳紹拔槍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陣眾隨之梁兵乃退溫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復戰於霍邱梁兵大敗王景仁以數騎殿吳人不敢逼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邱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及梁兵敗還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吳人聚梁尸為京觀於霍邱趙步注云淮水數南直壽州紫金山

四年 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浩四州舊隸荆南與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蜀夔州刺史王成先帥兵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梁

十八

浮橋蜀招討副使張武舉鐵柱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眾季昌乘戰艦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而遁荆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浮橋在夔州南大江上

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胡兵曰楚之岳州東北皆邊於吳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十一月乙巳南詔寇黎州蜀主以夔王宗範兼中書令宗播嘉王宗壽為三招討以擊之丙辰敗之於潘倉嶂斬其酋長趙睦政等壬戌又敗之於山口城十二月乙亥破其武侯嶺十三寨辛巳又敗之於大渡河俘斬數萬級蠻爭走度水橋絕溺死者

數萬人宗範等將作浮梁濟大渡河攻之蜀主召之令還胡氏地深阻不欲勞師遠攻擊之出境而已此蜀主之志也按潘倉嶂山口城武侯嶺皆在清溪縣大渡河在其南

貞明元年 正月己亥蜀主御得賢門受蠻俘大赦初黎雅蠻酋劉昌嗣郝元鑒楊師泰雖內屬於唐受爵賞號獨金堡三王而潛通南詔為之訓導鎮蜀者多文臣雖知其情不敢詰至是蜀主數以漏泄軍謀斬於成都市毀獨金堡自是南詔不復犯

邊獨金堡今日欄樓以石壘巖極高峻人居其上

三月天雄節度使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眾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鎗劾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帝曰魏博為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強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梁

十九

制陛下不乘此時為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宜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帝以為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為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鎮定為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己丑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疆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劫

德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瀘衛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詎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彊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於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顛犒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胡氏曰已論其意而而波軍頌貝州人也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効節五百人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二十一

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魯主帥殘虐百姓數日中迎馬詠宛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眾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吾爪牙眾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都胡氏曰晉王遂以而亦以銀槍眾心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瑋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爲營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爲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以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

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心腹紀綱爲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眾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胡氏曰大同軍北臨極邊德倫新州時銀槍効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今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搖眾及強取人一錢以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譁者存進本姓孫名重進振武人也魏州孔目吏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晉王以爲支度務使謙能曲事權要由是龍任彌固魏州新亂之後府庫空竭民間疲弊而聚三鎮之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二十一

兵戰於河上殆將十年供億軍須未嘗有關謙之力也然急徵重斂使六州愁苦歸怨於王亦其所爲也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爲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洹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晉人盡滅其家晉人以魏州將李巖爲洹州刺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謁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前叢林間鼓譟而出鄩王數重王

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刀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夷逾體會李有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願謂從騎曰幾為虜噬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無烟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胡氏曰劉鄩取兗州克潼關皆以掩襲得之故云然短於決戰然以智遇智則必有窮若若鄩之襲晉陽則智窮矣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堇泥深尺餘士卒接膝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三十一

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鄩至樂平糧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眾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否則以死報君親耳眾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眾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鄩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鄩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鄩再宿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鄩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趣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鄩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鄩軍於莘縣晉軍踵之鄩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烟火相望一日數戰晉王愛元行欽驍健從代州

刺史李嗣源求之嗣源不得已獻之以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紹榮當力戰深入劍中其面未解高行周救之得免王復欲求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祿陷之行周辭曰代州養壯士亦為大王耳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代州脫行周兄弟於死行周不忍負之乃止八月晉王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入縣丁夫塹而圍之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三十二

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勅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帝復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胡氏曰劉鄩欲帝怒責鄩曰將軍蓄米欲破賊耶欲療飢耶乃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強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當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情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眾莫之測鄩諭之曰一器猶難治滔之河可勝盡乎眾失色後數日鄩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鄩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寨下俘斬千計相州今彰德府清豐縣今衛輝府河門在大名府金波亭在其城內

泗水在大名縣西黃澤鎮在邈州東永濟在臨清州南大名府北魏縣在大名縣西北夾河夾漳水也揚劉在東阿縣大河故也陳宋口在順德府西宗城今威縣南宮在其東北博州今東昌府莘縣在堂邑南東去河二十餘里貝州入縣注謂清河清陽武城縣臨清也

二年帝屢趣劉鄩戰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畱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涇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為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悉眾至城東與延直餘眾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卻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為方陳於西北存審為方陳於東南鄩為圓陣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二十四

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為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度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御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胡氏曰按九域志上黨至晉陽五百餘里輕騎疾馳朝發夕至何其速也梁兵扼汾河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

至矣遂入城夜與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檜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胡氏曰與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能取天下而不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胡氏曰張承業之故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屢召鄩不至三月己巳即以鄩為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故元城在十二里汾河橋在太原城南黎陽今潞縣也

夏四月晉人拔洛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洛州刺史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帝遣捉生都指揮使李縉帥所部千人成楊劉癸卯出宋門其夕復自水門入大譟縱火剽掠攻建國門帝登樓拒戰龍驤四軍都指揮使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二十五

杜晏球以五百騎屯毬場賊以油沃幕長木揭之欲焚樓勢甚危晏球於門隙窺之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走帝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誰為亂首晏球曰亂者惟李縉一都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討亂者圍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宋門城東南第二門建國門皇城西南門單州即單縣三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纜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口舊置入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給繒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勛加賞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

為虛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滄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使遣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手契丹主曰不可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全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為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眾三十萬救之德威眾寡不敵大為契丹所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眾百萬糧車毳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之攻城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為土山以臨城中鑄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使詣晉王告急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胡氏曰襄而期之存審寶以為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為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於涑水固寶以鎮定之兵繼之涑水在臨汾西比至進牛口注云當作北至是也入防禦東西陝石滌時未轉長楊黃花紫蒙白狼也皆在縣北營州在平州北平州今承平府營平開謂今建昌不泉開也此言幽燕之禍始於周德威

晉王以李嗣源閻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秋七月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鈔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八月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入房嶺循湖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卻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間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眾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槌三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烟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趨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眾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為幽州帥後其後又以為虛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前城雖以兵援之不免鈔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為鄉導虛龍巡屬諸州為之發弊胡氏曰虛龍諸州自唐中世蕃內而連兵河朔其力常有餘及并於晉則歲遣糧接繼之而不足此其故何也保有一隅者其心力專廣土塚民其心力有

所不及也詩云無田甫田維秀驕驕信矣按此見幽燕之禍始於周德威成於李存矩也盧文進存矩徵之入契丹故為遼患大房山在房山縣山接順天府之西山西樓在契丹臨潢府城西今阿魯科爾沁旗南翁牛特旗北契丹都也瓦橋在雄縣平州永平府也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蓄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捕博及給賜伶人而承業斬之錢不可得王乃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錢一積與之帶馬未為厚也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為私禮王不悅慙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二十八

過財盡民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今日就王請死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退承業奮拳毆寶踏地罵曰閻寶朱溫之黨受晉大恩曾不盡忠為報顧欲以詭媚自容耶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頭謝承業曰吾以酒失怙七哥必且得罪於太夫人七哥為吾痛飲以分其過王連飲四卮承業竟不肯飲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適已笞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胡氏曰史言晉王之在魏皆張承業足鎮餉以輔之亦內有曹夫人故承業得行其志十一月晉王問河冰台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十二月戊辰晉王敗於朝城是日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成楊劉城緣河數十

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兵斬其鹿角負葦葦塞塹四面進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

四年 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於今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東薪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讐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驚怯愛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垂自効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二月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二十九

壘自固決河水瀾浸數里以陷晉兵晉兵不得進胡氏曰謝彥章梁之騎將也懼晉兵之衝決河水以限之幽并彥章許州人也安彥之散卒多聚於兗鄆山谷為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於晉六月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襄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纜及膝彥章帥眾臨岸拒之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卻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胡氏曰臨岸與涉水者戰則據者勝此謝彥章之所以敗也河水為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吳以右都押牙王祺為虔州行營都指揮使將洪撫袁吉之兵

擊譚全播嚴可求以厚利募贖石水工故吳兵奄至皮州城下
皮人始知之胡氏曰皮州水行至吉州有嶺石之險吳先募水工習於水道故舟行無礙

皮州險固吳軍攻之久不下軍中大疫王祺病吳以鎮南節度使劉信為皮州行營招討使未幾祺卒譚全播求救於吳越閩

楚吳越王鏐以統軍使傅球為西南面行營應援使將兵二萬攻信州楚將張可求將萬人屯古亭閩兵屯雲都以救之信州

兵繼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其城刺史周本啟關張虛藉於門內召僚佐登城樓作樂宴飲飛矢雨集安坐不動吳越疑有

伏兵中夜解圍去吳以前舒州刺史陳璋為東南面應援招討使將兵侵蘇湖錢傳球自信州南屯汀州晉王遣閔使持帛書

會兵於吳吳人辭以皮州之難古亭在贛州府城西晉王謀大舉伐梁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

騎萬人李嗣源將那洛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

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闖於魏州胡氏曰兵莫難於用眾是舉也晉兵先敗周德威父子死焉晉王特危而後濟耳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

河而上軍於麻家渡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

力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

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位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彼先登陷

陳將士之職也存審輩宜為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為之攬轡而還他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謂左右曰老子妨人戲王以

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度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

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為忠胡氏曰史而輕屢危殆其得免者幸也按麟今神木縣勝今清水河屬雲今大同府蔚今蔚州新今保安州武今宣化府麻家渡在濮州界行臺村在其南吳劉信遣其將張宣等夜將兵三千襲楚將張可求於古亭破之及遣梁詮等擊吳越及閩兵二國聞楚兵敗俱引歸胡氏曰勢孤九月信晝夜急攻皮州斬首數千級不能克使人說全播取質納賂而還徐溫大怒杖信使者信子英彥典親兵溫授英彥兵三千曰汝父居上游之地將十倍之眾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昇州牙內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飢窘踰年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

賀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

胡氏曰史言徐溫能御將又使村敵冬十一月信聞徐溫之言大懼引兵還擊皮州先鋒始至皮州皆潰全播奔壽都追執之吳以全播為右威衛將軍領百勝節度使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初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

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一日瓌與彥章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

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疆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

疆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胡氏曰謝彥章欲持久以老晉師瓌欲決勝負於一戰以此

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胡氏曰謝彥章欲持久以老晉師瓌欲決勝負於一戰以此

觀之其計誠環益疑之密譜之於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
國有開矣 刺史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
溫裕以謀叛問密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丁未以朱珪為匡
國副後癸丑又以為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
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
失士卒心我若引兵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
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趨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
上將其軍向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福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
悉歸魏州起師越汴庚申毀營而進眾號十萬賀瓌聞晉王已
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
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侯者言梁兵自後至矣
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梁 三十三

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
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
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
一舉滅也胡氏曰此周德威所以破王景仁者也若晉王能用
之賀瓌必不能支梁事去矣豈必待李嗣源取東平
哉 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
願李存審曰救輜重先發吾為爾殿後破賊而去即以親軍先
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
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
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
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
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魏博節度副使王
緘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

高邱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胡氏曰據高邱則散兵望破中有
旗聞鼓而集故其軍復振破中有
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
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
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胡氏曰用兵之勢據高以臨下者
勝晉兵既奪土山賀瓌失地利矣
日向哺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未盡
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
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
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為
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
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
收餘眾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
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少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梁 三十三

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眾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
槊而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眾
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
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
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
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是日兩軍所
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還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
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為嵐
州刺史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燒敗不知王所之或曰
王已北度河矣嗣源遂乘冰北度將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
山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李嗣源知晉軍之捷
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為死耶度河安之嗣源頓

首謝罪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自是待嗣源稍薄
 晉軍至德勝渡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
 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
 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
 里月餘僅能成軍濮州西有胡柳城又西則濮陽今開州也貴州元城皆魏州附郭縣今大名府元城縣也
 五年 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築兩城而守之北城即今開州治所也
 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南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瓘為諸軍都指
 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
 將陳汾拒之夏四月傳瓘與彥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
 沙乙已戰於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
 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艦相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梁 三十四

接傳瓘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
 之皆僵仆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
 之以木身被數十創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
 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
 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東洲在常州東北自江入海路也狼山在通州臨江上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艦艦十餘艘蒙以牛革
 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
 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
 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
 門募能破艦者眾莫知為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眾而來
 莫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
 之乃選勁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

艦撞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艦艦開斧其竹竿又以木翼
 截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謀攻之艦撞
 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晉兵
 逐之至濮州而還瓌屯行臺村胡氏曰德勝至濮州九十里
 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
 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其後壬申戰於無錫
 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鎮海節度判官陳
 彥謙遷中軍旗鼓於左取貌類溫者環甲胄號令軍事溫得少
 息俄頃疾稍開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亂
 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傳瓘遁去追至山南復敗
 之陳璋敗吳越於香灣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
 使崔彥章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初衣錦之役吳馬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梁 三十五

軍指揮曹筠叛奔吳越徐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間使告之曰
 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妻子為念及是役筠復奔
 吳溫自敗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
 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徐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鐘
 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
 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
 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
 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
 以懼之或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
 哉胡氏曰史言徐溫能保勝安民多殺何為遂引還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錢楊之勢所以莫能相向也按海門今海門屬山南錫山南地香灣在縣南

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為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
食者眾請省其數胡氏曰晉王與諸將同甘苦凡食召諸將侍
王怒曰孤為効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
自歸太原即召馮道令草詞以示眾道執筆遂巡不為曰大王
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
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
會崇韜入謝王乃止

八月乙未朔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營
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瀋魏至頓邱遇晉兵而
旋瓚為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夾河築壘運
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滑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
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固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三六

胡氏曰竹竿所以繫浮梁鐵牛石固所以繫竹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荆
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冬十月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
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於河壩胡氏曰
地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
自乘斷甲者徐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
親愛之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
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晉
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單騎奮
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
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渡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晉王乘勝
遂拔濮陽帝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為北面招討

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京兆盧樞上言今四
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
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六年 晉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及為魏博內外牙都將將銀槍
効節都建及為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
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韋令圖監建及軍譖於晉王
曰建及以私財驟施此其志不小不可使將牙兵王疑之建及
知之行之自若三月王罷建及軍職以為代州刺史胡氏曰史
能信屬賢將李建及由是怏怏而卒

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於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
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九月李存審等至河中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三七

即日濟河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必窮追存審選精甲二百雜
河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胡氏曰
出逐河中兵晉騎反擊之獲梁騎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於朝
邑河中事梁久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踴貴友謙諸子
說友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乘燭
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耶晉人分
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
悉眾出戰大敗收餘眾退保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
賊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鄩等
宵遁追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眾胡氏曰劉鄩用兵十步大
之役與李在審遇為所玩弄若嬰見在人掌股之上是時何也
也蓋鳥之中傷者曰薛聞聲鳴則引而高飛力不足斯振矣故
空弓可落也劉鄩先為晉兵所破見晉兵存審等移檄告諭
之來氣沮而膽消矣鳥能與之為敵哉

右引兵略地至下邳謁唐帝陵哭之而還在渭水北同州西南

下邳在渭南東北 龍德元年 趙防城使張文禮與親兵作亂殺趙王鎔遣使告

亂於晉王且奉晟勸進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作樂聞之投盃

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為文禮罪誠大然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

敵於肘腋宜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遣節度判官

盧質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開

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開使來告曰王氏為亂兵所屠

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

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豐以

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

今疆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三十八

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

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

禮慚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

德勝文禮請召歸以他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為都督府參軍遣

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

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

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

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攘除寇敵自問變故

以來冤憤無訴欲引劍自到願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

佐之勤許之復冤習等不敢煩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

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為成

德副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瑭將兵助之自

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鏐降晉王

復以為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

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決漕渠以灌之

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

攻鎮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眾襲德勝北城

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威城

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偽示羸怯梁兵競進晉王嚴中

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趣

楊村士卒為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墜河陷冰死亡二萬餘

人晉王以李嗣源為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威城在開州北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有假子曰都孽子曰都處直愛都使典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三十九

新軍都無寵奔晉晉王之討文禮也處直恐鎮亡而定孤諫不

聽乃潛遣人語都使召契丹以解鎮州之圍時都為晉新州刺

史馮北邊也都素嫉都冒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為嗣處直許之

軍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都奪其處乃陰與書吏和昭

訓謀劫處直會處直與張文禮宴於城東暮歸都以新軍數百

伏於府第大譟劫之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

乃并其妻妾幽之西第盡殺處直子孫在中山及將佐之為處

直腹心者都自為副後具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十

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

其弟處琪募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

胡氏曰晉王但知野戰決勝負於呼吸之間未始知攻城之難也

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欲求救於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契丹主既許盧文

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為然悉發所有之眾而南進後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攻定州王都告急於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按新州今宣化府保安州者也中山定州也狼山注宴於城東注言文禮之使云在定州西北二百里

二年春正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虜領國而來吾眾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四十一
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郭崇韜曰契丹為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華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疆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眾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晉王分軍為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眾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敗兵至契丹舉眾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餒五千騎為其所圍晉王

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遂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藉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特勇追擊之悉為所擒惟兩騎自他道走免胡氏曰進軍易退軍難退而能擊契丹主責王郁禁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媽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按新州在無極縣西定州東南新水也自山西繁峙縣流入延州今延州在定州西北沙河在其南即派至麻州合流河今懷來縣今延州武今宣化府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四十二
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為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涇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眾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為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壘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涇州注云時治頓邱按今清豐縣也在魏州南晉天平節度使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為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昭義節度使李嗣昭為

北面招討使以代寶夏四月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塙墻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腦胡氏曰孫策之中類韓賢之翻重而還一夫之技以喪嗣昭箠中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身善將者不如是也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有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園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為北面招討使命嗣昭諸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帥父牙兵數千自行營擁喪歸潞州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鎮州營于東垣渡夾河汜水為壘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四十三

引十餘人鬪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胡氏曰當是時晉兵疆天下鎮號為怯晉王杖屨而為張文禮父子爭一鼓而下也鎮人志王氏百年煦養之恩後李嗣昭李存進相繼與尸而歸四人者皆晉之驍將也然則鎮勇而晉怯耶非也繼能人負其勇而城破之日必驍首而精將勇至於喪身而不能克是以古之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侯罪散其枝黨罪止元惡者誠慮此也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為內應密投繩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壽齋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襟張文禮尸於市九門在藁城縣西北東垣渡真定漳汜水也晉王以魏博觀察判官晉陽張憲兼鎮冀觀察判官權鎮州軍府事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濟陰趙季良季良曰殿下

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三

四十三

讀史兵略卷四十四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後唐紀 莊宗同光元年 閏四月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時契丹屢入寇鈔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容守鄆州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容皆失眾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慚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比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容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營判官趙鳳送與唐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為天平節度使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容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西後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納靴中人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強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

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胡氏翔以王彥章一時健鬪而取之耳觀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其用兵無遠略烏足以救梁之亡乎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避之胡氏曰史言晉王善於料王守殷王功時所役者頭也又遣使遺吳王告以已克鄆州請同舉兵擊梁五月使者至吳徐溫欲持兩端將舟師循海而北助其勝者嚴可求曰若梁人邀我登陸為援何以拒之溫乃止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糒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兵舉鐵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殿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胡氏曰此皆河之寨守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彥質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乘德勝北城撤屋為柵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關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已已王彥章投擬以十萬之眾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

里不廢田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壘重復嚴不可入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調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聞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城晝夜不息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三

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勞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閒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繼斂艦帝驍舟將度彥章解圍退保鄆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鄆家口復趣楊劉甲寅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邱驛南段凝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柅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鄆家口已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暈死者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楊

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甯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詔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八月甲戌帝自楊劉還與唐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四

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眾議詢詢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耶梁主皆不聽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於王村自高陵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於頓邱梁主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庚寅帝引兵屯朝城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為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敏行

伍以奉權貴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
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
石會關趨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洛寇鎮定王彥
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邠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
月大舉臣竊觀梁軍衆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
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邠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
天下定矣帝大悅典唐府大名府也馬家口東呂東岸也王村
高陵津皆在魏城縣頓邱在清豐縣趙張趙
後臣也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
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
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
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爲寇又聞梁人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五

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
皆以爲邠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
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
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
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
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邠州尺寸
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
盡眾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
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
投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胡氏曰段凝自酸棗決河注謂
邠州以限唐兵號爲水我斧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邠州其意冀有姦
人動搖變生於內耳臣疑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

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
邠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
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
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
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
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
踰汝水將攻邠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
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捷奏至朝
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邠州告捷足壯吾氣已已命將士悉遣
其家屬歸與唐冬十月帝以大軍自揚劉濟河癸酉至邠州中
夜進軍踰汝以李嗣源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
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六

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
被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蹶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
李知節神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帝惜彥
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
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
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
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臥謂嗣
源曰汝非逸佞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
稱賀帝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歸從紹宏
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曰歸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
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
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

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於海然後觀變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謂段氏日即決護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眾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帝發中都昇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手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為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為慰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避狄陛下必不聽從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復限水不能進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為備梁主登建國樓而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齋蠟詔促段凝軍既辭皆已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

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才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且凝聞彥章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遣傳國寶於以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耶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棄故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此已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邱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獻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為前鋒至封邱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眾五萬至封邱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恩諭士卒使各復其所臨河在開州西鄆州在汶中郡即汶上縣也自揚州而東平汶上更野曹州曹縣儀封蘭陽開封皆平地無阻封邱大梁北門梁門西門也二年 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為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

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三年 九月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詔

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

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詔絕倫不可信也胡氏曰段

名李紹欽眾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

富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為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幼

兒豈能獨往常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充

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

事悉以委之將兵六萬伐蜀仍詔高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為

巡屬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郭崇

韜以北都雷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

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又薦鄴都副雷守張憲

謹重有識可為相冬十月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

人為前鋒招討判官陳又至寶雞稱疾乞雷李愚厲聲曰陳又

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宜斬以徇由是軍

中無敢顧望者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

降城使周彥禔等知不能守亦降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

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胡氏曰縱敗兵先去以懼

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曠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

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得復還

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

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

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心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

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崇韜喜謂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九

李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鳳

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

矣胡氏曰兵威已振有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已

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

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尙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

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

兼侍中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

渡千里相屬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他軍安能禦敵

李紹琛等過長舉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來降

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

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州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

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於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十

三泉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眾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

泉山是軍食優足蜀主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

柏津浮梁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

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蜀武德西後

宋光葆遣郭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

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復書撫納之乙丑魏王繼岌至興

州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

州山南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承岳

以階州皆降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

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

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劍門耶然公受國恩聞

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為公重霸請略羌

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
 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餒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
 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
 請為公留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泐
 自扶文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鈔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
 茂州餘眾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高季興常欲取三峽
 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
 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鎖斷
 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絙於鎖不能進退矢
 石交下壞其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既而聞北路陷敗以夔忠萬
 三州遣使詣魏王降郭崇韜遣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李紹琛
 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十一

白芳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
 泣遂合謀送款於唐威武城在鳳縣東北六十里鳳縣即鳳州
 西東川謂梓潼龍諸州山南謂興元洋金諸州今成德三泉
 縣嘉陵江上即梓潼龍諸州長泉在略陽西北成州今成德三泉
 在甯羌州西北梓潼龍諸州長泉在略陽西北成州今成德三泉
 名洋州縣也遂今儀隴壁今通江梁今漢中開縣通安今州
 秦州今仍曰茂州施州施南府也附今附州天雄秦州也
 十一月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栢浮梁昭武節度使林思謬
 先棄城奔閬州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蜀武信節度
 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王宗弼至成都登
 大元門嚴兵自衛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倉
 庫民居已為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
 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
 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

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
 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
 未進據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
 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公首建伐蜀之策蜀
 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
 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為
 託宗弼猶乘城為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己酉魏王繼岌至綿
 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
 鎔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李紹
 琛兩漢州八日以俟都統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
 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蜀主白
 衣銜壁牽羊草繩繫首百官衰絰徒跣與櫬號哭俟命繼岌受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十二

壁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丁巳大軍入成
 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得節
 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絹錦共
 以千萬計閬州今保寧府遂州今遂寧縣合今合州渝今重慶
 八十里涪水即綿江也邈州今榮昌縣由劍州西南至綿州一百
 至德陽縣北之鹿頭關又西南則漢州由州南少西至成都府
 九十里升遷橋在
 成都城北五里
 明宗天成元年 魏博指揮使楊仁晷將所部兵戍瓦橋踰年
 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敕畱屯貝州時天下莫
 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故族其家
 朱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門
 者白畱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
 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

情愈駭楊仁最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最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與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胡氏曰皇甫暉銀槍勁節卒也從莊宗戰故敢發安知不更爲富貴之資乎仁最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爲帥焚掠貝州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二月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爲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十三

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爲備未晚孫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眾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滅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爲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賊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爲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按召更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尙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尙書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之眾推在禮爲魏博酋後具奏

其狀北京爾守張愬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愬愬不發封斬其使以聞史彥瓊至洛陽帝問可爲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帝許之令條上方略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已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辨也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招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永濟廢縣在今臨清州南大名府北王莽河在大名西北鄆大河故也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十四

至於去逆効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寬哉天子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我屬歸則與史武等同誅決不復東矣是日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爲亂丁酉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開眾至五萬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人斷枯柏津繼岌聞之以任闔爲副招討使將步騎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容監軍李延安追討之任闔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闔下之胡氏曰恐李紹琛拒守劍門闔故先擊下魏城在綿州東北泥溪在昭化縣西南紹琛將何所至武按武連在劍州西南

師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為敷奏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勅徧諭軍士史彥瓊執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其眾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謀掠救書手壞之守陣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道唯類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涪州紹榮以諸道兵再攻鄴都庚戌裨將楊重霸帥眾數百登城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亦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園討李紹琛雷利州待之未得還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勳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畱宿衛皆曰他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十五

久則患深宜令總管進討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園討李紹琛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遇紹琛軍給之曰吾奉詔召孟郎公若緩兵自當得蜀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為戰守備知祥浚壕樹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胡氏後家樹柵為守城之備又遣重兵出討以兵有選道戰苟不利則退守無倉卒失措之憂孟知祥初至西川其審慎如此非庸材也延厚集其眾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夷疾畏懦厭行陳者西得選兵七百人胡氏曰兵不貴是日任園軍迫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園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御紹琛輕圍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

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

三月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眾大噪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在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阮魏博之軍近從馬直數卒蓄競遠欲盡誅其眾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眾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為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十六

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乙丑任園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雁橋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追擒之金雁河源縣西南東南流至漢州合沅洋河河上有橋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眾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劍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阻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眾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

公爲元帥不幸爲內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惡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口數輩皆爲紹榮所遇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城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矣騎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眾則生守節則死胡氏曰康義誠胡人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胡氏曰紹虔秦甯節度使李紹欽胡氏曰紹欽貝州刺史李紹英胡氏曰紹英球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十七

瓦橋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嗣源皆遣使召之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臯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於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引兵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爲酋後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歿死得此何爲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帝如鶴店勞之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乙亥帝發洛陽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庚辰帝發汜水辛巳李嗣源至白臯遇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安重誨從者爭舟行

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由是軍中肅然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習習與嗣源會於州城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鄴守汴州石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邱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越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是日帝至榮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爲前軍曰汝曹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他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卽以其眾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爲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胡氏曰元行欽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卽奪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亦奔大梁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十八

不濟矣卽命旋師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畱秦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豐于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閣豎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至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甲申帝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軍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

來會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扼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

行奉化軍今清苑縣橫水軍即橫野在蔚州北孟縣屬平定州河東今開封在河南府城今延津縣在河內縣今東平在城東上東門洛

監國李嗣源恐征蜀軍還為變以石敬瑭為陝州留後李從珂為河中留後陽河中以備其北歸晉陽 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十九

甲於室諸將入賀彥饒曰前日唱亂者數人而已遂執張諫等四人斬之其黨張審琦帥眾大譟於建國門彥饒勒兵擊之盡誅其眾四百人軍州始定即日以軍州事牒節度推官韋儼權知具以狀聞庚子詔以樞密使孔循知汴州收為亂者三千家悉誅之

二年 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趙在禮之徙滑州不之官亦實為其下所制在禮欲自謀脫禍陰遣腹心詣闕求移鎮帝乃為之除皇甫暉陳州刺史趙進貝州刺史徙在禮為橫海節度使以皇子從榮鎮鄴都命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將兵送之且制置鄴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睡部之成盧臺軍以備契丹不給鎧仗但繫幟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

去中途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已有訛言既至會朝廷不次擢烏震為副招討使訛言益甚坊知溫怨震驟來代已震至未交印三月壬申震召知溫及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博於東寨知溫誘龍唾所部兵殺震於席上其眾謀於營外安審通脫身走奪舟濟河將騎兵按甲不動知溫恐事不濟亦上馬出門甲士攬其轡曰公當為士卒主去欲何之知溫給之曰騎兵皆在河西不收取之獨有步兵何能集事遂躍馬登舟濟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遂南行騎兵徐踵其後部伍甚整亂者相顧失色列炬宵行疲於荒澤詰朝騎兵四合擊之亂兵殆盡餘眾復趣故寨審通焚之亂兵進退失據遂潰其匿於叢薄溝塍得免者什無一二范延光還至淇門聞盧臺亂發滑州兵復如鄴都以備奔逸夏四月庚寅勅盧臺亂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二十

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胡氏曰自帝即位以來汴州張諫之凡亂兵皆夷其家然而流言不息時時然矣勅至鄴都閻九指視其上者相環也此無他亂以亂止亂故爾 勅至鄴都閻九指揮之門驅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於石灰窰悉斬之永濟渠為之變赤盧臺軍在滑州西淇門鎮在淇縣冬十月帝發洛陽將如汴州丁亥至滎陽民間訛言帝欲自擊吳又云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檢校侍中朱守殷疑懼判官高密孫晟勸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宣徽使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帝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汴人大驚戊子帝至京水遣御營使石敬瑭將親兵倍道繼之己丑帝至大梁四面進攻吏民縋城出降者甚眾守殷知事不濟盡殺其族引頸命左右斬之乘城者望見乘輿相帥開門降孫晟奔

吳徐知誥客之胡凡曰京水在榮陽之東

三年三月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

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遊戰至劉郎洑希瞻夜匿

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

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於楚軍還楚

王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

地也宜存之以為吾扞蔽胡氏曰宋時趙韓王勣太殷悅環每

戰身先士卒與眾同甘苦常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

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願向

有功胡氏曰史言為將得士卒之死力者

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太赦

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章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三十一

至賀江沈鐵鉅於水兩岸作巨輪挽鉅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

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鉅楚

艦不能進退以強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

為封州團練使封州今封川縣

夏四月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萬人攻

楚岳州至若山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

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

夜帥戰艦三百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荆江口將會荆南兵

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侯詹信以輕舟三百

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來擊之吳軍大敗虜璘及彥章

以歸洞庭湖在岳州府西湖水入江處曰荆江口其旁

初義武節度使王都領易定十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

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

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開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

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他鎮腹心和詔訓勸都為自全之計

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

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為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

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路益梓五帥離間之胡氏曰是

時青帥霍

知祥徐帥房知溫諸帥毛璋益帥孟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

歸德節度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

克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

之胡氏曰北面諸將謂招討王晏球及所庚子詔削奪王都官

爵壬寅以王晏球為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節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三十二

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貺求救

於奚酋秃餒五月秃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

秃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秃餒以二千騎奔還

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

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為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胡

氏曰晏球之攻定州以持

久弊之此其先定之計也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

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留趙州刺史

朱建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他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

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丙寅至曲陽王

都乘勝悉其眾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

卯戰於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

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

騎兵先進奮槌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胡氏曰用短致死直衝其陳則敵不及拒北人所恃者弓矢既入契丹死者過半餘眾北走都與禿飯得數騎僅免虛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子遺六月王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朱宏昭張虔劍宣言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乙未攻之殺傷將士三千人胡氏曰張虔劍不知鑿定州之事其誤明宗之秋七月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為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契丹北走道路泥濘人馬飢疲入幽州境八月壬戌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隱等數百人餘眾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挺擊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二十三

塞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胡氏曰用兵之術攻難於攻城有二術城持久以弊之在我者兵力不損而坐收全勝古之善用兵者皆知此術也按曲陽在定州西北三州注云定州神易也望都定州東北新樂在曲陽東南行唐在曲陽西南唐河即滹沱水之逕唐縣南者也定州北易州在唐縣東北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為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為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虜眾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

眾曰善乃先為奔竄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莽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眾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為汝州刺史四年王都禿飯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禿飯及契丹二千人辛亥以王晏球為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禿飯至大梁斬於市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辛巳晏球入朝帝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迎而胡氏曰史言王晏長興元年二月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為西川之患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丁酉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三十四

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斬之戊戌就寢盡去左右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胡氏曰史言孟知祥八月董璋之子光業為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為節鎮胡氏曰謂夏魯奇鎮遂州李汝見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苟咸又將兵戍閬州光業謂處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處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闡遂三鎮以聞胡氏曰利闡李彥琦闡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九月癸亥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

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兵先取遂州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胡氏曰兩川同心協力守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引兵擊閬州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為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為先鋒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別將牙內都指揮使侯宏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與兵討之下亥以孟知祥兼西南供饋使胡氏曰孟知祥之兵已攻遂州朝廷豈不知之耶猶欲使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二十五

輯之以離董璋之交耳耳已齒寒已以天雄節度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魯奇為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眾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為峽路行營招討使將水軍趣夔州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癸丑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十一月戊辰張武

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先鋒將朱傑分兵趣黔石敬瑭入散關王宏贊等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其劍門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甲戌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胡氏曰時趙廷隱與李仁罕圍遂州孟知祥知夏魯奇無能為而劍閣之險不可不爭故使趙廷隱赴之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胡氏曰防唐兵入蜀也史言孟知祥慮患之周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卻敵則妻子皆為人矣眾心乃奮胡氏曰蜀兵皆巴國之餘王衍之也蜀人妻子係虜者董璋多矣趙廷隱以其所經見貴利害告之夫安得而不奮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二十六

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龐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鏗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闕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眾寡不敵速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鏗帥餘眾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宏贊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胡氏曰孟知祥喜兵敵方略此如基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胡氏曰鄧艾伐蜀之說基耳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祚所敗董璋遣

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十二月
壬辰石敬瑭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于牙城後
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
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牙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
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
以強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
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劍門敬瑭既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
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為盜
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
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
誨即拜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
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踏於山谷者不可勝紀時上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二十七

已疎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離上側乃敢累表奏論
以為蜀不可伐上頗然之兩川以利州為咽喉利州廣元縣也
劍州之大小劍山上有劍閣關關旁有小溪曰白衛嶺人頭
山可運出關後其南州城背木重山前貫大溪溪上有橋日河
橋關州保府遂州南江寧縣武信軍在閬之西北來蘇村在其
東南屬劍州今今南江縣武信軍在閬之西北來蘇村在其
之改名今今南江縣武信軍在閬之西北來蘇村在其
涪州今今南江縣武信軍在閬之西北來蘇村在其
涪州今今南江縣武信軍在閬之西北來蘇村在其
道也在劍門之西石敬瑭以騎兵攻蜀宜其無功也
二年 孟知祥奉表謝正月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
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劍州屯於北山孟知祥泉夏魯奇首以
示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劍門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
遂閬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知祥匿其書
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
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胡氏曰史言懸軍

敵人所窺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壬辰昭武
節度使李彥瑋棄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
為昭武節度使胡氏曰孟知祥遂得據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
董璋多詐可與同憂不可與其樂他日必為公患因其至劍州
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眾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胡氏曰
所以能拒石敬瑭者依險而戰也平原易地烏能當北兵就使
殺董璋并兩川之眾亦不能得志於天下孟知祥之不許蓋審
彼也璋入廷隱營留宿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庚
子孟知祥以武信節度使李仁罕為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
東略地昭武軍廣元縣也
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
兩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夏四月癸卯延稟攻西
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二十八

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之仁
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
兵擊之眾潰左右以斛昇延稟而走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目
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於別室遣使者如建州
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奔吳越建州今建甯
會之省
昭武節度使趙廷隱自成都赴利州踰月請兵進取興元及秦鳳
孟知祥以兵疲民困不許胡氏曰孟知祥量力而後
三年 初契丹舍利節度使與楊隱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
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
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黃州刺史楊
植對曰前刺契丹之驍將歸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

一第 076 丹 卷四十四 3 2:11

免其死為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忠必深彼纜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

夏四月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謂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執戍將武宏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贏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劫後必大捷胡氏曰此孫臏三戰之勝者多矣楚以之破吳師而滅舒鳩周訪以之破杜會而清襄河王茂章以之斬朱友甫其策略皆不出此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疆眾心趙廷隱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二十九

以季良言為然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為公擒之辛巳以廷隱為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已通謀召已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因其使者然亦擁眾為自全計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於赤水大敗為璋所擒璋遂克漢州癸未知祥蕭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

急擊之知祥登高家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李瑋守雞蹤橋皆為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侯宏實兵亦卻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眾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都指揮使元瑱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璋指麾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眾七千人降復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瑒降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維縣命李昊草勝論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且言將如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水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三十

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于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時兩川以漢州為界漢州治維縣即今漢州城也其東有白楊林鎮東南有赤水鎮西南有五侯津西有雞蹤橋彌牟鎮在新都縣初契丹既強寇鈔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闕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闕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卻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順之漢良鄉縣在今

坊山縣此所城者今良鄉縣也東北至順天府七十里路臨今通州在順天府東四十里三河縣在府東百一十里山前至通必由三河也

潞王清泰元年朱宏昭馮贊徙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潞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巖率樂禍前代安重誨鎮河中手殺之潞王聞其來尤惡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允孫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為便對曰君命召不依駕臨喪赴鎮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眾晒之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宏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專制朝權別疏骨肉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三十一

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推官郝詡押牙朱廷又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臣况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詡等以狀聞時潞王使者多為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以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彙彥稠副之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微幸富貴者心皆向之三月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劍武定孫漢韶彭義張從賓靖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帥并安彥威而五合兵討鳳翔乙卯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眾丙辰復進攻城期於必取鳳翔城壘卑淺守備俱乏眾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

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劍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誦反攻之虔劍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自西門入以幅紙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勿以為防圍潞王即書思權可邢宥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眾皆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憤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過去潞王建大將旗鼓整眾而東所至迎降遂長驅至洛陽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潞王即皇帝位潞王時鎮鳳翔故西都當其東出之道

讀史兵略 卷四十四 後唐 三十一

俱乏眾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後晉紀 高祖天福元年 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釋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眾人一概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前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晉

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措拾以供之他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為虜計也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敢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鎮帝

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孺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且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辛卯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晉

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塔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按是年正月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薛文遇曰何不且遣歸欲與石郎反耶敬瑭聞之恐懼故今與將

佐言

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疏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王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按晉安鄉在太原縣晉祠南今日晉安鄉六月以張敬達充太原四面招討使以楊光遠為副使秋七月石敬瑭遣閻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三

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為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八月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安重榮張萬進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為持久之計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開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胡氏曰用兵之計攻城最下以敬瑭知遠之直其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宥肝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人可一戰破也胡氏曰之計知王晏球定州之勝欲縱之令人而與之戰殊不知戰無常勝而關隘不可不扼也尋而契丹竟入唐兵一戰而敗遂為所困帝甚悅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

能合晉陽城中日窘糧儲乏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為二步兵在北者多為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眾保晉安寨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四

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胡氏曰唐兵雖敗其勢尚強劉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遠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胡氏曰使張敬達等果知出此豈有晉安之困哉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服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跣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胡氏曰兵法置若張敬達等能於圍落未合之時勉論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按揚武谷在蔚縣西虎北口據註在太原府汾水之北汾曲汾水之曲雁門諸路註

云雁門有東陞西陞之險

帝將親征太原而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符彥饒
恐其為亂不敢東之以法胡氏曰兵驕而不為用與無兵同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
略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修來忽往不
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胡氏曰謂范延光
兵之河陽天下津要胡氏曰北兵犯洛須車駕宜出此鎮撫南北
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
延壽得解樞務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言者帝
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皆曰趙
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庚戌遣趙延壽
將兵二萬如潞州帝以首安為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承清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五

龍傲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
州越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
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
無成議終不決帝憂沮形於神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
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胡氏曰李嗣源舉兵
色沮喪石敬瑭阻兵拒命則王自謂使之心膽墮地何平時
之臨敵甚勇一旦乃懦怯如此也蓋莊宗之與明宗潞王之與
晉祖皆同出人兵間內授其智無以大相過也
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
狐踰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由土門
路西入帝許之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
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冬十月癸酉至亂柳
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

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
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自廣昌飛狐嶺鈔契丹後上策也自土
東北亂柳在沁州南

十一月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
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者數四將
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
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
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胡氏曰人皆以石晉割十
始余謂雁門以北諸州乘之猶有阻隘可守漢建安表魏乘陸
然虛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稱周德威攻取契丹
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也久
矣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已亥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契
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噴輒結束以備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六

倉猝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
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按柳林在晉安寨南今密雲
備今延慶武今宜化宜在馬邑西南自新媯
至朔蔚所謂雁門關以北也團柏谷在祁縣
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
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
契丹主云若立己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
之國仍許石氏常領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
鈞兵尚強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胡氏曰山
雲應寰欲許德鈞之請帝問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
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
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胡氏曰趙德鈞封北平王故稱之
畏大國之強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

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柰何二二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且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趨足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為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敏曰我燕人也知德鈞之為人性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奸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為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七

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胡氏曰郎萬金當時達平遠則可得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聞若知大軍近在圍柏雖有鐵障可衝陷况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胡氏曰龍敏行其如兵騎而不可用何唐主老於行間蓋亦有見於此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眾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柿淘糞以飼馬馬相咬尾鬣皆禿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且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君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為晚也胡氏曰史之志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

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

李崧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眾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甯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眾心差安壬中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唐時在懷州也河陽南北中渾三城守南北城所以衛河橋滑州在魏博西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八

帝與契丹主至潞州趙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並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滹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俯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慚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按高河在潞安府錄此以舒人心之情

二年 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鄒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柔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三月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胡氏曰魏州天雄軍統具博衛滑相五州距大梁三百里唐制三十里一驛也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符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銳密召直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延光從之六月甲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僊奏延光遣兵渡河焚草市胡氏曰時天下兵爭凡民居在城外率居草屋以成生也此草市里以其價廉工省猝遇兵火不至甚傷財以害其在滑州城外詔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丁酉以張從賓為魏府西南面都部署戊戌遣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九

滑州杜重威將兵屯衛州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遂與之同反引兵扼汜水關將逼汴州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眾心差安胡氏曰史言桑維翰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浩帝戎服嚴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胡氏曰史言桑維翰有膽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敕以延光姦謀誣汗忠良自今獲延光謀人賞獲者殺謀人禁蠟書勿以聞胡氏曰不欲知所招誘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

者捕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符彥僊奉進皆斬之彥僊以其不先白己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僊謝彥僊曰軍中各有部分奈何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僊不置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誼諫不可禁止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為帥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宮纔二百里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族滅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萬所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眾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十

共攻牙城執彥僊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斬彥僊於班荆館其兄弟皆不問時魏孟滑三鎮繼叛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強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幘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胡氏曰唐法治盜計贓定罪嚴刑以威由是眾皆畏服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眾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渡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按胡梁渡在滑縣東北開州館指注在開封郊外

三年 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
 言范延光食盡窮困以暉為義成節度使光遠攻廣晉歲餘不
 下胡氏曰厚賈馮暉所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范
 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謂
 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
 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九月乙
 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國守英詣大梁已酉延光遣牙將
 奉表待罪王于詔書至廣晉延光帥其眾素服於牙門使者宣
 詔釋之按廣晉府今之大名府也
 冬十月楊廷藝故將吳權自愛州舉兵攻岐公羨於交州羨遣
 使以賂求救於漢漢主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萬王宏操為
 靜海節度使徙封交王將兵救公羨漢主自將屯於海門為之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十一

聲援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益益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
 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命宏
 操帥戰艦自白藤江趣交州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
 於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雷之以鐵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
 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返漢兵大敗士卒覆溺者大半
 宏操死漢主慟哭收餘眾而還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漢主弭
 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謂棺槨其尸較公羨於上年殺
 吳權為之復仇愛州在交州西南白藤江疑即富良江之下
 流註云在峯州遠矣峯在交之西北而漢兵從交州東來也
 四年 正月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率羌胡寇鈔無復畏憚甲寅
 以義成節度使馮暉為朔方節度使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最為
 強大暉至彥超入賀暉厚遇之因為於城中治第豐其服玩聞
 之不遺封內遂安按朔方治靈州

五年 閩主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
 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鄴翹監建州軍
 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二人爭搆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
 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訶之曰公反耶延政
 怒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翹漢崇奔福
 州西鄧戍兵皆潰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遠吳行真將兵四萬
 擊延政師遠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
 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越王成吳越王元瓘遣南國節度使同
 平章事仰仁詮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
 不聽三月戊辰師遠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宏裔將之出戰延
 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丁丑王延政募
 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遠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十二

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遠其眾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
 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
 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州之兵始盛按茶山在建甯府東二
 永平今南平縣與順昌縣俱屬延平府
 六年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遣使奉表詣蜀請出師
 金商以為聲援使者至成都蜀主與羣臣謀之皆曰金商險遠
 少出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蜀主乃辭之又求援於荆
 南高從誨從進書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荆南行軍
 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
 之胡氏曰自金商取道均房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
 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為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

執契丹使拽刺遣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上表稱吐谷渾兩
突厥渾契苾沙陀各帥部眾歸附克項等亦遣使納契丹告身
職牒言爲虜所陵暴又言自二月以來令各員精甲壯馬將以
上秋南寇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眾與晉共擊契
丹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求歸命朝廷
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豐端其如天道人
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廷者皆延
頸企踵以待王師良可哀憫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
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爲書遣朝貴及移藩
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強兵不能制甚患
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秦甯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
蓄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十三

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
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
強吞陸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其
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羊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
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
遠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
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
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府庫虛竭蒸民
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
信誓甚著彼無閒隙而自起豐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
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綸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
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就甚焉用兵

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騎矜下陵上替屈辱孰
大焉胡氏曰柔維翰惟利害之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
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釐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
富盛國家屏藩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
勇夫重閉之義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
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爲憂胡氏曰幽
屬契丹鎮定治景悉爲邊鎮遠景近海界下又多塘泮虜騎不
可得而入其入寇多依山而趨鎮定故其地爲虜衝按博野今
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
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虜唯利是嗜安鐵胡止以
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
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十四

重榮爲逆重榮已爲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
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冬十月帥其眾歸於知
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收
其精騎以隸麾下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達鞏契苾
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遠達鞏契苾亦莫之赴重榮勢大沮按
今嵐石今永甯州
錢胡安重榮小字
帝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若反何以備之帝
曰卿意如何凝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付留守鄭王聞變則
書諸將名遣擊之帝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反唐州刺史武延
翰以聞鄭王遣宣徽南院使張從恩討之從進攻鄧州威勝節
度使安審暉據牙城拒之從進不能克而退癸未從進至花山
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從恩獲其子牙內都指

揮使宏義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州嬰城自守按花山在唐縣南鄧州東十二月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飢民眾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為散指揮使相得歡甚重榮鎮成德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眾然心實忌之及舉兵止用為排陳使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為招討使重威與重榮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為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邱王重允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允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卻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胄及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官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眾走保宗城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十五

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按宗城今威縣七年 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

齊王天福八年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十一月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庚子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以安其意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耶州胡氏曰以防河津使楊光遠不得與契丹交通也光遠益驕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胡氏曰胡氏曰為檀雲應諸州盧龍幽州軍號此皆天福之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也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晉藉寇兵而虜

盜糧中國自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胡氏曰趙延壽為契丹主愚弄致朝廷頗問其謀十二月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德清軍即清縣俱屬大名府開運元年 春正月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人寇逼貝州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祁珂性凶恃承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繼權知州事繼權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繼權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効死繼權使將兵守南門繼權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繼權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己卯契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十六

丹復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繼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太原奏契丹入雁門關恒邪滄皆奏契丹入寇帝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壬午以景延廣為御營使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戊子帝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趙延壽屯南樂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丙申遣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收也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鴉鳴谷遁去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貝州承清軍今清河縣雁門關在代州今瀋縣涇州時治德勝津今清豐縣秀容今忻州鳴谷在臨安府北博州今東昌府馬家口即在臨城縣

二月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贊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畱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答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丙午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威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契丹僞乘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邱城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鄆都畱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十七

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威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哺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卻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乙亥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按大河津渡在魏博界內者凡則東阿之楊劉再東北則聊城之馬家口在西京則孟縣之河陽皆最要津口也威城在開州北七里元城今大名府治古頓

即城在今清豐縣西澶州時治開州

景延廣既為上下所惡帝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威城之罪夏四月出為西京畱守延廣鬱鬱不得志見契丹疆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太尉侍中馮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帝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六月癸卯以道為匡國節度使兼侍中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八月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遣維翰詔禁直學士使為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十八

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為相頗任愛憎一飯之恩睚眦之怨必報人以此少泉州散員指揮使桃林畱從效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遺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胡氏曰殷主延吾屬死有餘愧眾以為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眾皆踴躍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齋詣建州胡氏曰九域志泉州有桃林溪蓋畱從效所居

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問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甯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於是諸軍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胡氏曰契丹已至邢州世州信使路絕故開道而來按南徐州府也

二年 契丹寇邢洛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晉兵數萬陣於安陽水南皇甫遇與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視契丹至鄴縣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十九

相殺傷甚眾遇馬蹙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乘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且暮安陽諸將怪視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音問必為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遇等為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眾狃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即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按安陽水在共東榆林店在其東南

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旬萬一敵入往告吾虛實虜悉眾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援亂失亡復如發邢州之時從恩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謀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揚隱帥眾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按鼓城今晉州相州彰德府也黎陽府屬縣也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二十

二月契丹自恒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邢州城下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甯為國家死耳終不効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按邢州今初南唐使樞密副使查文徽擊建州不克文徽表求益兵南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為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都監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嶺關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南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

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眾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以見陛下乎胡氏曰楊思恭急於破敵以爲功不知一跌而危國也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南唐戰全恩等以大兵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死按赤嶺在崇安南水建陽溪也

三月杜威等諸軍會於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秦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甲寅取滿城獲契丹酋長沒刺及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秦州復擁眾南向約入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爲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秦州戊午契丹至秦州已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壬戌結陣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晉 二十一

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大奚車中令其眾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鶴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眾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

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胡氏曰矢不逆風此古法也若用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胡氏曰西門也風從東北來出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迴避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關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鶴既下馬蒼皇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晉 二十一

獲一乘馳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秦州清苑縣也在滿城東縣北口胡注以爲古北口之說在今密雲縣北陽城在完縣東南望都東北白團衛村在完縣界五月閻將李仁達據福州自稱威武畱後用保大年號奉表稱藩於南唐亦遣使入貢於晉南唐以仁達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宏義編之屬籍宏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胡氏曰夫勝之不可恃無後夫差數戰數勝終以亡國桑田之捷滅魏之兆也方城之勝破申之基也項梁死於定陶而秦墟宇文化及摧於黎陽而李密敗於洛陽之禍也陽城之戰危而後克契丹於北歸蕃憤愈甚爲謀愈深者主乃偃然以爲無虞石氏宗廟宜其不祀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

命無度柔維翰諫曰龜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失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

三年 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期年得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鎮邠州及陝州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知朝廷之意悔離靈武乃厚事馮玉李彥紹求復鎮靈州朝廷亦以羌胡方擾六月丙寅復以暉為朔方節度使將關西兵擊羌胡以威州刺史藥元福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按威州今環縣

八月南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恥無功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李宏義入朝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成

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宏義延魯先遣宏義書諭以禍福宏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為緣江戰棹指揮使表福州孤危且夕可克南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候官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宏義出擊大破之執南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南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為東南面都招討使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為東面監軍使延魯為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宏義固守第二城按第二城重城也劍州宋之南劍州今延平府也

馮暉引兵過早海至輝德糧糧已盡拓拔彥超眾數萬為三陳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軍中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飢渴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二十三

防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虜雖眾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為患請公嚴陳以待我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卻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敗胡氏曰馮暉圍養拓拔彥超於靈武城中彥超固心暉復來出柙之馮暉可以肆反暉者無所不至也明日暉入靈州按靈州南暉自環縣至靈州也

九月李宏義自稱威武節度使更名宏達奉表請命於晉甲午以宏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福州排陳使馬捷引南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宏達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為南唐兵所據宏達更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按馬牧山善化門皆福州府地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廷祚遣樂壽監軍王繼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為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能救也繼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聞卿為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他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及將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威貴為將相而所欲未朕心常嫌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二十四

惟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
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為北面行營都指揮使以守貞為兵馬都
監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杜威李守
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胡氏曰杜威
亦帝之曰今深入虜境必資眾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胡氏
威之計即趙德鈞請併范延光軍之計也德鈞不得而宿衛空
請而威得請耳其志圖非望而敗國亡身則一也而宿衛空
虛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
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於
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威等焚
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按瀛州今河開府樂壽今獻縣瓦橋關
開縣南東城廢
縣在其東北
十一月吳越兵至福州自晉浦南潛入州城南唐兵進據東武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二十五

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南唐
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
馮延魯魏岑爭用事雷從劾王建封僭僞不用命各爭功進退
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南唐主以江州觀察使
杜昌業為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
江州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所耗者半其能久乎按
浦東武門皆
在福州府
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恒州杜威等至武強聞之將自貝
冀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
之狀威等復趣恒州以彥澤為前鋒甲寅威等至中渡橋契丹
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
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

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胡氏
晉軍不杜威雖以貴戚為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
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
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
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胡氏曰三股木者川木三條交
水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將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
遁逃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
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
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為所
掠有逸歸者皆稱虜眾之盛軍中惴懼翰等至樂城城中戍兵
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勅不
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十二月丁巳朔李穀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二十六

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
卿扈從及發兵守滑州河陽以備虜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
上之己未帝始聞大軍屯中渡胡氏曰甲寅杜威等至中渡已
孤危而驛報七日始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
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胡氏曰自古以來重戰輕防未有不
勢而重閉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路芻糧五十萬詣軍前
之防關矣
十萬合東石
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
告急祚等還為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通時
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惶惶莫知為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
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鷂不見又詣執政言
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帝欲自將北征
李彥韜諫而止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都部署符彥卿

副之共成澶州以西京畱守景延廣成河陽且張彤勢胡氏曰將成河津雖張形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勢而兵力甚弱恒州五里守此何為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為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眾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眾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眾盡死胡氏曰李穀為杜威盡計而不行猶可日言欲賣國以圖己利心由是諸軍皆奪氣甲子契丹遙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晉

二十七

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胡氏曰趙延壽父子以是陷契丹杜威之才智未足以企丙寅伏甲延壽其險契丹之計無足怪者覆轍相尋豈天意邪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閤門使高勳齎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為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眾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已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胡氏曰契丹主非特戲杜威趙延壽也亦以愚晉軍彼其者必居一於此晉人謂喪君有君皆華人也夫是以不生心其計巧矣然契丹主巧於愚弄而入計之後大不能制河東小亦

不能制琴盜豈非挾數以威為太傅李守貞為司徒威引契丹用術者有時而窮乎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胡氏曰使契丹主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胡氏曰或問杜威不降契丹也使其間有英雄之才奮然出力擊破契丹使之不致南向則負震主之威挾大梁劉知遠亦不可得而相其旁也趙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晉

二十八

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壬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胡氏曰太原距洛陽大梁又三百八十里就使劉知遠聞命投袂而起亦無及矣癸酉未明彥澤自封邱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晉主重貴奉表請降於契丹按契丹自易州定在武強東西相距數百里也中度橋在正定府南滹沱水上平棘在趙州南白馬津滑縣也

讀史兵略卷四十六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後漢紀 高祖天福十二年 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強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萬虎掠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

讀史兵略卷四十六

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胡氏曰劉知遠料之審矣所以知舉兵南向契丹不能與之爭 遠聞何重建降蜀數日夷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為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二月

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榮澤史宏肇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強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已已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幸未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

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為契丹括索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為使者勿問令詣行在白餘契丹所在誅之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契丹主聞帝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為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為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為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猾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播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塗陽賊帥梁暉有眾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

讀史兵略卷四十六

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啟關納其眾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晉後表言其狀成寅帝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

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建雄雷後劉在明朝於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即帝位從朗皆因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索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共殺熙契丹主賜趙熙詔即以為保義雷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

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帝見矩甚喜曰子挈

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胡氏曰陝州據河潼之要日

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昭義判官高防

與左曉衛大將軍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帥眾大譟

入府斬雷後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雷後守恩殺契丹使者

舉鎮來降胡氏曰帝既得陝又得上黨足以示契丹形制之鎮

密節度使邪律即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

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縱兵大掠固郎五於牙城契丹主

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

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弟超奉表

來求救於未帝厚賜超遣瓊兵敗為契丹所殺按劉知遠時

縣屬平定州陝陽磁州也建雄平陽

保義陝州昭義洛安鎮密清豐地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漢 三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三月己亥至

白蝦浦海岸泥渚須布竹箬乃可行南唐諸軍之在城南者聚

而射之箬不得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

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

孟堅曰浙兵至此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縱其登岸

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

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眾而走孟堅戰死

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南唐兵大破之南唐城南

諸軍皆遁吳越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

之後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眾歸錢塘東南

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雷從效不欲

福州之平胡氏曰泉福相為唇齒福州平則泉建封亦忿陳覺

州為之次矣此雷從效之所不欲也

建封亦忿陳覺

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

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南唐兵死

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余安引兵

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按白蝦浦在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詔史宏肇將步騎

萬人救之帝聞契丹北歸欲徑略河南故以宏肇為前驅又遣

閻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

南店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夏四月壬申詔赦諸

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魯已魏岑

日陛下踐祚以來所信任者延魯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

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

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魯岑猶在本根未殄枝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漢 四

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彼前則

我卻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

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幣藏取與繫岑一言唐主以文

蔚所言為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

邱以嘗薦覺使福州上表待罪詔流覺于蕪州延魯于舒州知

制詰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

齊邱延魯已為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與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

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

從

帝之白晝陽還也雷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為

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烟百餘舉帝

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會契

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破之復取承天軍

按承天軍在平定州南

帝集羣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鎮魏先定河北

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眾

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勞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

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

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

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汭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

等曰史宏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為

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帝從之五月辛

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諸道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

晉絳丁酉史宏肇奏克澤州始宏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

不下帝以宏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

讀史兵略

卷四十五

五

向化崔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宏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

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宏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

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宏肇遣部將李萬超說

令奇令奇乃降宏肇以萬超權知澤州崔廷勳耿崇美聞宏肇

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宏肇將至廷勳等擁眾北遁過

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宏肇引兵與武行德

合宏肇為人沈毅寡言御眾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搃殺之士

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

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宏肇之力也

帝由是倚愛之辛丑帝至霍邑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

以契丹囚其父告之胡氏曰所以絕趙匡贊北顧之心帝之即位也絳州刺史

李從朗與契丹將成朔卿等拒命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

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帝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嘗

論之戊申從朗舉城降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

以備將薛瓊為防禦使六月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

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

之按時契丹諸酋在恒州杜重威統魏州皆在并陘關東石會南則河陽北京太原此至澤州攻從令奇也天井關在澤州南共

在靈石縣霍邑即霍州在關南

秋七月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復

拒而不受遣其子宏璉質於麻答以求援趙延壽有幽州親兵

二千在恒州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守魏麻答遣其將楊

袞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

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鎮雷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

楊邠郭威王章皆為正使時兵荒之餘公私區竭北來兵與朝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六

廷兵台頓增數倍章白帝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

度克曠胡氏曰帝即位於太原以楊邠權樞密使郭威權樞密副使王章權三司使今皆為正使

八月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於鄴都彥超欲急攻城行

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為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

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帝恐生他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

決李濤上疏請親征帝大悅按後唐同光三年改興唐為鄴都即今大名府

冬十月帝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於帝曰城中食

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帝然之

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轍行周行周泣訴於執政搆黃壤實其口

蘇逢吉楊邠密以白帝帝深知彥超之曲猶命二臣和解之又

召彥超於帳中責之且使詣行周謝杜重威聲言車駕至即降

帝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城內食浸竭將士

多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初契丹雷幽州兵千五百戍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為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開都都張璠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璠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眾心耳眾心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為杜重威之叛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按繁臺在開封府東

乾祐元年 河中李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為上將有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七

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閒道齎蠟丸結契丹屢為邊吏所獲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據潼關以思綰為晉昌節度使同州距河中最近匡國節度使張彥威常謂守貞所為奏請先為之備詔滑州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同州不為所併夏四月辛卯削奪李守貞官爵討之秋七月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表巡檢使王景崇反狀朝廷以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白文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徂秋皆相仗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秋八月壬午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

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山是眾心始附於威詔白文珂趣河中趙暉趣鳳翔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從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雷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有功輒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以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己亥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詭謀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八

西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鎮胡氏曰史言郭威能審人之能否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仰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以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羽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眾乎思綰景崇但分兵糜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歸畏高祖不敢鳴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假旗卧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橫舟於

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胡氏曰張敬達之圍晉陽郭威之圍河中皆欲以持久制之然敬達以敗郭威以勝者晉陽有援而河中無援也司馬仲達急攻孟達而後孫淵亦以有援無援而為緩急耳按是時守貞據河中趙思恭據長安王景崇據鳳翔皆初起故雖三鎮連衡易於撲滅若少遲則難剪伐矣

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恭遣其子懷又見蜀主於成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殲之自是景崇不敢復出蜀主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又遣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逆蜀兵丙申安思謙屯右界漢兵屯寶鷄思謙遣眉州刺史申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漢 九

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設伏於竹林丁酉且貴以兵數百歷寶鷄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逐北破寶鷄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鷄己亥思謙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成寶鷄思謙畏之謂眾曰糧少敵強宜更為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興元按汧陽模壁在寶鷄縣東興元思謙本鎮也右界在寶鷄西界漢蜀分疆處也初沈邱人舒元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干李守貞守貞為漢所攻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閒道奉表求救於南唐南唐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十一月南唐主命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使軍於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湖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湖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

甯可與之戰乎時南唐士卒厭兵莫有鬪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丙寅南唐兵退保海州胡氏曰是時沂州屬漢海州屬南唐

十二月南唐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為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兵已拔賀州鑿大阱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阱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按賀州即賀縣昭州即平樂府

主景崇累表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安肯為朕進取然亦發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漢 十

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新關壬辰軍於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裨將王繼勳聶知遇守城西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為我擒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韓保貞聞安思謙去亦退保弓川寨按散關在寶雞南箭筈在寶雞山嶺名安都寨在其上玉女隴州西南神前疑近隴州弓高寨在秦州東隱帝乾祐二年春正月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以片

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謀軍中狼狽不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
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眾擊之客省使闕晉卿曰賊甲皆黃紙
為火所照易辨耳柰眾無圖志何裨將李縉曰安有無事食君
祿有急不死鬪者耶援稍先進眾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
人繼動重傷僅以身免己酉郭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
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鬪幾為虜咄然虜伎殫於此矣
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酩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
直還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
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為吾帳
下首逆軍令何以齊眾立斬以徇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
什五六夏四月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齋梯橋分五道以
攻長岡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十一

走殺傷大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之擒其將
魏延朗鄭質壬子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帥其眾千餘人來降
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乘其離散庚申督諸軍百道攻之胡氏曰司馬昭取諸葛誕之故智
秋七月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收餘眾退保子城諸將
請急攻之威曰夫鳥窮則隊況一軍乎澗水取魚安用急為壬
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
署丞相靖餘孫應樞密使劉丙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於市徵
趙修己為翰林天文胡氏曰趙修己數諫李守貞也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
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檢次王
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燼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從
之胡氏曰王溥之進用於周由此言也郭威西征於外則得李
之殺王溥於內則得范質此豈一時偏盛武人之所能及哉

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
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所
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
徧賞之又議加方鎮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
臣不可以宏肇為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
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
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鬪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
三年 福州人或詣建州告南唐永安畱後查文徽云吳越兵
已棄城去請文徽為帥文徽信之遣劍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
閩江文徽自以步騎繼之會大雨水漲誨一夕行七百里至城
下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等文徽至福州吳越知威武軍吳
程詐遣數百人出迎誨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圖文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十二

徽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因引兵徑進誨整眾鳴鼓止
于江湄文徽不為備程勒兵出擊之南唐兵大敗文徽墜馬為
福人所執士卒死者萬人誨全軍歸劍州按劍州今延平府也
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捍禦之者議
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夏四月壬午制以威為鄴
都畱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
威文書立皆稟應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
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胡氏曰兵法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冬十月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於色劉
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
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廣

以解大王之憂王悅以彥瑫為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
彥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
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是日馬希
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涪州彥瑫乘風縱火
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胡氏曰自臨
戰還走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涪州在其東北

帝自即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宏肇典宿衛王章
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御四方饋遺有餘輒獻
之宏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
章措撫遺利各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宿兵累年而供
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斂刻
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十三

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
七謂之省陌有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由是百
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
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帝左右
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邠等屢裁抑之承旨聶文
進等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其怨執政帝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
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云邠等專恣終當為亂帝信之十一月
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宏肇章於東
廡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
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帝親諭之且曰邠等
以穉子視朕朕今始得為汝主汝輩免橫憂衆皆拜謝而退又
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

黨與儼從盡殺之宏肇待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
死帝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鎮節度使李
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
使真定曹威殺郭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
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
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
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郭崇
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
家其能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
為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修已謂郭威曰公徒死
何益不若順眾心擁兵而南此天啟也郭威乃置其養子榮鎮
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十四

食得詔捨匕筋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己卯吳虔裕入朝帝聞
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成兵家屬
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
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為懦夫計耳帝乃
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
是日郭威已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
郭威涉河庚辰郭威趣滑州辛巳義威節度使宋延渥迎降郭
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
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為其所屠吾欲全汝曹
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胡氏曰郭威以此
觀眾心向背耳皆曰國家負
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
徇於眾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眾皆踊躍胡氏

士卒以剽掠之利以歸其私可以得而不可長守也帝議欲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空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為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為天子勿惜府庫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使通家信以誘之壬午郭威軍至封邱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壽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恃其驍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螻蟻耳當為陛下生致其魁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帝復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癸未南北軍遇於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十五

輕出帝不從時扈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大須在恣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此散使歸營耳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陳郭威戒其眾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輕騎拒之彥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降於北軍侯益吳慶裕張彥超袁義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開早幸臣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奔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

寨餘皆逃潰乙酉且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阪上下馬免胄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按郭都大名府也赤河七里店劉子陂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執初蠻酋彭師嵩降於楚楚人惡其獷直楚王希廣獨憐之以為強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嵩常欲為希廣死及希廣將未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師嵩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度江出嶽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度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閻使以厚利啖許可瓊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嵩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為楚將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為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十六

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事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嘆曰真將軍也吾何憂哉胡氏曰師嵩之君各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為內應一旦彭師嵩見可瓊瞋目叱之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師嵩退嘆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望鬼於江上舉手以卻朗兵又作大像於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眾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拜求福十二月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徽真等以蠻兵三千陳於楊柳橋徽真望韓禮營旌旗紛錯曰彼眾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劍擊禮

不中軍中驚擾敬真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刺走至家而卒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卻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飢疲退就食彭師焉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

後周紀 太祖廣順元年 初河東節度使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見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胡氏曰湘陰公本鎮徐州故稱之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按逾太行據孟津示之以形也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十七

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以次子承鈞爲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寇晉州二月戊戌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承鈞以爲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執其將程鈞等殺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數日不克死傷甚眾乃引去按陰地關所以出晉州也黃澤關在遼州所以備邢趙關柏關在邢縣所以備澤潞長壽村在隰州北

馬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口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聞之相謂曰眾怨

深矣不早爲計禍及吾曹三月壬申且帥其眾各執長柯斧白挺逃歸朗州時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

九月楚馬步都指揮使徐威等執楚王希萼囚之立希崇爲武安節度使武平節度使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篡奪之罪壬午軍于益陽之西希崇懼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爲鄰藩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說言曰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爲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勅等十餘人首遣前辰陽縣令李翊齎送朗州按辰陽今辰縣

讀史兵略

卷四十七

十八

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以王峻爲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王峻聞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口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庚寅救罷親征初彥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爲商人求援於南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與之爲誓彥超益不自安既而彥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閻門使張凝將兵赴郟州巡檢以備之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

兵趨晉州晉州南有蒙阮最爲險要峻發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阮喜曰吾事濟矣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阮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宏超都排陳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眾霍邑道險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劉崇悉發其眾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剪撲必爲後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

阮在曲沃北平陽府南霍邑今霍州
二年 崇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爲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羣盜剽掠鄰境所在奏其反狀正月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周

十九

甲子救沂密二州不復隸秦商軍以曹英爲都部署討彥超南唐主發兵五千軍于下邳以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沭陽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權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奔命不暇然後乘閒而動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南唐兵敗于沭陽彥超之勢遂沮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爲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太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彥超怒及官軍圍城彥超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死者甚眾夏四月帝

以曹英等攻兗州久未克下詔親征按彥超據秦南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知全州張辯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南唐主謂馮延巳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爲宜然延巳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南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趨全州與張辯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南唐兵大敗訓死辯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

五月庚申帝發大梁戊辰至兗州已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給彥超云鎮星行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周

二十

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間皆立黃幡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鬪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帥眾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初彥超將反募羣盜置帳下至者二千餘人皆山林獷悍竟不爲用帝欲悉誅兗州將吏翰林學士賈儀見馮道范質與之共白帝曰彼皆脅從耳乃赦之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胡氏曰行周所以能立功名終
南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眾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宜別擇良帥益

兵以救其敗不報南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為備南唐主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南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為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敬真張傲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欵甚昵諸將欲召敬州酋長行彥通為援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使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為後患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劉瑄為羣蠻所憚補西境鎮遏使以備之冬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二十一

長沙以孫朗曹進為先鋒使邊鎬遣指揮使郭再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逵等克沅江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眾五百降之壬辰逵等命軍士舉小舟自蔽直造益陽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于南唐甲午逵等克橋口及湘陰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中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為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為行軍司馬遣敬真等追鎬不及斬首五百級蒲公益攻岳州南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孫權知岳州南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漢初鎬以都虞候從查文徽東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

潭人謂之邊善雁既而為節度使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十二月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于蠟石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按武陵即常德也縣在常德東南二百七十一里橋口今長沙縣西北之橋口鎮即水經注之高口也高喬音似而訛湘陰在其東北蠟石在郴州宜顯德元年北漢主闢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為行軍都部署武甯節度使張元徽為前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關柏南趣潞州北漢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于太平驛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二十二

勝而北令均遂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筠即李榮也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三月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以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以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贊鄭

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副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真定趙冕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為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並冕械於州獄壬辰帝過澤州宿于州東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于高平之南癸巳前鋒與北漢軍遇擊之北漢兵卻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于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眾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眾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重進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承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二十三

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胡氏曰北漢主未戰其敗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為然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勅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顧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衮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相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趙匡胤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居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承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別者請引兵乘高出為

左翼我引兵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承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夏津馬仁瑀謂眾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馬全又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為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即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以收兵不能止楊衮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後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使者或為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眾已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二十四

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眾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夕帝宿于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達曙不至者甲午休兵于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為効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成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貲裝縱遣之李穀為亂兵所迫潛窟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騾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肖遙俘村民為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筋或傳周兵至輒若黃而去北漢主哀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

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已亥晝臥行宮帳中張承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眾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並誅之而給柩車歸葬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開推主軍廂者釋趙冕之囚胡氏曰因趙冕所以威眾戰勝則釋之初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于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帝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二十五

聞之始有兼并之意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再舉帝不聽既而諸軍數十萬聚于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夏四月己未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按潞安西北八十里曰太平驛又西十里高平南至澤州入十五里曰長子驛又西東北自重進注云當作重贊彭泉嶺在長子縣西南五月丙子帝至晉陽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契丹數千騎屯析代之間為北漢之援庚辰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承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十騎為前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

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眾寡不敵為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眾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乃議引還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胡氏曰進軍者或乘初至之銳或乘屢勝之有歸志敵人據險避其前率眾阻其後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後輜重老弱皆足為吾之累故難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連芻糧數十萬在城下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不敵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胡氏謂都府未拔雖得屬郡而無益者要其移也按忻口在忻州北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二十六

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冬十月癸亥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曉勇之士多為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胡氏曰史言則世宗顯德二年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閒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正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彰信節度使韓通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于李晏口置兵戍之帝

召德州刺史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
置戍兵募遊人驍勇者厚其稟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帝皆
從之以藏英為沿邊巡檢招收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
千餘人王彥超等行視役者嘗為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兵馳
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按李
在景州東北胡盧河衝漳水也漳水遷徙無常
是時蓋由深冀而東遷滄景故可據之為險也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力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
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壹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
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夏四月比部郎中王朴獻
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
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
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成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二十七

反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
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
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
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
則知其情狀者願為圖謀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
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南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
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
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
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
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
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
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

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
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
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
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期
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羣臣
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
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
府事

南唐主性和柔好文章而喜人佞已由是詔諛之臣多進用政
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
超之叛皆為之出師遙為聲援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
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水淺潤南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二十八

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胡氏曰把淺之處自霍壽州監軍
吳延紹以為驍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胡氏曰史先敘南清
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穀
為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度
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
南唐南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
異平日眾情稍安南唐主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都
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應援
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李穀等為
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彥超收南唐兵二千餘
人於壽州城下已卯又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南唐兵千
餘人于山口鎮按正陽關在壽州西六十里山口鎮
在壽州東沿淮之地

三年正月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南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百艘越正陽爲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圍鎮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己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奏賊艦中流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眾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穎俟李重進至臣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胡氏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爲貪暴積財巨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二十九

億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以爲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故周師至南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爲備李重進度淮逆戰于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眾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爲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壬子帝至永甯鎮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爲餓殍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

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于肥水之陽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于下蔡鎮丁巳徵宋亳陳穎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南唐兵萬餘人推舟于淮營于塗山之下庚申帝命趙匡胤擊之匡胤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僞遁伏兵邀之大敗南唐兵于渦口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詔以武平節度使王逵爲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南唐之鄂州逵引兵過岳州岳州團練使潘叔嗣厚具燕犒奉事甚謹逵左右求取無厭不滿望者請叔嗣於逵云其謀叛逵怒形於詞色叔嗣由是懼而不自安南唐主聞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爲固守之計敬洙不從使除地爲戰場日敵至則與軍民俱死於此耳南唐主善之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三十

自往視之戊辰唐壽光黃巡檢使司超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上命趙匡胤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于山下方與前鋒戰匡胤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匡胤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匡胤笑而許之暉整眾而出匡胤擁馬頭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一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並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匡胤父宏殷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匡胤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胡氏曰史言宋藝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匡胤遣親吏取城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匡胤由是重儀胡氏曰宋時將帥所推及故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

度使劉詞遣表薦其幕僚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匡允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鞠然後決所活十七八匡允益奇之匡允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匡允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南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甲戌徐州以聞帝不答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于淝帝謂知揚州無備已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南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湯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犒軍牛五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三十一

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按來遠鎮即東正陽在壽州胡氏曰據九域志淮水西岸曰清流關北口也亦南鎮在阜陽縣下蔡鎮今屬壽州在鳳陽縣西馮口在懷遠縣南鄂州今武昌府盛唐今六安州吳越王宏假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南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會南唐主有詔撫安江陰吏民滿告程云周詔書已至程為之言於宏假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南唐大國未可輕也

若我入南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并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為時不可失宏假卒從程議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程謂將士曰元丞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胡氏曰吳越將士狂福州之勝謂南唐之可乘也兵驕者豈虛言哉宏假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詳甚哉

乙酉韓令坤奄至南唐揚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南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髮被僧服匿於佛寺軍士執之令坤慰撫其民使皆安堵庚寅王逵拔鄂州長山寨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南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獲芻糧二十餘萬韓令坤等攻泰州拔之刺史方訥奔金陵南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按南唐以揚州為東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三十二

吳越王宏假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南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餘人奔吳越按靜海今通州三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淝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趙匡允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遠以身蔽之矢中瓊斃死而復蘇鐵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南唐主復遣孫晟王崇質奉表入見光舒黃招安巡檢使何超攻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降丁酉行舒州勅史郭令圖拔舒州南唐舒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尚舉州來降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南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

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捷奏日
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陞
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
地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上遣供奉官安宏
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
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於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
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
熟議而來南唐主復上表謝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強
勸其主割江北之地南唐主不悅朱齊邱以割地為無益德明
輕說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
德明與孫晟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南唐主曰德明賣
國求利南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三十三

吳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執南唐常州團練使趙仁澤送于錢唐
仁澤見吳越王宏似不拜責以負約宏似怒決其口至耳元德
昭憐其忠為傅良藥得不死胡氏曰南唐非無忠臣也不能用耳南唐主以吳越
兵在常州恐其侵逼潤州以宣潤大都督燕王宏冀年少恐其
不習兵徵還金陵部將趙鐸言於宏冀曰大王元帥眾心所恃
逆自退歸所部必亂宏冀然之辭不就徵部分諸將為戰守之
備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
宿衛日與賓客棋博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材至是
有言克宏久不遷官者南唐主以為撫州刺史克宏請效死行
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苟不勝任分甘孥戮胡氏曰
括之母不肯保任其子柴克宏南唐主乃以克宏為右武衛將
軍使將兵會袁州刺史陸孟俊救常州時南唐精兵悉在江北

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樞密使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
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眾皆憤恚克宏怡然至潤州
徵古遣使召還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宏冀謂克宏君
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且暮不
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趨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
計口破賊汝來召吾必奸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
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胡氏曰柴克宏前日之誓初飽
修讓羅晟在福州與吳程有隙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先是
南唐主遣中書舍人喬匡舜使于吳越壬子柴克宏至常州蒙
其船以幕匿甲士於其中聲言迎匡舜吳越選者以告程曰兵
交使在其間不可妄以為疑南唐兵登岸徑薄吳越營羅晟不
力戰縱之使趣程帳程僅以身免克宏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三十四

朱匡業至行營克宏事之甚謹吳程至錢唐吳越王宏似悉奪
其官肥橋在肥水上今壽州東北也舒州今安慶府濠州今鳳陽府楚今淮安府
初柴克宏為宣州巡檢使始至城墮不修器械皆闕吏云自田
頴王茂章李遇相繼叛後人無敢治之者克宏曰時移事異安
有此理悉繕完之由是路彥殊攻之不克聞吳程敗乙卯引歸
南唐主以克宏為奉化節度使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
卒
南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為監軍
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為應援都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
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為南唐主不從
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
文稹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南唐主以文

積爲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登皆爲將夏四月南唐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周兵遁去孟俊復取之遣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州屯於蜀岡韓令坤棄揚州走蜀岡在揚州城西揚州城在蜀岡東南城之東南北皆平地滿濟交貫惟蜀岡諸山西北接盧縣凡北兵南寇揚州率循蜀岡以斷周兵接路故韓令坤懼而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帝又遣趙匡胤將兵屯六合匡胤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或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被從之已巳帝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韓令坤敗南唐兵于城東擒陸孟俊南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趙匡胤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三十五

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眾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眾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南唐出兵趣六合匡胤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眾尙萬餘爭舟走度江溺死者甚眾於是南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先是南唐主聞揚州失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已卯韓令坤奏敗揚州兵萬餘人于灣頭堰獲漣州刺史秦進崇張永德奏敗泗州萬餘人于曲溪堰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淮南節度使兼沿江招討使濶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濶口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六月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于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南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南唐主以爲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秋七月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棄城走李平取蘄州南唐主以元爲舒州團練使平爲蘄州刺史元又取和州初南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于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爲所敗先所得南唐諸州多復爲南唐有南唐之援兵營于紫金山與壽春城中烽火相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侯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揚州主者命揚州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揚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糧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去皆引兵趣壽春南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三十六

師宋齊邱曰如此則怨益深乃命諸將各自保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于濠州遙爲壽州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署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覺無敢言者八月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屯下蔡南唐將林仁肇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南唐兵敗退永德爲鐵鞭千餘尺距浮梁十餘步橫絕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南唐兵不能近冬十月張永德奏敗南唐兵于下蔡是時南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廉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眾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奏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眾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附

是日卒追賜尚彭城郡王南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趙步在淮水北岸屬今鳳臺縣荆山洪亦在淮水北懷遠縣地也南即湖口時置鎮淮軍於其間又按開河蔡河也自開封分汴水東南逕陳州百丈堰入穎與潁合流至潁上入淮帝之克秦鳳也以蜀兵數千人為懷恩軍夏四月乙亥遣懷恩指揮使蕭知遠等將士八百餘人西還胡氏日既以示中國威德又欲使之言已克平淮南數千里之地以恐動蜀人

五月南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甯節度使武行德于定遠行德僅以身免南唐主以廷謂為滁州團練使充上淮水陸應援使

蜀人多言左右衛聖馬步都指揮使李廷珪為將敗覆不應復典兵廷珪亦自請罷去六月乙丑蜀主加廷珪檢校太尉罷軍職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周 三十九

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遠出於厮養伊審徵韓保貞趙崇韜皆營梁乳與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賞於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

九月中書舍人竇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禮考正鍾律作大周正樂又以為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迨遺林亭保安宗族之今日即日宰相于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期之開察其職

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員無職者大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試之於事還以舊官登敘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貴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賊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以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上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收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於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舉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周 四十

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威靈所加前無疆敵今以眾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帝覽而善之 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澗南唐人柵于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趙匡胤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南唐人屯戰舡數百于城北又植巨木于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南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辛丑帝聞

南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浹水東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南唐兵于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趙匡胤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帝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十二月南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為宿州團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南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謂之南唐兵退保清口戊午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趙匡胤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南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塹士卒乘勝氣凌涉爭進皆忘其勢庚申追及南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南唐兵有浚淮東下者帝自追之趙匡胤為前鋒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四十一

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南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舉濠州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壬戌帝濟淮至楚州營于城西北乙丑南唐雄武軍使知連水縣事崔萬迪降丙寅以郭廷謂為亳州防禦使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見于行宮帝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溝口浮梁破定遠寨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使將濠州兵攻天長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揚州至高郵南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瘡病十餘人而已癸酉守琦以聞帝聞泰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泰州

鎮淮軍瀾口也距濠州九十里羊馬城城下短城也

漢水在靈壁南胡注謂泗口為浮山泗則在泗州

五年春正月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鵝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南唐人大驚以為神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南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諸將攻之宿于城下丁未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鬪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胡氏曰南唐失淮南死於城郭二月帝發楚州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封疆者猶有人焉北神堰在淮安府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為小城以治之平河關鵝水也古鵝水在淮安城西今壘揚州小城胡氏曰今揚州大城是也古城西據蜀岡北包雷坡按胡氏所言宋城也在今城東北今兩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四十二

建雄節度使真定楊廷璋奏敗北漢兵于隰州城下時隰州刺史孫議暴卒廷璋謂都監閑慶使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澤州無守將胡氏曰當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諸將請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北漢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無備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餘夜襲其營北漢兵驚潰斬首千餘級北漢兵遂解去

三月上如迎鑾鎮履至江口遣水軍擊南唐兵破之上聞南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沛州將趨海口扼蘇杭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將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釗奏大破南唐兵於東沛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胡氏曰行密自廬州起魏建國遂為重鎮周師度淮舒蕪黃時淮南惟先皆歛附獨廬未下蓋宿兵多周師不敢輕犯也

唐舒斬黃未下南唐主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迎鑾鎮今海州在海門屬州十四胡氏日光壽屬舒斬黃滁和漆泗楚揚通泰皆淮以南江以北也帝謀伐蜀冬十月己卯以戶部侍郎高防為西南面水陸制置使右贊善大夫李玉為判官十一月玉至長安或言蜀歸安鎮在長安南三百餘里可襲取也玉信之牒承與節度使王彥超索兵二百彥超以為歸安道阻險難取玉曰吾自奉密旨彥超不得已與之玉將以往十二月蜀歸安鎮遇使李承勳據險邀之斬玉其眾皆殺歸安胡氏曰在金州今興安府也

六年 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三月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韓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于乾甯軍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辛卯上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發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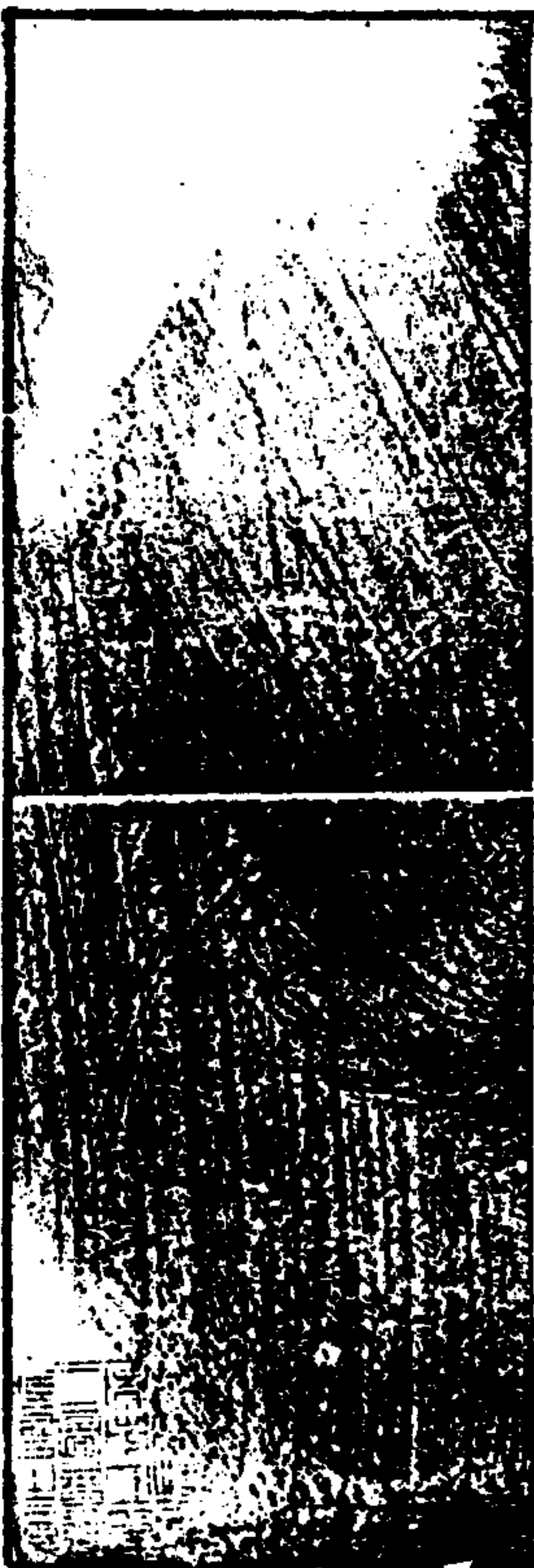
滄州直趨契丹之境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民間皆不之知壬辰上至乾甯軍契丹甯州刺史王洪舉城降乙未大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為陸路都部署趙匡允為水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舻相連數十里己亥至獨流口沂流而西辛丑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險不能勝巨艦乃捨之壬寅上登陸而西宿于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逼矣卯趙匡允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上入瓦橋關內斌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劉楚信舉城降五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乾甯軍今青縣屬瀛州之開益津關在永濟縣瓦橋關在雄縣

上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就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又勤於為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姦抽伏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權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

讀史兵略

卷四十六

四十四



益陽胡林翼纂

讀史兵略續編

光緒二十六年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印

書經存案

讀史兵略續編 序

讀史兵略續編序

古今運籌變無常成敗興廢之機與人事之措施相感召每歷一代其世界之草昧與氣象之文明必顯承流開化者數布若何而後人事默為之應蓋人事者所以操縱時宜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中天之治四岳十二牧雍容揖讓喜起明良蔚成勳勳之治雖以揖讓合德而謙揚休美仍不能不重人才追湯武征誅而南巢之用兵牧野之誓戰始講攻守之法故商周開國後世倘論者以為從阪泉涿鹿取法而來雖似以暴易仁而其平治天下莫安百姓之心則舜舜湯武先後同揆誠以運籌所過既自不能再守唐虞腐局也自是而後漢德日瀆非用武不足濟變故自春秋戰國歷炎漢魏晉六朝唐宋五代元明以至今日凡王者承統皆以兵革之利威天下此非故事蹟武亦不得已之苦衷也然而操籌干城操縱雖在一人而師濟則在眾職自古來名臣名將靈虎從龍或以智謀顯或以勇略聞史册所稱浩如煙海後之讀史者往往神游心領想見運籌制勝之方不啻身在局中觀其決策惟二十四史卷帙浩繁披覽之餘不能盡得其要領近日談兵家欲以古人之方略曉今人之事功者擬與章珠陳散漫或謂兵法汗牛充棟漢書藝文志所載兵書五十三家圖四十三卷分標謀形勢陰陽技巧八門張良韓信亦合編兵法五十三家任宏編兵書四種元璽中以大號孫子與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為兵要七書其專集如魏無忌二十一篇登壇必究五疊圖背囊括太公陰謀三軍水鑑兵家月令在國元機兵家正史紀要新編等皆取精用宏大可供好學深思之助何必

讀史兵略續編序
雜取史書所載反致駁而不純哉不知專事一家者學業之精審也廣搜眾說者識見之宏通也所不足者史傳所詳兵略並無專本今

國家外交內治兵事亟須講求士子養氣讀書未必皆投筆從戎亦沾沾以武功自喜其平日尋今稽古討論經濟安不忘危載述往古將才者皆於防邊若者皆於靖內甚至風簪對策擬議兵歷歷如數家珍以自矜其淹博一物不知引以為恥亦士人好名之病有以致之也益陽胡文忠公向有讀史兵略一書皆取各人之節義忠貞關於經略者自春秋以至有明與續學之備錄錄若干卷經始於咸豐九年十年冬全書告成在武昌官署先刻十二卷一時四海風行不脛而走其自宋至明凡十卷尚未刊行而文忠已沒於王事獨山莫友芝孝廉時在分輯之列守缺抱殘手鈔未刊之十冊詳校而編分之今友人覓得原編稿本排印成書問序於余余按前編自敘云天下之治常肇於憂勤而其亂也皆由於逸樂公以一代名大儒懸擊忠勤以天下為己任其所識披者皆名世之選則是書之成其與頑庸絕望天下有治而無亂所以勵憂勤而戒逸樂用意之深非徒發潛聞幽以編輯供後學之館訂者吾知續集一出更將如景星慶雲先觀為快而後之學者咸得師法而導聰明作忠義其益豈淺鮮哉

光緒二十有六年庚子花朝後三日德清俞樾序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兵家類

讀史兵略續編目錄

宋紀	卷一	太祖	真宗	大中
	卷二	仁宗	神宗	
	卷三	哲宗	高宗	
	卷四	高宗		
	卷五	孝宗	光宗	
	卷六	甯宗	理宗	
元紀	卷七	理宗		
	卷八	世祖	成宗	泰定
明紀	卷九	太祖	惠帝	英宗
	卷十	武宗	世宗	穆宗
		熹宗	崇禎	神宗

讀史兵略續編卷之一

益陽胡林撰

金匱宣

宋紀○太祖建隆元年夏四月帝加周昭義軍節度使太原李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即欲行命左右以
 陳乃廷使者置酒張樂旋取周祖遺象懸壁涕泣不已賓佐惶懼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常幸得北漢主
 鈞聞之乃以蠟書約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請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筠遂遣守節入朝
 何勳靜帝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守節默然頷地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讒人聞臣父也帝曰吾聞汝數諫汝
 父不聽故遣汝來欲殺汝耳汝歸語汝父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耶守節
 馳歸告筠筠遂令幕府為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遣牙將劉繼沖等送北漢納款求援又遣兵與澤州殺
 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聞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
 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聞周祖將與世宗戰
 同兄弟禁衛之士皆吾舊人聞吾至必倒戈歸我何患不濟乎不用其計樞密使吳廷祚言於帝曰潞州險
 賊若固守未可以歲月破然李筠素驕易無謀宜速引兵擊之乃遣石守信高懷德率前軍進討帝敕守信等
 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帝召三司使清河張美調兵食美言懷州刺史大名馬令蔡度李
 筠必反日夜備以待王師帝亟令授令蔡美懷州刺史大名馬令蔡度李

讀史兵略續編卷之一

州為國練以令蔡充使則出險之夷不易收拾

五月庚子命宣徽南院使晉居淵赴潞州鎮節度使慕容延釗留後王全斌率兵由東路與石守信
 高懷德會辛丑以洛州團練使郭進為本州防禦使兼西山巡檢備北漢也北漢主遣內國使李嗣以詔許金
 帛晉馬賜李筠筠復遣劉繼沖詣晉陽請北漢主舉軍南下已為前導北漢主遣使請兵於遼遼師未集繼沖
 逃筠意謂無用契丹兵北漢主即日大開國門將出國柏谷驛臣餞之汾水左僕射趙華諫曰李筠舉事輕
 易事必無成陛下掃境內赴之臣未見其可也北漢主不聽行至太平驛躬身率官屬迎謁北漢主命筠拜
 不名坐於宰相衙殿之上封西平王筠見北漢主儀衛甚內甚悔之又自言受周氏恩不忍負而北漢主與
 周世讎聞筠言亦不悅筠將還北漢主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贊見筠計事筠不應贊怒拂衣
 起北漢主聞贊與筠有隙遣衛繼詣軍中和解之筠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而自率眾三萬南出突卯石守信
 等破之於長平又攻拔其大會寨甲辰詔李筠官爵丁巳詔親征己未帝發大梁壬戌次滎陽西京留守河
 內向拱勸帝濟河隴太行乘賊未集而擊之稽留浹旬則其鋒益熾矣樞密直學士趙普亦言賊意國家新造
 未能出征若借道兼行掩其不備可一戰而克帝納其言丁卯石守信高懷德破李筠軍三萬餘於澤州南獲
 北漢河陽節度使范守圖殺盧贊筠遁入澤州嬰城自固是月永安節度使雲中折德晟破北漢沙石寨斬首
 五百級六月己朔帝至澤州晉軍攻城旬不下帝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馬全義問計全義請併力急攻

遂率敢死士先登飛矢貫全獲獲進帝親率衛兵繼之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視衛融乙丙進攻潯州丁亥筠子守節以城降敵之升單州為國隸用守節為使是日帝入潯州宴從官於行宮大赦免附潯三十里今年田租錄陳將子孫丁夫給復三年李筠性雖暴虐母甚孝每將殺人母屏風後呼筠即趨至母曰爾將殺人可免乎為吾增福耳筠遂釋之北漢主聞筠敗自太平驛還晉陽謂趙華曰李筠無狀卒如卿言幸全師以歸但恨失衛融趙耳遂師開潯州不果出潯州鎮南軍今開州也相州彰德軍今彰德府開州在開州府開州在開州府開州在開州府開州在開州府

初衛融被執帝謂融曰汝教劉鈞助李筠反何也融對曰天賦非其主臣誠不忍負劉氏且云陛下縱不殺臣臣必不為陛下用帝怒命左右以鐵鑊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夏藥敷其瘡因使致書北漢主求周光通等納款歸融太原北漢主不報辛亥以融為太府卿

昭殿前侍衛二司各開所掌兵簡其勇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疆壯卒定為兵糧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旅矣又選唐以來藩鎮之弊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周檢校太尉淮南節度使滄人李重進周太祖甥也始與帝俱事世宗分發兵柄以帝英武心懼之恭帝嗣位重進出鎮揚州及帝自立命韓令坤代重進重進請入朝帝賜詔止之重進愈不自安李筠舉兵潯州重進遣其親吏守筠間行與筠相結守筠潛求見帝重進陰懷異志帝厚賜守筠使說重進稍緩其謀無令二凶並作守筠勸重進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帝既平澤潯諸寇經略淮南從重進為平盧節度使又遣大宅使陳思諤齎券往賜以慰安之重進自以周室親戚不得全遂拘思諤治城隍兵遣人求援於南唐南唐主不敢納帝聞重進舉兵命石守信為揚州行營都部署兼知揚州行府事王沂琦為副李處耘為都監宋延渥為都排陳使帥禁兵討之

晉州晉兵馬鈞精甲備領十餘騎抵北漢汾州城下焚其草市而還夕次京土原北漢主遣大將郝贊超領萬眾來襲蔡明及之早備遣都監閻彥進分兵以禦早備鎗鎗甲披胡牀士方削羊臂腸以食開彥進小却即上馬磨兵徑犯其鋒北漢人橫戈奪之早備墜馬被獲格鬪手殺十餘人乃遇害北漢主素畏其勇欲生致早備及聞其死求殺早備者戮之帝聞早備戰歿悼不已擢其子守勳為西京武德副使實將校不用命者二人斬二十九人早備財好施勇而善戰常欲削太原志未果而及於敗人皆惜之京土原在平陽府

辰次泗州將舟登陸命諸將分行而前十一月丁未次揚州城下即日拔之初城將陷左右勸殺陳思諤重進曰吾方舉族將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縱火自焚思諤亦為其黨所害帝入城獲同謀者數百人重進兄重勳初聞其相命自殺弟重贊及其子延福並死於市帝得守節補殿直俄遷供奉官監揚州城中民人米一斛十歲以下半之得錢為軍者賜衣屨遺還置家歸部曲並釋

南唐主遣左僕射江都嚴續來犒師庚申復遣其子將國公從籍戶部尚書新安馮延魯來賀帝屬色謂延魯曰汝國主何故與吾叛臣交通延魯曰陛下知其交通不知預其謀反帝詰其故延魯曰重進使書簡於臣家國主令人語之曰大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時不可耳方中朝受禪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亂君不以此時反今人心已定乃欲以數千為合之眾抗天下精兵使韓白復生必無成理雖有兵食不敢相資重進卒以失援而敗帝曰雖然諸將皆勳吾乘勝擄江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況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亦有可慮者本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陛下能聚數萬之眾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天堑風濤不測前途未克城退乏糧道事亦可虞帝笑曰聊戲卿耳豈聽卿游說耶帝使諸軍習戰於迎靈南唐主懼甚其小臣杜審言來奔且獻平南策帝怒其不忠命斬之於下蜀市夏配隸廬州牙校南唐主乃少安終以國威感馮延魯之計乙丑命宣徽北院使李處耘權知揚州時揚州兵火之餘閭閻凋敝處耘勤於撫綏輕徭薄賦揚州遂安迎靈今儀真縣下蜀在句容北

二年是春令長吏課民種稻每畝定民糶為五等第一種雜木百每歲減二十為差糶粟半之男女十歲以上人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無井者鄰伍為鑿之令佐以春秋巡視其數秩滿赴調有司第其課而為之殿最又詔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戶籍頃畝以聞即檢視之勿使親鄰代輸其租檢田使給事中常奉奉兩官先是館陶民郭贊願所檢田不均詔令他縣官案視所願畝皆實帝怒責本縣令趙迪杖流海島初帝既克李筠及李重進一日召趙普問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戰亂不遑生民塗地其故何也普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計長久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糧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皆帝故人各典禁衛

普徵言於帝請授以他職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真一軍伍作孽彼亦不得自由耳帝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輩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君終夕未嘗高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雖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下已定誰敢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殿下有欲富貴者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

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承運之業多致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結為

婦人君臣之間兩無猜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昔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歸帝從之實蓋厚以石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

南節度使皆置軍職守備兼侍衛使如故其兵權不在也鄂州天平軍今東平州宋州歸德府今歸德府曹州也正軍今曹州

女真國遣使名馬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初有黑水靺鞨末有粟末盛

強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五代時遂遷取渤海之地黑水靺鞨混同江之南者靺鞨於遼號女真居江

之北者不號靺鞨於遼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詔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所貢馬女真今滿古塔地在

西山巡檢使郭進敗北漢軍於汾西獲馬牛騾數千計進威令嚴肅帝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

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輕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寇進語其人曰汝敢聽吾信

有膽氣今實汝郭進能殺汝敵兵當即歸汝其人踴躍赴戰大捷進具其事送之於朝帝賞以官帝曰爾等

我忠良此纔可贖罪耳命以其人還之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矣帝乃從之郭進駐廣平府宋曰涞州

萬可貸民至秋乃收新粟沮之者曰若歲稔饋將無所取償孰執其咎帝以詰義倫對曰國家以賑粟濟民自

宜感召和氣立致豐稔復愛水旱即帝悅故有是命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控鶴右衛都指揮使尹勳詔許州為教練使勳嘗渡五丈渠陳留丁夫夜渡勳擣斬其隊長十餘人又追獲

亡者七十餘人皆誅其左耳有諷陳仲寬者兵部尚書李濟臥病家居力疾草奏乞斬勳以謝百姓濟家人曰

公久病宜自愛朝廷事姑置之濟憤然曰死者人之常吾豈能免但我擊兵柄軍校無辜殺人豈得不論帝覽

其奏嘉之五丈河古南河也陳留時後以入汴水其廣五丈故名

以趙贊為彰武節度使別受密旨許便宜行事贊將至延州乃分置步騎前後絡繹林莽之中遠覓旌旂光澤

迎者莫測其數無不畏服贊子也帝注意謀帥既命贊屯延州又命董遵誨守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

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贊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棗州以拒契丹

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成晉州李繼勳守臨州李繼勳昭義以禦太原諸巨家族在京者撫之甚厚郡中

號稱之利悉與之悉其國回易免所過征租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每入

邊必能先知預備設伏掩襲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此為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越之地延州彰武軍今延安府靈州今靈州

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周行逢疾革召將吏屬其子保權曰衡州刺史張文表與吾同起應敵以不得行軍司

馬志常快吾死必為亂當令楊師璠討之行逢保權領軍時年十一張文表聞周保權立怒曰我與行

逢俱起微賊立功名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更戍永州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以叛保權若將奔喪

武慶者過潭州時行軍司馬廖仲知留後廖文表不為之備方宴飲外白文表兵至簡殊不介意謂四座曰

文表至則成擒何足慮也飲笑如故俄而文表率眾徑入府中簡不能執弓但笑謂大罵遂害文表取其印

授自稱權留後其表以開保權即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泣泣下師璠亦泣願請其表曰汝

見耶君子乎成人而贊若此軍士皆誓保權又乞師荆南且來求援文表亦上疏自理荆南武平軍今常德府潭州長沙府也

詔縣復野尉一員在主管下凡盜賊聞訟先委鎮將者命令與尉領其事自萬戶至千戶各對弓手有差五代

以來節度使補署親隨鎮將與縣令抗禮凡公事專達於州縣吏失職至是還統於縣鎮將所主不及鄉部

但郭內而已從樞密使趙普言也

蜀主命官追督四鎮十六州通稅龍游台田滄上疏諫曰今甲子欲交陰陽變動天運人事合有更改如采厚

斂之未暇必亂經國之大倫又言四海財貨盡屬至尊百姓足則君莫不足今務奪百姓專聽大軍非本計也

蜀主不能用四鎮兩川與元武定也十六州當作四十

襄陽以討張文表先是盧懷忠使荆南帝謂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吾盡欲知之懷忠使還報曰繼沖控

控之士不過三萬年數雖登民困於暴斂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耳於是帝召宰相范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

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莫不濟矣遂以成算授趙贊等楊師璠之討張文表也兵稍失利相持既久文

表出戰師璠大敗之遂取潭州張文表初文表聞宋師來伐潛送款於趙璠具言奔喪則州為廖簡所薄因即

私謂贊無反心璠自以奉詔論文表得其歸順甚喜即遣使撫慰之師璠兵既入城繼火大掠而璠亦繼至明

且享將更於庭指揮使高超語其眾曰觀中使之意必活文表若文表至則國書則州吾輩無遺類矣乃斬文

表於市璠其肉及寶璠召文表超曰文表謀為亂已斬之矣璠太愚久之

高繼沖自以年幼未能民事刑政賦役委節度判官孫光憲軍旅調度委衙內指揮使魏廷詡謂曰使事事得

中人無聞言吾何憂也李處耘至襄州先遣衙內使丁德裕諭繼沖以假道之意請薪水給軍繼沖與其佐

謀以民庶恐懼為詞願供餽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往光憲及廷詡請許之兵馬副使李景威說繼沖曰王

師雖假道以收湖湘恐因而襲我願假兵三千設伏荆門險隘候其夜行發伏攻其上將王師必自退却回

軍收張文表以獻於朝廷則公之功業大矣不然且有搖尾乞食之禍繼沖不聽曰吾家累歲奉朝廷必無此

事孫光憲曰景威映江一民耳安識勝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宋興凡所措置規模益宏

遠今伐文表如以山厭鄂爾湖湘既平豈有復假道而去耶不若早以疆土歸朝廷則荆楚免禍公亦不失富

貴繼沖以為然景威知計不行而嘆曰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吭而死景威歸州人也繼沖遣廷詡與其叔

父保實率牛酒來饋師且規師之所為師至荆門處耘見廷詡等待之有加廷詡喜馳使報繼沖以無異荆門

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廷詡召廷詡等宴飲於其帳處耘密遣騎數十倍道前進繼沖但喚保實廷詡之還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表出戰師璠大敗之遂取潭州張文表初文表聞宋師來伐潛送款於趙璠具言奔喪則州為廖簡所薄因即

私謂贊無反心璠自以奉詔論文表得其歸順甚喜即遣使撫慰之師璠兵既入城繼火大掠而璠亦繼至明

且享將更於庭指揮使高超語其眾曰觀中使之意必活文表若文表至則國書則州吾輩無遺類矣乃斬文

表於市璠其肉及寶璠召文表超曰文表謀為亂已斬之矣璠太愚久之

高繼沖自以年幼未能民事刑政賦役委節度判官孫光憲軍旅調度委衙內指揮使魏廷詡謂曰使事事得

中人無聞言吾何憂也李處耘至襄州先遣衙內使丁德裕諭繼沖以假道之意請薪水給軍繼沖與其佐

謀以民庶恐懼為詞願供餽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往光憲及廷詡請許之兵馬副使李景威說繼沖曰王

師雖假道以收湖湘恐因而襲我願假兵三千設伏荆門險隘候其夜行發伏攻其上將王師必自退却回

軍收張文表以獻於朝廷則公之功業大矣不然且有搖尾乞食之禍繼沖不聽曰吾家累歲奉朝廷必無此

事孫光憲曰景威映江一民耳安識勝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宋興凡所措置規模益宏

遠今伐文表如以山厭鄂爾湖湘既平豈有復假道而去耶不若早以疆土歸朝廷則荆楚免禍公亦不失富

帝州先是州城被焚乃依山設寨且行且戰取於遂州復城州既而劉暉領眾來降詔以延澤軍東川七州招安趙檢使

仁禮應請將過失冀自解免帝曰納李廷廷妓女開鹽庫取金此其請將所為邪仁禮慙恐不能對帝以全斌等所有功不欲付吏中書問下追仁禮及全斌彥進與訟者數凡所取受應沒共錢六十四萬六千八百餘貫而屬官珍寶及外府他藏不數萬不與焉并按以權克削兵士裝錢被殺寇之由全斌仁禮彥進皆具伏令御史彥集百官於朝堂議全斌等罪百官言三人法當死帝特赦之初王仁禮應請將獨曰清廉長道不買陸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帝於是特優曹彬入辭曰請將俱獲罪巨獨受賞何以自安帝曰卿有功無過又不自矜伐荷負維芥之累仁禮彥進為卿勸國之常典可無辭也

以四川轉運使沈義倫為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初義倫隨軍入成都獨居佛寺蔬食勤學臣有以珍異奇巧之物獻者皆却之東歸隨中所有圖書數卷而已帝嘗從容問曹彬曰臣止監軍放至於采寶官

更非所知也固問之曰義倫可任帝亦問義倫清節過人因擢用之以前安國節度使張美為橫海節度使美至滄州久之有告其驕取民女為妾又略民錢四千餘緡帝召告者詰之曰張美未至滄州安否對曰不安既至何如曰無復兵寇帝曰然則美之有造於滄州大矣朕不難黜美但念汝滄州百姓耳因命官為給直道其女復賜美母錢萬緡使謂美曰乏錢當從朕求勿取於民也美惶恐折節為廉謹未幾以政績即今滄州

〔開復元年〕帝自即位數出微行或過功臣家趙普過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向夜普聞叩門普甚出則帝立雪中普皇恐迎拜帝曰已約吾弟矣已而開封尹光義至即普堂中設重榻地坐燭煖燒肉普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邪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開成算所向帝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能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俟削平諸國被彈丸黑子將何所逃帝笑曰吾意政爾姑試爾耳因謂普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薦曹彬彬美可用後悉從其言帝嘗因北漢界上驪者謂北漢主曰君家與國氏世仇宜其不同今我與爾無所問何為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北漢主遺驪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一區區守此蓋懼漢室之不血食也帝賞其言笑謂驪者曰為我語劉鈞開一路以為生故終其世不以大軍北伐

北漢主繼恩無所事事欲逐之而宋景思繼恩置酒宴諸大臣及宗子飲罷以關中供奉官侯霸以刃堪其胸殺之無為遺兵以楊遵勳入殺霸并其黨立繼恩弟太原尹繼元或謂無為侯霸作亂詭謀請禁以城口故人無知者繼元始立宋師已入其言乃遣使上表於遼且請兵為援又遣使都虞候劉繼業馬進珂領軍扼關相谷以將作監馬峰為樞密使監其軍至河間過河與李繼勳等遇何繼勳以先鋒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其將張瑛石斌等皆死河間城下焚延慶門繼元遣使都知郭守斌領內直兵出戰又敗守斌中流矢退入城中

〔二年〕二月乙卯命曹彬進等各領兵先赴太原戊午詔親征彰德節度使韓重寶來朝帝謂之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眾來援彼意欲定無備將由此路入卿可為朕領兵借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乃以重寶為北面都部署車駕次滄州以雲南駐蹕時諸州餽糴集城中車乘塞路帝聞之以為非理稽留將罪轉運使趙普曰大帥方至而轉運使獲罪人聞之必謂備不充非所以威遠之道但當擇治劇者泚州耳丙子命王節權知滄州節權遣車乘行路無阻北漢劉繼業馬進珂屯於關柏谷遣衛隊指揮使陳廷山領數百騎來偵邏曹李繼勳等前軍至廷山即所部降繼業進珂知眾寡不敵亦奔還晉陽北漢主怒罷其兵柄繼勳等遂圍城帝駐蹕滄州凡有八日獲北漢驪者問之對曰城中民糧盡矣矣日夜望車駕其耳帝笑給衣服繼之三月壬辰發滄州戊戌次太原庚子觀兵於城南始命韓長連城辛丑臨汾河作新橋帝至城南命築

長堽灤汾水先是有欲增兵攻城者左神武統軍陳承昭進曰陛下自有數千萬兵在左右何不用也帝未痛承昭以馬策指汾水帝大笑因使承昭置其役丙午決晉祠水灌城丁未命李繼勳軍於城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黨進軍於東為四寨以逼之北漢人乘隙突門潛犯西寨趙贊率眾與戰每矢貫足未退時贊進還東寨都監李繼勳伐木西山以給軍用賊聞鼓聲即引所部兵赴之北漢人乃退帝遂至戰所怪趙贊非精甲問之則賊也甚悅劉繼業復以突騎數百犯東寨趙贊挺身逐繼業麾下數人隨之繼業走圍城中北漢兵出援之繼業緣城入城獲免初棗州防禦使何繼勳為石碣關都督屯陽曲帝聞遠兵分道來援北漢其一自石碣關入乃召繼勳詣行在所授以方略并給精兵數千使往拒之且謂繼勳曰翌日亭午俟卿捷奏至也時已盛暑帝命太官設麻餅粉糜餉食既辭去戰於陽曲縣北大敗遠兵其武州刺史王彦符斬首千餘級繼勳遣子承審來獻捷承審未至帝登北臺以俟見一騎自北來逆問之乃承審也北漢陰恃遠援城久不下帝以所屬首級示之城中人氣奪五月戊寅遣分兵由定州來使韓重寶陳於崑山以待之遠人見旗幟大駭繼勳去重寶擊之大破其眾未使來告捷帝大喜于詔褒之甲申帝臨城北引汾水入新堽灌其城戊子臨城東南命水軍乘小舟載礮導進攻其城內外馬步軍都頭王廷勳親鼓之寇宵先登流矢中其腦而斃其子承審辛卯殿前都指揮使都虞候石漢卿亦中流矢瀕死丁酉帝幸城西命諸軍攻其西門遣備節度使寇宏威降太原國益郭無為謀出奔因請自將出關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命劉繼業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一

六四一

郭守斌為之副北漢主登延夏門自送之且待其反會夜雨無為行至北橋駐馬召諸將繼業以為傷足先收所部兵入城守斌迷道呼之不獲無為不能獨前乃與麾下數千人亦還關月戊申太原南城為汾水所隔水穿外城注城中城中大驚帝臨長堤灑水口漸關北漢人緣城設障為宋師所射障不得施俄有積草自城中輒出直抵水口而止宋師弩矢不能徹北漢人因以施功水口遂塞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北漢主不聽關人衛德貴極言無為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殺之以徇城中稍定北漢人俄自西長連城潛出將焚攻戰之具宋師擊走之斬首萬餘級夜半忽傳呼壁外云北漢主降帝命衛士環甲將開壁門入使使趙璠曰受降如敵詎可夜半輕諾乎帝使問之果謀者詐為也四帝臨城南命水軍乘輕舟焚其門太原城久不下都指揮使李懷忠率眾攻之戰不利中流矢斃殿前都虞候趙廷翰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帝曰汝曹皆吾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曹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必死之地乎眾皆感泣時大軍頓甘草地中會暑雨多被腹病會遼道北院大王烏珍舊作珍今改自白馬嶺率勁卒夜出關道疾馳太原西鳴鼓舉火北漢賴以自固太常博士李光贊言於帝曰陛下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皆與中國為鄰今與陛下為臣矣冀爾晉陽豈須親計重勞飛輓取怨於黎得之未足為多失之未足為辱國家責歸天道惡盈所履向來恃險之邦固是役也竭府庫之財盡生民之力中心踴躍各有窺觴傳曰鄰之厚也豈若回鑿復都屯兵上露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克力役之征

讀史年略續編 卷一 宋紀

十一

便是湯平之策惟陛下裁之帝覽其甚喜復問趙普亦以為然始議班師太原民萬餘家於山東南給粟分命使者十七人發禁軍護送之因屯於鉅野等州用絳人薛化光策也化光言伐木先去枝葉後取根柢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內有人賦輸竊恐歲月間未能下宜於太原北石嶺山及河北界西山東靜陽縣梁平鎮黃澤關百井社各建城寨扼契丹援兵起其部內人戶於西京畿鄧州給田使自耕種絕其饋餉如此不數年間自可平定帝嘉納之長連城關城也晉祠水也出太原縣西南屬嵐山東入汾石嶺關村柏井鎮平俱在樂平縣黃澤關在遼州東是月北漢主決城下水注之登臨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地遠使者韓知範猶在太原歎曰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非人無類矣時遼南院大王耶律色珍率撈師屯於太原城下劉繼業言於北漢主曰契丹貪利棄信他日必破吾國今救兵驕而無備願襲取之獲馬數萬因籍河東之地以贖中國使晉人免於塗炭陛下長享富貴不亦可乎北漢主不從數日色珍北還遺書厚蓋驛澤在太原城南豐武節度使馮繼業殺兄代父領鎮頗驕恣人不附又撫士卒少恩部下多攜貳朝請擇可使代馮繼業者時考功郎中段思恭知泗州帝以思恭常有功眉州乃召赴闕命知靈州先詔之曰馮繼業言靈州非蕃帥主之戎人不服雖衛霍名將必見逐矣意謂非我他人不能治也汝能治之乎思恭曰謹奉詔帝壯之又謂曰唐李靖郭子儀皆出儒生立大功我朝獨無人邪厚賜遣之仍以途涉請戎別齎金帛以遺之思恭既視事

繼業之失悉心經營安靜屬防利病多所條奏得吏民之情靈武今靈州三年雄州刺史侯仁矩奉命特遣中使護喪官給葬事仁矩子廷廣亦有勇略仁矩在雄州日方欽安遂數千騎入城居民驚擾延引報信數騎馳出射殺都長一人斬首數級悉禽其餘黨仁矩喜拊其背曰與吾門書必汝也事聞詔賜銀絹雄州今以忠正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武節度使審琦壽春凡八年歲得租課量入為用未嘗有所誅求民頗安之所部邑令以罪停其錄事史審琦曰不先詰府請案之審琦曰五代以來諸侯疆橫令宰不得專縣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維而部內宰能斥去黠吏誠可貴也何案之有史言審琦知治體

以鳳州刺史李謙為濟州國使謙在鳳州十年敵人不致犯其境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謙薄撫之甚厚常往來境上以少擊眾北漢人患之為蠟丸書以開進律遣其書道中晉州節度使趙贊得之以聞帝令械進送關下謙傳召詰其事進伏於庭請死謙曰我以鳳州四十口保汝矣即上言進為北漢人所驅此乃反間也奏至帝信謙之賜以禁軍都校戎服服具進感願擊賊自效帝嘗命有司為洛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庭堂悉用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帝怒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邪亟往督役勿妄言帝寵郭將帥類此故能得其死力史言帝善將南唐主復作書諭南漢主鍾離中國銀得壽大恩賜書答南唐主甚不遜南唐主以其書來上帝始決意伐之

讀史年略續編 卷一 宋紀

十二

九月己亥朔以潭州防禦使潘美為廣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遣州刺史王繼勳為行營馬軍都監仍遣使發諸州兵赴廣州城下潘美等克富州先是南漢將多以醜死宗室窮滅殆盡羣兵惟吉者數輩城壁壞壞俱飾為宮館池沼樓閣甲輒腐敗不治及師次白霞廣州刺史陳守忠遣使告急內外震恐南漢主遣使遣潘美往廣州宣慰時士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潘美至以為必加賞賚而潘美出空詔撫諭眾皆解體宋師前鋒至芳林潘美懼輕柯適爾矣丑圖廣州南漢主召大臣議皆請以潘崇徽將兵禦之崇徽自罷兵柄常快於是辭以目疾南漢主怒曰何須崇徽伍彥柔獨無方略耶遂使彥柔將兵來援宋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潘美以奇兵伏南鄉彥柔夜泊南鄉遂明挾彈登岸據胡林指揮而伏兵猝起彥柔乘大亂死者十七八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中人猶望守弗下隨軍轉運使王明言於潘美曰授兵將至當急擊之請將頗猶豫明乃率所部馳送糧重卒百餘人丁夫數千潘美皆作壘其壘直抵城門城中人大懼開門以納潘美等潘美等擊南漢主彥柔計無所出乃加潘崇徽為內太師馬步軍都統領眾三萬屯黃江會宋師經韶州崇徽但擁眾自保而已冬十月辛卯潘美等破南漢開建寨殺數千人奪其將斬昭州刺史田行簡棄城還桂州刺史李承珪亦奔還遂取昭州桂州帝覽桂陽監歲入白金數謂宰相曰山澤之利雖多頗聞采納不易誠恐三分之一以寬民力富州今昭平縣白霞在富州縣南百二十里芳林在廣西

要切帝幸迎春苑... 委賜切勿違... 失色自王全... 緣江屯戍... 閏月己酉... 船於采石... 戰於銅陵... 蕪湖又拔... 等又獲戰... 丑知漢陽... 艘彭彥... 私記籍... 岸吳越... 林港口... 順中朱... 宋紀

口寨... 今江... (八年)正月... 明既... 賊等... 諸子... 所部... 具滿... 敗江... 敗江... 秦淮... 憂也... 神衛... 而口... 出營...

所敵始... 等專之... 實曰我... 克與以... 邱更... 使慰... 左司... 未拔... 通教... 臣若... 索所... 歸... 出兵... 順中朱... 宋紀

受圍... 州平... 首徐... 濟城... 萬十... 名臣... 爾所... 父未... 爾主... 衆援... 獨樹... 反屬...

受圍... 州平... 首徐... 濟城... 萬十... 名臣... 爾所... 父未... 爾主... 衆援... 獨樹... 反屬...

愈危感矣十一月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入奏卒未對於便殿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帝與反覆數四徐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帝復詰責惟簡惟簡仍各厚賜遣還先是曹彬等列三寨攻城潘美居其北以圖上帝視之指北寨謂使曹曰此宜深溝自固江南人必以夜來寇語曹彬等并力連成之不然將為所乘矣賜使曹食且召樞密使趙鼎草詔令從曹戰使曹食已即行彬等承命自督丁夫掘塹成丙戌江南果夜出兵五千與北寨人持一炬鼓譟而進彬等疑其至乃徐擊之皆驚焉又獲其將帥佩符印者凡十數人金陵被圍自春徂冬居民樵采路絕曹彬欲降之取遣人告國主曰城必破矣宜早為之所國主約先令其子清淵郡公仲高入朝既而久不出彬目遣人督之且曰耶君不須遠適若到寨即四面罷攻國主終或左右之言曹彬又遣告曰稍遲即無及矣先是帝遣使曹論彬以勿傷城中人若困關李煜一門切無加害於是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愈願諸公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疾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為誓翌日彬即解乙未金陵城破將軍潘美誠信及弟承俊帥壯士卷戰死勸政殿學士豫章鍾傳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初陳喬復同建不降之議事急又相要同死然消實無死引誘同見國主曹曰臣願陛下加顯戮若中朝有所請實請以臣為辭國主曰氣數已盡雖死無益也曹曰縱不殺臣何面目見士人乎遂自經死曹曰臣與曹共掌樞務國亡當俱死又念陛下入朝請與陛下辨明此事所以不

續中興略續編 卷一 宋紀

十八

死者將有也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表表納降與其羣臣迎拜於門先見潘美殺拜美答之次拜彬彬使人語之曰介冑在身拜不敢答即選精卒千人守其門外令曰有欲入者一切拒之始國主積薪宮中約盡室赴火死及見彬彬慰安之且慰以歸朝俾賜有數萬厚自齎裝既為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入宮惟意所欲取取田欽祥等諫曰倘有不虞將誰任彬笑而不答迨等爭不已彬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亡慮也彬既入金陵中嚴禁暴之令士大夫保全者甚眾仍大搜於軍無得匿人妻子倉庫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案檢視彬一不問師旋惟國籍衣衾而已十二月己亥朔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羣臣皆稱賀帝泣謂左右曰字縣分劃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鋒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饑民辛丑赦江南管内州縣令太子洗馬河東呂龜祥詣金陵籍李煜所藏圖書送闕下龜祥口疑在黃梅縣北紫雲江江南自石頭出師故可助之十九州者昇江陰建武也建武今太平府建武今建昌府今江甯府也餘為宜救池洪鄂鎮信慶吉宜建江汀建劍潭泉三軍者

續中興略續編 卷一 宋紀

十九

臣也事我當如李氏賜坐應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其圍城中召援兵張洎頓首請死曰曹實臣所為天賦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潘色不墮帝初欲殺洎及是奇之曰卿大有膽魄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日之忠也以李煜為千牛衛上將軍封遠命侯其子弟宗屬悉授官以宜徵南院使曹彬度使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樞密使自彬始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為宣徽北院使節度使曹彬度使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樞密使自彬始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為宣徽門進勝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彬之行帝許彬以使相為賞及還語彬曰使相品位極矣且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彬至家見布錢滿室歎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續中興略續編 卷一 宋紀

十九

帝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耶李符陳八難帝不從羣臣莫敢諫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間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成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帝亦弗從晉主又從容言遷都非便帝曰遷河南未久已嘗遷長安王即頃切諫帝曰吾將西遷晉非他欲據山河之險而去完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帝不答王出帝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當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續中興略續編 卷一 宋紀

十九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帝初即位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營為念何其過也於是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樞庫屬焉改封樞庫為景福內庫帝謂左右曰朕置內庫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缺賦斂於民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初太祖別置封樞庫密謂近臣曰石晉割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能歸我土地民庶則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如曰不可朕將散財募勇士俾圖攻取耳會契丹不果

續中興略續編 卷一 宋紀

十九

初陳洪進納土帝既命其子文顯知泉州留後議擇能臣關學州事起復殿中丞喬維岳為通判維岳始至會草寇十餘萬來攻城城中兵才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屠城焚庫而適維岳抗議以為朝廷任以綏遠之寄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焚庫豈詔意哉承矩等因復堅守會兩浙西南路轉運使楊克曠自福州率屯來救圍遂解監軍王繼昇率精兵追擊高其魁械送闕下餘寇悉平

續中興略續編 卷一 宋紀

十九

遂決宰相薛居正等曰昔世宗舉兵太原倚契丹之援雖不戰以致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雁門關南
 盡驅其人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因已甚得之不足以圖土合之不足以為慮願陛下熟慮之帝
 曰今者事同而勢異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為今日事也朕計決矣以宣德南院使潘美為北
 路都招討制置使命彥彥進李漢瓚曹翰劉遇各攻其城之一面遇以次當攻其西面而西面直北漢主宮城
 尤險惡欲與輪易地輪弗可遇必欲易之讓久不快帝將帥不協乃諭翰曰卿智勇無雙城西面非卿不
 能當也翰始奉詔遣主開宋師討太原歎曰呼圖殊能料事朕與國同慮不及此乃遣瓚瓚馬今改長壽來買
 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惟有戰耳乙未夏潘美等於長壽殿
 帝親授方略以遣之二月丁卯北漢乞援於遼遼命南府宰相耶律沙為都統冀王塔爾為監軍赴援又命南
 院大王色珍以所部從樞密使穆濟一作作扶只今改替之帝初即位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至是欲以廷美
 擊留務開封府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甲甲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軍從若擊留務非所宜
 也廷美由是請行金川即金遼川在多倫 詳開西兩源也

帝駐蹕鎮州命鄆州刺史尹勳攻隆州隆州為北漢人依險築城以拒南師者故先分兵圍之乙未遼耶律沙
 等至白馬嶺前阻大澗遇郭進兵沙與諸將欲待後軍冀王塔爾及穆濟以為急擊之便沙不能奪塔爾等以
 先鋒渡澗未半進率騎奮擊大破之塔爾等及其子蕭格一作作格沙之子德琳一作作琳皆今改令衰一作作合國敏一作作敏
 今詳衰一作作唐唐今改俱復於陳沙等幾不能出會耶律色珍一作作珍以救兵至萬壽齊發宋師乃退沙
 穆濟僅以身免北漢主復遣問使齎蠟丸赴遼進捕得之徇於城下城中氣始奪矣命知府州閣使折御卿
 監軍供奉官分兵攻嵐州丙中左飛龍使史業破北漢鴈陽軍乙巳夏州李繼筠乞帥所部助討北漢辛亥北
 漢副馬都尉盧俊自代州馳狀於遼告遼人敗劫之餘不能再發兵救王戊申車駕發鎮州幸太原折御卿克
 付嵐軍獲其軍使折令圖甲子解輝等攻隆州西頭供奉官袁繼忠武騎軍校許均先登陷之己巳折御卿克
 嵐州殺其憲州刺史郭翽獲夔州節度使馬延庚午帝至太原駐蹕於汾水之東辛未幸城西面案視營壘
 攻具慰勞諸將以手詔諭北漢主使降傳詔至城下守陴者不敢受壬申夜漏未盡帝幸城西門將攻城天
 武軍校刑嗣率眾先登手刃數人足貫雙箭中手破折碎二齒帝見之急召下賜以錦袍銀帶先是帝選諸軍
 勇士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劍於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見者無不恐懼會契丹遣使修貢賜宴便殿因出
 劍士示之數百人袒裼鼓譟揮刃而入跳擲承接曲盡其妙使者不敢正視及是巡城必令舞劍士前導各呈
 其技城上人望之破膽帝每擲甲冑犯矢石指揮戎旅左右有諫者帝曰將士爭效命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
 觀諸軍聞之人百其勇皆死先登凡控弦之士數十萬列陣於乘與前陣甲交射矢集太原城上如蝟毛焉
 捕得生口云北漢主城中所射之箭以十錢易一矢凡得百餘萬聚而貯之帝笑曰此箭為我蓄也及城降
 盡得之甲戌幸諸寨乙亥幸連城視攻城諸洞時李漢瓚率眾先登矢集其腦又中指傷其額力疾戰帝促召

至繼視其創傳以良藥帝欲親幸洞屋中勞士卒漢瓚泣曰矢石注洞屋如雨陛下奈何以萬乘之尊親往
 臨之若之聽臣請先死乃止丁丑幸西連城五月己卯幸城西面隔夜督諸將急攻連城羊馬城北漢宣
 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疑其出戰奮之以獻斬於驛下既而北漢盡殺超妻子吳其首投於城外辛巳幸城西
 北隅北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威超來降壬午幸城南謂諸將曰翌日重午當食於城中遂自草詔賜北漢
 主夜漏上一刻城上有蒼白雲如人狀癸未幸城南督諸將急攻士奮爭乘城不可過帝恐屬其城因廢眾
 少退城中人稱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遂以病臥家昇入見北漢主流涕備言興亡之理夜漏上十刻北漢主
 乃遣突省使李勳上表納款帝喜命通事舍人薛文寶齎詔入城撫慰夜漏未盡幸城北其從臣於城受
 其降甲申迎明劉繼元率其平章事李俾等素服紗帽拜詔下詔釋之召升登勞問繼元叩頭曰臣自聞車
 駕親臨即欲束身歸命蓋亡命者懼死劫臣不得降耳帝命籍亡命者至悉斬之顧謂海國王錢俶曰卿能
 保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北漢平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三萬餘
 初攻太原累月饋餉且盡軍士罷乏劉繼元降人人有希冀意而帝將遂伐遼取幽薊諸將皆不願行然無
 敢言者殿前都虞候程翰獨奏曰此一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也帝悅即命樞密使
 曹彬調發屯兵六月庚申車駕北征發鎮州恩從六軍有不即時至者帝怒欲置於法馬步軍都頭趙延
 諤連進曰陛下巡幸邊陲本以契丹為患今敵未殄滅而誅諸將士若舉後國誰為陛下戮力乎帝嘉納之內
 寅次金臺頓邊境也丁卯帝躬擐甲青率兵次岐溝關遼之泉易州刺史劉禹以州降留兵千人守之泉易州
 即岐溝關也遼北院大王耶律希達統軍使蕭託古一作作託伊實王薩哈迎戰於沙河東西班指揮使傅潛孔
 守正先至擊之復軍繼至大敗希達軍生擒五百餘人戊辰帝次涿州判官劉原德以城降庚午次遼南京之
 城南駐蹕對光寺遼南院大王耶律色珍患南軍之銳以希達新敗為南軍所易也取其青輜軍於得勝口以
 誘敵帝麾兵擊之士皆鼓勇斬首千餘級色珍裝其後宋師始却色珍軍於清沙河河北為南京聲援壬申部分
 諸將攻城遼南京權留守韓德懼甚與知三司事劉宏登城日夜守禦而城外招誘甚急人懷二心會迪里
 都一作作都指使李札勒一作作改出降城中益懼遼德耶君耶律學古聞南京被圍急救之師
 方解乃穴地以進借韓德等器械安反側隨宜備禦志不少懈宋兵三百餘人乘夜奪城學古戰却之益
 修守備以待撈師丁丑遼主始知南京之圍命南京宰相耶律沙救之遣使責託果等曰卿等不嚴偵候用兵
 無法過敵即敗奚以將為特里一作作耶律休格知事急自請赴援遼主乃以休格代希達將五院軍並發
 帝日督諸將攻城而將士多怠遼耶律沙以援師至戰於高粱河宋師擊之沙敗走會海軍休格自問道馳至
 人持兩炬宋師不測其多寡有懼色休格與色珍合軍分左右襲擊休格被三創戰益力學古聞援師大集
 閉門列陣四面鳴鼓居民大呼聲震天地休格乘之宋師大敗帝乘輿車南走休格創甚不能騎輿車追至

續史宋略卷十一 宋紀

州獲兵仗符印糧餉貨幣不可勝計丙戌帝次金臺驛師大潰命殿前都虞候韓維往撫之衆遂定庚寅命
種輪及定武節度使孟元帥等留屯定州彰德節度使李漢瑗屯鎮州河陽節度使種彥進等屯關南得以便
宜行事帝謂諸將曰契丹必來侵邊當會兵設伏夾擊之可大捷也金臺驛在易州故城在鎮州西南三十
里沙河河高梁河自京城西山源東流入都城積水下注爲大通河

北漢將劉繼業素驍勇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欲生致之令繼元招之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懼釋甲來
見帝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氏止名業授領軍衛大將軍丁巳以業爲鄆州防禦使鄆州在

遼南京留守燕王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格南伐以報國燕之役鎮州都鈞轉雲州觀察使劉廷翰帥衆禦
之先陳於徐河種彥進潛師出黑龍城北緣長城口衝殺敵後李漢瑗及種輪亦領兵繼至先是帝以陳國
授諸將俾分爲八陳及軍次滿城遼師大至右龍武將軍趙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互野不見其際輪等方案圖

布陳陳相去各百步士衆疑懼略無鬪志延進謂輪等曰主上委吾等邊事蓋期於克敵耳今敵騎若此而我
師星布其勢懸絕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進令而獲利不猶愈於唇亡乎輪等曰萬一
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倘有與我延進獨當其責輪等猶以擅改詔旨爲疑鎮州監軍六宅使李繼隆曰兵貴

適變安可預定進詔之罪繼隆時獨當之輪等意始決於是改爲二陳前後相副先遣人詐約降匡嗣信之休
格曰彼衆整而銳必不肯屈此誘我耳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俄而宋師鼓譟趨漲天匡嗣倉猝不知所爲

遂敗績潰兵悉走西山投坑谷中追奔至遂城斬首萬餘級獲馬千餘匹生擒其將三人俘老幼三萬戶及兵
器軍帳甚衆匡嗣棄旗鼓還回餘衆走易州獨休格整兵而戰徐引還遼主怒匡嗣數以五罪曰違衆深入一
也行伍不整二也棄師單竄三也偵候失機四也捐棄旗鼓五也即令誅之皇后力救得免以休格繼南面戍

兵冬十月庚午鎮州捷書聞帝手詔褒之徐河在滿城縣北黑龍城北源分界處也

初西南夷不供朝貢刑部郎中許仲宣爲西川轉運使親至大渡河諭以順逆夷人皆率服在職逾三歲會有
言仲宣當江表用兵時乾沒官錢者是月召還令御史蔡靈索財簿鈎校成餘而畢卒無欺隱乃以仲宣爲

嶺南轉運使仲宣有心計江表用兵軍中需索百端皆預備無闕曹彬怪之嘗夜攻城取陶器數萬事分給
攻城卒然燈自照仲宣已預料置如其數付之其才幹類此

五年帝將巡北邊己丑詔自京師至雄州發民除道修頓庚寅遼主次固安己亥自將圍瓦橋關十一月庚
子朔南師夜襲遼營遼節度使蕭幹詳其律律作律今改戰却之王實遼北院大王休格標宋師於瓦橋東

守將張師突圍出遼主親督戰休格躍馬入陳斬師餘衆披靡退入城戊申南師陳於水南欲戰遼主以休格
馬介獨黃鷹爲敵所識亟命以元甲白馬易之休格遂率精騎渡水奮擊南師大敗追至莫州橫屍遍野生擒

數將以歸遼主賜以御馬金盃勞之曰卿勇過於若若人人如卿何憂不克州在雄州

詔巡北邊壬子鎮京師癸丑次長垣縣關南大破契丹萬餘衆斬首三千餘級即以河陽節度使種彥進爲

關南兵馬都部署丙辰遼主引兵還戊午駐劄大名府十二月丁丑以楊業領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業自鳳

門之役遼人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屯邊者多練之或潛上誘寄斥其短帝皆不問封其奏以付業
帝因遣師退欲進攻幽州復命宰相韓林學士李昉屬業等事之可否昉等請養驍勇廣積儲期歲

之間用師未晚帝深納其說即下詔南歸命韓林學士李昉屬業等事之可否昉等請養驍勇廣積儲期歲
莫州以通遼運築大隄以捍水勢調役夫數萬人於北境伐木以給用先是遼人南侵必舉烟輪分遣人舉

烟輪上敵疑有伏即引去不敢近得巨木數萬置於大隄用度數旬功畢庚辰車駕發大名乙酉至京
師議者皆言宜速取幽州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

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習亦多邊境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邊疆深溝高壘力養銳以逸自處如是
則邊鄙甯寧運滅河北之民獲休息矣然後務農積穀以實邊用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

爲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疆弱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
內安本固則遠人斂衽而至伏望審擇通備分路采訪兩浙江南荆湖四川嶺南河東凡僞命日賦敵奇重者

改而正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問奏使天下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
也平戎軍涿州也遼軍薊州也乾寧軍滑州也

也也自遼軍之南河漢運花樣從水南流爾

侯劉澄仁寶履促之不行及澄至井軍由水路抵多羅村不遇賊復獲遺花步賊詐降以誘仁寶履信之遂
爲所害時諸軍皆受瘴人多死者轉運使許仲宣馳奏仁寶履戰歿且乞班師不待報即以兵分屯諸州開庫賞

賜給其醫藥謂人曰若侯報則此數萬人皆積屍於廣野矣乃上章自劾謂臣納之就勸澄等會王傑病死
澄與賈湜並戮於邕州市徵全興下獄伏誅贈仁寶工部侍郎官其二子白康江孫即

以左拾遺直史館嘉州田錫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略
曰故不踰時國之令典頃歲王師薄伐克平太原未嘗軍功建茲二載請因郊禋耕籍之禮議平晉之功而賞

之駕馭戎臣莫如錫重此要機也交州瘴海之地得之如獲石田願陛下無屯兵以費財此大體之一也帝嘉
其言降詔褒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且天植其性豈一官可

奪邪至河北復驛書言邊事略曰今北鄙驛驛蓋以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矜捕斬小勝爲功起雲召戎
實由此始伏願甲飭將帥固封守選所伴掠許通互市使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不出五載可積十年之儲又

曰國家無以來兵連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使曠日持久
八年高陽關獲遺偵騎送至關下言遼於近塞築城帝謂宰相曰此爲自全之計耳又曰幽州四面平川無

險固可恃難於控扼吳時收復燕薊當於古北口諸隘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寨自絕南牧矣宋琪
對曰范陽前代屯兵之地古北口及松亭關野狐門三路並立保障至今右壘基堞尙存將來止於此數處置

成可矣在化州西北口在化州東北口在化州西北口在化州東北口
(雍熙元年)知夏州尹憲擊李繼遷斬首五百級獲其母妻俘千四百級繼遷僅以身免於是賜李繼遷姓
的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難節度使以討繼遷管夏銀宥五州繼遷至銀數日上言繼遷悔過歸款帝以為銀
州刺史西南巡檢使繼遷本無降心復誘戎人為寇夏州今榆林府銀州今米脂縣西北州在鄂爾多斯右
左前後漢界

(二年)夏州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於葭州繼遷自地斤澤之敗轉徙無常西人多歸之漸以強大
於是率眾攻麟州使人給光實期日會於葭州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不與人謀至期從百騎赴之繼
遷所設伏兵盡起光實被殺遂據銀州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繼遷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特陷
之帝大怒徵田仁朗下獄問其死寇商州是月副將王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特斬其代州刺史時郭守
文與侁同領邊事與知夏州尹憲擊城諸將千餘帳由是銀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二萬六
千餘葭州在古諸水在夏州西北葭州在神木縣北二族皆在米脂
縣西悉利特在米脂縣北葭州城也地斤澤之敗事在七年

(三年)先是知雄州開封副令關等相繼上言契丹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韓德韓德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
其尊以取幽而帝始有意北伐詔親征參知政事李至言曰幽州契丹之右臂王師往擊彼必拒張攻城
之人不下數萬兵多饑廣勢須備糧假令一日克平當為十旬準計未知邊庾可充此乎又范陽之旁坦
曠民其味曠曠宋紀

無陵阜去山既遠取石尤難金湯之堅非石莫碎巨礮以為京師天下根本陛下不離輦轅恭守宗廟示敵人
以開暇慰億兆之仰望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衝衛或暫駐鑿橋揚言自將以壯軍威者策之中也若乃遠
提帥旅親抵邊陲北有敵兵可虞南有中原為慮則鬼禍之懸切斷鞅之狂愚臣雖不肖恥在二豎後也庚寅
北伐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以其眾
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以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三月癸酉曹彬與
彥進戰固安南克其城重進破之於飛狐北潘美自西陘入與彥進戰又勝之遂北至寶州刺史杜彥圭擊州降
彬又敗彥進於涿州東乘勝攻其北門克之潘美進圍朔州其守將趙希贊舉城降遂以南京留守耶律休格
當曹彬之師以耶律色珍為都統率師當潘美等邊主以親征告於陵廟山川與太后駐軍離口趙諸部兵
以為應援又命林牙勤德率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備南師田重進至飛狐北遼冀州防禦使大鵬襲康州刺史
馬寶馬軍指揮使何萬通率眾來援彥進命荆嗣出戰一日五七合邊師不勝將遁去重進遂以大軍乘之生
禽萬通等曹彬入涿州遣都將李繼宣等領輕騎渡河規敵勢彥進將眾來攻繼宣擊破之潘美轉
攻應州其守將舉城降出重進圍飛狐令大鵬襲至城下諭其守將馬步都指揮使呂行德等行德與副都指
揮使張繼德馬軍都指揮使劉知進舉城降詔升其縣為飛狐軍重進又圍鄆邱其守將步軍都指揮使穆超
舉城降四月己亥遼主次南京北郊辛亥潘美克雲州壬寅米信大破遼師於新城己酉田重進又被遼師

於飛狐北殺其二將田重進至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許彥欽等殺其節度使蕭德誠城使耿昭忠舉
城降遼兵大至重進軍與遼師轉戰時軍校五灌其四悉已戰死至大嶺惟荆嗣力圖遼師始却遂定蔚州
是役也邊民之驍勇者號團結以禦敵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歸帝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習戰鬪
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擒會豪者隨職名高下
補署平幽州後願在軍者優與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益眾初曹彬與諸將入辭帝謂彬曰潘
美之師但令先趨雲應等以十餘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貪小利以要敵敵聞大兵至必羣動兵
於幽州兵既聚則不暇為援於山後矣既而潘美先下寶朔雲應等州田重進又取飛狐鄆邱蔚州多得山後
要害之地而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下涿州兵勢大振每捷奏至帝頗訝彬進軍之速且憂契丹斷糧道彬至
涿州遼南京留守耶律休格以兵少不出戰夜則令輕騎掠軍弱以荷餘眾畫則以精銳張其勢設伏林莽絕
我糧道彬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雄州以援供饋帝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却軍以援我乎何失策
之甚也亟遣使止之令勿復前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接兵奮銳以張西師之勢待美等盡略山後之地
會重進取下趨幽州與彬信合以全師制敵必勝之道也時彬所部諸將聞美及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
不能有所攻取謀畫難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憂五十日糧再往攻涿州時遼主次州東五十里令休格與
蒲領等以輕兵薄南師南師且行且戰凡四日始得至涿時方交暑軍士疲乏所攜糧不繼乃復棄之令盧斌

兼擁城中老幼並狼山而南彬等以大軍退無復行伍遂為休格所躡五月庚午至岐溝關遼兵追及之南師
大敗彬等收餘軍涉巨馬河營於易水之南李繼宣力戰巨馬河上遼兵始退追奔至孤山方涉巨馬河人
畜相踐踐而死者無算餘眾奔高陽為遼師衝擊死者數萬人沙河為之不流棄戈甲若邱陵休格收宋尸以
為京觀內子宮苑使王繼恩自易州馳騎至帝始聞曹彬等軍敗乃詔諸將領兵分屯於邊召彬及彥進米
信入朝田重進率全軍駐定州潘美還代州飛狐在廣昌縣北鴈門在代州固安在雄縣北西陘在鴈門關
西也朔州在馬邑西北魏縣口在涿州東北平州永平府也涿州在涿州北魏縣口在涿州東北魏縣口在
飛狐西雲州大同也在應州北魏縣口在涿州南魏縣口在飛狐北魏縣口在飛狐北魏縣口在飛狐北魏縣口在
魏縣口在飛狐北魏縣口在飛狐北魏縣口在飛狐北魏縣口在飛狐北魏縣口在飛狐北魏縣口在飛狐北魏縣口在
南又南則孤山又南則巨馬河即涿水又即沙河也高陽屬保定府

曹彬等未遑趨曹手疏諫曰伏自大發騎往平幽備百萬家之生聚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
所謂以明珠而彈雀為龜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況旬朔之間便涉秋序內地先困邊庭早涼則弓
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當此際或誤指呼願願明詔速誦抽軍臣又忠陛下非次與兵必因偏聽小人傾側
但解欺君事成則獲利於身不成則貽憂於國昨來議取幽州未審孰為主謀虛說誰言總應彰露願推其人
置之刑典庶昭聖德以厭羣情臣欲請肝先寒毛髮投荒棄市甘俟顯誅帝手詔賜曹曰朕昨君與師選將
止令曹彬等頓於雄霸裏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共力
驅擄恢復疆土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算各聘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關遠取其郡縣更遣師以

曹彬等未遑趨曹手疏諫曰伏自大發騎往平幽備百萬家之生聚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
所謂以明珠而彈雀為龜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況旬朔之間便涉秋序內地先困邊庭早涼則弓
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當此際或誤指呼願願明詔速誦抽軍臣又忠陛下非次與兵必因偏聽小人傾側
但解欺君事成則獲利於身不成則貽憂於國昨來議取幽州未審孰為主謀虛說誰言總應彰露願推其人
置之刑典庶昭聖德以厭羣情臣欲請肝先寒毛髮投荒棄市甘俟顯誅帝手詔賜曹曰朕昨君與師選將
止令曹彬等頓於雄霸裏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共力
驅擄恢復疆土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算各聘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關遠取其郡縣更遣師以

機難往往得勢為敵所乘此實在主將也邊防之害已大為之備勿為初初與兵帝獨與樞密院計議
一日至六召中不預聞及敗召樞密院使王嗣副使張齊賢王河謂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帝
既推誠悔過願等咸愧懼若無所容知大名府趙昌言上書請斬取軍將曹彬等帝怒奏欲殺之召
拜御史中丞曹彬等至闕彬素服待罪深自引咎責彬為右驍衛上將軍米信以下皆貶官軍臣列校死事及
陷敵者錄其子孫初米信傳潛等軍敗衆擄李繼隆以所部振旅成列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及昭分屯諸
軍繼隆令許吏盡錄其部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案詔給俸各持詣所部帝嘉其有謀以田重
進為馬軍都虞候幽州之役惟重進之師不敗故特命之

遼諸路兵馬都統耶律色珍將兵十萬至安定西知雄州劉燾之敗績南奔色珍追及戰於五臺死者數
萬人明日攻陷蔚州令燾與潘美帥師往救與色珍戰於飛狐南師又敗於是源順州之兵皆棄城走色珍
乘勝入寶州殺守城吏卒千餘人潘美既敗於飛狐乃與楊業引兵護雲朔寶應四州民南徙至朔州狼牙村
聞契丹已陷寶州兵勢甚盛欲避其鋒請美等曰今敵鋒益盛不可與戰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
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悉兵來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入石碣谷
遣強弩千人列於谷口以騎士據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監軍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謀曰領數萬精兵
而畏懦如此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馬邑順州國使劉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此必敗之勢也侁曰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一

宋紀

二十六

君素號無敵今見敵還捷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
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耳乃引兵自大石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
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繼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因指陳家
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強騎為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敵之不然而無遺類矣美即與侁
領麾下兵陳於谷口色珍即業且至遣副都督蕭道遠伏兵於路業至色珍擁衆戰勢壓輒而進色珍伴
敗伏兵四起色珍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託還臺望之以為遼兵敗走
侁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應兵却走業力戰自日中至莫
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恸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獨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
置深林中契丹將耶律希達望見影射之業遂馬被擒其子延玉與岳州刺史王貴俱死焉業初為敵所圖
貴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拳擊殺數十人乃遇害業既被擒因太息曰上過我厚期捍邊破賊以報而反為
姦臣所誘逼令赴死致王師敗績復何面目求活邪乃不食三日而死業不知書忠勇有智謀練習攻戰與士
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氈裘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傍不設火侍者殆偃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為政簡易
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為用其敗也麾下尚有百餘人業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無與我俱死眾咸泣無一人生
還者帝聞慟惜旋命美三任佗除名配金州文裕登州業太尉大同軍節度使厚賜其家錄其子五人及貴

子二人 遼定安縣在今遼州東十七里五臺山在州南二十里山勢西接代州五臺縣之山澤源州在大河東
南隴東谷鎮牙村石碣谷在朔州南并臺台今日托羅海蒙古山也交河出南武縣東至
朔州馬邑入桑乾河大石
路路當作在朔州南

遼主御正殿大勢南征將校十一月丙子南下以休格為先鋒都統至唐與縣南屯於泚瀋橋北遼選將射
之進焚其橋節度使盧補古都監即律盼戰於秦州敗績甲午奪盧補古告身其都監以下各杖之詔休格等
讓軍事休格敗南師於望都時都督劉廷讓以數萬騎並海而出約與李敏源合兵聲言取燕休格聞之先
以兵扼其要地進瀋州會太后軍至戰於君子館天寒宋師不能戰弓弩遠兵圍廷讓數重戰死滄
州都督李繼隆失期不救退屯樂壽廷讓全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僅以身免先是知雄州劉燾性貪功生
事輕而無謀休格嘗使謀給之曰我獲罪於契丹且夕願歸朝燾不悅其詐自以為終獲大功私遣休格重
鎗十兩至是休格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劉燾使君令燾先為所給燾其來降即引麾下數千騎詣之將至其帳
數步外休格據胡牀罵曰汝嘗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邪麾左右盡殺其從騎反縛燾令燾而去高陽關都督
太原楊重進力戰死之初令燾與父懷清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當時以為口實然自後邊將莫敢有議
取幽燕者矣 唐與今安州澤州河陽在魏州縣遼州今滿城縣
馬知節監博州軍聞劉廷讓敗恐遼人乘勝南侵因繕完城壘治器械料丁壯集糧糧十有五日而具始與
役吏民皆以為生事既而敵果至見有備乃引去衆始服遼師復自胡谷入海代州城下神衛都指揮馬正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一

宋紀

二十七

以所部列州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都督盧漢寶保壁自固知州張齊賢遣偏軍二千出正之右齊衆感憤一以
當百遠師遂卻走先是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其間使為遼所得齊賢深憂之俄而有候至云美師出并
行四十里忽奉密詔東路之師劬於君子館并軍不許出戰已遁矣於時敵騎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
知美退乃閉美使於密室中夜殺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竊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獨遼師遙見火光
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磴寨掩擊大敗之擒其王子一人帳前錫里一
人斬首數百級俘五百餘人獲馬千餘匹車帳牛羊器中甚衆齊賢悉歸功於漢寶已未漢寶以捷音來上帝
優詔復督後知漢寶未嘗接戰與鈐轄劉宇皆罷為右監門衛大將軍 博州疑即博野縣後考胡谷在
端拱元年遼主令諸軍備攻具庚寅自將至唐河北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壁清野勿與戰定州監軍袁繼忠
曰敵膽在近城中屯重兵而不能窮滅令長驅深入豈折衝禦侮之用乎我將身先士卒死於敵矣辭氣慷慨
衆皆服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獨執詔書止之都督李繼隆曰關外之事將帥得專焉往年河間不即死者
固將有以報國家耳乃與繼忠出兵拒戰先是易州靜塞驍兵尤驍果繼隆取以隸麾下留其妻子城中繼忠
言於繼隆曰此精卒止可守為一寇至城中誰與捍敵繼隆不從既而遼師果至易州遂陷卒妻子皆為所
掠繼隆欲以卒分隸諸軍繼忠曰不可但奏升其軍額優以屬給使之盡節可也繼隆從其言衆皆感悅繼隆
囚乞之隸麾下至是捷鋒先入遼師大潰追擊至曹河漢開降軍書褒賜子甚厚 曹河在定州北

唐子博士李覺上言曰夫冀北燕代馬之所生也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為急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昭邊人
以利使重澤而至於市馬之費益而駭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邊人畜牧轉徙逐水草騰
駒遊牝順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豈平市易之馬至於中國則繫之維之飼以枯藁靡析牝牡制其生性元黃
應隨因而減耗宜然矣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昔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
羸弱駒能食則使其獨乘馬母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驅令羸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慮
於是饋及養駒之卒盡給賞給其如所賜無幾而向習前弊今竊慮國家所市邊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
往來支給賜與復在數外是貨市於邊地而賤購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
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即止焉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
駒收其半亦可獲獲萬匹况復此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特乃適西河
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况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帝覽而嘉之

二年戶部郎中張洎奏曰自幽州用兵累載於茲其故何哉蓋中國失地利分兵力將從中御士不用命故
也中國所恃者險阻而已朔塞以南地形重阻深山大谷連互萬里天地所以限中外也今自飛狐以東重關
複嶺塞垣巨險皆為契丹所有燕薊以南平壤千里無名山大川之阻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國也國家制御
之道在乎審察利害舉萬全之略今河朔郡縣列壁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設險築壘分師而守及敵騎
輒來未嘗不備 卷十一 宋紀 二十九

南馳長驅深入威震城自固莫敢出戰敵人蹙然自得出入無避若踐無人之境及其因利乘便攻取城隍國
家實以一邑之眾當敵人一國之師既聚不倖亦敗亡相繼其故無他蓋分兵之過也臣請悉聚河朔之兵
於緣邊三大鎮各統十萬之眾鼎峙而守仍環衛城隍新築堡壘士馬便於出入然後列烽火謹晨夕之候
選精騎為報探之兵千里之遙若視掌內敵之動靜我必先知仍命親王出臨魏府控河朔之要為前軍後屏
自餘郡縣則選在城丁壯授以戈甲俾官軍統攝而城守焉三鎮分峙隱若長城大軍屯屯虎視燕趙臣知契
丹雖精兵利甲終不敢越三十萬之眾南侵矣軍志曰凡臨敵法令不明賞罰不信聞鼓不進聞金不止
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又曰將從中制兵無選鋒者必敗臣頃聞涿州之戰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
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謹謹自任未聞賞一効用戮一叛命者軍志曰勢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
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鐵同臣頃聞涿州之戰敵人未至萬弩齊張敵騎既還箭如山積乃知戈戟刀劍其
用皆然是驅天兵奮空拳而對敵也軍志曰三軍耳目在吾旗鼓臣頃聞涿州之戰陳場既布或取察兵仗
或遷移都隊萬口傳呼聲震沸騰乃至敵亂驚莫知往矢石未交奇正先亂軍政如此孰敢敗亡軍志曰
凡出師臨陣一夫不用命則斬一夫一校不用命則斬一校一隊不用命則斬一隊故續其莊實魏絳揚
干諸葛亮馬謖李光弼斬崔彥威以能舉嚴刑方成大略臣請陛下甲命元帥自裨將以下有違犯命令者
並以軍法從事其殺敵將校所得鞍馬財貨等悉以與之仍優加錫賞嚴刑以制其命重賞以誘其心示金鼓

進退之宜謹三令五申之號將不中御眾知向方而不能震大宋之天聲者未之有也又沿邊郡縣久被焚掠
臣乞陛下悉與放免秋夏兩稅俟事甯之日方仍舊貢朝廷所失租賦未及秦世且以沮敵入誘掖之謀慰
庇庶綏懷之望右正言直史館王禹偁奏曰備邊之策在外任其人而內修其德耳在外者一曰兵勢患在不
合將臣患在無權請於緣邊要害之地為三軍以備之若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則每軍十萬人
使互相救援實以成功立功者行賞無功者明誅二曰備邊邊事能用小臣小臣雖有愛君之名而無愛君之
實邊疆塗炭而不盡奏邊民哀苦而不盡言誠用老臣大往來宜撫賜以溫顏使盡情無隱則邊事濟矣三
曰行間諜以離之因憂慮以取之臣風聞契丹中婦人任政人心不服宜捐厚利啗其部長以離其心四曰邊
人自相攻擊中國之利也今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卿為國心腹宜赦二帥率麟府銀夏綏五州張其犄角聲
言直取勝州則契丹懼而北保矣五曰下哀憫之詔以感激邊民頃歲甲伐燕薊蓋以本是漢疆誠宜收復而
邊民不知聖意皆謂食其土地致契丹南牧陛下宜下哀痛之詔告諭邊民有得一級者賜之帛得一馬者還
其價得部帥者與之散官如此則人百其勇而士一其心在內者在省官更慎選舉信用大臣禁止游惰望陛
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觀勸風俗務田農則人力強而邊用實矣若軍運勞於外游惰耗於內人力日削邊用日
多不幸有水旱之災則寇不在外而在內矣惟陛下熟計之帝覽奏深加嘆賞知制誥田錫奏曰今之禦敵無
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陳國不須授之方略自然因機設變觀變制宜無不成功矣昔

趙充國漢之老將尚云百聞不如一見况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予陳圖依從則未
合宜專斷則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伏乞速命宰臣各舉賢將并令素有聞望宿將武臣自舉其能及舉
所知者臣聞前年出師命曹彬取幽州是侯莫陳利用與令圖之輩榮感聖恩而李昉等不知去年招置議軍
劉配等分道曹等亦不知夫宰相非才則離之可也宰相可任豈有議邊疆發師旅而不使與聞者哉語云偏
信生姦獨任成亂利用令圖等既謀陛下機宜於前無令似此二人者復謀陛下機宜於後兵書曰莫密於
間莫重於間契丹自有諸國未嘗陛下曾探得凡有幾國與之為讎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諜問謀若
行則契丹自亂契丹自亂則邊鄙自甯昔李靖用間破突厥心腹之人如漢之陳湯傅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
自然歸化此可以緩陛下憂邊之心也凡徵發軍士儲備糧草亦宜鎮靜勿使喧煩臣聞去年於戶稅上折科
馬草及官中和買買納未足之間即有使臣催督發下戶婦女有行校科者又聞汴河乾澆欲分南河水添
注汴河以通漕道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昔吳起為將為士卒吮癰瘡去病為將漢帝欲為治第去
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今之將帥有如吳起霍去病否將帥非才即無威名何以使敵人望風而懼以臣所
見小事不勞陛下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為子孫之遺圖則在乎舉大略求將相務帝王之大體也邊上動由
朝廷動之邊上靜由朝廷靜之任賢相於內則紀綱正委良將於外則邊鄙安矣

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昔李愬有言曰羅其貴傷民甚賤傷民甚則離散傷民甚則國故甚甚賤其傷一

也昔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所謂民者謂士工商也今都下萬眾所聚運河渠運淮海以江湖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而近歲以來都下粟麥至賤倉庫陳陳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竊計運米一斛費不啻三百錢耗折復在其外而輓船之夫彌涉冬夏離去鄉舍終老江湖糧之來也至重至艱而官之給也至輕至易倘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患其何以救之臣案諸以備人儲日給米一升今若月賦錢三百是一斗為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脚亦不減此數望明敕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為錢三十即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脚之直而官始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騰即官復給糧軍人雖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湖之運亦漸可省也帝覽奏嘉之

寇準承詔極言北邊利害帝器之謂宰相曰朕欲擢用準當授何官宰相請用為開封府推官帝曰此官豈所以待準邪復請用為樞密直學士帝沈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可也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解衣衣令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準初知巴東成安二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以知代州張齊賢為刑部侍郎樞密副使先是宰相趙普奏疏言國家山河至廣文軌雖同于戈未慮防微慮遠必資通變之才去年北師入邊生靈受弊萬乘軫勞之慮千官無竭之功同僚共事無非諸良濟麻唯於獻替之時稍存誠默實濟急須臾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前特受聖知升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一 宋紀

於密地公私誠者盡謂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為外任在鄧州日雖聞消息未測緣由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齊賢素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感淹經國之才弗副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帝納其言故有是命

威帥軍糧饋不繼遊人欲竊取之詔定州路都部署李繼隆發鎮定大軍護送軍糧數千乘遠裕悅即律休格聞之率精銳數萬騎來邀北而緣邊都巡檢尹繼倫領步騎千餘人案行塞上遇之休格不擊而過徑與大軍繼倫謂麾下曰彼視我猶魚肉耳彼捷還則乘勝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泄怒於我我輩無遺類矣今日計當卷甲衝殺其後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繼隆敗猶不失忠義豈能泯然為北地鬼乎眾皆憤激從命繼倫因令軍中秣馬會夜遣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格去大軍四五里繼倫列陳於城北以待之敵方會食既食將進繼倫出其不意急擊之殺其大將一人眾遂驚亂休格食未竟棄匕箸走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繼倫望見大軍遂潰自相蹂躪死者無數繼倫與鎮州副都部署范廷召追奔過徐河十餘里俘獲其眾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又與遠人戰於曹河之斜村斬其帥大盈等遠人自是數年不大舉南下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徐河在瀋陽曹河在安肅南三十里下入徐河

初命李繼隆等發兵護送威帥軍糧饋戶部郎中張洎復奏封事曰古者築城聚眾所以控要害之地制邊騎之便故周城朔方漢取河湟唐受降臨涇等城即其事也今威帥軍糧在平川地非險阻帶甲之士不

滿萬人徒分兵勢何益邊防今敵兵入境阻絕糧道而王師遠出三鎮之眾皆受酷涉劫充防軍備之役本無關心以援送急情之師當北敵輕揚之騎且行且戰必貽敗績一軍小却眾或隨之則威帥等軍望風而南下矣安危事勢昭然可謂宜因此時乘大軍之勢保全士旅拔置而旋如是則三鎮之眾出既有名威帥等既免覆亡之禍矣方今河朔未甯控禦之方宜舉其要臣以為凡在邊境軍士不滿三萬人以上者宜從廉罷既省供給又免吞使以所管之師外隸緣邊大鎮甲兵既聚士馬自強與夫分兵邊邑坐薪待然豈可同年而語也

自河北用兵切於饋餉始令商人輸糧極盡下酌地之遠近而優為其直執交券至京師償以緡錢或移文江淮給茶鹽之折中有言商人所輸多弊濫者因罷之歲損國用殆百萬計冬十月復令折中如舊又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而請茶鹽於江淮命購部員外郎范正辭等舉其出納每百萬石為一界祿仕之家及形勢戶不得輸入粟御史臺糾之會歲舉

鎮州都部署宣徽南院使郭守文卒守文沈靜有謀自曹彬等敗丹乘勝深入命守文鎮常山以經略之守文既卒有中使適從北邊來言武夫悍卒咸為流涕帝曰何以致此對曰守文得俸祿皆市牛酒以犒軍士卒之日家無餘財帝嗟惜良久即賜其家錢五百萬仍錄其子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一 宋紀

今河北州郡破墻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私必獲大利因詔承矩往河北諸州案視復奏如懸三月壬子以承矩為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使懸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雄莫諸州平戎破陣順安諸軍戍卒萬八千人給其役與糧六百里置斗門引澗水灌澤河北霜早初年稻不成懸乃取江東早稻種七月熟者課令種之是年八月稻熟始承矩建水田之議沮者頗眾武臣亦恥於營葺佃作既而種稻不熟議益甚幾罷其事及是承矩載稻種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自是歲補麻蛤之饑民賴其利平戎軍涿州破陣軍順安軍州臨津唐

先是緣江多盜詔以內殿崇班楊允恭督江南水運因捕寇黨行及臨江軍糧驛卒擊輕舟伺下江賊所止夜發軍出城三鼓遇賊百餘拒敵久之悉梟其首又趨通州境上羅海賊賊聚眾舟楫騷動每短檝允恭兵刃所向多為霧所繁中允恭左肩流血及袖容色爛壯徐遣營四者以繩連鐵鈎散擲之境其幕士卒爭進賊赴水死者大半擒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以功轉洛苑副使管句江淮兩浙都大發運鑿開茶鹽捕賊事賜紫金帶錢五十萬

四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於江源玘射中小波頰既而玘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眾推其黨李順為帥張玘之死也其麾下兵四百餘人奔歸四川轉運使樊知古不受繼使亡去賊勢由是日盛眾至數萬攻陷蜀州殺官吏無數

以少府少監出有終歸諫大夫知成都府有終由峽路入蜀調發兵食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遇盜格鬪且行且戰進至廣安軍賊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櫺星氣自若賊既合圍有終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驚擾赴水火死者無算王繼恩之克劍州也西京作坊使知節實為先鋒繼恩賊其不附已遣守彭州以兵三百之舊卒悉召遣成都賊十萬眾攻城知節率兵力敵退莫退守州靡慨然嘆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橫槊設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復鼓譟以入賊眾散去帝聞而嘉之曰賊兵少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橫槊設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復鼓譟以入賊眾散去帝聞而嘉之曰賊兵少知節不易當也投益州鈴轄時繼恩雖拔成都郭門十里外猶為賊所據備帥張餘復囑眾萬餘眾攻陷嘉戎瀘渝清忠萬州八州開州監軍江甯壽傳序死之初賊眾奄至傳序將士卒晝夜拒戰墜城既久長吏皆奔我賊傳序謂士卒曰盡死節以守郡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盡出囊橐服玩市酒肉饋士卒而勉之眾皆感泣力戰既而賊勢日盛傳序為蠟丸書遣人間道上行巨蠶死力戰誓不降賊城既壞傳序投火死賊乘勢攻夔州列陳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帝遣如京使白繼賢為峽路都大巡檢統精卒數千人晨夜兼行助討遺寇是月庚午繼賢入夔州出賊不意與巡檢使解守容腹背夾擊之賊眾大敗斬首二萬餘級流散塞川而下水為之赤丙子礫李順黨八人於鳳翔市六月白繼賢等捷書聞帝降詔嘉獎傳序家寄荆湘聞其子與沂峽求其父比至夔州船覆而死成謂父死於忠子死於孝至帝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賈為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夔安軍今順慶府廣安縣戎今敘州府西今重慶萬今萬縣西津口在夔州府西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一 三十四

王小波李順之初作亂也朝議欲遣大臣慰撫參知政事趙昌言獨請發兵捕斬諫久不決賊連陷邛蜀等州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繼恩據重兵久留成都專以宴飲為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持博局棊枰自隨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餘賊進伏山谷間郡縣有復陷者帝屢遣使督戰頗厭兵先是參知政事蘇易簡簡樞密直學士張詠可屬西川事於是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是月張詠始至益州先是陝西課民運糧以給蜀師者相屬於路詠聞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間苦斂而私屬尚有餘積乃下檄諭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旬月得好米數十萬斛軍士驕騰時四郊尚多賊壘城門盡閉王繼恩日務宴飲不復窺討官支芻粟馬秣但給以錢繼恩怒曰馬豈能食錢邪詠曰草場焚蕩芻粟取之已開公今閉門高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賊何慮馬不食粟乎詠已具奏矣繼恩乃不敢言會衛紹欽以書來督捕餘寇繼恩始令兵四出紹欽等連破賊寨克蜀州繼恩密送賊三十餘輩請詠治之詠悉遣令歸業繼恩怒曰前日李順為賊今日詠與公化賊為民何有不可哉繼恩有帳下卒恃勢掠民財或訴於詠詠戒曰得即縛殺井中勿以來也吏如其戒繼恩不敢恨其黨亦自斂戢云繼恩既分兵四出詠計軍食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運糧帝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

王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橫張詠取還日有意外之變乃密奏請遣腹心近臣可以彈壓主帥者詠來分屯師旅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副使馮守規偕往召對後苑門而授方略鑑曰益部新復卒驕不和

若謂使者曠至易其戎伍慮或猜懼變生不測請假臣安撫之名帝稱善繼之行帝付以空名宣頭及巨數人鑑至與詠即遣部兵出境繼恩麾下使臣亦多遣東還詠繼恩討捕獲寇而繼恩等招輯反側蜀民始安至道元年度支判官陳鄂等乘時上言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鄆郟潁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其在望遠務古通方之士分為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屯十人給牛一頭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盡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敵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墾二十七屯歲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必致倉庫充實可省江淮漕運其民田之未闢者官為種植公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其數如民間主客之例此又敦本勸農之要道也帝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吳鼎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往諸州案視經度其事

遼招討使韓德威率數萬騎自振武南使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率親騎邀之大敗其眾於子河汝悉委其輜重而遁獲關帝謂左右曰契丹輕進易退朕常誠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分兵以邀其歸必無遺類今果如吾言永安軍今府谷縣子河汝在歸化城土默特南

李繼遷遣銀州五部押衙張浦來貢帝命衛士數百輩射於崇政殿庭召浦觀之先是李延信遣帝賜繼遷勳弓三臂力一石六斗繼遷意欲示威示戎非有人能輓也至是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浦大駭帝笑問浦戎人敢敵否浦曰蕃部弓弱矢短不敢敵也帝因謂浦曰戎無可應繼遷何不束身自歸承保富貴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一 宋紀 三十五

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病遘驟知之韓德威復為李繼遷所誘遂率眾入邊以報子河汝之役御卿與疾而行德威聞其至頓兵不敢進會疾甚其母遺親信召御卿歸就醫藥御卿曰世受國恩繼遷未滅御卿之罪也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耳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翼日卒帝聞痛悼久之贈侍中以子惟正為洛苑使知府州事御卿世邊將習知蕃夷情狀常欲立功以報恩朝廷亦以麟府逼近戎裔倚為一面捍蔽自子河汝之戰邊部喪氣不敢深入

二年帝初命白守榮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李繼遷擊於蒲洛河守榮眾潰繼遷盡為繼遷所奪帝怒夏四月甲戌以李繼隆為環慶十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李繼遷帥萬餘眾寇靈州圍城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糈皆絕中使賈神寶遣人市糴河外皆運以入聞出兵擊賊卒全其城蒲洛河靈州東

遼太妃之領兵據定西邊也委軍事於招討使蕭達蘭一作達蘭達蘭留意人才時耶律昭坐兒國留事流西北部達蘭與語愛之禮致門下欲召用以疾辭達蘭問曰今三邊晏然惟準布一作準布今改何隙而動討之則路遠難至縱之則邊民被掠增戍兵則糧餉不給欲苟一時之安不能終保無憂計將安出昭以答曰夫西北諸部每當歲時一夫為僕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札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遺寇掠貧窮立至奪重賦則多難以堪糶軍以措克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乘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善地兼以逃亡戍卒隨時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竭為今之計莫若賑窮薄賦

精以牛糞使糞澆游兵以防盜掠頌存獲以助伏臘散膏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強可蓋然後練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而不克哉然必去其難制者則餘糧自長若會大而謀小避難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權不可不察昭昭古之名將安邊立功在德不在眾故謝元以八千破符堅十萬休格以伍隊敗曹彬十萬良由恩結士心得其死力也邊關從其言卒能成功

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古者疆宇廣遠之法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屬環三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疆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國用不充民食不足望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略者兼領大司農事典領於中又於郡吏中選才智通明能撫民役眾者為副執事於外自京東西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以勸課借開曠之地募游惰之民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之豐寡相權畝之磚瘠均配界之無煩督課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菓孳畜羊犬雞豚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即計戶定征量田輸稅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略也帝覽奏召對獎諭令條奏以聞尋以靖為勸農使兼行陳許蔡穎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吳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未幾三司以為費官錢多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寢

夏州延州行營兩路合勢破賊於烏白池斬首五十級生擒二千餘人賊首李繼遷遁去先是帝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隆自環州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丁罕自慶州張守恩自麟州凡五路率兵抵烏白池皆先授以方略師已有期銀夏鈐轄盧斌求對肅言曰蕃族驕驕兵悍來往無定敗則走他境疾戰沙漠非大兵所利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三十六

不若堅保靈州於內地多積糧粟以師援送苟其至也酋兵首尾擊之庶幾無枉費且不失固圍之策帝不從改授斌環慶鈐轄領兵二萬為繼隆前鋒斌謂繼隆曰靈州趨烏白池月餘方至若自環州築路才十里程耳繼隆因遣其弟繼和馳驛上言赤德路回遠之水請自清岡峽直抵靈州不及援靈州帝怒召繼和於便殿詰之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切責繼隆命引進使瀛州周燾詣軍前督之燾至繼隆已便宜發兵矣既而與罕兵合行數十日不見賊引軍還張守恩見賊不擊率兵歸本都獨超廷召至烏白池與賊大小數十戰雖頻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焉時超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部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產以萬計及進師烏白池賊銳甚超不敢進德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賊既御德用曰歸師迫險必亂乃領兵距夏州五十里先絕其險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為之案樹敵驕其後望見隊伍嚴整不敢近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烏白池在靈州南自環縣北至靈州又北曰壽國嶺又北美利寨漸入戈壁入平夏路北即蒲洛河矣赤德路在靈州東

在靈州東

八月西川戍卒劉玘叛攻掠漢州益州鈐轄馬知節領兵三百追擊之招安使上官正飛奔召知節還成都計勝知節曰賊已數千少緩之勢必倍不如急擊破之必矣即率所部前進正亦率至共擊玘其黨悉平玘自起至城凡十日正始解出兵意知益州張詠以言激正將行仍慮為供饑餒之懼詠舉諸軍校曰爾輩俱有親屬在東國厚恩無以報此行當亟殲賊無使越邊若師老曠日即此地為死所矣正由是倍道力戰及以旋旆迎勞大出金帛行賞眾皆悅服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三十七

何以堪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八人經學五十人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官者先帝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巨惠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需澤陛下宜糾之以精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太祖以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為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幸宜以吏部遺有司依格敕注擬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貞謬謬之士知進而無疑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疏奏即召禹偁朝既用其策以夏綏銀省靜五州賜趙保吉紫日命禹偁守本官復知制誥

（真宗咸平元年）直集賢院田錫出知秦州未之任會是變錫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以臣愚料彼變詐必不肯久奉朝命永保塞垣是時事外誤之大者又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政事樞密使不得與議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去年靈州之役關西民無辜而死者十五萬餘皆將誰執此政化壞壞之大者也疏奏即日召對謂曰卿第去不半歲召卿歸矣事當面論者聽乘傳赴闕再遣中使賜與甚厚

遠裕悅曹子宋國王耶律休格曹休格今改號朝五日休格有公輔器及膺邊塞重任知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驍功諸將士卒樂為用身更百戰未嘗一無辜高梁河之捷尤為南軍所畏白溝以南欲止兒啼輒曰裕悅至矣休格以燕民疲弊省賦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於北者悉還之邊境以甯遠主詔

事于是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錢若水曾潛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視契丹俘掠生民上則奉委注之恩
下則挫銳師之氣軍法曰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申明軍法漸潛以徇然後獲取如楊廷勳楊嗣君五七人增
其爵秩分授兵柄不出半月可以坐清邊塞然後轉還京則天威備於四海矣右司諫梁燾亦曾用兵之道
在明賞罰兵法曰罰不行則師如騶子不可用也昨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傳澤奉明詔燾與廷勳無謀
還延寇寇以致邊塵盡聖主權沐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以軍法論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

軍博野

(三年)益州戍卒趙延順等為亂擊殺鈞符昭據甲仗庫取兵器是日益州官吏方贊正且聞變皆奔竄
知州牛冕及轉運使張通城出奔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官刃格鬪延順等即欲率紹榮為帥紹榮擲弓大罵
曰我燕人也比歸大朝肯與汝同逆邪我延順等亦不敢加害都監王澤驥召王均謂曰汝所部兵亂
為自往撫之延順見均至即率眾隨躍率均為主指揮使孫進不從殺之紹榮縱死均僞號大蜀置官稱以
小校張錫為謀主率眾陷漢州牛冕等奔東川

遼師至瀘州范廷召自中山分兵禦敵方陳以出遼梁王隆慶問諸將誰敢當者蕭柳曰若得驍勇則願為
之先隆慶授以中騎柳謂諸將曰陳若動諸君急攻遂馳而前陳少移隆慶乘勢攻之廷召軍遂亂柳中
流矢斃創而戰眾皆披靡先是廷召乞援於高陽關都督洛陽康保裔即選精銳赴之至瀘州西南與廷
召約以諸朝合戰及夕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通明遠師之數重左右請易甲突圍出保裔曰臨難無苟
免此吾效死之日矣遂大呼決戰凡數十台兵盡矢窮士卒以勁弩擊敵傷眾而援兵不至與都將宋順
俱被執高陽關鈞符張通城高陽關都督李重質率援兵從後至亦為遼師所圍力戰乃得出遼師遂自柳棟
濟河掠淄齊而去行營都督曹福都督張昭九並削奪官爵瀋州州昭九通州錢若水等潛潛等罪當
斬昭特貸其死中外無不憤慨遼師退帝使貝真行營副都督王榮以五千騎追躡之榮受命惟怯數日不敢
行伺遼師渡河而後發遼師潛潛者數千騎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河南岸而還范廷召遣使
告捷言大破契丹於冀州奪還所掠老幼及鞍馬兵仗無算廷召以功加檢校太傅餘將校恩賜有差李重質
歎曰大將陷沒而吾輩計功何面目也

王均自漢州引眾攻梓州不能克直趨劍門先是知劍州李士衡聞寇作以城離守即焚倉庫運金帛東保劍
門是日均至士衡與劍門都監裴遵擊敗之斬首數十級揭榜招降從者得千餘人悉置麾下均眾乏食
遵不敵由故道徑由陰平還成都帝聞均反以工部侍郎雷有終知益州兼提舉川峽兩路軍馬并命李惠
石等守備並為川峽兩路提招安使帥步騎八千往討之初知蜀州楊懷忠聞成都亂即調鄉丁會諸州
巡檢兵刻期進討攻成都先鋒自北門入遂燒子城時王均從劍門還猶未至懷忠與賊將羅廣麻胡等陳
於江濱前自晨至夕戰數合懷忠兵勢不敵引眾退保江原楊懷忠檄屬七州調軍士民丁再攻成都時

均方遣趙延順攻蜀州懷忠遣擊之賊稍却懷忠轉運使陳遵軍梓潼背水列陣於樁木橋南以捍
叩關之路賊黨三道來攻出官軍後焚江原神廟斷叩關援路懷忠三道分兵以抗之斬首五百餘級驅其眾
入皂江獲甲其眾乘勝逐賊至成都南十五里寨於雞鳴原以晚王師均亦聞成都東門以自固綿漢劍
都巡檢使張忠鈞引兵克復漢州留有終等與忠鈞帥大軍進討寨升仙橋賊眾乘有終擊走之均閉益
州城偽為遁狀有終與上官正石等率兵徑入李繼昌疑有儲亟止之不聽因獨還官軍多分剽民財部伍
不肅賊閉關伏布牀橋於路口官軍不得出頗為賊所殺李惠死之有終等緣操而墜獲免遂保漢州益
州民人逃走邛落賊皆遣騎追殺或囚繫入城支解族誅以恐眾均又督士民僧道之少壯者為兵先刺手背
次兒首次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賊相間有終乃揭榜招從者至則於其衣袂署字釋之日數百計楊
懷忠度賊眾復南出引所部屯於合水尾浣花等處樹機石設籠離以拒之有終等復入漢州遣軍列寨彌牟
鎮賊黨來攻有終擊敗之斬首千餘級江原神廟在江原縣南在成州城南升仙
橋在城北合水在西南浣花在成都西縣在縣北三十里
帝以手詔訪知開封府錢若水備禦邊之策若水上言曰臣聞唐至三百餘祀魏博一鎮戎兵少於今時而無
邊患者何也蓋當日幽燕為唐北門命帥屯兵扼其險阻是以邊馬不敢南牧自晉祖創地之後朝廷自定州
西山東至滄海千里之地皆須應敵是以設三關分重兵以鎮之少失隄防則戎人內侵晉末直渡長河漢初
屢侵邊徼周祖在位復據中山世宗臨朝來寇上黨此皆見於史氏陛下之所明知也臣愚以為不得幽州城
讀史略略續續 卷一 宋紀 四十一

敵不可滅今之急務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略陳大綱如可施行則
當詳其條矣
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臣聞兵家有二陳日月風雲天陳也山陵水泉地陳也兵車士卒人陳也今用地陳而
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破塘互連滄海縱有邊騎何懼奔衝昨者契丹入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土
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至西山地雖數軍路才百里縱有邱陵岡阜亦多川澗泉源備因而廣之制為
塘隄則可敵敵騎思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伏望選擇驅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悅其心借之以
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林馬厲兵為戰守之備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地安堵矣且邊鄙之人
多負壯勇誠外蕃之情信知山川之形勢望於邊郡置募不須等其人才止求少壯武力令及萬人俟契
丹有警任知勇將統而用之乃中國之長策也順安軍今
高陽縣也
初供備庫副使李允則知瀘州將行帝召謂曰朕在南衙舉士安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允則始至州大火
民無居舍多凍死允則亟取官竹假民為屋及春而償民無流徙官用亦不乏焉馬氏暴斂州人歲出絹謂之地
稅及潘美定湖南計屋每間輸絹三尺謂之屋稅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輸絹之枯骨稅民輸茶初
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之稅茶則以十三斤半為定制又山田可以時禾而民情不耕
乃下令月給馬獨皆輸本色山田悉蠲會歲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曰須報必

踰月則餉者無及矣不臨明年又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因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發賑贖因募民堪征役者募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州豐允則曰今豐不獲無名益成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糧未任出戍遂奏罷之至是民列允則治狀詣安撫使者請留使者以聞詔書嘉獎帝曰士安不離知人矣

鄂州府

王均自升仙橋之敗撤橋塞門留等率官軍直抵城下造梯衝門攻具遣諸將分路攻城城盡驅凶黨以拒官軍趙暉中流矢死然每攻城則雨甚城滑不能上官軍為洞屋以攻城賊鑿地道出掩之多濶壕中死軍勢小賊大宴其檠吹之聲達於城外時方暑濕攻城者多被疾有終而棄他州自合以療之詔復遣入內副都知秦翰為兩路捉賊招安使翰既至與有終協謀於城北魚橋別築土山是月克城北羊馬城遂設厲趨勢敵棚覆洞草以逼逼其城賊亦對設敵棚號喜相逢樓九月戊寅官軍焚其敵樓賊氣始奪乃築月城自固均多為斃矢射官軍中者必死有終謀敢死士穴城間道毀甃棗棧而入悉焚其守具甲午令東南寨鼓譟攻城有終與石普分主二洞屋以進普乃穴城為暗門門成賊擁路未敢進有一卒出請行許以厚賞乃麾戈直衝之賊鋒稍却遂克其城有終登城樓下瞰賊猶以餘眾聚於天長觀前密設敵架於文壽坊高繼勳曰轉運使馬在願得糧和油机合乘賊長賊巨斧乘炬以進悉焚之楊懷忠又焚其天長觀前寨追至大安門復敗之前後殺賊三千餘人是夕均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於街郭縱火肅與秦翰登門樓牙

宋紀

卷一

四十二

更有受官職者捕得立樓下乃積薪於旁層火其上悉索受僱者命左右捧投火中自辰至晡焚數百人頗為冤酷李繼昌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歸空寺中分兵守衛事平遺還其家冬十月均自成都趨富順監所過蜀軍民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有終先命懷忠領虎翼軍追之後二日石普繼往以全軍為後援均黨至富順監將結渡江趨或遣懷忠距富順六十里於楊家市少憩賊衆在後者邀擊懷忠遺親信五騎登高原視賊懷忠語左右曰縱賊渡江後悔無及石侯將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陣擊之賊衆散走有擊舟將渡江而遁者懷忠合羣射之溺者數艘懷忠張旗鳴鼓入城均方在監署其黨多醉均寤感殺死虎翼軍校魯斌斬其首以詣懷忠又獲僞法物旌旗甲馬甚眾擒其黨六十餘人逆徒馮焉懷忠旋軍出北門石普始至率均首歸成都集於北市有終遣官馳奏益州平是役也楊懷忠之功居最為石普所掩帝廉得其狀懷忠懇使領恩州刺史

富順監今

富順監今

及七國勢疆文景乃行削奪唐德宗乘安史賊兵遂有貞元姑息之政憲宗親齊蔡巨猾遂有元和討賊之議蓋見幾而作備社稷遠國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諸郡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甲仗不完二也兵不服習三也濠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行神斷參之廟算如且因而修治不欲張皇凡江浙荆湖南福建等郡約民戶聚築城池大小並許置本城守捉軍士三五百人勿令差出止於城中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壘繕完甲冑郡國張備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疏奏帝納之

四年召西川轉運使兵部員外郎馬亮入朝問以蜀事初留等終既平賊誅殺不已亮多所活城中米斗千錢亮出廩米表其價人賴以濟及至京師會械送為賊所誣誤者八十九人知樞密院事周鑾欲盡誅之亮言愚民荷從者眾此特百之一二餘皆竄伏山林若不貸此則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二月加亮直史館復遣還部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有課贖捕者州數百人亮盡釋之而廢其井又除屬郡舊遺官物二百餘萬

遼主如南京冬十月己亥南伐壬寅次鹽溝丁未命皇弟梁王隆慶統先鋒軍以進甲寅北面前陳鈞韓張與遼師遇於長城時積雨遼人弓用皮弦皆緩濕城敗之漸近界首遼伏騎大起而三路統帥未及進前陳兵少為遼師所乘退保威魯軍詔高陽三路兵增騎一萬為前鋒又命將五人各領騎三千陳於先鋒之限別命冀州都部署桑贊領萬人居冀州順安軍為奇兵以備邀擊北平寨部署荆嗣領萬人以斷西山之路丙寅

宋紀

卷一

四十三

實遼主以泥渾命班師十一月丙子王顯奏前軍與契丹戰大破之獲二萬餘人獲其統軍鐵林鐵林在順城口在易州西南安肅縣西安肅縣即威魯軍也順安軍今高陽縣也先是邊臣議城州大屯兵積穀以遏項朝臣互執利害久未決帝以境土遐邇不可適度乃命比部員外郎洪湛開門祇候程順等同往案視時靈州孤危詔議議守之宜知制誥楊億即日奏疏請靈州退保環慶帝訪於左右咸以為靈武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州亦不可保帝頗然之宰相沆奏曰若環慶不保靈州必非朝廷所有莫若發單車之使召州將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忠肩矣聞月洪湛等使還言城州其利七而害有二丙戌詔築城州城城州今五年初廣州發兵餉糧請靈州殿中丞鄭文寶知西邊山川險易上言必為繼遷所敗已而轉運使曉繼果沒於賊賊進陷清遠軍文寶時居母喪即命相府召文寶詢其策略文寶因獻河西隴右圖且言靈州可棄於是遣王超西討詔起復文寶為工部員外郎同當陝西隨軍轉運使事以丁謂為靈州路轉運使初王均叛朝廷調高州蠻子弟以捍賊既而熟山川道路反入為寇攻州縣掠民男女入溪洞久不能定詔以謂為轉運使委之經制至則命罷兵自入溪洞每渡水輒減從吏卒比至巢自從者不過三二人蠻人服其恩信皆大喜其首領田彥伊以下送出迎謂以牛酒勞謂謂與之飲食歡甚喻以禍福且言赦不殺彥伊等咸泣願世奉貢謂與俱至靈州每渡水亦使之減所從蠻人如謂入時及

館謂與之錦繡... 漢民男女若等... 於是凡得萬餘人... 之地悉置寨... 能自給乃... 有墜井之利... 者實隨以次... 州得粟與他... 生發八百六... 皆不能... 李繼遷大集... 民甚賴焉及... 錢若水上... 給全仰河東...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一 宋紀 四十四
備番寇奔衝... 事帝甚嘉納... 李繼遷率眾... 擊賊賊皆披... 秩

遼遣南府宰相... 於望都縣... 遼人悉眾攻... 且戰且行... 李繼遷攻西... 之繼遷大敗... (六年) 解戎... 界必能阻... 累會上言...

軍皆依此施行... 詔給軍中傳... 持之遇傳令... 擊納令可合... 乃覆而復命焉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一 宋紀 四十五
州巡視州境... 冰代砲石以... 必屬允則省... 就軍使關... 之能敗其先... 太后合兵攻... 夕五至遼... 懼欲退準... 征參知政... 在傍準心... 則出奇以... 準欲若多... 詐行乞以... 水也在... 天德大名府也

景德元年... 深亦開小... 累得邊奏... 已命將出... 動之事更... 順動以壯... 狀以聞帝... 者李沆或... 州巡視州... 冰代砲石... 必屬允則... 就軍使關... 之能敗其... 太后合兵... 夕五至遼... 懼欲退準... 征參知政... 在傍準心... 則出奇以... 準欲若多... 詐行乞以... 水也在... 天德大名府也

初王繼忠在契丹乘間為遼人言和好之利太后有厭兵意繼忠大舉深入然亦納繼忠於是遣小校四人持信簡以繼忠書請冀州諸將石晉且致書奏一封願連國下是日晉遣使與其奏至帝親視之繼忠狀具言臣等念昔歲國難親率德音唯以恩民止戈為事况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容納俯從愚言請願曰朕念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為利朕初即位呂端等建議欲因太宰上傅命使告朕朕則何承相請因轉戰之後遠慮邊臣朕以為誠未交通不可強致又念自古通商為中原要道非慎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曠悍之性豈能柔服此奏雖至要未可信畢士安等曰契丹兵鋒屢挫於自退故因繼忠以請敵亦非妄帝曰繼忠等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請盟然得請之後必有進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遣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為辭則必須絕繼忠當治兵警眾躬行討擊耳遂以手詔令石晉付小校繼忠曰朕承大寶撫育羣民常思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黷武今覽封疏深悉繼忠到日卿可密達茲意果有審實之言卿附遼臣聞奏繼忠欲朝廷遣使命帝未許也丙子以酉上開門使孫全照為節度使召全照與節度使天雄軍及員黃等州鈐轄仍令察視北面機事全照言若契丹南逼魏城但得騎兵千百必能敵奇取勝帝賞其忠果乃詔變若全照欲擊敵即分兵給之是日令河北近南州縣民入處城寨以敵兵侵軼故也己卯契丹使剛封買宗敵騎數萬人寇草城川率兵擊敗之獲日獲至又敗之遂北出境有詔嘉獎并代鈐轄高繼勳先率兵來登望草城川謂宗曰敵眾而陳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一 宋紀 四十六

取伏山下戰合必南去爾起乘勝擊之當大潰與戰至寒光嶺伏發敵兵果敗自相蹂躪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甚眾甲申麟府路鈐轄韓守英張志大破遼兵於朔州界殺獲甚眾時遼師方圍蔚州軍聞敗即遁去蔚州在朔州東北王超言遼師引眾沿胡蘆河而東詔諸將整兵為備仍令蔚州威德軍保州北平寨部署等深入敵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丙戌遼師抵蘆州城下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聲聞于四面大敗攻具使乘人負版棄擄而上知州李廷渥率州兵壯又集貝冀巡檢史普所部拒守發石巨木擊之皆棄棄而墜踰十數日多所殺傷遼太后親鼓眾急擊矢集城上如蝟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還蘆州在阜城西北七里命知青州張齊賢兼青淄濰安撫使知鄆州丁謂兼鄆濰安撫使令齊賢調具管內諸州山河道路廣狹形勢畫圖以聞既而遼師稍南民大驚趨楊流渡舟人邀利不時濟取死罪囚給為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悉得濟乃立部分使並河執旗驅戰刁斗呼聲聞百餘里遼師遂引去楊流渡在東平州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命知承天軍府向敏中兼管鳳州駐泊兵馬以便宜從事帝將北征深念西鄙故有是詔敏中得詔藏之不下視事如它日會大體有告禁卒欲倚機為亂者敏中密使磨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詔發使兵官暨酒繼命入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兵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掩埋眼與宴飲邊藩以安帝由是有再用之意敏中

先見王繼忠得帝手詔即具奏附石晉以聞言遼已領兵攻圍蘆州蓋關南乃其宿願繼忠固守乞早遣使議和好帝覽其奏謂輔臣曰蘆州素有備非所憂也欲先遣使固亦無損乃復賜繼忠手詔許為募神勇軍士李斌持信簡赴遼奏因令樞密院擇可使者王繼英言殿直曹利用自陳願往乃授利用問祇候假崇儀副使奉還主書以往又賜繼忠手詔

遣使安撫河北以知蘆州李延渥為本州團練使獎其守城之功也北面部署契丹自蘆州退去其眾猶二十萬偵得其謀欲乘虛抵冀天雄軍詔諸路兵及蘆州戍卒會天雄軍自遼師南下河朔皆城守右贊善大夫王嶼知冀州常有破敵之志日聞戍兵又集壯練習之開門糧采如平日露上青寇若至必自邀戰願勿以一郡為憂於是遼游騎逼城嶼擊走之戊辰以南作坊使張閱為鈐轄初閱在定州言天道方利客先起者勝宜大舉伐遼并上與師出境之日帝以問輔臣曹利用不可乃止於是駕將親征閱方成并代復奏遼事十餘召還入對帝曰契丹入塞與卿所請北伐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須守蘆州而未得人如何閱請行帝喜故命為西面鈐轄先令至蘆州候敵遠近閱即馳往秦翰既受命亟督眾環城澆澆以拒遼騎功畢遼師果至翰不解甲宵七十餘日云天雄軍聞遼師將至闕城惶遽王欽若與諸將議探符分守諸門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將自擇便利處所不肯當全照請當之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命全照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南北相距二十里請覆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一 宋紀 四十七

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欽若從之全照聚教習手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應無常於是大開北門下弔橋以待之遼師攻東門良久會東門趨故城夜復自故城潛師過城南設伏於狄相廟遂南攻德清軍欽若聞之遣將率精兵追擊伏兵起斷其後天雄兵不能進全照請於欽若曰若亡此兵是亡天雄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遼兵甚眾天雄兵乃復得還存者什三四庚午遼蕭巴雅爾蕭觀音率渤海兵攻德清軍城破知軍尙食使張巨及其子三班借職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並死之先是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踰月不至遼師益南促帝駐蹕章城軍臣復有以金陵之謀告帝宜且避其鋒者帝意稍緩乃召遼準問之將入關內人謂帝曰羣臣欲將官家何之何不速還京師準入對帝曰南巡何如準曰今敵騎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鑿與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軍數步則萬眾瓦解敵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帝意未決準出過殿前都指揮使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何以報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隨立陛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試問瓊遂上前請詞氣慷慨叩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棄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幸幸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難破準又言機不可失宜速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械侍側帝顧之應昌曰陛下奉天討所向必克若遲還不進恐敵勢益張帝意遂決甲戌晨發左右以寒甚進貂裘紉帝却之曰臣下暴寒苦朕獨安用此邪夕次衛南道翰林侍讀學士潘慎修先赴蘆州詔蘆州北寨將帥及知州不得擅離屯所迎駕帝前賜

王繼忠詔許遣使繼忠復其奏附石將以達晉自貝州遣指揮張時赴行闕道出遼東為所得遼主及太后引時至車帳前勞久之因令抵天雄以詔促晉利用王欽若等疑不敢遣時獨遣遼使遼太后賜禮幣館設加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澶州別遣使連和好事於是時以其奏入帝復賜欽若詔又令參知政事王旦與欽若手書傳時赴天雄督利用同北去并以詔諭繼忠因謂輔臣曰國家以安民息戰為念固許之矣然彼向率眾深入又河冰且合戎馬可度亦宜過為之防朕已決成算若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一戰可再晉諸將帥整飭戎容以便宜從事遼師既陷德清王申遂進抵澶州圍合三面李繼隆等分伏勁弩控扼要害遼統軍使蕭達蘭恃其勇以輕騎突視地形時威虎軍頭砲光張環掌牀子弩發發連關中額仆遼眾號前與吳至察是夕死太后臨其轎車哭之慟輟朝五日以蕭巴雅爾代掌南面事旋下通利軍達蘭通天文屢戰功首倡南侵之謀至是死軍中奉氣滋欲議和矣德清今清豐縣在滑縣東南南在滑縣東六十里通利軍今滑縣

車駕發南李繼隆等使人告捷又言澶州北城門甚險且於南城駐蹕是日駐南城以驛舍為行宮將止焉寇準因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懼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瓊亦固請會軍樞密院事馮拯在傍呵之環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敵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退敵邪即磨衛士進擊扣帝遂幸北城至浮橋獨駐車未進瓊乃執繩築壘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帝乃命

宋紀

四十八

進軍既至北城樓張黃龍旂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帝覽觀營壁召見李繼隆已下諸將撫慰久之賜諸軍酒食緡錢戍寅移御北城之行營利用自天雄赴遼軍中見其太后與宰相韓昌同處一車羣臣與其主重行別坐禮容甚簡以版輦車上設食器坐利用車下饋之食共議和好事未決遂乃遣左飛龍使韓杞持國書與利用俱還詔知澶州何承矩郊勞翰林學士趙安仁接伴之凡觀見儀式皆安仁所裁定云十二月庚辰韓杞入對於行宮之前殿跪授書函於開門使使捧以升殿內侍省副都知承翰受而取封宰相讀訖命杞升殿起居其書復以關南故地為請帝謂輔臣曰吾固慮此今果然將奈何輔臣皆言關南久屬朝廷不可擬議或歲給金帛助其軍資以因權阻惟陛下裁度帝曰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當歸地事極無名必若邀求朕當決戰耳寶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儻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答書不必具言但令晉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趙安仁獨能記太祖時國書體式因命為書書賜杞

杞衣金帶鞍馬器幣杞即日入辭遂與利用共往杞既受覆衣之賜及辭復左柱且以賜衣稍長為解趙安仁曰君將升殿受覆天顏咫尺如不衣所賜之衣可乎杞即改服而入帝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是日有食之帝懼甚司天言主兩國和解帝意稍釋矣未北寨又幸李繼隆營命將校從官欽賜諸軍有差費利用與韓杞至遼軍帳還復以關南故地為言利用輒沮之且謂曰北朝既與師韓杞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資以助軍旅則可議也其接伴政事舍人高正遠曰今茲引眾而來本謀關南地若不

遂所圖則本國實獲多矣利用答以軍命專對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悔後悔恐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遼主及蕭太后聞之意稍息但欲歲取金幣利用許連綱二十萬匹銀十萬兩願始定遼主復遣王繼忠見利用具言南北通和實為美事主上年少願見事南朝又慮南朝或於遼邊開移河道廣濶濶整別有舉動之意因附利書奏請立誓并乞遣近上使臣持誓書至彼甲申利用即與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國書俱遣并獻御衣食物其郊勞館驛並如韓杞之禮命趙安仁接伴乙酉東之入對於行宮中使受其書是日帝御行宮之南樓觀大河宴從臣召東之與為丙戌東之入辭命西京左藏庫使李繼昌假左衛大將軍持誓書與東之俱往報稱遼太后為叔母金帛之數如利用所許其他亦依繼忠所奏云東之又言收眾北歸恐為緣邊邊擊乃詔諸路節度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以襲遼師利用之再使也面請歲賂金帛之數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至輾次語之曰雖有旨許百萬若過三十萬將斬汝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宮帝方進食未即見使內侍問所賂利用曰此幾事當面奏復使問曰姑嘗其賂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曰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帝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惟官淺迫利用具問其語及對帝面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網過多帝曰幾何曰三十萬帝不覺喜甚故利用被賞特厚戊子帝作回鑾詩命近臣和幸北寨勞軍壬辰赦河北諸州死罪以下民經遼師蹂躪者給復二年死事官吏追錄子孫

宋紀

四十九

寇準在澶州每夕與知制誥楊億飲酒談論連日帝使人規知之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時人比之謝安既而曹利用與韓杞至行在議和準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敵且生心矣帝曰數十歲後當有捍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有請其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初準慮分軍事或違帝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帝笑而勞焉

(二年)以馬知節知定州知節先在鎮州方遼師入塞民相攜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俄有竊童兒錢二百者即戮之自是無敢犯者每中使齎詔諭邊郡知節慮為敵所掠因留之幕捷足者聞道遠詔有會發洩洩邪等六州軍備赴定州水陸並進時兵交境上知節曰是資敵也因告諭郡縣凡公家輸贖之物所在納之敵欲劫皆無所得車駕幸澶州大將王超擁兵數十萬屯定州逗遛不進知節屢諷之超不為動復移書請讓超始出兵猶辭以中渡無橋徒涉為患知節先已命工度材一夕而具上聞手詔褒美召輔臣觀澶州所獲遼人攻城戰具皆制度精好鋒鏑鎗利檣竿牌悉被以鐵城上懸版才數寸集矢二百餘其後李繼宣渡澶陽得遺矢凡四十萬遼人攻城不遺餘力如此

初安陽陳真喜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瑒王榮與師上書言前日不斬傅潛張昭遠使環視畏死不畏法令不嚴其前後當益弛請立法凡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神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城關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遛論如此則誅罰明而士卒厲矣帝嘉納之又書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略言地有要

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官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以赴帝因問關右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册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雍中帝令自探取目內待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順牧在禁中未幾嘉勒斯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問曰璩戰克乎對曰必克及璩捷拜至帝謂迪曰卿何料之亦也迪曰嘉勒斯果大舉入寇使謀者擊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璩璩兵不動坐待其至是則以逸待勞巨用此知其決勝也

宜秋門即紫門宋都

以禮部郎中李及為太常少卿知秦州時璩數上章求解州事帝問王且誰當代璩者且薦及可任帝即命之眾議皆謂及非守邊才祕書監楊億以告且且答及至秦州將吏亦心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蓮聖婦人金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璩發還京師億且且道其知人之明且笑曰禁軍戍邊自盡為盜於市此固當斬烏足為異且之用及者其意非在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戎羌警服邊境之事璩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璩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厚重必能謹守璩之規而已

〔天禧三年〕遼以東平郡王蕭巴雅爾為都統殿前都點檢蕭庫哩舊作盧副之東京留守耶律巴格哥今改為都監伐高麗仍諭高麗官吏能率眾自歸者厚賞擊壁相拒者追悔無及蕭巴雅爾攻高麗興化鎮高麗遣其臣裴那贊美民曠禦之先期設伏山谷以大繩貫牛皮塞城東大川以待之遼師至決塞擊伏遼師戰不利

讀史兵略續編卷一 宋紀

五十二

巴雅爾乃由慈州直趨王城進至新恩縣去王城百里耶贊等遣兵來援巴雅爾度王城不可下乃大掠而還十二月師至茶院二河耶贊等追兵大至諸將皆欲使高麗渡河而後擊之都監巴格獨以為不可曰敵若渡兩河必殊死戰此危道也不若戰於兩河之間巴雅爾從之及戰高麗以強弩夾射相持未決忽風雨自南來旌旗北指高麗兵乘勢攻之遼師大敗巴雅爾乘甲仗而走詳襄多戰死天雲及皮至二軍傷陷略盡地未詳慈州其平壤東北之慈山縣

以李允則為客省使知鎮州兼鎮定鈐轄允則在雄州十四年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報邊人疑違誓約既而有以爲言詔請之允則奏言初通好不即完治他日復安敢動乎帝以爲然城北有壘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導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撤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興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壘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教民陶瓦號標里甯沿廊市城上悉累甃下環以溝壑時麻柳柳廣闊承輪所修屯田架橋引水作石梁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禳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設陷馬院城上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洩列畦壘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險阻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垣上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植榆久之榆滿墜下上元苜不燃燈允則結采山聚樂使民

縱游明日偵知遼將欲間行入城觀之允則與同僚何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會不交一言出女奴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驢廬下使還去即遼之南京統軍也後數日其人得罪燕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少頃火燭命悉燬所焚物密遣使持檄瀛州以若館運器甲不決勿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權密院移請之對曰兵械所藏燬火甚嚴方宴而燬必悉人所爲會宴救焚事或不測矣一日民有訴爲遼人毆傷而逃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索以爲快逾月遼人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毆人爲質喻比得報以爲妄乃殺謀雲雲卒亡入北界允則移文督遼人報以不知所允則曰在某所遼人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徇後無敢亡者允則不事威儀問或步出遇民可與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盜賊獲人亦莫知其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蓄資貨當時邊巨鮮能及之者廣信軍即威魯軍在安肅縣西

讀史兵略續編卷一 宋紀

五十三

讀史兵略續編卷一終

益陽胡林翼

金匱宣統

(仁宗天聖元年)自建隆以來吳蜀江南皆號富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富藏...

(六年)先是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不遺他軍一軍大謀守佐堂下劫之約予...

讀史兵略續編卷之二

宋紀

(七年)初渤海自神册中附於遼無權醜醜之稅寬弛關市之征渤海安之自馮延禧...

山險不可重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為法臨淄人賈同書造瑋案邊邊俱同...

(明道元年)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趙德明凡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元昊小名鬼理性凶...

(二年)先是右司諫范仲淹以江淮京東災傷請遣使循行中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

急難將何以濟天之生物有時而國家用之無度天下安得不困江淮兩浙諸路歲有...

萬籍故郡國之民率不暇給國家以饋運數萬謂之有備然充兵充吏游惰工作充塞...

讀史兵略續編卷之二

宋紀

(景祐元年)以權知開封府程琳為三司使琳又上疏言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備...

右曰平所討之將也平在定州嘗言臣前在陝西見元吳車服備具且叛矣宜嚴備之不聽及是戎

平曰知卿有將略故委以邊寄卿其勉之柔遠在慶陽府西其西則後橋川路新修舊道

趙元吳遣蘇奴兒將兵二萬五千攻嘉勒斯賚敗死略盡蘇奴兒被執元吳自率眾攻靈州一月不下既而

詐約和城則乃大縱殺戮又攻唐安二宗哥帶是嶺諸城嘉勒斯賚將安子羅以兵十萬絕歸路元吳盡

夜戰二百餘日子羅敗然兵滿宗哥河及饑死過半元吳又嘗使嘉勒斯賚並臨河邊嘉勒斯賚知衆寡不敵

壁部州不出降聞元吳頗得其虛實元吳已渡河插旗賊其後嘉勒斯賚使人移檄深慮及大戰元吳憤而

歸士視旗渡河死者十八九所獲獲其家嘉勒斯賚來獻捷靈州城隍廟在靈州府西有唐西平王

西南東五十二里靈州城隍廟在靈州府西有唐西平王

遼蕭瑄嘉勒斯賚嘉勒斯賚 遼天成軍節度使使彭感官使遼主與語才之齊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乎瑄嘉

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小大均熟始為盡美不知其他瑄嘉嘉

國故託粟以諷諫遼主大笑問治道之要嘉嘉對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嘗準布嘉嘉

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遼富民防邊自備糧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雙斗穀穀鮮有遺者其

無丁之家借其備備人倍其勞半途亡竄故成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於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

償者或連役不歸在軍物故則更補以少壯其鴨綠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此況渤海女直高麗合從連橫不時

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若能從西

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謀者皆謂從之非便臣謂不然準布諸部自有之義時北至臘胸河南至邊

境人多散居無所統一惟往來鈔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準布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內

置三部以益其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準布累世不敢為寇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來自

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取道人之道及城哈屯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

弊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恆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食土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國

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變屯戍遠邇猝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退則敵來不可不慮

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保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立酋長歲修

帝王之宅其關河之固邊方不甯則可退守宜漸儲糧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
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此之謂也先王修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惟設險使四夷
不敢生心此長世之道也

趙元吳既悉有夏銀綬靜有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安威懷龍背即補堡鎮備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
蘭山為固是歲始大備備官十八監軍司委備察分統其家自河北至臥囉娘山七萬人以備遼人河南洪
州白豹安靈州羅落天都畢精山五萬人以備吐蕃鎮戎原州左廂有州路五萬人以備鄯延麟府右廂甘州
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為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
隴山賊者橫山羌夏兵柔脆不及也選豪族善騎馬五千人送直僞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錢騎三千分十部
發兵以銀牌召酋長面受約束榜十大司於興州以總政務元吳請遣人供佛五臺山乞令使臣引護并給館
券實欲窺河東道也此夏國與地也 州今榆林府靈州在米脂北後魏州在米脂西西北在鄂
爾多斯左翼後旗甘涼肅會今州府名瓜今安西州沙今教皇縣在靈州東南花馬池北會在中衛縣西南勝在鄂
爾多斯左翼後旗甘涼肅會今州府名瓜今安西州沙今教皇縣在靈州東南花馬池北會在中衛縣西南勝在鄂
州定定州在故新靈州北今州府名瓜今安西州沙今教皇縣在靈州東南花馬池北會在中衛縣西南勝在鄂
州定定州在故新靈州北今州府名瓜今安西州沙今教皇縣在靈州東南花馬池北會在中衛縣西南勝在鄂
州定定州在故新靈州北今州府名瓜今安西州沙今教皇縣在靈州東南花馬池北會在中衛縣西南勝在鄂

寶元元年鄭延路幹司言趙元吳從父山遇遣人來約降詔勿受初元吳悉會諸城刺臂血和酒質饋
中其飲之約先攻鄭延自靖德門赤城路三道並入會蒙有諫者輒殺之山遇數止元吳不聽畏其謀毒
子來降時已被詔知延州郭勳與幹司言趙元吳從父山遇遣人來約降詔勿受初元吳悉會諸城刺臂血和酒質饋
射而殺之時元吳自稱烏珠寶元元年 已數年矣元吳既殺山遇遂謀僞號靖德門在保安縣西八十里
崇信縣西

詔廣西路幹司趙宜州進兵討安化蠻初官軍與蠻戰為蠻所敗幹司張懷志等六人皆死帝命洛苑使
馮仲己知桂州兼廣西幹司仲己遣江陵未至於是遣中使諭仲己速行仲己日夜疾馳至宜州繕器甲訓隊
伍募兵發丁壯轉糧餉由三路以進仲己臨軍單騎出陳語蠻曰朝廷撫汝曹甚厚何乃自取滅亡汝聽我
言則生不然無噍類矣眾皆泣曰不圖今日復見馮公也先是大中祥符末及天聖間仲己嘗再知宜
州蠻服其威信故云明日蠻渠頂投兵械萬計率眾降軍門廣西遂安宜今慶遠府
趙元吳反詔陝西河東沿邊諸將與元吳界互市處皆禁絕之有能捕元吳所遺刺探者賞錢十萬加嘉勒斯
賚保順軍節度使選川大首領自西涼為李繼遷所陷巴勒結諸部往往歸嘉勒斯賚回紇降者復數萬嘉勒
斯賚居唐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背擊元吳以拔其勢因
授節帥為嘉州今岷州 今吐蕃
二年元吳為書及錦袍銀帶投鄭延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拔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副都督

夏元亨獨曰此間耳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賄豈使衆知邪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級羊馬自效金明在廣施

以左侍禁魯經爲閩門祇候使嘉勒斯賚特擢之先是遣經持詔諭嘉勒斯賚使擊元吳以拔其勢賜一萬匹嘉勒斯賚奉詔出兵四萬五千嚮西涼有備嘉勒斯賚知不可攻捕殺遊邏數十而還經言國再舉然卒不能也初經直詣嘉勒斯賚使擊元吳因地與之參知政事程琳曰使彼得地是生一元吳不若用間使二虜勢不合即中國之利也

詔陝西安撫使羅維翰會知承興軍夏謀西師丙子維翰遣一族本党項遺種然自靈武陷沒銀綬嗣案以來假朝廷威靈聚中原祿賜略有河外服屬小蕃德明元吳久相繼擄地千餘里積貨數十年較之繼運勢已相萬爲過飽猶擬進擊者莫不欲大行誅討然自昔兵家皆謀先勝而後戰即舉無遺策以繼運窮感比元吳官與事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軍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與國習戰之帥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運逃伏平夏元吳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則自窮糧糈不能久須臾難於接送師行賊境利於速戰進則賊避其鋒退則賊設奇伏夜燒營柵老糧深可慮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既無長舟巨艦則須浮囊挽輓賊列寨河上以逸待勞我師半渡左右夾擊未知何謀可以擇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謹追討者是爲無策事不先定必有後憂計上十策一教習強弩

讀史兵略續編 卷二 宋紀

以爲奇兵二驍騎苑以爲濟師三詔嘉勒斯賚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寨柵多少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號神虎保捷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弓手壯丁八以備城守八並邊小寨毋積糧賊攻急則棄小寨入保大寨以全兵力九關中民坐罪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銅一斤爲粟五斗以贖邊計十損並邊元兵冗官及減騎軍以紓饋運當時頗採用之

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富弼上疏曰自去年十二月元吳反變起倉卒衆皆謂之忽然臣則知其有素昔元吳常勸德明勿事明朝杜絕朝貢德明以力未盛不用其謀豈有身自繼立而不行其說邪此反狀有素者一也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門市不譏商販如織山川之險夷國用之虛實莫不周知又比來放出宮女任其所如元吳重幣納之左右朝廷之事官禁之私皆所窺測以凶狡之性豈顧宗盟此反狀有素者二也西鄙地多帶山馬能走險險海瀾連水泉不生王旅欲征軍須不給窮計則道阻退保則糧乏元吳恃此輒得以猖狂此反狀有素者三也朝廷累次遣使元吳多不致恭雖相見之初暫御臣下之服而退後復具帝者之儀此反狀有素者四也頃年鹽州屯戍軍校鄭美奔戎德明用之持兵朝廷失靈武元吳早蓄險務收聚傑故不第舉子數人自投於彼元吳或授以將帥或任之公卿倚爲謀主此反狀有素者五也元吳授契丹爲親則指爲勢懸則假其師徒至有倚角爲首尾相應彼若多作奉制我則困於分張此反狀有素者六也是六者歲月已久中外共聞而天子不得知朝廷不爲備此兩府大臣之罪也聞元吳遣使多擇悍將制解自

高者請必不敢加味我若察其謀於始至之日盡新都市即時削奪或命將討或發兵備邊士必爲之增氣而反召之郡下志其貨易重寶遺其非其回心易慮復向化乎夫朝廷結以恩信幾四十載尙無懷感之意豈姑息遂可移移移移事者遇情自居殺之惡其急擊囚之惡其有辭遂至放還假示寬貸向若未能加戮只宜境上御回使其不測深猶可謂之下策召而復遣成其不辱君命之賢大國之謀焉爲小戎所料謀國若此取侮之道也嘉勒斯賚善兵技戰有一寨主爲善兵所得及擒去軍民甚眾西頭供奉官馬遵引兵追戰即時奪回延帥范雍及副都書劉平奏乞勳獎朝命只還東頭供奉官而已夫馬遵者出死力突圍引既之兵入不存之地奪已禽之將士拔已陷之師徒雖非大功亦可謂之奇勳主帥保奏理合超遷只進一官殊乖典制極使軍守實早謀附漸致顯榮一旦擢居衆賢之上人心不允況復元吳作梗西師用兵所宜選選才能而選用斯人不問賢愚皆所輕笑亟宜罷免以重觀瞻西師用兵以來數差移武臣往彼每有過關求見者必於邊事有所阻礙下聽朝之餘何情一見待以從容加之善誘使盡意陳然後觀其對之是非察其趨向之邪正可謂則獎激而遣之不可亦優容而罷之如此則各盡所懷無不感悅勇銳立功何憂乎叛寇何恤乎用兵哉

嘉勒斯賚都書劉平上言元吳侵邊恣行殺害衆叛親離復與嘉勒斯賚舊作哈斯相持已久結謀方深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定不可玩敢不可緩若以嘉勒斯賚原奉詔四路軍馬分爲兩道益以善漢弓箭手步騎得精兵二十萬比元吳之衆三倍居多衆人心離故嘉勒斯賚立敵之時緣邊州軍轉糧草二百餘里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衆授以職名給衣祿金帛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以土人補將校勇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期月而人自定或投嘉勒斯賚以靈武軍節度使西平王使逼元吳河外族帳後出嘉勒斯賚石州善漢步騎收河西諸部族以厚賞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以大軍進討以所得城邑封之元吳不過其身外窮寇耳或朝廷貸元吳之罪更示含容宿兵轉多經歲尤甚恐契丹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嚴守禦之長計或元吳潛與契丹結爲聲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滅西兵以應河北譬如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爲先重者爲後也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石州節

讀史兵略續編 卷二 宋紀

嘉勒斯賚都書劉平於慶州使至保安與嘉勒斯賚舊作哈斯相持已久結謀方深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定不可玩敢不可緩若以嘉勒斯賚原奉詔四路軍馬分爲兩道益以善漢弓箭手步騎得精兵二十萬比元吳之衆三倍居多衆人心離故嘉勒斯賚立敵之時緣邊州軍轉糧草二百餘里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衆授以職名給衣祿金帛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以土人補將校勇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期月而人自定或投嘉勒斯賚以靈武軍節度使西平王使逼元吳河外族帳後出嘉勒斯賚石州善漢步騎收河西諸部族以厚賞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以大軍進討以所得城邑封之元吳不過其身外窮寇耳或朝廷貸元吳之罪更示含容宿兵轉多經歲尤甚恐契丹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嚴守禦之長計或元吳潛與契丹結爲聲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滅西兵以應河北譬如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爲先重者爲後也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石州節

石元孫合軍趙士門及是獲復召平元孫遣軍救趙州平得獲初撤帥士三千餘慶州行四日至保安與元孫合軍趙士門而獲復撤帥到平元孫遂引之去復至保安平素輕賊謂其下曰賊士赴人之急臨渴火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碎金谷趙檢方俟政郭燦各將所部分屯雍晉召之為外援平亦使人感其行成實德和政導所將兵悉至五將合步騎萬餘結陳東行五里平令諸軍齊進至三川口遇賊時平地雲數寸官軍爭奮殺賊騎五七百人乃退賊復蔽盾為陳官軍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又八九百人平左右脛皆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級及所獲馬論功平曰戰方甚且自記之悉賞汝語未已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却引二十餘步黃德和居陳後見軍卻率麾下軍走保西南山泉軍隨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驅追德和執其轡拜之曰當勸兵還并力拒賊奈何先引去德和不從遂策馬還與宜孫皆赴甘泉平遣軍校以劍遮留士卒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退還水東平率餘眾保西南山下立七寨自固距賊一里所賊夜使人至寨問主將所在平戒軍士勿應夜四鼓賊環寨大呼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人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眾庸足破乎已卯黎明賊復招降不從賊遂騎山四出合擊官軍平與元孫巡陳東偏賊衝陣分為二遂與元孫皆被執賊圍州凡七日及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為會是夕大雪賊解去士彬世守金明有兵近十萬人控扼中路東魏壁相公元吳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吳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范雍請徙

讀史兵略續編卷十一 宋紀

置南方雍曰討而高之執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士彬降者日至分隸諸寨甚眾元吳使其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魏壁相公膽墜於地士彬益驕又以嚴酷御下多怨憤者元吳陰以金幣誘其所部渠帥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也及賊騎大入諸降者為內應士彬時在黃堆寨聞賊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送送以詣元吳與其子懷寶俱陷沒雍初聞賊大舉令士彬分守三十六寨勿令賊得入懷寶諫曰今當聚兵禦寇分則勢弱不能支也士彬不從懷寶力戰死黃德和既奏劉平石元孫降賊知樞密院事夏守寶辨其枉自請將兵擊賊承平當在永平北今延川縣西北地保安屬在延安府西北土門路即漢子關在延安西北口也在安塞東甘泉在延川南黃堆寨在金明南

元吳既陷金明寨遂攻安塞門永平等寨承平寨主監押初欲斂兵匿深山避賊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遷城門立於馬前曰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獨何異日為有司所劫吉為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吉于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慚懼而返敵至圍城吉率眾拒守卒完城寨主監押以功各遷一官吉曰寧不喪城寨吾豈論功乎

以宮苑使高志甫為河北諸州軍安撫使兼兩路營田使元吳初反志甫時知鳳州亟上言請乘賊未發選驍將銳兵分道急趨覆其巢穴軍數十不報徙知貝州至是思其言即召至關問今宜為何策志甫曰今將不遠糧而兵不識法制故敢乃請募兵五百以古陣法教之既成帝臨試之復下禁衛諸帥諸帥出行伍不違

古法乃曰與今所習異不肯用志甫又言其北與邊通官備故有此命俾經略之

趙州之役郭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平元孫下賊與賊遇馬入陳殺傷數十人賊出將揚言當避還據柵破其柵兩軍皆大呼復持槍挺鎗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遵擊期必死軍和却即覆馬以殿又持大稍橫突之賊知不可敵使人持符索立高處迎避馬輒為避所斷因縱使深入擲兵注射之中馬馬跪仆地被殺於是特贈遵果州團練使

黃德和之誣劉平以降賊也引敗卒之言為證已而平親隨王信自延州來言平與賊約和德和患其異詞酒給以銀釵使亡去而德和已使人拘信信求濟于平之子且曰太尉與賊約和今乃云降賊信當以死明之

郭延路走馬承受馳驛以聞德和遣延州至城南范雍不納使人代領其眾遣歸鄜州命乃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入內供奉官梁致誠就河中府置獄復遣天章閣待制龐籍往訊之河東都轉運使王沿又言訪聞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賊中逃還云平等皆為賊縛去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頸長三尺餘何不速斬我知賊院官勸力奏平引兵赴援行不淹日以姦臣不救故敗罵賊不食而死宜恤其家而延州吏民復詣關訴平戰沒狀文彥博等劾河中府獄既得實龐籍言德和退怯嘗誅劉平等力戰而死子孫宜賞郵韓琦亦言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眾晝夜力戰為德和所累既被執猶誓賊不已忠勇不愧於古人今坐聽言所感憤忠節孤之典未下遊臣豈不辭體乎詔賜斬德和於河中仍梟首延州城下王信坐誣告其主亦杖

讀史兵略續編卷十一 宋紀

殺劉平為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石元孫為忠正軍節度使兼太傅仍賜平信陵坊第錄其子弟

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嘗聞邊城多請五路入討臣恐未可輕舉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係難制之寇臣以為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詔以韓琦為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為龍圖閣直學士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初仲淹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帝以夷簡為長者既而仲淹入朝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于夷簡何憾也仲淹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修葺軍器以親為辭且曰今豪傑之士往往已殺收擇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抗慨之士未得出門下也宜少思焉

鄭延鈞轉張亢上疏言舊制諸路都督各不過三兩員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權均勢敵不相統制凡有議論互執不同請約故事別形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三兩員領之又曰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為援請令邊城預定其法凡賊入寇某處為聲援某城寨相近出敵死士某處設都同巡檢則各扼其要害又令鄰路將取某救應仍須暗以旂幟為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軍馬陷賊寨者四指揮平竟不知又趙瑜領軍馬開道先進而趙援與王遵等趨寨門至高頭平報賊張蓋駐山東振塵兵掩襲乃其子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為引旂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者張旂後者以辨旂應之此是干相生也其干相剋支相生支干相生相剋亦如之蓋兵馬出入則百步之外不能相認若不

預立號必誤軍期又曰兵官務要張皇邊事... 多少都督鈐知軍都監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都署領萬人鈐領五千人... 量賊眾寡而出戰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

其人寇三川寨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楊保吉死之明日... 州駐泊都監王瑋將三千騎來援自瓦亭寨至師子堡...

後守神林北路都巡檢范全設伏崖險賊半渡邀擊之斬首四百級... 堡未開白豹在慶陽北神林在隆德西四十里

賜涇原駐泊都監王瑋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 得專殺以環慶都署兼知慶州任福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備使賊乘之所傷必眾... 患賊之先至請俟春暖出師賊馬瘦人饑其勢易制...

定渭州已丑琦而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 轉朱觀涇原都監武英繼之行營都監王瑋參軍事...

且易糧足供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

外分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掠龍川過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 百賊騎馬羊囊駝伴北擊引騎趨之福亦分兵自將隨其後...

軍中傳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傳言戰太急福等既遠... 其白琦琦即奏之尹殊為作憫忠辨誣一篇英太原人...

備既又分出趙利故至取致奏至帝深悼焉丁酉贈任福... 贈官各追封其母妻及甄錄子孫有差...

水五里龍羊城即龍羊城今靜州六盤山在固原山南... 北大分水嶺也羊牧隆城即隆德縣城城家川疑六盤山水

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 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仲淹言任福勇...

也方平所議與與育同而議者皆不謂然兵既交天下騷動... 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河而與州巢穴之守虛...

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參知政事宋綬曰大科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南安縣在保定東德西南安定之北以右班殿直趙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都監琦初隨其父援在西邊訪得五路微外山川邑道里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琦請于帝詔取其書并召琦至又上五陳圖兵事十餘篇即擢任之琦自以年少新進未有功辭都監受兵萬人賜御銀仗令自擇偏裨參佐居涇原兼治龍竿城麻覽留百餘帳處近塞為驍琦自府引兵三萬自靜邊應吳抵木甯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滙殿後為賊所掩琦登陴望見賊騎數百復又拔滙之眾以出士皆歎服滙今改居龜谷無所屬琦與書招之遺以錦繡鎧戰命秦鳳河也靜邊在莊浪縣西木甯縣東之北在固原西南秦吳未詳龜谷今金甯龜山之谷

麟州元昊破曹遵特主禁王世寶兵馬監押殿直王顯死之焚倉庫樓櫓皆盡復領兵攻府州州城險且堅東南各有水門崖壁峭絕大河城隍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上矢石亂下賊死傷殆盡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傷者千餘人賊乃引退縱兵四掠又復圍豐州麟州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為城最為險固初河東轉運使文洎以麟州餉道回遠軍食不足欲塞唐張說出兵故道復通河關未及就而卒及洎子彥博為河東轉運副使遂道銀城而州有積粟可守城中素乏水園既久士卒渴乏或勸知州苗繼宣取河溝之泥以飾埤元昊仰視曰謀謂我無庸戰不三日漢人當渴死今尚有餘以污堞給我也斬之城下解圍去知誠院張方平言夏竦為陝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實節度之帥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必得志坐視寇敵國損威

宋史 兵志 卷一

乞道疎舊官與之一郡遂其自全之計府州今府谷縣南在西北其西有麟州在神木之北以鄜延都鈐轄張元為并代鈐轄管麟州軍馬公事時元昊已破豐州引兵屯琉璃堡鎭鈐轄府開二州閉壁不出民乏水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杯五軍騎扣府州城門關不敢入曰我新軍馬也出所受教示城上既入即開門縱民采薪汲澗谷然賊騎猶時出鈔掠漢田元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為築東勝堡下城旁有疏畦為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為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獲於外腰鑊與持兵衛送者均其得時禁兵敗北無圖志乃募役兵夜潛隘道邀擊賊遊騎比明或持首級來獻九犒勞之衣以錦袍禁兵始慙曰我願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士奢之幸利皆願一戰元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謀伏賊寨旁草中見老羌方羊牌占吉凶驚曰明日當有急兵且趨避之皆笑曰漢兒方誠頭都問何敢至此元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賊棄堡遁去乃築宜威寨於步瀆溝捍寇路以鄜延都監王信為本路鈐轄兼兩路都巡檢使信初為鄜延都監始至之夕賊眾數萬傳城軍氣憤不知所為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賊戰不利失其前鋒因案軍不動通明濟上東山並軍乘勢而下擊走之追斃大獲而還為賊敗信又出兵拒賊俘斬甚眾

知秦州韓琦復為起居舍人知慶州范仲淹復為戶部郎中仲淹上疏曰國家長久之策莫若於慶州三州各置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都出邊設斥候於春秋四賊舉動之時先據要

善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擊陳并力擊之又於西賊未結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深入大掠或破其和

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鹽州無并賊斷河飲路有夜開門擊賊少却以官軍壁兩旁使民出澗復以渠泥覆草積薪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眾遂解去遷有都官員外郎鄜州都監王凱全斌會孫也數破賊有功賊大至與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合斬首六十五級又入兔毛川遇賊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不解至暮賊潰又斬首百八十六級自蹂躪死者以數千遷南作坊副使毛川在神木縣北下流

之謀漢兵繼回邊急如雷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率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軍行入界先布信令大為城寨以據其地城寨堅完當留土兵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巡檢范全趙明以安撫之嚴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又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葫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城相環阻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城之西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

宋史 兵志 卷一

界阻斷經過道路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為便穩其守議曰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神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

下重田利習地勢父母妻子共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守愈久而備愈充雖賊時為患不能因我此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金湯在保安白豹在慶州北後橋在慶州西前道泉縣即平涼府北道泉水也二年遣主謀親帥南伐意未決乃幸相張儉第使向食先往具饋儉御之進羹羹乾飯遠主食之而甘徐問以南伐之策儉極陳利害且曰第遣一使問之何必遣勇車駕遠主悅而止復即其第賜宴器玩悉與之

是月遼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一作特默翰林學士劉六符來使取晉陽及武橋以南十縣地且問與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戎之故三月己遣使蕭特默劉六符至京師致遼主書先是遼更遣使且至帝為之肝食厚選可使遼者羣臣皆懼行宰相呂夷簡與右正言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愛其死帝為動色壬申命弼為接伴使弼以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久之特默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勞特默稱足疾不拜弼謂曰吾嘗使北朝臥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特默默然起遂使人掖而拜及特默等至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廷議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傳簡王允弼女與遼之皇子梁王洪基結婚成婚歲賂獨弼以結昏為不可幸未授弼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使弼報聘故也弼曰國家有急惟命是從臣職也奈何遂以官爵賂之固辭不受

是春范仲淹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賊為邊患仲淹謂神世衡素得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客族勢頗強一作強世衡未嘗出關世衡與約請朝至其帳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勢勇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聞而起勢頗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又有兀一族受賊僞職世衡招之不至命蕃官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攻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符又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由是人人精於射賊不敢復近環州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一 宋紀

詔以右正言富弼為回謝國信使西上開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誓盟肆余篤承共遵訓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使臣特詣誠問且以武橋內地晉陽故封授石氏之制城述周朝之復境繫於吳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收鄴寶之信凡諸細故咸不置懷況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無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橋之烽遂舉前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親受祿謀狂僭倣擾邊疆除已嘗聞遣杜防郭稹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軺旁午屢開賊寇之談慶問交馳未暇職親之故忽竊窺窺用憫然謂將於在原反致戮於忌器復云營築隄隄開決破塘昨緣濶濶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藉猜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固習兵夫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實在於貴境實撤戍兵一皆示以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阻惟歡契方保悠長遠與請地之言殊非戰書之約誠惟應應切感思自餘令弼口陳書詞翰林學士王拱辰所撰也初遼人書言太宗舉無名之師一時莫知所答拱辰獨請問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遼人寇石橋關濶假兵以據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謂之無名帝喜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殆難答也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濶何為者哉一葦可航投壻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測其地以養兵帝問拱辰對曰此六符嘗言耳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戎騎也帝深然之徙并代鈐轄張元為高陽關鈐轄初州猶未通鐵路隔數九自護南郊實物送麟州賊既不得鈔隨以兵

數萬趙柏子乘我露路元所將才三千人元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關則生不然為賊所屠無餘也土皆感厲會天大風厲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奪馬千餘匹乃修建寧寨賊數出爭逐戰於兔毛川元自以大陳抗賊而使將張昇以短兵驅數千伏山後元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疲爽不能戰賊目曰東軍素易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誤賊賊果趨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寨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始通元復奏今所通特往來之徑耳旁皆虛空無所阻若增築並邊諸寨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河外勢益疆疆未下而朝廷慮遠將欲置乃徙元高陽建寧在府谷西北清塞等五堡在麟南柏子驛近神木西而之

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請修葺州北城從之先是河決久未塞昭述但以治隄為名調發兵八萬逾旬而就劉大符過之真以為治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詔建大名府為北京初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儲儲難及遼人將渝盟言事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遼人畏壯侮怯速城洛陽無以示威反長彼勢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議者聽之

慶州之西北馬鋪寨當後橋川口深在賊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塞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其後諸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畢具旬日城成是歲三月也尋賜名大順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白豹金湯皆截然不敢動環慶自是寇益少復以仲淹為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一 宋紀

龍圖閣直學士從所請也初仲淹上表言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為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至表三上乃從之大順在白豹南四十里遠在川其源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王德用入朝奏事命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至日教士卒習戰頃之皆可用遂使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寶以告是服人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提梅鼓督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輿糧聽鼓聲視吾旗所視者歸告其國中謂漢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兵乃解時發兵屯定州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間無一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務敏士卒勿令擾我菩薩初富弼張茂實以結昏及增歲幣二事往報遼人惟所擇弼等至遼遼主命六符為館伴六符言北朝皇帝聖欲割地弼曰此必志在欺盟假此為名南朝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南朝聖事安得濟弼曰北朝無故求割地南朝不即發兵而遣使好辭更誰此豈南朝聖執乎及見遼主弼曰兩朝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遼主曰南朝連約塞門增塘水治城隍籍兵此何意也弼曰臣請舉兵朕以不若遣使求關南故地求而不得舉兵未晚弼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動用兵者皆為其身謀非國計也遼主覺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求助於北末帝晉亂人乘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北朝全師獨克雖獲金幣充切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

願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高計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曰不能曰勝與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土
 馬草臣書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遇好不絕續備應人主豈何利焉遠主大悟首肯久之曰又曰應馬
 門者備元吳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民兵亦備特補其闕耳
 非違約也遠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然朕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爾曰晉高祖以龍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
 伐取關南皆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與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乎遠主無言徐曰元吳精滿尚主南朝
 伐之不先告我何也爾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於陛下曰向不知元吳與弟通
 姻以其負恩撥邊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更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
 遠主顧其臣國語良久乃曰元吳為寇豈可使南朝不擊乎既退六符謂爾曰吾主取受金帛豈欲十縣如何
 爾曰南朝皇帝嘗言朕為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昔漢淵白刃相向章聖尚不與關南豈今日而肯
 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不過利其租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欲使之肝腦塗
 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之欲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爾好朕獨能避用兵邪漢淵之盟天地神祇共
 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誓當共奏使兩
 主意通契日遠主召爾同機引爾馬自近問所欲言爾曰南朝惟欲款好之久耳遠主曰得地則款好可久爾
 曰南朝皇帝遣臣問於陛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失祖宗故地邪且北朝既以得地為樂則南

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藩封亦安可復理此事正應彼此自諭耳既退
 六符謂爾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昏可議耳爾曰結昏易生覆況夫婦情好
 難必人命修短或異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爾曰帝女才四歲成昏須在十餘年後
 今欲釋目前之疑豈可待哉爾揣遠人欲昏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公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
 遠人結昏之意緩且爾謂遠人曰二議未決安敢徒道願留畢議遠主曰朕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宜遂以昏
 書來也爾還奏復授爾更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受奏與茂實再以一事往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
 爾草答遠人書并誓書凡為國書二誓書三誓書則無金帛若遠人能令夏國復納款則歲增金帛二十萬不
 則十萬爾奏於誓書內增三事一兩界塘堤毋得開展二各不得無故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諸色人爾
 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齎誓書五函并副追及爾於武強授之爾行至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遠人前約萬一
 書詞異則彼必疑吾事敗矣乃密啟副封觀之果如所料即疏報又遣其屬宋誠蔡挺詣中書白執政帝欲
 知北事亟召推對便殿乃爾三事但可口陳爾如此執政陰謀乃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日欲叩關
 門求對爾更拘以舊制當先進名對仍翼日爾實之遂急奏得入見曰執政為此欲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
 奈國事何帝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誤耳當改正爾語益使夷簡與爾決不為此慮恐誤
 耳爾怒曰殊甚邪爾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其夕爾宿學士院明日乃行爾爾張茂實以八月乙未

至遠主日引爾等見遠主遠主曰爾事使南朝骨肉股離或公主與我王不相悅因不若歲增金帛但須於誓
 書中加一數字乃可爾曰願乃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爾朝為兄豈有兄處於弟邪遠主曰爾朝以厚幣
 遠我我懼我也爾事何情爾曰南朝皇帝情生豈敢致幣以代干戈非懼北朝也今陛下忽變此誓正欲
 爾絕爾好以必不可其相要耳遠主曰改為納字如何爾曰亦不可遠主曰誓書何在取二十萬來爾既與
 之遠主曰納字自古有之爾曰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納亦不可知其後爾利
 為太宗所奪豈復更有此禮遠主見爾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自遣使與南朝議之於是遠主留所許歲增
 金帛二十萬誓書遣即律仁先劉大符來爾納字爾等還至雄州詔即以爾為接伴使有朝廷合先知者急
 致以即爾奏曰彼求歲納二字臣以死拒之其氣折矣不可復許即律仁先劉大符入見以誓書來朝廷用吳
 殊議以納字許之爾月庚辰復命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爾又固辭先是爾數論事忤
 呂夷簡因夷簡使遠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再引爾與爾使李希烈事乞留爾不報而爾受命不少爾自初奉
 使聞一女卒再奉使聞一男生皆不願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耳
 至瓦亭寨遠主都監許思純環慶都監劉贊以番兵五千餘人為左翼天聖寨主張贊為殿後戊子進屯五
 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玘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為
 先鋒趙瑜繼奇兵為援及大軍次安邊寨給蘇林未絕懷敏即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合廣實領大軍自
 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為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
 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
 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開元吳從軍新城外乃議賢明掩護趙玘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宜依馬欄
 城布柵扼賊歸路守鎮戎以便饋道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為賊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
 川劉湛向進出水口趙玘出連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璘堡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
 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玘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
 未行驛官賊已屯邊寨上復召玘等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將報賊五千人列定川寨北頃之王文李知
 和定川寨主郭翰又報已拔柵輸懷敏命趙玘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柵斷其
 歸路別為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劉璘帥善兵關於河西不勝眾潰懷敏為中軍屯寨
 門東偏曹英等陳東北隅賊四面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會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陳遂撥
 士卒攀城搦手入英而被流矢仆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懷敏為眾所搦驟斃死與至壘城久之乃
 蘇懷敏進士據門橋揮刀手以拒入門者趙玘等揮刀斧手前關及以騎軍四合禦賊眾稍却然大軍無歸
 志趙玘等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賊聚大圍城四隅臨西北隅曰爾得非部曹爾上點陳爾者爾爾固能軍

願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高計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曰不能曰勝與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土
 馬草臣書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遇好不絕續備應人主豈何利焉遠主大悟首肯久之曰又曰應馬
 門者備元吳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民兵亦備特補其闕耳
 非違約也遠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然朕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爾曰晉高祖以龍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
 伐取關南皆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與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乎遠主無言徐曰元吳精滿尚主南朝
 伐之不先告我何也爾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於陛下曰向不知元吳與弟通
 姻以其負恩撥邊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更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
 遠主顧其臣國語良久乃曰元吳為寇豈可使南朝不擊乎既退六符謂爾曰吾主取受金帛豈欲十縣如何
 爾曰南朝皇帝嘗言朕為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昔漢淵白刃相向章聖尚不與關南豈今日而肯
 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不過利其租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欲使之肝腦塗
 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之欲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爾好朕獨能避用兵邪漢淵之盟天地神祇共
 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誓當共奏使兩
 主意通契日遠主召爾同機引爾馬自近問所欲言爾曰南朝惟欲款好之久耳遠主曰得地則款好可久爾
 曰南朝皇帝遣臣問於陛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失祖宗故地邪且北朝既以得地為樂則南

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藩封亦安可復理此事正應彼此自諭耳既退
 六符謂爾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昏可議耳爾曰結昏易生覆況夫婦情好
 難必人命修短或異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爾曰帝女才四歲成昏須在十餘年後
 今欲釋目前之疑豈可待哉爾揣遠人欲昏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公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
 遠人結昏之意緩且爾謂遠人曰二議未決安敢徒道願留畢議遠主曰朕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宜遂以昏
 書來也爾還奏復授爾更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受奏與茂實再以一事往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
 爾草答遠人書并誓書凡為國書二誓書三誓書則無金帛若遠人能令夏國復納款則歲增金帛二十萬不
 則十萬爾奏於誓書內增三事一兩界塘堤毋得開展二各不得無故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諸色人爾
 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齎誓書五函并副追及爾於武強授之爾行至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遠人前約萬一
 書詞異則彼必疑吾事敗矣乃密啟副封觀之果如所料即疏報又遣其屬宋誠蔡挺詣中書白執政帝欲
 知北事亟召推對便殿乃爾三事但可口陳爾如此執政陰謀乃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日欲叩關
 門求對爾更拘以舊制當先進名對仍翼日爾實之遂急奏得入見曰執政為此欲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
 奈國事何帝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誤耳當改正爾語益使夷簡與爾決不為此慮恐誤
 耳爾怒曰殊甚邪爾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其夕爾宿學士院明日乃行爾爾張茂實以八月乙未

乃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四鼓懷敏召諸將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陳走賊或軍趙瑄請自龍平城往曰彼無險且出賊不意乘不從及旦懷敏東馬南馳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周圍之懷敏及諸將曹英等十六人皆遇害軍士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于賊懷敏子宗晟與郭京等還保定川賊長驅直抵涇州幅員六七百里焚劫屠掠居民而去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于鎮戎為懷敏敗於涇州賊聲益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也定川在西北二十五里天聖在涇原東北百里通華在靜寧東北百里定西在秦州西馬城在涇州之北狄也餘後考

冬十月丙午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翰林學士弼言於帝曰增金幣與遼和非臣本志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北方角故不敢以死爭耳功於何有而遽敢受贊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卒辭不拜以翰林學士王堯臣為涇原路安撫使始堯臣還自陝西請先備涇原弗聽及為懷敏敗帝思其言故復遣堯臣往於是前所格議多見施行復任韓琦范仲淹為執帥堯臣發之涇州觀察使知涇州王沿降知魏州坐為懷敏之敗也沿始教懷敏駐軍瓦亭及懷敏趨鎮戎沿馳許戒勿入第背城為寨以募師誘賊至則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至定川果敗乘勝犯涇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為疑兵賊引去先是沿子豫謂懷敏非將才請易之沿不聽故及瓦亭在華亭西原州屬羌敏珠爾一作明今改密藏書作改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首尾隔絕道范仲淹聞涇原欲討之奏言一

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勳嘗已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為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宜因吳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胡蘆泉為堡鄣以斷賊路則一族自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微可以無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胡蘆諸寨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兼領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涼帥慶皆從仲淹請也初韓懷敏敗於定川諸郡震恐宗諒顯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諜知賊近形勢報旁郡使為備會仲淹引環慶兵來援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戰死者哭於佛祠祭之因厚撫其孀使各得所欲於是士卒感憤氣邊民稍安故仲淹藉以自代細腰胡蘆泉皆在環慶西固原州東

(二年)涇原安撫使王堯臣言禦備之策凡五事其一鎮戎軍接賊界天都山止百餘里西北則有三川定川劉瑄等寨皆漢蕭關故地最是賊衝其寨主監押當令本路主帥舉材勇班行若謂昨來懷敏之敗定川諸寨不足捍禦遂為棄地則兩路更無保障賊馬可以直抵城下矣其東南師子欄馬平泉三堡俟春當益築為涇渭之屏蔽不爾其勢不攻而自下一路隔絕更無斥候鎖戎遂為孤壘矣其二涇州龍竿羊牧降城靜邊得勝四寨在大盤山外則為涇州藩籬外則為秦隴襟帶土地饒沃生齒繁多請建置為軍路分都監一員知軍專提舉四寨及令修葺城塹屯軍馬及時聚蓄糧草以為備禦其三原州西至環州定邊寨與敏珠爾密賊等族一帶蕃部相接其首領至多素無保聚不相維統向背離合所守不常須擇武臣知環原一州相

為表裏使招輯蕃部但不為賊用庶少瀟涇原之患其四備州地控山險州城低薄墻濶狹三分軍民二分在外賊至雖能城守居民必大遭剽掠亦宜預慮之其五涇州雖為次邊然緣河大川道路平易近夷控扼之會其張村直入州路宜營作關柵或斷為長壘以遏奔衝望下韓琦范仲淹相度施行從之初曹瑋開山外地置龍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眾怨怒遂劫德勝寨主姚貴開城叛堯臣猶遺境上作射中諭以禍福且發近兵討之吏白堯臣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耳貴叛非公事也堯臣曰貴士棄爾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為朝廷忠實果出降堯臣為申明約束如瑋之勳乃歸宋鎮戎軍今固原州及隴原縣地天都山在固原西北百里三川屬今隆德定川在固原西北百里定西在秦州西馬城在涇州之北狄也定邊在環慶西

韓琦范仲淹等言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如不改舊號則不可許如卑辭厚禮從為珠之稱亦宜防其後患集賢校理余靖亦言必不可許夏四月甲辰以韓琦范仲淹並為樞密副使知宋興軍琦仲淹凡五讓不許乃就道富弼言琦仲淹並授樞密副使然議者云西寇未殄若二人俱來或恐關事願陛下采公論一召來處內一授職在邊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內外協濟無善於此先是歐陽修曾賦使此來意極不遜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今若便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謂我為怯知我可欺讓論之間何由屈折伏乞將元昊一行來人凡事勒減無令曲加優厚至是修又言開朝廷欲以

殿中丞任頤簡待元昊所遣來人臣竊謂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先窺伺將相怯勇觀察國家強弱若見朝廷威怒未息專意莫測必內憂新戮次恐拘留使其備得生歸自為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過加厚禮先為自弱使其知我可欺則讓論愈益難合必欲成就其事尤須慎重為先况聞邵良佐昨來自彼僑屈辱而還今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館待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饋餉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修雖有此議然不能從

樞密副使韓琦上疏曰臣聞漢文帝時國富刑措而賈誼上書以為可痛哭太息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痛哭太息者蓋以西北二邊禍疊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近者契丹遣使求關南之地邀獻納之名其輕視中國意蓋可見而元昊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累歲盜邊官軍累劫今乘定川全勝之氣遣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深而甚可慮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臣恐契丹謂朝廷事力已屈墮其誓約長驅都眾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定關輔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禦之臣是以夙夕思惟惟懼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宜詔中書樞密院凡苛碎眇末之務悉歸有司使從容謀議專論大計二曰念邊事今政府但循舊制機午即出恐邊警謂宜須未正方出廷此一以專邊論三曰擇材賢宜徵祖宗舊制於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契丹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宜遣轉運使二員專受經略責以歲月使警守禦

之備五曰因河東前歲賊陷曹州掠河外屬戶殆盡...

掠奪日暮乃出城去茂先具以聞樞密副使富弼...

強山林以至白晝分行入州縣開府庫劫貨財...

以賊賊副使張昂之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知院...

不加選擇非才貪濁者備者一切以例除之其間...

轉運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知州已得人即...

道路隴之二水環城西流繞帶河渭田肥沃廣...

瘦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

北界恐沿邊人戶驚擾也朝議以諸道兵集保州...

范仲淹言麟府二州山川回環五六百里皆蕃漢...

萬人河外送安皇祐中韓琦經略河東案堡寨處...

環原之間屬差有敏珠爾舊作明密藏...

使范仲淹轉饒古細腰城斷其路於是檄知環州...

卒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數日青湖及環...

監察御史李京言去年保州軍亂之後緣邊兵驕...

且增選備二十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葉適請河日毋張嘉河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賊
非可以機傳乃欲示制解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西憂賊度嶺而北乃撤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緒治
營多且燕輜賊不敵北復河行至鼎州復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以知英州郭邦孫蘇誠為供備庫使
初廣州以賊遠不及清野故賊得肆後賊知將走分兵扼其歸路布棧木巨石凡四十里賊至果不得
前乃繞出數舍入沙頭渡江由清遠縣道連州西歸摧傷甚眾賊得賊所略去物德府抄頭在清遠縣東
備智高殺廣南鈞轄借於賀州始受命討賊賊十七日至廣州城下入城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
不設賊又縱部兵歸平民以幸實可斬也仲簡曰安有國使欲斬待從官借曰斬諸侯劍在吾手何論待從
左右解之乃止及賊去廣州楊政借焚儲糧退保韶州軍次賀州賊夜入其營襲殺之借舉動肆卒以此
敗已未贈嶺南諸州死事者官有差知封州曹觀為太常少卿知康州趙師巨為光祿少卿始師巨嘗知江山
縣斷治出於己吏不能得民一錢物道上人無敢取及是喪過江山山人哭祭於路數百里不絕康州立
廟祭之及田瑜安撫廣南亦為觀立廟封州庚申備智高破韶州知州柳應辰棄城走廣西鈞轄王正倫與賊
關於館門驛死之開門賊侯王從政三班奉職徐守一借職文海皆被害從政罵賊不絕口至以湯沃之終不
屈而死實州今實州縣今封州今封州縣今德慶州今德慶州縣今
楊政曹觀制賊事師久無功改命孫河及余端等帝獨以為憂或言備智高欲得桂七州節度使即降福

宋史

二十五

密使使梁適曰若爾爾外非朝廷有矣帝問宰相蕭道潛誰可將者蕭道潛曰使狄青亦上表請行翼日入
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騎數百益以養兵竊賊首至闕下帝壯其言初欲用入內都知
任守忠為副諫官李兌言臣以官軍容致主將擊射是不足法遂罷守忠青言賊便於乘高履險步兵
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落善射耐艱苦上
下山如平地當乘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狄青置酒垂拱殿青既行帝謂輔臣
曰青有威名賊必畏其來左右使令非親信者不可雖飲食臥起皆宜防竊因馳使戒之內降手詔狄青
應避賊在山林者速招令復業其乘賊勢為盜但非殺人及賊所殺從能逃歸者並釋其罪已嘗刺面令取字
給公憑自便若為人所殺而冒稱賊首級令誠驗給錢米賜之其被殺劫者權免戶下差役見役仍寬與假使
警署至凡城壁書籍焚毀若初無城及雖有城而不固並加完築器甲朽敝不可用者繕治之右正言韓絳
言青武人不可獨任帝以問蕭道潛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制而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
將佐皆軍人制若孫河余靖分路討擊亦各聽河等指揮十二月壬申朔廣西鈞轄陳暉備智高兵敗於
宜城驛東頭供奉官王承吉白州長史徐繼死之暉素無威令既與賊遇士卒相乘博營中使承吉將宜州忠
敢兵五百為先鋒卒被甲以前遂殺軍卒子知桂州余靖言交趾累移文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觀
其要約蓋誠未能滅賊亦可使相繼武廷從其請已而狄青奏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此

非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一廣力不能討乃假使兵變實得志因而啟
亂何以禦之蕭道潛交趾兵勿用且撤諸無通交趾使人咸服青有遠略云金城今南寧府東金
五年詔廣南西路轉運使移文止交趾助兵從狄青之請也青合孫河余靖兵自桂州次賓州先是張忠將
借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陳暉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
賊潰於兜漏關其下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今之不齊兵所以敗已四晨會諸將堂上揖起并召用等三十
二人案所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河靖相顧愕然諸將追隨出戰因離席而拜曰曷失律亦請節制之罪青
曰會人文臣軍旅非所在也諸將皆股栗狄青既戰陳暉乃案軍不動更令調十日糧粟莫測賊視者道以為
軍未即進日遂進軍將前陳孫河將次陳余靖將後陳以一晝夜絕兜漏關時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
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宴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入內久之又諭河主席行酒
少服藥乃出數勸勞坐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三鼓已奪兜漏關矣初賊謀知青宴樂不為備是夜
大風雨青既度關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矣彼謂夜半風雨吾不能來也遂出歸仁鋪為陳戊午賊悉其眾
列三銳隊以拒官軍執大盾標槍衣絳衣望之如火及戰前軍稍卻右將孫師節之賊氣銳甚河等懼失色青
起自執白旗麾番落騎張左右翼出賊後交戰左者右者右者左者復左右者復右者賊眾不知所為大
敗走備智高復趨邕州追奔五十里捕斬二千二百級其黨黃師愈備建中智忠并備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

宋史

二十六

擒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國避明青案兵入城獲金帛巨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
二百餘人為賊所俘者慰遣使歸梁師愈等首於邕州城下得尸五千三百四十一築京觀城北四時有賊尸
衣上龍衣眾以為智高已死欲其奏言曰安知非詐邪智高不致誣朝廷以貪功也青始至邕州會瘴
昏塞或謂賊毒水下流士卒飲者多死青甚憂一夕有泉湧塞下汲之甘眾遂以擠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
暴踐一方如行無人之境吏民不勝其畏先是謠言農家種穰家收已而智高為青所破果如其謠當戰於歸
仁也右班殿直張玉為先鋒如東副使賈遠將左西京左藏庫副使孫師節右既陳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
及節師節山下達私念所部忠散海皆土兵數困易勤荷待令必為賊所薄且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
疾趨山立立始定而賊至遠引眾而下揮劍大呼賊賊為二玉以先鋒突出陳前而青指揮番落騎兵出賊
後賊遂大潰遠乃詣帳下請罪青拊遠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其當在廣南府東北百二十里宜省
左右二江合處也在府西五十里大理國今雲南府時為段氏所據也老林深
青乃生瘴其氣中人必病其氣尤甚木葉盛也今多不然而者不據遠道故爾
十一月以宜微南院使彰化節度使狄青為護國節度使樞密副使依前宜微南院使初廣西捷至帝大喜
謂宰相蕭道潛曰青破賊賊之力也甲申赦廣南凡戰死者給棺槨送還家無主者葬之免賊所過州縣
田賦一年死事科徭二年實舉人免解至禮部不預奏名者亦以名聞乙酉以孫河余靖並為給事中仍詔靖
留屯邕州經制餘黨處置畢乃還桂州狄青密問河何以破賊河曰使賊出上計取其保聚退守巢穴當徐

國之據崑州以拒我師倘為中計若恃勝求戰此計最下然賊有輕我心必出下計將成擒耳已而果然河與
青夜謀中畫則惟青治事附賊者多誅殺河請與青分治所免釋數百人命軍中制長刀巨斧人謂刀斧非
所用及戰賊皆歸大盾翼兩標置陳其堅矢石不可動竟賴刀斧短兵搏喉陳乃破眾皆獻服

詔廣南經度所遣而民逃未復者限一年復業仍免兩歲催科及蠲其徭役三年從體量安撫周沆所奏也
先是民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以常法滿半載不還聽他人占佃沆曰是豈可與凶年逃租役者同科乃奏延
期一年已占佃仍舊還之貧者官貸以種糧初帝詔沆廣南地疆非賊所至慮不必往沆曰遠民新種茶每當
布宣天子德澤遂徧行州縣

趙世居古渭州密邇夏境夏人牧牛羊於境上隨鹿取之夏人怒欲攻之趙懼力不敢因獻其地與得
戍兵以敵夏人范祥欲立功而往城之趙先世跨有九谷後浸衰僅保三谷餘悉為他族所據青唐族最
強據其疆并日獲利可市馬八百匹趙既白祥此本我地亦乞漢家取之祥又多奪諸族地以招弓箭手故青
唐及諸族皆怒舉兵叛祥既坐責嗣張昇請葉古渭勿城夏人復來言古渭州本我地今朝廷置州於彼違舊
詔帝遣使求制置糧草專度其利害求言今棄勿城夏人必據其地更為秦州患且已得而棄之非所以強國
威柔趙祖父皆受漢官其地非夏人所有明甚但當更名古渭寨不為州以應舊詔耳即召青唐等族會論
以朝廷今築城實為汝諸族守衛而汝族何也皆言官奪我疆并及地我無以為生求曰今不取汝疆并及地
則何如眾皆喜聽命遂罷兵求乃割其地四分之一以畀青唐等族卒城古渭始加節度以舊秩古渭今屬西
寧府

宋紀 二十七

至和二年初命張方平知益州未行轉運使高良夫攝守事時西南夷有瑯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僭智高
在南詔欲來寇蜀良夫亟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詔促方平且許
以便宜從事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兵與智高為寇哉此必妄
也臣嘗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瑯部川曰寇來我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散遣弓
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人心稍定已而得瑯部川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
流其餘黨於湖南蜀人遂安瑯部川在
昌縣東南

徙知并州武康軍節度使韓琦知相州琦以疾自請也先是潘美帥河東避寇鈔為己累令民內徙空塞下不
耕號禁地而忻代州甯化火山軍廢田甚廣歐陽修奏乞耕之詔范仲淹相視請如修奏尋為明鑑阻撓不
得行及琦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腴田民居焉迹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敵後且皆為敵有矣遂奏代州甯化
軍宜如舊軍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餘則募弓箭手居之會琦去即詔罷職請如琦奏凡得戶四千墾地九
千六百頃甯化軍在靜樂縣北八
十里火山軍今河曲縣

一第 266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卷 兵家類

國雖國爾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云庚子判陝州節度使同平章事秋齊帝登哀苑中書令
韓武與青為人謹密言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師行先正節伍明賞罰與士卒同甘苦雖敵卒犯之無一
人敢先後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嘉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西破賊謀一出青賊已平經制餘事悉以委西退
然如不用意者西始其勇既又服其為人自以為莫及也

火嗣豐儀宗且聚眾入寇宗且者智高之族也知州蕭注欲大發嶺丁擊之知桂州蕭固獨請以數精降轉
運使王罕以為宗且保山溪篁竹間苟敵伏我軍未可必勝徒滋邊患乃獨領兵次境上使人招宗且子日
新謂曰汝父內為交趾所仇外為邊臣希賞之餌歸報汝父可擇利而行於是宗且父子皆降兩事遂定

（五年）西上開門使英州刺史郭祐所遣拒馬車祐知潞州言懷保一郡旁山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源
莫可與水田又作鹿角車陷馬槍廣獨輪轉於他道詔祐置營於又言頃因北使傳觀蕭方不及三百
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若以術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踰數年必棄幽州而通臣慮初經黃河北大
水界斷敵難乃其術也臣所制車每可以破堅甲制衝衝若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州如探囊中物耳會三司
議均田租召還祐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中京屬契
丹自中京至廣州道旁七百餘家契丹驢土驢廣人馬至少備或向牧必率高麗渤海遼黑水女真室
韃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乏臣聞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
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曆之策合衆河於塘泊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二十萬
騎卒三萬壯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及旁河郡邑可由水運以給保州應據以拒馬車三千疋
馬槍千五百獨輪轉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餉既少屬國兵不可久留不半
年間當過沙漢則進兵斷古北口若松亭關傳檄幽燕南自定帝壯其言定武今定州唐河在定州北下入
十里遠中京大定府在今熱河東喀喇沁右翼前邊
廣州在巴林縣北百二十里其上京德順府西也

時生益蕃田野加闢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唐州間田尤多或請徙戶實之或請以卒屯田或請廣州為
縣知州事比部員外郎趙尚質言土曠可益墾闢民稀可益招徠而州不可廢乃案圖記得召僧巨故迹益發
卒復大三畝一大渠皆墾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澆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集尚寬復請以荒
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牛比三年廢田盡為膏腴增戶萬餘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為言丙午詔
留再任

相度牧馬利害所與奪等上言今陝西馬價多出解鹽三司所支銀絹許於陝西轉運使易錢轉運副使薛
向既解鹽陝西財賦可悉委之移用仍俾擇空地置監而墾養之盡得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
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才使久其任而經制之三利也帝可其奏甲申命向事領本路監牧及買馬

深文如尹洙張九鼎察敵是也今西戎叛陛下當以恩威御諸將所宜思太祖之得人而處近事之失職如几者初無大過願敵而不開帝納其言故有是命

夏國主諒祚使人來賀正且丁未使人來賀壽節司馬光嘗近年諒祚離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戶蕃部其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殺掠焉手有住在沿邊者諒祚皆迫逐使入內地邊臣坐視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懼凶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問則諒祚拒而不納雖有所答皆侮慢之辭朝廷亦隱忍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揚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又率多懦怯一路有警則三路皆發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在麾下數月後寂無影響然後遣來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回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乾無是事臣料諒祚所以依倚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貿易三則欲朝廷不為之備其所以誘不逞之人者欲訪中國虛實平居用為謀主入寇則用為鄉導也其所以誘熟戶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為客軍不足畏惟熟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習戰若先事驅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揚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諸蕃公私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為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蓋明諭中外臣僚有久居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西戎情偽者並許上其擇其理道稍長者從容訪問以治兵禦戎之策則處置自得其宜矣

讀史兵略續編 卷二十一 宋紀

三十一

(三年)程戡守延州凡六年安重習事治不近名然不為言者所與初延州夾河為兩城雉堞卑薄嘗為夏賊攻圍登九州臺下瞰城中戡調兵夫大增築之後以為利橫山會聚怨諒祚欲以屬叛取靈夏來求兵為援戡言對虎非其相搏則未易取也雖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當乘此聽許以復攻靈夏中國之利也會帝不豫大臣重生事遂疑不報延安有東西二城中隔深河即延水也橫山在府北

夏國主諒祚舉兵寇大順城入寇柔遠燒燬之等三村柵段木嶺初環慶經略安撫使蔡挺知諒祚將入寇即遣諸將分屯要害以大順城堅壁敵攻不可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副使總管張玉將重兵守之敵近邊熟戶入保清野戒諸寨無得逆戰諒祚將步騎數萬攻大順三日善官趙明與官兵合擊之諒祚銀甲戰帽以偃戰先選強弩八列於城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中流矢遁去復寇柔遠張玉募膽勇三千人夜出攔賊營賊遂驚潰遣中使賜手詔慰勞諒祚退屯金湯聲言益發步騎且出邊須已得歲賜復攻大順城諒祚經略安撫使陸青謂廷積習姑息賊敢在悖不稍加詰責則國威不立即止其歲賜銀帛諒祚有州問故帝曰固知此人可倚也詔許得州報具聞而諒祚果大沮盤桓塞下取糧四反卒不敢入寇又歲歲饋資願得賜物乃報言邊吏擅與行且錄之矣金湯在保安其西四十里為慶州之白豹西四十里為大順城故白馬嶺也新築故堅其西南十里為柔遠寨慶州府之西

初軍人寇大順帝問兩府將安出宰相韓琦請留止歲賜遣使齎詔往問樞密使文彥博等曰如此則邊

大興因引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勸帝意謂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在靈豈可比元吳也請之必服帝從琦議遣何次公往使朝退二府以所論不同各相私語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帝已臥疾輔臣因入問起居畢琦扣御榻曰諒祚服罪帝力疾顧琦曰一如所料諒祚所上表雖云受賜累朝敢渝先誓然尚多游辭歸罪於其邊吏乃復賜詔詰之令專遣使別質誓表具言今後嚴戒邊上酋長各守封疆不得聽人馬輒相侵犯其都延環慶原秦鳳等路一帶久係漢界熟戶并順漢西蕃不得更行劫虜及過齊歸投所有漢界不逞叛亡之人亦不得更有招納苟渝此約是為絕好餘則遵依先降誓詔朝廷恩禮自當一切如舊大順在慶州北白

(四年)知青湖城神勇復綏州夏將鬼名山部落在綏其弟夷山降於諒祚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孟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諒祚言諒祚累年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遷過興州族帳皆懷土重遷其首領鬼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諒祚以降帝信之知延州陸誼言情偽未可知戒諒祚毋妄動諒祚持之力詔誼召諒祚問狀諒祚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關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孟示之名山投槍大哭遂舉眾從諒祚而南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勝兵萬人將築城於其地虜眾四萬人築集城下諒祚出兵擊走之遂城綏州司馬光上疏論以為名山之眾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敵祚生一敵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眾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

讀史兵略續編 卷二十一 宋紀

三十二

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眾尚多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諒祚既取綏州夏人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於是欲棄綏州知延州郭遵言賊既殺王官而又竊殺不守見弱已甚且鬼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之改命韓琦判承興軍兼陝西路經略安撫使賜手札諭令治裝詣邊臣肆意妄作構怨夷狄朝夕引道非難實須稟朝廷成算願召二府亟決之夏人求以亡命景詢易鬼名山郭遵曰詢庸人也於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誓無復敢向化矣是月遂謂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詐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遵曰是且果死囚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遂命以二人狀觀物色詰問敵情得乃緝而獻之是月韓琦至承興初薛向郭遵等謀欲存綏州詔琦度其可否琦奏賊今已誘殺楊定等綏州不可棄也及諒祚病死其子秉常方幼琦因奏當此變故尤非棄綏之時琦條陳不已帝遣中使齎手詔訪琦利害琦復具奏言綏不可棄乃詔如琦議橫山東州西接懷遠縣南距五十里保安軍即保安縣在橫山西

(神宗熙寧二年)詔綏州先是韓琦與夏人議許令納安遠塞門一特遣以綏州郭遵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時已有詔使遠焚棄綏州遠曰一州既失一塞不可得中國為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為藏其詔不出上言綏州具存且自効遠違之罪詔遠曰有臣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既許已降夏人猶不歸一特且遣副明鄂特一作明鄂來言欲先得綏州遠命機宜文字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一特且定地界副明鄂特曰朝廷本

亡續也引視納之不能受乃慙去謀者因得罪

以東上開門使文州刺史韓壽為鄆延路經略安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略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先是令壽與括密議貼集乃言疾雷不及掩耳今已籍籍輕兵不可用勢當成軍進討於是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乘常孺子臣往提其臂而來耳帝壯之乃決意西征命壽副括賜以金帶別賜銀兩為招納之用本路及麟府事悉聽壽節制帝初議西討知樞密院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其切帝意既決固曰必不得已請擊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會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鄙生之說時執政有請直渡河者帝益堅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吾以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官為之士大夫孰肯為用上不悅固請去不許他日又對曰今舉重兵五路並進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固數以大帥為言帝諭以無其人固知樞密院呂公著進曰既無其人若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

先是詔遣宿衛七將之師成鄆延已再殲賜笑而鎮兵未嘗有所責沈括以為禁兵雖重而為國守邊無虞不若者鎮兵也責責不均此召亂之道乃矯詔鎮兵錢數萬緡而封藏詔書以驛聞不數日有急遞詔括曰樞密院漏行煩書賴卿察事機不然幾擾軍政自此事不獲聞者得以專制書漢將卒自皇城使以降皆得承制補受

神壽以鄆延兵五萬四千歲內七將兵三萬九千分為七軍方陳而進自緜德城出塞攻圍米脂寨夏兵救米脂寨

脂特壽率眾擊破之又敗夏人於無定川米脂特壽下令入城殺殺人及盜者斬乃降之收城中老小萬四百二十一口給以衣巾仍命訛遇等各統所部以禦賊捷書至帝喜動顏色羣臣稱賀遣中使諭壽曰昨以卿急於滅賊恐或妄進為一方憂故傳王中正節制今乃能首挫賊鋒功先諸路朕甚嘉之中正節制指揮更不施行其戰勝兵員並與特支錢將官各傳宣撫問米脂寨在米脂城西

涇原兵至膺膺隘遇夏兵與戰敗之先是詔涇原兵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兵擇便路進討夏人之謀者以為環慶阻衝山必從涇原取胡盧河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力以支涇原既而環慶兵不至劉昌祚與姚麟率本路蕃漢兵五萬獨出離夏界堪哥平十五里遇夏人三萬餘眾扼膺膺隘口不得進諸將欲舍而東出卓州與環慶合昌祚曰遇賊不擊在道自全是謂無次且為客利連戰古今所聞公等去此自度能免乎乃謀分軍度胡盧河奪隘牌手當神臂弓次之勢又次之選鋒馬在後諭眾以立功者三倍照河之賞眾聽

英耀震山谷昌祚既挾兩牌先登弓弩繼前與夏統軍國弟梁大王戰自午至申夏人小卻大軍乘之夏人遂大敗追奔二十里斬獲大首領十五級小首領二百九十九級擒首領統軍吃多理等二十二人斬二千四百六十級獲糧餉印一自是大軍通行無所礙

涇原節制王中正入宥州涇原兵既破膺膺隘行次棧移口有二道一出出靈州一西北出鳴沙川鳴沙少狂諸將欲之韓麟劉昌祚曰離漢時運司備糧一月今已十八日未到靈州儻有不繼勢將若何吾聞鳴沙有

積粟夏人謂之御倉可取而食之靈州雖久不足憂也既至得寶藏米百萬為留宿糧而趨靈州師次城下是時環慶軍未至城門未開先鋒擊門入高遵裕遣李臨安曉諭劉子且曰使王承昌入城招安可勿殺少門圍城守斬首級四百五十得戰馬牛羊千餘昌祚曰城不足下獨賴於環慶爾朝廷在遠必謂兩道爭逐案甲

初夏人聞宋大舉環太后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動兵於靈夏而道經時抄絕其饋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策后從之宋師卒無功神壽至夏州索家平兵眾三萬人以無食而潰左班殿直劉麟仁率眾南奔相繼而沒入塞者三萬人慶至四起居人駭散或請開大成拒之或議以河東十二將之師討除沈括以為不然曰此皆五州之精甲也討之未必能勝而自斃死士以驕勇勢非術也時日南至大張樂勞河東之師得叛卒數十人括問之曰副都總管使汝歸取糧主帥為何人答曰在後括各歸屯日暮自歸者八百人旬日叛者皆歸後復治師西討括出案軍劉麟仁至括問汝歸取糧何

以不持軍符歸仁無以對乃斬以徇先是知樞密院孫固乞罷西師既而出師無功帝諭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於是固又言兵法期而後至者始始議五路入討會於靈州李憲獨不赴乃自開關會欲以再實要不可赦乞誅之不從

林廣師次納江乞弟遣叔父阿汝約降求退會又約不解甲廣策其有詐除軍為壇距中軍五十步且設伏乞弟擁千人出降廣士數襲極不前謝恩廣發伏擊之雙奔潰斬大酋二十八人乞弟以所乘馬授弟阿字大將王光祖追斬之軍中爭其尸乞弟得從江橋下脫走

文彥博奏疏言臣聞昨來西師出界中輟而還將下師徒頗有飢凍潰散以礙人眾不行軍法今便欲再舉何以勸眾又遲遲涉險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阻沒伏望聖慈察王師之舉必有邊將謀臣首開端緒以誤大計若不深責無以勸後又言夏人昏亂自致天討陛下赫然命將出師以伐有罪師行以來捷音屢上然而數路進軍糧運月餽不貲民疲供給將士術寒苦備極勸勞臣以為國威既已震矣將士之力亦已殫矣百姓供餽亦已竭矣若師徒暫還而復出土氣已衰而再鼓民力已困而調發復興諸路深入而轉餉益遠如此則師之勝敗未可知而前功或喪此天下之深憂也張方平上書言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避而禍大其不勝也變連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困飢寒逼追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怨怒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

眾有跋扈之心下則士眾久役有潰叛之志豈故百出皆由用兵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元昊乘間竊發延安麟府涇原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陛下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臣察見此指多費用

兵肆向為橫山之謀，雖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叛背，京師騷然，陛下為之肝食者累月，何則？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愜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於王師，作禍於河章，悖逆於梅山，靡靡於渝，然此等皆殺已降俘，棄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死者十五，而六路之人，斃於輸送，饋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地無餘，州縣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糜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繼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徵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崩厥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已也。帝頗為感動，迄不能從。至永樂敗，果如其言。

（五年）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銀，銀今距出征之期，才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官若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閣寺，朕其恥之。安禮曰：准西三州耳，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疆，非淮蔡比，慮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神宗西討，得銀夏三州，而不能守，知延州沈括請城百局，延城以包橫山下，瞰平夏，使敵不得絕沙漠，遺給事中徐禧及內侍押班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政府，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事，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養，酒掃，豈可當將帥之任？閣者代為珪慚焉。烏延城唐李祐所築在今懷德縣南

神宗謀橫山，其志未已，遺子朴上其策，會朝廷命徐禧李舜舉至鄜延，議邊事，謂入對曰：橫山延袤千里，多為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於烏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疆兵戰馬山澤之利悉歸中國，其勢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及福至延州，奏乞趨還，謂在道禧已與沈括定議，先城永樂，據乃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竊惟銀夏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於邊將事功實為偉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州堡壘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阻塞，乃在心腹，已與沈括議築，若堡各六，自永樂堞至長城，橫置六，皆自背岡川至布娘堡，置六，堡從之，謂禧諸將往城永樂，言者論謂前迂路出，後老師費財，財自入對，禧極言城永樂非計，徐禧怒，色謂禧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謂曰：城之必敗，敗則死，違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

於與國師而論，異域也，福度不可屈，奏留守延州，而自率諸將往築之。銀州在無定河西南，故為河所吞，明堂川在其城西，永樂在其南二十五里，懷德縣在懷德縣界。

九月，永樂城成，距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特徐禧等遺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禧等去夏人，即來攻，曲珍使報禧，禧不之信，曰：彼若即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邊人聽告者十數，禧乃挾李舜舉等赴之，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為沮眾，遂延州獄，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乃以萬人陳城下，坐譙門，執黃旗，令眾曰：視吾旗，進止賊分兵進攻，抵城下，曲珍陳於小際，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遂自禧曰：今眾心已搖，不可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邪？夏人縱鐵騎渡水，或曰：此號鐵鴿子，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聽，鐵騎既濟，震聲衝突，時鄜延選鋒軍最為銳，皆一當百，先接戰，敗奔入城，蹂躪後，陳夏人乘之，師大敗，將校寇保李忠高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餘人，悉沒，曲珍與殘兵入城，崖峻徑窄，緣崖而上，喪馬八千匹，夏人遂圍城，厚數里，游騎掠米脂，且據其水，將士晝夜血戰，城中乏水，日擊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至絞馬糞汁飲之，夏人蟻附登城，尙扶劍格鬪，沈括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為游騎所隔，神宗怨徐禧不遺救，曲珍度不可支，請禧乘兵氣未竭，潛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奈何棄之？且為將而奔，求心搗矣，珍曰：非敢自愛，但使謀臣同沒於此，懼辱國耳，高永能亦勸李憲，悉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夏人呼珍來，請和，呂整景思義相繼而行，夏人疑思義囚之，戊戌夜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高永能孫昌裔勸永能從間道出，永能歎曰：吾結髮從事西羌，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願易一卒，做衣戰而死，徐禧李舜舉李穰皆為亂兵所害，曲珍王湛李浦昌整裸跳走，免蕃部指揮馬貴，獨持刀殺數十人而死，夏人耀兵於米脂城下，乃還，禧好談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將帥怯耳，昌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鹽州之敗，奏管困，天下企望思兵，而括謂陳進取之策，禍更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至於覆沒，括誘奏永樂城，漢蕃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帝涕泣悲憤，為之不食，早朝對輔臣，歎思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補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何嘗有言在內，惟昌公著在外，惟趙鼎嘗言用兵非好事耳，初帝之除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疏，必誤國事，不聽，及取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此也，自熙寧開邊以來，凡得夏虜，皆保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無一虜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始知邊臣不足任，深悔用兵無意，西伐矣。時宥州治今在懷德縣南，即橫山之支，懷德在懷德縣南，在懷德縣西四十里，懷德在懷德縣西六十里，與吳堡米脂皆在二縣界，塞門在安塞縣北。

（六年）夏人圍蘭州，數十萬，寇奄至，已據兩關，李浩開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眾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及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繼

有誠燕之策因得見其與爾大奇之戰與俱歸姓名曰李耳爾請明植即獻策曰女直慎遠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直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取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植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遺墟之善復中國往昔之朝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望聚來迎萬一女直得志先發制人事不伴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神靈也

(三年)遼生女直節度使烏雅舒逐逐狼廢不能中阿古達前射中之巨目以所擊問僕佐皆曰古兒不能得而弟得之兆也是月烏雅舒卒阿古達讓位為達貝勒舊作都勃遼使阿勒博舊作阿也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古達曰有喪而不弔乃以為罪乎他日阿勒博徑至烏雅舒殯所問馬欲取之阿古達怒將殺之宗雄諫而止宗雄本名摩囉舊作謀其烏雅舒之長子也阿古達欲伐遼而未決乃之完顏部謂都古囉納舊作通古曰遼名為大國其實空虛主驕而怯戰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而西君以為何如都古囉納曰以公英武士卒樂為用遼帝荒於政無常易與也阿古達然之

(四年)遼主好畋獵急於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於海上道出生女直使者負縱微索無赦女直厭苦之烏雅舒嘗以遼主不道阿蘇舊作阿為辭稍拒其市鷹使者及阿古達與節度使相繼遣使索鷹舊作索實古納舊作古等索阿蘇遼主不許實古納歸具言遼主驕驕廢弛之狀阿古達乃召其所屬告以伐遼之故使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宋紀

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以聽後命遼主使侍御阿勒博往詰之阿古達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進退是主以此字小能無爭乎若遼阿蘇胡真如故苟不獲已豈能束手受制也阿勒博還遼主始為備命統軍蕭舊作蕭不調諸軍於甯江州阿古達聞之使布薩哈舊作僕哈復索阿蘇實觀其形勢布薩哈還言遼兵多不知其數阿古達曰彼初調兵豈能速集如此復遣呼寶布舊作胡沙往還言唯四院統軍司與甯江州軍及渤海八百人耳阿古達曰果如所言請將佐曰遼兵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眾皆曰吾乃入見頗拉淑舊作頗刺妻富察氏舊作滿察告以伐遼事富察氏曰汝嗣父兄立邦家見可則行吾老矣無貽我憂汝亦必不至是阿古達奉為壽即奉富察氏率諸將出門舉觴東向以遣人荒肆不歸阿蘇井已用兵之意禮於皇天后土誓畢富察氏命阿古達正坐與僚屬會酒號令諸部使博勒舊作婆盧微伊爾古囉舊作移爾之兵執遼驛官舊作江州在吉林州北同江南

九月女直阿古達舉兵伐遼進軍甯江州次寧海城博勒和徵兵後期杖之復遣督軍諸路兵皆於拉林舊作來汝水得二千五百人申告於天地曰世事遼國格修職貢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今將問罪於遼天地其鑒佑之遂命諸將傳檄而誓曰汝等同心盡力有功者奴婢曲為夏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進輕重賦功勿違誓身死後下家屬無赦師將至遼界先使宗幹舊作宗幹本名幹布士卒與聖既度遇渤海軍攻左翼七穆昆舊作今眾少却遼兵直抵中軍本名合音出戰哲怪先驅阿古達曰戰不可易也遣宗幹止之宗幹馳出果前控

止導騎哲怪之馬果遂與遼還遼兵從之耶律色寶舊作謝今改遼馬遼人前救阿古達射者斃并射色寶中之有騎突前又射之微札洞胸色寶拔箭走追射之中其背傾而死宗幹與數騎陷遼軍中阿古達救之免肉戰或自旁射之矢拂於額阿古達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將士曰盡敵而止眾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薩哈舊作撒改今改在別路不及會戰阿古達使人以戰勝告薩哈遺其子宗翰本名尼瑪哈亦作宗賢及完顏希尹本名谷神來賀且勸稱帝阿古達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軍至甯江州填塹攻城甯江人自東門出邀擊燕登之還統軍司以聞遼主射鹿於慶州略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舟統渤海軍應援而已冬十月甯江州陷防禦使大藥師舊作太藥改被獲阿古達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講富察氏以所獲頒宗族耆老初女直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為兵平居則漁畝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之長凡步騎之仗糧皆自備焉其部長曰貝勒舊作李改行軍則稱曰明安舊作猛改明安猶千夫長穆昆猶百夫長也遼主聞甯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宮副都督蕭托和舊作陶蘇改曰女直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敵敵稍有不和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服之北院樞密使蕭德勤舊作德里改曰如托斯和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渾水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蕭托和舊作托和改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蒙二千人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屯出河店遼都統蕭嗣先等將步騎諸軍會於鴨子河北遼史天祚本紀作混同阿古達帥眾來禦未至鴨子河會夜阿古達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痛而

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河遼人方壞險道阿古達遣壯士千人擊走之因帥眾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於出河店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古達乘風奮擊遼兵潰遂至翰論灤殺獲不可勝計遼將士得免者十有七人樞密蕭奉先懼兄詞先得罪輒奏東征濟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眾為患遼主從之詞先但免官而已於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見敵輒潰遂都統蕭迪里舊作迪里改營於翰論灤又為女直兵所斃死者甚眾迪里亦坐免官遼人嘗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城在伯都納拉林水東甯江州在其西慶州遼上京臨潢府西今巴林旗西出河店在伯都納南今伊通河東鴨子河即混同江翰論灤在伊通河西源水河在承德府南遼軍咸解三州及鐵麗部俱降於女直鐵州楊朴嘗仕遼為祿部郎至是降於女直說阿古達曰大王稱興師旅當變家為國圖霸天下比者諸部兵眾皆歸大王今力可拔山填海而不能革故鼎新帝號封諸蕃傳檄嚮應千里自是東接海隅南連宋西通夏北安遼國之民建萬世之鐵基興帝王之社稷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大王何如烏奇邁薩哈等並以朴言為然率官屬勸進願以新歲元日上尊號阿古達不許曹嘉努宗翰等進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稱尊號無以繫天下心阿古達曰吾將思之寶慶詳三州疑在伊通河東西伊通通門外鐵州在遼平東北鐵麗西北鐵麗未詳其北城

(五年)遼帥質宗武人也喜生事將以帶竹木擾東夷怨之至是又輕致其酋斗簡等罪杖脊配諸夷憤怒下瀾遂主盟合從入寇因上元張燈與破梅樹保知察高公老妻族姬也公老嘗攜族姬以金玉器與卜

淵擊飲思憫下湖之故來攻公老邁去遠掠其妻及金玉四出焚掠以歸族姬懷安王之曾孫於帝服
屬為近事聞帝甚駭時蜀久安人與備不習兵所至國戰守備遠近聞警騷動梓州轉運使趙遵憲部次昌
州即馳至而提點刑獄賈若水亦至趙恐賊逾水益難禦乃急督宗說率兵進屯江安縣據水當賊衝趙
賊再犯梅嶺宗說出兵與賊戰官軍大創賊賊勝愈猖獗出沒無虛日蜀土大震梅嶺在江安縣西南昌州
在瀘州

趙遵行軍都統耶律鄂爾多舊作龍里左副統耶律蘇舊作乙右副統耶律章努舊作張奴今改都監蘇色佛舊作
留今騎二十萬步卒七十萬戍邊趙主率兵趨瀘州舊作遠城次瀘州西趙主下詔親征趙僧嘉努舊作
僧家奴持符約和斤金主召且使為屬國金主遣薩喇舊作賽復若若歸叛人阿蘇舊作阿趙黃龍府於別
地然後讓之進師還瀘州城金主登高望遠兵若連雲木狀顧謂左右曰遠兵心賦而情怯雖多不足畏
遂趨高阜為陳宗雄以右翼先馳遠左軍左却右翼出其陳後遠右軍皆力戰洛索舊作索今改尼楚赫舊作赫
改衝其堅凡九陷陳皆力戰而出宗翰請以中軍助之金主使宗翰往為疑兵宗雄已得利擊遠右軍遠兵遂
敗乘勝追逼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遠軍潰圍出逐北至阿喇舊作阿今改阿遠步卒盡殲是役也遠人本欲
屯田且戰且守故金并得其耕具以給諸軍舊作遠向無定論疑在吉林西北松花江西伊通河東
梓州路轉運使趙遵憲奏宗說激變夷之罪且曰瀘南邊事轉運使官不當干預臣不敢坐視已收兵

撤史兵略續編 卷三 宋紀
馳赴樂共城權行招安之策庶邊徼早得甯息詔罷宗說等代以康延舊作康而聽趙制趙遵憲節次招到樂州
夷賊千餘人及首領斗岡等二百四十七人又說諭到賊首卜漏等十餘人同刺籍姓雜血和酒飲誓稱一心
歸宋更不作過率皆兩額額再拜以謝臣即稿以酒食錫以銀采俾令著業遂分兵修復梅嶺堡兼築諸
城寨以備不虞樂共城在
江安縣南

遠使薩喇舊作蘇今改以國書致金主金主留之不遣八月戊戌朔金主自將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丹金主使一
人導前乘精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遠黃龍府
陷於金主遣遠使薩喇還班師至混同江徑渡如前金宗翰及其弟宗弼本名烏珠等遣使遠主賜為卑
哀之辭實欲求戰遠主怒下詔親征有女真作過大軍翦除之語金主聚眾誓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
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征奈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
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此即松花江與混
同江合流之處

趙遵與馬贊張思正軍皆至輪轉大國其山嶺起數百四十餘里下瀘州之凡諸國之奔亡者悉歸於此
共保聚拒守賊自上施矢石直瞰官軍中者即擊粉官軍以強弓弩射之會不能及半兵陳四周凡累日將士
相顧無計瀘州都巡檢使神友直山西將家子沈寔能任事思黔州巡檢田祐恭本思黔夷所部士十藥箭手
輕捷習山險適乃微服乘馬命友直祐恭從視形勢見山隈崖壁尤陡絕賊以險故不設備適乃悉移軍當

賊而命二人率所部軍於下謂曰此處崖壁可以計登且山多猿思黔人善能捕取汝等急辦之信宿友直捕
得生猿數千適喜曰事濟矣乃悉以成算授友直且令諸軍各備雲梯視山上火發即以進是日友直還所部
與祐恭之眾得二千餘物麻為長炬燭以資燭使軍士負之莫夜先以數登崖巔懸繩梯數十繩而下眾
各從杖擊猿次第挽繩梯而登難方唱眾已悉登及棚乃然炬縱火賊倉皆茅竹為之草莽所歷火輒發
賊奔呼撲救不暇猿益驚跳火益熾爭前驅逐軍士已破棚鼓譟其後賊猶與官軍力鬪遠望火發令
諸軍鼓以雲梯進賊亂官軍內外相應遂斬關破城而登下瀘從諸酋突圍遁命友直及統領官劉
慶以步騎五千追至山後擒下瀘及諸酋長適自入營境至破輪轉凡所平州一縣八諸國三十餘城以其地
之要害者建置寨堡拓地環二千餘里皆衍沃宜種植置其疆畝並邊之人耕之使習戰守如西北弓箭社
之制號曰勝兵輪轉大國在興文
縣南即南壽山也

選主自將親軍七十萬馳至駙馬門舊作駙特林牙蕭薩喇舊作察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韓
濼金主自將親軍之十二月乙巳遠都監章嘉努舊作章叛金主行次約羅舊作約今改會諸將議皆曰遠兵號七
十萬其鋒未易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深溝高壘以待從之金主以騎兵親候遠軍獲者知遠主以耶
律章嘉努叛西還一日矣諸將請追擊之金主曰敵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以此為勇邪眾皆憤慨願自效金
主曰誠欲追敵約齊以往無事鍾饋若破敵何求不得眾皆奮躍追及遠主於呼下圖舊作圖今改圖是役也兵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宋紀
止一萬金主曰彼眾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其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乃使右翼先戰兵數交
左翼合而攻之遠兵潰金師馳之橫出其中死者相屬百餘里獲輿帝帳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計
金師乃還呼下圖在開
原縣東北邊外

（六年）遠東京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刃入留守府問留守請保先所在今軍變請為備保先出刺殺之戶
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留守高清明集漢兵千人盡捕其眾斬之撫定其民東京故渤海地遠
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而保先嚴酷北海苦之故有是變其神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釐口見
遠政日衰金勢方強遂觀觀非常誘渤海并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遠主遣薩伊
蘇舊作乙高興順招之永昌拒命不從遠東京在今遼陽州
八釐口在承德縣東

先是高永昌使能卜嘉求授於金且曰願并力以取遼金主使呼寶布舊作胡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
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偕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幹魯帥諸軍攻永昌遠兵敗
之遂取瀘州永昌聞之大懼使家奴略喇舊作喇刺金帥請去偕統解幹魯知其詐進兵攻之永昌遂支解
呼寶布等率眾拒金過于活水金帥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眾與金戰
大敗以五十騎奔長松島遠人執永昌妻子以城降詎卜嘉亦執永昌以獻金主命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
縣及南路保塞女直皆降於金主詔除漢法省賦稅置明安穆昆以幹魯為南路都統沃梭舊作梭今改知東京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宋紀
六八七

澤州今奉天府活木即清水在承德縣南

宣和元年馬政等還自金主與眾數日遂環索多及李慶等廣國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子同政等來報使李善慶等入國門館於寶相院詔察京重賈及鄧文詰見之講事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兩燕會燧云遠主有亡國之相王黼聞言正陳堯臣善丹青精人倫因薦堯臣使遠堯臣即挾堯學生二人與俱約遠主像以歸言於帝曰遠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辭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畀取燕雲之計遂定

章質令昭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強遣之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三隊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飢渴死者甚眾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盂米峴守兵追之法墜崖折足乃斬首而去是役也與師十萬賈贖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惘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泉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飛報武靈武在山峽中與秦兩路不能備自築後三歲聞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克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地乃自引去宣撫使司以捷聞也蓋米峴在統安南仁多泉疑在靈武城界今大通南境

二年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以正月自登州具道金主所言并其國再達於朝王師中亦遣子環同慶詣童貫白其事貫時受密旨圖遠欲假外援因建議遣良嗣等持御筆往仍以賈馬為名其約夾攻遠取燕京

續史兵略續編 卷三 宋紀

趙地第而約不屬國再來攻之約蓋始於此趙良嗣等至蘇州守臣高國寶迎勞甚恭會金主已出師令良嗣與遠使質均訥並從軍每行數十里輒鳴角吹笛鞭馬疾馳比明行六百五十里至上京命進攻且謂良嗣等曰汝可親吾用兵以下去就遂臨城督戰軍鼓譟而進自旦至已棟摩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託下嘉以城降良嗣等奉鶴為壽皆稱萬歲是日故上京官民仍詔諭遠副都統耶律伊都蘇州今海州縣東北及蘇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之場村託友道以城聚眾梓桐源諸洞皆在山谷幽險處民物夥夥有漆楮杉材之類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廢酷取之臘怒而未敢發時吳中因於朱勳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朱勳為名遂作亂方臘自號聖公建元承樂以其月為正月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白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惟以鬼神詭事相扇惑焚屋掠金帛子女劫良民為兵不旬眾至數萬陷清溪縣又陷休甯縣事類復為賊所執脅之使降嗣復罵賊不絕口曰何不速殺我賊曰我休甯人也公邑宰有善政前後官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公之而去朝廷因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一等賜賜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士曹掾栗先守獄賊過害於是發源續溪兩門縣官吏皆逃去尋又陷富陽新城遂逼杭州凡賊兵所至得官必斷斷支體備盡毒以償積怨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附者益眾東南大震淮南遠使陳遼上言賊眾強官軍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不至滋蔓帝得疏大驚乃罷北伐之議以譚稷為兩浙制置使童貫為江淮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

澤州今奉天府清溪今遼寧縣城村詳編

三年淮南察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都官軍莫敢攔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海江才必過人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叔夜使問者覘所向江徑趨海州劫巨舟十餘載國寶夜斃死士得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東平府今

方臘再犯杭州步軍都虞候王順等戰於城外斬首五百級官軍與賊戰於桐廬敗之遂復睦州童貫譚稷前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臘焚官倉府庫民房遁清溪深澗洞窟等合兵擊之臘眾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澗屋諸將莫知所入王淵神將韓世忠潛行谿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槍殺數十人擒臘以出世忠延安人也忠州防禦使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為己功諸將并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洞石穴中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詔兩浙江浙東被賊州縣給復三年清河堰今在清湖關在仁和縣北對源也

四年金都統吳克遠之高恩回紇二城陷遼中京遂下澤州遼主出居庸關至鶯鶯關伊都引洛索舊作今奄至靈武極密使蕭奉先曰伊都宗支也豈欲遠亡哉不遇欲立其甥晉王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

續史兵略續編 卷三 宋紀

罪誅之可不戰而退會耶律薩巴舊作等謀立晉王頌曠溫事覺遼主召樞密蕭德裕舊作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復安德裕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頌曠溫亡頌曠溫曰安能為斃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薩巴等皆伏誅頌曠溫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人解體伊都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鶯鶯關走西京左金馬諫不聽倉卒出走遺傳國璽於桑乾河金都統吳遣人獻捷金主賜詔嘉之且曰山後若未可往即營田牧俟秋大舉當與議見可則行毋恃一戰之勝輒自弛慢金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遼主王蕭錫默舊作未先使人給降已而出師圍之金兵去馬殊死戰敗錫默兵追殺至莫遂取北安州金宗翰駐兵北安遺希尹略近地獲遼遺衛寶詢塔始知遼主殺其子晉王眾心益離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人報吳曰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敵猶不卹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諭吳使還報曰頃奉詔旨不令便趨山西當詳徐議宗翰知吳無意進取即決策進兵復報吳曰初受命雖未令便取山西亦許便宜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兵當以何地幸以見報宗翰謂吳曰再使來請必非輕舉且彼發兵不可中止再三言之吳乃許會師吳出書宗翰出驪嶺期會於羊城宗翰率百騎先進遼主聞金師將出驪西送趙白水宗翰宗幹以精兵六千襲之希尹為前驅一日三敗遼師遼主至漠北聞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宗翰先請趨來山遼主遂棄輜重乘輕騎入夾山既至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今欲誅汝

何益於事... 送於金人... 定府即明之大... 自此西走不... 和屯青嶺... 初夾攻之約... 以敗祖宗二... 盟約軌造事... 塗地公實為... 之權重則皇... 之靈強敵舊... 務守好無使... 乞舉兵居申... 童貫至高陽... 日之舉皆如...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滿辛與宗... 楊可世敗... 幹戰亦敗... 他日之禍... 助賊王黼... 金主次驚... 擊鐸軍士... 望曰今追... 之義士皆... 馳赴之遠... 今改遼主... 朝徽耶宋... 誓敗盟者... 王黼大惡...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破遼天... 州且自招... 寶深立... 弟之國存... 夫趙良嗣... 京良嗣將... 使通議一... 守前約且... 則既於夾... 不能取若... 得食目前... 來降藥師... 擁所部八... 癸巳童貫... 不設備若... 出藥師曰... 為後繼延... 千騎幸迎... 光世渝約... 擒護糧將... 翼為應舉... 蹂躪死者... 及詩歌以... 金主自將... 左翼博勒... 關崖石自... 至燕京遂... 勇賜彥忠...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金復遣李靖王度喇與趙良嗣等向來貢至金主軍前金主謂曰數年相約夾攻而汝國不出師復不遣報
今將若何良嗣對曰夾攻雖是元約據奉聖州軍前別讓許燕京不論夾攻與否今月二日本朝於承清
擊之蕭幹迫至燕京雖亦夾攻亦其意也金主曰夾攻且勿言其平濼等州未嘗議及如何欲取若必欲取平
濼并燕京亦不與矣便令良嗣歸館居四日詔趙令南使辭歸良嗣曰今合議事甚多略未嘗及而違令辭何
也趙良嗣曰皇帝已怒遂令入辭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良嗣曰自古及今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稅
租者可削去此事宗翰曰燕自我得之賦稅當歸我大國然計之若不與與請速退濼州之師無留吾疆於是
復以國書遺良嗣及靖等得勝口在昌平西北遼五京東京今遼陽州西京今大同府南京今順天府中京上
王伯以爲契丹攻得之瀧州乃契丹自置故金主云云

〔五年〕先是趙良嗣見金主曰本朝御大國多矣豈平濼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濼欲作邊鎮不可得也
遂辭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今止取一百萬亦不爲多不然還我濼身舊疆及常勝軍吾且提兵按邊良嗣
曰本朝自以兵下濼易今乃云爾豈無曲邪且旨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以國書歸報
時金人得左企弓諜日與之謀以爲南朝雅畏契丹加以劉延慶之敗益有輕我心企弓嘗獻詩曰君王莫聽
捐燕諷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約要求不已然南使過濼滿金人悉斷其北橋梁焚次舍蓋亦恐我
不從而自防也其書略言契丹兵今不克夾攻特因己力下燕今據濼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良嗣等稱御筆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宋紀 十四

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濼等州不在許限備務使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勳欲功之速成乃
請復遣使從之
〔五年〕章以蔡攸入燕山府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爲金人席卷而東損殘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或
告燕人曰汝之東運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勝軍利汝田宅給之耳燕人皆怨因說宗翰不當與南朝全燕宗
翰因欲止割濼易兩州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吳日汝等自圖之金使楊璞同盧益趙良嗣等至齋國書
并誓書以進良嗣私語人曰只可保三年爾時上下皆知金必渝盟而莫敢言

金人遣人招遼主歸附遼主答書請和既而金人都送遼之族屬輜重東行遼主憤舉族見俘以兵五千餘決
戰於白水濼宗望以千兵擊敗之遼主相去百步濼去種其子趙王齊訥均烈今改及遼主暨追二十餘里
悉得其從馬駝驘於行在宗望復以書招之諭以石晉北燕故事遼主遁入雲內徒御單弱特格挾梁王雅
里馳赴之從者千餘人夏國主乾順遣使請遼主歸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迪里等切諫不聽遂渡河金
宗望趨天德關夏人迎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遣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按雲內州在與嶺特旗界漢
北岸

護國王奉迎天祚以圖恢復先責左企弓等叛國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
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曰此大事也當審畫以
翰林學士李石明智召而問之石以爲然遂拘兩府左企弓與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濼河西數其罪曰天祚
播遷梁山不即奉迎一也勳皇叔秦晉王僭號二也誣許君父降封湘陰三也天祚遣官來議事而殺之四也
檄書始至有迎秦拒湘之議五也不守濼而降六也臣事於金七也括燕財以悅金八也使燕人遷徙失業九
也教金人先下平州十也爾有十罪所不容諫企弓等無以對皆殺之仍稱保大三年置天祚像朝夕醮事
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旋以榜諭燕人令各安堵如故田宅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人大悅毅乃遣人持
書來請降王勳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 按平州今永平府懷安
縣

郭藥師大敗蕭幹於峯山燕京既陷幹就奚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饑幹出盧龍
嶺攻破其州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舜臣於石門鎮陷蔚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
洶頗有謀殺蕭者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詹度郭藥師等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擊破其衆乘勝窮追過
盧龍積殺傷大半從軍之家悉爲常勝軍所得招降奚渤海五千餘人生擒阿嚕獲遼太宗寶號寶契丹塗
金印等幹遁去尋其部下巴爾達喀所殺得首河間府詹度上之 按峯山在滎陽
縣東北盧龍在永平府北平州即遼化

州石門鎮在滎陽
東北河澗水也
金道宗望督據攻平州會張觀開朝命將至大喜率官吏郊迎金人謀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得朝廷賜
詔旨觀挺身走欲問道歸京師其弟懷德將奔燕山以其母爲金人所得復往投之而觀母及妻已爲金人
所殺并得觀弟所遺御筆金人大怒殺道宗郭藥師留之匿姓名常勝軍中金人以檄宣撫司取觀宣撫
司具奏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觀類殺者斬其首與之金人曰非殺也遂欲以兵攻燕安
中言必不發遣恐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殺之函其首并殺二子送於金燕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
郭藥師曰金人欲殺觀與若求藥師亦與之平安中懼因力求罷張令徽等由是切齒而常勝軍亦解體矣
初耶律達實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遼勒達詳察崇烏魯 按崇烏魯在遼東
屯營作可城駐北庭都護府會西師七州及十八部王諭之曰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
電教今改

屬國我國家我黎庶屠戮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於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翦我仇敵復我
疆宇惟爾衆庶亦有思共救我父濟生民之難者乎遂得精兵五萬餘於是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以青牛白
馬祭天地祖宗旅而西先遣書回飭王必勒哈 按王必勒哈
哥今改曰吾與爾國非一日之好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
爾國其勿致疑必勒哈得書即迎至邸大宴三日隨行獻馬駝羊願以子孫爲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
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糧財資不可勝計軍勢日盛至塔什干 按塔什干
今改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呼拉

沙州今改 來拒戰兩軍相望一里許敵將士曰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必勝乃遣蕭顯
均作今改 耶律松山等將兵攻其右蕭顯拉布不今改 耶律穆蘇魯今改 等將兵攻其左自以眾攻其中
三軍俱進呼拉沙大敗僞屍數十里駐軍搭什于凡九日回國王來降其方物又西至奇爾愛雅爾今改
改文武百官册立建寶為帝是月五日即位改元延慶號曰天祐皇帝世謂之
西遼 按此黑水未嘗有其實其黑水州之黑水城在今肅州哈爾濱縣今木里城北處唐肅州今肅州木里城西
西遼七州今肅州木里城以西也塔什干在伊犁西那林河北岸奇爾愛雅爾即其河府在那林河南今曰致
罕

金主詔諸將南伐時金人都督已定而舉朝不知遣使往來泄如平時童貫至太原馬擴辛興宗復詣雲中
使宗翰軍輪以得旨且交聘應飛孤靈邱餘還金仍規其國有無南侵意擴等至軍前宗翰嚴兵以待連擴
等庭參如見金主禮畢首讓山後事宗翰曰先帝與趙皇友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貴朝違約陰納張
斂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屢遣使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稷味大計輕從張斂之計
上深悔之願國相存存好不以前事置胸中乞且交聘應飛孤靈邱之地宗翰笑曰汝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
前山後皆我家地復何論汝家州縣消滅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辭吾自遣人至宣撫司與金人自擒天祚
之後欲南下意尚猶豫會常勝軍首領韓民義怒守臣辛宗率五百餘人見宗翰曰常勝軍惟郭藥師有南向
心如張令徽劉舜臣之徒以張斂故皆斂望由是劉舜宗耶律伊都輩力勸金人言南朝可圖仍不必用眾因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宋紀 十六

宗就兵可也故宗翰決意南伐而有是言日館中供具厚禮里穆爾笑謂馬擴曰待使人止此回矣
金人破蘭州朝廷以故事遣吏部員外郎傅察迎金賀正且使於玉田縣時金已渝盟或勸毋遠行察曰受使
以出問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行過宗望促之使拜曰勿如林或掉之伏地衣袂顛倒植立不顧曰我有死而
已膝不可屈也遂殺之金使王介儒隨里穆爾至太原出所書讀張斂等事其語僞甚馬擴曰兵凶器
天道厭之貴朝誠契丹亦藉本朝之力今一旦渝盟舉兵相向豈不顧南朝積累之國若稍飭邊備安能遠敵
邪穆爾曰國家若以貴朝可憐則不長驅矣穆爾且來必見之莫若遣童大王連制河東河北以大河
為界存宋朝宗社乃至誠報國也真聞之憂懼不知所為即與參謀宇文虛中等謀赴闕稟議知太原府張孝
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將士竭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棄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
可保邪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真曰真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
真真帥臣何為遂逃歸京師孝純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為縮長懼表頭鼠竄何面目見天
子乎
初郭藥師與屠度同職自以節級欲屠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不從常勝軍士橫暴屠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
惡命蔡靖代屠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而知燕山府王安中但語事之宰相亦曲徇其意所請
無不從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節朝頗頗以為疑慮遂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

帝令童貫行邊際察其去就欲挾之借來真至藥師迎於易州遂邀其視師至於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
真前揮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日莫測其數真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北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
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宰相輒不省屠度亦言藥師驕視非常趨向懷異始詔
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宗望至燕山藥師率軍郊迎之執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副使李與權以降於是燕
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宗望既得藥師益知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十二月己未下詔罪己其略曰言路蔽塞諛諛日聞恩倖持權貪婪得志指紳賢能陷於羅網政事與廢拘於
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成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枯竭已甚而謀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
不時而充食者坐享富貴災異隨見而朕不惜眾庶怨怒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詔宇文虛中所草也
又令中外百官極陳郡邑率師勸王草澤澤異才有能出奇計及使疆外者諸局及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
司其拘收到元係百姓地土並給還舊個人減撥庭用度侍從官以上月廩罷道官并宮觀賜田土及大晟
府教樂所行幸局采石所凡蕪草弊端數十事詔草既進帝覽之曰一一可使施行今日不吝改過
先是有幸淮浙詔集從臣赴都堂問計給事中直學士院吳敏入對敏率給會諸都堂曰朝廷便為棄京師
計何左也此命果行雖死不奉詔敏於是奏曰陛下巡幸之計已決有之乎帝未應敏曰以臣計之今京師
聞金大入人情震動有欲出奔者有欲守有欲因而反者以三種人共守一國必破帝曰然奈何敏曰陛下

定計巡幸萬一守者不固則行者必不達帝曰正愛此敏曰陛下使守者威福足以專用其人則守必固守固
則行者遠矣帝稍開納敏遂以劄子薦大常少卿李綱曰綱明簡剛正忠義許國自負有奇計長策願得召見
蓋綱嘗在敵家為敵言上宜傳位如天寶故事與敏意合故薦之帝令綱來日候對於文字外庫先是綱上禦
戎五策曰正己以收人心聽言以收士用者財數以足軍儲蓄號令以尊國勢施惠澤以弭民怨因謂敵
勢猖獗非傳位太子不足以招徠天下蒙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竊宗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情之主上
聰明仁恕公言萬一得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甯天下受其賜矧日復刺背血上疏請之帝乃除敏門下侍
耶輔太子以宇文虛中為保和殿大學士河北東路宣諭使虛中初為童貫參議官以願謀失策主帥非人將
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皆不報及金兵南下虛中隨貫還朝勸帝下罪己之
詔以感動人心至是召黑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神師道令以本路兵會鄆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遂命
虛中宣諭使使其虛中以檄召古師道令直赴汴京應援庚申下詔內禪皇太子即位於福甯殿
是月命宗望使德府宗翰圖太原府詔京東淮西募兵入衛燕山都監武漢英從宗望南伐見金得中國人
曾不殺行將至真定漢英說之曰某不知大國用兵之意況中國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今睹所擒獲皆不殺
人安得戶曉謂如某等使得諭之則河北堅城可不戰而下也宗望喜乃多出文榜命漢英出塞誘諸部
漢英遂徑走關下具以其情告於朝曰金人之謀深矣謂中國獨西兵可用耳今以宗翰一軍下太原取洛陽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宋紀 十七

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甲間殺獲凡數千乃退武彘軍節度使何福死之按開通西面中門通天北而西

帝退朝康王入殿然前曰敵必欲親王出質臣為宗社大計且應避即以為軍前計議使張邦昌高世則

副之康王隨殿見宰執李梈曰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親王送至河耳王正色曰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

懷然宰執進呈金人所須之目李綱力爭謂備師金幣其數太多雖竭天下之財且不足況都城乎太原河間

中山國家屏蔽為三鎮其數十餘郡地塘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與祖廟祖廟所

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使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今日之計莫若擇使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可金幣之數令

有司會計少遲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深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

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因求去帝慰諭曰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此事當徐議之綱復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

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他日付之何人陛下願更審慮恐後悔無及帝不聽即以誓書授李綱往綱尚留

三鎮詔書不遺少遲延以俟動王兵集徐為後圖也張邦昌從康王詣金營自午至夜分始遣時勤王之師

踵至日或數萬人四壁各置統制官料集給糧糧甲立營寨圍隊皆行營司主之統制官馬忠以京西

募兵至遇金人於順天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眾范瑔將萬騎自京東來營於馬監之側王師稍振初勤王兵

未集金人氣驕橫行諸邑旁若無人至是始懼游騎不敢旁出自京城以南民稍莫居矣按保塞今

河北河東路制置使神師道武安軍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初師道被詔勤王即命即行姚平仲

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雒陽聞宗望已屯京城下或言敵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

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耳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哉揭榜沿道言

神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逐趙汜水南運通金金人懼徙特稍北敵游騎但守半駭聞增疊自衛時師道年高

天下稱爲老神帝聞其至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時已議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知也李綱

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知也李綱

言於帝曰勤王之師漸集兵家忌分非節制歸一不能濟願敵師道平仲兩將聽臣節制帝不聽曰師道老而

知兵且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卿職可也於是別置宣撫使令師道爲之以平仲爲都統制應四方勤王兵並

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屬左右中軍而已帝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而節制

既分不相統宣撫司所欲行往往託以機密不復關報自是權始分按宣撫司

是月癸亥大駭四塞李邦彥與敏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福慶殿所以用兵者綱奏曰金人張

大其勢然兵實不過六萬又大半皆契丹渤海部落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

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關絕糧道禁抄掠分

兵以復畿北郡邑俟彼游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屬亞夫所以困七國者待其糧盡力疲然

後以將帥撤取晉復三鎮縱其北歸中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

萬人劫金營以敗還初神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朝廷固守和議俟姚古來兵勢益甚然後使人

往諭金人以三鎮係國家邊要決不可割割則其賦入增作歲幣得和好久遠如此三兩返勢須遲半年

重兵塞邊彼必不敢遠去劫掠華生監糧草漸竭不免北退俟其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真定中山兩鎮必不肯

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會綱主平仲之謀師道言卒不用平仲古之養子也帝以其驍勇厚待對內殿賜子

甚厚許以成功當受節鉞平仲欲夜叩金營生擒宗室康王以歸而其謀泄金先事設備故反爲所敗金

人以是責康王張邦昌恐懼涕泣王不爲動李綱會行營左右軍將士質明出景陽門與金人鏖戰於幕天坡

斬獲甚衆復攻中軍綱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

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十日敵人遁矣李邦彥等畏懦不能用帝滿意

平仲必成功既而失利宰執盡譏交言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敵所殲無復存者帝大驚有詔不

得進兵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以守禦使總兵事謀欲罪綱以謝敵也

綱請崇政殿學士至殿門聞罷命乃退處浴堂待罪懋會問行營司兵所失才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

折傷千餘人餘如故是夕帝降親筆勞綱賜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且令吳敏諭復用之意綱感泣以謝

康王及宇文虛中張邦昌還自金營宗室欲退師道韓光裔來告辭帝遣虛中齎李綱所留三鎮詔書以往

初金人攻城蔡懋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家無不奮躍金人稍有懼心既

得三鎮詔書又肅王爲質不俟金幣數足引兵北去京師解嚴神師道請乘金人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

吳日必爲中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擊之備當速講求不

李綱言瀟湘之役雖與遼人盟約及其退也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擄掠故也金人之去三

日矣初謂其以船筏渡河今繫橋濟師一日而畢蓋遣大兵用瀟湘故事護送之帝可其請於是分遣將士以

卒萬餘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將士受命踴躍以行而宰相皆綱盡遣城下兵追敵寇倉卒

無措急徵諸將諸將已迫及金人於邢趙間連得道師之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

神師道難爲中太一宮使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

霸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誰一二數師道智

力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

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道邀擊之帝亦不聽始帝使翰見師道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翰來訪

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言師道乃曰我輩被其分兵結營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待破翰

深服之

初察論宗室驕和亦遣人來索駱宰相以動王兵大至拘其使而不與宗翰怒乃分兵破折代折可求以顯府兵劉光世以鄜州兵援河東皆為所敗遂圍太原月餘不能下適平陽驍軍拔去攻破勝軍遂引金人入南

宋紀 卷三十一 懷恐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闕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過於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師中少師里近榆次縣盤陀山在縣東五里

以知樞密院事李綱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太原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上備邊禦敵九策不見聽用每有議復為耿南仲等沮及姚古神師中敗潰神師道以病丐歸南仲等請棄三

命帝手書褒獎傳以賜之綱言寇擾外患可除小人在朝難去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以進時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帝為感動陸游又為帝道唐恪葛昌之姦任之必誤國

李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葺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滅所起兵綱上疏言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南集之兵又皆散遺且以軍法數諸路起兵而以寸紙

罷之巨寇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奏不報趨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鈞屯遼州幕官王以甫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書專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度之名多不遵命綱審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於是劉鈞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哈兵潰潛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淵夜斃金洛索軍於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可求師潰於子夏山於是威勝軍陸德府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復以神師道為兩河宣撫使李綱以張淵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敵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為宣撫判官欲合眾親率擊敵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召還以師道代之

宋紀 卷三十一 九月丙寅金人破太原府時宗翰乘勝急攻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破孝純被執既而釋用之副都總管王襄死之襄與孝純同守太原宗翰屢遣人招諭不從至是併力攻城列礮三十座凡舉一礮聽鼓聲發礮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樓中礮無不壞者乃先設虛棚下又置楯布袋在樓櫓上雖為所壞即時復成宗翰又為填濬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輪輪上安巨木狀似屋形以生牛皮綫上裹以鐵葉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以續凡五十餘輛皆運土木柴薪於其中其填濬先用大枝薪柴次以薦覆然後土在上增覆如初稟預穿

急遂貢太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子問門祇候荷殉之通判王邁自焚死轉運判官王慈提舉常平單孝忠亦死於難

金人破真定府知府李選兵馬都鈞轉劉翽死之神師道及金宗望戰於井陘敗績宗望遂入天威軍攻真定翽率眾晝夜搏戰久之城破翽巷戰麾下稍亡翽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戮乎因挺刃欲奮門出不果自縊死初選開敵至問道走曠書上聞三十四奏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既破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宗望誓之拜不屈以火燒其鬚眉及兩髯亦不顧乃拘燕然山府欲以遷知滄州笑而不答後命之易服選憤大罵金人搥其口猶吮血嚼之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南面再拜端坐受戮後諡忠壯

出謁應神祠雲在後百姓遮道諫王勿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細也王出廟行人謀殺雲殺之時宗望軍濟河游騎日至磁城下磁城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州服職部兵以迎於河上

王令公商訪得問道潘師夜發磁人無一知者遲明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山是受知是
殺也議者以為雲不死王必無復還之理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力能挽
弓三百斤勢八石劉毅官雖鎮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擄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為承信耶徐州府
初耿南仲與拜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兩偕行至衛州衛州兵
欲欲南仲去南仲遂走相州金宗望軍至城下屯於劉家寺先是神師道真定太原皆破城召西南兩道
兵赴高會師道卒唐恪與南仲專務議和乃止兩道兵毋得妄動遂散歸及金人傳城四方兵無一人至者城
中唯七萬人遣使以蠟書開行出關召兵并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金遣兵所獲按衛州府
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至玉津園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以叔夜為延康殿學士時唐恪計無所
出密言於帝曰唐白天寶而後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
而西洛洛推秦雍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領開封府何處入只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
如東遷之甚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及叔夜入對亦言敵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
暫請襄陽以圖幸帝不答

金人初至即力攻東壁劉延慶練邊事措置頗有法過夜即城下積草數百萬之以時時有蟻置九牛敵者雖
破磨皆可施於東壁用之齊碎其雲梯詔封護國大將軍金知東壁不可攻於是過南壁以洞子自蔽運薪土
敵史兵略續編 卷三 宋紀 二十四

實龍龍河水運澗詔毀口嶽為礮石金復於龍河壘橋取道姚友仲選銳卒下城分布礮又於城上縛
席棚土寨山立箭下如雨橋不能寸進乃棄去益造火梯雲梯備擣竿鴉車洞子諸攻城之具金人攻南壁
殺傷相當帝幸安肅門至朝陽門金人箭及橋前旗下令軍士三百餘人繞城出戰敵數百復繼而上命以
官者數十人金人築臺高百尺下規城中以飛火礮樓檣將士嚴警備旋師治又造雲梯施大輪以
革官之乘梯推以叩壘將士出鈎竿挂之使不得進近者以鈎矛取之發火焚梯敵數引却復用鴉車洞子攻
北城軍士射以九牛弩一發而貫三人詔募人焚敵礮架鴉車洞子及八分者白身授團練使餘以次授官

命康王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殿中侍御史胡唐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
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舉以為然密草詔奉上之帝命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蟻詔如相州拜王為
大元帥陳遵為元帥宗澤汪伯彥副元帥使燕河北兵速入衛辟官行事並從便宜仔先至相於頂髮中出詔
王讀之嗚咽出民感動
何處慶趙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十一月丙辰大風雪京乃令守禦者悉下城毋得竊
窺因大敗宣化門出攻金軍京與張、坐城樓上金人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走墮死於龍河城門急閉
京向叔夜曰須自下法因下城引餘眾南遁金人遂登城眾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入南薰門絳制姚

友仲死於亂兵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官者黃經自赴火死統制何慶曾陳克禮中書會
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破帝慟哭曰朕不用神師道言以至於此術士入都寧驛執金使劉晏
殺之軍民數萬并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檢道之衛士長將軍率其眾數百欲邀乘輿而左右奔竄
獨孫傅執轡曰好問侍好問問曰若屬忘家欲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乘輿將必甲乘無缺而
後動詎可輕邪官屬服曰尚書真知軍情庶幾退何求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官言議和退師乃止遺棄及
濟王榘使金軍以請成與懼不敢行帝因遣之猶遲回良久不決李若水燬罵曰致國家如此皆爾輩誤事今
社稷傾危爾輩萬死何足塞責與不得已乃上馬既至宗翰宗望曰自古有南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
期在割地而已與道言金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憂愛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辛酉車駕詣青城何東陳
過庭孫傅等從與二帥相見宗翰以未得金主之命以好語相慰宗望唯唯而已十二月壬戌朔帝留青城
宗翰道肅慶入城居尚書省朝廷動靜並先關白按宣化即宣光南而東門南薰門南
是日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既渡河次於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
三十餘營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紳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榘以三千人至張俊苗
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勳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
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敵人狡詭是欲款吾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嘗謂湯宜急引軍直趨澶淵以解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宋紀 二十五

京城之圍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與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王從之
癸亥帝至自青城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道陳道折彥往兩
河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琦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琦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
臣議琦至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它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它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琦乃以琦為將
作監丞奉使刺深州琦至深州城下勸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拜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為
忠義報國

二年二月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會北道總管
趙野兩河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會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
營澤揮眾直前連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澤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
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其勢必復來乃而從其營金
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澤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與敵又敗之按開德今開州與仁今曹
縣衛南在滑縣東六十里
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宗翰不遣金主詔廢帝及上皇為庶人肅慶從帝易服從巨震州不
知所為李若水獨持帝曰陛下不可易服金人與之去若水大呼曰若輩不得無禮因加醜醜金人擊之破面
氣結仆地良久乃蘇范環上皇及太后赴金營金人以內侍郭述所具請皇太子及後宮位號盡取入軍孫傅

率百倭申狀金一帥請立皇太子為君金人不聽李若水在金營旬日罵不絕口乃裂頸而死金人相與
謂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若水臨死無怖色副使相州觀察使王履亦死之
甲戌太后手書告天下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社稷宮闕既二帝之蒙塵歷及宗廟三靈之改卜承
運數之屯坐視家邦之覆無窮獨在流涕何從緇維救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
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轍之憂而激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府神器之歸
歸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
人謀倘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幾小禍漸底至平

（高宗建炎元年）胡舜陟言今日措置中原宜法蘇祖命郭進李漢超趙遵誨等守邊之術以三京關陝析為
四鎮拱滑潁昌隸東京鄭汝河陽隸西京恩澤開德隸北京同華陝府隸京兆擇人為節帥使各以地產之賦
養兵自衛且提鄰鎮又京帑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為糧本若四帥得人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
省未幾舜陟罷去議遂格 順昌今許州 開德今開州

李綱至太平州開帝登極上時事略謂和不可信守未易圖而戰不可必勝又言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
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播亂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英故用心剛足以
斷大事而不為小故所搖惟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所間在昔人君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宋紀

朝之蘇祖太宗克體此道願陛下以為法 太平州今 太平府
張所為尚書兵部員外郎所視陵寢遺上疏略云恭開行在留南京軍民俱怨不知誰為此謀者京師重城
八十里之廣宗社宮闕百司皆在居之足以控制河東河北根本之地以臣計之實有五利泰宗廟保陵
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急於邊防五也一舉而五利而
陛下不為臣知此時遷延別無長策不過緩急之際便於南渡不知國家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不肖
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安能自保大河不足恃大江亦不足恃徒使人
心先離中原先亂耳為今之計宜圖任將相協謀共力經營朔方鼓勵河北忠憤之人使人自為戰則疆敵
可摧土宇可保京師可以奠枕而都矣所復言黃潛善兄弟姦邪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諭留之乃罷所言職
詔李綱立新班奏事執政退綱留上十議且言陛下度其可施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一議國是略謂今
日並主和議蓋以二聖播遷非和則速其禍不知漢高與項羽戰於滎陽太公為羽所得置之机上屢矣高祖
之戰屬屬卒不敢害而遷之昔金人與契丹戰必割地厚賂講和既和則又求覆以戰二十餘載卒滅契丹
金又以此破中國至於破都城隳宗廟易姓改號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界之而後已也為今之
計事務自守建藩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於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使其進無抄掠
之得退有遷擊之患則雖有出沒必不敢以深入故今日法句踐嘗膽之志則可法其卑詞厚賂則不可止當

歲時遣使奉問二聖三數年間軍政益修甲車咸備然後大舉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仇而雪故古所無之恥
一議巡幸略謂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鄆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宜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
命守臣兼城池宮室積糧糧以備巡幸三都既成其利有三一則藉巡幸之名使國勢不失於太弱一則不
擬定都敵人無所窺伺三則四方望幸無所覬覦至汴梁宗廟社稷所在天下根本陛下即位之始豈可
不一見宗廟以安都人之心願先降敕以修醜陵寢為名擇日巡幸一議敕令略謂巡幸不當設非廢不當
復選人不當盡循舊格今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張邦昌舊赦非是宜改正以法祖宗一議備道略謂張邦昌
久與權政擅宰司國破而實之以為利君辱而擯之以為榮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遠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
收恩若其四日之手書猶用周朝之故事願肆諸市朝以為亂臣賊子戒一議備命略謂國家更大變士大夫
風節備庭者不可勝數宜依唐肅宗大等定罪以勵士風一議戰謂軍政久廢宜一新紀綱備必謂一議守
謂沿河及江淮措置抗禦以扼敵衝一議本政略謂朝廷之尊卑係於宰相之賢否唐至文宗可謂衰弱武宗
得一李德裕而威令遂振德裕初相上言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故能
削平僭偽號為中興我朝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閣官恩俸女寵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
敢為言以至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願陛下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恥一議
實成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擇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一議修德略謂初膺天命宜益修孝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宋紀

李綱言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崇尚名節故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兩宮播遷如路人
然仗節死義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餘未有聞願詔諸路訪後加贈恤乃自安國及劉鈞以下次第
褒錄復詔諸路訪死節以聞
時河東北所失幾十餘郡皆為朝廷固守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賢才寬民
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俟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中尤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
蓋兩路國之屏蔽今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七郡其餘率推其土豪為首多者數萬少者數
千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者為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龍以名如唐之方鎮
俾自為守否則食盡援絕必為金人所用帝許之
喻汝礪為四川撫諭官初汝礪自金師見帝復命為汝礪因對近聞遷都之議臣以為敵可避都不可遷汴
都天下根本汴都而都金陵是一舉而擲中州之地以資於敵矣夫以諸葛亮之才而不能執費禪李克用
之勇而不能抗朱溫者蓋費禪朱梁先定中原庸固晉陽錫然一方安足以當其疆大臣謂中原決不可舍以
為與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遷以昭金人之計帝命赴都堂與李綱語綱奇之尋以母老乞歸省汝礪入辭復奏
言金人決渡河陛下宜急為之防毋以晏安之故而成敵討之憂帝嘉納之以宗澤知開封府澤聞黃潛善等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宋紀

復倡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三路為祖宗革命之地今開刑部指揮不得騰播故文於兩河蒲解是欲裂前一統之宏規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誰為此謀不忠不孝臣雖養法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帝壯之以澤知青州召學士知青州曾孝序赴行在李綱言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固不得忠義之士加意撫綏非獨外營且有內寇帝乃從澤知開封府既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李序帝許之

始李綱言陛下即位赦書不及河東北勤王之師夫兩路為朝廷堅守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義之心至勤王之師雖未嘗用然在道半年荷戈擗甲冒犯霜露疾病死亡不可勝數倘不加以恩卹後復有急何以使人願因今赦並示德音帝從之綱請降見錢鈔三百萬緡賜兩河軍需因命使臣齎夏藥賜兩河守臣將佐且命起京東夏稅網於北京河東衣網於承興軍以待支取於是人情奮然熾晷日至應募者眾是日班軍制凡師行國掠違節制者死臨陳先奔者族敗軍者誅全隊一軍危急而他軍不救者刑主將餘如將法從事

宗澤至東京自金兵退歸樓櫓廢諸道之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橫人情兇懼時金人留屯河上距京師不百里金鼓之聲日夕相聞澤至京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皆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一日有金使中大臣等八人以使僞為名直至京師澤曰此覘我也命留守范訥械繫之聞於朝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二十八

京東路治青徐西路治鄆宋西北路治洛南西路治襄鄧永興軍路治京北河北東路治滄滄淮帥府
一治揚慶沿江帥府六治荆南江甯府潭洪杭越州大率自川陝廣南外總分為九路每路文臣為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總一路兵政許便宜行事武臣副之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鈐轄次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都監許參軍事皆以武臣為之副如朝廷調發軍馬則安撫使措置辦集以授副總管若帥臣自行則留置一員隨軍一員留攝帥事憲文武各一員彈壓本路盜賊沿河帥府八軍要郡六軍次要郡三軍非要郡二軍沿淮帥府五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二軍非要郡一軍沿江帥府五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一軍非要郡半軍二軍千五百人自帥府外要郡四十次要郡三十六總為兵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要郡不預又別置水軍帥府兩軍要郡一將綱又請出度錢鎊及募民出財使帥府常有三年之積要郡二年次要郡一年疏奏悉從之

登城此前後所以與也

李綱上疏一曰竊兵禍熾時內外焚燬五十九萬人崇觀以來闕而不補者幾半為今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而募兵西北河北之人為金人所擄未有所歸關西京東流為盜者不知其幾請乘其不能還遣使招之合十萬人於要害州軍別營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二曰買馬兩金人喜以鐵騎取勝而吾以步軍敵之宜其憤恨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披帶者無幾機時之宜非括口不可請先下令非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令州縣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應備奇之法重播撒之禁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騎強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辦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離以捍矢石下設鐵楯以衛人足長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為障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為可用乃命兩路憲臣總領

自宣和末羣盜蜂起其後勤王之兵往往潰而為盜至是祝靖薛廣忠關瑾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李綱為上言今日盜賊當因其力用之然不移其部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須以衛制之使由而知乃命御營司委官凡潰兵之願歸營與農願歸業者聽之又擇其老弱者縱之其他以新法團結人為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二十九

部隊將及統制官其首領皆命以官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甯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歸州魚寨亦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為專事招安則彼無所畏懼帝乃詔王淵討用劉光世討昱韓世忠張俊分討黎魚寨潰卒時昱犯沂州自費驅引兵圍長清世遺其將韓仲福追擊斬之既而用亦為淵所殺餘悉殄平丁順嘗為滄州兵馬鈐轄王善雷澤尉皆以罷從軍不得志楊進以其才為淵所忌懼罪亡去賊沒角牛兵尤眾又李孝忠既破襄陽西郡綱以范瑗反側不自安因命瑗討孝忠使離都城且示不疑之意瑗乃將所部赴行在而丁順等皆赴河北招撫司自效盜益衰

衛滑州及真定次解中山之國給地養民為兵如陳弓箭手法初靖康之亂兩河也所為御史獨建言以蠲

募河朔民兵入授士民故所之聲滿河朔請置司陝府從之莊西人習古兵法謂可為將奏用之亮復

言今經制司所得兵才萬人皆盜賊及潰散之卒未經訓練難以取勝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銳以重賞

賞罰不當陷於民間若厚資給以募之不旬日可得二萬人與正兵相表裏度州縣可復即復之所亮既行兩

河響應黃潛濟疾綱之謀建議遣河北制使馬忠節制軍馬俸率兵渡河於是權始分矣

先是河北宣撫使張所招徐榮傑以忠節郎王彥為都統制效用岳飛為準備將飛初補承信郎以戰功遷

回施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堡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案視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次為壘

宗澤復上疏略謂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為腹心宗廟社稷所在民人依之今兩河雖未救甯猶一手臂之不

王彥及金人戰於新鄉縣敗績兵潰彥奔太行山岳飛以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金帥於陳金人為退却初彥

既得新鄉傳檄諸郡金人以為大軍之至率眾數萬薄彥圍之彥兵寡且器甲疏略乃決圍出敵盡銳追擊

宗澤復上疏言臣契劫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皆職官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勵不懈增築閉

起造輜甲浸皆就緒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

伯彥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念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習伯彥熟議而二人設

心如此綱復求去帝召綱曰卿所爭細事耳何為此綱曰人主之職在論相宰相之職在薦賢方今人才以

官張從龍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圖來通出不意出迎淵諭以朝廷遣賜告身通等皆喜淵從入州治命軍士分守諸門淵召其首三十人至庭下遂執之通呼曰已受招安何為乃爾淵曰我受詔討賊不知其他併執其餘黨悉屠之凡百八十餘人百姓相賀

秀州府

宗輔既渡河議先攻汴京且分兵趨行在而東京留守宗澤增修守禦之備城外十里無糧可因金人擾澤河州郡諸將請斷河梁嚴兵自守澤曰去歲城破正坐此爾尚可勉其執耶命統制官劉衍趨滑州劉進走歸州各率軍二百乘戰士二百人保護河梁以候大軍北渡金人聞之夜斷河梁而還時孫昭遠既棄河南去西京殘民無主乃開門出降宗輔入西京以李嗣本知河南府自屯西京大內與澤相持

二年謝賜提點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獄公事先是澤勸勇文者揭於關羽廟中諭敵兵有五事易殺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便不起易殺深入重地力孤易殺多帶金銀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各宜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既得而上之詔兵部謹啟

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對論官軍所至爭取金帛之罪猶小劫掠婦女之禍至深願申諭將帥自今有犯必罰無赦昨鎮江城中婦女有尚在軍中者乞速令放歸詔以付諸將

金人使東京至白沙鎮留守宗澤遣兵擊却之初金以知滑州王宣贊戰不敵窺其境乃遣兵自鄆州抵白沙距京才數十里都人甚恐澤方與客對弈僚屬請守禦之策澤不應諸將退布撤吊橋拔甲乘城都人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宋紀

三十一

益懼澤聞之命解甲歸澤曰何事張皇時統制官劉衍遣將軍二百乘在鄆滑間澤選精銳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日民始安堵

白沙鎮在

洛索破安守臣經略使唐重之初金人在河中重上疏言狀且乞五路兵自節制不報馬步軍副總管贊州刺史楊宗閔嘗為重謀曰今河東諸州皆非我有敵距此纔一水而本路兵弱宜急繕城塹為守禦計以待

外援捨此無策重以秦民驕不欲擾之而止及金兵入境重不知所為貽書轉運使李彥魯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軍入關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盡智力何所施其功一死報上不足惜速洛索圍城彌旬外援不至於是前河東路經制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奮門降金時地

大震金人因其勢而入城遂破重向餘親兵與敵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眾潰重中流矢死之副使直秘閣張景詢判官曾謂提刑郭忠孝主督機宜文字王尙友及其子建中與宗閔俱死提舉軍馬榮州國棟使陳迪獨率眾巷戰嘔血誓眾敵大入死之忠孝嘗師事程頤或勸云監司出巡可以免禍忠孝不答遂

遇害

金游騎至京城下宗澤示以不儲疑不敢入是日統制官劉衍與金人遇於板橋敗之追擊至滑州又敗之金人引去

知壽春府康允之奏丁進降圖帝謂輔臣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才若人得二人則列郡

便有十餘守將雖然須參斷不可徇私時進既受開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建之命遂引所部屯京城往參留守宗澤將士為助等請以甲士隨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况人乎及進至澤持勢甚待之如故更進等感服澤日請澤請其歸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長後其黨有謀亂者進自擒殺之其所刑良民有復運糧里者允之請刺填諸軍闕額帝許之宗澤復表請帝還京師澤至是凡十二奏矣

兩浙制置使王淵招賊張遇降之遇自金山寺進屯揚子橋眾號二萬會淵行在自將數百騎入其寨招之遇見淵器械精明懼迎拜淵曰汝等賴我來晚故得降不然已無遺類矣淵奏以遇為開門宣贊舍人守臣錢伯言乃得還其府遇猶縱兵四劫慮從者危懼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帶御器械使司前軍統制韓世忠驍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執其謀主劉彥傑於揚子橋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餘黨怖而釋甲得其軍萬人韓世忠金山寺在鎮江府西北江中

洛索既得長安即鼓行而西進攻鳳翔府龐右大震良人謀知關陝無備遂至延安府自言大金以郵廷前歸本國須索若敢違拒當殺兵誅討經略使王庶口占檄詞報曰爾負利之臣何國更有豈意夏國窮蹙覆轍比聞金人欲自徑原徑擣興靈方竊為之寒心不圖尙欲乘人之急奪府雖士卒軍實然類皆節制之師左支右梧尙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徑檄興中府因遺謀問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

金再使東京宗澤遣統制官李景夏關中立統制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滑州過金兵大駭為金所乘中立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宋紀

三十二

死之俊民降金景夏以無功遁去澤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遁是無主將也即斬之既而金令俊民持書招澤俊民與金將史某及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檢使丁進與之遇生獲之澤謂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說鬼今乃為金游說何面目見人邪梓而斬之謂史某曰上屯重兵近向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誘我邪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宋人苟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金人攻滑州澤聞之謂諸將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不欲再勞諸將我當自行右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張瑄曰願效死澤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張瑄至滑州身率將士與金迎敵眾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瑄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澤戰數日莫敵少却澤遣統制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瑄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州與金兵大戰於北門士卒爭奮敵出不意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濟收兵不追半濟而擊之斬首數百所傷甚眾澤命宣權知滑州且令載糗餼以歸為之服厚加錫仍請於上贈攝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金自是不復圖攻東京矣

八角鎮在開封城西南順天門外

金人攻淮南府知府事向子韶率眾城守論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之時郡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毅欲攜城率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毅引兵迎敵而死敵棄夜攻城子韶親擐甲冒矢石選其子弟赴京宗澤乞援兵未至城破子韶率眾巷戰力屈為所執金帥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案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戰手罵遂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襄等與開門皆遇害惟一子捕得存事聞

關通大夫官其家大人後雖慮難南今

河南統制官獲復入西京先是金都統洛索兵至既得秦州隴右大將河經略使張深慮軍民為城守計遣兵馬都監劉惟輔將三千人騎禦之時洛索之餘兵精失八九僅有惟輔一軍可用金前軍逾州距縣百里惟輔留軍熟羊城以千一百騎夜趨新店金兵自入陝西所過城邑輒下未嘗有迎敵者故恃勝不虞蔡明以進短兵相接殺傷大當會惟輔精刺其先鋒將哈番馬死敵為奪氣惟輔涇州人也深明洛索退更機隴右都統張慶往追之時帝命御營左翼軍統制韓世忠為京西等路提發盜賊將所部及張遇軍萬人赴西京金左副元帥宗翰聞張慶東出自河南西入關遷西京之民於河北燕焚西京而去由是遂得以其眾自山寨復入西京宗翰留宗翰屯河間府左監軍完顏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屯河南白馬寺以待世忠之至且與進相持黑州今欽道州燕羊城燕羊寨在鞏昌

石礦尉李彥仙復陝州初彥仙既集兵會金人用陝降者守陝使招集散亡彥仙陰納士數百至是乘虛趨陝南郭夜酒師自河薄東北敵因所納士以入金兵敗棄陝去吏行文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吾敢佩太守印章邪事聞即以彥仙知陝州兼安撫司事彥仙以信義治陝不營毫髮之私與其下同甘苦由是人多歸之邵興在神稷山間彥仙得陝州乃以其眾來歸願受節制彥仙與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石礦在陝州東南神稷山一作神稷在鞏昌門南五十里三門山即處住山在平陸縣南

讀史兵略續編 卷五十一

三十四

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以所部詣宗澤降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為中軍將澤既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有禁兵有民兵兵甚眾禁兵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謂也世隆入拜澤面請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嗚呼而吾宋法令上下之間亦陷沒邪命引出新之時眾兵露刃於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金騎留屯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為吾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至滑州掩敵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壑路以阻行者管軍閻勳獨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憫之視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即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眾姑徐之澤笑謂其將曰領眾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聞者股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晉者有眾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於天津橋都人頗恐澤以片紙諭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戰橋在開封府城西天津橋在開封府城西二門

關嚴死金游騎攻涇原道第十三副將張麟耶吳玠瑋清谿堡拒之將戰其牙兵三百餘人皆潰玠率餘兵奮擊大破之金兵乃去端銀戎人玠之子也吳山在隴州南五里瑋在鳳翔西石鼻寨在寶雞知涇州連南夫請令諸路州縣於近城十里內開鑿陂湖以備灌溉使春夏秋三時常有水澤則民有豐年之望故時有遺漕之苦方冬水涸即令耕種確則敵騎又有厚塊之患其自來不係種稻地分即乞令依倣

先皇澤關河北都統制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為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軍旅近據諸路探報敵勢窮蹙感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趨西京陵寢道馬橫等自大名取洛趙真定楊進王晉等進李貴等諸頭領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抵禦金人賊聞自相搗滅仍乞遣知幾博辯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陛下中興之功建過周宣之世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疏入黃潛晉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歎曰吾志

不得伸矣因憂鬱成疾澤升京畿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敵鋒其抗疏請帝還京凡二十餘上言極切至澤晉與汪伯彥等雖嫌之深實不能易其任

讀史兵略續編 卷五十一

三十五

初陝西制置使錢蓋聞金人破長安檄鄜延經略王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拒敵既而義兵大起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尼襲取勝移文兩路各大舉協力更戰而環慶經略使王似涇原經略使席賈自以先進望高不欲受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賈不出兵金游騎上清谿既為涇原裨將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河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右軍入鄜延攻康定圍龍坊庶急遣將斷河橋又令將官劉廷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去涇原統制曲端乘敵退復下秦州而鳳翔長安皆為義兵收復會經制司統領官劉希亮自鳳翔歸端端斬之端雅不欲屬庶及聞孟迪李彥仙等受事端皆不樂遂揚榜稱金人已過河歸國庶務不可失時乃悉散渭河以南義兵庶猶以善約似黃欲逼金人渡河至於再三似不應許出兵四萬亦遷延不行在涇州西南康定軍宋慶初置於鄜州龍坊疑即鳳翔在鄜州西四十里神水峽在同官縣東北

秋七月癸未東京留守開封尹宗澤為黃潛晉等所沮憂憤成疾疽作於背至是黃潛將楊進等排闥入問澤慨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二帝蒙塵之久憂憤成疾耳爾等能為我殲滅讎敵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索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澤復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卒年七十是日風雨晦冥於常日澤將沒無一語及家但呼通河者三遺表稱贊帝還京先言已消日渡河

而得其末曰屬臣之子配臣之官力請變而還京師大震留臺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
澤自奉其節歸時餉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與嘗言曰君父當側身嘗願臣子乃安身
美食邪所得餘賜過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棄百餘人死之日都人爲之號慟朝野無不感其相
弔出涕初澤既留金使帝廢命釋之澤不奉詔至是宇文虛中攝留守事遂歸之節聞昭昭觀文殿學士後
繼忠簡

自宗澤卒數日問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於朝言澤子宣教願寄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
任會杜克已除留守詔以顯直趨起復充留守官充無意恢復澤所爲由是澤所結兩河豪傑皆不
爲用金人則宗澤死決計用兵河北諸將欲離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爲鄰事重體
大兵不可離左副元帥宗翰曰初與夏人約夾攻宋夏人弗應而耶律達實一作石今改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
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將乘間竊發以牽制吾師非計也宋人積弱河北不虞宜先事陝西略定五
路既抵西夏然後取宋時宗翰之意欲舍江淮而專事於陝諸將無能識其意者議久不決奏請於金主金主
曰肅王宮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也命洛索平陝西博
勒和一作洛索監軍以尼楚赫一作尼楚守太原耶律伊都一作伊都留雲中命宗翰南伐會東師於黎陽津
京西北路安撫副使知河南府翟進戰死進與金人夾河而戰廢破之時東京留守杜充臨而無謀士心不
附諸將多不安之馬擴王彥超朝餉稍引去起復留守判官宗願屢爭不從力請歸持服統制官榮州防
禦使楊進亦叛以數萬衆攻汝洛間翟進謂其兵馬鈐轄與曰楊進兇賊終爲國家大患當力除之至是
進等其軍與楊進遇於鳴皋山下夾伊水而進楊進多騎兵與步卒將士望騎兵有懼意翟進激之使戰進
渡水先登爲流矢所中馬擴擊爲賊所害賊乘勢大呼擊官軍軍遂敗與收餘兵保伊陽山寨翟進左
武大夫忠州刺史初宗澤之爲留守也日繕兵爲興復計兩河豪傑皆保聚形勢期以應澤澤又招撫河南羣
盜聚城下欲遣復兩河未出師而澤卒充無遺嗣由是河北諸寇皆散而城下兵復去爲盜掠西南州縣數載
不能止鳴皋山在嵩縣東北四十里伊陽山在嵩縣東十里

江淮制節使劉光世敗李成於新息縣先是光世以統制官王德爲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之成奔新
息復敗李成再戰光世以備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蓋者曰必大將也併兵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光世下令
得成者以其官爵予之士奮命爭進再戰皆勝成遂遁走擒其謀主陶子思李成之敗也獲其黨之家屬詔分
掌水寨秦楚三州至是光世上男女六百餘人帝謂李成曰此曹身且不顧豈卹其家朕念作亂者非其家
屬之罪故分養之朱勝非曰郊赦中可載此以見陛下德意帝又曰昨於光世處得成所用提刀一重七斤
成能左右手運刀所向無前情也載於陶子思邪說使朕不得用之是日光世俘子思請都堂既而以火燬
於勝明橋上新息今息縣驛口橋上秦州之橋也今今橋故處今准安府

金人被延安府劉曉彥明死之先是金人破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守守金人謀知都統制曲端與經略使王
庶不協遂並兵攻端端定統制官王宗尹不能禦庶在坊州聞金人攻康定夜趨端端以遇其前金議道陷
丹州州界於端端之間庶乃自當鄜州來路遣統制官龐世才鄭恩當延安來路時端端統涇原精兵駐邠州
之清化庶日移文趨其進且遣使十數輩往說端端不聽張彬爲端端副將以師期端端笑謂彬曰公視
端所部孰與李綱救太原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敗北今端兵不滿萬若一敗敵騎
長驅無陝西矣端計全陝西與鄜延一路重輕是以未敢即行不如直搗巢穴攻其必救乃遣涇原兵馬都監
吳玠攻華州端自攻蒲城華州蒲城皆無守兵玠拔華州端不攻蒲城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州之
三水與玠會於甯之襄樂在深山中去金人五百里西城初受圍端與權府事劉選分地而守端明當東壁
空家實以戰士敵不敢近庶子之道年未二十率老弱棄城敵晝夜攻士多死者闕十有三日城之後大門
破選與馬步軍總管馬忠皆遁去彥明獨曰吾去則民誰與同死城以外非吾所當死之地也金人大入彥明
率所部力敵坐子城樓上敵併其家執之諭使速降彥明曰吾家食宋祿汝輩使背吾君乎洛索殺之初庶
聞端急自收散亡往援新知鳳翔府王瓌亦將所部發興元比庶至甘泉而端已破庶無可歸乃以軍付瓌而
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至興樂勞軍庶以節制望端欲倚端以自固端不謂庶亦不謂端令索庶叩其墜者雖貴亦
不敢馳庶至軍端令每門減其後騎之半至城下僅有數騎而已端猶慮中軍以居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

趨於庭既而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
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而不見一聽何也因起歸帳端謀即中軍誅庶而奪其兵乃夜走甯州見陝
西撫諭使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已失春秋大臣出疆之義得以專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
人臣而擅誅於外是賊也公則自爲之端意沮因復歸乃拘庶其官屬又奪庶節制使印而遣之金人既破
延安府遂自綏德渡河攻晉寧守臣徐徽言遣使約鄜州折可求攻之洛索聞徽言可求合乃令人說可
求許封以關中地可求遂降金挾可求招徽言於城下徽言登陴以大義責之且引弓射可求乃去金攻晉寧
急徽言屢敗之斬洛索之子徽言西安人也康定軍鄜州也坊州中郎歸州州官川縣軍
金人破灤州初宗翰自灤州引兵至城下意以爲小郡甚輕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劫其營直犯中軍宗翰
跳足而走僅以身免金攻城凡三十三日至是自西北角登城守陣者不能當端率死士突出宗翰入其城
中無長少皆殺之又攻瀋州瀋州學士知開德府王棟率軍民固守金人爲備書至城下曰王顯謨已歸汝
百姓何敢拒師軍民聞之欲殺棟棟走至南門爲軍民踐死城遂破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鄭建古亦爲亂兵
所殺金怒其拒戰殺無遺事聞端檄政殿學士贈建古朝請大夫
宗翰破北京河北東路提點刑獄郭承死之初金人攻北京益張益謙欲遁去承曰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
則虜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敢獨當死守徐捷其錄以行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斃死士持書請行在

告急求曰今日正吾儕壽節之時即行城將士曰王師至矣眾皆感泣是日大霧四塞金以斷碑殘為敵樓皆壞左右破盾而立至有碎首者良久城破永安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求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樂傾卵覆亦將何之茲命也爰懷益謀與判官裴德率眾迎降金人入城宗翰曰沮降者誰不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也倘奚問宗翰夙聞承名乃以官賞昭之承顯曰恨不滅爾國何說降乎宗翰令釋者中論承承戰手不絕宗翰惡其言度之使去承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我死當率厲鬼以滅爾曹承長七尺美鬚髮望之如神人輕財好義而吏治精明事用賄資政殿大學士諱勇節大名府

三年呂頤浩言今敵騎漸逼京東百辟皆言願不敵臣願願算先定陰為過江之備而大為拒敵之資甲筋諸將習習疆勢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夫彼之所長者騎而我以步兵抗之故不宜平原曠野惟扼險用奇乃可掩擊又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於鎮江之岸擄泊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荆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豈可不預為計望制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荆南專提舉造船且酌水戰利吉又駐蹕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衝突葉夢得言兵機事也不度時則為難今視去冬又為難矣去冬金但游騎出入陝西河北未知總眾者何人今主兵乃尼瑪哈舊作粘沒且親至濶及開德矣向者開德大名東平三大鎮踞足而立今惟東平歸然獨存以當宋魏之衝而滄州孤絕在後又南京最重而敵騎已至楚邱且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從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速斥候如必欲過江

續史宋略卷三

三十八

則亟降詔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臣又願飭諸郡東則鄆徐南京西則廬壽和州南則唐荆諸各立軍數使之召募仍命大將與帥參治復選近臣為總帥以節制之陛下以宇文虛中奉使未回意和議為可恃也靖康正緣恃和議而墮敵計安可待萬里之報哉張守言金人自去冬已破瀋德魏而游騎及於濟鄆雖遣范瓊韓世忠會戰而二將未可恃臣謂今日莫失於遠斥候昔三國時烽火一夕五千里而前日北京失守再決始知今之為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於楚泗及淮陰三處敵亦未敢遽犯恐我師怯戰望風告潰及舟楫拘於岸而敵亦能斬木繫械以濟或以精騎間道先絕吾渡江之路此可慮者一也我若渡江而宿重兵於昇潤敵亦未能遽然去中原益遠民心易搖又行在兵多西人不樂南去或生意外之事維揚亦須留兵則寇衝勢此可慮者二也惟其利害相形遂不能決若為中原計而幸敵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為宗社計而出於萬全則用過江之策然權其輕重勢當南渡而別擇重帥以鎮維揚則中原不患於搖動明諭諸軍以禍福則西人不患於不樂昇潤亦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慮明詔大臣預區處以俟探報探報速則則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時敵臣奏詔論邊事者黃潛善等請皆送御史臺抄節中尚書省池州池州楚邱在曹縣東南即利州今開州縣今大名府濟今濟州今江甯府今鎮江府宗翰破徐州守臣龍圖閣待制王復死之初宗翰自慶引兵欲趨行在遂圍徐州復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破復坐廳事不去謂宗翰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會使吏與百姓宗翰猶欲降之復

大罵求死由是賊門過者城始破武衛都統趙立巷戰奪門以出為金兵所擊以為已死夜半得獲爾爾活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尸埋之遂陰結鄉兵為復計事聞復復政殿學士諱忠節舊今徐州府行在韓世忠兵潰於汴陽初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金會宗翰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恐藉師期乃分東南道都統領兵萬人趨揚州以應事為名使帝不得出而宗翰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騎軍無紀律未晚至宿遷縣不敵金人之踵其後賢明覺之奔於汴陽世忠在汴陽夜不安寢與其帳下謀夜竊軍乘潮走鹽城縣日諸軍方覺遂潰去聞門官贊舍人張遇死於漣水軍之張渠邨後軍管隊官李彥先率本隊四十七人得二舟入海乘來自此轉運聚眾於漣水李在據高郵世忠之兵也其餘收散卒自備徒黨者不可勝計宗翰入淮陽軍守臣李寬而去淮陽今邳州金人破泗州先是總都尙書王翊聞金兵且南至率從官數人同對帝命至都堂議黃潛善汪伯彥笑曰諸公所言之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時金人自滕縣以五千騎趨臨淮皆裝白氈笠子把隘官承州防禦使聞璣屯泗州遣人伺其實或曰劉忠犯臨淮或曰李成餘黨也璣以兵迎之獲游騎數人乃知為金人至是夕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軍中倉皇以內帑所有通夕搬移二月庚戌朔帝駕御舟泊河岸郡人惶怖莫知所為知天長軍楊晟等奔浮橋始詔士民從便避敵官司毋得禁帝即欲渡江黃潛善等力請少留俟報且撤左藏庫金帛三分之一帝許之金人破天長軍帝遣左右內侍鄭詢往天長軍視事知為金人至遂奔帝得報即介

續史宋略卷三

三十九

背走馬出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內侍省押班康履五六騎隨之過市市人指之曰官家去也俄有官人自大內見散而出城中大亂帝與行人並轡而馳黃潛善汪伯彥方會堂或有問避耗者稱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獨行矣二人乃戎服驅馬南奔軍民爭門而死者不可勝數帝次揚子橋一衛士出語不遜帝擊手劍殺之時軍民怨黃潛善刻骨同農卿黃錡至江上軍士呼曰黃相公在此數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錡方辨其非而首已斷矣呂頤浩張浚馬道及帝於瓜州鎮得小舟即乘以濟次京口帝坐水帝廟取劍就靴搯血百官皆不至諸衛禁軍無一人從行者鎮江聞車駕進居民奔走山谷城中一空守臣錢伯言發府兵來迎始右議大夫鄭憲請詣建康潛善等沮之及是憲從行帝曰不用卿言及此是晚金將瑀舊作馬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帝所在眾曰渡江矣金人馳往瓜州望江而回淮陽軍今泗州瓜州衛軍入對廣敏在維揚數為帝言揚州非駐蹕地請早建康帝思其言復召入廣敏餘杭地狹人稠區區一隅終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惟錢氏節度二浙而竊居之蓋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連險欲以號令四方恢復中原難矣前年冬大駕將巡於東臣固嘗三次以建康為請蓋倚山帶江實王者之都可以控扼險阻以建不拔之基陛下不特於建康而特維揚所以致今日之警也為今之計莫若暫圖少安於錢塘徐趙建康長江數千里皆當守備如陸口直瀟須夏口直赤壁姑孰對歷陽牛渚對橫江以至西陵柴桑石頭北固皆三國南朝以來戰爭之地至於上流壽陽武昌九江合肥諸郡自吳而後必道

僞臣提兵以守之而江陵襄陽尤為要害此尤不可不扼險以掩屯戍也今敵騎近在淮壖則屯戍之設固未始遠為宜分降詔於沿江守土之臣使之扼險屯兵廣為守備許行軍備之法使敵民得輸粟以贖軍許下募兵之令使士人得出力以自效又重賞以誘之則人人效命守備無失而敵騎必退矣敵騎既退則可以廣設屯戍如前所陳以歲月固少安可以漸致中興之盛矣上頗納其言自江西南南至太平府北南之橫江其西南太平府即姑蘇北對和州即歷陽又西南蕪湖之陵口北對和州無為州界之疆須又西千里至蕪湖之赤壁北對漢陽之漢口即夏口也柴桑在九江石頭在江陵北固在鎮江黃浦即壽州使此所言亦疎略

丁進既受撫以其軍從帝行進越行人恣為劫掠且請將所部還江北與金人血戰其意欲為亂會御營都統制王淵自鎮江躍至進懼欲亡入山東朱勝非過丹陽進與其家匿遠林中以狀進勝非自訴淵聞叛遣小校張齊以五十騎衛勝非因給進曰軍士勳勞非汝之過其招集叛亡來會請進諸勝非至則斬之

帝將發平江中書侍郎朱勝非自鎮江來以瞞入見初帝以吳江之險可恃讓留大臣鎮守帝欲除勝非非知秀州輔臣曹秀非大臣鎮守之地乃以御札命勝非兼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勝非再對留自言臣雖備員執政與諸軍無素更乞從官一員同治事帝曰從官何嘗預軍事勝非曰如呂頤浩張浚皆兼御營司參贊軍事可用也於是帝問近臣誰能佐勝非者浚慨然願留遂命浚同節制扼等事仍詔勝非行移如尚書省體式事有奏陳不及者聽便宜施行詔奏浚受命即出城決水溉田以限戎馬列燧燧土壘措置禦兵至平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宋紀 四十一

江者三千餘人 平江府 蘇州府

金人破晉甯軍守臣忠州刺史徐徽言死之初徽言在晉甯聞河東遺民日望王師之至乃陰結汾晉土藥約以復故地則委官為守長聽其世變會朝論與金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金人忌徽言欲速拔破甯以除其患圍之三月屢破卻久之城中矢石盡盡士困餓不能與會監門官石贊夜啟關納金人城遂晉徽言聞兵入即縱火自焚其家而率親兵力戰比曉左右略盡徽言為金所執金人知其忠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降將折可求諭之降指可求大罵與之酒徽言以杯擲其面曰我尚欲汝酒乎汝罵不已金人怒持刀刺徽言徽言罵不絕聲而死後徽言子徽忠壯初晉甯之圍也太原府路兵馬都監孫昂率殘兵與徽言共守及城破昂引所部三百人巷戰自夜達旦殺敵百人士卒死亡殆盡昂自度不克引刃欲自刺金兵擁至軍前以甘言誘之昂終不屈而死父翊宣和末以相州觀察使知朔甯府救太原死於陳御史中丞張敷上疏劾徽言汪伯彥大罪二十大略謂徽言等初無措置但固留陛下致萬乘蒙塵其罪一禁止士大夫搬家立法過嚴徽言云天子大宮過江靜處我輩豈不是人使一旦委敵歸怨人主其罪二自漢楚通秦以南州郡皆碎於潰兵其罪三祖宗神主神御不先渡江一旦車駕起則僅一兩卒昇致傾搖暴露行路酸鼻其罪四建炎初年河南止破三郡自潛營等柄任以來直至淮上所存無幾其罪五士大夫既預預知渡江之期一旦流離多被屠殺其罪六行在軍兵津渡不時倉卒潰散流毒東南其罪七左帶金帛其多不

令裝載為敵有其罪八自漣水至揚州咸被殺掠生靈塗炭其罪九謝克家李揆俱受僞命而反進用其罪十潘崇質王淵為相時致位侍從故今日侍從雖多王淵之客伯彥則引用梁子美親黨牢不可破罪十一職事官皆時病者皆付御史抄節中尚書省覆覆言路罪十二用朝廷名爵以誘士大夫罪十三行在京師各府百司設官重復耗蠹國用如以巡幸而置御營使司則樞密院為虛設置提舉財用戶部為備員罪十四許景衡建渡江之議擠之至死罪十五身為御營使多占兵衛不避嫌疑罪十六敵人相距斤鏡全無止據遺途之言為真致此狼狽罪十七敵騎已近尚敢挽留車駕罪十八虛益自散官中引為八座遂進樞密伯彥之客為起居郎有罪補外遂除集英修撰二人朋比專務欺君罪十九國家殆辱不知引罪罪二十疏入未報遂以狀申尚書省潘伯彥乃復求去已而皆罷

初徽言從制鼎州團練使苗傅自夏世將有勞以王淵驥得君頗缺望威州刺史劉正彥常招降劇盜丁進等以賞薄怨望又淵既屬正彥後取其所予供正彥執不遺以此怨淵帝在維揚入內侍省押班康履願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赫然進道傳等切齒曰汝輩使天下顛沛至此猶敢爾耶有中大夫王世修者為傅幕賓世修常疾關宦恣橫為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右府傅正彥以為由官者所屬愈不平遂與世修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建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三月癸未神宗皇帝崩百官行香罷入聽宣制苗傅劉正彥令王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王淵退朝即擗下

讀史兵略續編 卷三 宋紀 四十一

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髮者皆殺傅擄於市正彥即與傅擁兵至行宮北門外帝大駭愕不覺起立勝非曰既殺王淵反狀甚著臣請往問之勝非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引傅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拜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兄弟事急從官扣內東門求見請帝御樓聽軍民不然無以止變帝憐憫呼傅正彥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若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顧止作通都副使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詎更乞康履藍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帝諭以內侍有過當流海島卿可與士歸營傅曰今日之事盡出臣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康履歸案未得帝不得已命吳湛執取傅於清湖閣仰塵上衛士擒至關門遂以付傅等即樓下腰斬之履既死帝諭傅等歸案傅等因前出不通語大略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帝命勝非縋出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降詔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帝許諾即下詔恭請降詔太后垂簾權同聽政百官皆出門外傅正彥即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帝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於太后帝乃令頤岐入奏又命吳湛諭傅等甲午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朱勝非稱疾不出太后命執政詣其府勝非乃出

江東制使呂頤浩方至江甯忽奉內禪詔赴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承遠曰是必有兵變承

適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於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兵變無疑矣願浩即遣人入杭州賊并禽
 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紙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時有自杭州寄傳等檄文
 至平江者浚讀之乃決策舉兵是日張浚以兵至平江府後屯吳江鎮苗傅等以其兵屬趙哲使浚之鳳
 翔會統制官辛永宗自杭乘小舟至浚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洶洶浚之曰若等無謀當詣張待耶求決待耶
 忠孝必有尊養至是浚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知帝過浚厚可與謀事浚語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
 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浚亦大哭浚諭決起兵問罪浚泣拜且曰此事須待耶濟以機術
 勿令驚動官家浚啞首肯移時辛永宗趨至為浚言傳每事取決王鈞甫馬柔吉傳素乏心機而劉正彥
 輕疎聞公為誠鈞甫當先以計離間二人然後徐為之計浚然其說即同趙哲馳入張浚軍中撫諭且厚犒之
 人情大悅浚以燭燭諭苗傅劉光世起兵狀又令浚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會苗傅乞改年號劉正彥乞移
 蹕建庶勝非留身太后諭以二事勝非曰移蹕豈可違議金近在江北沿江皆未有備太后曰何以却之勝非
 曰俟降出文字朝廷且與判收徐議處處可也后曰審慎處置此是第一次理會事勝非曰臣近察一凶恐無
 英氣王鈞甫王世修皆有悔意未敢深詰但以利動之約其再來後違曰如何勝非曰主上反正已有端緒二
 兇之力至此極矣向張遠建議誘諸軍掠取王淵及諸內臣家人人可以致富及掠索之後所得不副所聞
 人有悔意數日來小校有遁去者會世修再至勝非與語因論二將所陳如改元等事未得請願以為言語未

宋史 卷三

四十二

畢內批傳第三奏云可改元明德或明受勝非以示世修曰已從請矣張浚上言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
 爾退避恐四方聞之不無疑竊萬一別生它事尚望詳酌施行又以手書傳正彥前密州學教授邵彪見
 浚於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諫大逆易於反擊公慮之何如耳浚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
 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以集事惟浚士卒單弱不足以任效事然呂樞密屯兵江甯其威望為
 人所信向且通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為天下倡劉光世屯兵鎮江兵力強悍謀議沈鸞可以倚仗浚皆馳書往
 矣彪曰兵貴神速呂樞密在數百里外奈何浚曰呂樞密賭事明而剛決固國家之難必先舉倡議而起何患
 不速浚遂至江甯呂頌浩執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浚及諸大將約會兵乃檄主符衛
 馬軍司公事楊惟忠留屯江甯府以安人心且諭惟忠以苗傅等計窮恐挾至尊以遊山廣德渡江當日夜為
 控扼之備頌浩上言近聞將相大臣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但方今強敵乘勝之威諸盜有蜂起之
 勢惟兵糧事屬艱難望太后皇帝不憚再三祈許睿聖皇帝亟復皇帝位親總萬機以圖恢復巨年六十疾
 病衰殘目視今日之事實社稷存亡安危之所繫不敢愛身泣血雨淚拜章望聖慈納納仍傳檄諸軍將先
 是張浚欲遣辨士持書說二賊使無它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遣者浚遂遣進士馮淵氣節聞之慷
 慨前行是日頌浩所遣書至浚知頌浩已有定謀大喜再發書報以所部軍馬數及軍事次叙
 苗傅劉正彥詣都堂欲分所部代衛守寧聖宮尚書右丞張浚以為不可阻止之傳等又欲挾帝幸徽越朱

勝非曲折論以禍且以忠義之傳乃已馮淵再見傳正彥於軍中從容白之曰轉為國事而來今已再至
 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自古官亂政根株相連不可誅鋤二公一旦為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戴
 德大然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於穉穉之子且前日之事名為傳位其實廢立自古廢立
 在朝廷不在軍中二公本有為國之心豈可以此預勝天下少頃傳授劍履視曰金人之意在建炎皇帝今主
 上當極太母垂簾將復見太平天下咸以為是如張待耶善處侍從建立何事而敢梗輾轉曰太母深居九重
 安能勅兵與金從事天下自有清議太尉幸熟思傳益發怒正彥見轉辭色不屈即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傳耳
 語遂諭傳曰待耶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即日即遣宣義郎趙休與轉借道張浚約浚至
 杭州讓苗傅浩以勤王兵發江甯初苗傅等以詔召頌浩赴行在命以所部付楊惟忠頌浩知其意以疏弱干
 餘人授惟忠自將精兵萬人討賊至是發江甯頌浩親甲青旗執轡督眾士皆感勵師次句容驛頌浩據
 筆記起師之日且大書建炎之號諭令采石刻之以聖將士之心韓世忠亦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
 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遺書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酹神曰誓不與
 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誓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毋憂世忠欲遣兵浚
 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恐有不測浚已遣馮淵甘言誘賊矣先是朱勝非在平江嘗以蠟燭招王德
 劉光世又以告身數通及所被服靴細甲等隨之德遂將所部自采石渡江光世得之其軍復據連平江

宋史 卷三

四十三

以德為前軍統制光世因苗劉逆狀德曰救亂之軍當百合一患請先率輕兵由桐川趨餘杭出其不意則
 擒二賊易於反擊光世以諸帥之議已定遂不從苗頌浩帥師次常州與守臣周杞約治兵扼其險要韓世忠
 以所部發平江初苗傅聞世忠自海道還以都統司檄命世忠屯江陰世忠至平江即詭為好詞報傳以所部
 殘零人馬不多欲赴行在傅大喜許之是日張浚大幅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至後園屏左右
 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眾皆曰我順彼逆浚曰浚若迷天悖人可直取浚頭歸賊即日當賞矣不然一有
 退縮當以軍法從事眾皆諾初沈陽之潰世忠部曲皆散幾不能軍浚以其兵少命張俊以統領官劉寶二千
 人偕之世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軍勢甚振浚恐傳等以僞命易置乃令世忠偏將張世慶絕郵傳
 凡自杭來悉投之水中浚復遣馮淵入杭移苗傅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曰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
 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闈至於遜位之說則必其子若孫年長又賢因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福蒼生不
 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之任是也然則謂之大逆族誅凡為人臣者握兵在
 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今建炎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於天下一旦遜位
 似非所宜浚豈不知廢置生殺二公得專之蓋其心自慮已定言之雖死無悔願二公畏天順人無顧一身利
 害僞使事正而或不測猶愈於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母及所措置事皆託宅詞
 未敢訟苗傅之傳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許始悟見討奏請浚以令天下浚令韓世忠屯秀世忠至

秀稱疾不行遣使持節勸傳等始傳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后遣小黃門至容室宮曰早來不得已已

足張漢帝方嘆不覺覆於手初苗得漢手書即請緹朱勝非沮止之至於五六及是傳等至都見

勝非且言漢見謂為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權則事意欲殺漢勝非見其悍甚恐生它變謂之曰龍漢兵權

而以付呂權必無事矣傳等遂有郴州之命時韓世忠扼秀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始沮節制司

韓官幸道宗韓舟師與統帥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呂頌浩軍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頌浩以所部萬人登江

甯道蘇得三千人與俱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漢乘輕舟遊之適遇小舟得都倚屏人發封乃漢州副命

漢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漢曰得將趨赴行在即日趨發漢見頌浩相與對泣以大計言之頌浩曰事不

論不過赤族今日為社稷死豈不任快耶漢壯其言頌浩即召其屬官李承造於舟中草檄而漢為潤色之初

苗傳聞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亮於軍中以為質勝非聞之乃好謂傳曰今當取太后招一人慰撫

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傳許諾勝非喜曰二兒真無能為也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為安國夫人錫子甚渥后

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來梁氏馳出都城疾驅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俄而傳等遣

使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新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淵

輒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它人公何以願過鈞甫願以為然頌浩漢漢進兵世忠為前軍俊以精兵翼之

劉光世親以選卒為遊擊頌浩漢中軍光世分兵殿後遂以勳王為名頌浩漢漢中外道統制官張道率

兵三千人屯湖州安吉縣以分賊勢初頌浩至平江張俊見之涕泣曰主上待我輩厚今日惟以一死報國日

夜望福善之至以為盟主頌浩慰勉之是日光世亦以所部至平江光世見張俊相與釋憾苗傳等計不行

丁未宰相朱勝非召苗傳劉正彥至都堂議復辟事傳正彥至勝非語之曰反正事已定日迎請朝廷百官皆

有章奏公自可別作一章傳面頭發赤慚不語回顧正彥起曰違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勝非責之曰

前日王淵不當作樞密人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為輕重不然下詔率百官與六軍請上還宮公等六人皆

身何地正彥却立不對傳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二將反覆責王世修又以言逼傳不能答勝非令世修即

麻問草奏持歸軍中自準備將已上皆書名執政晚朝至淵會世修辭軍中請復辟奏狀納勝非勝非進呈皇

太后極書曰吾實憂矣時頌浩漢大軍已次吳江王世修聞之遣人至軍中云上已處分兵馬軍事止動王師

屯秀州頌浩漢以軍騎入朝頌浩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願提軍入覲傳等計窮益懼是

晚苗傳劉正彥至都堂見朱勝非請諸密聖宮見帝謝過勝非難之不得已白於帝帝正彥自知罪大疑不得

見憂懼失色抵宮門日已曠矣帝開門紳之且令衛士掖以殿殿傳正彥請降御札以緩外師帝曰人主親札

非所以取信其取信於天下者以有御寶今朕退處別宮不與國事用何符璽以為信自古廢君杜門省愆豈

敢更預軍事傳等與帝乃賜傳世忠手詔傳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兵馬鈐轄張永

獻持世忠世忠得之謂承載曰主上即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傳等大恐

宋史兵略續編卷之四

益陽胡林襄

金匱宣德

三年夏四月戊申朱勝非等言臣等召苗傳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防之

密聖宮宜遣軍位備萬機苗傳等皆聽從太后詔曰甚報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奏請上還宮上

始御殿百官起居帝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廡播揚帝乘馬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眾情大悅是日

呂頌浩漢漢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迎之頌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

反正而賊猶擁兵包藏毒謀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公勉之漢漢韓唐徐敬業之事可為戒也頌浩漢

次臨平苗燭馬柔吉以重兵買山阻河為陣于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橫行舟燭以旗招世忠出戰始世忠以劉

寶軍非所部乃悉收其家屬隨軍將戰世忠趨家屬舟于岸下率將士奮力戰漢次之光世又次之軍小卻

世忠叱其將馬彥濬揮兵以進濬不得戰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

幾箭者必斬之頌浩在中軍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燭等敗走傳正彥漢兵援之不能進燭等進兵

北顧是夕傳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濟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過大雨火不能起燭等夜尙督燭等進

捕傳等世忠漢光世繼至並見于內殿上嘉久之是日韓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定并拘其妻

步至宮門捕世忠手執與光世漢繼至並見于內殿上嘉久之是日韓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定并拘其妻

子張漢等皆逆苗傳劉正彥引兵遁走前行下諸州生擒傳正彥白身除觀察使不願就者賞錢十萬

斬首者依比捕獲王鈞甫馬柔吉張道苗燭苗燭並轉七官其餘官兵將校並與放罪一切不問仍降漢榜曉

諭從之臨平山在杭州府北六十里北關今北

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瑗自壽春渡淮遣卒五人之處州從安撫使胡舜陟贖軍錢帛舜陟執殺之遣一騎還

報諭之曰將以受命北討今棄而南自為寇豈謂生靈膏血以為汝資宜亟去不然將厲兵與將軍周旋于

城下必盡殺乃止瑗乃止舜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瑗遂自光祿渡江引兵之洪州屯洪州今

上聞瑗漢以方今大計漢前身在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委大員與韓世忠鎮漢東令呂頌浩漢漢來武昌

張俊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帝然之監登閣檢院汪若海亦曰天下若常山蛇勢秦蜀為首東南為

尾中原為脊將國恢復必在川陝漢漢決始除漢招討使左副都正長官川陝吾境不當以招討名請

用唐度故事帝是其言漢乃改命帝許漢便宜職視作詔賜之

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備信追擊之世忠入壽州曰臣當撲滅二賊未濟聖意欲生得

之邪或謂首以獻也帝曰殺之足矣世忠曰臣嘗生致之願獻都市為宗社願時衛士宋金剛張小眼者說

有韓力世忠乞以行欲使漢來上帝壯之酌巨觥以饒世忠世忠引兵發杭州苗傳等聞世忠且至遂引兵

趨秀州世忠聞之恐其滋蔓聞漢乃自浦城攜出以進之苗傳定浦城韓世忠使司前軍統制王德既殺

江浙制置使韓世忠與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忠將至浦城北十里與傳正彥遇于滄梁驛正彥屯溪南浦溪據險設伏相約為應世忠率諸軍力戰將李忠信趙錫等勇陷陳右軍統制官馬彥博戰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賊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見失聲曰吾以為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卻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傳驛軍遇去苗瑀收餘卒得千六百人進破劍浦縣又犯慶州事聞再贖彥博武成軍節度使諡忠壯先是朝散郎劉晏在正彥軍中傳使統赤心隊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反者邪韓制使來吾事濟矣遂率眾歸世忠浦城之戰世忠以晏騎六百為疑兵于浦山之陽賊見大駭晏以所部力戰世忠上其功遷一官

苗瑀率眾出降未解甲復從其將孟卓計欲遁之温台韓將江池聞之殺卓擒瑀于制置使周望其眾皆解甲傳瑀與苗瑀張遠收餘兵入崇安縣統制官喬仲福王德共追之盡降其眾復脫身去變姓名為商人與其愛將張政亡之建陽縣土豪承節節督糧而逆之留連數日政知不免密告瑀曰此苗傳也標執以告遂檄赴行在

帝以久雨不止召鄭官以上赴都堂言兩政中書舍人李陵言金人累歲南侵生靈塗炭城邑邱墟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邪臣觀廟堂之上無擅命之人惟將帥之權太重官制中失矣

閩之內無女禍之私惟官寺之習未革今將帥位高身貴家溫厚擁兵自衛浸成跋扈之風去年禦敵遣王淵築甃不行改命范瑗心懷快苗劉二賊乘間竊發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連動王之師一至錢塘拘囚房舍擄奪舟船凌辱官吏使漁百姓恃功益驕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也此年盜賊殺戮長吏如割瓜豚殘虐百姓如刈草艾朝廷苟且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贖賊計元兇之罪罔獲忠臣之憤不赤子之冤未報不謀之善臣意盜賊當之自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追呼急於星火剽劫侵於肌膚民力竭矣而猶求焉不幾於急乎洪範常察之證恐或由此帝嘉納之

韓世忠軍還苗劉正彥苗翊詣都堂審驗罪狀于建康市某首正彥臨刑顧曰苗傅四夫不用吾言遂至于此議者欲學戮之大理少卿王衣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婦女有孀及國掠以從者備殺之未免無辜帝然其言自傳正彥妻子外皆免以韓世忠為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賞平苗劉之功也帝遣使賜世忠金台且御忠勇二字表其旗幟又封其妻梁氏為護國夫人給內中俸以寵之將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皆自此始

范瑗入見初瑗在江西右正言呂祉首奏其罪且進取瑗之策乃召瑗赴行在瑗在軍南昌徘徊詔監察御史陳獻極其入覲瑗未拜詔先陳兵見戰且制人以懼之戰不為動徐曰將軍不見苗劉之罪乎願熟討瑗乃朝服北向謝恩遂引兵赴闕既至未肯釋兵及入見面奏乞貸左官等附苗劉之罪又言招到淮南京東

盜賊十九萬人皆願聽節制帝怒張浚奏環大逆不道罪惡滿盈臣自平江勸王凡五遣人致約令進兵環曾不答今呼環舉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誅戮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帝許之環退與劉子羽謀夜領吏於浚府中使作文書皆備朝退備道統制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俊環及杜充赴都堂計事使俊將其眾甲以來環從兵滿街意氣自若食已飽持等相顧未發子羽坐席下遽取寫敕紙詣前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軍對浚環等愕遂以俊兵擁縛付大理使光世出撫其眾曰所誅止環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眾皆投刃曰諾于是復以八字軍還付王彥而餘兵分隸德麟五軍時大理少卿王衣奏詔詢環不伏言者又論環運糧上皇擅與草迎立張邦昌等事章下大理衣具以責之環詞服乃賜環死親屬將佐並釋之獄更殺環獨不肯更以刀自缺盆插入叫呼移時死其弟及三子皆流嶺南

張浚至興元上奏曰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誠令中原必基于此漢元積粟理財以待巡幸願陛下早為

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西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斯可定矣浚治兵興元欲易置陝右諸帥于是諸帥臣悉用武人矣張浚又以王彥為利州路兵馬鈐轄初至漢中問諸將以大舉之策彥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有不和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兵利州興洋以固根本若敵人來使則檄諸將互為應援以禦敵若不捷亦未至為大失也時浚之幕客皆輕視彥之言相視而笑彥以言不行求去浚因而授之

金人攻黃州守臣直龍圖閣趙令成死之先是張用屯光州境內沿淮為柵上下百里盡收禾稼入寨中儲蓄甚富光州患之及敵聞陸路無太后駐南昌欲自斷黃濟乃遣精騎五百直攻其寨用之眾數萬悉奔散金人遂焚用積粟徑趨黃州敵之未至也令成以內艱去詔移州治武昌縣命下而令成起復前一日辰刻敵攻黃州守備軍校吳興得其木箭鑿頭箭遺軍士滿明浮江台令成視之驚曰金兵也夜半以官軍渡江入黃金人治兵攻城日城破令成在西壁被執金猶欲降之令成大罵曰汝輩殺害生靈我雖死不屬金人飲以酒令成揮之及衣以戰袍令成罵不絕口遂殺之令成守黃時再歲盜李成了進張過與仲正之徒俱不能犯至是卒以節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諡曰忠愍

金人自黃州濟江初金人得岸下小舟其數不多乃毀民居為筏以舟引之而行金人遂渡江凡三日濟江盡絕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在江州日與胡峯大夫韓相置酒高會無有知敵至者比知之以為斷黃間小盜道

請制王德相之于興國軍始知金人至遂避降前太后退保慶州前數日江西轉運司得報敵至大治縣未辨虛實會光世馳報以聞翼日乃知敵至...

帝登越州次錢清堰夜得杜充敗書帝如浙西迎敵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為眾寡不敵不若為退避之計帝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曰金人以騎兵取勝今變與一行皇族百官吏兵衛家小甚眾皆陸行山險之路...

益胡不率眾救汝主琦曰在是汝為尊故欲殺汝耳巴哩巴歐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琦顧曰汝事國厚恩今若此非人也聲色俱厲不少屈巴哩巴歐之後為立祠名旌忠

四年正月甲辰大風御舟從海中乙巳午西風忽起金人乘之攻明州浙東制置使張俊與守臣徽猷閣待制劉洪道坐城樓上兵掩擊殺傷相當金人奔北墮田間或墜水俊急令收兵赴台州是夜金人拔寨去屯餘姚且請備師於宗廟帝遣中使召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赴行在世忠已治舟師於通惠鎮乃請往鎮江邀敵...

士奉有恩食既盡煮豆以噴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宜流處使張浚聞道遣以金幣使犒其軍且檄都統制曲端以誣原民往援端去疾彥仙出已上無出兵意浚官資頗厚子浚曰敵朝夕下陝莫以為憂...

府事及城危有子為盧氏更問使語之曰吾托肺腑死國難固其所若則走也雲龍門人金人破補城雲龍門少年數百保聚山谷初事邵興後為彥仙部曲累官閩門官贊舍人金人得雲欲以為將雲怒不屈洛察怒...

初趙立既至楚州朝廷因以立知州事會金右監軍昌親率數萬人圍城攻其南壁自為旗頭引眾出戰相持四十餘日金人以礮擊三敵樓遂登城立先取生槐木為鹿角以槎其破處而下修月城以裹之月城之中實以柴薪城之內為鑄鐵敵自月城中入立命以金汁澆之死者以百數金人不能入遂退守孫村大寨時遺數百騎出沒於城下以掠取糧...

秀取塘路行吳山在杭州七寶山吳山西南支峯也

初洛陽既破陝西與副完顏果長驅入關都統制曲端聞敵至遣副總管吳玠及統制官張忠李彥琪將所部拒之於彭原店端自擁大兵屯於邠州之宜祿以為聲援敵乘高而陳洛索引兵來戰玠擊敗之既而金師復振宋軍敗端退涇州金人亦引去張浚奇玠等援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當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始青溪嶺之戰玠牙兵皆潰及是玠治兵秦鳳諸將復出就招玠問玠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悉斬于道亭下去秦州十里軍中股慄自是每戰皆效死無復潰散者矣彭原在邠州宜祿今長武縣

金人至鎮江府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已屯焦山寺以邀之降其將鐵爪鷹李選者江淮宣撫使洪卒也宗弼遣使通問世忠亦遣使臣石暉報之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問形勢無如龍王廟者敵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將蘇德將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廟下戒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敵至果有五輪船龍王廟廟中之伏兵先出而五輪船策以馳僅得其二有紅袍白馬既擊乃跳而脫者請之則宗弼也既而戰數十合世忠妻和國夫人梁氏在行間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復使致辭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左監軍完顏昌在濰州乃遣員勒托雲趨淮東以為宗弼聲援焦山在金山之東鎮江月河口北江中龍王廟據閩百詩言在鎮江西門外

帝次台州松門寨事畢呂頌浩因言此行未審且駐會稽復須到浙右帝曰須由蘇杭往湖州或如卿所奏往宣州朕以為會稽只可暫駐若稍久則人懷安而不樂屢遷頌浩又曰將來且在浙右為當徐謀入蜀

讀史集略續編 卷四 宋紀

帝曰朕謂倚雍之強資蜀之富固善但張浚漢中不可備萬人糧恐太少兩浙若委付得人錢帛猶可沂流而西至於糧斛豈可漕運頌浩曰若第攜萬兵入蜀則淮浙江湖以至閩廣將為盜區皆非國家之有矣帝曰當益進上流用淮浙糧貨鹽錢以贖軍費運江浙荆湖之粟以為軍食王綬曰議者但知輕議晉元帝還都建業不能恢復中原而多言入蜀殊殊不知自秦用張儀至本朝遣王繼恩下蜀者八矣取輒得之不勞再舉則亦未可謂之便也范宗尹曰臣謂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陝之事則兩得之決擇取舍不可不審帝曰然既而後復上疏言陛下果有意於中興非幸關陝不可願先幸鄂渚臣當糾率將士奉迎變與承為定都大計帝不許松門在太平縣鄂渚今武昌

韓世忠與金宗弼相持於黃天蕩而員勒托雲圍揚州朝廷恐守臣張績力不能支許還屯京口績不為動敵乃趨真州績金壇人也時托雲軍于北宗弼軍于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纜貫以大鈎以授士之騎捷者平旦敵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船一纜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千所佩金瓶傳酒縱飲示之宗弼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世忠奏捷帝曰金人南下以來諸軍望風奔潰今汝如世忠輩雖不成大功皆取捷者益副卒練兵今冬金人南來似有可勝之理乃出世忠奏命尚書省以黃榜諭中外時敵眾十萬餘而世忠戰士才八千宗弼求登岸會語世忠以二人從見之宗弼招之

降世忠移引弓且射之而馳去黃天蕩在金山西今句容縣北大江也京口鎮江也真州今儀徵

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及宗弼再戰于江中敗績宗弼既為世忠所拒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獻謀于金人曰江水方漲宜于蘆場地擊大梁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矣宗弼從之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日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金人終不得濟先是宗弼在鎮江世忠以海舟扼于江中乘風使艦往來如飛乃建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王某僑居建康教金人于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槳俟風起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龍篷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及是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驕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世忠舟師本備水陸之戰每舟有兵有馬有家屬有輜重金人以火箭射其龍篷火烘日曝人亂而呼馬驚而嘶被焚與墮江者不可勝數所焚之舟蔽江而下金人鼓譟以輕舟追襲之金鼓之聲震動天地世忠與餘軍至瓜步聚舟而陸旋還鎮江聚兵宗弼乃得絕江遁去

時江北荆湖諸路盜益起大者至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力不能制盜所不能至者則以土裝濱將或擯官守之皆驅廢而已范宗尹以為此皆烏合之眾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乃言于帝曰昔太祖受命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有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軍力單寡束手而莫知所出此法之弊也今日救弊之道當稍復藩鎮之法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河北數十州為

讀史集略續編 卷四 宋紀

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屏王室羣臣多以為不可宗尹曰今諸郡為盜據者以十數則藩鎮之勢駸駸成矣若朝廷為之使恩有所歸帝決意行之遂以為相

承務郎張紘言淮南兩路見有歸正人守官或寄居者慮人情猜忌妄生事端望移入以兩州軍各令自言願往何州居止從之時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亦言自東晉以來中原失據故江南北備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比金人南侵多驅兩河之民列之行陳號為敵軍被其劫質以來蓋非得已今年建康鎮江為將臣所招遁歸者無慮萬人此其情可見莫若用大朝舊法分浙西諸縣皆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壇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壇而居其他類此俟其南侵徐以其職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粗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亦何為而不歸我哉况浙西州縣昨經殺戮之後戶絕必多如令有司籍定田產頃畝以備寓之人計口而給俸稍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陳皆精兵也必爭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虜反為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

時宗弼屯六合縣其輜重自瓜步口舢舨相銜至六合不絕右軍統制岳飛聞金人去以所部邀擊於靜安勝之飛還屯溧陽飛之擊金人於靜安也遇劉建康府錢鼎率鄉兵邀敵之後遂從飛入城因權府事始宗弼既渡江和人共推宋昌祚權領州事軍兵固守建康北歸復圍之指揮使鄭立亦率勇忠憤共激士卒晝夜備禦不少意聞數日宗弼親督眾攻城軍士胡廣伏城東北角發強弩射之中其左臂宗弼大怒立擊破之

讀史兵略續編

趙立為楚州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時宗廟自六合屯于楚州之九里徑欲斷立糧道立又大破之先是劉豫在東平遣立故人萬德等誘立令貢稅願立大怒不撤封斬之已而又遣沂州舉人劉傑持榜招立其言金人大軍且至必屠一城生聚立令將出就敵傑大呼曰公非吾故人乎立曰吾知忠義為國豈問故人邪傑令以袖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于朝由是忠義之聲傾天下連遭讒風歸之水今安東九里

季陵復為中書舍人陵入對首上奏曰臣觀今日國勢危如綴旒大綱時巡未有駐蹕之地賢人連遭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于下而將不和政權去于上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橫渡江人以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言南渡而歸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爲可故弛備江淮而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張浚出爲宣撫使不過欲迎陛下耳金人長驅深入吳越至今尚在淮甸曾無一騎入援王室者黃潛若自用而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而不知任賢自張確許景衡憤而死劉渙杜充相繼而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矣今天下不可謂無兵若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率諸將同心而謀協力而行何所往而不克然兵柄既分其情易駭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效小勞以報主恩勝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其能成功哉三代之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民歸塗炭無甚于今日

讀史兵略續編

抑邱莫焚燒屋廬大親不能相保而戴宗惟德澤在人心者未厭也所望以中興惟此一事耳然人心無常固亦難保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賦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今欲輕徭以舒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己之詔屢降憂民之旨屢聞丁甯以至終莫之信蓋動民以行不以言臣意陛下舉事當人心服自足以結之也當當嚴懲功罪當嚴注措無不當于天下不心悅而誠服者未之有也臣願陛下以其所當慮者使一二大臣謀之無偏聽無自賢無長強無徇私昵慮之得其當則人心服人心服則盜賊將自息而外患亦可圖矣

執政奏以劉洪道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司參謀官趙鼎曰頤浩之來尚遲今先令洪道往池州措置防江帝曰此固勿害但諺者謂頤浩多引用山東之人故不欲遣且頤浩身為宰相當收攬天下人材焉爲我用獨私鄉曲非公道也先是中書舍人季陵入對言疆敵之患已無甯歲焚劫殺虜幾遍天下夏則北去秋則南牧往年休士馬于燕山次年移於河北次年移于京東今高淮何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張浚提兵已赴公安劉光世提兵已赴鎮江亟亟遣事向可及若呂頤浩既去朱勝非未來使七月受命八月之鎮九月弓勳馬肥敵入而南兵不素練精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急與大臣謀先遣軍馬備運更擇賢副經畫以待其來不然雖位望崇重就前宰相無益也今日注意將相非爲安危實爲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慎分險哉至是送命洪道趙之池州權督本州及安撫司事

承州天長軍鎮撫使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城下死之宗廟既屯六合縣欲自運河引舟北歸而立於楚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進宗廟患之左監軍昌自孫邨來見宗廟計事欲會兵攻楚州真揚鎮撫使郭仲威聞之約慶俱往迎敵慶以八月戊寅出兵已卯至揚州仲威殊無行意置酒高會慶曰此豈緩時邪我爲先鋒汝當繼後上馬疾馳去平且出揚州西門從騎不滿百轉戰十餘里亡騎三人仲威遂不至慶與其下走還揚州仲威以門拒之慶倉皇墜馬爲追騎所擒馬奔揚州承州軍中見之曰馬空還矣太尉其死乎仲威棄揚州奔興化敵長驅攻承州金懼慶復歸遂殺之慶在承久軍食既足不復敏取于民王官自京師至者館穀甚厚皆按格賦賦官兵隸承州者月給時帛舉如令給之至視其徒則戰士計日曠食老弱計日受券而已金人自浙歸大寨于天長六合間慶親率眾劫之得牛數百悉贖其估分界民之力田者民憤其惠亦賴其捍禦以自固敵假道於承以攻楚慶不聽至是被害慶起軍盜其眾多騎驍敵亦能以少擊眾故慶死承州遂破楚勢孤卒無以抗敵人情惜之計出留軍承州使承州今曰高郵州

讀史兵略續編

宣撫使張浚復取承州軍初渡之西行也帝命浚三年而後用師進取及是金左監軍昌與宗廟皆在淮東約秋高南下渡浚宗廟必將使東南議出師分撓其勢召諸將議出師都統制曲端曰平原廣野敵便子衝突而我軍未習習戰且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練兵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議戰浚不聽復以人言浚澗不能無疑乃遣張彬往泗州以招填禁軍爲名實欲伺察端意彬至泗見端問曰公嘗患諸路兵不得盡合及財物不足以供事今張公之來兵合財備洛索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今失不擊若尼瑪哈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戰後已必先計吾不可勝與敵之可勝今敵可勝只洛索孤軍一事然彼兵技之習戰士之銳分合之熟無異前日我不可勝亦只合五路之兵一事然將帥易易士不素練兵將未嘗相識所以待敵者亦未見有大異于前日萬一輕舉脫不如意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又自敵來伐因糧于我彼去來自如而我自救不暇是以我常爲客彼常爲主今當反之精練士卒按兵據險使我常有不可勝之勢然後徐出偏師俾出必有所獲彼所謂關中陸海者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則必取糧于河東是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因而乘之可一舉滅矣彬以端言復命先是吳玠以彭原之敗望端不濟師而端謂玠前軍已敗惟長武有險可捍衝突二人爭不已浚積疑卒用彭原事端端兵柄陝西人倚端爲重及貶軍情頗不悅浚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宗廟問罪乃以玠權承興軍路經略司公事遂取承興軍玠以功陞忠州防禦使

詔通泰鎮撫使岳飛以所部救楚州時揚承二鎮已破楚勢亦危趙立遣人告急兼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張俊往救之俊曰敵方濟師遠費其鋒不可當立孤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毋徒手揖虎併亡無益鼎曰楚當敵衝所以敵兩淮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根本未固而宿衛寡弱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見帝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

將力不為費定自便之計若使行臣願與之借住後復力辭乃命飛立腹背掩擊仍令劉世道往接毋失事機

呂頤浩請兵五萬人分屯建康等處內建康府萬五千人太平州萬人池州二萬人饒州五千人除參謀官劉洪道見管糧邦勳及李贊等兵約五千人唯世道約六七千人外乞朝廷貼足付臣使喚昔王勳伐楚請非六十萬人不可終如所料杜充以五萬人祇守建康猶不免敗事況本路上下近千里多是緊要渡口今臣乞兵五萬委為不多又劉世道有部曲約二三萬人其勢稍強乃可驅馳馬合之眾今臣察無部曲非得知兵政統制官及正兵二萬人難以鎮服眾心乞以神武前軍統制王瓌所部前軍及諸臣巨師古鎮孝恭自賊又請招捕水寇鄒青孫增及賜諸軍衣甲詔賜糧院見甲千副本路上供經制錢四千萬緡米二十萬斛餘從之頤浩將行見帝曾臣自去國不知金人之實聞已渡淮北去然金人多詐而難測臣比經四明見朝廷集海舟于岸上是必為避敵備望去敵敵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爲二項一項浙西一項浙東或據水鄉或扼山險邊而擊之使將士盡力如四明城下之戰則無不勝矣萬一敵不渡江則願受教訓爲之計俟來夏則遣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赴文登以播青齊分二萬由淮陽趨彭城以滅鄆濮蓋金人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故暑月用兵臣前後屢陳此計然安危治亂之要尤在人主能察願留聖意

時金左監軍完顏昌圖楚州已百餘日鎮撫使趙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首領諸將共來接戰南

宋史 宋史 卷四 宋史

寨有二騎襲其背立手奪二槍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中遺五十餘騎追立立驢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立三戰連戰立以三騎應之伏發立中飛矢衝身突圍以出昌大進攻其城城將進立率士卒禦之忽敵進城矣立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親其敵計且令其四馬變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飛礮碎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吾終不能與國破敵矣可盡至三聖廟中聲言疾病祈禱使敵不悟言終而絕年三十七

然人聞其死知城必破失聲痛哭不可止眾以參議官程括繼鎮撫使以守敵益攻之安撫使王彥及桑仲戰于平利縣之長沙平敗之仲既陷均房有窺蜀之志擁眾犯金州白土關彥以官軍保長沙平仲故爲彥部曲以書請曰仲于公無所犯願假道入蜀以就食耳彥語塞佐曰吾知仲之爲人能取士卒輕財善鬪然勇而無謀決爲諸公破之乃遣統領官門立爲先鋒立鏖戰不降馬陷陣立罵賊不絕口而死人心震恐時官軍橫二千糧且不相給或請少避賊鋒彥曰今敵在陝西若賊至安康則四川腹背受敵矣敢有言避賊者斬遂率同統制王宗尹相爲犄角士皆爭奮賊步騎六道並進彥執旗大呼應士士殊死鬪自辰及酉賊大敗追至竹山縣而還仲遂據房陵仲之未敗也王關在房州與仲遙爲聲援至是彥遣人招關關遂降彥欲遣其營眾不可彥曰我以誠待關關雖詐亦何能爲遂與至關關大驚與其黨皆聽命張浚承制以彥爲左武大夫關後屢斬于興元府

長沙平在今白河縣白土關在平利東南百四十里宣撫使張浚以都統制劉錫及金人戰于富平縣敗績初浚既定議出師幕客將士皆心知其非而口不

敵曹瑄相繼和帝亦以金人聚兵惟上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州以擣其背擣其腹與瑄已得長安而環慶經略使趙哲收復鄜州遂乃檄召渭河經略使劉錫與經略使孫運原經略使劉錫各以兵會合師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以錫爲統帥浚又貸民賦五年金錢精用之運不絕于道所在山積

浚親往邠州督戰金宗翰聞之急調宗翰自西京入關與洛索會我軍行至耀州之富平金人已屯下邠縣相去八十里而洛索方在鞏德軍眾請擊之浚不可乃約日會戰金人不報許凡數往洛索乃自鞏德軍來移軍與我軍對壘親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南師曰人雖多壘不固于堽萬孔極易破耳浚遣使約戰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以爲常浚以洛索爲怯曰吾破敵必矣諸路鄉民運糧者絡繹未已至軍則每州縣自備小寨以車馬爲衛相連不絕錫令諸將謀戰玠曰兵以利動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徒據高阜使敵馬衝突吾足以禦之秦鳳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浩亦曰敵未可爭鋒當分地守之以待其弊諸將皆曰我師數倍于敵又前阻澤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將戰命立故將曲端旗以懷敵洛索曰彼給我也是日洛索選三千騎奪食令扎哈貝勒率之與士帥陣徑赴邠州小寨鄉民奔風不止踐寨而入諸軍驚亂遂薄我軍錫身先士卒禦之自辰至未勝負未分金人更薄環慶軍他路軍無與援者會哲權驛所部將士蓋塵起趨還軍遂大潰哲旗牌未及卷眾呼曰環慶經略先走至邠州乃稍定金人得勝不追所獲軍實不可計下邠在渭初趙立之入城也不滿萬人圍城初有野豆野麥可以爲糧後皆無生物有鬼焚廬屋男女無賈賤之復爲

宋史 宋史 卷四 宋史

水所沒城中絕糧至食草木有屑榆皮而食者徐州將士殘暴勢凌楚軍二州眾不相能立曹瑄使各效其所長無敢校私隨其後急聞日即敵謀知之然猶深忌立疑其詐死不敢動無何守者稍怠徐人多潰圍而去敵用降人術進言專攻北壁凡四十餘日至是乃破立爲人木墮不知者其忠義蓋出天性善騎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月俸給皆取其半與士卒同甘苦每戰甲冑先登有退卻者必大呼疾馳至其側掉而斬之眾畏服亦樂爲用其視金人如仇每言及必嘔齒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人爲言且自誓必死自金人南使所過名城大都多以虛聲脅降如探囊取之惟冀州守城二年濮州城破殺傷略相當皆爲金所憚而立威名戰多成出其上是役也金銳意深入會張浚出師關陝宗翰往援之又立以其軍蔽遮江淮故金師亦困輿而止者謂立之功雖張浚許遠不能過云

張浚兵既潰於富平金人遂引兵而西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尙原權環慶經略使孫由關關入秦與浚會金人至渭州得其情實乃入德順軍浚聞敵入德順遂移司興州韓琦繼重悉皆焚棄浚之出師也楊晟力言其不可浚不從晟乃求行邊不隨幕下及是來見浚浚稍以諸事委之晟厚言金人必欲舉川秦然後歸國不若引兵金澤一帶俟敵騎既去然後收復川陝事乃永定浚雖不用其說然已置陝西於度外矣知興元府王庶亦來見浚計事力陳保秦之策眾議不同庶請歸持餘服浚之自邠南歸也將士皆散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官皆懼有建議當保關州者參議官劉子羽曰君者可斬也宜

韓世忠可過興州一步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奔辦事謝昇亦言不當遠去請築青陽澤左右四關屯
漢以為然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敵騎四出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宜撫使留
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漢之死問傷者皆已人心相安或謂吳玠宜移屯漢中以保巴
蜀玠曰敵不敵我難敵進吾堅壁重兵下雖難何敢言乘虛襲其後此保蜀良策也諸將乃服時玠在夙
軍食不繼風潮之民感其遺惠相與負芻粟輸之玠亦憐其遠慮厚賞以銀帛民人益喜敵怒遣兵伏渭
南邊而殺之又令保伍相坐犯者皆死而民益冒禁輸之數年然後止玠在夙州西四十里四關大寨大寨之

(紹興元年)監察御史韓琦言臣竊使令將湖外民閒疾苦法當奏聞自江西至湖南無郡縣與村落
極目灰燼所至殘破十室九空詢其所以皆緣金人未到而潰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驅逐之師繼至官兵
盜賊劫掠一同城市鄉村搜索殆遍盜賊既退瘡痍未蘇官吏不務安集而更加刻剝兵將所過縱暴而唯事
誅求噉噉之聲比比皆是民心散時不絕如系此臣所欲告於陛下者然道中伏誣改元德音不覺感泣州縣
情備陛下既已盡知煩煩去苛恩意已備臣之餘忠欲陛下下詔信諭令務在必行詔比降德音寬恤事件州縣
自宜悉意奉行違者察案劾御史臺察之

詔侍從察案具保民明盜賊生國財之策翰林學士汪藻上取將三說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
三曰別之以分大略謂諸將過失不可不治今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
有時而諸將無時也道路流傳遂謂陛下進退人材諸將與焉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為天子立政事以令
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驕驕徑至便衣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朝廷豈不自卑哉祖宗時三衛
見大臣必執鞭趨庭趨揖而退蓋尊威之嚴乃足相制又遣將出師詔侍從集議者所以博衆人之見今則諸
將在焉諸將聽命者也乃使之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不利於私者必不以為可行使於已不便於國
者必不以為可罷欲其冒鋒鏑死地難矣若夫理財則民窮至骨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今國家所有
不過數十州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通加裁損庶乎其可耳外之可損者軍中之費請
內之可損者禁中之泛取今軍中非戰士者率三分之一有詭名而請者則挾數人之名有使臣而請者則一
使臣之俸兼十戰士之費有借補而請者則便支虛祿與命官一同州縣懼於恐陵莫敢呵請其益支之物可
勝計哉自古偏霸之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四海之大而寥寥如此意偏裨之中必有英雄特為二三大將
抑之而不得伸爾請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直趨御前而不諫諸將合為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
此萬世計也是時諸將中劉光世尤橫故汪藻有是言

江准招討使張俊復筠州初俊引兵至豫章而李成在江州其將馬進在筠州皆不進俊喜曰我已得洪州破
賊必矣乃復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看新月餘日以大書文檄使來索戰俊復細書答狀以

之及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瓌開水軍於江中賊勢方驩謂俊為怯戰俊諷知賊稍息乃讓遣諸將分道擊賊
中部統制官楊沂中曰兵分則力弱瓌遂領兵飛請自為先鋒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遇其
鋒擊破之乘勝追奔前一日至筠州進出軍背筠河先據要地沂中語俊曰彼眾我寡當以騎勝願以騎見屬
公率步兵當其前沂中乃將騎數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分爲兩道同出山後賊陣以出驍擊至午時
自山賊下賊驍亂退走大敗之俘獲八千明日又戰俊疑其復叛令思恭夜焚之進力不支乃遁俊復筠州
自山賊今筠州生米渡在南昌西四十里筠河即蜀水
自山賊今筠州生米渡在南昌西四十里筠河即蜀水

先是張瑄在通州以地勢不利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右監軍昌在秦州謀久駐之計至是以舟師
攻榮水寨亦出數十舟載兵迎敵金人戰艦在前榮謂其眾曰無慮也金人止有數艦在前餘皆小舟方
水退隔津不能登岸我捨舟而陸擊之可盡遂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人不能勝舟中自亂溺水陷津者不
可勝計昌收餘眾二千奔楚州榮獲昌子增佛僧俸賊甚眾榮自京東來未嘗承王命遂無路告捷聞世在
鎮江乃遣人願歸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榮知秦州縮頭湖即古樊良湖

詔張俊追之至秦新樓子莊賊將商元據草山設伏俊熟視見山險路狹乃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頂殺伏軍
險遂至江州進拒戰不勝絕江而遁乙丑俊復江州統制官楊沂中趙密引兵追擊又大敗之成復還新州自
讀史兵略續編 卷四 宋紀

是俊軍有鐵山之號鐵山在奉新縣
張浚被曲端於秦州端既為王庶所譖與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
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恐玠不自安庶等知之即背端書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
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於秦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風翔常以事忤端鞭其背百切骨端
浚以隨提點秦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
者數聲乃赴速既至隨命獄吏繫維之備其口吻之以火端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憐之軍民亦皆恨浚以
是大失西人之心秦州在秦州郡在今

邵青受劉世招安太平州圍解初青既城下與其徒韓德忠等在分寨四郊吹河水燒岸以斷援兵來路...

言者論朝廷當駐江左蓋非得已當為懷復之圖頃歲駐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而斥境不明金人奄至...

初張俊被奪旨并收李允文恐其拒命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謀之思恭百允文兵向眾須以計取會英...

州編管人汪若海自江東赴行至撫州允文以書招之招討使參議官湯野因引若海謁俊俊曰君與李...

時頃浩自左營班師帳下兵不滿萬郡人大恐頃浩遣統制官巨師古招降之頃浩受招誘師古入其營遂...

巨師古降張瑄走浮梁縣復還徽州

金房鎮使王彥敗李忠子泰郊店忠走降劉豫初曹端既為程千秋所殺忠自稱京西南路副總管...

夫温州觀察使李隆博州人後贈果州團練使隆博在與安府西二十五里金州即與安也...

都鈐轄統制官雷仲等運動弓強弩與戰分番迭射號號隊矢接發不絕且懸密如雨金人稍則以奇...

武大夫威州刺史宣撫司統領軍馬滿城人靖康初金人攻京師陝右大震喜聚壯士十八人不旬日附者...

因循轉日甚一日欲民不登不可得也司將建炎三年以前積欠除形勢戶及公人外一切蠲除如州縣不...

以其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耶嶺一掃泃陽縣使其副都統制武節大夫榮州刺史李璣統之前軍去
金州三十里軍曰賊兵以我為寡故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則賊自走矣時賊之大兵在馬耶嶺
北彥遠統制文通乘住口關而自以親兵營馬耶嶺與之對壘大戰凡六日賊奔潰彥遠兵追擊均州平口
關未詳按與安府西五十里有天柱山其嶺是賊馬耶嶺亦未詳按與安府漢陰縣西北有馬耶嶺山疑同音矣

(二年)正月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建州先是世忠行師至福州守臣程運以賊方銳欲世忠少
留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師次延平劍潭險賊焚橋以拒王師世忠單馬先浮以濟師
遂潛距建甌百里許范汝為已伐木埋竹及布鐵蒺藜閉陷馬坑以拒諸要路世忠乃偃兵自閩道越趨鳳凰
山是日巨至城下遂圍之越四日收建州初范汝為既被圍固守不下世忠以天橋對樓雲梯火礮等急擊之
凡六日賊眾稍怠夜官軍梯而上城遂破賊眾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雄等五百餘人汝為竄回源洞中自焚
死其將葉誠以所犯邵武軍世忠擊斬之餘眾悉平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資政殿大學士李
綱時在福州見世忠曰建州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軍人悉駐城外毋得下植旗于城之三面
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種使耕商者弛征禁為賊者從者次遣獨取其附賊者誅之由是多所全活及還
師父老請祀之世忠曰活爾者李相公也劍潭在延平府東北有諸石故陷險鳳凰山在延平府東北二十五里即茶山也回源洞未詳

向子諱自曹成軍中復歸藍山初成既入道州會樞密院遣幹辦官左副持詔書諭成俾遣江淮等路民
兵獨與堪出戰人赴行在聽張俊節制其徒為盜久憚俊嚴明不聽湖廣宣撫使吳玠時在桂州以兵力微不
能進中書舍人胡安國移書於玠以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恥不知策將安出願遣前軍進
由昭賀以通春陵北撤荆自衡移承東檄吳錫嚴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渡嶺而北下臨清湘據三湖上流之
地然後詰問曹成搜移屯所與執帥臣之罪就檄子諱赴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
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內變矧追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刃已投于溝壑矣玠然其言而不能用先
是宣撫使都統制兼參議馬擴軍大為成所服乃遣小校張布持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諱擴旋
去又數日敏詞命亦至成遂復為亂藍山屬桂州宜章屬郴州在兩道西北昭今平樂府

陝西都統司同統制軍馬楊政及金戰于方山原敗之時隴州移治方山原守將范綜以散卒兵數千駐原上
金人所命陝西經略使薩干里與叛將張中彥孫容洵合兵來侵陝西都統制與玠命政及吳璘偕仲救之大
戰三日焚其寨寶日敏引去政臨涇人初為弓箭手驍勇過人玠用為統制宣撫使張浚錄其功擢知鳳
州方山原今隴州西

神武副都統制岳飛引兵擊曹成于賀州境上大破之初成既得賀州即岳飛至以兵守其邪關飛遣前軍
統制張憲攻副都統郭進與旗頭二人先登進樓槍而出殺其旗頭賊兵亂官軍齊進遂入關飛喜補進策
耶將金東帶以歸官軍既入關賊兵散亂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屬婦人佐餽賊將再與東東犯

順夫之營官軍連劫順夫為再與斬臂而死飛怒誅親隨兵實其副將王某再與以贖罪會張憲與進軍
統制王經皆至再與屢戰又殺飛之弟勳于是官軍追擊不已成屢敗死者萬數成率餘兵屯桂嶺飛敗成
于桂嶺成拔寨遁去再與為追騎所及跳入深湖中軍士欲殺之再與曰勿殺當與我岳公遂受縛飛見
之解其縛曰汝壯士吾不汝殺當以忠義報國家再與謝之飛留以為將時成既為飛所破遂走連州飛命張
憲追之成懼感又走郴州守臣趙不舉乘城固守成轉入郴州會宣撫使韓世忠既平閩盜乃旋師來嘉若將
就休也者而道經徑徑至懷寧江嶺連營數十里軍賊不虞其至大驚以為神世忠聞成屢北遣資州刺史董
政往招之成以其眾就招有敵最獨不從率眾走沅州賊白巾稱為成報仇後歸于張憲資州今實縣莫邪十里桂嶺即湖南在實縣東北二百里北即

(二年)新黃嶺使孔彥舟言賊已遷汴京金人留成其寡人皆科役日望王師士豪人戶尚有團練保險
嚴守不降者誠能拜相臣為大元帥宿重兵於淮南要害之地以為根本指揮諸鎮分道進兵將見天戈所指
州縣望風降順因民所欲藉以為兵不必乞師於神武取民所餘資以為糧不必仰給於縣官河南之地指日
可定而京城孤立矣一日會合輜輳城下而劉豫唾手可擒也伏念臣昨在東平府鈐轄統領鄉社兵屢戰
獲捷京東民無知姓名見今所部將士又多東北人皆曾隨臣出入行陣習知山川不煩鄉道伏望聖慈假
借名目稍重事權使臣獨當一路自光之蔡進進兵詔賜勳書嘉獎仍令就都督府計議

紹泛海往山東者行軍法嚴報劉豫於登密淮陽造舟險者恐買舟為偽地所拘則當工校師悉為賊用故有
是旨

命廣西經略司即韶州撥內幣錢三十萬緡市戰馬至是經略司言比歲不逞之徒多以金銀市馬繫於羣盜
故馬直賤實望於大觀格遞增二分許之價格八等馬高四尺七寸者直十五千高四尺一寸者直十三千其
餘以是為差於是神武諸軍皆缺馬乃命經略司以三百騎賜岳飛二百騎賜張俊又選千騎赴行在然馬
尤難者在其地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故不能致此等馬宋於南府

左司諫吳表臣言風聞備齊於京東路每戶科麻七斤或者恐其以繩維舟謀濟江之計今沿江津渡皆當為
備中采石江稍狹而水緩鑿之法專備禦尤當嚴密樞密院劾會已令韓世忠屯建康府岳飛屯江州防扼
江道詔送沿江諸帥

初韓世忠進師討劉忠是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賊設伏以拒官軍岳飛自鎮江入見言金人
頃使建康初自北岸掠小舟數十艘既至南岸恣行掠船渡軍馬其取和州渡江亦然欲令江北諸渡自
九月朔日惟於要渡口置留舟一二以備轉送斥候文字餘舟皆泊南岸至十月朔日以後大江更不得通
行應公私舟船悉令於南岸深港內隱藏如違當併行軍法俟過防秋如違從之韓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
軍渡江過劉忠寨而屯先是世忠既移屯乃奕棋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眾莫窺其隙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

服職小職直穿賊營夜者問世忠曰我也蓋已謀賊中約以我字為號故所備不疑遂周覽賊營而去
出書曰天賜我也即下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檣前行而潛令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於山上翼巨世
忠親率選鋒及前軍俱進擊賊所遣卒疾馳入其中望樓檣壓張蓋賊回顧驚潰大敗遁去忠據白面山踞
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為世忠所得始世忠之出也宣撫使孟庚以師久勞止之世忠請期半月當馳捷以
獻至是卒如所料 長樂渡在平江西八十里
白面山在平江東南

呂頤浩言朝廷置沿海制置司最為得策然敵人舟從大海北來拋洋直至定海縣此浙東路也自通州入料
角放洋至青龍港又沿流至全山村海鹽縣直泊臨安府江岸此浙西路也萬一有警制置一司必不能照應
望令仇念專管浙東浙西路別除制置司一員專管浙東福建從之 定海屬南渡在浙江東故曰浙東路制置
今海門屬東之度角旁皆惟在嘉定縣
東即吳淞口也全家村
是在乍浦此內洋也

左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緊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公
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宜化鎮江之瓜州是也惟此
七渡當擇官兵修器械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或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略為之防足矣又十郡
之間地不過三千餘里有一州占江面五百里者有占百餘里者遠近多寡勞逸大不均如七渡渡口外宜每
縣分定百里專令巡尉守之則力均而易守詔以付沿江守帥

續史兵略續編 卷四 宋紀 十八

德安圍解李橫自夏來圍德安未嘗攻城會戰惟於城之西北隅造天橋成堦堦皆畢乃鼓眾圍城鎮撫使陳
規率軍民乘城禦之規坐城樓為礮折其足指容色不變圍益急糧餉不繼諸將請殺牛以代軍食規曰殺牛
代食事窮矣因出家財以勞軍士氣益振孝感令韓適來告曰縣有粟百斛路梗不能通會大風雨規命乘勢
呵殿而來賊軍疑其神卒不敢擊規以書求援於朝未報韓遣人來願得府之妓女而罷軍規不可諾將曰
城七十日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眾不亦可乎規曰使橫即退是我以婦人求和况得之而未必退乎卒不予
時橫虞糧不實而天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其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候忽皆盡橫拔寨遁去
初命沿江岸燈烽火臺以為斥埃自營塗之福山東采石熱湖繁昌三山至建康之馬家渡大城墮池州之鶴
頭山凡八所巨舉煙臺火各一以為信有警即望之 按江甯府西南曰大成關即大城墮也又西南近慈湖
暨西南矣又西南蕪湖又西南
繁昌又西南銅陵之鶴頭山

罷鎮江府總御賜帝諭輔臣方軍興有司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為先且省七萬緡助光世軍費也
併華生馬監於州命守臣提領神武諸軍及郡縣官牧馬諫之仍選使臣五人專主其事時言者以為軍
旅之事馬政為急多事以來國馬為廢敵所侵盜賊所有其在諸軍者無幾乞講求華生之利於江東西擇水
草善地置地以牧之故有是命
呂頤浩言建康米斗不及三百欲於鎮江上下積粟三十萬斛以助軍用帝曰若精選兵十五萬分為三軍何

事不成祖宗取天下兵數不過如此

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為併力招捕湖寇楊太時太據洞庭有眾數萬又有周倫楊欽夏誠劉衡
之徒大造車船及海賊船多至數百車船者置人於前後踏車進退每舟載兵千餘人又設拍竿長十餘丈上
置巨石下作輪軸遇官軍船近即倒拍竿擊碎之官軍以此輒敗大率車船如陸戰之陳兵海賊如陸戰之輕
兵又倫欽雖各有寨而專倚舟以為避賊衝鋒各有舟而專倚寨以為固因此其所恃也韓世忠之在湖南也遣
使臣朱實往招之太不聽命至是昌實以奏乃命趣捕之

尚書右僕射朱勝非上經筵准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倘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議方行
什一稅法聚以資敵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資邊國淮南既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議招
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六項所以然者彼謂官兵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為三軍聲言取徐而實
取淮陽聲言取京師而實取陳蔡聲言入濱海而實取青密使彼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處奪直搗宋
毫豫必成擒矣三慮賊併力南下今敵使既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當
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棄助順者就以為守將俾自為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三二年中原可定
帝納之

呂頤浩屢請因夏月舉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為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七八九未幾
續史兵略續編 卷四 宋紀 十九

敵分三路入侵江浙兵散而為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冗兵修飾器甲今張浚兵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槍
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瓌軍一萬三千雖不如浚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弱
頗眾然選之亦可得其半又神武軍楊沂中後軍巨師古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
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懼不為且向者鄧青援通秦張琪劫徽
饒李成破江筠范汝為據建劍孔彥舟馬友曹成等為亂於江湖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敵之南牧莫
敢擾其鋒者近歲張俊獲捷於四明韓世忠扼於鎮江陳思賢於長橋而張榮又大捷於淮甸良由敵食殘太
甚天意殆將悔禍又敵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體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
中密奏雖未可盡信然敵驕連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審斷早定命世忠張俊與臣
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只令范溫關舉乘四月南風北
去徑取東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饋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擄土豪為守敵舉兵來爭
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撥之數年中原可復况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忍久而銷磨其勢必
難舉此可為深惜者也

吏部侍郎韓肖胄言今日之勢終當用兵如履錯之論七國以為削亦反不削亦反金人猶是也繼因賜對面
奏賊據中原人心不附宜出不意遣兵將鼓行進討聲言乘虛再幸金陵使過江關關寧斷克成大勳

時雖浩亦召世忠至都堂諭以焚毀糧草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禮部尚書洪擬國勢
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與王之居未定如唐肅
宗之在關中光武之在河內也又趨者諸將雖有邀擊小勝未見雷合電發以取大捷又江浙農耕未盡復准
旬豐災未盡通平以處給餉緩急將何以濟又千里饋糧士有饑色今使千里出戰則彼逸我勞凡此皆未
可圖戰也

潭州荆鄂守李綱等四人約日會兵收捕湖寇初綱以湖廣宣撫使赴湖南開會成將白邵入衛以趨江西
而韓世忠所留提舉官董政親兵總數百人勢不足以彈壓即駐師衡陽遣使諭成使散其眾成至衡綱召與
語俾率其餘眾四萬詣建康時馬友之將步賊有兵一萬掠衡山泊吳集市綱留統制官韓京屯茶陵以扼賊
而綱帥大軍自白沙灣涉江諒不虞其至遂出降至是以開紹綱精加揀汰得七千餘人諸軍綱率入潭州
械右朝奉郎知陵縣張顯屬吏權攝官以漸易置賊更稍戢綱延見長老問民疾苦皆以盜賊科率為言乃
檄州縣非使司命而擅科率者以軍法從事應日前科須之物並以正賦準折又遣統制官郝隆將王進
於湘鄉吳錫王俊于邵自是湖南境內潰兵為盜者悉平惟湖寇楊太據洞庭文榜指斥言詞不遜綱命統
領官李建馬準吳錫分屯湘陰益陽澧口以備之湖南無水軍綱乃拘集沿江魚戶得三千人屯潭州言於朝
乞合兵討湖寇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兵會之仍檄統制官郝隆安化會

有白沙水詳所在橋口在岳陽
西北九十里益陽在岳陽北

金人攻商州初都元帥宗翰在雲中使陝西經略使完顏吳五路兵與劉豫之招撫使劉夔來使時秦鳳路
副總管吳玠以兵駐和尙原敵懼不得進欲以奇取蜀乃令拔將李彥琪駐秦州魏仙人關以要吳玠將以
游騎出熙河繞關而大軍由商於以進師古與別將遇敗之完顏果至商州斥候將望風退走守將邵隆
度不能守即退屯上津仙人關在商州東南與鳳翔界
商於在商州上津在商州西

三年金人破金州先是宣撫使張汝弼與吳玠子彥劉子羽會於興元約金人若以大兵取蜀即三帥相
為應子羽聞敵至輪彥傳以強弩據險邀之彥習用短兵屢平小盜不以子羽言介意金州之西有姜子開
乃承平時商旅由子午谷入金洋之路金聲言取姜子開路入漢陰縣故彥分兵守之既而完顏果自上津
疾馳不日至洵陽境上召漢陰統制官郭進以三千人乘流夜發遇於沙隈金人捨騎來攻戰十合金人見
進軍少時步卒並進塵埃蔽日進力戰死彥曰敵所以疾馳者欲因吾糧食以入蜀耳即盡焚積糧退保
石泉縣金人入金州彥退趨西鄉會漢陰統制官郭進持手書彥清野來會遂趨西鄉西鄉在商州西北
石泉縣在商州西

漢陰都統制吳玠與金兵遇於興符縣之然風關先是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破即遣統制官田晟守然風
關拒金人來路且馳檄召玠時宣撫司未有行下玠曰事迫矣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直趨關主管機宜文字

時雖浩亦召世忠至都堂諭以焚毀糧草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禮部尚書洪擬國勢
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與王之居未定如唐肅
宗之在關中光武之在河內也又趨者諸將雖有邀擊小勝未見雷合電發以取大捷又江浙農耕未盡復准
旬豐災未盡通平以處給餉緩急將何以濟又千里饋糧士有饑色今使千里出戰則彼逸我勞凡此皆未
可圖戰也

潭州荆鄂守李綱等四人約日會兵收捕湖寇初綱以湖廣宣撫使赴湖南開會成將白邵入衛以趨江西
而韓世忠所留提舉官董政親兵總數百人勢不足以彈壓即駐師衡陽遣使諭成使散其眾成至衡綱召與
語俾率其餘眾四萬詣建康時馬友之將步賊有兵一萬掠衡山泊吳集市綱留統制官韓京屯茶陵以扼賊
而綱帥大軍自白沙灣涉江諒不虞其至遂出降至是以開紹綱精加揀汰得七千餘人諸軍綱率入潭州
械右朝奉郎知陵縣張顯屬吏權攝官以漸易置賊更稍戢綱延見長老問民疾苦皆以盜賊科率為言乃
檄州縣非使司命而擅科率者以軍法從事應日前科須之物並以正賦準折又遣統制官郝隆將王進
於湘鄉吳錫王俊于邵自是湖南境內潰兵為盜者悉平惟湖寇楊太據洞庭文榜指斥言詞不遜綱命統
領官李建馬準吳錫分屯湘陰益陽澧口以備之湖南無水軍綱乃拘集沿江魚戶得三千人屯潭州言於朝
乞合兵討湖寇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兵會之仍檄統制官郝隆安化會

有白沙水詳所在橋口在岳陽
西北九十里益陽在岳陽北

金人攻商州初都元帥宗翰在雲中使陝西經略使完顏吳五路兵與劉豫之招撫使劉夔來使時秦鳳路
副總管吳玠以兵駐和尙原敵懼不得進欲以奇取蜀乃令拔將李彥琪駐秦州魏仙人關以要吳玠將以
游騎出熙河繞關而大軍由商於以進師古與別將遇敗之完顏果至商州斥候將望風退走守將邵隆
度不能守即退屯上津仙人關在商州東南與鳳翔界
商於在商州上津在商州西

三年金人破金州先是宣撫使張汝弼與吳玠子彥劉子羽會於興元約金人若以大兵取蜀即三帥相
為應子羽聞敵至輪彥傳以強弩據險邀之彥習用短兵屢平小盜不以子羽言介意金州之西有姜子開
乃承平時商旅由子午谷入金洋之路金聲言取姜子開路入漢陰縣故彥分兵守之既而完顏果自上津
疾馳不日至洵陽境上召漢陰統制官郭進以三千人乘流夜發遇於沙隈金人捨騎來攻戰十合金人見
進軍少時步卒並進塵埃蔽日進力戰死彥曰敵所以疾馳者欲因吾糧食以入蜀耳即盡焚積糧退保
石泉縣金人入金州彥退趨西鄉會漢陰統制官郭進持手書彥清野來會遂趨西鄉西鄉在商州西北
石泉縣在商州西

漢陰都統制吳玠與金兵遇於興符縣之然風關先是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破即遣統制官田晟守然風
關拒金人來路且馳檄召玠時宣撫司未有行下玠曰事迫矣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直趨關主管機宜文字

李成以二萬人迎敵金遣左都監宗弼援之於京城西北半路兩軍無甲皆敗走敵亦不敢深逼也

武襄軍聞官贊會人知被州蓋實為武節大夫貴州刺史權商被陳州鎮使震言敵兵侵蜀臣見調本軍三千人自鹽陽而西絕敵糧道萬一四州將帥不能堅守墮其謀計思之寒心今山東富庶如昔金人重兵亦不在彼望朝廷乘此機會與師深入可以破備齊之巢穴兼奉制金人取四川之兵矣

武襄軍聞官贊會人權河南鎮使震言為利州觀察使震言道路樓櫓緩急無兵救援請亦隸宣撫處置使張浚許之遂詔有司以米二萬石餉軍且及李橫牛車彭玘會兵奉制時朝廷方嘉橫敢勇向前命橫等直至京城或徑往長安與橫司夾擊江西安撫大使趙鼎奏襄陽居江淮上流乃川陝襟喉之地以橫鎮撫誠為得策今聞橫與共起兵往東京又聞備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東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合之眾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川陝路絕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哉近有自襄陽來者言橫正緣乏食無衣則其出兵固非得已望詔有司時有資給使橫衣食足則不假他圖然後責其守疆待敵不得因小利出兵則久之計矣帝覽奏始覺之於是蜀口金騎已退而董先牛鼻皆失守南奔行在未知也

江西安撫大使趙鼎言岳鄂為沿江上流扼扼要害鄂州雖有帥臣及軍萬餘其間大半皆烏合之眾以至器械未備萬一有警難以枝梧欲候歲賊既平岳岳飛以全軍往岳鄂屯駐不惟江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而湖北亦未可無備也

南二廣亦獲安詔侯飛平江西湖廣賊賊時朝廷聞李橫失利乃詔橫等屯駐非奉朝旨毋得進兵神武前軍統制兼淮南宣撫司都統制王瓌為荆南府潭陽岳鄂等州制置使時鼎寇揚公復犯公安石首二縣先五日命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會荆鄂潭陽統制官辛太極邦弼任安杜湛之眾往討之彥質數請鼎帥乃命瓌總舟師以行遣忠銳第一將崔增神武後軍統領高進以所部五千從瓌又命韓世忠劉光世各以舟五百與之仍持五月糧以行凡湖南湖北並受瓌節度時知岳州范寅數遣內艱以策獻於湖南安撫使折彥質以聞詔下其議命王瓌行之已而瓌請招安金字牌帝曰近來賊寇踵起蓋資誘誘等專務招安而無明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詔梁江湖罪惡賊命討之何招安為但令瓌破賊後止戮渠魁數人餘其餘可也乃給黃榜十道自公及黃誠劉衡周綸皮真並近上知名頭領不赦外符從之徒一切不問如從中自併及頭首領賞與推恩

帝謂輔臣曰曠者多言諸大將不宜益兵漢高祖定天下諸將兵至十數萬未嘗以為疑故能成功今劉光世韓世忠兵各五萬張俊不滿三萬者已患其多此不知時宜也席益曰方用兵之時御諸將當如高祖刑平之後待功臣當如光武前二日詔以忠銳第九將史康良第十將王林所部益後軍又令第二將張守忠受優節制故書及之

始諸將擁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朱勝非再相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會某帥某路一定不復易

御前忠銳第一將增水軍統制吳全與湖寇遇於陽武口死之時荆潭制置使王瓌將水軍以前二日至下

芷江口日知州程昌高亦至共議取周倫寨又日全至陽武口遇賊軍船皆寂然無聲呼之不應增等以為空舟也令湖海船俯梯而上賊兵奪出官軍遂敗死者不知其數增與全皆死時統制官任士安以萬人屯赤沙湖阻水不能救賊收其弓矢甲冑欲西襲官軍環堵并將增兵環以兩遇賊皆敗二將俱死

今二橋已就事功理成大軍一阻難以復合願公少留共破三寨若鄂州有警疾馳向可及也瓌不聽是日瓌引大軍還鄂州留統制官王暹趙興及湖南將馬準步諒四軍權聽昌高節制於是昌高移屯上在決賊隄四百丈

右迪功郎新監廣州口場鹽稅吳仲再上書請伐劉豫且言今兵權所付不過三三人其有道家所忌則趙括之徒可憂其有戰勝而驕則武安君之禍可戒又言古人師克在和今陛下將士雖眾孰講廉簡之數則將帥之賢愚不卜而可知也今之主將無非營私背公竊國官民之徒廣回易擅權酷所至州郡則恣無厭之求民力為之耗滅廣收無用之兵以益請糧之數則財賦之得失不卜而可知也今國家所賴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東南之士又況諸軍無非潰亡之徒子女既足金帛亦豐邊境暫甯則偷安以干廟食至於臨敵豈不潰亡此士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也今重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當淮右萬一敵人掠我淮甸對壘江旁縱

未南渡兩軍相持積以歲月必有存亡夫金人雖強實不足慮劉豫雖微其禍可憂臣以為先擒劉豫則金人自定金人反覆陛下知之詳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是拜吾之謀已兆而危亡之禍將及豈可不為之計今使命將至不可中輟萬一厚有需求臣願陛下賜許陰違俟其還報乘其不疑一怒親征劉豫可擒也

四年張浚至潭州時鼎寇揚太既為官軍所敗其黨漸散賊防之甚嚴鄰居失覺者其罪死問有得違官地保甲又利其財而殺之知鼎州程昌高乃募人能降者與獲級同故降者稍眾浚遂留左朝散郎權樞密院計議官馮權為荆湖撫諭俾同安撫使折彥質措置招安會岳州進士王朝倚在賊寨脫歸自言知賊虛實詔赴都堂審問後數日有旨令王瓌與彥質招安賊方恃水出沒其所據北達公安西及鼎潭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之界春夏耕秋冬攻掠跳梁自如未有降意也

金左都監宗弼自寶雞侵仙人關先是金既得和尙原利州路制置使吳玠度金人必深入乃預治壘於關側號殺金坪嚴兵以待玠弟秦鳳副都總管璘在階州移言殺金坪之地去原尙遠前敵漫宜益治第二隘示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宗弼果與其陝西經略使完顏杲齊四川招撫使劉夔率十萬騎並進攻鐵山峯崖

關道趙仙人關既至據高嶺為壁循東嶺東下直攻南軍玠自以萬人當其前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傳道而至轉運凡七日晝夜不慮統制官郭震為宗弼所襲破其寨南軍敗玠斬震以徇金人復攻之玠敗金人於仙人關初金右都監宗弼連戰未決玠遣宗弼相見宗弼遣人謂曰趙氏已衰不可扶持公來當擇善地百里

人關初金右都監宗弼連戰未決玠遣宗弼相見宗弼遣人謂曰趙氏已衰不可扶持公來當擇善地百里

而王之玠討曰已事趙氏不敢有瓜分人遺生兵萬餘擊玠之左玠分兵擊卻之敵都擁乘城玠遣統制
官楊政以刀槍手深入統制官吳璘以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敢退者斬金人分爲二陳宗弼陳於東將
軍韓常陳於西南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以守玠曰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卻
也吾度此敵走不久矣政亦言於玠曰此地爲關隘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勢彼不敢捨此而攻關玠從之金
人進攻第二隘人被兩鎗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璘將士死戰矢下如雨金兵死者復踐而登完顏宗弼馬四視
久之曰吾得之矣翼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統制官關千姚仲登樓死戰樓已缺仲以爲總與使復
正金人以火焚樓柱仲取酒滅之玠又遣政與統制官田晟以銳兵持長刀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
鼓隨之至夜盡中大出兵道右軍統領王慶及王武等諸將分紫白旗入金營金兵驚潰將軍韓常射損左目
敵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彥功橫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王濬設伏河地扼其歸路又敗之是
舉也金人決意入蜀自完顏宗弼已下皆盡室以來既不得志遂遣鳳翔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圖蜀矣
金人之始入也玠檄召金房鎮撫使王彥熙河路總管關師古來援師古已叛彥亦不至獨賴威茂石泉軍安
撫使劉錡以所部會之玠聞師古叛其軍麾下厚資給焉由是玠軍益以精強上年金人攻和尙原與璘以
關璘在關州璘在關州璘在關州璘在關州
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邏初襄陽既爲僞齊將李成所據川陝路絕湖湘之民亦不莫居朱勝非嘗與

讀史兵略續編 卷四 宋紀

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進則可以威賊退則可以保境今陷於寇所當先取帝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何
如參知政事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鼎因奏令准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萬人屯泗上爲疑兵令光世選
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
諫議大夫唐燁言伏見川陝宣撫司捷奏再至謂敵兵盡去臣竊思金人之來擁衆十餘萬是欲必得四川然
則方遣使議和而進兵攻取此其素謀久矣李成之在襄陽蓋與川陝之師相表裏今不得志於川陝必與李
成合兵或侵荆南或窺淮甸必不肯一戰遂已望中敵諸帥整軍旅進斥堠備禦加嚴則爲蓋善廟堂於上流
及淮甸宜講求所以戰守之策尤不可緩乃命三省樞密院講求戰守之策仍沿江諸帥嚴加備禦
祠部員外郎范同言師克在和夫抵剛果繫健之士以氣相高始由小嫌遂成大變然古之賢將急公家私
仇會怨忘憤成令者蓋不乏人陛下拔用才傑禮遇賢備極榮寵因將慈惠忠力掃除腥穢一清寰宇
恢復祖宗之業而道塗竊議以爲將帥志氣之憂或享高位而忌嫉軋已或恃勳勢而排抑抑
進審如是他日必有重貽聖慮者欲望明示至意及其細微易於改圖使之視春秋諸卿以爲戒迫漢唐名將
而圖其跡豈惟社稷是賴而勳名寵位尤享始終亦陛下保全之德也詔與諸將帥先是劉光世韓世忠久
不協而岳飛自列校拔起頗爲世忠與張俊所忌故同及之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廣東福建兩州與鄰國深入殘破無餘今則鄰寇未殘詔連疲於守

而廣州之觀音惠州之河源循州之興寧千百爲羣緝與服橫行肆掠以東爲獨吳錫既運湖南韓京素
稱快海荒迢遠奏報時臣聞朝廷遣趙鼎一軍招捕寇因降德音開其自新之路廣東與處大牙錯境
今賊魁首多是處人願推廣於天恩以撫綏於邊城令詳與京相爲聲援諭處守與廣東帥審處事宜得強梗
而必謀其從而罔治乘此軍力悉務計平仍嚴發寇之刑雖去官不宥大軍相擊之弊每先事而圖非惟良
民不陷於非辜庶幾陛下得行於仁政從之據今惠州府龍川縣觀音
山在清遠縣東百五十里
初劉豫既納其巨額誘南征議乃遣樞密院事虛偉卿見金主具言宋人自大梁五遷皆失其土若假兵五
萬下兩淮南運五百里則吳越又將棄而失之貨財子女不求自得然後擇金國賢王或有德者立爲准王王
盱眙使山東晉幽之勢成晏然無南顧之患則兩河自定矣青冀之地古稱上土耕桑以時富庶可待則宋之
徵賂又何足較其得失金主命諸將議之旋以宗輔權左副元帥右監軍呂權右副元帥調兵五萬人以應豫
又以右都監宗弼晉過江知地險易使將前軍宗輔下令燕雲諸路漢軍並令親行毋得募人充役豫遂命其
子僞諸路大總管尙書左丞相梁國公韓領東西道行臺尙書令合兵南侵始議自順昌趨合淝攻應陽山采
石以濟軍軍都制置使李成謂敵兵民盡除山東餉道遠運又慮岳飛之軍自襄陽出其背不如沿汴直犯
泗州渡淮以大軍扼盱眙據其津要分兵下滁和揚州大治舟楫西自采石以攻金陵南自瓜洲以攻京口仍
分兵東下掠海楚之糧庶爲大利於是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議報至羣朝震恐勸帝幸驛散百

司趙鼎獨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用鼎計鼎之爲參預也嘗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將何之惟向
前一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守平江俟賊退徐爲之計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
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鼎蓋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陳用兵大計帝意悟又使密使爲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
鼎不遣入蜀鼎奏用十月七日西行許之然帝方向鼎已有命相之意矣順昌今
順昌今
金人及劉豫之兵分道渡淮知楚州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樊序棄城去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
江府世忠奏金及劉豫之兵攻承州楚州帝謂輔臣曰朕爲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己請和而金復用兵
朕當親率六軍臨江決戰趙鼎曰屢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於聖斷武將奮勇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
亦以圖報遂詔神武右軍都統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
太尉定江昭慶軍節度使神武右軍都統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淮西宣撫使韓世忠以所部至自鎮江
復如揚州初帝聞金渡淮再以札賜世忠略曰今敵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浙西趨行朝無
數會之速朕甚憂之建康諸將爲敵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
心所宜深念朕世祖養之恩承垂千載忠義之烈世忠謹感泣遂進屯揚州初金兵渡淮探者未得其實以
爲來兵甚少趙鼎曰金人前入我境乃以我爲敵國也故縱兵四掠其鋒可畏今行劉豫之境猶即其國中也
故按隊徐行不作虛聲然亦不足深畏詔遣樞密院事胡松年先往鎮江建康府與諸將會戰進兵因以

讀史兵略續編 卷四 宋紀

而王玠討曰已事趙氏不敢有瓜分人遺生兵萬餘擊玠之左玠分兵擊卻之敵都擁乘城玠遣統制
官楊政以刀槍手深入統制官吳璘以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敢退者斬金人分爲二陳宗弼陳於東將
軍韓常陳於西南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以守玠曰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卻
也吾度此敵走不久矣政亦言於玠曰此地爲關隘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勢彼不敢捨此而攻關玠從之金
人進攻第二隘人被兩鎗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璘將士死戰矢下如雨金兵死者復踐而登完顏宗弼馬四視
久之曰吾得之矣翼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統制官關千姚仲登樓死戰樓已缺仲以爲總與使復
正金人以火焚樓柱仲取酒滅之玠又遣政與統制官田晟以銳兵持長刀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
鼓隨之至夜盡中大出兵道右軍統領王慶及王武等諸將分紫白旗入金營金兵驚潰將軍韓常射損左目
敵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彥功橫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王濬設伏河地扼其歸路又敗之是
舉也金人決意入蜀自完顏宗弼已下皆盡室以來既不得志遂遣鳳翔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圖蜀矣
金人之始入也玠檄召金房鎮撫使王彥熙河路總管關師古來援師古已叛彥亦不至獨賴威茂石泉軍安
撫使劉錡以所部會之玠聞師古叛其軍麾下厚資給焉由是玠軍益以精強上年金人攻和尙原與璘以
關璘在關州璘在關州璘在關州璘在關州
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邏初襄陽既爲僞齊將李成所據川陝路絕湖湘之民亦不莫居朱勝非嘗與

揭敵情帝曰先遣大臣諭以朕意庶幾將買爭先沈與求曰真宗澶淵之役先遣陳堯叟此故事也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車駕臨江之速陸黃榜須行約束每事務在簡省稍有配率許人陳告仍不待從尋議官覺察彈劾從之胡松年辭行時西宣撫使劉光世密遣屬官告趙鼎曰相公本入蜀有警乃留何故與他人負許大事時恐帝意移乘間言今日之勢若敵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尚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獨慮於退而必亡者乎且金齊俱來以吾事力對之誠為不伴然漢敗王卒晉破苻堅特在人心而已自詔親征士皆買勇陛下養兵十年正在一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韓世忠邀擊金人於大儀鎮敗之初奉使魏夏臣王繪在鎮江被有趨行乃以十月丙戌渡江丁亥至揚子橋遇世忠遣使臣督令出界時朝廷已知承趙路絕乃遣使界引伴官樸付夏臣等令於阻礙處照驗又令淮東帥司召募使臣說諭承趙州令放過奉使夏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先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城見世忠坐廳門上頃之流星旗牌書至世忠出示夏臣等乃得旨令移屯守江世忠留食夏臣等辭以欲見參議官陳桷提舉官董敗送過橋等共飯世忠遣人傳刺謝夏臣繪且連橋等還橋敗送二人出北門繪與桷有驛馬久之以老幼為託晚宿大儀鎮翼日行數里遇金騎百十控弦而來夏臣命其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皇帝何在夏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士馬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又曰得無用計復還掩我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知去城六七里遇金將孫呀員勒同入城問講和事且言自泗水所

讀史兵略續編 卷四

宋紀

二十六

在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秦中恐何在繪答以今帶職奉祠居溫州又言嘗作相今罷去得非恐為軍前所取故邪繪曰頃實居相位踰年堅欲求去無他也又問韓家何在夏臣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望瓜州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為此言用兵講和自是一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還與不還使人不可得而知也初世忠度夏臣已遠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時引軍次大儀鎮兵馬五陳設伏二十餘處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敵呀員勒聞世忠退軍喜甚引騎數百趨江口距大儀鎮五里其將託下嘉引鐵騎過五陳之東世忠與戰不利統制呼延通救之得免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與金旗雜出金軍亂刀無所施而南師透背鬼軍各持長斧上搯人胸下搯馬足敵全裝陷泥潭中人馬俱斃遂擒託下嘉世忠又遣董敢兵往天長縣遇金人於鷓口橋擒四十餘人時淮東宣撫司前軍統制解元亦與金人戰於承州敗之初金人至近郊元知之逆料金人翌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於路要之又伏百人於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於要路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而進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旗則立幟以待金人進退無路必取擒走矣果然則伏者出又密使人伏焚良俟金人過則決河岸以隔其歸路時金人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遂向嶽廟走元率兵追之擒一百四十八人戰馬器械皆為元所得初呀員勒既敗歸召奉使魏夏臣等至天長南門外夏臣等下馬金騎擁之而前呀員勒既脫所服

招權授劍願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遠乃陰來害我諸將軍刃示之夏臣等曰使人講和止韓國家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為餌安得知其計帝遣侍御史魏在往劉光世監察御史田如龍往張俊軍前計事是時光世軍馬家渡後軍采石韓帝命趙二人往援韓世忠而光世等軍糧相繼且持私議莫肯協心在至光世軍中諭之曰彼眾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減怨不獨可以釋國身亦有光世意許在因勸之移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為倚角已而二帥皆復書致其情光世遂以再奏於帝於是光世移軍太平州執政進軍車駕進營宿次序帝曰朕奉已至薄況此行本以安良豈可過為煩擾又恐州縣以調夫修治道路名並雜為弊趙鼎曰朝廷屢行約束丁甯備至沈與求曰諸將之兵分屯江岸而敵騎遠遊淮甸之間恐久或生變當遣岳飛自上流取閘道乘虛擊之敵騎必有反顧之患帝曰當如此措置兵貴拙速不宜巧運機事一失恐成後悔宜速諭之帝登舟發臨安府奉天章閣祖宗神御以行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錡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皆以其軍從帝不以玩好自隨御舟三十餘艘所載器籍而已帝既發乃命大宮自温州泛海往泉州晚泊臨平鎮劉光世乞與韓世忠均支錢糧帝曰諸將之兵用命則一其所支錢糧豈容有異此皆呂頤浩不公之弊趙鼎曰朝廷屢行約束丁甯備至沈與求曰諸將之兵分屯江岸而敵騎之數然後行沈與求曰豈惟錢糧至於賞罰亦然惟至公可以服天下故實則知勤罰則知畏帝曰大臣不公何以服眾鼎曰苟為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為恩罰雖嚴人不以為威帝曰朕親臨六師正當示賞罰胡極

讀史兵略續編 卷四

宋紀

二十七

年自江上還入見帝問控禦之計松年曰臣到鎮江建康備見韓世忠劉光世軍中將士奮勵爭欲吞噬敵人必能屏護王室建立奇勳帝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效侍從憂謀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靖亂懲難非朕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今日敢騎侵軼何以禦之趙鼎曰臣等恭聞聖訓敢不自竭無幾少則陛下實實之意數日詔曰朕以逆臣劉豫稱兵南向誓奏既聞神人共憤朕不敢復蹈前轍為退避自安之計而重貽江浙赤子流離屠戮之禍乃下罪己之詔親總六師臨幸江濱督勵將士然而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動眾勞人俱所不免每一念此惻然疚懷尚謂諸路監司帥守與夫郡邑大小之臣夙夜究心以體朕意凡借貸催科有須於眾者毋得縱吏並緣為姦凡盜賊姦究輒生窺伺者務絕其萌毋令輒發其或乘時擾攘恣無名之斂容姦玩寇失稽察之方致使吾民橫罹困苦有一於此必罰無赦候軍事稍定當遣臣循行郡國察其樞密院胡松年兼權參知政事以沈與求授行江上事也時松江既有備商賈往來自如通泰出納鹽貨如故帝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決戰趙鼎曰退既不可渡江非計也金兵連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為主三鼓既衰莫若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敵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煩至魯與趙鼎決勝實為於是遣與求授行江上與諸將議可否始知敵騎大集其數甚眾與求回言沿江居民施造屋為驛敵驛驛略不具之資政殿學士楊萬里等請張浚知樞密院事浚之未至也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金兵之在淮東者帝從之及入見帝問驛驛方略何如鼎曰浚於功名而得眾心可以

獨任於是帝復用之編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今劉豫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倘命信臣乘此機會掃蕩以臨何電發邊警出其不意則豫必大震懼呼還國以自營救王師追隨必有可勝之理非惟奉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則舉與歸江上勢須就召上流之兵而下陸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人雖聚豈敢南渡仍召大將軍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嚴軍絕其糧道豫必退還保全東南徐議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兵之名為順助之計委一二大將揮敵於後則臣恐軍號令不行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慮有不可勝言者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意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時方暑則勢必還師今劉豫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為替後之計哉今日為退避之計則不可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敵非送死於我耶一時機會所以應之何如耳望降出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初張浚之請福州也綱亦寓居焉浚服其忠義除前障更相親善及浚召入綱因以奏疏附進帝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有此奏豈非以朕離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所陳亦今日急務可降詔獎諭知樞密院事張浚往鎮江視師時金人於餘上進舟有渡江之意綱舉為帝言曰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事至即應之庶不為碎萬一金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常潤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遇不佳則由他道復歸安守吳江敵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諸將或腰截或尾襲各為謀天下事無不集矣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綱曰探

讀史兵略續編 卷四

二十八

報如此獨莫須動曰俟敵已渡江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綱等聲言曰相公可謂大膽矣事已至此不得不爾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為用豈可先出此言綱等乃退魏良王繪至自金國軍前對於內殿帝問勞甚渥待御史魏良王繪前此三遣和使而大金繼有報聘禮意周旋信言可考頃復專使華好未有聲言茲乃劉豫父子造兵端本謀窺江初無和意使人未見國相報書來自近何此而可信復未遣今大兵坐扼天險師糧舟上流精銳無慮十萬彼劉豫挾金為重敵軍本吾赤子人心向背久當自擇持重以待之輕兵以擾之吾計得矣惟陛下為宗社生靈之重仰順天意俯從人欲勸諸將力圖攻守帝甚納其言知福州張守言臣聞韓世忠所獻敵俘已就戮於幕未遠近欣快不謀同辭然臣竊謂凡所獻俘若使皆是金人或他國借助則宜盡剝除無遺至於兩河山東諸路之民則皆陛下赤子也劉豫驅迫以來必非得已若臨陣殺戮勢固不免至於俘執而至容有所矜憐凡所得俘內有敵軍則宜諭以恩信以示不忍殺之之意可待而歸之或願留者亦聽其便不惟得先王舊從罔治之義而劉豫之兵可使自潰後雖日殺而驅之使將不復為用矣疏奏詔獎湖北制置司統制官牛學夔敗金兵於廬州時金增兵復侵淮右仇恣盡殺戍軍千人拒之既而敗北無一孑遺遂求救於湖北制置使岳飛遣軍二千人往援學夔將也是日學夔從敵數十先坐未定斥候報金人五千騎將逼城時湖北軍未集學夔動不安舉曰無畏也當為公退之即與學夔以從騎出城請敵曰牛學夔在此爾輩何為見便乃展旗示之金兵失色舉

精徑前金兵疑有伏師奔潰率騎追之金兵口相踐死餘皆遁去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亦遣統制官新襄至慎縣而退金人退師初右副元帥完顏昌在泗州而右都監宗弼屯於竹塹營以毒藥灌淮東宜輝使韓世忠約戰世忠方與諸將飲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持檄若報書略曰元帥軍士苦下諭約戰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時金師既為世忠所扼會天雨霖霖道不通野無所掠至殺馬而食軍皆怨憤聞金主有疾將軍韓常謂宗弼曰今士無國志況君君疾為內或有變惟速歸為善宗弼然之夜引還金軍已去乃遣人諭劉麟及其弟猗於是麟等棄輜重遁去大儀鎮在甘泉縣西口橋在天長東樊良湖在高郵西今合湖之北

讀史兵略續編 卷四

二十九

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勇爭先非復他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後數日帝以諭輔臣趙鼎等贊帝誠得取將之道帝曰趙用子玉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今敵騎雖退然尼瑪哈等輩猶在朕敢忘此憂乎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鄭瑛拔光州執其知州武翼郎許約金人之使准也劉光世遣環自廬州統兵聲言過淮至芍陂乃擄輕兵由間道趨光州城下約乘城固守劉麟亦遣其統領官李知柔以眾援之環說約降不從即進兵急攻城破約勢窮乃降遂復光州後六日奏至既而光世以約赴行在帝謂大臣曰約為劉麟所擄楊公及劫張昂山寨兇逆宜誅今來歸朕不欲失信當貸之乃還約一官監南劍州鹽稅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入辭尚書右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張俊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樞密院事胡松年侍帝命光世等升殿諭曰敵南侵恣有窺江浙之意卿等戮力捍敵使其失律而去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二聖未還朕心歡然卿等其勉之光世曰臣等蒙國厚恩敢不效死雖曰臣聞降人程師回言逆臣劉麟給金人云光世世忠比失歡及至淮何異所聞其氣已沮矣帝曰有告朕光世世忠坐小嫌意不釋然者烈士當以意氣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小嫌何足校昔趙盾復都將復以為恥深銜之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讐於是並坐極歡結友而去光世世忠縱有睚眦今日宜釋前憾結歡如初二人感泣再拜曰臣等頃過聽言有違言至於國事不敢分彼此今乃煩君父訓飭臣等敢不奉詔請等頓首贊帝曰將帥和社稷之福也命近侍出內金盃每盃賜光世世忠酒一行並所飲器賜之陸游而退請與求曰將帥之爪牙推戴授帥則之矣天

子御正備屬國而親勳之末之前開臣聞英宗皇帝於司馬光書有是賜其後淵聖皇帝用李綱實踐行之

光世等乃敢應龍如此必有以圖報
以岳飛為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充神武後軍都統制將所部平湖賊楊太賜錢十萬緡帛五千匹為犒

軍之費以湖北轉運判官劉延年充隨軍轉運及令湖南江西兩路薛弼范應龍隨軍錢糧飛所部皆西北
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
定國軍承宣使吳玠武泰軍承宣使楊政復秦州先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聞金人侵淮南遣玠乘機奉制

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論其守願宜以逆順宣不肯降遂攻之拔其城金右都監完顏果聞秦被圍集諸道
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都督行府奏招捕水賊楊太等約東時張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運漕運格塞形

勢竊腹心害不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大湖春夏耕秋冬水落則收穫於湖寨賊老小於船中而盡驅其眾
四出為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水潦屢以冬用師故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乘其意盛夏討之彼眾既散一
旦合之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有秋冬絕食之憂黨與離離方可招來乃以便宜命荆潭

潭岳州將遂舉出首人多方存恤首領中府授官餘人給以閑田貸之種子又命湖南安撫司統制官任士
安以兵三千屯湘陰保澧州江糧道統制官郝益屯橋口王俊屯益陽縣吳錫屯公安崔邦勳屯南陽漢馬
漢步諒留潭州其州官兵令程千秋分撥緊要屯駐應諸校招收人數比附出戰獲級例推賞其招收人

報所屬給種授田務令安業候黃誠楊太周諭公參了日當議免稅補授官資仍給黃榜下任士安軍及
岳潭州撫諭益陽縣在今縣東八十里漢魏以來舊治也南梁漢未詳其邑廢縣之南津縣
右僕射張浚至鎮江召韓世忠諭上行使軍前屯州以城山京忠欣然承命浚遂至建康撫張俊軍至

太平州撫劉光世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浚以諸路軍馬所用錢糧當從督府總制故悉以上佐兼之行府關
三省指揮自此始世忠以大軍發鎮江將行帝賜手劄曰昨因敵退議者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卿獨請

以身任其責朕甚嘉之翼日韓世忠已過淮南乞道中使撫問帝賜世忠銀合藥且以手劄勞之曰今聞
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一奏來也時山陽殘弊之餘世忠披

荆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其夫人梁氏親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燕會俾婦
人敗以恥之軍士感世忠乃撫集流寓通商工遂為重鎮
起復韓世忠宣撫使司參謀官陳楫言瀕淮之地久經兵火官私廢田一目千里連年既失耕種草莽

覆養在地皆肥願數分屯諸帥占射無主荒田度輕重之力斟酌多寡給所部官兵趁時布種或做陝西
弓箭手法從長區區因土地所宜種麻粟稻麥一切聽之無問稅力耕之人添破糧米朝廷遂旋應耕牛
之賦諸帥計置種子將來還其價不特人稅可以足辦如飼馬飼犍之用亦皆備然矣仍乞委自都督府選

官兼其軍令親到延司與主帥熟議俟上下情通然後行之每軍就令統制統領官管轄監督近上謀議官
領之收成受納之日同觀所得之數并隨時價直且中都督府籍記支還價錢以金銀見錢品搭級降將逐司

所得除一歲合支數外餘就令封儲為儲積之計詔關都督行府
詔福建廣東帥臣措置團結海居民為社擒捕海賊時賈文閣直學士連南夫論海寇之患謂國家每歲市
約之入數百萬今風信已順而船舶不來則有乘黃屋而稱侯王者臣恐未易招也願令委州縣措置團結

海居民五百人結為一社不及三百人以下附近社推材勇物力人為社首其次為副社首備坐墾首給帖差
捕蓋填海之民熟知海賊所向今聽其會合如擒獲近上首領許保奏優與補官其誰不樂為用乃下張守曾
開相度如所請

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
州所過不擾鄉民私糴士卒酒食即時償直帝聞之故有是詔
張浚至潭州初浚自建昌西上而樞密副都承旨沿江制置副使馬擴自武昌召歸乃以為都督行府都統制

浚行至醴陵因數百人盡揚太遺為問探者安撫使席益傳致遺縣囚之浚召問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
示諸寨曰今既不得保田秋收冬必乏食且餒死矣不若早降即赦爾死數百人歡呼而往浚至長沙賊首黃
誠周倫先請受約束然賊等屢殺招安吏士猶自疑不安浚遣制置使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歷以兵勢賊大

驚遂定出降之計岳飛至鼎州城外置寨列艦飛素有威望而軍律甚嚴乃遣潭州兵馬鈐轄楊華入賊營招
降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遂降飛單騎按其部附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
封侯豈足道哉道子至湖中視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參政席益疑玩寇欲以開張

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何可易言益慚而止時大旱湖水涸如深冬賊益懼湖底賊將所部三千
人詣岳飛降初張浚至長沙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會召浚還朝謀防秋之計飛至潭州袖出小圖示浚
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否八日可破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

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故難若因敵勢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
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賊浚許之先是湖南統制官任士安王俊郝益等領兵二萬餘不棄王琬
號令遂至於敗及飛始至士安以折其氣使為賊帥令曰三日不能平賊皆斬先揚言岳太尉將二十萬兵

至矣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三日飛乃以水寨欽等迎降
欽在賊中最悍所至常先諸賊楊太特以為強飛厚待之賊愈喪氣浚承制授欽武略大夫飛遂破湖賊夏誠
飛既降楊太統制官牛皋傳選王剛乘勝擊攻水寨賊將陳瑄劫偽太子鍾子儀船獲金龍交牀與龍鳳翠

等請飛降楊太統制官牛皋擒斬之餘黨劉衡等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衆殆盡惟夏誠寨三面臨大江
背倚峻山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至是飛親往測其淺處乃擇善罵者二十人夜往罵之且悉眾運草

水上流賊聞驚爭擲瓦石擊之草木為瓦石所壓一旦填滿飛長驅入寨遂就巢八日而湖寇悉平漢賊
曰毋使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以其言為讖湖寇既平得丁壯五六萬人老弱不下
十餘萬張浚更易郡縣寇賊宣布寬恩命岳飛進軍屯荆襄以圖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時浚東宣撫
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以列校拔起世忠浚不能平飛皆屈己下之數通書俱不答及飛
破楊太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城舉備世忠始大悅而浚益忌之

紹興川陝見宿大兵措置事宜委任至重雖已除席益制置大使而制置制置在督府可令張浚往視師
仍諭諸路諸將謂浚洋沃壤數百里環以崇山南控蜀北拒秦東阻金西拒興風可以戰可以守今兩川之民
往往逃避蜀中未敢復業關隘既少多屯兵則糧不足以贖眾少屯兵則勢不足以抗敵宜以文臣為統率分
宣撫司駐焉而以良將統之過防秋則就食綿關如此則兵可以備援而民得安業詔宣撫副使邵樽吳玠擇
二郡守臣相度初玠苦軍儲不繼於興元洋風威岷五郡治官莊屯田又調戍兵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漑可恃
皆願歸業詔書嘉獎別路漕臣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營田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自為耕則所
得數什百於此矣玠用其言歲入果多

權戶部侍郎王傑言兵革未息屯戍方興大計所入充軍須者十居八九此國用所以常乏嘗講究長策細大
不遺斯為善善略陳五事一曰去冗食之兵二曰損有餘之祿三曰收隱漏之賦四曰補消毀之費五曰修
讀史求略續編 卷四 宋紀 三十二

平準之法臣聞兵費精不費多兵多而不精則尤食者眾尤食者眾則勇怯不分勇怯不分則戰無必勝是尤
食之兵不惟徒費糧餉取敗之道故治軍之法戰兵之外車御火長牧人工匠之屬皆有定數會是則為尤食
今日財用所出盡於養兵然其間未嘗入隊不堪披帶者尚多有之竭民力以養無用之人不如委將帥自加
澄汰付之漕臣籍荒閒之田計口分授官為措貸給與牛種使之墾闢仍且與減半支給錢糧俟秋熟之時便
賑請給一歲之後量立租課且以萬人為率每歲所減米十餘萬石錢四十餘萬緡絹布五萬餘匹况又有租
課所入儲此以養戰士非小補也難以來流品眾進用殊常而制祿之數一循舊法理宜不給欲乞應內
外文武官俸給等以緡計者自百千以上每千減半有兼職者通計並候事平日依舊如此則裁損雖眾不及
小官想而易行夫復何慮自軍興以來十年於茲財用所出大則資之民力其次則資之商賈無不自竭以奉
其上惟是釋家者流一毫不取邑以千計郡以萬計不稱坐食其隱漏租稅損國計不知其幾何也宜酌古
今之意權急緩之宜使之輸米贖軍人歲五斗依稅限進納凡居驛房及西北流寓者特與免於以少舒民
力不為過也自艱難以來頗虞兩司鼓鑄運而江浙之民巧為有素銷毀錢寶習以成風其最者如建康之
句容浙西之蘇湖浙東之明越鼓鑄器用供給四方無有紀極計一兩所費不過千數錢器成之日即市百金
姦民競利靡所不備一歲之間計所銷毀無慮數十萬緡兩司所鑄未必稱是加以流入僞境不知幾何乞明
詔有司甲嚴鑄禁屏絕私匠自今以始悉論如律除公私不可開之物立定名色許人存留及後官鑄出賣外

其餘一兩以上嚴立罪賞並令納官益給銅價令分播赴錢監額外鼓鑄國家平昔無事之時在京則有平準
務在外則有平糶務邊計之餘內轉國用無慮二十萬緡其效固已可見况今日師旅方興用度日廣欲乞先
於行在設平糶務次及諸路要會去處各置平糶務以廣利源誠非小補俟其就緒量使領之此五事者備有
可采乞令有司講究條畫排斥浮議斷以必行詔戶部工部勸當其後頗施行之

(六年)荆襄招討使岳飛言太行山忠義社聚者百餘人欲徑渡河自襄陽來歸時金人併兵攻青將精
騎突至飛軍前帝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來者諫言固未可信若此等人來歸方見敵情沈與求曰若敵誠
來者則敵情審矣

尚書右僕射張浚往荆襄視師浚以敵勢未衰而劉豫復據中原為謀臣洩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親
機會帝許之浚即張榜豫叛逆之罪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駐軍承楚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太平州江東
宣撫使張俊屯建康府而湖北西招討使岳飛在鄂州朝廷以為邊防未備空國之慮尚多浚謂張俊漢交
兵之際漢駐兵糧運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他技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越境而深
入故太原未陷則駐守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而論者多以前後空國為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
自歸豈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浚既白於帝又以告之同列惟帝深以為然都督府奏改
江淮營田為屯田先是言屯田者甚眾而行之未見其效會張浚出行邊因出戶帖錢二十萬緡為本浚請應

讀史求略續編 卷四 宋紀 三十二

行事務並中行府措置俟就緒日歸省部許之於是官田並行拘籍依民間例召莊客承佃每五頃為一
莊客戶五家相保共佃一人為佃頭每客官給牛五具種子農器之每家別給菜田十畝又貸本錢七十千
分二年償勿取息若收成日願以斛斗折還者聽從命屯田郎官樊榘提舉糧料院王弗同推行焉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引兵至宿遷縣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引兵踰淮西旁符離而北前一日遣統
制官岳超以二百人探知泗州軍舍人者亦以千騎南來與之遇眾欲不戰超曰遇敵不擊將何以報敵嗚鼓
超率眾突入陳中出入數四敵乃退世忠引大軍進趨淮陽城下令統制官呼延通前行世忠自以一騎
隨之行三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升高邱以望通軍通軍至陳前前戰金將葉赫貝勒大呼解甲通曰我
乃呼延通也我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况爾與我誓我肯與爾俱生乎葉赫即刺與通
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杖以手相格去陳已遠遂坎而墜二軍俱不知葉赫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既
而世忠為敵所圍乃披甲不動俄磨其眾曰觀吾馬首所向奮戈一躍已濟圍而出不遺一鐵世忠曰敵易與
耳復乘銳掩擊敵敗去世忠攻淮陽敵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入河間求援於金右副元帥宗弼先是金與其
守將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城中舉大烽劉宗弼與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師也乞援於江東宣撫使張俊
不能從世忠乃遣遺金師世忠勸陳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遣其軍大呼曰錦袍馬立陳前者韓相公也眾
皆世忠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敵至世忠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敵敗去

李綱入辭退上疏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費精不賈多而不精反以為累將謀不實勇而不謀將致敵擒陳實分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謀者戰費設伏使直前而有中道避擊之虞即非善戰者顯明昭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皆給度牒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糶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聚賢選一也敵者欲因糧於敵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所以制之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誠道今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宣撫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且中軍既行宿衛軍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之眾盡出敵或乘間搆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軍預備假使吳王師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路生靈盡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綱又言今日之事莫利營田然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必不給請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流移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撫諭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兵願耕者聽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免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為贖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收其半罷錢糧此其大槩也不然徒有營田之實何補於事詔都督府行措置其後頗施行之

讀史兵略卷四

三十四

詔江東宣撫司統制官趙密巨師古軍並權聽嚴前司節制時都督張浚在淮南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為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為助浚以行府檄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委乞降旨而俊亦稟於朝趙密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俊當聽行府命不應倚竊於朝後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為得體至是浚終以俊不分軍為患鼎謂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耳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沂中助世忠却發密入衛俊尚敢為辭邪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

詔四川制置大使司禁止采伐禁山林木蜀三面被邊綿互四百里山谿阻限林木障蔽初時封禁甚備前一日太常博士李綱直面對論頃歲以來一切廢弛加以軍興而器械運糧造船自近及遠所采殆盡異時障蔽之地乃四通八達帝曰如河東黑松林祖宗時所以嚴禁采伐者正藉此為阻以屏捍外敵耳異日營繕為一時游觀之美遂使邊境蕩然更無阻折彥質曰皆臣不言之罪

命沿海制置使馬擴閱習水軍戰艦時右司諫王綱言舟師實吳越之長技將帥之選既慎矣而舟船數百多閱水岸士卒逾萬未經訓練乞明詔將帥相視舟船損漏者修之士卒疲弱者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戰鬪人不必眾取可資以勝敵分部教習周而後始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則長技可施威聲遠震折衝千里之外矣從之

定江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路東宣撫使張俊加崇信軍節度使進屯盱眙右僕射張浚命依山築城左僕射趙鼎曰德遠誤矣是雖不為資敵之具然當念勞人也是役也與於盛夏自運土而上者皆有日課望青采斫數十里間竹木皆盡斷新舊家莫知其數人甚苦之城成無水可守亦無糧采築城之際僑費三百餘於泗州境上隴淮仁觀久之而去

顯謨閣待制新鄂州王庶知荆南府兼荆湖北路經略安撫使荆南廢為盜窟庶與士卒披荆棘致財用治城隍繕府庫廉會舉修陶瓦為民室關市區如承平時流庸四集曰公可恃我其安於此矣庶曰府庫未充也乃下令有欲吾田者肆耕其中吾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命未幾還輸其息庶大充得以養兵遂成軍隱然為雄藩

遣內侍往淮南撫問右僕射張浚仍賜銀合茶藥以浚將渡江巡按故也浚以為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憤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召遠近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浚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浚不憚勞人皆感悅時防秋不遠浚以方略諭諸帥大抵先固自守以致其師而後乘機擊之遂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自當塗進屯廬州與韓世忠張俊鼎立又遣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進屯泗州軍聲大振臨安今杭州府錢唐也帝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道遇執黃旗報捷乃湖北西宣撫使岳飛所遣武翼郎李過先是飛遣統

讀史兵略卷四

三十五

制官王貴郝欽先引兵攻汝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萬斛帝謂宰執曰岳飛之捷兵家不無緣飾宜通書細問非吝賞典欲知措置之方爾張浚曰飛措諸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青之來彼意甚堅趙鼎曰河東山寨如韋銓輩雖力屈就金人招而據險自保如約亦無如之何羈縻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輩必為我用帝曰斯民不忘祖宗之德吾料之必非金人所能有鼎等曰願陛下修德教我經營常如今日也上天竺寺在杭州西湖靈隱山

偽齊故相張孝純遣其客薛筠間道走行在上書言利害先是劉麟嘗養俠士劍挺等二十餘人待以殊禮孝純自言得其陰謀又言金人於沿海州縣通貨場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為戎器者以厚直償之所積甚衆孝純言於浚曰閩南人治舟久矣巨艦乘風北海而所在岸口視之恬然備利於吾彼甯不為之禁壞大懼遽罷通貨場又請分兵守京西諸州斷員勒之糧道搆劉豫之策穴則淮南關陝之兵不攻自解又言山東長吏皆本朝舊人日望王師之來爭為內應以順前罪惟李邦有異志不復心懷本朝孝純嘗與邦論及朝廷難曰死無所懼但恐如陸漸之禍惡名終不可免故孝純及之豫聞帝將親征遣人告急於金主求兵為援且乞先使江上金主使諸將相讓之領三省事宋國王宗贊言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關疆保境我得安民忠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受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右副元帥潘宗弼提兵襄陽以觀豫於是豫以其子偽尚書左丞

相繼圖分嶺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改封淮西王又以主管殿前司公事兼開封尹許清臣權階路兵馬大總
管尚書右丞李勣為行臺右丞兼領軍事戶部侍郎馮長簡為行臺戶部侍郎兼行軍參議又以故拔將李成
孔彥舟開師官為將兼領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入寇中路由壽春犯合肥統之東路由紫金山出淮
口犯定遠縣以趨宣德理現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備詔榜示指斥變與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
購報機兵來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在淮壩先以二百騎馳至盱眙觀形勢還奏事留宿內殿三日
條上御寇之策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盱眙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使置使韓
世忠在楚州湖北宣撫使岳飛在鄂州聲勢不相及獨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在當塗光世遣輕騎據壩而沿
江一帶皆無軍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漢乞先往江上視師至是發行在紫金山在壽州東
翰林學士朱震言按大理國本唐南詔大中咸通間入成都犯巂昌兵東方天下騷動賊祖皇帝鑒唐之禍
乃棄越巂諸郡以大渡河為界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禦戎之上策今國家南面賊馬通遼遠其王和譽
遣清平官入獻方物陛下詔還其直御制勸助即桂林道之是亦敵祖之意也然臣有私憂不可不為陛下
下言之今日干戈未息賊馬為急桂林招買勢不可輟然而所慮者蠻人熟知險易商賈奔竄為害我之
利害伺我之虛實安知無大中咸通之事慮慮廣西帥臣凡市馬之所皆用謹信可任之士勿任輕信生事
之人務使驛驛而已吳時西北路通漸滅廣馬庶幾消患未始詔劉與廣西帥臣市馬在南甯府橫山營即此
管也其馬皆從雲南來大理

東史兵略續編 卷四

宋紀

三十六

吏部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呂遵行府供職先是劉麟等令鄉兵偽為金人服於河南諸處千百為羣人皆
疑之以金僞合兵而至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奏鑿賊事宜謂廬州難守且密于左僕射趙鼎欲還太平州又江
東宣撫使張俊方駐軍泗州都督張浚奏敵方疲於奔命決不能悉大眾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俊光
世皆請益兵衆情懷憤欲移胎之屯退合肥之戎召岳飛盡以兵東下浚獨以為不然乃以詳戒俊及光
世曰賊衆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剷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而歸及張俊
密院事折彥質移書抵浚欲飛軍速下且擬條營項目請帝親書付浚大略欲令張俊楊沂中合兵掃蕩然
後退師還兩為保江之計必不守前議於是江東宣撫使韓世忠統兵過淮過敵騎與阿里雅貝勒等力戰既
而亦還楚州或謂帝回臨安且追諸將守江防海浚奏若謂將渡江則無淮南而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
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豈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
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不敢觀望
帝乃手書報浚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朕釋然無憂非卿職高慮遠出人意外何以臻此社
亦曾士氣奮發賊鋒可摧備前力爭至於再四彥質奏吳時賊國雖新歸籍以討天下亦將何及帝不以為
命社稷往光世軍中書師時劉將東路兵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乃從淮西繫三浮

備而渡於是賊衆十萬已次於壽春之間江東宣撫使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為
渡統制官渡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符統制厚宜及時立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沒不敢私諸
將皆帥命楊沂中至壽州會劉光世已合廬州而退浚善之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
渡江即斬以徇且誓光世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主帥有慢令不赴期會者請廢世宗我太祖之英斷
以勵其餘帝親筆付沂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光世不得已乃駐兵與沂中相應統制官王德顯將精卒
自安豐出謝步過賊將楊舉於霍邱邱賢澤于正陽王縉於前羊寺皆敗之是日賊攻壽春府寄治芍陂水寨
守臣閻門祇候孫暉夜劫其寨又敗之初光世言糧乏詔轉運使向子諶濟其軍子諶晝夜併行至廬州而光
世兵已出東門子諶直入見光世具其綱船至岸次光世乃止趙鼎進呈劉光世所奏事帝曰光世之意似
欲退保采石曰據諸處探報殊無金人如此則自當擊擊若官軍與賊戰而不能勝或更退撓則他時何
以立國但光世分兵隨處禦捍已見失策今賊兵既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
議去留為得計萬一使賊得志於光世則大事去矣帝顧鼎曰卿此策頗合朕意楊沂中至壽州與劉遇
賊據山險列陳外響天下如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之不可不急乃遣備鋒軍統制與錫以勁騎五
千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其後短兵方接即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
司前軍統制張宗顏等自泗州南來率兵俱進賊衆大敗劉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一將軍銳不可當果
讀史兵略續編 卷四 宋紀

東史兵略續編 卷四

宋紀

三十七

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兵猶萬計皆僞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
命南軍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獻在順昌聞賊敗捷奏還去光世遣王德擊之先是帝賜德親劉
令竭力協濟事功以副平日容待之意德奉詔與沂中追賊至南壽春還是役也通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
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備交鈔餉軍需之物不可勝計於時孔彥舟圖光州守臣敦武耶王莘拒之彥舟聞
兵敗亦引去北方大恐安豐軍今壽州正陽關在州西六十里謝步在鳳臺北淮水津渡趙步之閭前羊寺
代中書參政治下京故也
治為南下京即鳳臺也
帝還平江張浚隨班入見帝曰却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懼復乞去浚入見之次日具奏曰謹聞
聖訓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繼王至金瓯相
結縶之以威雖有智勇無所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
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
以為之先則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倘還則有職解體內
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欲巡幸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已知朝廷以為避地之計實無
意圖回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一有警難於避避夫將士用命拒敵而戰破敵有餘苟有人有離心則何地容
足又不過曰當秋而戰及春而還此但可以紓一時之急年年為之人皆習熟離立國矣又不過曰賊占上流

順舟可下今襄漢非彼有舟何自來使賊有餘力水路備進陛下深慮慮安亦能安乎因獨對乞乘勝取河
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世驕情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帝問與賊戰否曰未也淺見賊其故
曰不可機上肉耳然賊倚金人為重不知擒賊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金不內侵乎光世將家子士卒多
出其門下若無故離之恐人心不可沒不悅歸復言劉不敵宜且自守未可以進由是與折彥質俱罷去

賜劉光世岳飛詔曰國家以叛逆不道狂狡亂常遂至行師本非得已並用威懷之略不專誅伐之圖蓋念中
原之民皆吾赤子迫於暴虐之故來犯王師自非交鋒何忍誅戮庶幾廣列聖好生之德開皇天悔禍之衷卿
其明體朕懷深戒將士務懷遠馭不專尚威凡有俘擒悉加存撫將使賊酋之禍益堅思漢之心番致中興是
為偉績毋致貪殺覆朕前覆密院奏光世之將馬欽飛之將成等捕獲各五百人並斬訖故有是詔

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加少保鎮洮崇信軍節度使仍稱宣撫使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為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主管殿前司公
事先是右司諫陳公輔言前日賊犯淮西諸將用命捷音屢上邊土稍甯蓋廟社之靈陛下威德所至然行賞
當不踰時廟堂必有定議臣聞濠梁之急遠遣楊沂中往後遂破賊兵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賊
梁戍兵輒便抽回如滿口要地更無人防守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保哉光世豈得無罪此昭然無疑者
又沂中之勝以吳錫先登光世追賊王德尤為有力是二人當有崇獎以為諸軍之勳若韓世忠屯淮東賊不

敢犯岳飛進破商賊獲虜二人雖無淮西之功宜特優寵使有功見知則終能為陛下建中興之業朝廷
以沂中功尤著遂優賞之沂中時年三十五歲

十二月戊申詔曰朕惟養兵之費皆取於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賈緣軍須措無益朕甚悼之監司郡
守朕所委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今慢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任乃職察吏之侵漁納賄者按以聞已戒敕三
省官問遣信使周行賄賂庇履弗治流毒百姓朕不汝貸自今軍事所須並令州縣榜曉餘依紹興元
年五月二十四日詔有施行無或違戾

七年韓世忠奏已還軍楚州帝因諭淮陽取之不難但未易守張守曰必淮陽未可進故世忠退師張曰
昔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以要害之地不可失也淮陽今劉豫要害之地故守之必堅帝曰取天下須論
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勞力而自定矣正如弈棋布置大勢既當自有必勝之理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西宣撫使岳飛為太尉賞商誠之功也翼日陸宣撫使飛威名
日著淮西宣撫使張俊益忌之參謀官薛弼每動飛謂而幕中之輕者復教飛勿苦降意於是飛與俊隙始
深矣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乞在外宮觀先是議者謂光世昨退保處境誤大事後雖有功可以贖過不宜仍擢兵
柄又言其軍律不整士卒恣橫張俊自淮上歸亦言光世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憤然辭罷斥

以賊將帥然之光世聞之乃引疾乞歸帝曰光世豈皆驕銳但主將不勤月費錢米不贊肯出民之膏血而
一訓練使之建功甚可惜也大抵將帥不可驕情若日沈迷於酒色之中何以率三軍之士後三日親筆答
曰卿忠實神明功在社稷朕方倚賴以濟多艱俟至建康召卿奏事其餘曲折俟面言時上賜諸將詔
往往命沒擬進未嘗易一字

時中原民有自汴京來者言劉豫自魏城敗後意沮氣喪其黨與擁環金人請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
王師之來朝廷因是謀北伐岳飛謂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眾橫截金境使敵不能援孤自敗則中原可
復張俊不以為然會劉光世乞奉祠飛乃見帝請由商議取關陝併統淮右之兵帝問何時可畢飛言期以
一年帝曰朕駐蹕於此以淮甸為屏蔽若糧淮甸之兵便能平定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復而淮甸失守
則何未得莫枕而臥也

大尉副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解官持餘服張俊與飛論淮西事張曰王德淮西軍所服今欲以為都統制
而命呂祉為府參議領之何如飛曰德與環素不相下一且擢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再生不
得事不足服之張曰張宣撫何如飛曰舉而環素所不服張曰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視德
等耳豈能服之張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哉即日乞
解官歸隱帝不許先是左司諫陳公輔請對上因語及岳飛所奏公輔退上言昨親奉聖語及岳飛

陳其兵略續編卷四 宋紀 三十九

前事采諸人言皆謂飛忠義可用然飛本蜀人凡事終少委曲度其心往往謂大將或以兵為樂坐延歲月
我必勝之又以劉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眾橫截金境使金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說陛下
且當示以不疑與之反復詰難俟其無辭然後令之曰朝廷但欲先取河南今淮東淮西已有措置而京西一
兩路急難飛豈敢拍命前此朝綱不振諸將皆有易心如劉光世雖罷而更寵以少師享富貴諸將皆謂
朝廷賞罰不明臣乞俟張俊自淮西歸若見得光世怯懦不法當明著其罪使天下知之亦可以警諸將也

帝與韓世忠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耳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
兵破齊而騎劫代之則為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論兵可謂得其要矣初劉光世之罷也
以其兵歸都督府而檜與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意以擢兵為督府之嫌乞置武帥以觀觀望繼亦有請乃以相
州知府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為都統制德光世愛將故就用之

廣西出格馬帝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帝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
所用之馬皆取於國中而已甲公巫臣使吳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求之則
馬政不修故也

右司諫陳公輔入對面奏與復之策因言衆論謂南兵不可用帝慨然曰赤墮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戰
苻堅敗於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王兵備諸國亦豈北方士馬邪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御史孫承澤言社在康康每有平敵之志張浚大害之浚以劉光世
持不戰之論欲罷之心知政事張守以爲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改圖須得有紀律關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
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爲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時社亦自謂若專總一軍當生擒劉豫父子然後盡復故疆及
光世能乃命社先往淮西直趨關隘至開之漢邊書曰呂尚齊之賢固一時選然於此軍恩威曲折明實成就
恐不得比前人此軍今已付王德德雖有功而與劉豫輩等勇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更擇備禱素爲軍
中所親附者使爲德副以通下情會社選朝而環與其下八人列狀訟德於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爲
直捷不行環等又訟於御史臺德亦言環之過乃詔德還建康以所部一軍歸都督府復命社往廬州節制之
社將行賜以鞍馬犀帶象笏撫諭甚寵皆非從官故事中書舍人張浚見浚言社生不更軍旅何得輕付浚
不從社又辟都督府備差遣環克自隨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與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取將之才子高詩人
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且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亦弗聽社克皆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安老社字子高克
字也

尚書戶部員外郎孫承澤一官用權湖北京西宜撫判官張宗元奏也蓋在鄂州應副岳飛軍錢糧宗元言其
奉公守正故特選濶先是飛數言軍中糧乏乃命益撥視至是益言飛軍中每歲統制統領將官使臣三百五
十餘員多請過錢十四萬餘緡軍兵八千餘人多請過一千三百餘緡計一十五萬餘緡於是右正言李誥
讀史兵略續編卷四

言處職在出納理當究心然慮檢點苛細若行改正卻合支券錢六萬餘貫才省九萬緡而已望令依舊勘支
務存大體以副陛下優恤將士之意
鄧環叛教兵部尚書社聞自處將士之情不達淮西轉運判官韓維在劉光世幕中光世待之不以
禮至是請校或以罪去社聞環等反側妄乞嚴前司權錄軍統制吳錫一軍屯廬州以備緩急又遣趙鼎建康
趙之環聞頗有異志統制官康淵曰朝廷素輕武臣多受屈辱齊皇帝折節下士士皆爲之用衆皆不應相
視以目先是統制官王師晟於壽春挈妓去其家訟於社時將士方不安社之政師晟乃與環及統領官王
世忠等謀作亂社之乞罷環與斬其妻更朱照語於環環令人遞社所遺置郵蓋得社所言軍官
之罪環等大怒會被易置分屯淵乃曰歸事中原則安矣請朝請將將社坐定環袖出文書示中軍統
制官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社見之大驚欲走不及爲環所執有黃衣卒者
以刀斫環中背環大呼曰何敢爾顧見有執鐵錘者環取以擊卒斃於階下環親校已殺景於廳事又殺都督
府同提舉一行事務潘仲福及其子武略大夫嗣古統制官劉承衡遂執門祇候劉光時率全軍長驅以行
至州東樓下社謂環曰若社有過失當任其咎奈何如此負朝廷軍士縱掠城中而去時直徽猷閣前知廬州
趙鼎直徽猷閣修撰知廬州趙鼎皆爲所執而釋不羈歸蓋不羈至官未旬日無怨憾於軍中故也環遂以
所部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湖北京西宜撫使岳飛曾伏觀陛下移歸建康將遂拔圍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潰

張浚等追奔軍民事出倉卒實非士衆本心亦聞半道逃歸人數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然
度今日事勢恐未能便有舉動襄陽上流即日未有戎馬侵攻臣願提全軍進屯淮甸萬一番備窺伺臣當竭
力奮擊期於破賊詔獎之遣鼎至行在帝召對於內殿首論淮西事鼎曰方得報時臣在連不得效所見少補
萬分今固無及然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浸謀圖國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驕縱益難號令朝廷不
可自謂爲人所疑帝以爲然

開州副使張浚既還行在朝議復遣之浚欲毋往登轎交章以爲淮西無備可憂趙鼎獨願言於衆曰今行朝
精兵十餘萬使敵騎直臨江岸吾無所懼惟是安靜不動使人聞測渠未必輒敢窺伺何至自擾擾如此倘
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浚軍久在泗上勞役甚苦趙鼎未聞月居處糧糧未定乃遣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
於是議者即欲還臨安起居舍人勾漣直前奏事言今江淮列戍猶十餘萬若委任得人尚可用力當此危疑
詎宜輕退示以生敵心因漣請以所部守合肥帝從之時主管殿前司公事淮西制置使楊沂中亦已還行
在在淮西者第一軍而已帝以馬步二帥並闕乃命沂中兼之
特遣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授秘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先是帝謂趙鼎曰浚懷朕極多理宜速還鼎
曰浚母老且有勳王大功帝曰勳王固已賞之爲相也功過自不相掩鼎又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謀

欲施之際豈不思慮亦安能保其萬全備因其一失便棄之死地後雖有奇謀妙算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關
朝廷非獨私浚也帝意解澁日乃有是命

提舉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請以諸路所起禁軍弓弩手揀刺上四軍趙鼎等因論及南兵可教張守曰止是格
尺不及耳帝曰人猶馬也人之有力馬之能行皆不在驅鞭之大小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耳自春秋
之時中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驚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周倫之敗曹操謝元之破符堅
皆南兵也
趙鼎奏張浚提舉河道事帝曰浚每事必親臨所以有濟帝因言朕每論將帥須實其操弓騎馬人未知朕意
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陳而率三軍使之赴難況今時
艱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時浚以全軍還行在帝欲令浚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鼎曰淮
西寂然無驚似不必爾外間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問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帝以爲然
樞密院進呈先得有令京東宜撫處使韓世忠移司鎮江府留兵以守楚州奏稱曰諸軍老小既感得
宜萬一警急諸帥當盡力捍衛時已命張浚岳飛皆留屯江內故檢校及之世忠上奏極論敵情臣測其將以
計獲我師乞獨留此軍嚴密江淮警與敵人決於一戰帝賜札曰朕迫於疆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
之志願以頻年事力未振姑聽居於此前日恐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何以過使朕

憤然與敵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關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當慮置

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
是冬川陝宣撫使吳玠遣裨將馬希仲攻熙州希仲素豪橫得機帥氣索不得已進營熙州城外數十里熙

州父老聞官軍來有欲率眾歸附者金將宣曰北軍今日大至當共劫營希仲聞之得時拔寨遁去希仲道

玠斬之以徇
(八年)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胡世將為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帝聞世將

已去因問刑部尚書胡交修執守蜀者交修曰臣從子世將可用遂有是除時世將亦不欲世將居中也

自重兵如關外以守蜀而饋道險阻舟出嘉陵江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輿初行陸運調成都

潼川利州三路夫十二萬縣官部送激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絕十萬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

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何保蜀之云臣愚欲三月已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給

守關者水運有餘分戍者陸運可免帝乃命學士院進交修意詔宣撫副使景環行之利州今廣元縣

尚書兵部侍郎王庶試兵部尚書庶自荆南入對奏曰今年而恢復之功未立臣請言其失蓋在偏聽在欲

速在輕賞實是非邪正混淆誠能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誰不服苟委其權令於大臣而非其人則未有不身

運敵計中耳樞密副使王庶時在合肥上疏曰臣聞無故請和者謀也究觀金國侵軼已逾一紀前此乘戰勝

之勢以至江淮而我未嘗有一日之捷逮至紹興甲寅冬番都深入駐兵淮南陛下親征至使奔逸而去又丙

辰冬敵人傾國南侵陛下再統六師至於江淮之間皇威大振番部皆有所卻於是遣使告我以徽宗皇帝願

肅皇后音彼若果效降好則所報音不應在累年之後必因長驅而往故以此謀沮陛下天資聖孝哀

毀之即遣使往以求梓宮往返之間一年半矣尚未聞梓宮之至固已落彼之計又聞去年金國以欺詐廢

豫備用事之人奔散四走莫能自保百姓上下日望我兵之至諸帥之在中都者如居積薪之上而火未燃

勢之傾危未有易於此者若我一搖足則中原非彼所有所以陰謀秘計不得不遣使也從違之間可不深思

而熟計之臣中夜以思使人之來其甘言囑我不過出於二策一則以淮為界一則以河為界以淮為界乃我

今日所有之地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濉水軍是也既為我有安用以和為請若以河為界則

東西四千里兵火之餘白骨未斂幾無人迹彼若誠實與我既得其地非若偽像之不恤向當十年無征役

以蘇其凋瘵財賦既無所從出所資歲賂無慮數百萬若欲重斂諸路困弊已極安可取以充漢室之欲利害

讀史兵略續編 卷四 宋紀

河南之地倘豫暴斂之甚必使之蘇息然後可漸責賦其歲賂須五年之後方能津遣若或見從則彼之和

議方見誠實如或不然則彼以計困我既使我不敢用兵而又於困窮之際重取歲賂是彼無所施為而坐收

成功其為謀深矣疏入不報庶將朝廷未至復上疏言宴安耽溺昔古人戒之國家不靖疆場患生敵人變詐百

出自滄海上之盟至於今日其欺我者何所不至陛下所自知也豈待臣言夫商之高宗三年不言其在諒闇

言猶不出其可以見外國之使乎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為之憤怒能言之類孰不痛心陛下抱負無窮

之悲將見不共戴天之讐其將何以為心又何以為容亦何以為說願陛下以宗社之重宜自兢畏思高宗不

言之意無見異域之臣止令趨避而下熟與計事足以彰陛下孝思之誠而與國體為宜又言金使入境經過

州郡傲慢自尊略無平日禮數接伴使欲一見而不可得官司供帳至行造金饋輕肆志略無忌憚臣聞自

古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論越之取與在聽其志而已奈之取六國在散其從而已其間雖或出入而一

定之論未嘗易也金人所以謀人之國者曰和而已觀其既以是謀契丹又以是謀中國方突騎赴關初以和

讀史兵略續編 卷四 宋紀

議為辭大兵國城又以和議為辭二聖播遷中原板蕩十餘年間衣冠之俗蹂躪幾遍血人於牙吞噬靡厭

而和議未之或廢也今王倫迎奉梓宮爾而受金人和議以歸且與其使俱來此其可信不可信乎劉豫雖然

僞竊正名號者七八年一旦見逐金人中原百姓或有反側陝西叛將或生願望吾一日出師必有應者以

此敵為講和之說仍道從焉所以款我昭然無疑矣臣蒙陛下親擢備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默然故重為陛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張浚在承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監不遠蓋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非可結以恩信借令彼中有故上下分離天屬離離河南盡復我必德其厚賜守信誓數年之後人心益懈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謠無厭之求繼繼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平一旦北面事讐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欲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凡五十疏皆不報

讀史兵略續編 卷四 宋紀

四十六

讀史兵略續編卷四終

讀史兵略續編卷之五

益陽胡林襄

金匱直隸軍機處

(九年)左承事陳最言河南之民自金人既踐以來習於戰鬪且懲前日之殺戮欲保鄉井全骨肉盡如備險山寨之民其備禦之計可謂詳矣適丁此時因其部分申以府兵之法使自為守民必樂從

郭仲荀措置仲荀請以近城開田募弓箭手從之保平解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薨於仙人關年四十七詔輟朝二日贈少師賜帛千匹玠御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為之死其後制置使胡世將問玠所以勝於其弟右護軍都統制玠曰敵令臨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然其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吾嘗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據其行便爭出銳卒與之為無窮以阻其堅忍之勢至於決機兩陳之間則玠有不能言

鄂武軍承宣使知金州兼陝西宣撫使郭浩為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安府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總管以所部之任武康軍承宣使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定國軍承宣使熙州路經略安撫使兼右護軍都統制鳳州楊政為熙州路經略安撫使兼右護軍都統制階州文龍州吳玠為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兼知秦州仍詔郭浩楊政吳玠並兼知四川宣撫使節制陝西新復承興涇原環慶三路備官張中孚世彬張中孚為帥熙州容州延關師古入朝秦鳳無帥權煇以便宜命浩等分鎮三路於是

讀史兵略續編 卷五 宋紀

四十七

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玠曰敵反覆難信惟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矣玠且依山為屯控守要害遠敵情見力疲歸漸可進據歸是玠政二軍獨屯內地時已命張中孚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故浩以副焉

詔金州依舊隸四川宣撫使司號州隸京西商州隸金州節制自五路初復而商號復隸陝西至是陝西宣撫使周奉郭浩言五路並在秦州之北萬一盜賊出沒五路便見隔絕豈能南來為朝廷用商州屬川陝自講和之後還隸陝西而武關秦關之險並在其北何以制禦況號州跨河帶山北臨陝郊最為要害之地今亦屬陝西非所謂以近致遠也故有是旨

樓炤奏以保安軍定成知環州帝曰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為要害當擇久在軍中諳練邊事或本土武人方能保固炤民得安業可剗付炤令諳諸帥真日秦檜奏已行下諸帥如上旨帝曰堡寨最沿邊急事神宗戒陝西諸帥悉出手批然於器械則稍變古法新法乃稍短不能及遠又放箭拘以法不能中的朕自幼年即習騎射如獲稷府視各是一法斗力至石以上箭落不過三五十步如此何以禦敵耶

樞密直學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胡世將為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諸路並節制世將精神明悟習吏治其守成都甚有政績至是就命世將既除宣副諸將皆與世將語之曰世將不能騎射不知敵情不諳邊事朝廷所以遣來者畏國朝之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自今以往軍

中事務不敗與宣撫之規模世將有所未達請公明以指示或諸公有所未達者亦當各推誠心勿相疑忌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按以文臣而任專閫者難

原路經略安撫使張中孚言邊陲無警許臣入朝願從起發既而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

萬年遣川陝宣撫使胡世將言昨降新復河南詔書張中孚等初不曾拜却將金國詔書宣讀百姓見

詔書上有本朝廟諱御名皆不忍閱萬年昨密問與萬一兵復渡河如何措畫請中孚等重兵在手為秦

鳳腹背之患內外相應必來掃蕩我軍既守家計安能連出接見以此見中孚等陰謀所繫非輕世將即

具以聞且言臣昨論奏逐人罪惡以謂朝廷方守信誓不欲違易帥守然中孚等並已降指揮許令入觀欲望

因其自請別與差遣於是中孚等皆改命

大尉東京留守郭仲荀言所帶在京人馬已至鎮江先是帝召仲荀赴行在仲荀因與劉豫之眾五千七百

餘人南歸帝謂秦檜曰仲荀言人也但取眾非所長姑令駐彼別選人之檢曰孰可當者帝曰極難其人欲

於三大將統制官中選之檜等言董先牛舉才具帝曰二人誠驍勇然先好貨舉嗜酒未可取眾既而檜等

請以樞密統制官雷仲代將其兵從之

權刑部侍郎陝西宣撫使周奉使還入見言陝西既歸地數千里得兵十三萬得馬二萬有四萬之固居

天下上游可謂強盛然陝西入金十有餘年城池不修器甲不備異時四十萬僅支一隅今機十三萬而夏人

康史宋略續編 卷五 宋紀

不敢侵犯者以金人精兵在內故也今日金人盡去土地闊遠雖有要塞其實甚虛欲望陝西凡空閑不耕之

地除元業主職給付外依本朝沿邊制度並招弓箭手土田肥美邊人樂耕不出數年兵政自成盡在關中

與唐無異因謀都邑以建本根又言陝西諸路既命楊政帥熙河吳玠帥秦鳳然所屯之眾皆四路忠勇之士

吳玠教習已逾十年百戰之餘所向無敵和好既成即可往來國疆都無能念統兵之官皆欲誘致望戒

四路帥臣非元所統不得招納

言者論今與地復歸宿師百萬隸籍諸將非屯田何以替後今荆南與洋汝穎江淮之間沃野千里尙或邱墟

是地有遺利諸師所統自農為兵者不少戰士之外負荷役使之徒不無可用是人有餘力望令諸路宣府帥

臣悉意講行從之

(十年)初有人張應從其父行正守官保州留敵不能歸至是聞元帥府主贊漢兒文字蔡松年言敵有渝盟

意遂與燕人王暉開府劉炎謀夜自新鄉渡河赴行在上疏言敵情利害大略以為敵主懦將驕兵寡而怯又

且離心民怨而因威有異意鄰國延頸以窺隙臣下側目以觀變盜外起親戚內亂加之昔之王耳將如

尼瑪哈達爾之徒非被誅則病死故子胥則吳滅孔明沒則蜀亡爭戰之際古今不易之理今金人內有羽

毛齊落之憂外失劉豫藩籬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復剖其心腹欲求生也不亦難乎此乃皇天悔禍

警我聖宋復假其手以自相誅戮特以良時付之陛下固宜漢光中興之業也曩者敵未當殄滅之時臣雖卑

韓明廷亦無補於聖德故臣雖身敵中甘處賤十五年者何今日之曠也又況當時河北人心未安河南應

齊之後人心亦且搖動王師先渡河則弊歸河北而不在中原設若烏珠先侵河南則弊歸中原而不在河北

但得先渡河者則得天下之勢誠當日勝負之機在於渡河之先後耳而烏珠已有南侵之意臣恐朝廷或失

此時反被敵乘而先之疏奏隨等投初品文資

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瑄始至成都初以京洛入潼關已聞金人有敗盟意遠至長安所聞益急遂行見川

陝宣撫使胡世將為言和尙原最為要衝自原以南則入川路若失此原是無蜀也世將曰蜀口蜀口皆精

銳最難嚴整自朝有撤戍之後關隘撤備世將雖屢中請未見行下公其為我籌之環遂為世將草具軍事

勢危急其速徙右護軍之戍陝右者遣屯蜀口又請賜料外錢五百萬緡以備緩急

賜京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燕於臨安府以其來朝也初諸大將入觀陳兵閱於禁中謂

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遇語中丞王次翁乞所通以請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者

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披堅執銳於殿廷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

詔川陝宣撫使自今或警急其調發軍馬指置錢糧應于軍事待報不及並許胡世將隨宜措置用世將請也

時韓報河東北軍備糧來河中收復河南州郡都元帥宗弼又傳令宋國係和議之國存留糧路往來已

調絳蒲解州三河去過河修邊陲岸仍差馬軍編欄守同州照驗世將慮其出沒不測即具以奏且遣兵備之

康史宋略續編 卷五 宋紀

金主如上海時將鄧瓊為金人所用知金將南伐語其同列曰瓊向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臨陳督

戰矢石交集而王免背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與孫吳合可謂命世雄才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

難將士視之孰敢愛死乎宜其所向無前日關國千里也江南將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

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碎

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飾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為己功敏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遭遁而又國政不綱縱有

微功已加厚費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亡已為天幸何能振耶瓊所指元帥謂宗弼也按鄧瓊叛降之徒為此言以誣

金人耳其實是時情勢不難如瓊言也然其

所論為將帥之過特不可易即取焉可耳

金主詔元帥府復取河南陝西地乃集舉國之兵於祁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並進命韓呼員勒出山東右

副元帥完顏泉入陝右驍騎大將軍知冀州李成入河南而宗弼自將精兵十餘萬人與知東平府孔彥舟知

博州鄧瓊前知宿州趙榮抵汴知興仁府李師德微猷閣待制准甯府李正民皆身歸命自是河南諸郡

望風納款矣金右副元帥完顏泉自河中渡河入同州界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軍陝西州縣多歸時金齊

官所至迎降近震恐四川宣撫使胡世將在河地知同州張恂遣人告急時右護軍之戍陝西者五萬人

始漸至所屯州縣而蜀一帶正兵不過三萬人朝廷所除諸帥皆未至本鎮得報駭愕承與軍路經略使郭浩

時在延安本路副都總管權知承與軍路遠開長安城門納金人長安破關中震動鈞轉傳忠信盧士聞不從

新關以出知陝州吳琦城守以禦金人郝遠遣人持金國檄書至宣撫司請不遇不可聞世將焚檄斬其使
初金人有渝盟意河外察保以告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與告於轉運判官權留守李利用副總管孫暉洛
陽實要重地東接王畿南通巴蜀北控大河可以屏衛漢境處在不可不注意也利用然之令興招
築忠義民兵密防禦計不數月得萬餘人暉大懼欲殺之會報敵已渡河利用聞之即棄城逃走李成以鐵
騎數千據天津橋與令七騎逆擊之成固測遂退暉棄城走興轉戰至定鼎門傷重仆於地夜半復甦乃走外
邑聚兵敵引兵入城以成知河南府時朝廷以利用有治最除直祿閣以寵之而利用已遁矣龍圖閣直學士
知順昌府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時新東京留守劉錡方送客規以報示錡錡曰吾軍有萬八千而糧重得
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規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
共守錡又見劉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待敵會其所部選鋒游奕二軍及老幼輻重相去甚遠錡遣騎趨之
夜四鼓趨至城下且得報敵騎入陳距順昌三百里圍城惶惑錡遣兵屬與規議敵兵入城為捍禦計人心稍
定天津橋在洛陽西南洛水上定鼎門南面中門

四川宣撫使胡世將自河池遣涇原經略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敵始金人之渡河也利路經略使楊政倫
在鞏州承興經略使郭浩尚在鄜延環慶經略使范宗尚在金州而主管鄜延經略司公事王彥亦未至其地
惟熙河經略使兼宜撫司參謀官孫渥右護軍都統制兼秦鳳經略使吳玠隨世將在河池世將倉皇召諸帥

讀史兵略續編 卷五 宋紀

議出師政晟先至渥進曰河池地無險阻敵騎已迫風翔自大散關疾驅二日可至帳下頃吳公宜撫備
聞兵至河池幾為敵擒其事不遺願公去此治兵仙人原原去河池纔五六十里而殺金坪家計寨天險足恃
元戎身處危地而欲號令將帥使用命赴敵不誠也玠獨抗聲言曰和尚原殺金坪之戰方玠兄弟出萬死
破敵時承宣在何許今出此懦語沮軍可斬也右護軍強半隔限在陝西未易呼集敵來日夜思戰今聞宜撫
舍河池去保山寨失戰士心不可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坐帳曰世將誓死於此矣官屬韓詔等
進曰源實失言不宜居幕下遂先遣涇原金人攻鳳翔府之石壁寨吳玠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
身督戰殊材勇勦中傷退屯武功時楊政母病方死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玠協力捍敵已而諸軍家屬悉歸
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懼敵矣先是金人之別將又圍耀州節制陝西軍馬郭浩遣兵救之敵解去胡
世將命都統制吳玠楊政以書遺金右副元帥完顏杲杲約日合戰完顏杲遺古延以三千騎直衝南軍都統制
李師顏等以騎擊走之古延入扶風縣城守果別遣軍策應不能勝而退師顏等攻扶風拔之擒金兵一百
十七人首領三人別遣將擊鳳翔西城外敵寨杲怒自戰於百通坊列陣二十餘里統制姚仲等力戰破之
殺獲尤多先是帝聞敵兵渡河以御札賜世將令率將士保捍關隘有能建立奇效卓然出眾雖王師節節
亦所不吝又賜吳玠楊政郭浩田晟詔書諭旨仍命世將給付焉鞏州今鞏昌自和尙原大散關而西南歷鳳
州之石壁寨百通坊在扶風縣西南

劉錡召諸將計事皆曰吾軍遠來未及息肩敵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若守城其徐為計錡曰錡不赴官留
司今東京既破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眾議始定即鑿舟沈之示無去意通
判府事汪若海方奉府檄至行在錡以奏附若海與官屬等登城區處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恐為賊果悉焚
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劉錡守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鄉導間探於是
人皆誓曰早時人欺我八軍今日當為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壘壘時守備全備錡取備齊
所作軍車以輪輾埋城上又撤民家扉以代篋籬凡六日粗畢而金人游騎已渡河至城外矣金人圍順昌
府先是劉錡於城下設伏游騎至擒其千戶阿克順殺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潭下寨距城三十里
鎗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敵眾既而三路都統韓王慶及龍虎大王軍並至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
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瀾於河其眾奪其器甲又獲女真漢兒皆謂敵已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
於都元帥宗弼矣時錡見陳蔡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為宗弼所用嘗知順昌府至是復來城下宗
弼欲再令守順昌錡慮有苟全性命者宜已於外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以已所部兵守之時鄜延路
副總管劉光遠以道梗不能赴武功大夫温州刺史新知石泉軍柳倪為錡所辟皆在軍中倪適至東門敵射
中其左足倪拔矢反射之敵應聲而倒時金兵圍順昌已四日乃移寨於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騎將
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軍中驚帳數重漆突車有一帥連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

讀史兵略續編 卷五 宋紀

聽竟殺之既而報都元帥宗弼擁兵至先是宗弼在龍德宮得急之報即索輶上馬麾其眾出軍頃刻而
集過淮甯留一宿治戰具備糧糧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錡聞宗弼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
門問曰策將安出或謂今已屋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急之用況已控
敵鋒軍威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敵營近三十里而四太子又來援吾軍一動敵即追及老小先亂
必至狼狽不惟前功盡廢致敵遂侵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為誤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
求生可也眾以為然欲效命錡呼帳下曹成等二人諭之曰吾道爾為問事捷有厚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
我今遣騎探路汝隊中汝遇敵必驢馬使為所得敵帥問我何人則曰邊帥子喜聲色朝廷以兩國講好使
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遣探騎果遇敵二人被執宗弼問對如言宗弼喜曰可賊此城耳遂下令不用負鵝車
敵具行囊日錡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歸即趨上敵城二人以文書一卷繫於城箭筒取之宗弼入秦和
縣遂攻順昌府先是宗弼至順昌責諸將用兵之失眾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宗弼至城下見
其城固謂諸將曰彼可以執矣趨何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
殺且折箭為誓以激其眾平明敵兵攻城十餘萬府城推東西兩門受敵箭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
千金兵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金兵退宗弼自帶牙兵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三人為伍以草索繫鐵浮屠
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蔽示無反顧復以鐵騎為左右翼號揚子馬悉以女直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

用此兵故又名長勝軍時金諸帥各得一節眾欲擊韓常軍韓曰擊韓雖退宗廟雄兵尚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宗廟宗廟一動則餘軍無能為矣時天大暑敵連來疲徹晝夜不解甲鎗先道潁水上游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潁金士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鎗士氣聞賊軍皆休更食羊馬垣下方早涼鎗按兵不動未中問忽遣數百人出西門金兵方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樽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鎗急令扶歸士殊死闖入敵陣中斫以刀斧至有奮手掉之與俱墜於地者金兵大敗殺其眾五千橫屍盈野宗廟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為困官軍之計是日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鎗遣兵劫之上下皆不甯處宗廟之未敗也秦檜奏令劉錡擇利班師錡得詔不動至是宗廟不能支乃作義檄檄而去白龍潭疑在潁州府西

權主管鄭延經略司公事王彥指金人於青溪嶺却之初右副元帥完顏景既破鳳翔與都統制吳玠楊政夾渭水而陳騎駐兵大嶺嶺自登西平原嶺之曰晉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自涇原路欲趨邠州於是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統右護軍及鄜環之師在邠州三水縣涇原經略使田晟遣統制官曲汲秦鞏拒敵於青溪嶺宣撫使胡世將謂浩非秦鞏隨行之人難以責成即遣彥及統制官楊從儀程俊向起鄆師正曹成等分道而出與金人戰於渭水之南金人屢敗留千戶五人守鳳翔秦自將銳兵攻青溪汲不能當戰敗秦走世將命晟召及斬於軍前以徇彥率兵迎金人戰於鳳翔秦敗之金人去復還屯鳳翔

讀史兵略續編 卷五

涇原經略使田晟與金人戰於涇州敗之初完顏景既破鳳翔兵攻涇州晟據山為陣敵擊未定彥兵掩殺自已至申連戰皆捷奪其戰馬兵械衆金人敗走晟及金人再戰於涇州敗績初金人為晟所破會將引金兵取間道繞出晟所據之山後大呼擊晟而晟所領兵將有勦擊從敵者望風驚潰惟右護軍萬人與敵戰中傷死者十一然無一人遁者宣撫使胡世將具以實聞且待罪先是世將以敵鋒其銳晟不能獨當檄兩都統令吳玠守河南楊政知涇州策應政遣統制樊彥率兵以往統制王嘉繼之未至而晟敗政自効失律世將不之罪諸軍請彥喜以徇世將下令彥發命追擊在身官爵高降十官押赴本軍自效金人雖幸勝晟亦殺傷過當而還自是歸鳳翔不復戰以兵攻陝西諸縣城守未下者河南糧食垂盡世將亦離河地登仙人原山寨為防守之計保險以自固矣青溪在邠州西南二十五里大嶺在寶雞縣東西平原在其旁高谷以下俱未詳疑在鳳翔實難界之

帝謂大臣曰朕躬履艱難久於兵事至於器械亦精思熟講昨遣大鑄鑄軍曾謂太重大不及遠又造鏡首小槍初亦未以為然其後用以破敵始服其精利今劉錡軍於順昌城下破敵正用此槍也資政殿大學士副都統安撫大使張浚言臣切念自軍下決回鑿之計國事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敵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羣處而南則我德敵必深和議不拔人心憊意國勢微吳時端卒發何以支持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敵懷反覆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願因權制變轉禍為福用天

下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勳可集繼開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書海軍船制帝嘉其忠遣中使獎諭渡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帝賜劉錡空名告身千五百命許班將佐之有功者錡復檄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為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賜班將佐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斥為士伍金人之始至也游奕軍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特勇深入皆手殺數十人而後死錡厚加恤送以輜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錡方欲進兵乘敵虛而檄召錡還徽猷閣待制洪時時在燕山秦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秦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岳飛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金宗弼患之會諸將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誓之宗弼怒合諸將逼郾城飛遣子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兵屍布地宗弼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兵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統制官楊再興單騎入敵陣欲擒宗弼不獲身被數創獨殺敵數百人遂大破之宗弼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馬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步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裨將飛出視戰望見塵起自以四十騎突戰敵之潁昌今許州屬城在其東南

承興軍路經略副使王俊遣統制官辛銀與金人戰於長安城下敗之初詔胡世將遣兵千人具舟百艘載裝草膏油自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人所繫浮橋及遺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敵歸路世將奏已差統制官關興以五百人往會知丹州傅師馬知陝州吳琦知華州播道及忠義統制官傅起同措置斷毀河橋又臣前遣承興副帥王俊領選鋒三十人已復興平醜泉二縣承興之屬邑也今正與大敵相拒且當盛夏中傷者多未容更遣兵兼復在彼可乘間斷其歸路其後關興結河東忠義秦海等十餘人皆補以官丹州宜河中府今蒲州府由斜谷出潼關由郿縣東南循秦嶺而東也

讀史兵略續編 卷五

岳飛奏金人銳氣已沮將棄輜重渡河秦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秦檜欲置准以北秦之疆臣請班師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召諸將於是太尉保成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為准北宣撫副使武泰軍節度使沿淮制置使兼權知順昌府劉錡為准北宣撫判官為退守計也金都元帥宗弼既敗於郾城憤甚以師十二萬次臨穎岳飛遣統制楊再興王蘭高林以三百騎擊之於小商橋殺二千餘人再興蘭林俱戰死再興之屍焚之得箭鏃二百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宗弼夜遁追奔十五里飛謂子雲曰敵敗必遁攻潁昌汝宜急援王貴既而宗弼果至貴將游奕軍雲將背鬼軍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將左右翼繼之殺其副統軍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宗弼對壘而陳道背鬼騎五百奮力破之宗弼還汴京飛檄秦傑分行視諸陵墓治之飛遣將梁興渡河趨絳州結兩河秦傑所至響應父老潘翰糧以餉軍金都曲亦有密受飛旗榜者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秦檜既令楊沂中等還

屯乃曹飛孤軍不可久留請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泣下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
運民運馬哭曰我等頂盔戴甲以迎官兵人皆知之今去我無遺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
得擅留哭聲震野方宗範敗於朱仙鎮欲奔汴京有書生叩馬曰岳少保且退矣宗範曰謂何書生曰自古未
有權臣在內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矣宗範愕然乃留汴飛遣諸將趙武昌於是類昌准爾蔡鄂諸
州復為金人所取中原聚傑皆絕望矣小商橋在商水縣小澗水之橋也朱仙鎮在開封府西五十里黃龍府在伯都納東南

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汪若海特遷一官以陳規言開城之初若海毅然請援於朝也若海移書輔臣曰言劉
錡之勝且謂錡所統不過二萬人其中又止用五千人出戰今諸大將所統其家使乘勝而後士氣百倍
之勝路並進烏珠可一舉而破甚難者今諸大帥惟准西最務持重不肯輕舉宜以准西之兵墨其勇歸
之路俾京西之兵道河陽渡孟津淮東之兵卷淮陽渡彭城俾陝西之兵下長安渡蒲坂則河朔之民必響應
冠帶而共降烏珠可不戰而破也問准西之帥得毫便還護士莫不嘆息甚為朝廷惜之

金將古延引兵攻盤屋縣承與軍路經略副使王俊遊戰於東略谷却之時帝以親札賜川陝宣撫副使胡世
將言今日事勢以力保關隘為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腹軍不同正當兼容有仗義自奮者優獎之以勵其餘於
是世將奏川口諸隘及梁洋一帶先已修畢見分遣與璣在白石至秦州以來遇熙秦州之衝楊政在寶雞遇
承與鳳翔之衝及承與副帥王俊亦在盤屋作寨牽制敵勢兼自金人再侵陝西諸將受命並許收復如能
立功就上超轉緣從僕既久率望風拜降臣亦開其自新之路多方慰諭已招到一萬一千五百餘人總管傅
忠信安撫朱勇將官梁柄及統制統領官各給袍帶其老幼居於近裏又有總管魏价等十四員帶城寨兵一
千五百亦加勸獎官各授差遣卒各支請給與右腹軍相參為用矣白石在西府府東南

韓世忠圖准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武翼郎成閔從統制官許世安奮門而入大戰於門之內閔身被
三十餘槍世安亦腰中四矢力戰奮門復出閔氣絕而復甦屢奏世忠大賞之別將解元掩擊金人於沂州鄭
城縣敵溺死者甚眾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輿而歸世忠怒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
德大夫遷都刺史閔衛州人世為慶建炎初避亂抵京口日者趙常見而奇之黃天蕩之役閔投世忠軍中至
是有功既而世忠乞重賞以勸將士遂除涿州團練使淮陽軍

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軍濟於宿州初沂中至宿州而以步軍退屯於泗金人詭令來告以有邊騎數百屯柳
子鎮沂中欲擊之或諷以為不可輕出沂中不聽留統領官王滋肅保以騎兵千人守宿州夜沂中自將騎兵
五千襲柳子鎮至明不見敵而退金人以重兵伏其歸路沂中知之遂橫奔而潰沂中至壽春府渡淮而歸與
保滋相隔參謀官曹勳不知沂中所在表聞於朝廷大恐令淮南州縣權宜退保金人劫沂中不得志攻宿
州滋保與戰不利金人入城經州人之降也乃縱屠戮自是潰兵由淮水上下數百里間四散而歸其死亡者
甚眾既而沂中自淮西復還泗州人心始定柳子鎮在宿州西北九十里

十一

十一(十一)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卒年七十大自金人侵陝關開關備十年軍用得以毋乏
一時饋之開既主計之巨率三四萬於開條畫無敢變者人傳其能然開者魯陽澤而後復來
書無所施其智巧凡茶鹽權賦徵實等事開布之征遂為西蜀常賦故雖累經放而書終不去焉
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帝問會開郭子儀傳否俊對以未曉帝諭云子儀方時多虞雖重兵處外而心尋朝
廷或有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缺故身享厚福子儀履歷無窮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朝廷如子
儀則非特一身榮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之重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驅非特子孫不壽身亦有不
測之禍宜戒之先是金都元帥宗弼自鳳昌戰敗而歸遂保汴京留屯宋塞出入許鄭之間復兼兩河軍與
番部凡十餘萬欲謀再舉上亦逆知敵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俊自建康來朝故有是
諭

帝諭大臣曰李左車曹子車饋糧士有饋色敵若使准其勢糧必在後但戒諸將持重以待之至糧盡欲歸因
其意擊之則無不勝矣
金人攻壽春府守將孫福樞密院統制雷仲合兵拒之淮北宣撫判官劉錡自太平州渡江以援淮西錡有兵
二萬馬數百朝廷聞報亟令張俊還建康拒敵時孫福樞仲首棄城而出金人破壽春殺守兵千餘人騎糧淮
岸以濟其眾劉錡至廬州駐兵城外時樞密直學士知廬州陳規病卒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官軍吏軍民
咸出逃遁惟有宣撫司統制官關師古兵二千餘人鎗巡其城一而曰城不足守也乃買雨與師古率眾而南
金以大軍入廬州遣輕騎追劉錡及於西山口錡自以精兵為殿西向列陣以待追騎見錡趨城巡不敢
逼日莫各散去劉錡結陳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
人皆避過江南為遷徙之計惟祖錡兵以為安危錡既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據金人據廬州雖時遣
兵入無為軍和州境內剽掠不敢舉兵逼江惟錡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東關在廬州水

金人破商州先是右副元帥完顏亮遣珠赫貝勒以數千騎入使守臣邵隆知不可守乃焚倉庫毀廬舍而還
金人入城據之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渡江屯和州初金都元帥宗弼既入合肥諸將金人已入含山縣
漸入應陽時張俊諸軍已悉裝猶未發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軍俊曰更俟探報得曰
敵已過含山縣萬一和州為金人所得長江不可保矣俊遂令諸軍進發曉諭統制曰先得和州者勝德曰德
當身先士卒為諸軍前鋒俊壯之將士皆鼓舞譟譟而行有報曰失和州者德乃率所部兵渡采石約俊明日
入城會食至中流聞敵勢甚眾敢前德囑之進權首先登舟俊宿於江中德率眾徑至城下敵遣使召關
和州也其對江為采石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商州邵隆復入商州初隆既遁去乃屯兵山橫間道出州西約口謂地者曰汝
昔王民毋忘本朝眾感泣播老幼來歸隆遣其子繼春出商州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洪門金人以精騎來攻

十二

十二

陸殿三伏以待戰兩時許大破之擒其將降持十日糧過期食不繼士卒餓腐尸噉草木食之疲困日甚及戰陸親鼓之呼聲動山谷無不一當百遂大捷繼奪亦破之於洛南縣金人乃去陸以功遷右武大夫兼州防禦使洪州在洛南東北

帝謂大臣曰中外輿論紛然以敵過江為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之間我軍皆退保江南杜充書生遺備將輕與敵戰得乘間猖獗今韓世忠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路敵窺江則我兵皆乘其後今盧鎮江一路以檣呼敵渡江亦不敢來其後卒如帝所料

淮西宣撫司將官張守忠過金人於全椒縣敗之先是金人分兵侵滁州滁州起復武功大夫莫州刺史知滁州趙時選去張俊遣左軍統制趙密追金人擊之密令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靈誘鮑竹問敵疑不動追莫引去密乃引兵出六丈河以分敵勢將斷其歸路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張俊揚沂中亦遣統制官王德顯子蓋等會兵取含山縣復奪昭關六丈河在含山縣西六丈鎮清溪河

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顯制官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於柘皋鎮敗之前一日錡行至柘皋與金人遇夾水而軍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緩至柘皋橋天大雨次石梁河河橋斷錡以自固列營柘皋地平金人以騎兵之利且見錡步軍甚易之河通巢湖關二丈餘錡命軍士與薪柴積須臾而成道甲軍數過橋皆臥槍而坐沂中德師中子蓋之軍俱至翌日敵將邢王與德顯大

讀史兵略續編 卷五

宋紀

十一

讀史兵略續編 卷五

宋紀

十一

將軍韓常等以糧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陳沂中自上流涉徑進官軍不利統制官韓建中目騎兵有稍却者德曰敵右隅皆動騎吾當先破之乃與師中麾兵渡橋薄其右隅敵軍動有一帥被甲躍馬指畫陳德引弓一發助德擊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擊沂中曰敵便習在弓矢當有以屈其技乃令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德等尾擊之捕敵百人馬數百而鎗以步兵甲重不能奔馳下令無所取敵無存獲焉是役也將官拱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姚端以下死敵者九百三人而敵之死者其家錡謂德曰昔周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翌日我軍復廬州金人之使淮也資政殿大學士江東安撫制置大使知建康府葉夢得圍精沿江軍民數萬分據江津遺其子書寫安撫司機宜文字模將千人守馬家渡及是宗廟廟環以輕兵來攻不得渡而還紫金山在縣西之石梁非天長縣之石梁紫金山在縣西

俱留廬州無金人或謂金人破城之復無所藉又畏大軍之來尋已去矣乃再遣騎數百往探皆無所見後遣將官王德顯曰已不須太尉前遣矣錡乃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顯二千餘騎往以兩軍所遺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半時騎兵先至廬州城西上列陳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於城兩邊須臾煙塵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謂德曰如何德知其勢不可乃曰德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爲宜德利害當處之沂中是遂以策應其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爲令其走散亂奔無復紀律其步軍見騎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軍多不得脫殺傷甚眾沂中之敗僅探報之也大批問議爲行軍第一要務其實宜預宜與

金人統軍呼瑒迪布祿合軍五萬餘屯劉家園右覆軍都統制見錡川峽宜撫司都統制楊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皆會於仙人原川峽宜撫副使胡世將授錡以攻取之策錡乞精兵三萬人破此兩敵收復秦鳳事若不捷誓以必死世將以二萬八千人與之仍命攻出和尚原浩出商州以爲聲援瑒迪布河池以新戰軍之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敵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更替以鼓爲之節騎出兩翼以蔽於前陳無過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銳不能當也房瑄知車戰之利可用於平原曠野之間而不得車戰之法其敗固宜敵騎長於奔衝不爾無有能抗之者錡引兵至秦州城下川峽宜撫司都統制楊政夜引兵入隴州界

反將昧之曰此違約東經犯令者也呼珊入城率餘兵拒守珊急攻之城且破朝廷以珊命璽遂請宣撫副使胡世將聞之歎曰何不降金字牌且來世將感即日世將以金人之俘三千人獻於行府命利州路轉運判官郭游卿就俘使中以聲音容貌驗得女真四百五十人同日斬於嘉陵江上敵其屍以為京觀餘皆溼其面於界上放遺敵氣大沮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及金萬戶通檢戰於寶雞敗之時通檢屯渭北政欲拔其城是日黎明通檢將精兵萬眾出戰鼓勇士戰戰勇至日晡五十餘合勢未分政遣將突出陳後山上執輒以招陽為應軍金人望見大呼曰伏發矣乃驚而潰政乘勢掩殺通檢至城門而橋已絕乃擒之吳山在兩百里外

〔十一〕年川陝宣撫使鄧剛中左中大夫四川轉運判官兼宣撫使參議官李觀與金大使領國上將軍沁南節度使烏凌阿贊謀副使使政大夫行益尚書吏部郎中孟某相見置酒於百家郵先是詔宣撫副使胡世將還近上參議官從副中至界首約官商議具奏至是剛中觀與門祇候宣撫司幹辦公事范之曾偕至鳳翔境上贊謀等亦以檄來言奉都元帥府指揮可計會江南差來官從長相度交割今欲自鳳州分界先一日之甯至寶雞縣與贊謀相見之地贊謀言欲至鳳州相見之甯曰宣諭已過二里矣二里在和尚原之北議不請而罷世將具奏曰臣竊觀和尚原係商州險地之要並係川蜀緊要門戶若為金人所占委有利害前已具奏未準回降指揮宜檢會詳酌速降處分隨里干等前年冬領軍馬五萬攻打和尚原本司遣兵捍禦隨里

中為見有備不敢入險復回長安去年春珠赫貝勒萬眾侵略商州地名洪門芍藥等處本司遣兵擊退去年冬隨里干欲復秦州本司遣兵捍禦隨里干相視秦州高險城守嚴備重兵在後不敢進攻而退可見和尚原秦州三處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正係控扼川口必守之地若為金人所占利害至重望賜詳酌及世將奉詔令與剛中照吳玠劉豫所管地界世將乃言秦州元不係吳玠地分合自秦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置商州元不係吳玠所管地分合自商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置和原方山原兩處昨自建炎四年係吳玠創立山寨原不係劉豫所管地分界至今來合行保守已據剛中照應分置去訖和尚原係川蜀緊要門戶比之秦商二州所係利害尤重臣已屢具論奏請速降處分疏入詔世將其兩奏不同因依時金人必欲得和尚原故有是命和尚原在大散關東北方山原在商州西南二百里

〔十五年〕時處梅及福建劇盜有號管天下者其徒日眾攻掠縣鎮鄉民多結自保先是福建帥臣莫將上言漳泉汀劍四州接江西廣東之境游手從賊熟識山路引其直衝山路如入無人之境官軍不習山險多染瘴癘於掩捕乞委四州守臣蘇強壯游手每州一千人為效用時統制官張淵措置本路盜賊請逐州先招五百人既而將改帥廣東以知廣州集賢殿修撰福建帥是月賜入福建沿途盜賊聞令逐兵列隊伍揚金鼓聲言新帥以度兵至矣賊不敢犯處今屬州府屬今屬廣州府屬今屬平陽府屬時福建土寇未平本路鈞轄李貴領兵討管天下失利為賊所執轉運司中樞密院言聞人勇於私闕怯於公

戰莫將所招游手身聚難散於事不便詔下安撫司共議詳請以為廣東總管韓京每出必捷正以所部多土人故所向克捷今本部素無土兵故連年受弊嗣又謂前守贛上有武翼郎周虎臣成德郎陳敏各有家丁數百人皆能戰比之官軍一可當十遂辟虎臣為本路將官敏為汀漳巡檢又請陳取二人家丁日給錢貳米以捕賊期於必滅與禮司合奏說奇兵自此歲費三萬六千緡米九千石而土寇遂平

〔十六〕年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卒年五十子羽在泉州嘗獻時宜八事論淮南郡縣不必盡守故城皆隨所在據險置寨守以備將敵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為之聲援論荆襄宜合為一路置帥公安益兵乘糧為戰守計論三衙募弱未振宜益增禁衛論守江宜輕戍江北重戍江南論舟船當講求訓練使大艦利於控扼小舟利於走集論南兵剽悍可用請別立統帥論江淮陝蜀之兵當互為聲援論募兵請於荆粵收集諸盜後皆不行

〔二十一〕年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兵馳久佚主將轉移其力而他役之今有伐山為薪炭聚木為檣棧行商坐賣酒坊解圍障名為贖軍回易而實役人以自利甚至有差借白直為贖之賤供土木之工計詔中外將帥遵守祖宗條法仍取約束未盡者增廣行之詔刑部檢見行條法行下諸軍遵守內借人一節借者與借之者並同罪

初處州軍亂至是知處州李耕引兵入城處州平賊之始作也其徒侵軼旁郡或勸左朝散郎南安軍居住張九成從避之九成曰吾謂此邦死分也何避焉守忒拒賊未得計請於九成曰此為廣南要衝失守則郡以南皆賊區策將安出九成曰僻小寡弱難與爭鋒今聞賊寨水南夜募善泅者火攻之俾其眾驚擾則宵遁必矣用其策賊果散走賊之未平也右宣教郎知鹽陵縣解于廣曰是五日可至吾邑告於府請以所部兵列境上留民租於縣以為食提點刑獄司命五里建一樓民持更其上廣曰是當為六十八樓重費民不可且盜必從官道來邪獨取鄉保伍之壯者選其豪六十領之他盜亦不敢犯

〔二十六〕年吳玠自著誓號兵要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蓋彼之所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蕃漢所長而用之故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甲重則動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寇近以強制弱其說甚備至於陳法有臨而無書焉

〔二十八〕年帝謂大臣曰招軍一事士大夫往往以為不切事宜殊不知聖人思慮預防若臨失軍額何以為先事之備但當措費約束毋令擾人是矣

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剛中充龍圖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是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中外籍籍皆謂金人有窺江淮意帝曰朕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與兵豈問有名願陛下早為之圖又言成都帥陛下不可不擇宜求才可制野四川者三三人常置之聖度帝云當備人以待緩急之用剛中亦言禦敵最今日先務之急宜先自擇將帥士卒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官強彼請則則為漢文帝犯邊則

為唐太宗壯其會西蜀謀帥宰執謂宜得文武威職大體者帝曰無逾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又令道夫以蜀中利害語之

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元府姚仲言興元府洋州諸縣各有以前保丁內選到人材少壯堪出戰人差充護士臣已於數內摘揀到三千人團結隊伍教習武藝及欲於附近大安軍巴州差撥保丁以備船運軍糧從之自朝廷與金約和罷兵曠者乃奏罷到諸路州縣士至是仲言金有意敗盟欲為戰守備乃奏復之議者亦謂興洋諸有義士皆驍勇可用祇是免身丁差役之類不費有司錢糧望下本路帥司檢照舊來簿籍條例依舊收充以時教閱無令州縣別致騷擾以備緩急使喚此正古人寓兵於農之意奏可始王庶立法議士每丁國家業錢二百千部轄使臣謂六分科敘及是諸縣民間所餘家業不多科買軍糧草料若干偏重仲乃命議辦法止謂其半部轄使臣三分之一衣甲免稅神霄月箭官給其他應軍中所用皆自為之軍行日支糧一升有半每六十五人為隊管隊二人押擁隊三人旗首三人縣立三部都副都管轄各一人於是合五郡所籍為二萬一千七百餘人惟興洋大安久而不廢

二十九年歸朝官李宗閣上書言臣竊聞近者金人於岐雍間伐木以造浮梁東京長安修治宮室運諸路近成聚於關陝游騎千數出近邊視聽實謀詭計未可窺測臣疎賤充微謹以區區管見有可裨廟堂未識者析為三事其一曰嚴守禦方今天下根本在吳蜀其勢若手足之相應荆州據其中心腹之地也襄陽扼

漢中與秦嶺相連宋紀荆州之衝又足以為荆州輕重今重兵皆駐武昌而荆襄之間所以自衛者未固且襄陽在今為極邊去荆州四百五十里無重山峻嶺長江大河之險敵人馳驅不兩日可至城下萬一荆州為其所據吳蜀首尾不能救朝廷雖以劉錡鎮荆州然無兵以自固至襄陽之兵不過千餘人又皆疲憊安能以備緩急宜令劉錡將二萬人分屯荆州要害更令不佳召募日夜訓練張勢聲威斥堠仍擇久將陳者一人如田晟其人者以副之蓋嚴雖老而戰功素著敵人深畏之今居南昌未足究其施設若使與劉錡協辦敵人不敢復事南襄陽則道一智勇兼全之將分武昌之兵萬人比歲更其戍守襄陽既有備吳蜀可高枕而臥矣其二曰募新軍臣往往在行間常見三衛及諸處招軍者市井游手數年之後雖習知騎射擊刺之事而資性疲惰不改也臣聞福建汀贛建昌四郡之民輕儇勇悍涉險阻習以為常平居則投石超距椎牛伐豕聚為小盜而為奸雄之資使有人驅取役使必能得死力臣竊見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生長嶺土天資忠勇其民亦畏而愛之所統之兵近出田會且宜占籍遂為精近人人可用若朝廷專委陳敏傳招集四郡之民使金人果渝盟則攻守皆可為用若尚守和好則可以填三衛之數臣觀今日敵人之舉其志不小如聞遼陝右兩河民悉以為兵與夫契丹奚家漢兒諸軍不下數十萬眾聚之關陝其在他路又不知幾萬人若欲攻蜀則吳璘姚仲王彥之兵足以相抗臣竊其兵皆連來烏合之眾利在速戰朝廷遺楊存中成閔提兵總率沿邊諸帥各守江淮之險堅壁持重以老其師將不戰而自潰況金人比年以來父子骨肉自相屠滅用事之臣死亡殆盡更且離連巢穴大興

土木用中原之民皆自取滅亡之道且交國而與人戰兵家所深忌吾方與之相持於江淮之間別以陳敏所招數萬人興戰船取海道不旬日可至山東徑入燕山擄其巢穴此所謂攻其所必救者前湖北副總管李

橫雖出河朔賊盜朝廷優以美官橫亦感激奮勵思有以報臣頃聞趙州魏其為人聰其諳諳皆有可取劉錡亦為之加禮山東河朔橫習知形勢若朝廷使與陳敏分兵北向均其事權必然協濟機事仍委三衛令諸軍統制各舉河朔山東勇而有謀者多人計得三十多人使從其行分往郡縣曉諭以順逆禍福之理河朔山東既為內應敵人進退失據而陝右兩河兵必思叛叛吾能及其鋒而用之適足以為吾之資若朝廷以趙海道為狂只以陳敏所招人屯之襄陽亦可以捍禦一而其三日通鄰國宣和之末臣陷燕者累年敵人以先臣不屈就死沒於韓企先家充奴婢使企先與烏珠密謀臣皆得密聽之蓋聞金人馬皆逐勒達所入冀北驛號產馬之地自與兵以來所養至少金人置權場於白水與逐勒達貿易丁未歲逐勒達之馬不入金國而又通奸於達寶林牙使逐勒達助兵以為鄉導許歸太子已而伊都散師欲結連謀叛泄亡入逐勒達太子卒不遣還自是太子鬱鬱成疾并其母死於雲中逐勒達之恨深入骨髓今若遣一介之使開示禍福曉以利害使逐勒達之馬無與金人互市金人利於騎戰捨馬則無所施其能矣至於西夏亦與金人為讐而金人亦素畏之金人嘗謂天德雲中金蕭河清四軍及八館之地以賂夏人矣丁未之歲伊寶郎君領數萬騎陽為出獵而直犯天德逼夏人悉奪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者臣是時久留雲中人情慘然因得出入雲中副使李

阿雅下謂臣曰昔年大金賂我四軍八館俾我出師牽制關中合從以攻南宋及其得志首叛盟約某昔年兩使南朝其體義文法非他國之比自是觀之則西夏退金人喜中國可知王子之歲尼堪回國地當欲使兵親取令雲中副留守劉思恭條陳傳所載下劫故事及圖畫江山形勢然欲往夏人聞雲中聚兵以為攻己舉國屯境上以備其來而尼堪亦不敢出兵止遣薩里干等以兵攻我風今莫若遣辨士諭以盟約俾以重兵出境上為吾聲援臣尚有私憂過計者金人強則稱兵弱則稱和頃歲經合肥順昌及川口數戰敵人倉皇議和朝廷姑務息兵屈體從之然則今日之舉首叛盟約自取滅亡其勢不利必將復要前日之計慎勿許和小勝則於荆楚之間練兵秣馬務務徐徐為後圖大勝則長驅席卷以圖恢復臨機制勝固不可預言者臣又聞自古用兵有聲有實今者兵不出境而張皇聲勢惟恐吾之不知乃於近塞積石為鄂州糧絕商賈造戰船自春徂夏且非秋高馬壯之時臣願分遣諜者伺其虛實若誠如臣言則上兵伐謀之舉不可後也

今伊寶郎君領數萬騎陽為出獵而直犯天德逼夏人悉奪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者臣是時久留雲中人情慘然因得出入雲中副使李阿雅下謂臣曰昔年大金賂我四軍八館俾我出師牽制關中合從以攻南宋及其得志首叛盟約某昔年兩使南朝其體義文法非他國之比自是觀之則西夏退金人喜中國可知王子之歲尼堪回國地當欲使兵親取令雲中副留守劉思恭條陳傳所載下劫故事及圖畫江山形勢然欲往夏人聞雲中聚兵以為攻己舉國屯境上以備其來而尼堪亦不敢出兵止遣薩里干等以兵攻我風今莫若遣辨士諭以盟約俾以重兵出境上為吾聲援臣尚有私憂過計者金人強則稱兵弱則稱和頃歲經合肥順昌及川口數戰敵人倉皇議和朝廷姑務息兵屈體從之然則今日之舉首叛盟約自取滅亡其勢不利必將復要前日之計慎勿許和小勝則於荆楚之間練兵秣馬務務徐徐為後圖大勝則長驅席卷以圖恢復臨機制勝固不可預言者臣又聞自古用兵有聲有實今者兵不出境而張皇聲勢惟恐吾之不知乃於近塞積石為鄂州糧絕商賈造戰船自春徂夏且非秋高馬壯之時臣願分遣諜者伺其虛實若誠如臣言則上兵伐謀之舉不可後也

建康久也及揚州賊黨未盡而在契丹出沒太行臣去時聞破陣之衝轅回時破破之即鄂北使三人皆被
 擊傷奪去銀牌燕京以南在處不甯今欲遷汴京且造戰船以巨度之若果遷都則在彼已失巢穴今江淮既
 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士家宜軍不可離處士家宜軍不可離處士家宜軍不可離處士家宜軍不可離處
 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今宜於江海要處分寨以士家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士家總於舟楫之間官軍據於塘
 岸之口則官無虛費民無驚擾此策之上者也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言於右僕射陳康伯曰北朝敗
 盟其兆已見今不先事為備將何及因與康伯策所以防禦之術其一兩淮諸將各盡其力分使自守其二
 措置民社密為高兵之計其三淮東劉寶將驍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州郡增置積糧以為儲宿之地康伯
 見帝言敵謂我為和好久而兵備弛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帝嘉納之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進知
 樞密院事於是義問奏應維持久一說以為兩淮形勢在今危急荆南劉錡均與隨鄧道化甯陽之所隸也
 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九江厥方則蕪黃之所隸也池陽李顯忠則龍舒無為軍之所隸也
 建康王權則豫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馬師成則真揚通泰之所隸也江陵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
 扼之至於梁固始安暨諸郡近邊亦宜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宜飭令擇地險要廣施預備此應變之說
 也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步可過若敵今歲未動請江淮一帶選武臣為守公私荒田悉撥以充屯田使募
 人耕之暇則練習事務持重勿生驕端來則堅壁勿或去則入壁勿追使之終無所得而自困此持久之說也

續史兵略卷五 宋紀

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傑開揚州告急自高郵以驛書遣大臣言宗傑自到官以來龍請視邊者之情備
 院三衙沿江諸將所遺固不一矣要皆取辦於都梁山陽土番之人由都梁者不過入於泗自山陽者不過至
 於澗水采薪鬻薪信實戾且若東海之人止緣饑民困於暴斂犯死求生而後者聞然有與師十萬御海航
 二千艘因而南面之說遂至重煩朝廷憂顧宗傑獨以為不然已而卒如所料矧今日自六月以來日開軍
 聚糧修京除道斂金帛營營舟船添立特欄虛用其民無所不至且約七月必遷都矣既而不效展取八月
 又不效則曰京都改築外城更造祕殿且有登封泰山款謁明道宮之議此何所者信哉宗傑近以職事至維
 揚帥府而都梁持羽檄來謂金主已遷於汴重兵散布泗清河之間帥司告急人情洶懼才少須臾又無一
 驗合是此輩傳聞之誕亦甚明矣靖康之初再使京師至維揚無一人知其來者先聲播傳計之誕也願談
 成算固非一介可測涯涘然長江不足恃兩淮不可失雖三尺童子知其利害灼然若密詔沿流諸將或以屯
 田或為牧放添增防扼遺數萬人欲慮害以候之若都梁太過則屯天長若山陽太過則屯寶應又若合肥
 襄鄧據敵人耳目不甚相接之地悉儲兵備且命大臣護之以為緩急調發救應之用則敵騎猝來吾蓋有以
 待之矣若信蜺蝶者之言駭然有自失之意非所望於中興之世也朝廷防虞料角至嚴至備是注意於海道
 可謂親切然楚州城縣去海不過一里又居料角之上可為藩籬若屯以千百人假一二十舟障蔽其前則

料角決可力守且與敵人耳目全不相接亦一控扼之地望特屬采擇都梁山在野驢山隔海與淮安府郭東
 三十二年輪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充館伴使何溥等奏緣到大金副使王全於殿上口奏事因詔歸路
 都統制并沿邊帥守監司照應今來事體隨宜應變速捷務要不失機會時朝論洶洶入內侍省皆知
 張去為陰懷用兵之議且陳還遼陽之計人情惶惑陳康伯言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放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權工部侍郎黃中自使還每
 進見未嘗不以邊事為言至是又率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莫有同者中乃奏曰朝廷與金通好二十餘年我
 未嘗一日言戰彼未嘗一日忘戰取我故幣昭彼士卒今幸天縱其魄使先聲以警陛下惟聖慈留心焉
 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傑遣鎮江都統制劉錡書云近聞虜寇命進師廣陵先聲所至士氣震勇竊惟今
 日之事非他事比安危成敗在茲一舉古人有云骨亡則齒寒蓋言表裏之相依也今欲保長江必先守淮頃
 歲韓宜孫駐軍山陽山東之兵不敢一日窺伺幾至成功而姦臣誤國莫遂其志今清河河口去本州五十里地
 名八里莊相望咫尺若不遺精銳控扼萬一有緩急頃刻可至城下彼得地利兩淮之民悉為其用則高郵廣
 陵豈足以捍其衝宜遣偏師屯本州彼既不敢長驅山東諸郡怨其暴斂不忘戴宋一呼響應勢若破竹矣錡
 亦以為然

續史兵略卷五 宋紀

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傑遣鎮江都統制劉錡書云近聞虜寇命進師廣陵先聲所至士氣震勇竊惟今
 日之事非他事比安危成敗在茲一舉古人有云骨亡則齒寒蓋言表裏之相依也今欲保長江必先守淮頃
 歲韓宜孫駐軍山陽山東之兵不敢一日窺伺幾至成功而姦臣誤國莫遂其志今清河河口去本州五十里地
 名八里莊相望咫尺若不遺精銳控扼萬一有緩急頃刻可至城下彼得地利兩淮之民悉為其用則高郵廣
 陵豈足以捍其衝宜遣偏師屯本州彼既不敢長驅山東諸郡怨其暴斂不忘戴宋一呼響應勢若破竹矣錡
 亦以為然

量先是曹瑋連江接海便於發船無若江陰臣請守之萬有一不在甘死無赦帝從之瑋即遣其子公佐與將
 官邊士備入金陵伺動靜至是金謀益泄復召問方略瑋言海道無險要可守敵艦散入諸洋則難以撓賊
 臣止有一策出百全帝問何如對曰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
 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而必死者難却今敵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
 得志帝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百二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三千止是二
 浙編戶五分焉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已備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陸路驛驛帶鞍馬鈔方弓刀戈甲之屬
 及銀絹萬數以為軍實

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傑遣書山陽俯臨淮海清河口去郡五十里實南北必爭之地我得之則可
 以控制山東一或失守彼即長驅先據要害深溝高壘運山東累年積聚調攝重兵使兩淮動搖我將何以捍
 禦自北使奏意欲取人之情洶懼莫知死所及朝廷除劉錡為五路制置分遣軍馬渡江邊備靜民賴以安
 山東之人日有歸附之意沿淮一帶自北而來者晝夜不絕不容止約若朝廷遣道大兵且命劉錡或委本州
 守邊蓋有心力人明示德音誘以官爵得其一州或一縣與官實使之就守其地其餘招誘自百人千人至萬
 人受賞有差將見一呼響應山東悉為我有若大軍未至彼懷疑貳未肯就招招之亦未必能守適足以貽邊
 患至於合肥荆襄命大將分占形勢調遣其官隨機應變以為進討之計恢復中原可立而待先是澗水縣弓

騎乘東城遁走倭入東城據定江淮制置使劉錡以俊知泗州金人攻通化軍先是通未有守臣鄂州都統制與拱以游奕軍統制張通權軍起趨入城忽報金鐵騎數百入門趨開門令從者率邦人巷戰金人死者數十乃引去金人攻信陽軍先是荆湖制置使成閔遣中軍統制趙德安據至之五日信陽告急據曰信陽雖小實為德安表裏不可失也乃留游奕軍統制宋守德安府自將所部騎赴之敵驍徑去使將州時江州都統制威方在淮西即引其兵南渡劉錡命楚州以海舟數十艘往淮陰軍前分布守禦時金軍已至清河口地名桃源猶在揚州未發也鄂州諸軍都統制吳拱發兵戍襄陽者盡絕時拱被朝命襄陽或有變不能自保則令退守荆漢拱以書遺大臣言荆南為吳蜀之門戶襄陽為荆州之藩籬屏翰上流城為重地若襄之不守是自撤其藩籬也況襄陽依山阻漢沃野千里設若侵略據山以為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則荆州果得高枕而眠乎若欲保守荆州自合以襄陽為捍守之計當得軍馬一萬使拱修葺小寨保禦禦敵營屯田實行間探然諸謂拱言襄陽形勢雖難而所謂修葺小寨者其意在於退守方山而棄城不守固關自固而不以兵接戰也先是御史中丞湖北西宣諭使汪澈道出九江右奉議郎新通判湖州王受見澈談湯事澈即辟受為屬自鄂清借至襄陽諸軍澈聞議者欲置襄陽而併力守荆亦奏襄陽重地為荆楚門戶不可棄至是秋高澈乃還鄂州以調兵食既而拱至襄陽首置南山寨寨無水無薪師徒勞役時人不以為便劉錡在揚州病帝遣中使將醫往視錡曰錡本無疾但邊事如此至今猶未決用兵俟敵人來使然後使錡當

讀史兵略續編 卷五 宋紀

二十一

之既失制敵之機何以善後此錡所以病也中使以奏錡遂行日發一會時錡已病甚不能食嚼哺而已金時士自軍中亡歸者相屬於道哈斯罕明安福壽東京種昆金球始授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眾至萬餘公言於路曰我豈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新河疑即清河在和州北七十里東南至六合入江通化未詳皆如十里州今光州按錡在固始縣東古縣圖也以避金諱故改此名浙西副總管李寶以舟師至東海縣先是魏勝既得海州久之官軍不至城中之人始知其無援然業已行金不敢有忒心勝懼乃推寶之子承節郎公佐領州事自出募兵得數千人往攻沂州有女直萬戶之妻王夫人者陽引兵避之勝入城遇伏與戰大敗僅以身免勝復還海州金兵圍之寶聞聲兵登岸以劍資地以此敵界非復善境當力戰因擲堞前行敵奮擊士無不一當十金人驚出意外引去於是勝出城迎寶寶維舟編士遺難者四出招納附時山東豪傑開明棣劉昇李權李仔鄭雲等各以義旗聚眾與取京所部軍馬將王世隆合共攻城陽軍城陽軍者密州之縣陽後改焉趙等聞寶來遣使至軍前納款寶以為修武郎會金人自汴州遣五百騎至城陽軍趙等散去世隆以其軍屯日照縣境寶舟至膠西縣遣提舉一行事務曹陽借兵馬與小吏徐望往迎之世隆以其眾降後數日開趙亦至寶以世隆趙並為山後都統制以待官軍進攻且為聲援

金人自瀋口擊橋渡淮先是池州都統制李顯忠提兵在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軍廬州徐觀其軍至謝步驟報

敵自正陽渡淮矣參議官劉光輔曰若欲奪地豈可退却宜據形勢之地結壘以待之見利則進策之上也顯忠從之得低山深林可以設伏顯忠率心腹百餘騎轉山取路敵直掩顯忠之背顯忠覺之率諸將邀截獲數人俄聞敵大至遂自峽山路渡大江以歸此峽在壽州南有安豐軍北渡也今鳳臺縣州在壽州東南其由正陽則在其西顯忠之誤也峽山在舒城縣南桐城縣北故渡大江劉錡自盱眙軍引兵次淮陰縣留中軍統制劉汜左軍統制員琦守盱眙時金人將自清河河口放船入淮錡列諸軍於運河岸以扼之數十里不斷望之如錦繡金人以鐵騎列於淮之北望之如銀劉錡令淮東副總管張榮選所部戰船六十五艘兵兵千人赴淮陰軍前使喚先是有詔調淮東丁壯萬人付榮於射陽湖等處緩急保警時淮東遭水災民多乏食錡請日給兵錢米及借補首領官資以為激勵而轉運使楊抗令榮分其兵之半歸鹽半給錢米至是調赴軍前者皆潰逃不歸榮卒不能軍劉錡得金字牌報淮西敵勢甚盛令錡退軍備江時錡在淮陰與金人隔淮相持已數日至是清河口有一小舟順流而下錡使人邀取之有聖旨而巳錡曰此探水勢者也俄頃金人各抱草一束作馬頭以過舟舟約數百艘有載糧往濠州者有載糧之楚州揚州者派流率挽其勢甚速錡驚警沒者擊舟沈之金人大驚先是淮南轉運副使楊抗米為才軍以上

秦胡深充都統領抗在淮陰見錡與金人相持自曾欲守水寨且備督錢糧應副大軍乃棄其甲而去渡江居江陰軍錡遣兵渡淮與金人戰先是錡遣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剛等間以兵數百渡淮金人退却官軍小勝既而金人悉眾來戰錡不遺援師次戰沒者以千數至是又遣刀斧手千人渡淮或進或却以退無歸路死者什七八錡曰王權敗乃自淮陰引兵歸揚州淮甸之人初特錡以為安及聞退軍倉卒流離於道死者十六七錡之未退也檄淮東副總管張榮以所部人船盡赴淮陰是日榮被檄即發泰州至楚州則大軍已退其所統兵皆驚潰榮收散亡僅千人至邵伯決運河水入湖以自保焉淮陰今清河縣清河口水口也運河今邵伯鎮在高郵州南甘泉縣北四十五里運河東岸湖在河西金主亮率師渡淮是夜漏下二鼓王權自廬州引兵遁屯昭關初金主亮在壽春欲渡淮繫浮橋已成邏者獲權軍糧數人中有一曹司金主亮見之問權所在曹司曰在廬州又問有兵幾何曰五萬金主亮曰是也吾知之矣乃以金十餘兩遺曹司且令附曹司與權聞金已渡淮遂自廬州退兵沿路作虛寨以疑敵有游騎為權軍所執權與之酒問其虛實有都嫌者曰大金起兵六十萬以十萬出清河河口不戰但為疑兵以當淮東之軍以二十萬分往西京三十萬防國主來其十萬人出戰十萬人餽餉十萬人奪淮渡江權曰不可當也宜引避之遂退保和州金主亮既渡淮令萬戶羅琦以十萬騎自花廳鎮由定遠縣取除陽路至揚州琦至溝塘駐軍數日先以百餘騎攻清流關南軍無與敵者又二日遂長驅入關直抵滁州右朝奉大夫知州事陸廢棄城去金兵所過皆不殺掠或見人則善諭之使各安業有軍人遺火焚民居草屋一間者立斬之乃揭榜以令過軍初淮南轉運副使楊抗令州縣鄉村隔路十里置一烽火臺其下積草數千束又令鄉民各置長槍

讀史兵略續編 卷五 宋紀

二十一

過軍初淮南轉運副使楊抗令州縣鄉村隔路十里置一烽火臺其下積草數千束又令鄉民各置長槍

晉賊切人甚苦之至是金入滁州界方以乏馬獨爲患而所得積草甚衆又鄉民皆棄槍而去蓋爲金人所取
壽之深入也每遇險阻憂必有備至則全無守禦如蹈無人之境金其笑其失計焉 花縣鎮在壽州北滁陽今
在壽州北

金人侵樊城先是都統制吳拱至襄陽欲屯萬山小寨或襄陽失利則西入歸軍皆洶洶不定時荆南軍新
創金將劉彥昂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擄武昌朝廷以金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播根本令拱
遣兵護武昌一帶津渡拱將引兵回鄂宜諭使汪澈聞之馳告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黃州拱遣襄陽
編隊不自已會劉彥昂取通化軍前一夕牛首鎮莊家三人緝城入襄陽告以金人且至拱疑之不爲備翌日金
騎三千忽至樊城欲奪浮橋徑至城下自謂好後樊城不修築多缺壞副將劉彥昂都將王進時以兵二百成爲
統制官張順通以百騎巡運與敵遇擊之會擊浮橋未成敵不得濟二將引兵出戰拱登城漸出兵禦之敵少
却金人三却至竹林下鐵騎突出官兵遂敗拱以四舟渡師助之阻風不至一將俱死士卒半掩入水中至晚
金兵退是役也以大捷聞武功大夫張平未嘗出兵亦以奇功選中衛大夫軍中謂之樊城功也 牛首鎮在襄
陽西北四十

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聞王權字滿須知事急度權與劉錡必俱退遂率侍從數人同見輔臣言權退
師已臨江口必敗國事尚書右僕射朱倬參知政事楊椿皆曰權自言退師以謙敵深入身當其衝今步軍司
統制官張順通以百騎巡運與敵遇擊之會擊浮橋未成敵不得濟二將引兵出戰拱登城漸出兵禦之敵少
却金人三却至竹林下鐵騎突出官兵遂敗拱以四舟渡師助之阻風不至一將俱死士卒半掩入水中至晚
金兵退是役也以大捷聞武功大夫張平未嘗出兵亦以奇功選中衛大夫軍中謂之樊城功也 牛首鎮在襄
陽西北四十

左軍統制邵宏淵出其右池州都統制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允文等力辯其不然且言權爲走計俾等猶以
爲不然顯忠果得王權敗歸報中外大驚帝召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同宰執對於內殿帝諭以欲徵百官浮
海避敵左僕射陳康伯曰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臨淮甸此正賢知馳驚不足之時願率將士北首死敵
帝喜遂定親征之議

侍衛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及金統軍蕭琦戰於真州齊浦橋西琦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
鄉民歐大者問之大以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虛驚而回至瓦梁盡毀民屋以爲浮橋恐金
人效之乃答以有路自竹岡鎮可徑至六合縣琦從之傳爲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人皆得逃去宏淵在
真州方飲酒有報金人且至者亟率衆相過於齊浦橋宏淵命將官三人拒於橋上金人馬矢如雨我師多死
城中老弱皆驚避惟守家強壯猶守城以觀正爭橋間敵費草以渡河三將皆死宏淵率親隨軍入城掩關以
拒軍民皆奔江上得舟渡江以免宏淵殿閣板垣屯於揚子橋真州遂破金人得城不入徑自山路攻揚州江
淮制置使劉彥昂遣至邵伯城聞金攻真州疑揚州已不守未敢發會探者報揚州城上旗幟猶是官軍鎗曰
真州雖失揚州猶爲國家守當速進乃自北門入見安撫使劉彥昂以城不可守勸彥昂屯瓜洲鎗令諸軍
歐徐圖所向 瓦梁今六合縣竹岡鎮今曰竹鎮在六合西北近天長
界齊浦橋在儀徵西十里揚子橋在江都縣南十五里

石金人入和州初金兵至近郊猶未知王權棄軍而歸也後軍統制韓霖最後出城乃縱火城中喧亂金人聞
之曰南軍遁矣遂進兵入城城中糧糈器械並委於路敵勢奔突軍民自相蹂躪及爭渡濠死者莫知其數將
士憤呼指船賊誓皆以權不戰而歸爲言統制官時俊殿後以騎伏道傍敵騎稍止遣兵往乘甲抱簾
葦浮江而渡得生者十四 東采石今采石鎮也以在江東故名權正滿須以
在淮東故名東正滿須山在江東曰東梁山也

江淮浙西等路制置使劉彥昂瓜洲鎮金破揚州初邵宏淵既失利金人徑攻揚州屯於平山堂下宏淵亦
退在揚子橋南毀閣板而渡揚州軍民皆傾城而奔鎗乃退軍自南門外折民屋浮橋諸軍過絕即毀橋由東
門而去守臣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劉彥昂亦奔泰州往通州渡江入平江府 瓜洲鎮在江都南四十里
平山堂在今揚州府城西

杜莘老爲帝言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皆從簡以幸所過郡縣帝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欲令
編識諸將耳乃命王府直講史浩從行自金人侵攻江淮一時宿將莫不震怖惕息獨王處之恬然不懼廷臣
有奏請王爲元帥者及慮行邊遠日至王預料某所可守某所可攻某人可用後率如所言 建王孝
宗也

王權自采石夜還建康既而復如采石時金主亮率大軍臨西采石楊林渡已數日權與左朝請大夫知太平
州王傅獨庇匿不以聞州學諭汪餘慶與教授韓周同往見傅與之何氣奪一日發八奏初奏言金人已攻
采石而不言東西朝廷大驚三省樞密院史皆疑家出都人驚疑不可止次報金人已到楊林渡朝廷莫知其
在江之南北益懼因遣人於閩巷問求當塗歷陽人問楊林所在夜二鼓乃得一士人曾楊林西采石之渡口

也於是驚疑稍定 西采石即和州之橫江浦以其東對太平府之采石折故名西采
石楊林渡其渡名西采石指岸言楊林浦言橫江則古名也

鎮江府左軍統制員琦及金人戰於揚州早角林敗之初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逐劉錡與南軍相尾至是金
軍來爭瓜洲渡鎗統制官賈和仲與超等拒之於早角林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十合中軍第四將王佐以
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兵既入強弩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利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
景山俘數百人時諸處以捷報行在者絡繹於道市人語曰日聞捷報可喜但一報近如一報亦可憂督視
軍馬稟議問諸鎗捷報至金兵又添生兵顧謂侍吏曰生兵是何物問者皆笑當時謂之爲國圖福也 早角林在
瓜洲鎮北

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與金舟師遇於甯州膠西縣陳家島大敗之初金主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
計造戰船數百使工部尚書蘇保衡等統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事畢來江上迎報金舟泊
陳家島寶舟泊石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寶覺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所繫上等戶也
皆寶子弟寶問之得北軍事實寶將詳述戰知胸山縣高敵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詳曰彼雖衆皆
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直在船中惟備而睡略不能動雖衆何爲況我深入至此前途大敵欲退其可得乎
寶伺金人未覺遣將與神將黃端壽於石山神所風夜將盡起砲南風漸烈寶爭奮俄頃薄敵船鼓聲震
轟金人失捕金帆皆以油燭爲之舒張如錦繡互數里忽爲波濤卷聚一隅寢無復行次船中有火起者

寶命以火射之其油帆煙燄延燒數百艘火不及者猶前相寶進軍躍登其舟短兵擊刺獲之舟中其策軍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驍騎上將軍益都府總督完顏正嘉等五人斬之保衛舟未發而引去獲侯麟等三人及金詔書印記與甲糧斛以萬計西今膠州膠東島在其東海中石曰山在其島南海門山今海州州府江入海處嶺等山也劉錡在瓜洲四日無日不戰錡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錡專防江上會錡病已劇遂與渡江留其從子中軍統制官范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

知樞密院事葉衡聞至鎮江權立行府中會人兼參謀軍事虞允文見太尉劉錡問兵敗狀錡曰當上運制置招討二印耳允文曰國事如此公持是印欲安所歸乎錡不能答知樞密院事葉衡問在鎮江得知建康府張應龍狀言金人使采石為渡江計勢甚危乞急保江淮時制置使劉錡遣屯鎮江病已劇戰間乘大舟以二校執器械立馬門左右至鎮江開瓜洲與金人相持惶遽失措時江水低淺沙洲皆露戰間役民夫掘沙為溝深尺許沿溝栽木枝為鹿角數重曰金人若渡江姑此障之鄉民執役且笑曰樞密肉食者其識見乃不速我輩食糠粃人一夜潮生沙溝悉平木枝皆流去矣會建康告急葉衡乃迎陸而進鎮江府中軍統制劉池及金人戰於瓜洲鎮敗績時金人以重兵擄瓜洲權都統李橫引諸軍迎戰葉衡督鎮江駐劄後軍渡江眾皆以為不可戰問之未著北學戰問權怯見於顏色即向西去曰欲往建康府僅諸軍起發市人皆嫌罵之扼腕本節兵先走諸軍皆不進橫以孤軍不可當亦遺失其都統制印金人鐵騎掩至江上左軍統制劉

續修四庫全書

宋紀

卷五

俊後軍統制王方戰死柳林中皆金瘡被體性驕惰不習軍事至是卒敗戰間離鎮江三十里至下蜀鎮有急源云官軍敗退瓜洲渡為金人所據戰間大驚問山路可通浙東否諸將皆喧嘩曰樞密不可回則不測左右亦憚乃請戰間速趨建康下蜀鎮在句容縣北大江南岸

羅王權赴行在李顯忠代之命申書舍人參謀軍事虞允文往蕪湖應顯忠交權軍且稿師采石時知建康府張應龍至府樓十餘日夜漏下二鼓允文扣府門求見曰此何時而公欲安渡乎權曰日來人情洶洶太守不鎮之以靜必不安雖然舍人何以見教允文曰謀者言敵以明日渡江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策之曰以死守留鎮道郵其他舍人平日以名節自任正當建奇功以安社稷允文曰此允文之素志特決一言耳先是金主亮為內變所撓自將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用內侍梁漢臣議將自采石濟臨江築壇刑白黑馬各一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都督劉錡都督富里理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富里理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金主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豈嘗大舟耶明日汝與昂先濟昂聞欲令之渡江悲憤欲亡去及暮金主亮遣人諭之曰前曾一時之怒耳不令先過江也其明日虞允文督舟師敗金兵於采石允文未至采石十餘里聞鼓聲援野允文見官軍十五五坐路傍者問之眾曰王師使在淮西

而權餘兵才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金主亮遣武平軍都總管阿林武捷軍副總管阿離率舟師先濟宿直將軍溫都沃喇圖子司業梁欽等皆從金主亮高臺張黃蓋被金甲以觀戰南師已為運計允文召其統制張振王球時俊戰事盛新等與語謂之曰敵萬一得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不能一戰報國眾曰豈不欲戰誰主者允文曰汝輩止坐王權之縛至此今朝廷已別遣將此軍矣眾愕立曰誰也允文曰李顯忠眾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顯忠未至而敵已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軍戮力決一戰且朝廷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緡給師度承宣觀察使告身皆在此有功即發帑費之書告授之眾皆曰今既有主請為舍人一戰允文即與俊等謀整步騎陳於江岸而以海獸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之時水軍將蔡甲韓乙各有戰艦皆唯唯不動乃命當塗民兵登海獸船踏車軍人說諭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得歸之理民兵皆然之布陳始畢風大作金主亮自執小紅旗麾舟自楊林口尾尾相衝而出金所用舟皆撤和州民居屋板以造及掠江兵渡舟舟中之指可掬始請采石無兵且諸將盡伏山庵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敵舟將及岸南軍小却允文往來行間見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略聞四方今立陳後則兒女子耳俊回頭曰舍人在此即手揮雙長刀出陣江風忽止南軍以海獸船衝敵舟舟分為二南軍呼曰王師勝矣遂併擊金人金人所用舟底觸如箱行動不穩且不諳江道皆不能動其能施弓箭者每舟十數人而已遂盡死於江中有一舟漂流至薛家灣薛家灣采石之下數里有王球軍在焉以勦

續修四庫全書

宋紀

卷五

馬齊射不得善舟中之人往往縋屍於板而死是役也戰艦終不出允文追蔡韓二將各鞭之百金士卒不死於江者金主亮悉殺之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初金主亮問年梁王何以得渡江或答曰梁王自馬家渡過江江之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即奔走船既著岸已無一人一騎金主亮曰吾渡江亦猶是矣楊林口出舟當塗之民在采石上下登山以觀者十數里不斷金主亮望之曰吾放舟出江而山上人皆不動何也方敵舟未退會淮西潰卒三百人自蔣州轉江而至允文授以旗幟使為疑兵敵既敗去允文即具檣以聞且權牛瀾以勞軍夜半復布陳待敵翌日虞允文盛新引舟師截楊林河口戒曰若敵船自河出即齊力射之必與爭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無敵船則以寇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即駐舟江心齊力射敵敵驚見舟師遽却其上岸者悉陷泥中斃南軍復於上流以火焚其餘舟允文再具捷奏且言敵軍船來臣不當便引去且留此與統制官同謀戰守須俟一大將至乃敢還建康玉麟堂當作雞籠在和州東南橫江浦上雞籠山在和州西北三十五里馬家渡在江甯縣西南楊林河口在鎮江旁所屬采石也金主亮既不得濟乃口占詔書命參知政事李通書之以貽王權曰朕提兵南渡汝昨望風不敢相敵已見汝具賊天威朕今至江上見南岸兵亦不多但朕所創舟與南岸大小不侔兼汝舟師進退有度朕甚賞愛若盡陪臣之禮舉軍來降高爵厚祿朕所不吝若執迷不返朕今往瓜洲渡江必不汝敵遺瓜洲所掠鎮江軍校尉張千擊舟持符至軍前將士皆變色允文面曰此反間也欲搆我耳時新除都統制李顯忠亦自蕪湖至謂

允文曰雖如此亦當以朝廷王權之重... 張至此朝廷已將權實與今執兵乃李世輔也... 忱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 舟者二人於是始有瓜洲之議... 否願忠曰惟命即分主管侍衛步軍司... 曰金約八日來此會使使往來... 然從之至鎮江... 矣御營宿衛使楊存中... 以瓜洲失利而命存中往鎮江... 四艘既而廣允文與李顯忠... 乃與淮東總領朱夏... 其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 跪曰前軍有備不可輕且采石... 數其罪命斬之哀謝良久乃杖半百釋之

宋史 卷五 二十六

詔淮東制置使成閔元帶到鄂州軍馬... 廷督責諸帥嚴為捍禦... 諸軍精銳悉集京口... 有諸帥軍馬集在彼今又益以成閔之軍... 見有十餘萬眾屯聚汴京... 馬在彼勢力單弱倉卒衝突... 本處仍戒諭吳拱明連斥... 軍及勝後軍統制張成後軍統制... 金人以舟師攻荊湖官軍擊却之... 之軍在焉至是金人以舟渡師... 曰前軍得功矣諸軍宜速進... 戶一人奉舟數十金人乃還

民東遷走乃傳其子見留京東... 有十餘萬眾肯束手就死亦須... 肯助主之乘定國自立更相攻... 尙占中原百姓被祖宗德澤之... 舉尤稱慎重以成萬全之功... 撥六乞學費募人探知敵情... 中原有反擊之易亦可一舉而... 諸國服從若能仰順天時遣使... 立之人則宜多遣有膽力人... 援不必輕涉其地以務力爭... 破竹庶幾兵力不煩可以萬全

宋史 卷五 二十七

遣中軍統制杜寶傳令起等曰... 甲軍弓弩並坐視敵兵距陳約... 或敵兵直搗拒馬令甲軍槍手... 追擊之必生獲金人與其首級... 爲陳心爲左右超翼馬軍爲左... 主陳播發各一正副將準備... 百有七爲陳心者一千有六... 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 管隊十隊兵乘騎... 二百四十有八... 曹審論料理江淮三事其一... 立守備戰戰修以待天時每... 遼陝西沿邊故事仍以湖北... 當建爲五帥由鎮江而上至於... 船三日選擇兵官教習諸將...

向均王彥強友敵相度關

金人攻蔡州待衛軍司中興軍統制趙據棄却之初金既敗據據修守禦京湖制使吳拱進屯南陽遣後軍統制成學華往捷勝軍統制張成各以所部兵來援合據及賚白軍統制焦元所部總六千人而已金將費摩以數萬至城下距城西北一里依汝水為營翌日分兵半攻城半掠糧凡三遣人以晝至城下據命射之將死者曰此奉書來與趙提舉商量軍事據終不納諸將曰敵人以晝來未知其意姑接之何嘗據曰不可若觀之必致士卒之疑適中其計前一日金乘昏黑填濠於南門外十三處寂然不聞其聲質明方覺之焦元中流矢遂下城金人乘勢登城取南門而入據在城西方聞南壁失利即下城集諸軍占地勢以待華成學焦元欲奪東門出奔守門統制官劉安不聽將官李進聞南門被攻急乃率手二十餘人赴之將刀登城中三矢而死據率士卒巷戰日轉午勝負未分效用王建募死士十一人截其甲登城殺敵至中刻相持不動馬軍司第十八將王世顯請募敢死士得四十人登城接戰殺其二將金人驚潰皆自擲而下南軍奮擊死者不可計會金帥登南門望南軍旌旗不亂曰今日城又不可得復下城而去據大呼曰金人走矣軍士皆歡呼金人遂敗爭門而不得出者聚城場中有千餘人諸軍圍之則殺皆盡擄命積金人之屍為二京觀據苦戰僅十旬軍不過六千人大戰之後軍更戰死者已四百餘人負創者三千七百人可戰者僅二千人而已金人既敗猶整頓行伍於西原分八頭每一頭以兩旗引去以示有餘南軍望之皆不肯而欲金再攻城以大車載

續史兵略續編 卷五 宋紀

二十八

薪欲火西門據伏壯士壘城俟其至開關突擊之金人棄軍而遁鄂州駐劄前中軍權統制王宜亦敗金人於蔡州確山縣前一日宜以所部距確山三十五里而營質明候騎報敵至確山眾欲不戰宜不可乃會其步士引騎兵三千先行分爲三陳敵沖陣心宜令諸軍以背刀沖奪三陳俱進東義郎右軍副將汲靖有勇力宜召之靖請百騎宜與騎二百騎上馬據鞍高呼曰今日汲靖爲國家破此敵敵若不破誓不生還左右聞之人百其勇宜曰汲靖事濟矣靖馳入敵陳奮擊敵眾披靡靖出入者三惟二騎諸軍亦勇進金人遂遁宜整眾不迫方金之未敗也招討使吳拱以趙據孤軍不可留屢以蠟書趣回軍據以敵圍方急若棄城去敵兵追擊勢必敗亡況蔡州軍食有餘拱怒以蠟書付諸將令一面班師會敵兵敗還據乃與諸將夜出蔡州居人皆從之天氣昏黑墮空谷而死者甚衆於是據自信陽歸德安而宜亦還屯襄陽府

金人破河州初河州既受圍金將溫特模揚言曰河州能爲南人死守甚壯今我留此萬一漢軍乘虛入關則熙又備人有也不如引兵歸援熙耳乃率兵去城上士卒聞之交口相賀守城者弛甲坐是夜人人困臥城陬敵以鐵騎擣城斯須城潰州民尙有未知敵至者

正侍大夫宣州觀察使興元府駐劄前右軍統制楊從儀率諸將攻大散關拔之關之未下也左從政耶都統司幹辦公事朱毅以背澗總領財賦王之望言諸軍驕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果立微勞其如賞格當在何處伺候數寶保甲報宣司總司指揮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目今事勢與前事異不立重賞

何以責人於死事乞許酌損於川蜀科數軍帶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賞給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多出曉示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賞實如散關一處使當初有銀絹二萬匹兩錢引二十萬道橋在鳳州官撫吳公簡使姚公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官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險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律進而勝捷能破關則有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敵不破滅無有也之望怒答言用兵百三十日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累次鳴犢并朝廷支賜文字纒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散關前攻不下聞自有說不知是險固不能取也抑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士卒不用命也若可取而士不用命豈計使之故則必有任其咎者況關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軍若還捷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堆垛賞給爲詞者也國家慮兵二十年將士不戰蜀西川之資以奉之一且臨敵更須堆垛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尙原劉家關殺金坪諸軍大捷近日吳宜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鞅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亦不聞先堆垛銀絹始能破敵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吝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關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宜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有極辦耶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資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爲人幕府不能以此事規贊主帥而反咎主人以不敏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元一軍已支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匹兩而糧草料與稿餉實不與焉亦不爲不應付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未賞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屯職各有所主而於財賄出納爲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廢除指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來書謂攻散關時若得銀絹錢引在鳳州而敵不破滅無有也極在鳳州與在魚關何異方宜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爲言今散關鳳州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州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關於朝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克足下當如何敵不能對至是從從督同統制田昇等夜引兵攻拔之遂分兵據和尙原金人走獲雞

續史兵略續編 卷五 宋紀

二十九

四川宣撫使吳玠自秦州引兵至德順軍先是興元都統制姚仲攻德順逾旬不能下乃以知慶州李師顏代之會金都統兀朮噶魯都統張中彥自鳳翔擄師來援遇於瓦亭統制官秀州刺史吳勝開門宣贊會人朱勇等以所部遊戰統制官王安謂人曰吾赤手歸朝驟官將領不以死力戰非夫也即突出部其徒奮擊飛矢如噴毛宏不動敵敗去然諸軍猶畏敵軍復相持不敢進玠恐士有意遂自將以往至是抵城下自將數十騎過城守陣者聞呼相公來觀望皆嗟矢不甚發氣索於是玠按行諸屯預治次河戰地前一日當陳新一將數其罪以肅軍諸將股慄乃先以數百騎當敵金人一鳴鼓銳士躍出突宋兵遂空壁來戰宋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苦戰久之且暮玠忽呼其將戰不力其人即死玠聞金兵大敗遂遁入壁明玠再出兵金人墜壁不戰會天大風雲金人引衆夜遁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玠不得行遂遣忠義統

領嚴忠取環州其守將中憲大夫郭裔先是武功大夫閻門宣贊會人強覽與其弟武經大夫嚴曾隨敵及
是自環州來歸其忠義以爲知環州兼沿邊安撫司公事贊統領忠義軍屯環州德順軍今靜州西北
川陝宣諭使廣九文至西縣之東領四川財賦王之蓋自利州往會之九文之出使也與京西制置使吳玠
荆南都統制李道會於襄陽至是又與四川宣撫使吳玠會於河池前後博議經略中原之策令董摩守潼東
郭振守淮西趙擢次信陽李道進新野吳玠與王彥合軍於商州吳玠以吳玠以吳玠以吳玠以吳玠以吳玠以
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饋道便兩河可傳檄而定遂驛疏以聞先是之望數以軍興
費廣爲言朝廷令勸諭民戶獻納之望因親至梁洋諭募民使輸財

都統制姚仲以大軍至原州之北嶺與金人合戰南兵大敗前一日仲未至開邊寨之十里將以次日由九龍
泉上北嶺令諸軍弓弩盡滿引行前驅重隊居後平且遇敵萬餘來戰仲以盧仕閔所領馬步軍及陝西兵合
爲頭陣次以已所統都軍六千四百十有八爲四陣隨勢便利分列之又以統制官姚志所部兵爲後拒列爲
臨曲南軍盡力擊陳而開合凡數十敵兵每一衝陳率三千餘衆迭爲進退輻重隊隨陳而行不整第一第
二陣方交鋒而第三第四已爲金兵破而馬而入陳心衝潰輻重中隔莫可接第五陣及仲牙兵死戰最久自
辰至未人馬死亡枕藉道路軍遂大潰志陳居第六已逾兩隘行前者還報諸陳盡爲敵兵所敗志請其徒曰
前軍既敗我輩進亦死退亦死等死耳進猶可生也遂悉其軍各死戰未幾金人馬軍直前衝擊志令左軍第
四正將張傳傳令槍手盡坐神臂弓先發平射弓次之起伏凡五金兵引退約二百步志遂趨陳逾七八里敵
乃歸南山原當時詢求姚仲不得頃之有報仲已至開邊寨志遂令將官楊立領神臂弓甲兵各五隊據九龍
泉大川路以備敵邀擊是役也武顯大夫興州前軍同統制鄭師廉與統領官七將官三十隊將七十有三並
死於陳隊兵以下不與焉仲既至開邊寨諱言五陣之敗惟推姚志爲奇功以捷報宣撫司公輔關仲遇敵乃
引兵次原州城爲策應過金人與戰至午各退保於故壘時吳玠遣仲問原州敵勢且曰嗟齊賢員勦次
鳳翔堅守不出勢不與處雖原州未解可且赴德順書未至而仲已敗北嶺在鎮原固原之北開邊寨在固
原西北九龍泉即龍泉在鎮原西

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與金人遇於石湫堰敗之先是金以數萬衆圍海州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浚
受命即爲子蓋勉以功名令出騎乘敵弊子蓋至京口整軍渡江兩軍連水接便道以進前一日至石湫
堰金萬騎陳於河東子蓋曰彼乘我利在速戰不可令敵知我虛實於是率精銳數千馳馬先入復州防
禦使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御宿衛前軍統制張玘爲流矢中其腦沒於陳士卒死傷甚衆金兵遂大敗擁於河
死幾半餘騎遁去石湫堰在淮
州南二十里
編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言軍籍日益凋真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爲可仗訪得東北今
歲雖大作米價漸貴中原之人極艱於食乞朝廷多糶米斛或錢物付臣措置招徠人心既歸北勢自屈詔

以米糶石予之渡以爲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擢之復當收以爲兵乃爲曰兩淮之人素稱強力而淮北
諸兵尤爲忠勇困於敵入某毒已甚憂敵欲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特部分未廢器械不備雖有赤心不能成
事誠恐一旦盡夫鼓率千百爲軍別致生事可因其憤憤無聊之心而招集之宜置御前萬騎營募壯年十
八已上四十五已下堪充手之人並不刺實面以御前效用爲名各給文帖皆鄉貫居住之處及顯親甲
姓名令五人結一保兩保爲一甲十甲爲一隊遞相保委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府置營安泊詔可之
遂即下令曰兩淮比年累被荼毒父子兄弟夫婦殺傷擄掠不能相保今議爲必守之計復地毒怨人心所同
有願充者宜相率應募至於淮北久被塗炭素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來歸共建勳業於是兩淮之人欣然
就軍皆強勇可用沒親親之憂差差諫敵爲統制敢起微賤聲迹未復復擢於困廢中感激盡力圖報未
幾成軍方召募之初洋言鼓動欲成續續月間來應者不絕衆論始定設諸營長於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
每營營長如中乃令專制騎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來南未有不由清河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
糧舟不出於淮則糧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西屯泗州以扼漕源大兵進臨營勢運接人心畢
精兵可築即奏言之又多募福建海船由海運東萊由清泗運糧揚揚下福建運糧
（孝宗隆興元年）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欲恢復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且謂金人至秋必謀南侵當及其未發
備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江三省樞密院不預問會李綱忠邵安洲亦獻擄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國二城
讀史兵略續編 卷五 宋紀

凌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邵安洲出泗州趨虹縣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陸清金右翼都統騎將曹顯忠約
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騎敗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時邵
安洲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顯忠守將富察特猷大周仁皆出降安洲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
千戶訴安洲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騎亦降於顯忠顯忠又及安洲敗金人於宿
州顯忠兵薄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邵安洲至謂顯忠曰招擄真關西將軍也顯忠
聞營休士爲攻城計安洲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逾時拔其城安洲等廢後趨之始渡濠登
城中巷戰又斬首數千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
捷既而安洲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止以見錢糧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安洲副
之金人恃騎勇夏久而腹解弓不可用故張都元帥布薩忠謀謀顯忠勇萬張於別庫至是使發汴庫所貯
動弓給給合哩志曹軍時符離之捷日開辛次虜手疏千餘言請加持重蘇合哩志曹以精兵萬人自睢陽攻
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貝離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長溝城下列大陳顯忠與之戰貝離退走既而益兵至
顯忠謂邵安洲并力夾擊安洲按兵不動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安洲顯忠曰當此盛夏播於清涼之下且
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志曹軍力戰萬戶瓜爾佳清巨倫前行毀顯忠所設行馬短兵接
顯忠軍亂金兵乘之至夜中軍統制周安鳴鼓大噪與邵世雄劉亮各以所部兵運世雄安洲之子也繼而執

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平亦遣顯忠敗入城統制張顯通張顯發張顯揚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走者自相陷屠尸相枕爭城門而入門堪惡人人自阻遂城而上金兵自城外射之多墜死聞英丑金人乘虛復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級尸與羊馬橋平城東北角金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士所執斧斫之金兵始却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帥可擒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阻撓如此遂夜遁志甯取宿州甲寅使清臣等隨之追至符離宋師大潰赴水死者不可勝計金人乘勝斬首四千餘級獲甲三萬於是宋之軍實殆盡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符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擁將士送還揚州上疏自劾浚在盱眙時在泗州北

除胡銓為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時金將窩察特猷大周仁蕭琦降並為節度使銓曾受降自古所難今金三大將內附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為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於湖廣以絕後患

二年詔張浚視師江淮王之望等以幣遺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請以宗社大計奏事上皇而後從事帝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檜檜械未備又言委四萬眾以守泗州非計帝感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凶器願以符離之

續史兵事續編 卷五 宋紀

三十二

憤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寶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盜又其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有積水為區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以和聲言刻日決戰及浚復視師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欲令為總領眾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患之吏部郎錢良言於浚曰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為靖康之疑深然之兵部侍郎胡銓上書以賑災為急務議和為關政其議和之言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金之不可與和彰彰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請為陛下極言之真宗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必為相切勿與契丹講和且殊不以為然既而達和海內乾耗且始悔不用李沆之言可弔一也中原疆

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一與敵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可弔二也海泗今之藩離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離以阻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可弔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秦檜建議遣大臣分往南京交割歸地一旦淪盟遂下親征之詔手復請和其反覆變如此檜獨不悟率之如初卒有前年之變驚動敵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檜不慮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矣可弔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一切遺遺如趙鼎等乘族數百艘為歸正之憂今必盡棄歸正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敵不肯

但已必別起變端可弔五也自檜嘗國二十年間購民膏血以奉金人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部萬落生理蕭然重以難水潦自今復和則國書民殆有甚焉可弔六也今日養兵之外又有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觀私觀之外又有正且生辰之使正且生辰之外又有泛使生民疲於奔命幣賜過於將迎可弔七也側聞金人屢欲得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禮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為難者可斬也夫四郊多事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實繫以死爭之今強敵橫行與多曼孰辱國號大小與卿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是多曼不足辱國卿不必恥獻納不必爭可弔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銜銜不已必至與檜與檜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可弔九也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得乎可弔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備陛下毅然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濟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銜與檜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之賜流放竄逐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太學正興國王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為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於康伯不違黜逐而

續史兵事續編 卷五 宋紀

三十三

意終歸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如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意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不成議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之在雁門法主於守守乃所以為戰祖述之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所以為和羊祜之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所以為守是和戰守本殊途而同歸者也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竭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動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可入陛下又蹇然有割鴻溝之意臣今為陛下謀會三書為一天下亟有不定哉帝心以其言為然而忌者共排之以為年少好異遂罷去

續史兵事續編 卷五 終



ZW 21101000772620